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小八义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中华武侠经典》总序

· 上官纓

吉林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华武侠经典》共收《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大八义》、《小八义》、《三侠剑》等6种，均系晚清民国武侠小说（侠义公案）的名篇佳构。

中国的武侠小说，发展到清代中叶至民国时期，进入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承上启下、兴盛繁荣，产生了许多有代表性、具有经典意义的优秀作品。几乎家喻户晓的《三侠五义》、《彭公案》、《施公案》、《永庆升平》、《七剑十三侠》等书，都是此际出现的。而且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多是由评话艺人与文人合作而成，像时下仍然盛行不衰的《三侠五义》。

《三侠五义》原为清·咸丰年间说唱艺人石玉昆的演出本，后由问竹主人编次，芟除其中的唱词部分，名曰《龙图耳录》行世，再经晚清大名士俞樾（曲园）删修一过，亦即目前通行的本子。俞曲园对《三侠五义》文字的订正，不仅是去芜存菁，情节也略有更动，尤其是人物形象的描绘，点铁成金更加奕奕有神，当然也为此书减少了某些荒诞不经的成份，增加了一定的文学色彩，而一代宗师俞樾的眼光，能够关注到这部侠义小说，并使其广为流传，在中国小说史上应该说功莫大也！

评话艺人与文人合作的创作方式，嗣后成为我国旧派武侠小说写作三大派系之一。所谓三大派系，即：

- 一、文人遣兴之作；
- 二、评话艺人独力成书；
- 三、文人同艺人合作。

《三侠五义》在武侠小说中，就是第三种创作方式的典范，至于《小五义》、《续小五义》的成书与作者，恐与此不无关系。晚清民国还涌现过几位影响广泛，跻身曲苑书坛的武侠小说作家，如以武侠鼓吹民主革命的姚民哀（评弹艺人，代表作《四海擒龙记》）、张杰鑫（《三侠剑》）、常杰森（《雍正剑侠图》）、蒋庭轸（《金刀会七义》）就都是创作上独力成书的评话演员。

《大八义》、《小八义》、《三侠剑》皆出自艺人手笔，《大八义》、《小八义》的作者已无考，但解放前在书坛上，此二书极为流行，听众们盛传：“大八义赵华阳，蝎子倒爬墙。……”，“小八义猴子阮英，飞檐走壁有奇功。……”以及行侠仗义、除暴安良的故事。《三侠剑》作者，与《雍正剑侠图》作者常杰森是同门师兄弟。张杰鑫二十年代后期在天津说书，轮流上演《永庆升平》、《五女七贞》，上座率欠佳，便独出心裁，用《彭公案》、《施公案》某些人物为据，虚构出金刀将胜英、大头鬼王鬼见愁赶浪无丝夏侯商元、金头虎贾明等人物故事，攻山破寨，踏破江湖，极尽火爆热闹之渲染。不想一登书坛说演，竟大受欢迎，使听众们津津乐道。后来在天津、上海分集陆续出版，竟风行海内外，已经印行了37集，全书尚未最后结束。

《三侠剑》和《雍正剑侠图》一样，在民国旧派武侠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对读者也有较深远的影响，当年可说是妇孺皆知，至今读者依然难于忘情。解放之后曾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八义》、《小八义》、《三侠剑》

三书，湮沉不闻数十年之久。八十年代以来，三部书虽有上市，但那都是某些艺人“分书割据”之作，甚至标榜是自己的“创作”或“编著”，内容上又支离破碎，不复有原书原貌的风格文采。所以广大读者渴念昔年的真本珍品，希望藉此廓清鱼目混珠的伪书，早就千呼万唤了。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鉴于此，不惜人力工本，遍访国内各大图书馆，觅求幸存的孤本，编辑出版这套《中华武侠经典》。特别是《大八义》、《小八义》、《三侠剑》皆属珠埋出土，第一次推出的足本原作。这无论是对武侠名著的去伪存真，或供武侠小说爱好者阅读和研究者参考，出版者的贡献，都是积极有益，值得称道的。

1994年8月于惜书斋

第一回

汴梁城周家满门被害 济宁府公子只身投亲

词曰：

大宋八帝徽皇 驾坐东京汴梁
信宠奸党害忠良 周家命赴法场
忽起一阵神风 刮出母子一双
荒郊野外苦奔忙 不知流落何方

这一首西江月叙完，从内里引出一部小八义传来，俱表是忠孝节义，传留万世。问说这部书出在那一朝代？那一个年月？大宋八帝，徽宗政和年间，江南湖广彬州府城里有家乡宦姓周名义，表字会卿，那徽宗驾前称臣，官居东阁大学士之职。夫人徐氏膝下只生一子，名叫周顺，表字景隆，年方一十六岁，生的人品出众，相貌过人，且是经纶满腹。周老爷为官清正，一生骨鲠，朝中常呼其为铁御史。每与太师蔡京、右侍郎童贯不和。屡次告老，圣上不准。时值金人寇边，满朝文武会议防边之策，唯周老爷独议主战，蔡京、童贯等专议主和，因此与周老爷不睦，各归府下不提。且说蔡京秉政，怀奸植党，败斥群贤。当日朝散，与童贯说道：“今日议事，周义当众官面前，傲慢老夫，实实可恼，想一妙计，除此老儿，以雪心头之恨。”童贯说道：“下官有一计，现有金人寇边，侵犯中原，密差心腹，布散流言，即云勾起兵端，实周义主谋，再着谏台参奏，即叫老儿死无葬身之地。”蔡京闻听甚喜，依计而行。不上几日，流言传遍京城。右谏议郎高俅、指挥使杨佖、镇殿将军刘彦龙，原系蔡京一党，同上本章，奏至徽宗面前。皇爷闻奏，大怒。正忧金人扰乱，即令朝臣议处。蔡京复近前奏道：“大臣私通外国，罪该祸灭九族，请正典刑，以儆臣下。”皇爷尚自犹疑，蔡京即传提周义合族人等，共计一百零三口，赴市曹正法。适值太白金星经过，早知东斗星周顺有难，忽起一阵神风，将周顺母子刮出法场。法司临刑，只剩一百零一口，斩首交旨不题。且说母子被神风刮出汴梁城外，睁眼一看，乃是一片荒郊。老夫人说：“儿呀，俺母子死里逃生，多蒙神人救护。”望空拜谢。夫人说：“我儿，俺母子逃命罢。”

夫人这才痛伤心	伸手拉住周景隆	我儿命也实在苦
你比黄莲苦三分	眼望东京发口誓	骂声高俅老蔡京
蔡京你是皇国丈	你女现今作西宫	你女作了西宫院
她在宫内受皇宠	当着万岁回句话	如同铁板钉上钉
你的官职女儿挣	甜言蜜语美前程	舌尖骗来乌纱帽
柳腰挣的大红袍	金莲勾来恒廷玉	终朝每日哄徽宗
害俺周家死的苦	死了全家满门庭	不该周家绝了后
神风刮出周景隆	母子叨念往前走	一直要奔老山东
走些不平芳草地	听些林中百鸟声	见些才子去科考
走些村庄府县城	城城见些名利客	客人来往把话明
明明空中过大雁	雁声叫的百草青	情义佳人把郎戏
戏耍路傍牧牛童	同见樵夫抡板斧	斧砍木柴响叮咚
东边还有河一道	独坐垂钓年迈公	公平老者活百岁
岁岁过些秋与冬	东边又听有人唱	唱的腔调不中听

听见上坟穿孝女	女子哭的痛伤情	情泪浸透衣衫袖
袖遮粉面放悲声	声声哭的实可叹	叹坏公子周景隆
母子行走半个月	逃难来在老山东	往前正走抬头看

有座村庄面前迎 押下母子且不表 再说奸党老蔡京

话说蔡京自从在法场斩了周家满门，被神风刮去周顺，恐有后患。四外差人寻找，找了数日，不见音信。又上殿奏本，说周顺逃走踪影不见，应该各州府县，画影图形，捉拿才是。万岁准奏，立时发出圣旨。各州府县通知，捉拿周家母子暂且不提。且说周顺母子进了村庄，夫人说：“儿呀，俺母子上哪处宿？”周顺说：“娘呀，路北有一座大门，为儿上前讨几碗饭，充一充饥，再作道理。”夫人说：“也好。”周顺迈步走至大门，才知此庄，叫作太平镇。这员外姓刘，名秉忠，字行善。夫人王氏，无后，因此舍粥三年。周顺至门外站着，亦不好张口要饭。恰值员外在门里往外正走，出了大门，抬头一看，原是讨饭花子。员外道：“小花子，你要饭怎在这站着？”周顺闻听，上前口尊员外。员外仔细一看，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穿的衣服连半疋火纸钱亦不值，叫道：“小花子，那边站的是你什么人？”周顺说：“那是我的母亲。”员外说：“看来你是孝子，我倒有粗茶剩饭，若不嫌弃，将你母亲领在我家，住上十天半月，再走不迟。”公子闻听，满心欢喜，说：“多承美意。”说罢，员外在前，他母子在后，进了大门，有一座空书房，员外领到书房，说：“你母子在此住罢。”员外回房不提。再说他母子住了几天，公子常上大街闲走。这日夫人说：“儿呀，这是什么地方？”公子说：“母亲，昨儿在街上闲走，看见交界牌，牌上有字，上写山东该管济宁府太平镇。”夫人听说济宁府三字，说：“儿呀，这可不怕了。”周顺说：“母亲，怎说不怕了？”夫人说：“我儿不知，听为娘道来。”

夫人这才说短长	叫声我儿听其详	提起山东济宁府
有家乡宦本姓梁	官讳名叫梁士太	作过总兵在汴梁
膝下无儿有一女	许配我儿你身旁	今年一十方七岁
名叫秀英女娥皇	士太是你亲岳丈	我儿投亲到那乡

周顺说：“母亲，他就是我的岳父，俺周家犯了灭门之罪，为儿亦不敢前去。”夫人说：“我儿前去投亲才是。你岳父知道周家被害，又看着他女儿面上，将我儿留下，亦是有的。”周顺是个孝子，母亲吩咐，不能不去。“母亲，为儿前去。”往外就走。老夫人一伸手，更把公子拉住说：“我儿，你若前去，听为娘的嘱咐。”

公子迈步往外行	夫人拉住不放松	叫声我儿且慢走
为娘言语记心中	到城去找你岳父	从头至尾对他明
周家俱被奸臣害	拿进东京汴梁城	法场之内去处斩
死了一百零一名	不该周家绝了后	神风刮出周景隆
为娘住在太平镇	我儿投亲去进城	你岳不把心改变
救我母子能高升	夫人从头说一遍	撒手松了子亲生
公子迈步往外走	出了员外府门庭	走出庄村太平镇
路途奔走困明公	公子走了八里路	眼前来至济宁城
城里也有守城兵	城外好像仙人洞	来来往往有人行
城门俱着铁包裹	上钉碗大菊花钉	何故俱要钉子钉
怕的反贼来攻城	车走吊桥如擂鼓	马行沙土把日蒙

举目抬头往上看 城门两旁画图形

周顺来在城门以外，往上一瞧，只见城门两旁画着两张图影，头一张是周老夫人，第二张是吏部天官之后，名叫周顺。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如若拿着周顺，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皮肉一两银。”公子一见，吓的胆裂魂飞，面如金纸。自己叫着说：“周顺呀，周顺呀，你家犯灭门之罪，天胆还去投亲？若被官人知道，捉到官衙，哪有活命之理？”低头一想：我也不像公子相貌了，当公子时节，穿的绫罗绸缎，如今只像花子一样，浑身衣服连三百钱不值，待我混进城去，找我岳父投亲要紧。

公子进城把头抬	一街两巷好买卖	生药铺对熟药铺
永福昌对长胜斋	公子正走抬头看	人多事众数过来
七八岁玩童骑马	十三大姐抱着孩	明公若问什么马
两腿夹着青竹马	尊声列位闪一闪	小心踏着你们鞋
碰着帽子不要紧	怕是撞了你脑袋	又往那边送一目
四人那边打骨牌	出付板登是长对	至尊猴子放下来
打个全探加三倍	大家伙的乐心怀	公子走至那边看
两个老头棋摆开	这个先走当头炮	那个跳马理应该
公子看了多一会	那边走过老头来	

公子往那边正走，来了一位老者。公子一见，即忙近前深打一躬，口尊伯父有礼了。老者抬头一看，原是一位小花子。说道：“施礼为何？”公子说：“借问一声。”老者说：“有名便知，无名不晓。”公子说：“提起此人，皓月当空，名扬四海。当年在东京汴梁作过十八路总兵，如今辞官不作，告老还家，老大人姓梁名士太。”老者闻听，吓了一跳，心想：浑身穿的衣服连半疋火纸钱不值，认的是这门大亲。当今总兵还有这等穷亲戚？于是说道：“小花子，你若问济宁这位梁大人，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你照十字大街，往前行走，在路北有一座广亮大门，有四根旗杆，分为左右，门前有一座大影壁，守门官的兵将无数，那就是梁大人的府门。”公子闻听，辞了老者，只照大街走下来了。

公子迈步往前行	去找岳父梁总兵	正走中间留神看
一街两巷闹哄哄	金花花的茶叶铺	亮晶晶的绸缎棚
钱桌子对德隆当	福昌永对全玉隆	木匠铺里拉大木
铁匠炉上冒火星	磁器铺里碗落碗	黄酒馆里杯落杯
眼前来至乱饭市	作买作卖不住声	这边面条最可口
那边包子才出笼	公子抬头往上看	来至岳父府门庭
门外有座大影壁	上面画的寿三星	府门前方砖铺地
玉石栏杆嵌宝珍	翠花门楼涂金色	桐油桐漆合铜钉
门楼以上送一目	上挂二尺大纱灯	纱灯以上写大字
告老还家梁总戎	坐着家将人四个	虎背雄腰甚威风
公子迈步望里走	家将梁安问一声	

梁安说：“小花子，你不知这是梁大人府门。这处地方，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你满处混走，俺这门里零碎东西甚多，你拿的去当点心。”公子说：“老管家，我不是来要饭的，回禀你家大人得知，你就说贵客到了，前来投亲。”梁安说：“小花子，言语真不知礼呢！怎叫贵客？呀！是了。贵客是老绰人门婿。”开口说：“这小花子，你胆真也不小，前来冒认亲情？”吩咐伙计，与我绑起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周景隆有意投亲 梁士太反目无情

词曰：

小小周顺书生 叫人真也伤情
八姓英雄拜弟兄 直如桃园结盟
义气千秋表著 宋朝一代扬名
传成词句众位听 周家之事分明

公子来在府门，与梁安讲话。梁安说：“好个花子，你有天胆前来冒认亲情，吩咐伙计，与我绑起来。”公子闻听，吓的胆战心惊，面如金纸。忽从里走出一个老管家来，名叫梁忠，走近前说道：“梁安，你怎仗势欺人？”梁安说：“二大爷，我不敢仗势欺人。”怎叫二大爷呢？列位有所不知，管家有老的、有小的。梁安说：“二大爷，你老人不知，这小花子来在这里冒认亲情，该当何罪？俺府里贵小姐，怎能与这花子作亲？”梁忠说：“你靠着势大，待我上前问问。”梁忠向前说：“小花子，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从头与我说来。”周顺一听，深打一躬，说道：“老管家，这大门之外，不是说话之处，还得与我找个僻静之处才好。”梁忠说：“你跟我来。”公子跟在后面，走进大门，有一座空书房，梁忠随把门推开，二人走进书房以里落座。梁忠开口说道：“小花子，从头与我讲来。”周顺说：“老管家听。”

公子书房把话明	尊声管家你要听	问我家来家也有
不是无名少姓丁	高山点灯名头大	大海栽花有根应
家住湖广彬州府	向阳大街有门庭	有家姓周本是我
爹爹作官在东京	子不言父是正礼	我若不说怎知情
吏部天官叫周义	外人送号叫会卿	他老作官多正直
得罪高俅与蔡京	绑了一百零三口	法场之内问典刑
人不该死总有救	多亏老天刮神风	神风刮了两三阵
刮出母亲与景隆	母亲居住太平镇	我今投亲进了城
来找岳父梁士太	他老人家是总兵	无有儿子生一女
小姐名叫梁秀英	今年年方十七岁	我今年长十六春
这是从前实情话	无有虚名假告情	梁忠闻言吓一跳
好像头上走真灵	开言便把相公叫	姑爷连连叫几声
也是老奴瞎了眼	哪知姑爷投亲情	梁忠双膝忙跪下
公子又把管家称	起来罢呀起来罢	快禀大人得知情
梁忠叩头忙站起	连把姑爷尊一声	

梁忠叩了头站起，口尊姑爷，等候我去禀知老爷。公子说：“快去。”梁忠迈步出了书房，穿屋过院，来至内书房，见了大人，双膝跪下：“回禀老爷恭喜。”老大人正在书房闭目养神，睁眼一看，说：“梁忠，什么恭喜？”梁忠说：“大人，贵客到了。”大人说：“若提我那贵客，吏部天官之后，名叫周顺字景隆。小冤家犯了灭门之罪，天胆投亲，来至我府？若被坏人拿去，连我也一同问罪，祸灭九族。梁忠你去回覆小冤家，你说大人不出门迎接。”

梁忠迈步出书房	暗怨老爷理不当	贵客今日来到此
不该轻慢少年郎		

话说梁忠站起身，来出了书房，穿室过院，来至外面：“回禀姑爷得知，老爷吩咐下来，大不迎小叫你进去讲话。”周顺一听，气的眉头火起，火撞前胸。甚么叫大不迎小，这就是人在情在；人若不在，把情也就抛了。我爹爹作天官时节，我若前来投亲，你大开正门，还怕不够，这时你另眼看待。口尊老家：“你前头引路，我去见见你家老爷。”梁忠在前，公子在后，只照二门进去。看他如何情景：

梁忠便在前头行	后头跟着周景隆	迈步就把二门进
庭堂摆式甚威风	院内俱是方砖地	地沟名叫雨过晴
开花亭前送一目	有些怪物长的精	树上锁着西洋犬
哇哇只吠不住声		

那位爷台说什么叫西洋犬？这是梁老爷在西夏作官，从闹海国带来的。这只犬长毛大爪子、大尾巴、大嘴、大耳朵、还有两个大眼睛。

西洋犬儿梆梆吠	头尾展起乱打鸣	公子迈步来好快
书房不远面前迎	书房门外送一目	针针查查百鸟鸣
吱喽喽的黄雀叫	白鹭唱的也好听	画眉松鸦长尾巴
红蓝靛磕共石青	画眉叫的喉咙哑	脱毛尾巴不耐冬
公子瞧了门外景	再说管家老梁忠	梁忠在前来引路
公子迈步往里行	走进书房抬头看	里面摆设甚鲜明
纸糊天棚似雪景	方砖满地却光平	八仙靠椅两条凳
格扇都有亮纱蒙	捲金条勒长七尺	上面摆设甚干净
放着茶盘共茶碗	迎宾待客暖茶钟	文房四宝压书册
条桌放的书几封	穿衣镜高三尺外	两旁奇花共插瓶
金瓶插着孔雀尾	玉瓦就巴毛福成	白土亮墙真好看
上面还着细纸蒙	江南带来几张画	二尺多高八扇屏
公子看罢书房景	看见岳父梁总兵	即忙上前施一礼
尊声岳父可安宁		

周顺上前即忙施了一礼，口尊岳父老大人，小婿有礼了。梁老爷一见，气得面目改色，一声叫道：“小冤家，你家犯了灭门之罪，还敢前来投亲，若叫我说不是投亲，你是前来送死，若逃走，比登天还难。”

大人一见把话明	叫声周顺你是听	明明你是来送死
飞蛾投火自奔灯	有心收你在我府	那有居家活性命
吩咐一声与我绑	快快绑上周景隆	传令一声如山倒
上来家将十几名	眼看公子要遭难	下段书中接着听

话说梁老爷吩咐家将：“把周顺与我绑起来，送至官衙，好叫州官解进京城，法场废命，好叫女儿另选高亲。”

老贼即忙把令传	来了家将好几名	几个家将往上绑
抓住公子周景隆	怀中衣带拍拍响	抓倒书房地川平
双三扣来单三扣	那扣不紧下脚登	将他送至官衙去
打上囚车解进京	眼前要解犯官后	冤家你休想活命
公子落在虎穴里	想要插翅难腾空	公子眼下无有救
你说屈情不屈情	公子一见了怕	面如金纸一般同
进前弓身忙施礼	连把岳父尊一声	我非进城投亲事
来与岳父把信通	我家犯了灭门罪	你女改嫁趁年青
士太一听心欢喜	哈哈大笑二三声	

周顺说：“老大人，我不是前来投亲，我与大人前来送信。我家犯了灭门之罪，概天下河路码头，州城府县到处拿我，怎敢前来投亲。俺两家也算断了亲情了，画影图形捉拿，哪有天胆前来投亲，从此日后，我周顺亦不能出头露面了，求大人留我一条活命罢。”梁老爷一听，满心欢喜，说道：“小冤家，我有心想收留你在府，若叫圣上知道，亦祸灭九族，全家该斩；有心把你送到官衙，你周门也就断了后了。小冤家，叫我放你，你在书房与我写下退婚文约，我才放心。”公子一听，口尊大人，快拿文房四宝来。梁大人即叫梁忠快拿纸笔过来。梁忠一听，不敢怠慢，即忙取过纸笔，又把墨研好，老爷说：“小冤家，快与我写罢。”公子闻听，拿起笔来，点点刷刷，写起来了。

公子提起逍遥管	九龙滩里沉笔峰	将笔沉了十分饱
一溜栽花写的清	上写拜上多拜上	拜上岳父梁总兵
岳父膝下有一女	女儿名叫梁秀英	原配周家为媳妇
我与小姐把亲订	别人如娶我要争	公子写的梅花字
大人如何能看清		

大人接过退婚文约，一字也看不明白，于是问道：“小冤家，你写的什么？”公子说：“老大人，上写立字人名，名叫周顺。俺两家断了亲情，你女儿认文约，改嫁别人，后若有争竞，立字为证。”老贼一听，信以为实，一来年迈眼花，二来谅他也不敢错写。随把文约收起，又分付梁忠，取过十两银子，交与周顺，叫他逃命去罢。梁忠一听，即忙拿过十两银子，交与周顺，说道：“姑爷，梁大人与你十两银子，我把你送出府门，你向他乡逃命去罢。”

公子听了气满胸	暗说土太狗奸佞	想当年你怎中举
主考必是瞎眼睛	你作总兵多少载	害了多少好黎民
不该今日伤天理	叫我写下退婚文	十两银子交与我
你这老狗太欺人	今日银子我不要	你这老狗才称心
后来我若得成名	把你匹夫抽了筋	周顺暗恨多一会
梁忠又把相公尊	今日送你出府去	远走高飞快离门
千万别在济宁住	小心官人把你擒	说到此处住下罢
要听只得开下文		

第三回

梁滚毒设牢笼计 周顺被骗关房中

词曰：

好位小爷书生 投亲来至济宁
梁府以里把信通 怒恼大人总兵
当面写了文约 放了公子性命
未出府门又变更 来了梁滚坏种

这首西江月，说的周顺暗恨多时，梁忠那边低声说道“公子快走罢，若叫大人看出别的意思，那时走之晚矣。快接银子，随我来，把你送出府门去。”话说周顺接过银子，心中想道：银子我也不要，拿这银子，碰你老狗头，稍出我心中之恨。梁忠见此事不好，说周少爷，你要砸俺大人，俺大人吩咐把你绑上，送到知州衙门，打上囚车，解进东京，焉有你命呢？周顺这才不敢砸了。梁士太吩咐梁忠将周顺送出府门。周顺在前，梁忠在后，他二人走出书房，越过观花庭，走出二门，梁忠上前拉住公子说道：“你且慢走，俺家大人罢亲一事，才与你十两银子，不够一路盘费，你在二门以外等老奴，我有济穷的几十两银子，我取来好送与你，并作路费。”公子一听，满心欢喜：“老管家，你真是一派好心，你快去，我在这里等你。”梁忠回了配房，取银子，周顺在这等着不提。且说梁士太，他有个义子名叫梁滚，正在花园，跟随二家教师演武。却说二家教师，姓甚名谁，头一家姓马，叫铁疾利马文远；第二家姓吴，叫坏拐子吴峰。带领少爷在花园耍大刀，拿了铁棍长枪。梁安报道：“启禀少爷，得知东京汴梁俺那姑爷到了。”梁滚闻听，满心欢喜，放下长枪，即忙走出花园，穿宅过院，来到书房。口尊：“爹爹听禀，俺那妹夫，前来投亲，现在哪里？”梁老爷说：“我儿有所不知，若提起你那妹夫，是吏部天官之后，他家犯了灭门之罪，拿至东京法场废命。小冤家逃出汴梁，来至俺府，为父叫他写了一张退亲文约，又与他十两银子，吩咐家将送出府门，远走高飞去了。”梁滚说：“爹爹此事不好，俺爷们罢亲，又与他十两银子作什么？那周顺他是天官之后，拿着十两银子作为路费，奔至东京汴梁，官亲又多，如若圣上出了赦旨，赦他周家无罪，他若上告俺爷们悔亲的罪过，可就大了。”士太说：“我儿，依你怎样？”梁滚说：“爹爹，若依孩儿，杀人杀个死，救人救个活。杀人不死便为仇，纵虎归山冈，他就要伤人。”士太听说，大惊道：“走之不远，把他赶回。”梁滚听说，即忙出了书房去赶公子。

梁滚迈步出书房	去赶公子少年郎	出了书房仔细看
不见公子在那厢	赶忙他又往外走	来到二门看其详
那边有个小花子	又见梁忠在那旁	走近前去开言道
叫声梁忠老家掌	俺妹夫他哪去了	快快请回内书房
老爷今日糊涂了	赶走妹夫奔他乡	又写一张退婚纸
这事作的理不当	梁忠一听这句话	回禀少爷听其详

梁忠说：“少爷，这就是周公子，还未出府门。”梁滚一听，满心欢喜，走近前去，深施一礼，口尊妹夫：“我家老爷今日作事错了，请回书房，自有好处。”说罢手拉公子回书房来了。

好个梁滚狗狼生 手拉公子往里行 二人正走来得快

书房不远咫尺中

闲话不提。且说梁滚未赶公子时节，与他爹爹说的明白：“把他赶回书房，假装疯颠，把退婚文约扯的纷纷乱碎。他只当好心把他留下，等到夜静更深，把他骗在后花园书房以里，再与他熬了一碗八步断肠散，立逼小冤家喝了，把尸首投在浇花井内，把俺妹子许配个富豪之家，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走一门好亲戚，俺也光彩。”梁士太闻听，满心欢喜。正在书房说着，梁滚把公子早领来了，老贼一见，假装面红过耳。说道：“儿呀，你方才前来投亲，我那一时糊涂了，怎么叫你写下退婚文约？我为官一场，哪有罢亲之理？”说罢，随把文约扯得纷纷乱碎。梁滚说：“妹夫，前院人多夹杂，有许多不便，我把你领到后花园，有一座书房，暂且住下，等着万岁出了赦旨，你周家方可无事，看个良辰吉日，与我妹子好结拜花堂。万岁开恩后，还好前去求名，得了个官职，好替你周家报仇。”公子一听，满心欢喜。说道：“哥哥美情，当铭肺腑。”

梁滚便把头里行	后跟公子周景隆	公子正走抬头看
花园不远面前迎	梁滚推开花园门	公子进园看分明
一边一棵梧桐树	青青绿绿闹松尾	石榴花开红似火
玉簪花开白生生	浇花亭前松棚搭	一丈多路还有零
里面栽的白藜藕	金鱼银鱼闹哄哄	玻璃瓶里养鱼虫
一边一盆仙人掌	许多花草数不清	迎春探春江西腊
芍药菊花甚鲜明	大金盏来小金盏	还有几盆紫金钟
影壁墙上画山虎	还有葵花向日红	公子行走来看景
书房不远面前迎	梁滚推开门两扇	二人谦让里边行

二人进了书房，梁滚说：“妹夫，你在这里等着，我回上房取几件衣服来，与你换上，再到厨下吩咐，与你作饭，天亦不早了。”梁滚还未动身，天就黑了。乘上灯烛，周顺说：“哥哥，你快去罢。”梁滚出了书房，来至厨下，熬了一碗八步断肠散，取了一把钢刀，一条绳子，出了宅院，只望花园来了。周顺在书房，坐下身形，举目抬头瞧看起来了。那位说他有什么心事？瞧看他只当好意呢。

公子举目看四方	书房景致亮堂堂	纸糊天棚赛雪洞
方砖铺地亮又光	中间设摆梨花案	太师椅子是黄杨
卷金条勒长七尺	上面摆设分外强	上摆茶盘和茶碗
还有待客暖茶缸	文房四宝押书柬	排着圣贤书几章
穿衣镜子有三尺	一对插瓶在两旁	金瓶插着孔雀尾
白玉瓶安秋海棠	还有围扇芭蕉扇	笙管笛箫里面装
粉面墙上真好看	八扇围屏在中央	松竹梅兰四季景
雁名虚实及是双	太白醉写西京表	夜梦飞熊是文王
圣人绝粮陈蔡国	遨游月宫唐明皇	三人去请诸葛亮
那是刘备与关张	两韬相衬一付对	一付对联写的强
上联宽宅失书舍	斋庄中正在下行	公子正看书房景
梁滚端来断魂汤		

周顺正在书房，四下瞧看，梁滚端一碗八步断魂散走进书房，放下单刀、绳子、毒药，道：“周顺，随你愿意自刎，那有钢刀一口；若要悬梁，那有绳子；若怕身子受苦，还有一碗八步断肠散，你若喝了，管保你皮肉不能受苦。谅来你插翅难飞，想要逃活，登天还难。”说罢往外就走，周顺哪周顺，

你自讨方便罢。走出书房，把门锁上，徜徉去了。周顺听见，吓的胆战心惊，面如金纸，好像扬子江心翻船，高楼失脚，走了真魂，眼望苍天，吁嗟不已。

眼望苍天打嗨声	那有我的活命存	只当投亲有好处
飞蛾投火自奔灯	我想上天无有路	有心入地地无门
掏头苍蝇无头蒙	扑漱漱的落下泪	泪珠滚滚湿前胸
拿起钢刀要自刎	钢刀下去怎么样	有心要喝断肠散
八步工夫要归阴	连把娘亲尊几声	人家生儿防备老
你养儿子不送终	只当投亲有好处	那想岳父心改更
认不认亲还罢了	不该定下牢笼计	花园好比阎罗殿
书房好比阴间城	人若在来情也在	人若不在把情丢
梁家犯过灭门罪	多亏我爹人一名	我父上殿保一本
保下你家活性命	两家相好结亲事	门当户对结亲情
梁滚定计害死我	你与妹子拜花灯	与你妹子天地拜
风风流流过年冬	过上三年并二载	给你生个小外甥
当人就把舅舅叫	背地就把爹爹称	周顺这边连声言
梁滚只当耳边风	公子暂停俺不表	将书裁开另有名
回书单表那一个	北楼丫环炮打灯	丫环她把北楼下
下了扶梯十三层	穿宅过院往前去	花园不远面前迎
迈步就把花园进	忽听书房放悲声	一直迈步往前走
走过一座观花亭	正走中间抬头看	书房不远面前迎
梁滚一边抬头看	来了情人炮打灯	若问丫环怎打扮
爷台不知留神听	南来宫粉净了面	苏州胭脂点唇红
秋波淋淋花含露	两道蛾眉似鸾弓	说到此处歇歇罢
下回书里再叙明		

第四回

老管家义舍亲子 周景隆逃命他乡

词曰：

公子花园遭难 多亏管家梁忠
亲生儿子作替身 要救公子性命
认为义子逃走 半路之中起风
刮散父子奔西东 太原府里相逢

话说梁滚正在那里站着，丫环炮打灯来在面前，你看穿的那身衣服，真是好看哪。

上穿可体莺哥绿	大镶大沿绦子钉	下穿红绸大四幅
两根绿来两根红	梢带还有两根青	穿的绣鞋沙木底
两头落地当中空	走上两步响连声	好像纣王妲己女
好比唐朝美莺莺	好比三国貂婵女	眼前缺少凤仪亭
丫环不像凡人样	好比仙女下天宫	凡人见了心就动
神仙见了把道行	炮打灯就开言道	连把少爷叫几声
跟我走来跟我走	跟我快上观花庭	观花亭上去玩耍
你恩我爱把话明	丫环复又开言道	连把少爷叫几声
你今不把花亭上	二人今日断交情	梁滚一听这句话
晕头转向发了蒙	即忙上前拉一把	好心姐姐叫几声
快快即把花亭上	想断交情万不能	二人拉手望前走
眼前来到观花亭	急急忙忙把楼上	推开楼门乘上灯
你恩我爱把床上	将书裁开另表名	押下一头表一尾
押下一桩说一桩	回书单说那一个	表表公子周景隆
公子哭的如酒醉	眼望苍天打嗨声	人活百岁也是死
不如早死早超生	探探黄河几层清	只听咕噜一声响
公子栽倒地川平	这回死了一周顺	你说屈情不屈情

公子在书房左思右想，无计可生。忽听门外女子声音，亦不知是梁小姐，亦不知是梁府丫环，影影约约的，见亦不见。梁滚那厢去了，我想出去逃命，登天还难。

公子自己把话明	连把娘亲叫几声	母子今日要见面
除非夜晚一梦中	书房死了周家后	谁与我母把信通
我娘若是知道了	进城来找梁总兵	找着总兵梁士太
将书裁开另有名	回来不把别人表	再表管家老梁忠
梁忠来至配门外	不见姑爷周景隆	

且说梁忠来至配房，不见周公子哪厢去了，亦不见少爷哪去了，我且到后花园找找去。穿宅过院，来至后花园门首，用手把门推开，进了花园，越过观花楼，只听书房哭哭啼啼的，也不知何人，待我进去瞧瞧。迈开脚步，到书房门外，把锁打开，推开门扇，进了书房。仔细一看，原是姑爷啼哭。开言问道：“姑爷，这是为何？”周顺抬头一看梁忠，说道：“老管家，是你不知，听我道来。”

公子书房把头抬	只见梁忠走进来	开言就把管家叫
听我从头说明白	你的少爷将我请	书房以里巧安排
爷俩定下奸毒计	叫我一命呜呼哀	熬了断肠汤一碗

钢刀绳子拿过来 今日我若绝了命 周家冤仇解不开
公子说了多一会 梁忠听的泪满腮 叫声姑爷免忧虑
老奴与你说开怀

梁忠说：“我家少爷哪去了？”公子说：“方才你少爷在门外站着，那边来了一位女子，亦不知把你少爷领到哪里去了。”梁忠说：“这件事我知道，少爷和丫环到观花楼上去了，此时亦不能前来，姑爷你在此等候，老奴有一条妙计。”说罢出了书房，又把门锁上，出了花园，赶过北楼，到了配房。他的老婆早已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一十五岁，长的痴呆傻子，正在那里睡觉呢。梁忠上前打了一掌，傻子翻身起来，说：“爹爹呀，我要吃烧饼。”梁忠拉着傻子说：“跟爹爹走罢。”傻子只当领他吃烧饼去呢，只向花园进来。进了花园，来至书房门外，又把锁拿下了，推开了门，梁忠先进去，把儿子叫他外边站着。公子抬头一看梁忠回来了，说道：“老管家，你又领一个人作甚？莫非叫他来杀我？”梁忠说：“姑爷休当领他前来杀你，老奴领他前来救你。”

梁忠这才把话明	连把姑爷叫一声	休当老奴来害你
领他来救你性命	他是我的亲生子	好与公子作替身
让他喝了断肠散	好救姑爷出火坑	公子一听这句话
连把管家叫几声	你的儿子带回去	想替周顺万不能
我这就是一条命	你儿也是父母生	梁忠一听这句话
连把姑爷叫几声	你今不应这件事	让我活着万不能
若叫少爷知道了	哪有你我活性命	周顺一听这句话
眼望老天打嗨声	啥叫奴来啥叫生	认作义父最亲生
公子脆在川平地	叩头就把干爹称	梁忠吓的兢兢战
奴若欺主罪不轻	万般出在无可奈	拉起乾儿周景隆
乾儿快快跟我走	我好送你去逃生	公子急急往外走
梁忠又是叫一声		

梁忠说：“乾儿，你且慢走，先在此站着，”又照傻儿子打了一掌，往书房一指。傻子只当书房里有烧饼，跟他爹进了书房，梁忠端了八步断甩汤来，将碗放在案桌上，又照傻子打了一掌，望着碗一指，傻子上前一看，是一碗汤，亦不知什么。梁忠说：“儿呀，你喝了罢，那是爹爹与你冲了碗甜茶。”傻子一听，拿起碗来，一口气全都喝了。喝在腹内，觉着甜呢。又把舌头伸出，要舐舐碗，只听扑咯咯一声，傻子死了，躺在地上，碗也打破了。梁忠一见，把灯火吹灭，迈步走出门外，把门扣上，手拉乾儿，往北而走。来至墙根底下，公子说：“乾父，花园墙一丈多高，我怎么出去？”梁忠说：“乾儿，为父蹲在地上，你蹬着我肩膀上，我再站起来，你就抓着墙头了，墙外刮风，窝些沙子，你跳出墙外，亦栽不着。”公子一听，说道：“乾父，你快蹲下罢，儿好逃命。”梁忠即蹲在地上。且说梁滚正与丫环在观花楼上要行那云雨之事，又恐外面有人，站在楼上，东瞧西望。只听谯楼鼓打三更，周顺正要跳墙，恨不能一时出去，手扶花园墙脚，蹬梁忠肩胛，一时用力太过，倒把梁忠蹬个倒仰，一个栽下。梁滚在楼上四下正瞧呢，只看墙底下有人影影约约，看不真。一声喊道：“大胆贼子，半夜三更来在花园，不是偷花，就是偷柳，我府家将甚多，把你捉住，送在官衙，打板子问罪，还不与我出去。”公子一听，吓的兢兢乱战，道：“干父，这怎么好？”梁忠说：“不要害怕，他说是贼，那就装贼罢。我蹲下，你蹬着，快快逃命去。”公

子即伸手扶着花园墙，梁忠就把公子一擎站起身形。公子上了墙头，望外一纵，跳出墙外，落在地上。再说梁滚，看见说道：“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喊就无影了。常言说的好，能要放贼不要拿。我还回我的观花亭，与我那情人玩耍。”且说梁忠只听观花楼门一声响亮，就知少爷回去了。说道：“乾儿，你过去栽着了无有？”公子站起来说道：“乾父，你回去罢，未栽着。后来一步登高，恩当重报。”梁忠说：“儿呀，你且慢走，现有十两银子，拿去聊作路费。”向怀中掏出，抛在墙外。公子捡起，藏在怀中，说道：“乾父，回去罢，为儿要走了。”梁忠说：“儿呀，多加小心。”公子说：“乾父，不要挂心了。”迈步往前而走。梁忠即回出了花园，来在配房，且不必提。再说梁滚听见谯楼打了四更，说道：“周顺死了无有？”迈步下了观花楼，来到书房内，见灯也息了，黑暗暗的，亦不知周顺死了无有，手拿了宝剑，往里正走，被死尸绊倒扑咚一声栽在地下，把宝剑亦落去了。摸着碗也打碎，才知周顺已经死了。站起身来，说道：“我与你找个葬身之地。”操起死尸两条腿来，黑暗的往外就拉，只向浇花井走来，将死尸脑袋朝下向井里一扔，只听扑咚一声，已在井里，梁滚往观花楼去不提。且说周顺迈步来至街上，只听谯楼打了五更，这天也就要亮了。

少爷忽听打五更	金鸡三唱到天明	长杆挑去明月
铁帚扫去满天星	太阳放出红光照	闪出千家万户门
一夜晚景天亮了	一街两巷闹哄哄	来来往往人不少
作买作卖不住声	金花花的茶叶铺	亮堂堂的绸缎棚
染坊缸里红绿配	对门就与彩盛棚	路南茶店人不少
北边红炉贴烧饼	公子不看买卖景	来些众人往前行
也有老来也有少	也有俊俏女花容	许多公子飘玉佩
二八佳人抱婴婴	欲知众人什么事	下回书中说分明

第五回

走穷途慷慨解囊 东门外拈香结友

词曰：

公子往前正走 遇见好汉英雄
舍了银子整一封 叫他殍母出灵
不通姓名就跑 英雄那里肯容
撮土为香拜弟兄 这是头次结盟

闲言少叙。且说周顺来在大街，往前正走，看见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计其数。看了多时，往前又走。

公子举目往前行	有座祠堂面前迎	里边跑出黑大汉
守着一位死尸灵	跑在街上把钱要	口口哀告不住声
读书人舍钱几百	不中头名中二名	当差人舍钱几百
一马三箭得功名	买卖人舍钱几百	年年就把生意增
员外舍我钱几百	一步一步官上升	太太舍我钱几百
眼不花来耳不聋	姑奶奶舍钱几百	只受荣华不受穷
大汉要钱好一会	无有一人来给铜	押下一头表一尾
再说公子周景隆		

周顺不解其意，说道：“你们闪闪，让我瞧瞧。”众人说：“小花子，人家要钱，葬埋母亲，你瞧甚么？你能舍几两银子？”公子说：“也有些。”众人说：“看看你那身衣服，连一文钱也不值，哪有银子施舍呢？”众人正在闲谈，那边跑过一个老头，家在北门里居住，这老头年纪过六旬以外，胡须一根也无有，头发一根无有，眼眉亦一根皆无，姓刘名升，外号叫一毛不拔。刘二秃子走来，说道：“你们闪闪，叫小花子进去瞧瞧。”众人一听老者，只往两旁一闪，公子一见，进了人群。瞧见大汉在旁跪着要钱，好像半截黑塔一般，守着他娘亲死尸。周顺自己想道：乾父与我十两银子，不妨舍与他何等样好。一伸手把银子拿出，放在地上，说道：“这是银子十两，与你母亲买口棺材。”公子还未说完，众人说道：“小花子还闹鬼呢，他那纸包以内不是银子，八成是石头那。哪有银子到他手？”且说大汉伸手把银子包拾起一看，真是白花花银子。大汉说：“舍银子的，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实实与我讲来。银子来的不明，我不能使用。”周顺一听，心中暗想：我若说出名姓，又恐走了风声。思想多时，待我走了罢。大汉一见姓名不通走了，他随后就赶。

周顺迈步往外行	大汉随后不会停	我问你家在何处
或是住乡或住城	爹姓甚么娘甚氏	弟兄几位对我明
公子低头心思想	有心若说真情话	又怕今日走了风
若叫公差知道了	将我拿进官衙庭	州官他若把我问
那有我的活性命	急急摆手说没姓	名字咱也说不清
公子又往前头跑	大汉他又随后行	众人那边开言道
兄唤弟来弟唤兄	不用人说知道了	犹如傻子赶半疯
不言众人后头跟	黑爷用力喊一声	

黑大汉一见众人在后跟着，丹田用力，一声喊叫：“听呀，那众人听真，不可跟来，再若跟来，我给你们一巴掌。”众人一听，说道：“不好再跟那人走了，那黑大汉似塔一般，手好像门扇，若叫他打一下子，就要伤命。”

众人个个一齐站住，不提。公子跑出济宁州东门以外，大汉也赶出东门外，上前一把握住，说：“兄弟，你且慢走，银子舍了，跑的什么？必是银子来的不明？”周顺回头一看，此人身高一丈二三，臂膊三尺，目眉甚大，怪肉横生，青筋叠起，二目好像茶碗大小。周顺心中暗想：这个人生的真也奇怪，我先问问他。“这位大哥，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先对我说了，我然后说给你听呢。”大汉说：“你这人真也奇怪，我问你，你先问我。我家住山后汀州马尾县，我是唐朝尉迟公尉迟净德十八代子孙，名叫尉迟肖，今年二十二岁。兄弟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谁与你的银子，实实与我说来。”周顺一听唐朝尉迟之后，心也放下了。说：“尉迟大哥呀，若提银子的来历，说话可就长了。听我对你言讲。”

周顺开口把话明	连把大哥叫几声	家住湖广彬州府
向阳街上有门庭	有家姓周本是我	爹爹作官在东京
我父名字叫周义	他老作官头一名	在京作官多激上
得罪高俅和蔡京	蔡京他是老国丈	仗着女儿作西宫
蔡玉娘作了宫院	当朝每日哄徽宗	常对昏君说句话
如同铁板钉上钉	蔡京金殿去上本	一本奏与老徽宗
昏君皇爷失了正	只信奸来不信忠	将爹官职削去了
后来又发二千兵	京兵发在湖广地	拿我周家满门庭
绑了一百零三口	京城法场废残生	人不该死总有救
多亏老天刮神风	神风刮出母子两	荒郊之外落川平
我娘居住太平镇	周顺投亲进了城	来找岳父梁士太
他老作过大总兵	只当投亲有好处	那想岳父心改更
认不认亲还罢了	不该定下计牢笼	将我诱进花园去
要害我的命残生	熬了断肠汤一碗	一把刚刀一条绳
书房立逼我的命	想要逃活万不能	人不该死总有救
得见管家老梁忠	梁忠有个亲生子	与我周顺作替身
傻哥喝了断肠散	八步工夫命归阴	只听扑咚一声响
死尸躺在地川平	他救我恩无可报	认他乾父当亲生
与我银子正十两	还与哥哥买棺灵	买上衣服三五件
你把娘亲好葬埋	这是从前真情话	未有虚言假告诵
尉迟一听气炸肺	阿呀阿呀两三声	上前拉住小周顺
哥哥带你去进城	进城先到梁家府	找找老狗把帐清
不是大哥夸海口	拿着就把脑袋拧	周顺一听心害怕
天下捉拿周景隆	尉迟肖听这句话	口称兄弟且放心
周顺即把大哥叫	人随王法草随风	大哥就是一块铁
到底能拈几根钉		

尉迟肖说：“兄弟，我看你真不像读书的人，我带你进城报仇，你怎不去？”周顺说：“大哥，常言说的好，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尉迟肖说：“你今年多大呢？”周顺说：“我十五岁。”尉迟肖说：“兄弟，你是天官之子，我是唐朝之后，有心与你八拜为交，结为生死弟兄，不知意下如何？”周顺说：“若结拜，今日为妙。撮土为炉，插草为香，拜为生死弟兄，岂不是好？”周顺说：“大哥说好便好。”尉迟肖满心欢喜，从地上将泥撮了一堆，取了三根草梗，插在土堆之上。尉迟肖手拉周顺，二人跪在尘埃，对天立誓来了。尉迟肖拉住周景隆：

哥两跪在地川平 连把兄弟叫一声 俺俩快把头来叩
对苍天来把誓明 谁若三心并二意 叫人容来天不容
尉迟肖年二十二 周顺年长十五春 我的母死你穿孝
你的娘死我陪灵 若有三心共二意 死在千军万马营
周顺听罢多一会 连把大哥叫一声 我娘死了你穿孝
你娘死了不陪灵

尉迟肖说：“老兄弟，你真与我分心眼了。”周顺说：“大哥，方才说的明白，济宁州四门画着捉影图拿於我，我不敢进城去了。你将银子拿回家中，把衣服棺木买了，再与我买些烧纸，在灵前与我祝告祝告，去罢。”

周顺开言把话明 你与我娘买棺灵 再买寿衣三五件

给我乾娘把殓成 把娘抬到荒郊外 与他深深掘个坑
坟前多添几珠香 别忘后来上坟莹 磕罢头来忙站起
周顺又把哥哥尊 我回我的太平镇 你守娘亲死尸灵
尉迟肖听这句话 连把兄弟叫几声

尉迟肖说：“俺二人就此分别，你回太平镇，你就在那里等我。我回去殓母之后，好来找你。”周顺一听，辞了尉迟肖，只奔太平镇去了。尉迟肖只奔城里而来，拿了银子，买了棺材，又买了几件衣服，将棺木抬到七圣祠小庙，把娘亲成殓起来了。又买了一份烧纸点着，这位爷跪在地上，哭起来了。下回分解。

第六回

荒郊一场生死战 尉迟结拜愣孔生

词曰：

说起愣子孔生 真也算是愣怔
人家出殡把他冲 疆场之上交锋
二人通了名姓 郊之外结盟
孔生送了一台经 鼓乐喧天齐鸣

话说尉迟肖将水磨钢鞭放在边旁，跪在地上，将烧纸点着，说：“娘呀，你亲生儿子未得济呀，拜的干儿倒给你送纸了。”

尉迟跪倒地川平	点着烧纸放悲声	亲生儿子未得济
乾儿反倒立了功	我的娘亲多保佑	保佑乾儿周景隆
尉迟哭的如酒醉	叩头站在地川平	水磨钢鞭拿在手
连把众人叫几声	急忙与我抬棺材	抬扛答应不曾停
尉迟他却抬头扛	众人抬起走如风	穿过大街小巷
霎时抬过城东门	顺着大路往前走	来至荒郊野外中
往前行至五里地	只听着响马蹄声	若问哪里马铃响
迎面来了一英雄	若问此人名和姓	双头太岁愣孔生

尉迟肖带领众人，正往前走，迎面来了十数匹坐马爷台。若问姓甚名谁？此人是梁山一位英雄后代，家住孔家寨，姓孔名生。那位老爷说他是梁山什么人的后代？爷台有所不知，他是梁山老英雄毛头星孔亮的儿子，名叫愣子孔生。那位说他怎叫愣子呢？他有点不说理，恨天无环，恨地无柄；天若有环，刮风下雨，把他拿下来；地若有柄，高凸下坡，拿就把他翻过来了，叫他平面朝天。有恨天怨地之心，又名双头太岁，手使两柄钢铁大斧，骑着一匹卷毛兽，专爱骑瘦马。这位爷在马上眼看面前来了一伙人，亦不知是作什么的，带领家将往前正走，来至切近一看，原是一伙出殡的。孔二爷一见，丹田用力一声发喊：“哎呀！快快与我闪开，别挡你祖宗去路。”尉迟肖一听，气的肝胆皆炸，火撞前胸，吩咐众人将棺材放下。众人听真，即把棺材放在大路之旁。尉迟肖丹田用力发喊，好像打个雷的一般说：“前面来的小辈，闪闪别挡你老祖宗去路。”孔生一听，说：“好个无名小辈，你孔二祖宗岂肯容你放肆？”离鞍下了坐骑，闯到近前，手持钢斧，亦不通名道姓，往下就砍。尉迟肖急忙用钢鞭闪出圈外。他二人可就战起来了。

二爷提刀往上迎	尉迟使劲把门封	这个白鹤把翅展
那个钢鞭使如风	这个夜叉打猛虎	那个腿快有真功
上山虎敌下山虎	云中龙敌江里龙	铜锅遇见铁刷帚
桑木神见吊客星	斧撞钢鞭当啷响	老君炉上把火生
四个胳膊空中绕	一派寒光鬼神惊	孔生本是梁山后
尉迟肖是黑火星	大战回合十数个	不分谁输共谁赢
手慢就上阎罗殿	手迟就上枉死城	尉迟越杀真越勇
孔生越战越威风	这个杀到春分节	那个不怕战到冬
这个比武不吃饭	谁若用饭算拉松	尉迟越战真越勇
孔生出汗似蒸笼	噯呀一声罢了罢	我不是他对头兵
两膊发麻筋骨疼	脖子后头冒凉风	清天白日转了向

不分南北与西东 低头一想说有有 一条妙计上心中
虚砍一斧败了阵 如钢大斧落川平 孔生这里不怠慢
跪到灵前哭长兄

尉迟肖说：“小辈，这是我娘亲，你怎么叫起长兄起来了？”孔生说：“我哭的不对了。不如我问问再哭。”这位爷有勇无谋，说：“大哥，你与什么人出灵？”尉迟肖说：“我与我娘亲出灵。”孔生说：“你的娘亲我的娘亲，两个一样。”尉迟肖说：“小辈，你知我娘亲姓什么？”孔生说：“俺哥俩见过面，我忘了你姓什么？”尉迟肖说：“你既忘了，听我说来。我家住马尾县自先庄，我乃唐朝尉迟公之后，十八代子孙，名叫尉迟肖。”孔生说：“原是尉迟大哥到了。我爹爹在世常说，唐朝有个后人名叫尉迟肖的。大哥你今年多大了？”尉迟肖说：“我二十二了。”孔生说：“你真是尉迟大哥。我若不说，你也不知道。我家住孔家寨，姓孔名生，外人与我送号叫了双头太岁。今年二十，我有心与大哥八拜为交，不知大哥意下如何？”尉迟肖说：“我娘死了，连个葬身之地还未有呢。有什么心结拜？”孔生说：“你若磕头，别说死一个娘，就死十个八个，也有地方埋下。”孔生说：“大哥，你老与我八拜为交，你娘亲就有地葬埋了。”这位爷生来愣怔怔，不会说话。尉迟肖说：“俺们若结拜，看个日子。”孔生说：“今日就好，拜为生死弟兄，把你娘亲抬至孔家寨，我家有五里莹地，抬到莹地葬埋，岂不是好？”尉迟肖一听，满心欢喜。他二人在荒郊之地，插草为香，跪在尘埃，发起誓来了。

尉迟拉住愣孔生	二人跪在地川平	哥俩今日把头叩
只当同胞一母生	若有三心共二意	死在千军万马营
大哥名叫尉迟肖	兄弟名字叫孔生	磕罢头来忙站起
又把家将叫一声	我与你银十几两	进城去雇一台经
家将答应不怠慢	慌忙来到济宁城	雇了鼓手来作乐
雇了和尚来念经	尉迟肖还抬头扛	水磨钢鞭拿手中
二爷便在头里走	吹笙作乐甚威风	尉迟肖才开言问
即把众人叫一声	你们看着好不好	这会更比那会凶
说罢多时哈哈笑	低下头去暗叮咛	都说打架无好处
我看打架有相应	一拳打出五百地	打出班鼓一台经
叨叨念念往前走	论走也得半天工	心急只奔孔家寨
庄村不远面前迎	抬到五里莹地中	又把家将叫一声
吩咐一声快打坑	家将掘土望外捺	打个坑子三尺六
看个吉时来下灵	培了一堆蒙棺土	尉迟烧纸放悲声
哭声娘亲死去了	抛下孩儿受寡丁	认个干儿名周顺
又与你老买口灵	又买寿衣好几件	小庙以里把母成
荒郊之外去出殡	遇见兄弟名孔生	二人见面结一拜
与你雇了一台经	又雇一班吹鼓手	吹吹打打到此中
亲生儿子未得济	二个乾儿立了功	尉迟肖哭了一会
孔生又把大哥称	起来罢了起来罢	你跟兄弟到家中
尉迟一听忙站起	连把众人叫一声	你们大家都去罢
我到兄弟他家中	哥俩一同往前走	家将拉着马能行
走进孔家庄村里	一直来到大门庭	迈步就把大门进
家将拴上马能行	穿宅过院来好快	上宅不远咫尺中

孔生推开门两扇 谦恭逊让往里行 走进屋内忙站住
孔老安人问一声

孔老安人一见儿子回来了，又领一个人来，开口问道“我儿，这是哪家朋友到来？”孔生说：“娘亲有所不知，这是结拜大哥，名叫尉迟肖。”孔生说：“大哥上前见礼。”尉迟肖一听，上前跪倒，口尊母亲在上，儿尉迟肖这边有礼了。老安人即忙拉住说：“我儿免礼起来。坐下讲话。”尉迟肖站起身形落坐，孔生吩咐家将献上茶来。茶罢，老安人说：“我儿家住哪里？”尉迟肖说：“家住汀州马尾县自先庄。”老安人说：“这就是了。你与你兄弟结拜，他就是愣些，有些不说理，我以这们就交给你了，你与我好好管教，他甚么也不怕，就怕割脑子后头肉瘤子。”孔生说：“娘呀，你怎单告诉大哥这个？”爷台有所不知，那孔亮在世的时节，看见孔生脑子后长个瘤子，怕瘤子长大了，把他哄到近前，与他割了一次，也未割下来。他跑到隔壁里二大娘那屋内，躲了三天。那一次就怕了。若割他脑袋也不怕，就怕割肉瘤子了。这且不提。且说周顺在荒郊自与尉迟肖分别之后，只奔太平镇来了。

周顺迈步往前行	要与娘亲把信通	我娘知道这件事
进城来找梁总兵	进城找着土太府	善罢干歇岂肯容
公子切念往前走	只听铜锣响连声	若问那里铜锣响
州官拜客要回城	头前跑开对子马	绿鞞单刀悬腰中
飞虎清道棋四杆	抱尾金枪摆几层	藤子金枪好几条
蜈蚣旗上画金龙	金瓜月斧朝天蹬	两旁执事甚威风
一对板子一对棍	一对提枪一对绳	上打一把红罗伞
下罩青纱轿一乘	轿内坐着人一个	州官名叫沈不清
知州轿内抬头看	来了花子人一名	前影好像小周顺
后影好像周景隆	吩咐一声与我带	带在轿前问口供
眼见周顺不好了	下回书中定吉凶	

第七回

沈不清走脱周顺 徐文标巧遇姑亲

词曰：

周顺往前正走 遇见州官回城
大人名叫沈不清 看见公子景隆
吩咐差人去绑 带到轿前问明
这回苦了小书生 来了徐家振中

这首西江月叙完，书接上回。州官在轿内，看见公子，好像图影上的周顺一样，吩咐公差快与我拿来。公差答应，不敢怠慢，直扑周顺来了。

州官轿内吩咐了	公差答应不曾停	直扑公子走下去
抓住周顺不放松	公差此时要动手	送至轿前问口供
公子落在虎穴地	鹊鸟被困入了笼	公子好比包子瓢
周围围个不透风	人不该死总有救	眼前来了救命星
若问来了哪一个	徐氏文标号振中	坐下骑着一匹马
跑来如飞赛如龙	蹄胸俱是犀牛尾	花叮叮叮串铃声
文标催马往前走	公差不远面前迎	文标离鞍下了马
连把公差问一声		

公差说：“徐教师，你有所不知。老爷吩咐下来，叫俺把花子带去，问问他姓什么名叫什么，恐怕他是天官之子。”文标说：“不是，常常见他讨饭，我与他讲情，说个人情，叫他去罢。”公差信口答言，就把他放了。公子一直奔大路走下去了。公差来至轿前，回禀老爷：“那花子不是周家后人，他常在城里讨饭，都认得他。”州官一听，也不往下问了，起轿回城。

州官轿内吩咐声	顺路抬起轿一乘	公差搬鞍上坐马
扬鞭打马快如风	前呼后拥把城进	独奔知州官衙庭
知州回府且不表	回来再表周景隆	周顺急走心害怕
只当死了又复生	公子叨念往前走	神人救我活性命
心急只奔太平镇	把书清折另表名	回书不把别人表
再表文标徐振中	文标上了坐下马	急急加鞭催能行
拉拉马跑来得快	赶上花子问口供	当真他是周家后
姑表亲戚两相逢	催马正走来好快	花子不远面前迎
弃蹬离鞍下了马	拉住周顺不放松	公子吓的兢兢战
怕是东京发来兵	若是京兵来到此	想是逃命万不能
文标忙问周景隆	家住那里名和姓	爹姓什么娘甚氏
从头至尾请告诵	公子一听这句话	连把来人问一声
你家在哪对我讲	你说家乡我表名	我是梁山好汉后
徐氏文标号振中	公子一听心欢喜	腹内掌上万盏灯
不得见面又见面	姑表亲情两相逢	周顺跪在川平地
连把哥哥叫一声	你拿我当哪一个	是你表弟周景隆
文标一听心欢喜	拉起兄弟痛伤情	兄弟只想没有你
不想今日两的逢	从头好对哥哥说	姑母今天可安宁
我娘现在太平镇	员外家中把身容	表弟投亲梁府去
去找岳父梁总兵	老贼不认还罢了	不该定计把我坑

那时多亏那一个	多亏管家老梁忠	把我救出虎穴地
认作乾父赛亲生	这是我的真情话	未有虚言假告诵
文标一听心好恼	大骂士太梁总兵	人若在来情也在
人若不在把情抛	未从行事想一想	这事可行不可行
你家犯过灭门罪	姐夫教你满门庭	不将恩报将仇报
周家好处一旁抛	回手又拉小周顺	大哥带你去进城
我若找着梁士太	我与老狗把帐清	公子一听这句话
连把哥哥叫一声		

周顺说：“大哥，你太性急。俺哥俩个若到梁府，那是飞蛾投火，自去送死。常言说的好，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俺哥俩先到太平镇，看看我的娘亲。”文标一听，满心欢喜，手拉马缰绳，往前行走。不多时，到了村庄，进了刘员外府门。文标拴上坐马，公子迈步走进大门。来至书房，见了母亲，说道：“母亲在上，孩儿有礼。”老夫人说道：“我儿回来了。”公子说：“母亲，听儿言讲。”

公子这才痛伤情	连把母亲尊一声	昨日孩儿投亲去
进了这座济宁城	大街以上打听信	遇见老者儿告诵
找着士太总兵府	管家挡我不放行	夫人一听这句话
叫声我儿周景隆	自你进城投亲去	为娘时刻挂心中
岳父待你好不好	你对为娘说分明	公子说声罢了罢
险些进了枉死城	士太老狗心改变	嫌贫爱富狗娘生
认不认的还罢了	要害我的活性命	夫人一听咬牙恨
泼口大骂两三声	上前拉住儿周顺	为娘带你去进城
为娘拚了这条命	找着士太把账清	

公子周顺诉罢投亲之事，徐老夫人一听，心中好恼，骂起来了。

上前拉住小周顺	为娘带你去进城	为娘拚了这条命
要是刀山也要登	母子两个往外走	迎面来了徐振中
文标上前施一礼	尊声姑母可安宁	徐氏夫人睁眼看
二目昏花认不清		

老夫人说：“你是哪一个？何处人氏？与老身说来。”文标还未开言，周顺说：“母亲，他是我表兄，名叫文标，号振中。”老夫人一听，满心欢喜。说：“侄儿，你怎么来在这里？”文标说：“我正找姑母，即遇见兄弟，俺二人一同来到此处。”老夫人道：“这就是了。”姑侄正在讲话，从大门里走出员外刘秉忠来。员外看见徐教师，上前施礼。文标照礼相还。二人说罢，员外说：“教师请到上宅喝茶。”文标手指姑母、表弟，说道：“这是我的亲戚，在此住日子不少，多有吵闹了。”员外说：“吃些粗茶淡饭，亦难称敬意。”文标说：“员外家有破车借与我一辆，把我姑母请至家中。”员外说：“这也算不了甚么，我家好车子甚多，套上一辆，差人送去。你的亲戚，我的亲戚一样。”二人说罢，员外吩咐车夫把车子套上，一旁等候。周老夫人即拜辞谢，口称员外救俺母子活命之恩，后来恩当重报。员外说：“这也算不了甚么。”车夫从蓐垫里抽出板凳，老夫人蹬着车子，周顺上前躬身施礼，口尊员外，救俺母子活命之恩，后来得第时自有重报。员外说：“这就称不起敬意。”说罢，辞了员外，上了小车，车夫捡起板凳，放在蓐垫底下，又把廉子放下，赶车往外就走。文标辞了员外，出了府门，解了马缰绳，搬鞍上马加鞭去了。

文标上了马能行	扬鞭打马快如风	车夫赶车头前走
这辆小车好威风	小车本是山西脚	绿色围子雁飞棚
草黄骡子拉外套	驾辕骡子菊花青	打马加鞭来好快
眼前到了济宁城	急忙就把北门进	穿街过巷快如风
来至徐宅府门外	文标下了马能行	家将一见不怠慢
接去一匹马走龙	小车赶进大门里	站下骡子拿板凳
车夫就把廉子打	惊动母子人二名	公子欠身把车下
夫人下车不曾停	文标上去开言道	即把车夫叫一声

文标说：“车夫，你把骡子卸了，用饭回去。”车夫说：“才走八里地，徐教师不必提说。”车夫又把小板凳放在蓐垫底下。文标吩咐徒弟拿了四串铜钱，交与车夫：“你吃点酒罢。”车夫又与文标谢赏，赶车子出了府，直奔太平镇不提。文标领了周家母子进了二门，直奔上宅。此时惊动文标母亲袁氏安人，走出上宅，见了周老夫人。他姐妹相称，各各施礼礼毕，姐妹二人亲亲热热。周顺上前口尊舅母，一向安好？身体康泰？外甥周顺这边有礼。礼罢，一齐进了上宅。文标徒弟忙献茶来。用茶已罢，文标叫道：“丫环来姐快来呀。”来姐正在那边伺候他家婶母，听大叔叫她，急忙走出绣房，来至上宅，口尊大叔，唤奴才哪里使用？文标说：“无事不叫，你快回绣房，叫你大婶子前来，你说上宅来了亲戚了，前来见礼。”丫环一听，不敢怠慢，出了上宅，只向绣房来了。霎时进了绣楼，说：“大婶子，大叔吩咐下来，上宅来了亲戚，叫大婶子前去见礼。”

好个女人贾秀英	梳洗打扮不曾停	头上青丝如墨染
头顶扎上京红绳	前边梳的昭君环	后边燕尾一手松
左梳燕子三朝水	右梳蝴蝶串山林	七根小簪别北斗
两朵金花黄登登	左边又带花两朵	猴儿爬杆一丈青
南来宫粉净了面	鲜明胭脂点点红	水含秋波花含露
两道细眉似弯弓	两耳的衬度金坠	一对排环亮又明
上穿可体莺哥绿	边镶大沿绦子钉	红袖中衣大四副
内院相亲五谷登	二鬼把门盘脚带	几根绿来几根青
看到此处住下罢	下回扮的更威风	

第八回

贾秀英嫌贫遭打 周景隆入居徐家

词曰：

文标一声吩咐罢 慌了贾氏秀英
楼上梳洗把衣更 生的到也干净
如同莺莺出门庭 好似仙女降生
下了绣楼十三层 上宅去问安宁

一首词罢，书接上回。且说贾秀英听见丈夫叫前去见礼，亦不知什么亲戚来了，在绣楼穿带起来了。

秀英一番把衣更	好似多年狐狸精	上穿可体莺哥绿
边镶大沿绦子钉	细袖中衣大四副	汗巾飘头五谷丰
二鬼把门盘脚带	几根绿来几根红	穿的绣鞋沙木底
不肥不大不宽松	鞋帮绣的水番浪	周围俱着兰花崩
像那纣王妲己女	上天仙女下天宫	凡人见了心就动
神仙见了把道抛	贾氏打扮多完毕	又把来姐叫一声
快快与我前引路	下了扶梯十三层	丫环便在前头走
后跟贾氏名秀英	主仆正走来得快	上宅不远面前迎
丫环推开门两扇	贾氏迈步往前行	

文标说：“贤妻，这是大姑母来了。上前见礼。”贾氏一听，上前飘飘下拜：“姑母你可安好？侄媳这边有礼了。”周老夫人说：“不用施礼，姑母朝朝在此，落坐讲话。”贾氏抬头一看，哪来这门子穷亲戚？回转身形就走。文标说：“贤妻慢走，为丈夫的与你引见引见。”文标说：“兄弟，这是筱嫂嫂。”又与贾氏说道：“这是你姑表小叔子，若是我在家不在家，免得你叔嫂藏藏躲躲的。”贾氏一见，把嘴一咧，说：“来姐，我叫你走你不走，还在这站着。”周顺上前，口称嫂嫂，兄弟这边有礼了。贾氏一见，说：“来姐快走罢，你看看一般穷气喷人。”主仆出了上宅，只奔绣房来了。

周顺进前把礼行	贾氏那边问了声	叫声来姐快走罢
穷气喷人可不轻	贾氏错说一句话	却把文标恼心中
文标这里把眼瞪	大骂贱人贾秀英	这样言语说出口
丈夫岂肯把你容	迈开大步往上闯	抓住贾氏名秀英
怀中衣带拍拍响	贾氏栽在地川平	防身宝剑亮出鞘
对准贾氏下绝情	举起宝剑要他命	落将下去就吹灯
周顺吓的兢兢战	连把徐哥喊一声	你今杀了贾氏嫂
人命官司了不成	千错万错嫂嫂错	话说错了悔不成
文标越说越生气	叫他早死早超生	公子急忙来相劝
不看鱼情看水情	水情鱼情全不看	你看兄弟周景隆
公子哀告多一会	却把文标软心中	防身宝剑藏在鞘
一把松了贾秀英	贾氏害怕往外走	文标又把贱人称
多亏表弟把情讲	快与兄弟赔赔情	

文标说：“贱人，你且慢走，你与兄弟赔个不是，就赦你无罪。”贾氏一听，飘飘下拜，口尊兄弟，嫂嫂话说错了，幸赖兄弟讲情。周顺说：“嫂嫂，兄弟不怪与你，请回绣房去罢。”贾氏一听，带领来姐回绣楼不提。文

标吩咐家将，拿几两银子到街上买几件衣服，来与我姑母兄弟换上。家将一听，不敢怠慢，即到街上买来了衣服拿进上宅，与周老夫人换上衣服。周顺也脱去破衣服，沐浴更衣起来。

公子净面衣更换	夫人一见喜心中	头戴俊巾多雅致
身穿可体宝丝峰	腰系丝绦双垂穗	薄底官靴足下蹬
方才是个花子样	这会好是宦门生	你在这里把书念
等到后来把冤伸	母子更衣用了饭	西方坠落太阳星
上宅以内把灯点	文标又把兄弟称	跟我走来跟我走
书房以里把身容	文标便在前后走	公子跟着后边行
往前正走来好快	书房不远面前迎	文标推开门两扇
走进公子东斗星	二人书房落了坐	吩咐家将点上灯

文标说：“兄弟，你在此安歇罢，明日你好念书。”文标说罢出了书房，公子送出，把门关上，坐在床榻，低头暗想，自己叫着自己名字。

公子闷坐书房中	书房以里好威风	纸糊天棚如雪白
墙上俱是细纸蒙	有些古画不爱看	只听谯楼起了更
眼望济宁把头点	连把干爷叫一声	活命之恩儿未报
两个儿子一对空	亲儿死在浇花井	替我周顺把命坑
东京汴梁出赦旨	我与干爹再相逢	干的亲的一个样
谁的儿子谁不疼	公子书房来道念	只听谯楼打三更
谯楼打罢三更鼓	眼望东京骂几声	蔡京害我周家苦
斩了周家满门庭	我若后来得了地	找那老狗把帐清
公子书房睡朦胧	忽听谯楼打五更	长杆挑去明天月
铁扫帚去满天星	一夜晚景天又亮	只听谯楼打五更
欲知景隆身后事	下回书里再说清	

第九回

失意子负托理家 徐文标保镖入京

诗曰：

周顺运不通 来在徐家中
方有存身处 又遇贾秀英

周顺来至文标书房，一夜晚景不表。天明亮了，周顺合衣而睡，站起身来，下了床榻，推开房门。家将端来一盆净面水，道：“周少爷，净面。”周顺洗面已毕，家将即忙将酒饭端至书房。周少爷用早膳毕，苦坐寒窗念文章，暂且不表。周老夫人上宅安身。再表文标出了上宅，急来书房，开门走进房来，周顺欠身离坐，二人对面坐下，说：“兄弟，好好念书，单等后来替你周家报仇。”周顺说：“哥哥，不必挂心，我用心念书是了。”

文标书房把话明 连把兄弟叫几声 若是用心把书念
出了赦旨你进京 连科三场得中了 好替你家把冤伸
拿了蔡京先杀死 刮骨熬油点天灯 高俅犯在你的手
不砍千刀你别容 拿了杨俭和童贯 一刀一个脖子平
文标书房来讲话 公子又把徐哥称

周顺说：“哥哥，我就在这书房存身亦就是了。”文标说：“你房门总要小心，走漏风声，那时悔之晚矣。”书要剪断。周顺在文标家中，过个新年。此时正在二月天气，文标上街置买东西，遇见保镖的伙伴众家。伙伴说：“徐教师，我们承揽了一件买卖，二十八个驼子送进东京，有徐教师，人家才顾呢。你若不去，人家不顾。”文标说：“多少银子？”伙伴说：“二十五两给你，剩二十五两，共五十银子。”文标说：“我家有事，等我回家与我母亲商量商量，叫我去，我就去，叫我不去，我就不去。”伙伴说：“徐教师，你本领既好，当去的。”文标说：“你们先回去等我，我回家去。”不多时，到了家，进了上宅，向娘亲姑母说道：“为儿要上东京保镖，去得去不得？”徐夫人说：“我儿不去便好，现今你家表弟在俺府中，他家犯了灭门之罪，若走了风声，拿进官衙，那有他的性命。我儿你可别去。”文标说：“娘亲，儿就不去了。”周老夫人说：“姐姐，侄儿进京保镖，叫他去一次，一来挣些银子，二来打探了周家的官司。”徐老夫人说：“这好呢。姑母叫你去，你就去罢。”文标一听，立时更衣，头戴英雄绸帽，身穿锦绣衣，腰束洋绉搭包，下穿骑马兜包，下穿骑马兜腰滚裤，足蹬快靴，带上防身宝剑，挂上标囊袋，藏上三口金镖，辞了娘亲姑母。二位夫人说：“好呀，多加小心。”文标说：“二位娘亲、姑母不必挂心。”文标又来至书房，见了周顺，说：“兄弟，你在书房好好用功，我进京保镖去，再打听打听你周家官司出了赦旨未有。若出了赦旨，大比之年你好进京科考。如若老天保佑你，得一官半职，好替你周门报仇。这住着书房，大门别出，我一派家业交与你执掌。”周顺说：“谨遵哥哥的话。哥哥进京，路上多加小心。”说罢送出书房。文标又上了绣楼，见了妻子贾氏，说道：“贤妻，我要进京保镖，一派家业交与表弟照应，你这老娘们宜恭敬，且不可得罪我那兄弟。”贾氏说：“丈夫你去罢，去年那一次就把我吓破胆子了，我怎敢得罪你那兄弟？”文标不言，离了绣房，来在二门，家将拉过马来，备了鞍褥，带上嚼环，接过坐马，拉出府门。顿时来见了众伙伴，开完镖单，插上旗子，众伙伴一齐

上了坐马，喊着号令，走下来了。

文标上了马能行
一街两巷闹哄哄
老王回头叫老赵
恨不得走进京城
一直走出西门外
恨不一时走进京
论走也得多几日
早日清晨就登程
见些才子去赶考
多时进了东京城
入水登舟从此过
有坐松林面前迎
说在此处住下罢

伙伴用力喊连声
老张回头叫老李
冯二大姐叫老公
不言众人把呆卖
顺着大路快如风
人要腾空马生翅
噜噜 困明公
走些高低芳草路
为的进京求功名
书要翦断方为妙
入山也从山中行
文标马上开言说
下回山下大交锋。

保着驼子街上走
老田回头叫老丁
看着众人做买卖
文标催马往前行
啦啦马跑还嫌慢
心急要进汴梁城
天到黑了就住店
过些村庄府县城
文标行走一个月
 啰啰不中听
往前正走抬头看
连把伙伴叫一声

第十回

野蟒川阮英亮相 守空房贾氏怀春

词曰：

文标往前正走 迎面有坐山林
叫声伙伴加小心 此处贼寇成群
众人闻言害怕 只得慢慢前行
山上上来了一英雄 叫人胆战心惊

西江月罢，书接前言。且说文标来在山下，一声高叫，众伙伴听真，山东地面，逢山有寇，松林藏贼，大家俱要多加小心。明公若问这叫什么去处？路过野蟒川，长有五十里。文标说多加小心，伙伴说押着挖子在后，我们在前。文标说：“大家往前走罢。”不多时，进了松林。定有十数余里，迎面来了一人，丹田用力一声发喊：“呀呀，好无名小辈，路过野蟒川，若有金银财宝，与我留下。若是牙崩不字，叫你刀下废命。”众伙伴一见，说“不好了”，勒回坐马，来至文标面前，口称徐教师，不好了，前面站着一位身穿纺丝夹袄，扭门扭口，只花朵朵，巧女织成的，下穿纺绸骑马儿腰滚裤，足登薄底快靴，背后斜插单刀，长有三尺，宽有三寸，砍硬钉削铁如泥，晃眼难睁，藏在皮鞘，刀尖朝上，刀柄朝下，背在身后。尖咀猴腮，抠扣眼睛，面如瓜皮，炼就软硬工夫，闪展腾挪，学会七十二把神拿手。文标一听伙伴说，倒气的是肝胆皆炸，火撞前胸，将坐马一催，在阮英面前把枪端起，对正了阮英分心便刺。阮英不慌不忙，做就地十八滚的故事，来至文标坐马左边一探，腕子照着文标的手腕稍一捏，文标在马上咕咚栽倒地上。阮英从背后抽出钢铁单刀，说道：“好无名小辈，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你快快对我讲来。”

猴子单刀举在空	连把小辈问一声	家住那里名和姓
或住乡间或住城	爷姓什么娘甚氏	弟兄几人对我明
文标听了这句话	大胆强盗你要听	问我家来家也有
不说家哪表我名	武松单刀擒方腊	灭了梁山那盏灯
子不言父是正理	我若不说怎知情	我父梁山是好汉
他老名字叫徐宁	我的娘正阮氏女	名叫文标号振中
阮英听了这句话	钢铁单刀一韬擦	双膝跪在地川平
姑表哥哥叫几声	千错万错兄弟错	表弟错了对谁明
你当我是哪一个	我说家乡表表明	我父也是梁山后
阮洪方是他老名	我的娘亲徐氏女	我的名字叫阮英
文标听罢心欢喜	心中掌上万盏灯	开言又把兄弟叫
你听我细说分明	只想今生难见面	那知今日两相逢
我的姑母身康泰	居家大小可安宁	

文标说：“我当你是何人？原是表弟到来。兄弟你今年多大了？阮英说：“十五岁了。哥哥你今年多大了？”文标说：“十八岁了。”那位爷台，你这说书的无理。他姑表亲戚，怎不认得呢？爷台有所不知，阮英从小上过他家一次，后来自从武松单刀擒方腊，灭了梁山，那些老英雄东逃西散，他哥俩十余年未见面，怎能认得。阮英说：“表兄，你往那去？”文标说：“我上东京保镖去，路过此处。兄弟你在这作什么？”阮英说：“我在这作一买

卖。”文标说：“兄弟你为何作这样事情？不如你到我家去，有的是银钱，你用不了的。”阮英说：“哥哥，你家住哪里？”文标说：“家住在济宁，北门有一片老舍，那就是你哥住宅。”阮英说：“离这有多少路程？”文标说：“到那里也有一千余里。”阮英说：“哥哥，你走有多少日子？”文标说：“走有三个月。”阮英说：“若叫我走，不够我一天的。”文标说：“你怎这样快？”阮英说：“哥哥有所不知，我是追风赶日飞毛腿，两头见日能走八百里。若不见日能走一千。”文标说：“你真这样快，我有事情托你到我家探望探望。我那表弟名叫周景隆，他是东京汴梁吏部天官之后，被奸臣所害，害死满门家眷，他逃出京城，现在我家念书。你去探望探望，免哥哥挂心。”阮英说：“你表弟与我一样亲戚，更当前去探望。”说罢二人拜别。阮英说：“你去保标，我到你家走走。”文标带领伙伴，一齐搬鞍认蹬，保着驼子去了。

众家伙上能行	撒鞭打马快如风	撒鞭打马还嫌慢
心急要奔东京城	夜宿晓行非一日	饥餐渴饮停一停
论走也得多少日	啰啰困公明	我若说到他就到
他若不到也不中	眼前来至汴梁城	保着驼子送进京
文标进京且不表	将书裁开另一名	押下一头表一尾
押下一桩表一桩	回来不把别人表	文标妻子贾秀英

诗曰：

说起贾秀英 绣楼暗叮咛
连把来姐叫 快到书房中

话说贾秀英在楼上，坐的闷闷无聊，出了楼门站着。四外看看，只见书房门外站着一人，正是周顺。贾氏一看原是周顺，不像年前那个样子。年前是个花子，如今好像左金童子。公子站了多时，转回书房。秀英见周顺回书房，他也回到楼中，坐在床榻，思想周顺那个样子，真也叫人可爱。这就是饱暖生淫欲，饥寒发盗心。贾氏坐在床上，想起周顺来了。

贾氏楼上细叮咛	想起公子周景隆	眉清目秀真好看
地角方圆满天庭	头上俊巾双飘带	后来定然早题名
一件褙衣穿身上	红绒绦系在腰中	世上哪有这样俊
好像上房左金童	又像西厢张君瑞	眼前缺少美莺莺
都说吕布长的俊	眼前缺少凤仪亭	奴家就爱读书客
不爱文标武将封	奴家若得周郎配	不穿绵袄过几冬
贾氏就把春心动	小心眼儿几咕咚	燕语莺声开言道
连把来姐叫一声		

贾氏思想多时，叫道：“来姐快来。”来姐说：“大婶叫我做什么？”贾氏说：“叫你到书房，把你周二叔请来。”丫环一听，不敢怠慢，出了绣房，来至书房，说：“周二叔叔，我大婶子叫我来请你有话说。”公子说：“天黑了，等明日早晨我去，有什么事也误不了。你快回去吧。”来姐一听，急忙回了绣房，说：“大婶子，周二叔说今日暗黑了，明日早晨就来。有什么事也误不了。”贾氏一听，低头暗想：读书人心多，不如我写封情书与他送去。贾氏吩咐来姐取笔砚伺候。丫环一听，不敢怠慢，即把笔砚拿来，又拿一张纸放在桌案以上，将墨研开。贾氏提笔在手，上写公子周贤弟，你表兄保镖未在家，剩下嫂嫂我自己，你在青春我年少，我二人配对夫妻，我与你黄金戒指为表记。将书写完，俱包在一块，叫道：“来姐，这有些好东西，

与你周二叔送去。不许你拆开。”来姐接在手中，只觉甚重，亦未知甚么东西。下了绣楼，来在书房。说：“周二叔叔，我大婶子又叫我与你送件好东西来。”公子一见，接在手中，打开瞧瞧，有黄金戒子一双，上边有字。公子从上而下看了一遍，说道：“嫂嫂你是饱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我表兄待我恩情过重，我周顺焉能作出此事？嫂嫂你不该败坏我哥哥门风。”越想越气，火冲前胸。说：“丫环你走前来。”丫环一听，心中说道：“我周二叔看中我了？”笑嘻嘻的走至近前，说道：“周二叔叫小丫环说什么？”公子说：“你来，付耳过来。”丫环就付耳过去。公子气冲斗牛，举起巴掌照着来姐拍打了个嘴巴。“好奴才，你与我滚回去”

公子见了书一封	顿时火起撞前胸	巴掌举起往下打
照着丫环不留情	打了一个大嘴巴	丫环哭啼往外行
出了书房急急走	绣房不远面前迎	迈步就把绣楼上
连把大婶叫几声	天气黑了你不睡	找二叔有啥事情
人家送礼都领赏	娇娘送礼领了疼	哪个字儿写错了
惹的二叔把气生	二叔生气不要紧	打个嘴巴真不轻
贾氏说打就是爱	不打不骂没响应	说到此处住一住
下回书中接着听		

第十一回

荡妇登门戏书生 阮英隐形察奸情

词曰：

贾氏秀英女子 自己坐在房中
想起公子小书生 不由淫心发动
这才梳洗打扮 迈步下了楼梯
来至书房门外中 想要进去不能

话说丫环被公子打了一个嘴巴，疼痛难忍，跑回绣楼，说：“大婶呀，你看看我这脸，却都肿起来了。”贾氏低头，心中暗想：周顺呀，你不来还罢了，你不该打我的丫环。又想到，他是读书的人，心多。嫂嫂要有此心，你自己不会来？不该打发丫环来。贾氏说：“来姐，你周二叔当真打你么？”来姐说：“大婶子，你看看我嘴巴子还肿呢。”贾氏说：“当真把你打了，我替你出气去。你与我拿过梳妆盒镜架来，打扮打扮好去找你周二叔问问他为什么打你。”丫环一听，不敢怠慢，将梳盒拿来。贾氏连忙在床榻上打扮起来。

贾氏秀英慌了神	梳洗打扮爱杀人	头上青丝挽水卷
金绒红绳扎头心	一缕青丝分三缕	后边燕尾尖又齐
前梳昭君来出寨	后梳保驾武共文	左梳燕子二朝水
右梳蝴蝶串山林	蚂蝗戏水来好看	又有童子拜观音
中章头发分一缕	梳个小庙三尊神	若问神圣何人也
刘备老爷与赵云	周围还有乱头发	好似旗杆竖山门
山门两傍一付对	上联下联梳的真	横边梳着几个字
几个大字武圣人	七根小簪别北斗	两朵金花押鬓门
鬓边又戴花两朵	一付环子在耳轮	南来宫粉净了面
鲜明胭脂点咀唇	水汪汪秋波花含	两道细眉尖又尖
元宝花耳灯笼坠	光有灯笼没灯心	灯笼要点洋油蜡
吃烟烧了耳朵唇	上穿一身莺哥绿	周围俱着绦子围
外套坎肩摹本缎	院围俱是金绦子	红袖中衣大四副
内扎不漏花汗巾	二鬼把门盘脚带	分出青红赤白黑
十字绣成马连垛	周围俱把脚面围	穿双绣鞋沙木底
中间悬空不沾尘	绣鞋扎了花两朵	两朵绣花爱杀人
鞋尖扎了大蝴蝶	扎个蝴蝶落花盆	你说蝴蝶怪不怪
夜间常常住花林	鞋帮扎棵大白菜	扎了个碧绿爱人
你说毛虫怪不怪	偏偏爱吃白菜心	金线镶口绦子围
绣的还有蝴蝶飞	听说要办小脚会	不是会头说我瞎
贾氏打扮多完毕	忽听谯楼一更催	

贾秀英打扮完毕，忽听谯楼一更之时，说：“来姐呀，你睡了罢。我上书房找你周二叔算帐。我问他为什么打你”，来姐说：“大婶子你不要去罢！”贾氏说：“怎么不去。”来姐说：“大婶若到在书房，好有一比。”贾氏说：“比什么？”来姐说：“好比抱着西瓜上老爷庙。”贾氏说：“此话怎讲？”来姐说：“与周二叔解渴去。”贾氏说：“你这狗奴才不许多说，还不睡。”来姐睡去不提。贾氏推开门，站在绣楼，慢闪秋波，往书房送了一目，只见

书房掌着灯光，听见周顺在里念书，语音却甚好听。

贾氏站在绣房门	看见书房秉灯光	听见公子把书念
年纪轻轻音洪亮	我今若把书房进	会会知心小周郎
我与兄弟天地拜	俺们二人围圆房	今日洞房花烛夜
小奴叫他开开张	开张带上香油醋	叫他酸甜苦辣尝
贾氏门外来道念	忽听谯楼二鼓忙	押下贾氏且不表
再说周顺少年郎		

贾氏站在绣房门外，忽听谯楼二更之时，合府的家将过多，我去早了，如若有人看见，此事不便，等至三更再去不晚。贾氏在这站着不提。且说周顺在书房用功，只见门外霞光万道，瑞气千条，闪出一行字迹，上写“行善有馀庆，作恶不久长，好心敬天地，死后作城隍”。这是死去周义前来显魂。周顺看了多时，跪在尘埃地上。

公子跪在地川平	看见一人甚威风	黑色乌纱头上戴
身穿员领袍大红	象牙朝枢怀中抱	五绺长须飘胸前
腰中紧系白挺玉	薄底官靴足下蹬	看罢多时认得了
是我爹爹来显灵	公子叩头忙站起	连把爹爹叫几声
你老死去只愿你	为儿出头万不能	表兄保标汴梁去
嫂嫂行出贱事情	表兄待我恩情重	焉能给他败门风
欺兄占嫂该何罪	万剐凌迟罪不轻	老爷一听这句话
叫声冤家你是听	为父言语对你说	要你牢牢记心中
千万别作下贱事	怕是钢刀废残生	公子一听这句话
连把爹爹叫几声	你老门外等等我	为儿跟你去伴行
你今不把孩儿带	不是投井就悬绳	周义听了这句话
叫声我儿周景隆	不要散心把书念	后来能把冤仇伸
东京汴梁出赦旨	科考好上汴梁城	一脚蹬番上龙背
能中爷家状元红	替俺周家把仇报	好拿高俅老蔡京
拿住一个斩一个	拿住二名斩二名	老爷嘱咐多一会
忽然刮阵大神风		

话说周义在书房门外，刮了一阵神风，踪影皆无。周顺一见，叩头站起，只听谯楼鼓打三更之时，公子站在门外，呆呆发愣。背后来了一人，上了书房。那位说何人来了？上回书房说的明白，猴子阮英在野蟒川遇见徐文标，叫他回来探周顺，这就是阮英来了，站在书房梁上。这位爷学会穿墙越屋，登房踏高楼，如走平地一般，俱会闪展腾挪，死中求活，能点七十二道穴，分筋络七十二把神技，无所不通。这位爷是地煞转世来。阮英顺着瓦垅。往下做个翻筋斗的故事，使了金挂钩鱼的架势，脚尖朝上，身形一耸，往屋里一看，照着灯光，心里暗想：这是何人的房宅？我下去瞧瞧。把脚尖一松，又做个翻筋斗的故事，站在地上，穿钉的鞋沾地不能响了，好像四两棉花一般。阮英抬头一看，推开门我进去瞧瞧。迈步进了书房。只见点着一盏灯，在桌案以上，遗有书籍。又一探手，把烛花掏下在捺地上。此时外面来了一人，正是周顺回来了。阮英闪开夜光眼，一看来了个书呆子。阮英说：“他若看见，早把他吓死了。我这样三分人七分像鬼。”想寻个地方躲躲才好，抬头一看是三间书房，有个过海大梁，在上头蹲蹲，听他说些什么。这位爷把身形一耸，蹲在梁上。他也看不见我，等他进屋住了，我再出去不提。且说周顺进了书房，把门关上，来至床沿落坐，长吁短叹一声，暗道：嫂嫂呀，

你不该差人送封情书黄金戒子。若叫我表兄知道，哪有你的活命。说罢将情书藏在笔筒以内，还是念书，这且不表。且说贾秀英只听谯楼打了三更，莲步直奔书房，调戏周顺来了。

贾氏忽听打三更
咚咯咚咯响连声
用手推门推不动
金莲会倒好几层
窗棂以外忙站定
用手捅个小窟窿
只见周顺把书念
不黑不黄白书生
男人像个女人样
小心眼里打调停
叫声兄弟开恩罢
即把嫂嫂叫一声
贾氏闻听这句话
直到如今未回城
死了文标人一个
风风流流过几冬
文标本是梁山后
不穿绵袄过几冬
未从行事想一想
想要应承万不能
怀抱西瓜无处送
明公莫急往下听

书房调戏周景隆
往前正走来的快
书房关个紧腾腾
要回绣房走不动
舌尖舐破纸窗棂
做个木匠来吊线
模样长的似玉成
大大眉毛黄白净
好像上房左金童
燕语莺声开言道
嫂嫂站的腿弯疼
天至三更不睡觉
连把兄弟叫一声
到在招商并旅店
嫂嫂与你拜花灯
小奴就爱读书客
看不直的瞪眼睛
公子听了这句话
这事当行不当行
贾氏听了这句话
你真是个傻相公
下部书内说的是

金莲移动往前走
书房不远面前迎
转过身形往回走
窗外去看周景隆
急忙又伸描花腕
一个眼合一个睁
长的不高也不矮
尖尖下额大眼睛
贾氏越看越爱看
连把兄弟叫一声
周顺闻听这句话
来到书房何事情
你哥保镖三个月
必定是把疾病生
叔嫂二人拜天地
不爱文标受武封
兄弟若应这件事
连把嫂嫂叫几声
嫂嫂快快回去罢
兄弟连连叫几声
说到此处住下罢
兄弟大闹济宁城

第十二回

贾秀英千调百逗 周景隆洁身拒淫

词曰：

好个猴子阮英 来至文标家中
书房门内耳边听 来了贾氏秀英
一心要成连理 难舍公子景隆
怒恼猴子小英雄 举刀要下绝情

这首西江月叙完后，有一段思想，明公不嫌叙耳，在下慢慢的道来。

七星北斗参共辰	上有日月照的真	日月如梭催人老
忙了世上多少人	春种秋收荒草地	冬夏长青松柏林
东海年年添新水	西山层层拥浮云	汉朝有位诸葛亮
明朝有位刘百温	河南汀州文王墓	山东曲阜圣人坟
如今山水仍然在	去了争名夺利人	明公不信郊外看
土下埋的土上人	且把闲言书归正	要听还是开正封
上部说的那家话	再把那家明一明	

闲言提过，书归本传。上回书说到哪个回头？论到哪个节目？上回书说的是周顺母子在法场被神风刮出，落在荒郊，讨饭到了济宁州，遇见尉迟肖、徐文标，俱在上回书说的明白，暂且不提。且说周顺在徐文标家中居住，文标上京保镖未回。六月天气炎热，周公子在书房读书，心中闷闷，在书房门外凉爽凉爽。绣楼上系文标女人贾氏名秀英，推了楼门往外观看，只见周顺在书房门外站着，观看他那模样，就起了一片淫心。回至绣楼写了一封情书，差了丫环往书房送去。周顺见了情书，恼怒在心，把丫环打了一巴掌。丫环跑回房中，说了一遍。贾氏闻听，淫心难按，无奈自己上书房去了。

贾氏迈步往外行	下了扶梯十三层	心急只嫌走的慢
书房不远面前迎	用手推门推不开	连把兄弟叫一声
开门来呀开门呀	嫂嫂站得苦腿疼	公子闻听这句话
忙把嫂嫂叫一声	天到三更不睡觉	来至书房甚事情
若叫表兄知道了	跳在黄河洗不清	贾氏闻听这句话
又把兄弟叫一声	哥哥保镖三个月	直到如今未回城
他若到在汴梁府	想必死在东京城	死了表兄人一个
嫂嫂同你拜花灯	二人同把洞房入	风风流流过几冬
奴家就爱读书客	不爱文标武将身	兄弟应我这件事
不穿绵袄过几冬	公子闻听这些话	连把嫂嫂叫一声
未从行事想一想	这事当行不当行	表兄待我恩情重
想作此事万不能	尊声嫂嫂回去罢	有人瞧见了不成
贾氏闻听这句话	好心兄弟叫几声	我的西瓜无处送
我看你是不近情		

且说猴子阮英在书房大梁上蹲着呢，听见门外来个女子，是作什么的？半夜三更不睡觉，来此叫门？想必与这书生有私情。我在这梁上头等着他，若与她开门，我叫他脑袋搬。若不与她开门，真是千金不换的朋友。阮英这是心中之话，不提。且说周顺在书房独对灯烛，好像孤雁叫群，有恐惧之心。贾氏在外边叫门，说道：“兄弟呀，你快开门罢，天也不早了。”公子说：

“ 嫂嫂，你快回去罢。我表兄目下就该回来了，你想我开门，实实我是不能的。”贾氏说：“兄弟，你当真不开门，我就要走了。”

贾氏说走仍不行	一心挂念周景隆	尊声兄弟开门罢
嫂嫂与你两相逢	若与嫂嫂行此事	不枉阳关来超生
公子闻听这句话	叫声嫂嫂你是听	你今若是不回去
怕你站到大天明	贾氏说道莫错过	只当修好济阴功
等你表兄回家转	咱俩定个计牢笼	害死文标人一个
一派家业与你擎	尊声兄弟应了罢	嫂嫂来了半夜工
人生酒色与财气	几辈古人对你明	吕布也把貂蝉戏
张生跳墙戏莺莺	洞宾曾把牡丹戏	荒郊以外相过逢
梨花长的容颜好	配了杨樊把亲成	梨花害死丑杨樊
两军阵前去出征	两军阵前去出马	遇见丁山把亲成
恩爱夫妻古来有	何只你我人二名	兄弟你今想一想
此事当行不当行	公子闻听开言道	嫂嫂说话不中听
露水夫妻常常有	那个见他过百冬	回去罢呀回去罢
谯楼不久打四更	贾氏闻听兄弟叫	广读四书不聪明
低下头去就有计	一条妙计上心中	燕语莺莺开言道
连把兄弟叫一声	休当嫂嫂来戏你	你哥哥来书一封
我来特把家书送	烦劳兄弟看分明	

诗曰：

贾氏门外站 暗定计牢笼
哄信周公子 迈步往里攻

言归本传，闲话不提。且说贾秀英暗想一计，说道：“兄弟，休当嫂嫂前来戏你。你哥哥不在家中，嫂嫂试试你的心事如何，我好与你讲讲事情。昨日你哥哥在东京汴梁寄来一封家书，为你周家的事，上写赦你周家无罪。嫂嫂前来与兄弟道喜。我今对你说了实话，兄弟你再不开门，嫂嫂真要走了。”周顺闻听，满心欢喜。下了床榻，说道：“嫂嫂，你且慢走，我与你开门就是了。”贾氏说：“我站的腿痛，要走了。”公子说：“就开门。”伸手把门开了。“嫂嫂，书在那里？快交与我。”贾氏站着门首，道：“等我进进来，有多少看不了？”公子说：“夜静更深，不必进来，如若有人看见，你我难洗清白。”贾氏说：“念书的人心也太多，我与你送书信来，有什么不清白事？”说着往里竟进书房来了。

贾氏定个计牢笼	公子开门门欲封	贾氏急急往里进
公子退步有余零	贾氏迈步书房进	回手又把门来封
急忙上前开言道	连把兄弟叫几声	嫂嫂定的终身计
想不答应万不能	周顺吓的兢兢战	好心嫂嫂叫一声
今日晚上放过我	只当买雀放了生	公子哀告回身走
后跟贾氏名秀英	一个跑来一个赶	好像十五走马灯
二人书房团团转	再说梁上小阮英	等一时却把梁下
叫你看看活春宫	打个箭步把梁下	上前抓住贾秀英
按在书房平川地	钢铁单刀举在空	公子吓的兢兢战
上前就把胳膊擎	必是神仙下了界	这样相貌令人惊
不用人说知道了	不是刺客定英雄	公子跪在平地上
好心大爷叫几声	你若杀了贾氏嫂	人命官司了不成

夜晚行刺该何罪
只当买鸟放出笼
水情鱼情全不看
阮英这才把手松
阮英上前踢一脚
只觉浑身上下疼
迈步就把绣楼进
团团肿的一块青

表兄回来岂肯容
不看金面看佛面
暂且看我周景隆
贾氏脱身往外走
踢出十步有余零
哪来穷汉好大胆
慌忙这才掌上灯

今日赦了贾氏嫂
不看鱼情看水情
公子哀告多一会
开了书房往外行
披头散发往外跑
踢我一脚真不轻
脱开衣服看一看

且说贾氏低下粉颈，心中暗想道：周顺，你应不应到还罢了。你这个穷汉子踢我一脚，起了一块青伤，等我丈夫回家，与他言讲，说你周顺起了不良之意，强与奴家成亲，小奴家再三不允，打了我一块青伤，我能害死周顺，去了我眼中之刺，肉中之钉。

贾氏低头暗叮嘱
不该这样伤我身
定计对他说一遍
叫你早死早超生
公子跪在那平地
或住村庄或住城
阮英闻听这句话
不说家乡表表名
阮洪方是爹爹讳
也在梁山受过封
英雄都把梁山下
未有多言对你明
不是东京发来将
我也表表姓与名
住在湖广彬州府
爹爹作官在东京
爹爹名字叫周义
诰命夫人受皇封
爹爹作官多激上
一本奏到老徽宗
我父官职削去了
拿我周家满门庭
法场放了三声炮
救出母子人二名
万般出在无可奈
遇见文标徐表兄
我在书房把书念
嫂嫂行出这事情
阮英闻听这些话
他是公子周景隆

骂声公子周景隆
等你哥哥回家转
闻知他必恼心中
贾氏暗恨且不表
好心大爷叫几声
爹姓甚来娘甚氏
拉起公子周景隆
我父本是梁山后
我的名字叫阮英
武松独背擒方腊
西的西来东的东
公子闻听这句话
不是拿我周景隆
尊声英雄听仔细
向阳大街有门庭
子不言父是正礼
吏部天官字会卿
亲娘生我叫周顺
得罪奸党人几名
徽宗皇帝失了正
随后又发二千兵
绑了一百另三口
惊动老天刮神风
母子刮在荒郊外
逃难来在老山东
从头至尾通名姓
哥哥保镖到了京
三三见九实情话
纸糊灯笼肚内明

应与不应还罢了
我也定个计牢笼
他若杀了小周顺
再说公子周景隆
家住哪里名与姓
兄弟几人对我明
问我家来家也有
我若不说哪知情
我娘本是徐氏女
灭了梁山那盏灯
我说这是实情话
心中好似掌上灯
他若梁山真好汉
我将家世说个清
有家姓周本是我
我若不说怎知情
娘亲也是徐氏女
先生送号叫景隆
众家奸党去上本
只信奸党不信忠
人马发到彬州地
发近汴梁废残生
神风刮了两三阵
苏醒多时又复生
那日大街正在走
留在他府把身容
进京去了三个月
未有虚言诉假情
不用人说知道了

阮英说：“不用说了，你必是徐文标的姑表亲戚。我在野蟒川见了徐哥一面，他上东京保镖去了，叫我回家来探朋友。周大哥，你真是千金不换的

朋友。今日晚上你若是与他开门，你这脑袋早已搬了家了。看起你这人，真也不错，真也可交。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公子说：“我今年十六岁了。”阮英说：“你真是哥哥了，我今年才十五岁，我有心与你八拜为交，不知你心下如何？”公子说：“我家犯了灭门之罪，哪有心与你八拜为交。”阮英说：“你看我这样子是嫌我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你别看我生得这样子，老兄弟有点本事。我学会攒跳跃闪展腾挪，死中求活分筋错骨，七十二把神技。我是两条追风赶日飞毛腿，两头见日能走到八百里，若不见日头能走一千里。我是两眼夜光珠，夜晚走道面前来两个人，隔着五百里，能看出他有麻子无有麻子来。”公子说：“你有这样能耐，还不知我在济宁州遇见那朋友。”下回分明。

第十三回

结弟兄同生共死 才相见即刻别离

词曰：

说起猴子阮英 吓走贾氏秀英
书房以内问真情 才知公子景隆
二人通罢名姓 立时就要起程
约定明日再相逢 来了徐氏表兄

西江月罢，后有一段相随，明公落坐细听在下慢慢的道来。

天上星多月不明 地上道多分西东 山高石广金玉少
世上几人君子行 空中飞禽朝朝过 想见凤凰万不能
獐猫野鹿满山跑 未见麒麟把山蹬 几句闲言书归正
接连上回书半封

这几句闲言勾开，接上回。上回公子说：“你有这样能耐，我在济宁州东门外有一个朋友，名叫尉迟肖。他身高一丈二，背阔尺半，横眉圆目，怪肉恒生，青筋叠起，两个眼睛有茶碗口大小，眼珠子好像剥了壳的鸭蛋点了两个黑点一般。那是我叩头的大爷，到后来能替我周家报仇。你若能替我周家报仇，等明日买些香烛纸马，再找些有本事的，拜弟兄叩头亦不为晚。”阮英说：“好兄弟，叩头不要人多，人多心不齐。俺哥俩永好，亦不用看好日子，你是大哥，我是老兄弟。就对着这孔圣人俺哥俩拜为生死弟兄好不好呢？”周顺说：“弟兄说好便好，今日就是黄道吉日。”上前拉住老兄弟，跪在圣人牌前对天明誓。

周顺拉住小阮英	跪在书房地川平	公子说忙把头叩
就如同胞一母生	你娘死了我穿孝	我娘死了你陪灵
若有三心共二意	老天打雷不能容	公子书房明下誓
惊动好汉小阮英	好汉闻听心欢喜	大哥哥语我爱听
弟兄今日把头叩	二人好比一母生	你若有难我去救
能救哥哥出火坑	别看你犯灭门罪	谁若拿你可不中
东京汴梁兵将广	那怕来至济宁城	不是兄弟说大话
一到疆场就成功	拿住一个杀一个	杀人只当切大葱
看你是个真君子	对起文标徐振中	从今以后结下拜
哪怕投火去投坑	若有三心共二意	死在千军万马营
小爷这才明罢誓	叩头站在地川平	弟兄二人同落坐
忽听樵楼打五更	樵楼打罢五更鼓	金鸡三唱到天明
长杆挑去明天月	铁帚扫去满天星	一夜晚景天气亮
猴子又把哥哥称		

阮英说：“大哥，天不早了。不久要亮，我要走了。”周顺说：“兄弟，你且慢走。我那还有一瓶子状元红酒，还未开瓶，俺哥俩喝几杯再走不迟。”阮英说：“等明日多整些菜，我才吃呢。今日晚上不吃，明日晚上再来。大哥你多整菜，等着我，也就是了，我要走了。”周顺说：“等我与你开大门。”阮英说：“俺兄弟走道不用开大门，专会穿房越屋。”正说话之间，这位爷掏脚步出了书房，说道：“周大哥，明日晚上再见罢。”

诗曰：

好个小阮英 说罢往外行
叫声周大哥 明日再相逢

且说阮英出了书房，穿房过院，立时踪影不见。周顺跟随在后，走出书房，说：“老兄弟慢走，大哥送你一程。”一望踪影不见，说道：“老兄弟，好快腿，出门就不见了。”阮英在房上看的明白，说：“大哥，你回去罢，我在这里，明日晚上，多多整些酒菜，我要走了。”将身形一摆，穿房过院，看看天气甚早，我在天沟睡一会觉，再走不迟。猴子睡觉不提。周顺见老兄弟不见了，自己走进书房，止灭灯烛坐在床上，左思右想，这事实也凑巧，这且不提。且说贾秀英躺在床上，朦着被子，咯咯呀呀的装病。来姐走至跟前，说：“大婶呀，天亮了，还不起来，咯呀的甚么？”贾氏说：“来姐，你不知我病了？”来姐说：“大婶呀，你得的甚么病？告诉我，我会与你请医生呀。”

丫环开口把话明	连把大婶尊一声	夜晚得的甚么病
说说病源请先生	贾氏闻听这句话	叫声来姐你是听
晚上忽然作一梦	梦见大叔回家中	走进绣房来拉我
浑身发麻骨头痛	丫环闻听这句话	尊声大婶你是听
你今得的思夫病	大叔不久回家中	大叔不是回家转
他先与你请先生	先与大婶把把脉	放针吃药病就轻
贾氏闻听这句话	连把来姐叫一声	

贾氏说：“来姐呀，你大叔若是回家，你看着他屋里去，别叫他到书房，先叫他上我这屋里。”自己暗想说道：“若是打架先动手，要想吃亏万不能。”贾氏拿定主意，暂且不提。再说文标往回行走，离家剩有一天路了，住在店中，夜晚作了一梦，梦见家中有大祸临身，想起表弟犯了灭门之罪，怕是走漏风声，拿进官衙，那时怎了？文标思想到这里，也没有睡着，竟早起来也不打点，也不用饭，更衣齐整辞了店主，出了店房，来至槽头近在打开坐马疆绳，拉出店门上了鞍轿，将坐马一催，走起来了。

文标心急不曾停	打马扬鞭快若风	打的坐马痛难忍
四蹄蹬开赛如龙	马如腾空人生翅	卷土飞空红日蒙
文标马上抬头看	眼前来至济宁城	催马加鞭把城进
跑过大街快如风	来至自家府门外	弃蹬离鞍往内行

文标来至自家门首，下了坐骑，徒弟们一见师傅回来，上前拉过坐马，遂又问：“师傅回来了，一向平安，路途多有辛苦。”文标回言说：“不辛苦。”又说：“你周二叔还在俺家无有？”徒弟说：“我周二叔还在俺家呢。”文标闻听此言，将心放下，迈步走进大门，穿房过院来至上房，开了门，走进上房，见了娘亲姑母，弓身施礼，口尊姑母娘亲，请问安否？二位夫人闻听，喜不自胜。周母说道：“侄儿回来了。”文标说：“侄儿回来了，多承姑母挂心。”夫人说：“侄儿，你进京打听俺周家官司，怎么样了？”“未出赦旨到还罢了，拿你周家风声太紧。”老夫人闻听此言，泪如雨下。说道：“昏君哪，如若不出赦旨，俺母子也不能出头露面了。”

周老夫人开口骂	骂声昏君无道龙	不该信宠奸妃话
害俺周家甚苦情	忠臣谏言全不信	只信奸党老蔡京
只顾把那忠臣害	万里江山怎安宁	夫人恨骂多一会
再说文标徐振中	迈步出了上房内	即到书房看分明
往前正走来得快	书房不远咫尺间	周顺正在书房坐

只听门外有人行	慌忙开门往外看	瞧见表兄徐振中
走上前去忙施礼	尊声哥哥可安宁	一路行程多辛苦
风霜劳碌去到京	文标还礼说声请	书房以里叙寒温
说罢谦恭往里走	小爷周顺在后行	书房以内落了坐
周顺又把表兄称		

话说文标与周顺进了书房，二人落坐。文标还未开言，周顺说：“表兄你这一路汴梁打听我周家的官司，怎么样了？”文标说：“若提起你周家的官司，一言难尽。不但不出赦旨，拿你母子风声更紧。”周顺闻听此言，心如刀搅。说：“我周顺也不能出头了。”长叹了一口气，便低头暗想昨天晚上，我嫂嫂写了一封情书，送在书房，还有黄金戒子为证。此处我也不能久住，如若叫我哥哥知道此事，大有不便。我若对他说了实话，他的皮气性如烈火，他若把我嫂嫂杀了，我周顺跳在黄河也难洗清白。能叫一人耽，不叫二人寒。话到舌尖留半句，想叫我说出实实不能。暂且不提。却说丫环来姐走进绣房，说道：“回禀大婶子，我大叔回家来了。”贾氏闻听，吓了一跳，说：“来姐呀，你大叔现在在哪里？”来姐说：“我大叔现在那书房与我周二叔叔谈呢。”贾氏说：“我把你这无用的奴才，我叫你看着你大叔回来，不叫他到书房，叫他先到我这屋里来。”来姐说：“我也未看见他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且不提。话说文标站起身形，迈步出了书房，周顺欠身离坐，送出书房门外。文标说：“兄弟不用送了，回去读书要紧。公子回在书房，文标忙向绣房走来，用手将门推开，走进绣房里面，只听贾氏哎呀哎呀蒙着被褥。文标一见，将身落坐，说道：“贤妻呀，你这怎的了？”贾氏说：“丈夫你可回来了，奴家也不能动转，我这也起来不得了”。文标说：“贤妻，你因何起不了？你对丈夫说来，甚么病证，我好与你调方下药，去请先生。”贾氏说：“我实实的不能说了。”文标说：“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不碎。吾也不走漏，你何不对为丈夫说呢。”贾氏说：“我若对你说了，怕丈夫生气。”文标说：“我不生气了。”贾氏说：“你若是真不生气，我就要说了。当你去保镖临走时节，将一派的家业里里外外你都托了谁人？”文标说：“我临时的要走，里里外外俱托了周顺照管着。”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贾氏恶语陷周顺 文标仗剑闹书房

词曰：

好个淫妇女子 暗暗定计牢笼
反说公子来调情 要害周顺性命
多亏猴子阮英 诉出底里根情
恼怒文标徐振中 要杀贾氏秀英

西江月罢，书接上回。却说徐文标对贾氏说：“我临行之时，里里外外俱托周顺照管。”贾氏说：“你这个也托了他，那个也托了他，难道说你妻子也托了他不成么？”文标闻听，气的个眉头火起，火撞前胸，贤妻呀，这话你从哪里说起来？

贾氏复又把话明	低下头去暗叮咛	我来恶人先告状
叫我吃亏万不能	丈夫你去三个月	有个下贱周景隆
五经四书他不念	来到奴的绣房中	他说你去三个月
想要回来万不能	他说你到汴梁国	必定死在万马营
说你住在招商店	必定就要把病成	死了丈夫人一个
他要与奴拜花灯	他要与奴成夫妇	风风流流过年冬
奴说行事想一想	这事当行不当行	表兄待你恩情厚
不该与他败门庭	欺兄霸嫂该何罪	按律凌迟罪不轻
他说露水夫妻好	几辈古人对你明	吕布曾戏貂婵女
张生跳墙戏莺莺	梨花容颜长的好	配了杨樊把亲成
害死丑鬼人一个	与那丁山把亲成	洞宾也把牡丹戏
神仙也要两相逢	他求我应婚姻事	只当修好积阴功
等着哥哥回家转	二人定个计牢笼	半夜之间把你害
要害丈夫徐振中	好马不备二鞍子	女嫁二夫不聪明
小奴本是贞节女	不肯与你败门庭	丈夫你若不深信
现有青伤作证明	贾氏揭起红绫被	文标这才看分明
不见青伤还罢了	一见青伤恼心中	周顺不该行这事
我不杀你本字更	防身宝剑亮出鞘	打个垛步往外行
慌忙进了书房内	一把拉住周景隆	按在书房地川平
手拿宝剑往上举	对准周顺下绝情	举起宝剑要他命
落下宝剑就吹灯		

却说贾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把文标气的肝胆皆炸，火撞前胸，好似洋子江中翻船，高楼失脚，滚跛了浪洋，撞破了天门，走了真灵，魂飞三千里，魄散九霄云。手拿防身宝剑，趋进书房，抓住周顺，按倒地下，举起宝剑，把公子吓了个胆裂魂飞，面如金纸。慌忙说道：“好心哥哥，你从头对我说了，再杀不迟。”文标说：“好个下贱东西，你还叫我说甚么呀！”

手抓公子怒冲冲	叫声下贱周景隆	我下汴梁保镖去
你不该戏贾秀英	哥哥待你却无错	行出此事不聪明
五经四书你不念	我看你是糊涂虫	今日要杀小周顺
与我贤妻解解疼	公子闻听这句话	眼望苍天打嗨声
不用人说知道了	这是嫂嫂把我坑	也算徐哥耳朵软

嫂嫂言语不该听
千错万错是我错
与我表兄说分明
酒后无德一时错

我未说出反赖我
自己错了对谁明
昨夜多喝几杯酒
得罪嫂嫂贾秀英

我跳黄河洗不清
错就错处往下走
走进嫂嫂绣房门

诗曰：

太太上宅坐 书房闹声哄
急忙前去看 吓个倒栽葱

四句闲言提过。却说徐文标与周顺正在书房正吵闹，周老太太在上宅听见，急忙上前观望。

周老夫人上宅坐
一到书房看分明
眼前来至书房外
要杀我儿小书生
为何要杀你表弟
连把姑母尊一声
嫂嫂未应婚姻事
打的浑身紫又青
夫人闻听生了气
侄儿呀你杀了罢
有心杀了周家后
我怎抬头见宾朋
千难万难难死我
一条妙计上心中
文标主意拿定了

忽听书房有人声
下了床榻往外走
看见文标徐振中
急忙上前两手抱
对你姑母说个清
周顺他是下贱货
他在绣房动武功
姑母你若不深信
骂声冤家小畜生
夫人说了几句话
他们周门断了根
再若收留我家住
到叫我一时发朦
把他踢出府门外
又把姑母尊一声

不知出了什么事
迈步出了上宅中
手拿宝剑要行刺
抓住文标不放松
文标听说这句话
他不该戏贾秀英
手打脚踢闹一阵
去到绣房看分明
不该作出这样事
到把文标难心中
有心不杀小周顺
难对我妻贾秀英
低头一想拿主意
想在我家万不能

徐文标闻听姑母一言，自己拿定主意，松了周顺，站起身来，说道：“好一个下贱东西，我有心杀了你，对我姑母不起，我今放你一条活命，快出我的府门。”公子闻听，两眼流泪，急忙跪倒地下，说道：“娘呀，俺母子不能见面了。”

公子跪在地川平
也算报孝送了终
两眼红的落下泪
好似钢刀刺心中
母子犹如孤灯灭
你叫为娘岂不疼
夫人栽倒地川平
文标一见心害怕
多归阳间少归阴
大家惊怔止住声
阿呀阿呀好声叫
夫人当时疯颠了
丫环闻听不曾停
母子好比一对鸟
又把徐哥叫一声
事要三思免后悔

泪珠滚滚满前胸
夫饶闻听闪眼泪
断线珍珠一般同
搅了几搅刹几刹
谁来添油拨拨灯
夫人哭到如酒醉
方才走的阳间路
连把姑母叫几声
仆女丫环闹哄哄
夫人还有一口气
不晓得的什么病
文标又把仆女称
手扶太太回宅去
你往西来我上东
今日周顺离你府
想要回来万不能

为儿叩上头几个
心酸一阵好伤情
为儿叩上头几个
油炸心肺一般同
为娘恩爱十六岁
一口浊气梗喉咙
这回进了阴司城
醒来罢呀醒来罢
个个进前太太叫
三魂杳杳回阳城
又是狂来又是疯
快将太太抬回去
公子叩头把话明
公子哭的如酒醉
我的言语你记清
我娘当作生身母

替我代劳好照应
坟头多添几担土
你执酒肴送送行
叩头站在地川平
急急走出书房去
公子这里忙回拜
文标咕咚把门封
公子大街心暗想

买口棺材把殓成
立上石碑标上明
也算姑表情肠好
公子迈步往外走
穿过宅院往外行
文标也在随后行
急忙就把门闩上
暗把徐哥叫一声

灵柩抬到荒郊外
多多买上几疋纸
养我靡记你有名
后跟文标徐振中
家将辞别问安宁
周顺刚出大门外
外面闪下周景隆

文标封上大门，上了门闩，公子在门外站着，心中暗想道：我徐哥若有回转之意，必定叫我回去，等了多时，叫道：“徐哥呀，你事要三思，免劳后悔呀。”

文标闻听把话讲
要想留你万不能
说到此处且住口

连把周顺骂几声
这回赶出公子去
下回书里再说明

我今把你赶出去
再要相逢路途中

第十五回

徐文标愁喝闷酒 小阮英大闹书房

词曰：

说起公子周顺 气实实不通
来在济宁把书攻 那知事又变更
无奈出了徐府 两眼泪流前胸
任马由缰往前行 只得凭天听命

却说公子在门外等候多时，文标在门里头听的明白，一声喊道：“我把你这下贱东西既然赶出，我悔的甚么？”说罢回了书房，掌上灯烛，心中亦是不悦。常言说的却好，人逢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猛然抬头一看，只见那处有个酒坛子，抱将过来，放在八仙桌上，一手打开，看了一看里边酒气香味触鼻，急忙拿过一个茶碗，又搬了一张椅子，坐在上边，他就喝起来了。一连喝了数杯，喝个薰薰大醉呀。

文标吃个醉酩酊	腹内展转不安宁	我本梁山好汉后
家中出了这事情	若叫外人知道了	我怎抬头见宾朋
文标吃酒来道念	心中暗恨周景隆	不论亲来不论故
不该败了我门风	按下文标且不表	再说公子小书生
拉马站在大门外	搬鞍认蹬上坐骑	提鞭加上催走龙
公子催马往前走	一心要出济宁城	催马出了东门外
门军随后把门封	打马加鞭往前走	不知南北与西东
我今舍了这一命	不知老天容不容	老天若灭周家后
叫我早死早脱生	舍了这把生灵骨	探探黄河几澄清
鸡蛋要和石头碰	欲出破头撞金钟	死了周顺无挂念
可叹娘亲一个人	娘亲若有好共歹	养儿多年落个空
马渴就把长江望	想起恩义老梁忠	都说救人有好处
你老救我白费工	可叹你老亲生子	给我周顺作替身
活命之恩无可报	不能守孝与送终	押下公子且不表
把书丢开另表名	再说徐府贾秀英	

按下周顺出城不提。贾秀英他在绣楼上道：“周顺呀，你若应了我婚姻之事，好呀不好，你怎不应呢。叫我丈夫把你赶出府门，真叫人可恨哪。”

贾氏独坐绣房中	天气晚了掌上灯	自己盘算小周顺
可叹二人未相逢	又是恼来又是恨	又是喜来又是惊
恼是未应婚姻事	恨是赶出府门庭	喜是书房见一面
惊是我反落了空	看来你是真君子	作出事情甚聪明
贾氏秀英来道念	再说文标徐振中	将酒喝个十分醉
靠着八仙睡朦胧		

却说文标将酒吃个十分大醉，靠着那八仙桌儿就睡着了，这些不提。忽然书房屋上来了一人，猴头狗像，这位爷顺着瓦缺往下伏着呢，脚尖朝上身形朝下，垂个夜叉探海的故事。把窗眼笼纸舐破，往里送了一目，看见周大哥喝酒醉了，在那桌上伏着呢。暗道：“他怎未等着我来独自吃醉了？我下去瞧瞧。”脚尖一松，做了个反斤斗的跟头站在地上，好像四两绵花落地，灯草灰一般，走上前去，将书房门推开，细看不是周顺，原是徐哥回来了。

“我周大哥哪里去了？要知心腑事，但听口头言。待我把他惊醒，听听声再作道理。”且说文标忽然惊醒，抬头一看，面前无人。说：“好下贱朋友，我怎还挂着你呢？”文标又说道：“你作这下贱情事，我把你赶出府门，我还挂着你作什么？”说罢，又酌了一杯酒，喝了又睡了。此时惊动猴子阮英，在八仙桌底下暗道：“哦”。是了，他说我周大哥是下贱朋友，待我去问问他。急忙出了八仙桌，喊道：“姓徐的，听真，你把我周大哥赶往哪里去了？”文标醉里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人。

诗曰：

好个小阮英 真也算愣怔
书房连声喊 惊醒徐振中

文标说道：“周顺是下贱朋友，被我赶出去了。”小爷说：“若提起下贱之事，叫我姓阮的一场好笑。”文标说：“我有什么把柄在你们手拿着？你笑的什么？”小爷说：“若提起那下贱之事，听我从头对你言讲。”

阮英开口把话明	尊声徐哥你是听	不提下贱还罢了
提起下贱难诉清	你上东京保镖去	野蟒川前相遇逢
我把表哥拿下马	你说家乡又提名	你说你是梁山后
姑娘表亲皆相逢	俺们两人来相认	你道表弟周景隆
他家遭了灭门罪	身藏现在你家中	你上汴梁保镖去
叫我探望周景隆	昨晚来在你的府	看见书房点着灯
周顺开门去见母	我才进你书房中	周哥见娘往回转
长呼短气打嗨声	我想他有亏心事	藏在梁上仔细听
周哥又把书房进	将门关个紧腾腾	他在书房把文念
外边来了人一名	我当他是哪一个	原是嫂嫂贾秀英
嫂嫂站在窗棂外	戏我大哥周景隆	开门来呀开门来
嫂嫂与你拜花灯	又说若与周哥配	不枉阳世来脱生
等你保镖回家转	他要定个计牢笼	贾氏哀告多一会
周哥只当耳旁风	并说嫂嫂回去罢	想要开门万不能
周哥说了关门话	嫂嫂说谎把人哄	你哥带来书一封
周哥听了是当真	急忙下地去开门	用手推开两扇门
嫂嫂狠往里攻	嫂嫂即把书房进	回转身去把门封
两手关上门两扇	回身抱住周景隆	周哥一见生了气
连把嫂嫂叫几声	未从作事想一想	怎对表兄徐振中
表兄待我恩情重	想要从你万不能	二人若是行出事
与我徐哥败了名	周哥说罢回里走	嫂嫂拉住锦衣裳
一个跑来一个赶	像那十五走马灯	我若不把大梁下
我能看见活春宫	打个垛步把梁下	上前抓住贾秀英
怀中一带拍拍响	按倒书房地川平	折铁钢刀亮出鞘
对着贾氏下绝情	周哥吓的兢兢战	两手擎刀不放松
你若杀了贾氏嫂	人命官司了不成	表兄如是回家转
这场祸事可不轻	不看金面看佛面	不看鱼情看水情
鱼情水情全不看	也看书生周景隆	周哥哀告我心软
我才放了贾秀英	嫂嫂吓的不顾命	站起身来往外行
我说这话你不信	贾氏浑身变了青	你说周顺是下贱
我看他是好书生	文标闻听说不信	猴子不该把我蒙

周顺已经招了供
坏我徐家好门风
阮英单刀拿出鞘
小爷野鸟把鸡蹬
上三路来下三路
云中龙敌水中龙
文标酒气往上攻
不分谁输共谁赢
大战会合十数回
别叫小贼逃了生

你说巧语我不听
防身宝剑拿在手
使个老君把门封
刀磕宝剑 啷响
一派寒光鬼神惊
文标本是英雄汉
看见阮英怒冲冲
小爷翻身把房上
文标又把家将称
小爷闻听哈哈笑

你与周顺定了计
对准小爷下绝情
文标夜叉打虎样
好像老君把火生
上山虎敌下山虎
阮英他是地煞星
急忙上前战一回
闪展脚挪玩的精
快搬梯子拿刺客
喊叫文标一大声

却说文标吩咐家将搬梯子拿贼，小爷闻听一声呵呀：“徐文标听见么？你把我周大哥与我寻回，俺二人万事皆休，你若不找周公子，我与你誓不两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十六回

怒不可遏阮英搬兵 远走他乡周顺被劫

词曰：

公子往前正走 遇见拐子王清
桥头一惯装鬼形 吓坏了小爷书生
劫去行人快马 抢去银子二封
心毒意狠不留情 浑身衣服抢的净

西江月罢，书接前回。却说小爷阮英闻听徐文标吩咐一遍，“一声发喊，呀呀，姓徐的听真，你快把我周大哥找回，万事皆休。如若不然，别说我要烧你忘八窝。我要走了。”说罢穿房过巷，搬兵去了，回来好与文标算账。且说文标只见小爷走了，踪影不见，自己回到书房，搬过酒瓶吃酒生气不提。再表周顺催马往前，走有二十里路，天已有三更之时，面前有一座大桥，桥底下有一个装鬼的在那蹲着。姓王名叫王清，穿的鬼衣，带的鬼脸。王清说：“我等了半夜了，也无人往这走。”王清正在自己念道，只听马蹄之声，心中欢喜，说道：“来了科考举子，等他到来，上了桥头，我把他吓下马去。”王清主意一定，暂且不提。周顺催马上桥头，往前正走，刚走至桥当中，王清从桥底下出来，啊呀一声，把周顺的马吓得往旁一闪，只听咕咚一声，把公子掉在马下，摔在桥头上，坐马还未跑开。那位爷台说了，马怎未跑？爷台有所不知，这匹马是徐文标自己骑出来的。王清一见，满心欢喜，拿去了鬼脸、装鬼的衣服，把住马，拉住拴在石头栏杆以上，又看马身上还有被套，里面甚么？一伸手摸着两块银子，说道：“这是科考的举子栽倒桥上装死呢。我再摸摸穿的什么衣服。”伸手又一摸，浑身上下流滑，俱是细软的衣服。公子此时还有一口气来，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人，连连的说道：“好心的大爷，饶我的命罢。”王清说：“我是打扛子的，快把衣服与我脱下来。你若不脱，我给你一刀。”公子万般无奈，将衣服一件一件俱都脱下。王清说：“把这件衣亦与我脱下来。”周顺无奈，脱了一个光。王清把衣服包好。公子此时觉着脚下有了一物，自己暗想道：必老天有眼，给我一块银子，叫我买了几件衣服，公子伸手一拿，拿起来一看，原是是石头上的高起一块，不是银子，公子用手一拿，约有十数多斤。公子暗想：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对头，待我给他一下，对准王清后脑袋狠狠砸去，王清一个跟头栽倒，起来一摸后脑海血流。周顺一看王清起来，吓得撒腿就跑。王清打开带子把脑袋缠上，抱起衣服，捺在马身上，拉马就走了。

王清拉马往前行	回书再表周景隆	公子冻的兢兢战
眼望老天打嗨声	严霜单打无根草	火上烧油一般同
求天天高无有路	有心入地无窟窿	往前跑出五里路
看见松林面前迎	公子抬头仔细看	有间房子秉着灯
外边夹的沙罗帐	也不知哪有门庭	公子外边高声喊
好心爷爷叫一声	叫了一声快救命	冻的浑身冷似冰
我被强贼抢劫了	把我剥得净光净	浑身衣服全剥去
他又夺去马能行	爷爷奶奶多行善	舍我几件旧衣衿

众位爷台，你当这是谁家？这就是王清的住处。他还有个妇人在家作针织呢。

词曰：

月英仔细观看 打谅公子书生
必是上京去求名 那知落在难中
面白好似涂粉 唇比丹砂还红
银牙如同玉砌成 生的真也干净

闲言勾开，书归正传。却说公子周顺在外头一声喊道：“好心的爷爷奶奶，我甚冷呀，把我放进去罢。”小佳人闻听心软，急忙推开了大门。公子迈步走进里边，又进了草堂，小佳人随后关上了门，迈步走进了房门，慢闪秋波，仔细观瞧，年纪不过十五六岁。一声问道：“你家住哪里？从头对我言讲呀。”

公子闻听身一躬	他也打量王月英	年纪不过十七八
施礼就把姐姐称	多蒙姐姐你行善	不然我怎能活命
问我家来家也有	听我从头对你明	祖居湖广彬州府
向阳大街有门庭	子不言父是正理	我若不说那知情
我父名字叫周义	他老作官头一名	我的娘亲徐氏女
诰命五十受皇封	我的名字叫周顺	先生送号叫景隆
半路之上被人抢	抢劫之人是鬼形	抢去纹银一百两
又抢一匹马能行	浑身衣服全剥净	赤身露体那里行
万般出在无可奈	一气奔跑到此中	这是从头实情话
未有虚语做谎言	佳人闻听心暗想	可惜公子一书生
看他是个宦门后	苦读寒窗用过功	想必在家把亲定
早定亲事把婚成	若得此人成佳偶	不枉阳世来投生
月英越看越爱看	忽听门外马蹄声	佳人闻听吓一跳
连把公子叫一声	你知来了哪一个	抢你丈夫回家中
公子闻听惊破胆	我怎自己投火抗	说罢跪在平川地
叩头就把姐姐称	尊声姐姐快救命	二人正然来讲话
王清下了马能行	铜铁单刀拿在手	迈步要进草堂中
王清若把房来进	公子有死那有生	押下王清且不表
下书再表周景隆	叩头如同鸡食米	哀告苦苦不住声

公子说：“好心姐姐，你快来救我活命罢。你丈夫回来了。”月英说：“你不必害怕，若杀你，就把你杀个死。我若救你，就把你救个活。”公子说：“叫我在哪里藏着去？也无箱子，也无柜子。”月英说：“那旁有个水缸，一点水也无有，你上那里头蹲着去，你可别害怕。”说罢，将公子领在水缸近前，手扶着水缸，往下一跳，他在里边就蹲下了。小佳人找了一个水瓢套在公子头上，暂且不提了。再表王清迈步进了草堂，将衣服放在那床上。月英说：“丈夫，这是哪里来的？”王清说：“我在那天石桥上遇见个科考的举子，我抢来的。”月英听说忙道：“夫君，祸事了，刚才那个举子，已经去告你去了，你还不去追！”王清一听大惊，往外就追。王月英来至水缸近前，把水瓢拿起，说道：“公子你快来逃走罢。”公子出了水缸，往外就跑。小佳人伸手拉住说道：“你且慢走，被套衣服，全在那边，你都换上。”公子闻听，连忙换上了衣服。又取出银子二块，说：“周顺相公，这两块银子，你留作盘费罢。我可不要，你拿逃命去罢。”公子把银子又藏在被套，搭在身上，又深施一礼，说道：“好心姐姐，后来我若登高，定有重报。”说罢出了草堂，把被套搭在马上，解开缰绳，拉马出了门外，又拜别了月

英，上了马，扬鞭走了去了。

公子上马能行 草堂抛下王月英

连把王清骂几声 只当害人有好处

叨叨念念往前走 走出三里有馀零

不见冤家人一名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急急策马望前走

你今害我白费工

王清赶出五里半

第十七回

寻自尽上吊松林 尉迟肖解救义弟

词曰：

公子打马前走 王清随后急行
你要赶上万不能 脑后磕开窟窿
鲜血流了满地 啊呀连叫数声
只因贪财把人坑 眼下丧了性命

话说王清听他女人之言，去赶公子。赶了有五里之遥，亦未见踪影，往回而走。只见迎面来了一位骑马的书生，仔细一看，认的原是在桥上我抢的那个人。他怎又上我家把马骑来了？待我赶上把他杀了。

王清一见明白了	冤家怎到我家中	今日你又遇见我
想要逃走万不能	手提钢刀往前赶	公子抖开马缰绳
扬鞭打马急如箭	后边跟着小王清	王清赶有半里地
只听咕咚一声响	头上磕破大窟窿	王清跌在地川平
脑袋瓜子冒鲜血	三魂杳杳归阴城	死了王清人一个
这叫人容天不容	公子策马奔行程	面前现出墨松林
公子他把松林进	自己叫着自己名	人活百岁也是死
不如早死早超生	弃蹬离鞍把马下	松林之上拴能行
急忙解下丝绦带	公子自尽松林中	回文不把别人讲
再说孔家二弟兄	他们哥俩去打猎	吩咐家将备能行
家将备马不怠慢	哥俩素袍把衣更	辞别娘亲往外走
迈步出了上宅中	眼前来至二门外	家将带过马能行
扳鞍搭蹬上了马	带领家将十数名	催马出了孔家寨
眼前来在黑松林	哥俩两膀别着箭	再表太白李金星
袖里指头算一算	松林困住金斗星	我不搭救谁搭救
上房怪罪了不成	金星变了白毛兔	松林以外跑如风
尉迟一见哈哈笑	叫声二哥快弩弓	一箭射着白毛兔
兔子把箭衔口中	尉迟一见说不好	多年兔子成了精
尉迟蹬足下坐骑	孔生离鞍下能行	二人树下拴坐马
家将拴马不曾停	尉迟这里开言道	连把二弟叫一声

尉迟肖说：“二弟呀，你说这兔子，它怎么成了精了？你怎么射着它，它还拐一根箭去？俺哥俩进去找找。”尉迟肖腿快跑在头里，孔二爷跟在后头。他二人进了松林，走近有一里之地，看见眼前有一匹坐马，松树上拴马，那边还吊着一人。尉迟肖来至近前，看是勒死的。孔生说：“拉断就下来了。这么救快。”尉迟肖说：“怎么救大哥告诉你，你把他抱住，吾与他解开来，慢慢放在地上，叫他醒来，后再慢慢的问他。”孔生说：“大哥之言有理，俺哥俩快救罢。”孔生连忙抱住，尉迟肖解开扣儿，将公子慢慢放在地上，哥俩站在近前，他二人就叫起来了。

尉迟肖救周景隆	连把兄弟叫一声	兄弟你若有好歹
到叫哥哥挂在心	不见你娘我的母	也不知把身可容
你今怎想找自尽	到叫哥哥不知情	醒来罢呀醒来罢
多归阳间少归阴	尉迟一旁连声喊	二爷连喊不住声

喊了一声如山倒	好像打雷一般同	叫声兄弟快醒罢
你对二哥说分明	若有恶霸欺压你	二哥替你把冤伸
不是二哥说大话	不把冤伸姓字更	二人叫罢多一会
再表公子周景隆	阎王不收枉死鬼	十二重楼响一声
半天还有一口气	不知是死还是生	闪闪眉毛瞪开看
面前还有两盏灯	面前看见灯两盏	一盏昏来一盏清
清灯照的阳间路	昏灯照的枉死城	照着清灯走下去
三魂杳杳转阳城	复又抬头睁眼看	面前站着人二名
哪里来的人二个	叫我一时看不清	必是神仙把我救
连把来人问一声		

诗曰：

公子寻自尽	松林赴黄梁
来了人两个	救他还了阳

尉迟肖说：“兄弟，你不认的哥哥了？俺哥俩在东门插草为香，拜为生死弟兄，我是你的尉迟大哥。”公子闻听，满心欢喜，好像拨开云雾，面见青天。公子翻起身来见哥哥，深揖一躬说：“哥哥一向可安？兄弟有礼了。”尉迟肖拱手相还，他二人亲亲热热。尉迟肖说：“兄弟，这是你孔二哥，上前见礼。”公子闻听，深施一礼，说道：“孔二哥一向安好？兄弟这边有礼了。”孔二爷秉手相还。尉迟肖说：“老兄弟，俺哥们都是一样了。你孔二哥与我拜的生死弟兄，他也是梁山俊杰后代，当日梁山有一位老英雄，姓孔名亮，毛头星降世。你二哥是他的后人，他名叫孔生，众人送他个外号，叫他两头太岁愣孔生，都成八拜之交了，有官同做，有马同骑。”孔生说：“老兄弟，你为什么上吊？快对二哥言讲呀。”

孔生开口把话明	连把兄弟叫一声	什么冤屈对我讲
二哥从头听一听	公子闻听这句话	连把二哥尊一声
人苦未有我命苦	我比黄莲苦十分	我家犯了灭门罪
斩了全家满门庭	济宁四门画图形	四面捉拿周景隆
故在松林来悬绳	这是以往从前话	未有虚言对你明
孔生闻听气炸肺	连把兄弟叫几声	别看你犯灭门罪
你今到上我家中	我要收你周家后	谁来敢拿周景隆
不是二哥说大话	敢把兄弟同进城	把你带在官衙去
见见州官沈不清	他今若拿你兄弟	二哥就反济宁城
尉迟肖听说好好	二弟说话甚轻松	你道孔生愣不愣
上前拉住周景隆	拉着公子往外走	尉迟拉着马能行
三人出了松林外	家将那边前来迎	吩咐一声带坐骑
家将带马不曾停	世上哪有这愣怔	尊声二哥且慢行
兄弟言语对你明	不是哥哥说大话	马到疆场就成功
他是火坑我也跳	哪怕刀山也去蹬	如若说反我就好
先杀州官沈不清	恼一恼来怒一怒	反进东京杀徽宗
金殿杀了昏君主	好与兄弟报冤恨	孔生言语都说尽
尉迟连把二弟称		

尉迟肖说：“二弟不忙，俺先同了老兄弟回家吃饭呢。”孔生说：“带

领着老兄弟进城，找座酒楼吃了几杯回家。”尉迟肖说：“二弟听大哥吩咐，把老兄弟领到你家先见见干娘，才为正理。然后再进城吃酒也不迟。”孔生说：“大哥说好便好。”三人一齐上了坐骑，带领家将，直奔孔家寨来了。

三人上了马能行	提马加鞭催走龙	骑了马跑还嫌慢
扬鞭打马快似风	三人一同往前走	家将在后赶能行
眼前来至孔家寨	来到孔家府门庭	弃蹬离鞍下坐马
家将接马不曾停	哥三谦恭往里让	上宅不远面前迎
开门就把上宅进	孔老安人问一声	

孔老安人一见，说：“儿呀，你回来了？那位是哪家朋友？”尉迟肖说：“娘亲有所不知，那是磕头的老兄弟，是东京吏部天官之后，姓周名顺，表字景隆。”回头说道：“老兄弟，上前见礼，这是俺娘亲。”公子闻听，上前深施一礼，说：“娘亲一向安好？身体康泰？”孔老安人一见，说：“儿呀，不用施礼，落坐讲话。”尉迟肖说：“娘亲俺兄弟在家也甚闷的，俺哥俩把老兄弟领进城去玩耍玩耍才是正理。”老夫人说：“儿呀，早去早回。”尉迟肖说：“娘亲不必挂心。”他三兄弟辞别了娘亲，出了上宅，穿宅过院，来至府门，家将拉过三匹坐马，一齐接过马缰绳，上了坐骑，直奔济宁府走去。

却说文标喝了一夜，天色也亮了，看见周公子书桌像眼中之刺，肉中之钉一般。说：“周顺哪，我把你赶出，还留你桌子作甚么？待我砸了。”即随手把书桌子拿将起来往地下一掷，只听喀嚓一声，花拉花拉都噜噜好几声，那位说了，那这些响声爷台有所不知，喀嚓是书桌子捺在地上，花拉是笔筒，都噜噜是黄金戒指，撞在地上了。文标拾起一看，原是我妻子的黄金戒指。说：“周顺哪，你真是下贱朋友，你嫂嫂不应你，你把戒指都拿来了。下回再说。”

第十八回

获情书文标识真情 寻表弟亲走济宁城

词曰：

文标独坐书房 看见公子书箱
气恨掷在地当央 瞧见一物焦黄
用手拾起细瞧 原是戒指一只
贾氏与我诉其详 暗恨周顺不良

这几句闲言叙过，书接上回。且说徐文标见了黄金戒指，正然道念，只见那边还有个手卷，用手拾起一看，上还有字，是贾氏的笔迹。细看原是求亲书信。那边还有小字，上写贾氏提笔珠泪，敬交与公子周贤弟，你哥保镖未在家，剩下嫂嫂，我与你正在青春时节，俺俩配对好夫妻，黄金戒指为表记，贤弟快来快来，来姐快去快去。文标一见情书，心中这才明白，此事原不关贤弟，他临时说的明白，事要三思免劳后悔，如今我悔也悔的晚了。贤弟呀贤弟，你哥哥可屈了你了。

文标见了书一封	泪珠滚滚透前胸	也算文标耳朵软
贾氏言语我爱听	千错万错是我错	屈了兄弟周景隆
事要三思免后悔	兄弟言语记心中	不怪猴子来骂我
他说我是大笨虫	周顺是个真君子	将他赶出府门庭
昨日出府天气晚	不知出城未出城	我若找着周贤弟
请到家中赔个情	文标迈步往前走	防身宝剑拿手中
迈步走出书房外	绣房不远面前迎	开门就把房来进
上前抓住贾秀英	贾氏按在床榻上	防身宝剑举上空
宝剑举起有他命	落下宝剑送你终	贾氏吓的兢兢战
好心丈夫叫几声	你杀我为什么事	你对奴家明一明
文标听说越生气	连把贱人骂几声	明明世界乾坤朗
为何调戏周景隆	黄金戒指为表记	反说兄弟他调情
贱人你若不深信	情书戒指是证明	贾氏闻听心害怕
哭哭啼啼放悲声	事作错了怎改更	丈夫快找周表弟
小奴与他赔个情	你今饶了奴的命	只当买鸟放了生
贾氏哀告多一会	文标只当耳旁风	披面先打大巴掌
底下就拿足来登	手打脚踢闹一阵	又把贱人骂声声
你错给你错处办	叫你早死早超生	二人绣房正吵闹
惊动上宅老夫人		

却说徐文标正在绣房手打足踢，闹了多时，二位老夫人走出，周老夫人说：“侄儿你这是为何？快与我松手。”文标看见娘亲姑母来了，放了贾氏，说：“姑母呀，可屈了我那表弟的心了。”

文标一见痛伤情	连把姑母尊一声	也算侄儿心粗鲁
难对姑母与表兄	兄弟出府天已晚	不知哪里把身容
周顺若有好和歹	叫我姑母岂不疼	今日杀了贾氏女
抽身再去找景隆	我今先找小周顺	回头再杀贾秀英
自己主意安排定	再说文标徐振中	文标绣房高声骂
连骂贱人不住声	我先去找表兄弟	回来再把你命坑

外边找不回周顺	把你贱人点天灯	忙把迈步往外走
出了自己府门庭	正走来至大街上	不见兄弟周景隆
又往两傍送一目	作买作卖闹哄哄	木匠铺里拉大锯
铁匠炉上冒火星	磁器店里碗落碗	黄河馆里盅落盅
不是看的买卖景	要找周家表弟兄	文标大街正行走

把书裁开另表明
诗曰：

弟兄进了城	大街好威风
一心要吃酒	遇见徐振中

且说徐文标，大街行走不提。再说孔家寨上，兄弟三人一齐催开坐马，直奔济宁州走下来了。

孔生催马前头走	尉迟打马随后行	三人一同把城进
急急加鞭快如风	公子马上抬头看	打量城池好威风
城高足有三丈六	近看垛口数不清	城上挡石城下炮
里边还有护城兵	三人就把城门画	扬鞭打马快似风
公子催马头里走	瞧瞧西来望望东	他在马上留神看
两边卖买闹哄哄	金花花的茶叶铺	亮晶晶的绸缎绷
染缸房里红绿配	剪银炉上吊灯笼	又往路北送一目
有座茶馆甚威风	公子催马往前走	来在十字大街中
他又举目抬头看	有座酒楼好威风	酒楼还有一副对
对联上面写得清	上联闻香须下马	下联知味把车停
上边挂着一块匾	会仙居字甚威风	三人离鞍下坐马
那边拴上马能行	迈步就把酒楼上	举目抬头看分明
纸糊天棚赛雪白	方砖铺地甚是平	旁边还有两条凳
几张桌儿正居中	柜房供着财神福	有副对联写的清
志在春秋心在汉	人在刚强义在忠	居中还有三个字
大丈夫字甚威风	东墙上边观一眼	有副对联写的清
福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酒保前来问一声
三位爷台要吃酒	听我从头报报名	南酒绍酒共老酒
史国公酒才开瓶	要喝黄酒别嫌苦	白干烧酒也现成
三位爷台要吃菜	听我从头报一声	猴头雁窝沙鱼翅
鱼骨鱼肚甚鲜明	山中走兽云中雁	鹿尾熊掌也有名
三人闻听心欢喜	连把酒保叫一声	

尉迟肖说：“酒保，你这酒席几钱一桌？”过卖酒保闻听，举手按着八仙桌儿，未曾说话，笑而言曰：“三位爷台，说这酒席，分三等价钱。上等席是八顶八的四盘见面，二十两银子一桌；中等席是六顶六的二盘见面，十两银子一桌；下等席是四大盘子，只消五两银子一桌。”尉迟肖闻听，满心欢喜，道：“你把那上等席菜我要一桌子，再与我要三瓶状元红酒。”酒保答应，不敢怠慢，站在堂上，可就喊起来了。

过卖这才喊一声	灶上司务听的清	拿过通条拨开火
抓把盐花往里捺	小勺成油太勺倒	顷时之间席作成
堂官急忙不怠慢	桌儿擦个光又明	随后又把扬子放
拿过三个大酒钟	他又端过三瓶酒	急忙摆席不曾停
四个盘子胳膊上	八个大碗手中擎	随后又摆八大碗

三把羹匙拿手中
酒席放在八仙上
推杯换盏饮刘伶
押下吃酒且不表
他要出城去搬兵

端起酒席走俏步
哥儿三个乐无穷
酒过三巡菜五味
再说猴子小阮英
不知搬兵怎么样

八仙不远咫尺中
摆的八仙来庆贺
把书裁开另有名
小爷撒开飞毛腿
下回书中定吉凶

第十九回

磨盘山阮英搬兵 唐铁牛赶赴济宁

词曰：

好个猴子阮英 一心要去搬兵
磨盘山上请盟兄 来了唐氏永丰
二人一齐下山 不久到了济宁
会仙居下大交锋 然后才通姓名

却说阮英正往前走，自己想道：“昨日晚上，我惹了徐文标。仔细想来，他也不是好惹的。保镖的人有手段，我去搬兵回来，再与他算账。”这位爷自言自语又走起来了。

好个猴子小阮英	磨盘山找唐永丰	搬来大哥金钱豹
他是文标对头兵	手使一对生铁棒	十个文标也不中
叨叨念念来好快	论走也得半天工	磨盘山离五百里
晓行夜宿困明公	眼前来至高山寨	顺着盘道往上行
前走到了寨门外	兵卒禀报往前行	迈步步进寨门里
眼前到了观花庭	此时惊动哪一个	惊动好汉唐永丰
铁牛下了中交椅	一步一步往前行	小爷近前忙施礼
弯腰深深打一躬	铁牛急忙来还礼	问声兄弟可安宁
二人礼罢落了坐	兵卒急忙把茶冲	铁牛复又开言道
连把兄弟问一声	无事不来高山上	你对哥哥说分明

唐铁牛说：“兄弟，你无事不来，我这高山，不知兄弟到来所为何事？”阮英说：“大哥有所不知，梁山之后有位俊杰，姓徐名文标，号振中。俺是姑表亲戚，只因我磕头的大哥，我把文标也得罪了，他把我也骂了。我前来恭请大哥替兄弟报仇。”铁牛说：“兄弟，我也不能去，文标与我有多年之交，我也不能得罪朋友。”阮英说：“你不去就罢，徐文标骂我连你也骂了。”铁牛说：“他怎骂我呢？说谎不成？”铁牛说：“我跟你下山找那文标算帐。”随即吩咐兵卒快抬兵刃过来，兵卒不敢怠慢，忙把铁棒抬过一对，八十一斤一个，一对一百六十二斤重。铁牛接过兵刃在前，阮英在后，出了大帐，走至寨门。阮英说：“大哥，俺们赌谁先走到？”铁牛说：“你看哥哥这两条腿短，你不能走，我能走。”阮英说：“这里离济宁州五百里地，你能走得三五天。”铁牛说：“兄弟你隔着门缝瞧人，把人都看扁了。”阮英闻听，迈开两条飞毛腿先走。唐铁牛抬头一看，他就无影子。自己不慌不忙，把生铁棒插在腰内，不能走就是蹦，一蹦就是三丈多远。他本是地土星临凡，耳朵眼内一边一撮红毛，一晃脑袋好像平地生风的一样。这位爷就走起来了。

猴子迈开飞毛腿	走起路来如刮风	铁牛不走专能蹦
他把脑袋一歪扔	一个能走一个跳	一直要奔济宁城
铁牛蹦着高了兴	赶过猴子小阮英	论走也得好一会
说书何用细拉龙	我若说到他就到	他若不到也不中
铁牛到了东门外	不见弟兄小阮英	铁牛正在来念道
忽听小爷把哥称		

阮英说：“大哥呀，你好快。你怎么走到头里来了？”铁牛说：“我等你多时了，兄弟，你等输了东道了。你可得请我了。”阮英说：“我请你你

还在门外呢。还未进城里呢。”说着他二人起身就走起来了。

好位猴子小阮英	急忙迈步走如风	小爷就把东门进
回书再表唐永丰	铁牛有心要进城	想要赶上万不能
低下头去就有计	他把脑袋一歪扔	晃起左右通天发
隔着墙头进了城	铁牛坐在大街上	一街两巷闹哄哄
众人一见说不好	大天白日现妖精	

诗曰：

兄弟进了城 大街往前行
来至酒楼下 瞧见周景隆

闲话提过。却说阮英来至铁牛近前说：“大哥，你甚么时候进了城了？”铁牛说：“我看你无影了，我从城墙上跳过来了，老兄弟，你算输了，你得请我下酒馆。”小爷说：“我请你，你敢在城里报字号么？”铁牛说：“兄弟，你叫我报什么字号？”阮英说：“大哥，你把大手指头一伸，你就说大祖宗进城来了。”二人往前面走。铁牛在大街上把手指头一伸，一声发喊：“啊呀呀！众人听真，大祖宗进城来了。”阮英也把大手指头一伸，丹田用力一声喊道：“啊呀呀！你二祖宗也进城来了。”众人闻听，个个惊惧，道：“可不好了，谁家祖宗在大街上只是喊叫？”

好个梁山唐永丰	站在街上报祖宗	阮英也把祖宗报
哥俩喊叫不住声	众人一见说不好	兄唤弟来弟唤兄
谁家祖宗见了怪	青天白日进了城	哥俩正把祖宗报
五行八作发了蒙	老张回头叫老李	老田回头叫老丁
老王回头叫老赵	陈七马八牛老汉	大家伙的乱哄哄
看见祖宗了不成	众人闪在两边站	他们哥俩叫连声
谁若聚把祖宗惹	杀人只当抹臭虫	二人哈哈往前走
酒楼不远面前迎	阮英正在抬头看	三匹坐马甚威风
铁牛一见心欢喜	连把兄弟叫几声	就知祖宗把城进
送与祖宗马能行	二人进前不怠慢	急忙拉开马缰绳
扳鞋蹈蹬上坐马	走着加鞭报祖宗	哥俩大街来跑马
二人哈哈不住声	大街人等心害怕	撞见祖宗活不成
押下众人且不表	再说楼上人三名	只听楼下一声响
口口声声报祖宗	尉迟肖开楼窗看	叫声二弟可不成
不知何人把城进	骑咱马匹报祖宗	孔生闻听气炸肺
胆大强贼报祖宗	今日犯俺弟兄手	祖宗岂肯把他容
照着八仙打一掌	碗匙家伙四处崩	他们哥俩没兵刃
拿起八仙不曾停	每人抄起两条脚	只听哈拉响一声
一张方桌两下分	个个拿着把楼下	丹田用力喊一声
骂声贱贼好大胆	不该骑我马走龙	今日犯在祖宗手
要想逃活万不能	举起八仙往下闯	阮英一见了不成
叫声大哥快下马	不是他的对头兵	面前来个黑大汉
好像黑塔下绝情	那个长的两脑袋	不尽什么成了精
铁牛闻听下坐马	手拿铁棒举在空	打个垛步往上闯
照着黑塔一般同	尉迟肖见说不好	拿着八仙来遮迎
二人大街动了手	老卷架子端四平	铁牛正把黑塔战
孔生那边战阮英	猴子单刀亮出鞘	照着孔生下绝情

立劈花山往下砍	孔生那边生上迎	插花莫顶分门路
一派寒光神鬼惊	猴子他是飞毛腿	孔生本是毛头星
尉迟他是唐朝后	铁牛他是黑虎星	四人街上来打仗
闹个祖宗打祖宗	八个胳膊空中绕	各献其能抖威风
手慢就上阎罗殿	手迟鬼门去吹灯	这个夜叉打虎样
那个双腿扫地风	大战回合好几趟	不分谁输共在赢
四人楼下正交战	再说楼上周景隆	公子一见认得了
原是兄弟小阮英	站在楼上一声喊	连把兄弟叫一声

公子在楼上看的明白，认得阮英，遂一声叫道：“那不是老兄弟阮英么？”阮英闻听，抬头一看，原来我周大哥在楼上呢。满心欢喜，说：“我不与你战了，我去会朋友去了。”说罢，这位爷身形一跳，到了在酒楼以上，进了楼，看见公子，弓身施礼说：“哥哥一向安好？老兄弟这边有礼。”公子闻听，拱手相还。他二人还未曾落坐，公子说道：“老兄弟，楼下那打仗的他是哪家朋友？快对哥哥说来。”阮英说：“大哥有所不知，那是兄弟磕头的大爷，名叫唐永丰，现在磨盘山为王。我把他搬来找徐文标算帐，替哥哥报仇出气。”公子说：“是你的朋友，快请楼上来。”若知如何，下回再叙。

第二十回

五兄弟同宴会仙居 徐文标济宁访表弟

词曰：

大家正然饮酒 街上来了振中
为找兄弟周景隆 信步到在此中
迈步走到楼上 瞧见猴子阮英
公子站起把礼行 文标拱手相迎

西江月罢，书接上回。且说猴子阮英与公子周顺站在楼上，阮英一声发喊：“呵吓吓！唐大哥呀，别打仗了，来会朋友来罢。”阮英喊了这一声，就惊动了唐铁牛。望上一看，原是老兄弟上了楼了。铁牛也不顾答话，还是打仗，越杀越勇，他二人战在一起。公子在楼上一声喊道：“尉大哥，别打仗了，那是朋友到了。”尉迟肖闻听老兄弟喊道朋友到了，遂即上了酒楼，说：“老兄弟，哪个朋友到了？”公子说：“大哥，这是我叩头的老兄弟，名叫阮英。”又一声叫道：“老兄弟，上前施礼。”阮英听说，不敢怠慢，进前深揖一躬，说：“大哥一向安好？兄弟这边有礼了。”尉迟肖连忙拱手相还，说：“老兄弟，你叫你的朋友，我叫我的朋友。”阮英喊道：“唐大哥呀，快上楼来会朋友罢。”说罢重看一张八仙桌，他弟兄五人一齐落会，遂叫走堂的快看一桌上好的酒席。众走堂闻听，不敢怠慢，吩咐下去。顷时煎炒烹调完毕，走堂的端在八仙桌上，众兄弟推杯换盏就喝起酒来好个临凡黑虎星

单表公子周景隆	带领梁山虎一棚	众家兄弟来吃酒
济临四门画图影	命苦谁有我命苦	哥哥替我心胆惊
那有我的性命存	上面有我周景隆	失落机关风声漏
法场绑了周门后	未有名来未有利	与我祖上歇了名
神风刮出周景隆	多亏老天刮神风	不该周家断了后
蔡京你是皇国丈	眼望东京把头点	骂声高依老蔡京
同床共枕哄徽宗	你的女儿掌西宫	蔡女作了西宫院
昏君升殿又奏本	当着昏君说句话	如同铁板订上钉
出头露日把帐清	害我周家满门庭	老天若留周门后
众家兄弟扶保你	公子说罢多一会	众众兄弟又开声
俺就把他脑袋拧	谁敢拿你周景隆	哪个若拿周家后
大家城里跑跑马	不是兄弟说大话	不怕城里多少兵
把书裁开下表明	能把州官魂胆惊	弟兄楼上正谈论
他在街上找朋友	回书不把别人表	再表文标徐振中
好似钢刀插心中	不见兄弟姑表情	眼前不见小周顺
是我一时做的错	搅了几搅晃几晃	气炸心肺一般同
你怎不献书一封	书房去杀周景隆	兄弟是个真君子
保佑保佑多保佑	这是哥哥屈了你	找回家去赔个情
满斗烧香谢神灵	保佑我找周景隆	我若找着小周顺
老者拉着孙孙走	叨叨念念街上走	有些众人闹哄哄
也有推车并走行	女子怀内抱玩童	也有骑马坐着轿
穿红配绿还罢了	也有穿红配着绿	也有穿蓝配着青
	穿白女子伤心痛	头戴麻绳身穿孝

三寸金莲白布蒙 文标观罢多一会 急忙迈步往前行
又往正北观一眼 有座酒楼好威风 楼下拴着三匹马
那匹坐马令人惊 原是我的坐下马 想必兄弟未出城

诗曰：

说起周景隆 饮酒叙闲情
大家正谈论 来了徐振中

话说徐文标在大街正往前走，只见路北酒楼下拴着三匹坐马，内有一匹认得是自己坐马，想到周顺不曾出城，定然在此，待我上酒楼找找。

文标迈步把楼上 开门走进酒楼庭 此时惊动那一个
惊动猴子小阮英 看见文标把楼上 低下头去哼一哼
公子那边抬头看 瞧瞧哥哥徐振中 急急忙忙离了坐
走上前去身搭弓 文标拱手来还礼 兄弟又把四弟称

众人道：“四弟，这是哪家朋友？请道其详。”公子说：“众家哥哥有所不知，这就是表兄名叫徐文标，号是振中。”众家弟兄闻听，站起身形上前施礼。阮英一见文标，气往上撞，伸手抽刀，直奔文标而来。

好个猴子小阮英 大骂文标徐振中 不该听那贾氏话
赶走兄弟周景隆 我今将你来杀死 求个天理与公平
说罢钢刀往上举 对着文标下绝情 文标一见说不好
急急抬架不聚松 刀撞宝剑叮 响 好像打铁一般同
酒保吓得兢兢战 今日遇上愣头青 不顾生死来打仗
活活要把酒楼坑 只从清晨到过午 一桌酒席未卖成
桌子劈了个粉碎 闹得俺们真不轻 不言掌柜心害怕
再把尉迟说一声 心中说句不好了 两虎相斗必有凶
一手拉住小猴子 一手拉住徐振中 两手使个十分力
连把兄弟叫连声

话说尉迟肖见阮英与徐文标动手，生怕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急忙将两人劝住，众兄弟叙礼归坐，重叙年庚。尉迟肖还是大爷，孔生老二，铁牛老三，文标老四，周顺老五，阮英老六，众兄弟按次序坐下，重整酒席，又喝起来了。阮英开口说：“众家哥哥听真，我说个酒令，千万不要怪罪。”尉迟肖说：“老兄弟，你说来。”阮英说：“众位哥哥听了。”

阮英复又把话明 尊声众位哥哥听 楼上吃酒多纳闷
说个酒令听一听 我离家门出在外 遇见梁山小英雄
他上汴梁保镖去 家中有位姑表兄 留在家中把书念
门外来个女花容 口口声声把门叫 要与表弟把亲成
女子定个牢笼计 骗开书房两扇门 照着公子往里进
退回三步有馀另 女子进了书房内 转回身形把门封
上前抱住表兄弟 恶狠狠的不放松 一心要作那件事
使的书生吓一惊 哀告嫂嫂饶了罢 此事万万不可行
书生正在着急处 那时惊动我阮英 打个垛步把梁下
上前抓住女花容 把他在按平川地 想我容他万不能
钢铁单刀拿出鞘 对着女子下绝情 举起刀来就要砍
那边吓坏小书生 急急上前刀擎住 口口哀告不住声
将我哀告心肠软 松了那位女花容 女子站起往外走
急忙推开两扇门 那时将他踢一脚 踢去十步有余另

保镖那位回家转
我与兄弟赔赔情
急忙回身往外走
大哥言语对你明
现有五弟名周顺
那有他的活性命
现今六人结一拜
哪个强嘴也不行
说到此处暂歇歇

理应杀了贾秀英
文标听了一席话
迟肖拉住不放行
俺在酒楼先吃酒
济宁城里画图形
哥哥言语对你讲
真心都在五伦中
尉迟肖刚刚说罢
下回书里细讲明

人头拿来酒楼庭
只恨地上没有坑
尊声四弟且慢走
别论那些闲事情
失了机关风声漏
要你牢牢计心中
齐心用力保周顺
众家弟兄又开声

第二十一回

六弟兄同居孔家寨 贾秀英定计害文标

词曰：

弟兄即把楼下 大街之上闲行
有些众人把话明 那里来的凶星
也有白面书生 也有好似鬼形
也有双头真愣怔 也有短腿直蹦

闲言叙过，书接上回。却说众弟兄在酒楼吃酒，尉迟肖说：“兄弟，俺们大家同保着五弟周顺，万无一失。”众兄弟说：“大哥哥，你怎行，俺就怎行，俺弟兄都在五伦之中，哪一个也不敢强嘴了。”尉迟肖说：“众兄弟听真，俺大家吃完了酒，先到孔家寨与孔老干娘问安。二弟家摆下酒席，好与他们小哥俩解解闷，然后再到四弟家中，再看那周徐二家干娘，然后将二家干娘接到孔家寨，住在一处，俺再招军买马，积草屯粮，随后好反济宁州。”众兄弟闻听，说：“大哥之言有理。”大家茶罢，个个站起身来往外就走。

尉迟迈步头前行	后跟太岁愣孔生	铁牛拿着生铁棒
随后急走不曾停	文标也在后边走	还有公子周景隆
阮英是个飞毛腿	不慌不忙随后行	兄弟六人把楼下
急忙解开马疆绳	大家拉马街上走	好似猛虎下山峰
街上行走且不表	有些众人闹哄哄	买卖铺家把呆看
兄喊弟来弟唤兄	高的好像黑塔样	矮的三尺无有零
那个高个两脑袋	不知什么成了精	有个矮子挖抠眼
尖嘴猴腮鬼神惊	不慌不忙催后阵	摇摇摆摆街上行
那边还有人一位	看他好像一书生	眉清目秀白面唇
宽额大耳并方朱	头带儒巾多雅致	穿着一身细罗绫
腰中系着丝条带	薄底缎靴足下蹬	此生不像凡人样
好似上方左金童	三国吕布无他好	唐朝罗成没他精
好似张生重出世	后面还少美莺莺	书生必是官家后
不该与他定交情	不言众人闲谈论	弟兄六个走如风
走过大街小巷	面前来至东门庭	迈步走出东门外
顺着大路快似风	孔家离城五十里	论走也得半天工
不说三里桃花店	不言五里杏花村	书要剪断方为妙
说些啰 困明公	大家来至孔家寨	到了孔生府门庭
大家即把府门进	家将接马不留停	一齐迈步往里走
上房不远咫尺中	开门就把上房进	孔老安人问一声

孔老安人一见，问道：“尉迟干儿吃酒又带朋友来了？”尉迟肖说：“俺哥六个拜为生死弟兄，都是你的干儿到了。”众弟兄个个上前施礼。老夫人一见，满心欢喜，说道：“儿呀，不用施礼，落坐讲话。”众弟兄礼罢坐落，家将献上茶来，茶罢落盏，又吩咐厨下快整酒席。家将答应，不敢怠慢，急到厨下吩咐已毕。厨下闻听，急忙整起酒席来了。

家将急忙把信传	厨公闻听不曾停	一把通条拿在手
拨开炉子净灰出	小勺成油大勺倒	又炒又煎作的欢
九个押桌八大碗	顷刻之间办完全	家将又把桌面放

酒席又往上房端	酒席放在桌面上	又与娘亲来问安
施礼落坐来吃酒	家将抱酒不曾闲	吃的吃来饮的饮
大家吃酒解心宽	孔生这里开言道	尊声大哥你听言
兄弟吃完就去反	好替五哥报冤仇	铁牛忙说不吃酒
快进城去杀州官	尉迟急忙开言道	各位兄弟听我言
二家娘亲接到此	弟兄再反也不难	尉迟说罢前后话
众家兄弟又开言		

众家弟兄说：“大哥言之有理，二位娘亲还未接出城来，俺们如何就反了，且听大哥吩咐。”尉迟肖说：“今日天气晚了，都在这里住下罢。”这且不提。且说贾秀英独坐绣房，浑身痛疼难忍，丈夫也未回来，若是找回周顺，哪有小奴的命在。又想起娘家人来。

贾氏独坐绣房中	想起娘家人几名	一人不到我家内
谁能救我活性命	丈夫若是回家转	只有死了那有生
这事活活难死我	何人救我出火坑	贾氏为难且不表
娘家来了人一名	来了哥哥贾不正	到了徐家大门庭
浑身衣服都破了	手中无有半点铜	来向妹子借点物
换换衣服好过冬		

却说贾不正至妹夫大门，那边惊动文标的徒弟，上前说道：“舅太爷你老人家来了，一向安好？”贾不正说：“你师傅在家没有？”徒弟说：“我师傅不在家。”不正说：“你师傅在家，我就不进去了。”那位爷台说了，他怎怕文标么？爷台有所不知，文标家中银钱进多，贾不正前年贪些小利，所以不敢见面，避忌五六年了。贾氏抬头看见哥哥来了，满心欢喜，一声说道：“我的哥哥，你却来了。快替你妹子拿主意罢。”贾不正说：“我这主意有的是呢。妹子你有了什么事了？快对我做哥哥说来。”

贾氏这才痛伤情	尊声哥哥你细听	提起我的家中事
清官他也断不清	妹夫本是梁山后	保镖回来把气生
那天打我两三遍	天天他把我折腾	不是打来就是骂
哪有我的性命存	哥哥替我拿主意	或者死来或者生
怕你妹丈还家转	那时就把我命坑	思想把你妹夫害
搭救妹子性命存	害死丈夫人一个	我的家业你就擎
不正闻听心欢喜	连把妹子叫一声	若害妹夫全在我
哥哥言语对你明	衣服借我三五件	好与哥哥把衣更
好去定个牢笼计	害死妹丈徐振中	我与妹子掌家业
兄弟二人拜花灯	贾氏闻听心欢喜	你说怎行就怎行

贾氏说：“哥哥快救我罢。天也不早了。”不正说：“还未黑呢，你先给我拿几两银子。”贾氏说：“我这屋里银钱无有。”贾不正说：“有衣物与我拿点，我好定计。”贾氏即把箱子打开，拿出一包衣裳，交与哥哥，说：“快去拿主意，我命在你手里拿着呢。你要叫我死，我就死，你要叫活我就活。”不正说：“妹子，你不要害怕，哥哥主意有了。”说罢左手拿衣服往外就走，进了当铺，将物递与掌柜。掌柜接在手内，问道：“你要多少银子？”不正说：“不要银子，我要三十吊钱。”掌柜即拿了三十吊钱连票交与贾不正。贾不正接过。

不正站在大街中	低下头去暗叮咛	当了铜钱三十吊
怎替妹子将冤明	不正叨念往前走	西方落了太阳星

低头一计有有有 想起一门好亲情 我今去上他家去
两姨哥哥定通情 名字叫作李文勇 嫂嫂长的半百成
五年未到他家去 今日前去走一程 一行走着抬头看
有座角门面前迎 迈步就把门儿进 面前来至上房庭
开门就把房门进 不见嫂嫂人一名

贾不正来至李文勇家中，不见嫂嫂，只剩哥哥一人。李文勇看见兄弟来了，说道：“兄弟，你怎五六年未上我家来？”不正说：“未得闲。我嫂嫂哪里去了？我怎未看见他？”文勇说：“你嫂嫂死去有二年多了。”不正说：“就剩大哥你一人了，你快去打酒去，我这有钱。”文勇说：“兄弟，你哪有这些钱？”不正说：“我赢的，你拿去打酒买菜。”李文勇接钱在手，又拿着酒瓶子，来至街上打了一瓶酒，买了几斤肉，拿回家中，不正一见，满心欢喜，说：“哥哥也不用放桌子，在这床上喝罢。”他二人推杯把盏。不知不正说些什么，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贾不正刀杀文勇 沈不清遣差破案

诗曰：

有有无无且奈烦 劳劳碌碌几时闲
人心曲曲湾如水 事事重重叠似山
今今古古多改变 贫贫富富有循环
将将就就随时过 苦苦甜甜命一般

闲言叙过，书归正传。上部说的是半部八义，讲到哪个？回头论到哪个节目？上回书说的是贾秀英调情，徐文标还家，周公子逃走，路过王清行凶，黑松林上吊，太白星相救，又遇尉迟肖，孔生，会仙居饮酒，众兄弟相会，贾秀英之兄定计，俱在上部说的明白。这且不提。却说贾不正他两姨哥哥兄弟二人闲谈饮酒，不正心中暗想说道：“我妹说她命在我手心里拿着呢。我喝酒，这钱是我妹子的衣服当的，我想别无计策，等夜到三更，将我两姨哥哥杀死，也不管天理良心救我妹子要紧，我好与她成亲哪。

弟兄二人饮刘伶	日落黄昏点上灯	不正低头生巧计
一条妙计心中生	我将哥哥弄醉了	举刀给他了命根
我今杀了李文勇	能救妹子活性命	人头送在文标府
凶刀藏在他家中	我上官衙去告状	那时惊动沈不清
不清最怕无头案	济宁城里把门封	州官若是出传票
四外八方去拿凶	文标拿进官衙去	想他逃活万不能
问罪八月中秋后	法场一到去典刑	不正主意安排定
忽听谯楼起了更	楼上打罢一更鼓	不正吃酒把话明
尊声哥哥只管饮	喝到三更睡朦胧	李文勇喝了八分
不知南北与西东	自觉天转地也转	头不抬来眼不睁
文勇复又来饮酒	只听谯楼打三更	谯楼打罢三更鼓
将酒吃了醉熏熏	开言便把贤弟喊	哥哥有话对你明

李文勇说：“贤弟呀，我不吃了。”不正说：“我再与你斟一盅。”又斟满了一盅，递与文勇。文勇接在手内，不知嘴在哪里，一声叫道：“贤弟呀，我嘴在哪里？”不正说：“你嘴在鼻子底下里。”文勇说：“我觉着在这里，我手也无用了。”糊糊涂涂说了几句话，对着酒杯咕咚咚又吃了一杯，倒在床上，不知人事的。贾不正抬头一看，见墙上还挂着一把单刀，上前将刀拿在手中，说：“大哥，这是你自己刀杀你自己。”正言间只听谯楼已三更了。

不正举刀要行凶	只听谯楼打三更	鼓打三更交半夜
大街以上少人行	文勇吃了十分醉	想要逃活万不能
不正拿刀空中举	恶狠狠的下绝情	举刀不落有命在
钢刀下去即吹灯	只听喀嚓一声响	人头滚在地川平
项头以内流出血	你说屈情不屈情	又将衣服忙脱下
裹住人头往外行	手拿人头正要走	只听铜锣响遍听
这是巡街却打更	不正站住还未定	又在屋内止了灯
等的锣声过去了	拿着人头往外行	出了李家宅门外
顺着大街走如风	手拿单刀不害怕	一直要奔徐府中

走过大街走小巷
人头却往里边存
不正复又拿主意
金鸡乱叫不住声

来至文标府门庭
只听咕咚一声响
听见谯楼打五更
长杆排去明天月

墙跟庵下忙站住
落在墙里地川平
谯楼打了五鼓更
铁帚扫去满天星

日出扶桑天大亮
有了文标大门庭
贾氏一见哥哥到
快对妹子说分明
这把单刀你留下
想要逃活万不能
不正复又开言道
千万不要走风声
不正说罢多一会
出了文标府门庭
来至州官衙门外
惊动州官沈不清

大街以上有人行
穿宅过院来得快
心中好似点上灯
不正闻听这句话
我上官衙唤冤伸
贾氏闻听心欢喜
叫声妹子你是听
倘若要把风声走
贾氏把话记心中
前行来至大街上
冤枉冤枉不住声

藏起钢刀往前走
走近妹子绣房中
叫声哥哥你来了
连把妹子叫一声
我今定计把他害
接刀藏在柜底中
你要假装不知道
哪有你我活性命
急忙迈步往外走
一心要去喊冤伸
连叫数声不要紧

诗曰：

不正把冤喊 惊动沈州官
分付众衙役 快快来站班

闲言少叙，且说贾不正将人头送在徐府，急忙来至衙门，喊了数声冤枉，惊动顶冠束带。

一顶乌纱头上带
粉底皂靴足下蹬
大人堂上归了座
威武二字数不清

急忙穿上大红袍
迈步就把大堂上
三班衙役不曾停

腰中紧系绸丝带
走出堂前甚威风
大堂上面连声喊

州官坐了大堂，三班六房雁翅排开，两旁站立。站堂的喊了一声：“带喊冤的上堂。”公差闻听，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将不正带上大堂。不正跪倒在地，口称青天大老爷，小的冤枉。州官闻听，一声喝道：“快将状子呈上来。”不正说：“无有状子，口诉罢。”州官道：“快说来。”不正说：“青天大爷在上听禀。昨日夜间，也不知什么人杀死小的两姨哥哥，叫李文勇，人头也不见了，求青天大人与小人作主，好与我那哥哥报仇。”州官闻听，吓的胆战心惊，即令公差快去验尸。公差闻听，不敢怠慢，带领伙计前去验尸去了。

大人坐上把令行
出了衙门沿东行
看见死尸躺在地
这事必定有屈情
进了官衙把堂升
小奴验尸细说明
州官闻听吓一跳
我往哪里去拿凶
州官他又把令行
家家收抄快去找

公差答应不曾停
不多一时来得快
不见人头影无踪
验完死尸回衙里
双膝跪在地川平
李家死的无影迹
好似头上走真灵
低头一想有有有
急急忙忙出传票
找着人头就有凶

带领伙计往外走
到了李家大门庭
身上衣服全剥去
急走如飞快如风
尊声大人且容禀
尸首躺在地当中
作官只怕无头案
一条妙计上心中
济宁城里把门封
州官大人这下令

公差领票往外行 张头走出官衙外 连把伙计叫一声

张头说：“众家伙计们，大人吩咐下来，叫俺去找人头，这济宁城内人家无数，欲俺们找完，这可如何是好？”伙计听此言，说：“张头，俺这城内有人名叫文标，姓徐，他是梁山后人，保镖出身，先里常常杀人，俺先到他家收抄收抄。”张头说：“你们言之有理，俺就快走罢。”

张头领着人几名
进了文标府门庭
配房后边观一眼
原是人头在此中
果真文标他行刺
徐府众人闹哄哄
二位夫人心害怕
一桩不了又一桩

的计

人头见了刀不见
贾氏一见战兢兢
众人拿刀往外走
徐家老幼乱了营
婆母长长婆母短
哭着就把儿媳叫
徐家大祸又来临
书也不来信不通
家中出了天大祸
不如早死早脱身
且尊太太暂止哭
那时俺再定牢笼
徐家之事且不表
公差急忙走如风
叩头在地把话明
说到此处歇歇罢

顺着大街往前行
前院找完翻后院
有一园子通点红
家人一见心欢喜
话不虚传是实情
家将上宅去报信
珠泪滚滚落前胸
二位夫人号淘哭
张头复又开言道
再去找找卧房中
柜底收出刀一口
今日大家准领赏
贾氏快把上宅进
俺家犯了大事情
俺家大祸临了身
从天掉下凶险事
我儿昨日未回府
你在外边哪知情
二位太太只想死
等着丈夫还家中
太太听说好好好
将书裁开另有书
张头领着伙计走
人头凶刀全有了
下回书里再表明

心急速奔文标府
人人紧找不曾停
上前打开仔细看
腹内好似掌上灯
张头说罢前院走
太太闻听吓一惊
因何出了这件事
楼上喜坏贾秀英这是哥哥定
速把伙伴叫一声
公差迈步把房进
上面还有血惺惺
大家说罢出了府
手拉太太不放松
哭的两眼冒火星
周家冤灭还未料
不见我儿徐振中
不知何处存身形
婆媳三人死一处
贾氏哭着把话明
丈夫若是还家转
儿媳说话甚聪明
书中再说那一个
急急来到官衙庭
俱在文标他家中

第二十三回

沈不清传差捉凶 徐文标被捕入狱

词曰：

害人如同害己 上天岂肯容情
不正刺刀要行凶 送了自己性命
文标拿进牢狱 多亏猴子阮英
济宁城里大交兵 救出好汉振中

话说公差急忙回至衙门，走上大堂跪倒，口称老爷，人头凶刀全都有了，俱在徐文标家中搜出，请老爷定夺。

沈不清闻怒气生 连把文标叫几声 他家与你何仇恨
为何把他脖子平 无故杀人该何罪 拿住定斩不容情
说着立刻出传票 快快去拿徐振中 公差答应不怠慢
手拿传票往外行 张头急走开言道 连把伙计叫一声

公差领票，一声叫道：“众伙计听真，大爷吩咐下来，快快去拿徐文标，大家有赏。若是拿不来，免不得皮肉受苦了。”众人说：“这徐文标俺去拿不得，他是保镖的出身，膂力过人，这些人也不是他的对手。”内中有一个老当差的名叫白头伙计，与他送外号叫他寿星老白二太爷。白头闻听伙计之言，一声叫道：“众伙计听真，拿徐文标一点事也不费，我领你们去到那里，若是见了文标，看我动静，你们怎的照我行为。”说罢来至大街上拿徐文标来了。

白头便在前头行 后边跟着十几名 众人来至大街上

不见文标徐振中 不用人说知道了 必是惹事出了城
公差寻找不曾停 走到巷口留神看 茶馆酒楼去打听
不见文标影合踪 这几公差且不表 将书裁开另有名
再表孔家众兄弟 说说黑虎玄坛星

且说尉迟肖在孔家与众位弟兄住了一夜，次日清晨起来，一声叫道：“众兄弟听真，今日再住一天走也不迟。”众人说：“大哥之言有理。”尉迟肖说：“今日先叫四弟回家预备酒席，明日俺大家同去。”文标听说，前即辞别了孔老安人，又辞了众家弟兄，急忙出了上宅。众弟兄跟随在后，送出大门。文标止步，说：“众兄弟请回。明日再见。”众人听说，回府不提。

文标离了孔家寨 心急要进济宁城 两步当作一步走
四步当作两步行 正走之间抬头看 车马人夫闹哄哄
也有着马坐着轿 也有推车担肩走 文标不看路上景
眼前来到济宁城 迈步就把东门进 抬头留神仔细看
大街人等闹哄哄 押下文标且不表 再说公差人几名
大街正走抬头看 瞧见文标那边行 白头一见开言道
伙计连连叫几声 见了文标计施礼 大家给他问安宁
俺今定下牢笼计 说罢急急往前走 进前施礼深鞠躬

白头领着众伙计走至文标面前，一个个弓身施礼，口称徐教师一向安好？俺大家这边有礼。文标一见，拱手相还，说：“众位公差，你们大家都上哪里去了？白头说：“徐教师，特来请你。”文标说：“请我作什么？”白头

说：“你不知老爷吩咐下来，将你请至衙门，催你前去拿贼。”“给多少银子？”白头说：“俺这当官差的人，难以覆命。俺来请你就去，一同见见老爷再回来，有何不可？你若不去，太爷定怪罪与俺们了。”文标说：“如此我就去见见。”说罢，文标在前，公差在后，走下来了。

白头定下计牢笼	哄信英雄徐振中	今日上了公差当
想要回来万不能	落在龙池虎穴地	入笼之鸟怎腾空
往前正走来好快	官衙不远咫尺中	文标进了衙门内
公差在后把门封	文标走至大堂上	州官一见眼气红
飞蛾投火来送死	黄雀奔食入了笼	手拍桌案开言道
叫声大胆徐振中	无故杀人该何罪	为何昨日去行凶
你怎杀了李文勇	一一从头快说明	

诗曰：

州官快吩咐 三班快动刑
一齐往上闯 苦了徐振中

话说徐文标闻听州官之言，说：“大人，这话因何说起？我是一些不知。”

文标听说这句话	连把州官叫一声	杀人之事我不晓
昨日晚上未回程	谁去杀人你赖我	有何凭据作证明
州官闻听开言道	好个大胆徐振中	自己作事你不认
你若不认也不能	昨日晚上去行刺	有人前来把冤伸
你家收据人头在	房内找出青铜刀	你今还说没你事
老爷岂肯把你容	州官越说越有气	吩咐公差快动刑
拿过皇家犯法绳	一条铁索空中举	套往文标的脖颈
你说屈情不屈情	大堂上面高声喊	骂声州官沈不清
为官不与民作主	怎受皇家爵禄封	昨日杀人不是我
不该与我带铁绳	连声大骂多一会	州官闻听恼心中
急急忙忙又下令	连把公差叫几声	快快与我拉下去
八十板子问口供	老爷下令如山倒	公差答应不曾停
打个垛步闯上去	上前抓住徐振中	怀中衣带拍拍响
按在大堂下绝情	举起无情毛竹板	一头重来一头轻
七上八下往下打	旁边一个数的清	一边喊着一边打
正打八十未有零	打的文标痛难忍	两腿不住流血红
呀吓一声痛死我	今日活活要性命	必是我妻计牢笼
叫我一命归阴城	低头暗想有有有	想出一计在心中
或死或活去了罢	想要承认万不能	舍出这把生灵骨
哪怕早死早脱生	主意拿的板钉钉	杀人之事我未作
望乞老爷细查访	这事我今实不应	

徐文标受了八十板子，打的皮开肉绽，未有口供，州官恼怒在心，一声喊道：“徐文标，明明世界，朗朗乾坤，因何无故杀人。现在你家搜出人头凶刀以为凭据，还不承认，等待何时？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又吩咐公差与我夹起来再打八十，要他的口供。

吩咐一声要动刑	文标按在大堂上	浑身给他上下打
打的好汉骨头疼	公差又加十分力	身上痛的实难禁
哎呀一声罢了罢	油煎心肺一些同	谁来救我活性命
官法如炉板钉钉	我今落在虎穴地	顷刻之间赴幽冥

求天天高无有路
就是死后也屈情
这叫人容天不容
哥哥屈情对谁明
这时文标有灾星
徐家一死不要紧
也在空中刮神风
叫他母子两相逢
先杀州官人一个
问他招承不招承
只听呵呀往下打
鲜血直流甚苦情

有心入地无窟窿
死我文标还罢了
那时哥哥不知情
你家屈遭灭门罪
进城罢呀进城罢
留你母子人两名
把我姑母救出城
姑母从头说一遍
再打八十不留情
公差听说扛子放
动刑还归枉死城
去刑归上阴间路

不犯王法身受罪
牵挂兄弟周景隆
兄弟屈情我知道
我的灾祸临身中
快将姑母出门庭
老天不灭周门后
出城刮到孔家寨
能救四弟活性命
州官坐上又闻言
又把板子举在空中
死一阵来活一阵
动刑还归枉死城

州官吩咐撤去扛子，又打八十重板。公差住刑，上前禀道：“大老爷留命罢。”

强打精神把话明
叫我怎应就怎应
州官吩咐写稿案
又把人役叫一声
公差闻听不怠慢
南监不远咫尺中
说到此处住下罢

这样刑法把我坑
算我杀的李文勇
书吏答应不曾停
吩咐一声带下去
手扶文标往外行
来至监门开言道
下回书里定吉凶

口称青天饶命罢
该我身躯把命偿
刷刷点点写完了
押在南牢禁监中
往前正走来好快
又把牢头叫一声

第二十四回

屈打成招文标入牢 丧天害理李虎贪财

词曰：

为人生在世上 作事不可亏心
天理昭彰果然真 岂肯容得过人
且看今日文标 受刑甚是难禁
屈打成招进牢门 单等宾朋来临

西江月罢，书归正传。且说公差将徐文标领至监门，一声呼道：“牢头快把犯人监。”牢头闻听，首先把牢门打开，领进文标，又把监门封锁。徐文标走进监门，抬头一看，见那些受罪之人，好不凄惨人也。

文标进了监牢狱 牢头又把门封锁 公差回在班房去
州官退堂归后庭 文标来至囚房内 有罪之人数不清
二人扛着枷一面 两人带着一条绳 披枷带绳因何故
你们对我说分明

文标说：“你们都因何事受此大罪？”众人说：“徐教师你是不知，我因多说一句话，二人打架我未上前去拉，我又说你们打死我替你偿人命。我这是吃了官司。”又问徐教师：“你老打的什么官司？”文标说：“我是屈打成招，人命官司。我想逃脱，实实不能的了。”

文标听罢痛伤情 观看罪人无数名 按枷带领都有过
唯我文标甚屈情 不知是谁把人害 叫我标上犯法绳
等至八月中秋后 一刀将我脖子平 暂且不言南监事
把书再更另说明 回书不把别人表 再说徐府贾秀英
贾氏正在绣房内 想起哥哥人一名 多亏哥哥定的计
救下小奴活性命 正在绣房胡思念 不正走进绣房中

不正走进绣房，贾氏一见，说：“哥哥，你也来了？”不正说：“我妹丈犯了什么罪了，拿进官衙，招了人命口供？”贾氏说：“昨日公差在俺家搜出人头，必因此事。”若救妹丈不难，有银子就能打点。”贾氏说：“哥哥你到上宅，见我婆母，银子是有的。”不正听说，走进上宅，说：“二位太太哪里？”急忙上前深施一礼，口称二位太太，不必哭了。二位太太止住痕泪，抬头见是贾不正来了，不正故意问道：“二位啼哭所为何事？”徐太太说：“你不知道么？飞来横祸。”不正说：“这样凶事。”“不知哪里来人的头落在我家绣房内？又搜出凶刀一口？如今也不见你妹丈还家。”不正又改口说道：“我今特与太太送信来了。闻听人言把我妹丈拿进衙门，问成死罪，现今下在南牢，快快设法搭救要紧。”

夫人闻听走真灵 眼望苍天打嗨声 我儿你怎作这事
将你拿进衙门中 三拷六问定了罪 收在南牢受苦刑
我儿若有好和歹 你叫为娘怎样疼 二位夫人哭个痛
不正假意也伤情 太太越哭心越痛 不正假装也哼哼
我儿到在南监内 国家王法岂肯容 徐家若是断了后
周家也该断了根 二人哭罢多一会 不正言问开一声
叫声太太且止痛 想法搭救是正经

老夫人说：“怎搭救呢？”不正说：“如今打官司有钱为上。常言说的

好，衙门朝南开，无理有钱只管来。若有银子，我上衙门打点打点就好，保管就无事了。”老夫人闻听，满心欢喜，说：“家有的是银子。”不正说：“不用了，拿四块就好。若不够，我再来取。”说罢老夫人拿了四块银子，交与贾不正，不正接银在手，往外就走。夫人说：“你可快去打点，不可迟误。”不正说：“太太不要着急，我将衙门里外一打通就出来了。”

不正说罢往外行	后跟太太老诰封	太太送出上宅去
不正又把太太称	太太请回把心放	我救妹丈出火坑
太太闻听回宅去	不正去上官衙庭	往前正走来好快
衙门不远咫尺中	迈步来至衙门外	南监不远面前迎
不正来至南监外	又把李虎叫一声	

李虎闻听即把监门推开，走出监外，回首又封锁监门，说：“贾大哥有话讲，请讲。”不正说：“俺哥俩人出了监门，找个酒馆再说不迟。”李虎听罢，也不推却，二人走出监门，来至大街，暂且不提。再说孔家寨众兄弟，阮英开口说道：“大哥，四哥回家办酒席去了，我先到他家瞧瞧，你们明日再去。”阮英说罢，辞别了众家兄弟，出了孔家寨，直照大路走下来了。

孔家寨出小阮英	一心要上济宁城	心急只嫌走的慢
只想插翅来飞空	他是两条飞毛腿	走起路来似刮风
论走也得好几日	说书哪用片刻工	阮英正走抬头看
跟前来到济宁城	迈步就把东门进	一街两巷闹哄哄
看罢多时天黑了	买卖取物关门庭	小爷正走抬头看
迎在来了人二名	未曾走道膀靠膀	鬼儿咕咚往前行
我随他俩后边走	听他说些什么情	不正李虎来得快
有座酒楼前面迎	迈步就把楼来进	瞧见八仙在居中
二人屋内落了坐	外面惊动小阮英	

阮英来至大街以上，恰好看见贾不正李虎二人往前而走。小爷在后跟随二人往前而走。小爷在后跟随二人，来至酒楼，居中坐下，阮英见两个人吃呢，暗道：“我也喝两盅，听他说些什么？”遂一声叫道：“老三你来你来。”老三闻听，回头只见那边还坐着个人呢。也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待我上前问问。他来至面前，见头低着呢，便高声说道：“这位爷台要吃么？”一连喊了三声，小爷也不答言。老三又将八仙桌子一拍，喊道：“这位爷台要喝酒么？”小爷慢慢抬起头来，说：“你与我说话么？我是个聋子。天上打雷我都听不见，你与我拿一壶酒来，端一碟菜来。”老三闻听，把酒菜一齐拿来，放在桌子面前。小爷吃酒不提。贾不正说道：“今日晚上一更天，把他招上铁床上，上刺眼钉，二更天白纸蒙面，三更天心冷身亡。你把他害死，天明打一张病床子，你算他病死了。你若依哥哥之言，这几块银子就是你的了。”

不正酒馆把计生	将着李虎说实情	害死文标人一个
他的家业就来擎	再与妹子亲来做	风风流流过几冬
二人若把洞房入	象牙床上两情浓	

李虎说：“我还去呢。”不正说：“你去作什么？”李虎说：“我上牢害徐文标。”不正说：“兄弟不可玩戏，听哥哥与你言。”

哥哥今日托付你	只要件件记心中	老天若随我心愿
奉送厚礼加倍增	李虎答应说知道	何用兄台细叮咛
哥哥且把宽心放	今晚叫他命吹灯	把他抬在铁床上

板子钉上刺眼钉
给我银子二百两
做做你的好事情
小爷闻听气炸肺
举头三尺有神灵
图财害命行苟且
下回书中再说明

遂后押上穿心扛
不用哥哥挂在心
我也回上衙门去
连把小子叫几声
暗事亏心天知道
我叫你俩归阴城

想活三更万不能
你今快快回家去
过日贺喜到你门
未曾行事想一想
过往神灵察的明
想知二人生共死

第二十五回

阮英飞身报凶信 五弟兄定计劫牢

词曰：

好个猴子阮英 迈步急忙前行
孔家寨上把信通 来了众家英雄
有拿长枪短刀 也有铁棋流星
飞沙走石起在空 闹的山摇地动

闲言提过，书接上回。且说猴子阮英闻听贾不正李虎之言，只气的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暗暗的骂说：“好两个该死的奴才，我先杀了你，再叫你定计害人！”按下不提。再言李虎说：“贾大哥，俺俩快走罢。”不正听罢，开发酒饭钱。二人迈步走出了酒饭铺子，李虎回了衙门，不正回了徐府，不提。且说阮英走在大街上，到处探听，街上人说徐文标怎遭人命官司了？那个说他杀了文勇了，这个保镖的心黑。阮英听说，暗道：“这是真了。”又想到：趁着未关城门，何不与我众家哥哥送个信去。

好个猴子小阮英	大街以上听的清	都说四哥身有难
受罪现在南牢中	我与哥哥去送信	搭救四哥徐振中
迈开两条飞毛腿	好似刮风一般同	往前正走来好快
到了孔家山寨中	大门以外止住步	随后又往那边行
急忙就把上宅进	见了众人把话明	叫声哥哥不好了
塌天大祸了不成	四哥回城遭了难	现在南牢禁监中
牢头李虎使奸计	要害四哥命残生	尉迟闻听动了气
虎眉直竖眼圆睁	立地跳了两三跳	呀吓呀吓恨几声
孔生听说一旁喊	肉脑子气了发昏	铁牛听说就要走
急忙起身往外行	周顺一见武将好	文的上前也不中
众家兄弟齐声喊	顶盔穿甲不曾停	弟兄更衣多齐整
各抄兵刃甚威风	尉迟钢枪拿在手	孔爷大斧举在空
铁牛拿着生铁棍	吩咐套车备能行	今日晚上把城进
先杀州官沈不清	救出四哥人一个	二位娘亲接出城
公子闻听这些话	连把哥哥叫一声	

周顺说：“众家哥哥不用套车，大哥二哥俱能骑马，三哥能蹚，老兄弟有飞毛腿，他能跑，俺哥四个东门以外聚齐，带领家将。几名家将看守坐骑。”尉迟肖说：“五弟之言有理。”就此大家起身，快走呀。

众家弟兄往外行	好似猛虎下山峰	眼前就要去造反
苦了州官沈不清	阮英迈开飞毛腿	铁牛紧奔不曾停
孔生骑着卷毛兽	扬鞭打马快如风	尉迟骑着鸳鸯豹
家将骑着白马龙	马跑如飞还嫌慢	只想一时要进城
大家心急往前行	面前走着人二名	猴子紧迈飞毛腿
铁牛脑袋忙不定	铁牛逞强着了性	赶过猴子小阮英
到了济宁东门外	只见城门上了封	站在东门来等候
又来猴子小阮英	不用人说知道了	必是哥哥到此中
弟兄一人下坐马	家将接去马如龙	弟兄四人到一处
只听谯楼起了更		

阮英说：“众家哥哥听着，谯楼才打更，天还早咧。大街以上人多势众，此时还反不得。俺弟兄先进城去，再作道理。”铁牛说：“俺俩先进城去，我随后再去。”尉迟肖闻听吩咐家将看守坐骑，阮英却於包袱里取出爬墙索，还有五把铁绳，将铁绳抖开，往墙上一抛，抓住城头索抖在城上，他三人拉着，一齐上去。阮英又将铁索收在包袱以内，铁牛见他三人都进去了，他反脑袋晃了一晃，奔进城里。阮英回头，只见三哥也进来了，说：“你们在门洞里等我，我先到南监探探四哥，再作道理方好。”

诗曰：

好个小阮英 急走快如风
来至监牢内 探望徐振中

阮英说我自己先上南监探探四哥的下落，等三更天四哥救出南牢，随后点一把无情大火，我在里往外杀，你们在里边随后把四哥送出城去，再到徐府把二位干娘用车送出城外。尉迟肖说：“老兄弟之言有理，俺大家快去罢。”阮英迈步就走，只听的街上人等纷纷议论。阮英暗说：“我再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小爷穿的是夜行衣，凡人不能瞧见，小爷来至众人面前，将身往墙上一靠，做个贴画的典故，他就听起声来了。众人说：“徐文标是梁山后人，朋友甚多，不成要反进城来。”那个说：“俺不管那些闲事，不怕他连州官也杀了呢。俺大家散了罢。”小爷听罢，将身一斜，穿宅过院，只向官衙走下来了。

好个猴子小阮英	要救四哥徐振中	穿街越巷来的快
来到知州官衙庭	官街以上忙站住	低头自己暗叮咛
谯楼打罢一更鼓	难救四哥出火坑	忽然一计有有有
一条妙计上心中	看见四哥他的府	探探嫂嫂贾秀英
说罢回身来好快	到了徐家大门庭	小爷闪开夜光眼
看见屋内点着灯	穿宅来至绣房上	听得里边有人声
顺着屋檐伏下去	金钩挂鱼学的精	金钩挂在房沿上
侧耳留神仔细听	猴子听话且不表	再把兄妹明一明
不正一旁开言道	连把妹子叫一声	贾氏闻听不怠慢
急急忙忙不曾停	自己亲提一壶酒	四碟酒菜都现成
又与哥哥亲斟酒	递与不正手内擎	不正接过这盅酒
好似头上走真灵	越看越爱心花乱	不到日落点上灯
贾氏复又开言道	救命哥哥你是听	多亏你杀李文勇
凶刀藏在我房中	人头丢在配房后	合家人等不知情
不正连把妹妹叫	文标今晚命必坑	死了文标人一个
哥哥与你拜花灯	贾氏听说好好好	猴子上边听的清
我今且把房檐下	别叫小贼逃了生	先杀小贼人一个
然后再杀贾秀英	小爷主意安排定	急忙又把脚尖松

猴子把脚尖往下一松，做个反筋斗的故事，站在地上，穿着鞋，点地不响，好像四两落地灯草灰一般。来至绣房门外，主意拿定，就要动手，双手将门推开，往里就冲。

猴子紧步往里行	好似猛虎下山峰	一把抓住贾不正
怀中衣带响连声	用手按在平川地	抽出钢刀举在空
旁边吓坏贾氏女	连把贼人叫几声	贾氏吓的兢兢战
拉下被褥把身藏	浑身上下盖个严	小爷刀落下绝情

只听喀嚓一声响
大骂贱人狗娘生
现今南监身受罪
怕的将来无对证
把你藏在床底下
照着贾氏摆里拧
好个天河地煞星
遑遑打打去听声
往前正走来好快
只听花园人二名
猴子站在墙头上
后跟小姐梁秀英
小姐正走抬头看
小姐又斟酒一盅
小姐哭罢多一会
下回书里再表明

脑袋滚在地川平
是你作的调情事
你在家中打调停
我把贱人你绑上
手脚绑来紧紧绳
小爷急忙往外去
杀人只当切大葱
闪开他那夜光眼
看见高楼点看灯
站在花园墙头上
再说花园人二名
主仆俩把花园进
浇花井在咫尺中
一撩罗裙忙跪倒
眼望东京把话明

随后又抓贾氏女
害的四哥甚苦情
我若今日杀了你
想你逃走万不能
剥下衣服把身出
去救四哥徐振中
穿宅过院往前走
见座宅舍好威风
小爷这里止住步
侧耳留神仔细听
丫环便在前头走
行走过了观花亭
丫环放下千张纸
点着纸绽放悲声
说到此处住下罢

第二十六回

梁秀英祭奠周景隆 徐文标狱中盼救星

诗曰：

好个梁秀英 迈步下楼庭
来至花园内 祭奠周景隆

且说梁秀英同一丫环来至花园浇花，井前祭奠，点着纸锭，小姐哭罢多时，站起身来，手指东京说道：

闻听公爹多激上	得罪奸党人几名	奸党金殿去上本
要害周家满门庭	绑了一百零三口	法场以内丧了生
老天不断周家后	忽然一阵刮神风	一连刮了两三阵
救出母子人二名	出了东京汴梁城	我夫千里到山东
丈夫投亲把城进	来在梁家府门庭	见我爹爹梁士太
他老人家心改更	认不认的还罢了	不该绑上周景隆
送在花园书房去	毒死哥哥定牢笼	熬上一碗断肠散
害死丈夫一人名	死尸抛在浇花井	小奴楼上不知情
我知夫主来到此	也能救你活性命	可叹丈夫死去了
年青青把小命坑	丈夫活着未见面	奴家与你来相逢
昨日丫环对我讲	今日与你送送情	瞒着爹娘把楼下
探望探望你魂灵	你死别把小奴怨	怨恨我父人一名
爹爹作官心肠改	嫌贫爱富糊涂虫	早知丈夫死去了
小奴楼上悬了梁	小姐哭的如酒醉	复又叩头起身形
手拿罗裙蒙面粉	墙上惊动小阮英	我当她是哪一个
原是五嫂梁秀英	听她是个贞节女	哭她丈夫甚苦情
我今不把嫂嫂救	怎对哥哥周景隆	有心要救梁小姐
又挂哥哥徐振中	我若先把四哥救	五嫂小命就吹灯
低下头来想着计	一条妙计上心中	又往身边摸一把
火扇子忙拿手中	迎风一晃明又亮	鼻子一撮火神充

阮英在墙头上一听的明白，才知是梁小姐。只见他哭了多时，又要投井，我若不救他，焉有他的命在。急忙把火扇子取出，把鼻子一撮，迎风晃了一晃亮，假充火神爷说：“梁小姐，梁小姐，你先别投井，井内死尸不是你丈夫，那本是梁忠的儿子。你丈夫现在孔家寨居住，不可寻此短见。我本是火神下界，特来救你。吾神去也。”小爷把火扇子一挡，暂且不提。丫环一旁听的明白，说姑娘别投井了，那不是周姑爷死尸，是梁忠的儿子死在里边。火神爷说周姑爷在孔家寨呢。小姐闻听，半信半疑，有心投井，又恐不是丈夫尸首，低头暗想：不如回楼再作道理。说罢回归而去。阮英看的明白，自己也就走了。

好个猴子小阮英	救下小姐活性命	慌忙就把墙头下
南监去救徐振中	穿房越屋往前走	南监不远面前迎
小爷来至墙儿外	只听铜锣响连声	低头暗想有有有
我上墙头望分明	双足一跳把墙上	就知来了外巡风
又往那边送一目	眼前来了人二名	铜锣打的连声响
梆子不住响连声	打锣的便在头里	打梆子的拎灯笼

小爷就把墙头下 低下头去暗叮咛 暂且先杀人二名
我再替他打打更

小爷跳下墙里，只见还有一套墙，上边有些刺斜，不用说我四哥在里边呢。这位爷将身往墙上一靠，那打更的哪能瞧见。阮英暗道：“这天还早呢，等等我再动手亦不迟。”再说牢头李虎与贾不正分手，自己回在监内，见了徐文标说：“姓徐的朋友，你知道这监中的规矩么？守山的砍柴，守河的吃水，这监内也不种高粱豆子，自你进监，分文未见，非别的，今日朋友有点难为罢。”说罢带领伙计们把文标抬至铁床，英雄此时疼痛难忍，满眼垂泪眼，望家乡把头点了几点，说：“娘呀，这可坑了我了。”

文标难忍痛伤情	扑咯咯的落泪痕	眼望家乡将头点
养儿亲娘叫几声	人家儿都生得济	你老养儿不送终
为儿现在铁床上	想要逃活万不能	身上押着穿心扛
眼睛观上刺眼钉	春丝拴在桩橛上	两脚蹬着木窟窿
都说文标是好汉	谅来今朝难腾空	人心是肉不是铁
官法如炉板钉钉	我死不把别人怨	只怨贱人贾秀英

诗曰：

文标把监坐 两眼泪纷纷
身在铁床上 连连叫娘亲

却说徐文标望着家乡说：“养儿母亲，你老哪知为儿身受大刑。”

我死不把别人怨	瞒怨贱人贾秀英	不该暗定牢笼计
凶刀收藏在家中	死我文标人一个	谁人与我把信通
马渴想喝长江水	人在难处想宾朋	眼前若有大哥到
他是临凡黑虎星	水磨钢刀拿在手	能救四哥徐振中
目下若有二哥到	双头太岁愣孔生	手使一对加钢斧
也能救我活性命	眼前若有三哥在	名叫铁牛唐永峰
手使一对生铁棍	也能去报我冤仇	想起五弟叫周顺
他在书房用过功	兄弟能把状词写	能替表兄报冤仇
先告你嫂贾氏女	告他娘家人几名	将他拿在官衙去
三拷六问审口供	若是问出真情事	也能有我活性命
文标若是出牢狱	去杀贱人贾秀英	正是英雄来盘算
忽又想起小阮英	叫声兄弟快来罢	教你四哥出火坑
你是两条飞毛腿	找找朋友搬搬兵	把我救出虎穴地
大家好保周景隆	文标想罢多一会	忽听谯楼打二更
谯楼打罢二更鼓	慌了猴子小阮英	折铁钢刀抽出鞘
先杀二个外巡风	小爷正把刀来举	来了打更人二名
打锣更夫往前走	梆子铜锣响连声	二人正走心害怕

那位又把伙计称

且说更夫二人一名苦咸，一名监丁。苦咸说：“伙计呀，我走着觉着身害怕。”监丁说：“你害怕，我觉着冷冷的。”苦咸说：“俺俩换换罢，你在前边，我在后边。”监丁说：“前后一样。”阮英听得明白，心里说话：“等你二人到来，叫你死在一处。”说着二人来至近前，苦咸说：“伙计呀，我走着觉得腿肚子发战。”监丁说：“你快走一步就迈过去了。”苦咸听罢往前急走，还未迈步呢，小爷把刀往空一举只听喀嚓，喀嚓两声，两人应声倒在地上。阮英拿起锣也敲了几声，又把锣拿下去，丹田用力一声喊说：“小

心着。”里边说知道了。小爷想：我替你们喊，他也答应。又将梆子铜锣紧打了几下。这位爷打罢多时，放下铜锣梆子，暗道：“我怎进去见我四哥？墙上俱是斜刺。”想罢多时，有了，待我偷两床被来，蒙在墙上，我好进去。小爷拿定主意，要偷被去了。

一个猴子小阮英	他在南监行了凶	杀了更夫人二名
又要偷被把墙蒙	穿宅过院往前走	要奔知州官宅庭
往前正走来好快	高楼大屋面前迎	不用人说知道了
这是知州他家中	小爷就把官衙进	顺着屋檐伏身形
使个金钩把鱼挂	夜叉探海玩的精	里边听见人说话
孩子叫的不住声	书房走出人一个	必是州官沈不清
一直看他上宅进	怀抱儿子大头公	

小爷在房上看的真切，见州官走进上宅，奶妈带着大头公子玩耍呢。州官上前抱起，说：“儿呀，你三岁了，就是脑袋大些，你快快长，长大好念书，念书就会试，会试就作官，比爹爹这官再大才好，比爹爹再要好些。”阮英不听这些，跳下墙去，直奔囚房而来。

小爷急忙把墙下	找找四哥徐振中	往前正走抬头看
门外还有人几名	不用人说明白了	必是把门带打更
说到此处住下罢	下回书里再叙明	

第二十七回

众弟兄劫牢救文标 沈不清兴兵讨反贼

诗曰：

猴子把监进 搭救徐振中
点着无情火 烧的乱哄哄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阮英来至南监内里，举目观看

小爷抬头把眼睁	面前看见人几名	必是把门带打更
又把单刀亮出鞘	我在南监耍耍风	遇着一个砍一个
遇着两个砍两名	只听喀嚓连声响	更夫个个吹了灯
又把单刀空中举	劈开监门往里行	迈步如梭往前走
看见四哥徐振中	躺在铁床打咳声	连把哥哥叫一声
兄弟今日来救你	劫牢反狱就成功	众家难人开言道
救命爷爷叫几声	你老人家修修好	也与我俩挑挑绳
小爷闻听不怠慢	慌忙动手不曾停	遇见一个救一个
遇见二名救二名	犯人刑具全挑尽	众人出了囚房中
小爷一见慌张了	背起四哥往外行	随后返身点着火
再表东门人三名	尉迟肖在头前走	孔生大斧举在空
铁牛拿起生铁棍	也奔文标监牢中	弟兄三人来好快
看见兄弟小阮英	兄弟五人到一处	只听背后喊几声
呀吓一声说不好	南监起火把人坑	不言兄弟去徐府
再把州官明一明	闻听南监失了火	吓坏州官沈不清
拿着裤子往上套	沙帽只管靴子蹬	呀吓一声坑了我
哪里强贼进了城	吩咐手下众军兵	别叫强贼逃了生
一个一个抄兵刃	搬鞍上了马能行	州官催马头前走
后边跟着众军兵	一齐都把南监奔	只听喊叫不住声
众人来至监墙外	满天大火太无情	单等本州回衙去
写发本章奏圣明	我主一见龙心恼	必定发来几千兵
京兵发到济宁城	抄拿贼寇不留情	州官暗暗咬牙恨
连把军兵叫几声	快快救下无情火	军民人等不曾停
一街两巷都来到	只听那旁喊连声	梁滚催马头前走
后跟军兵五十名	众人齐喊拿刺客	别叫贼人逃了生

喊道：“快快拿贼要紧。”沈不清答道：“梁少爷言之有理。本州已经派人前去救火。又领些军兵追赶贼人。”暗道：“昨日拿进凶手徐文标，今日劫牢反狱，必是文标的朋友勾串，不如带些人马，前去抄徐文标的家眷。”说罢带领人马走来了。

沈不清呀沈不清	来抄徐家府门庭	带领军马往前走
呐喊摇旗甚威风	按下军兵且不表	再说梁山虎一群
大家保着徐振中	阮英独在前头走	身边四哥往前行
铁牛举起生铁棍	二爷大斧举在空	尉迟钢鞭拿在手
防备后边众军兵	弟兄拥护往前走	来至徐家大门庭
徐府家将仔细看	来了几个武将身	不知何处英雄将
急忙上前问一声	猴子进前开言道	呼声家将你是听

看我当作哪一个 是你主人一拜朋
众将急忙开了门 兄弟走进大门里
一直走进上房中 文标放在床沿上
见了孩儿文标面 好似珠珠落怀中
急忙进前双手拜 二目昏花认不清

诗曰：

徐家众英雄 吩咐把马带
套上车一辆 快奔孔家寨

闲言不可多提。且说二位太太见了些英雄好汉，把文标救来，悲喜交加，急忙拜见。

太太进前忙下拜 惊坏小爷叫阮英 你把小侄忘记了 好似腑内掌上灯 这是太太心内话 你对姑母明一明 他的先祖尉迟公 三哥本是梁山后 大家救他活性命 尉迟肖把兄弟叫 不知吉来不知凶 家将听说未曾停 连把兄弟尊几声 孔生生来脾气愣 迈步进了绣房中 又把斧子举手中 绣房杀了贾氏女 复又回至上宅中 文标听说好好好 阖府人等都来到 仆女家将叫几声 俺家赶走再处置 家将个个上走龙 文标躺在小车上 又听一阵马蹄声 众兵围住文标府 别叫贼人逃了生 烧的徐宅齐叫苦	二目昏花认不清 小爷上前施一礼 我的名字叫阮英 也该徐家不断根 又把贤侄叫几声 一个一个都有名 二哥也是唐朝后 名叫铁牛唐永丰 小爷说罢多一会 快快收拾好出城 万贯家财我不要 再说文标徐振中 我有事情托付你 急忙走出上宅中 床底搜出贾秀英 只听喀嚓连声响 看你调情不调情 见了四弟回言道 咬牙切齿解心痛 仆女丫环乱了营 丫环你也把车上 众人闻听喜心中 一家人等安排就 众家兄弟挡又封 若问哪里马蹄声 兵层层与将层层 军兵答应不怠慢 火起把天照个红	一旁惊动那一个 连把姑母尊一声 夫人闻听心欢喜 来了一门好亲情 那些朋友名和姓 大哥本是唐朝后 他的名字叫孔生 都与表兄同结拜 大哥那边把话明 太太闻听这句话 只要我儿活性命 浑身疼痛实难忍 与我去杀贾秀英 去杀贾氏不曾停 手拉金莲扯出外 脑袋瓜子离脖根 孔生出了绣房内 哥哥杀了贾秀英 杀死贱人废了命 太太车上开言道 家将快去备能行 丫环又上车一辆 再说英雄众弟兄 大家起身刚要走 州官带领一群兵 州官吩咐快点火 点火就往房上攻
--	--	---

且说众家弟兄正在徐府门首，起身要走，州官带领军兵，把文标宅舍围住，吩咐军兵点火，火起烟飞，正遇南风，往北刮起。二位太太在车上瞧见火起，心如刀搅，仆女家将心中害怕。阮英拿准了主意，说：“众家哥哥，我定有一计，我去敌了官兵，你们随后就走，保着三辆车子，直奔东门，带领家将快去逃命。”阮英说罢，把身一耸，发喊啊呀，众位军兵听真，哪一个敢近老大爷法宝？这位爷，搬起砖瓦往下一耸，可就打起来了。

小爷定个计牢笼
想要活着万不能
砖头瓦片人群落
吓的兵丁两旁跪
骂声州官沈不清
哪怕沈家有千口
杀人只当拔大葱
你们快快拿刺客
将书裁开另表名
铁牛吩咐快着走
兄弟三人后边走
遇见二名杀二名
顷时来在东门内
连把哥哥叫几声

连把军兵骂几声
将稍一跳往下打
兵丁着急说不好
小爷见路就逃生
我今先到你州府
斩草除根一扫平
州官吓的战兢兢
别叫强贼逃了生
回书不把别人表
家将慌忙急急行
好似猛虎一般同
大家跟着车子走
城门关的紧层层

你若得犯小爷手
众兵闻听失了惊
什么宝贝认不清
这才出了虎穴地
杀你居家满门庭
不是小爷说大话
连叫手下众军兵
再走一行战
再说兄弟人三名
赶着车子正三辆
遇见一个杀一个
一直急奔东门行
铁牛一见说不好

铁牛说：“大哥呀，不好，城门未开，怎能出去？还有千斤闸也放下来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徐府同奔孔家寨 阮英铁牛战官兵

诗曰：

众人往前走 来至正东门

啊呀说不好 兵将随后跟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却说唐铁牛走至东门说：“大哥呀，不好了。城门未开，千斤闸也落下来了，如何是好？”尉迟肖还未开言，铁牛说：“大哥呀，有了，我跳上城去，把千斤闸搅上去，你们在底下托着。”尉迟肖说：“如此快上去罢。”铁牛急忙跳上墙去，伸手拿一根杠子就搅。他哥俩在底下托着，等的开放城门，赶出三辆车去。家将跟随出城，他哥俩也在后边。铁牛说：“放下千斤闸罢。”尉迟肖孔生保护车子，均奔孔家寨去了。铁爷说：“我去找我老兄弟。”这铁牛跳下城头去了。

好个铁牛唐永丰	救出四哥徐振中	多亏阮英定的计
他的武艺比我能	双手举起生铁棍	急急忙忙找阮英
只听正北齐呐喊	必是兄弟战军兵	急忙扎起通天发
急急忙忙往前行	大街以上留神看	来了猴子小阮英
小爷闪开夜光眼	看见三哥唐永丰	走进前来开言道
连把三哥问一声	四哥他今在何处	铁牛说已出了城
小爷闻听心欢喜	俺们哥俩战军兵	铁牛说道好好好
不用兄弟嘱咐叮	眼看军兵赶到此	这会喜坏唐永丰
生铁棍槌空中举	提起精神下绝情	见了一个杀一个见了一双杀
二名	眼看闯在人群内	打死无数众官兵
只听喀嚓连声响	死尸躺在地川平	州官看见说不好
不是强贼对头兵	梁滚一见败回府	不顾家眷逃了生
一街两巷齐叫苦	买卖铺子也伤情	押下众人且不表
再说梁山众弟兄	小爷又把哥哥叫	听着小弟说分明
军官已经败了阵	俺们哥俩快出城	大家都到孔家寨
保着五弟周景隆	铁牛听说好好好	快快出了这座城
小爷迈开飞毛腿	铁牛跟着随后行	穿街过巷来好快
眼前来至东门庭	二人到此抬头看	城门关的紧层层
用手取出爬墙索	抖开就往城上抛	拉住绳子蹬一蹬
不多一时上了城	铁牛扎起通天发	跳出城去等阮英
小爷拿下爬墙索	挂在城上不曾停	顺着绳子把城下
藏在身边走如风	铁牛跟着后边赶	顺着大路往前行
二人正走抬头看	小车不远面前迎	铁牛这里连声喊
连把哥哥叫一声	尉迟这里回头看	来了三弟唐永丰
又见兄弟也来到	心中好似掌上灯	弟兄一同往前奔
忽听谯楼打五更	谯楼打过更五鼓	金鸡乱叫到天明
眼前来至孔家寨	到了孔生府门庭	家将翻身下坐马
小车赶进府门庭	众家弟兄把门进	府门以里闹哄哄
二位太太把车下	仆女急忙不曾停	扶持太太往前走
上宅走出周景隆	公子急往前边走	见了娘亲身如弓

见了舅母忙施礼
孔老安人不曾停
姐妹三人同揖拜
尉迟又把兄弟称
急忙上前不怠慢
好像死了一般同
连叫我儿醒了罢
你叫为娘怎样疼
文标走至阴间路
十二重楼往上升

见了哥哥把礼行
急忙开步往外走
亲亲热热进房中
吩咐一声抬回后
抬出文标徐振中
弟兄一旁连声叫
多归阳路少归阴
三位夫人来悲痛
不知死来不知生
半天还有一口气

上宅又来人一个
急把二位太太迎
三位太太落了坐
忙了孔生和阮英
文标本来伤痕重
太太紧叫不住声
我儿若有好共歹
弟兄一旁都心惊
阴曹不留无名鬼
呀吓呀吓不住声

且说徐文标倒在床上，昏去多时，才缓过一口气来，呀吓的一声：“我怎地在这里？来在什么地方？”大家闻听，满心欢喜，徐老夫人说：“文标我儿，你快醒来，这是孔家寨，你的众家哥哥兄弟把你救在此处。”文标此时也就明白了，说道：“母亲，为儿身上疼痛，难以动转，我也不能好了，众家兄弟救为儿一身也算白费了工了。我这腿上连皮肉全都没有了。”孔生在一旁听的明白，道：“四哥，不必害怕。”孔生忙把药拿来，与文标上了，不到吃饭之时，文标身上也不痛了。孔生见四弟好了，又吩咐厨下治备酒席。不敢怠慢，即把酒席作完。众位弟兄饮酒不提。且说州官败回衙去，天明出了上宅，吩咐家将带马，公差闻听，忙将马拉在大门以外，州官拨鞍蹬走下来了。

州官上了马能行
南监不远面前迎
罪人一切逃了命
一街两巷闹哄哄
十字大街送一目
贼人俱都逃进城
一行走着来好快
迈步如梭往里行
写着山东贼无数
官兵死了无数名
差人下到太原府
再表孔寨众弟兄
酒过三巡菜过五
连把兄弟叫一声

人马跟随一窝风
监门劈个粉粉碎
不知死来不知生
来来往往人不少
死尸躺在地川平
吩咐一声快回府
到了州官官门庭
书房以内落了坐
夜晚反了济宁城
刷刷点点写完了
一处一处详进城
推杯换盏来吃酒
酒尽壶乾盘内空

正走来至大街上
囚房烧的甚苦情
催动坐马往前走
买卖铺家把门封
军兵死了无其数
公差答应不曾停
足蹬下了能行马
七寸逍遥拿手中
杀死牢头好几个
叠又叠来封又封
州官下书且不表
一个一个饮刘伶
尉迟一旁开言道

尉迟肖说：“众家兄弟，俺在此处，住着离城甚近，州官必写本进京，汴梁若发来人马，围住孔家寨，那时怎了？”孔生说：“如此俺就起身，找一座高山，招军买马，积草屯粮，聚成兵将，反进东京，好替周家报仇，何等不好？我等就此反了罢。”阮英说：“哥哥之言正合我意。”

孔生说个要造反
俺们大家反进京
金殿去杀昏君主
再找奸党把账清
这些奸党全扫净
不刹千万自不容

喜坏猴子小阮英
昨天晚上劫牢狱
然后俺再杀官兵
找找王俭合童贯
再找殿将刘彦龙
小爷越骂越有气

太太暂住孔家寨
今日去上汴梁城
宫院以里杀个净
再找高俅合蔡京
奸贼犯在俺的手
连把哥哥叫几声

大家快快起身罢
东京城里兵将广
怎对五弟周景隆
我今舍上这条命
慌了夫人老诰命
俺家死了百馀口
结下一些好宾朋
必是死了梁士太
不该霸俺这亲情
小姐若是心改变
眼望苍天把话明
老天若是睁开眼
刮在高山孔家寨
猴子又把娘亲称

再要不走可不成
那里不同济宁城
周顺闻听这句话
却说这行就怎行
急急忙忙开言道
剩俺母子人二名
我儿投亲惹下祸
杀他千万不心疼
不知儿妇好与歹
往费途劳走一程
常言俗语说的好
济宁城里刮神风
我与儿媳两相逢

尉迟即把兄弟称
进京若有好和歹
连把哥哥叫一声
公子说罢这句话
连把我儿叫几声
如今来至孔家寨
昨日反了济宁城
作过总兵伤天理
也叫为娘痛心中
夫人越思心越闪
离地三尺有神灵
把我儿媳刮出城
大人正言来讲话

阮英说：“娘呀，你说来说去，还是想我五嫂。昨日晚上还未反狱之时，我在梁府花园墙上，瞧见五嫂跟了丫环，在浇花井前焚化纸钱，我看那光景也是贞节之女，那一表的人品，也是描写不出呀。”

小爷这才把话明
她的贞节有十成
小姐天黑未睡觉
下回听我诉说清

众家哥哥叫一声
昨夜到在她府去
带着丫环下楼庭

提起五嫂梁小姐
我在墙上听的清
说到此处歇歇罢

第二十九回

阮英述说五嫂贞 猴子去偷梁秀英

诗曰：

白云朝朝过	青天日日开	
明公默默坐	听我说起来	
猴子复又把话明	众家哥哥叫一声	提起五嫂梁小姐
她的贤德有十成	昨日到在她府去	我在墙上听的清
五嫂天黑未睡觉	一同丫环下楼庭	主仆二人花园进
丫环手内提灯笼	小姐拿着千张纸	浇花井前去送行
忙撩罗裙跪在地	点着纸钱放悲声	哭我五哥叫周顺
又哭夫主周景隆	她说死在浇花井	小姐哭的甚苦情
五哥你来投亲事	嫂嫂楼上不知情	若知五哥进梁府
她能救你活性命	若在书房见你面	也要与你把衣更
给你银子几百两	叫你打点去进京	小姐是个贞节女
话不虚传是实情	猴子还要往下讲	那边喜坏老夫人
周老夫人开言道	叫声吾儿小阮英	小姐既是贞节女
想法接进高山中	猴子闻听这句话	又把干娘叫一声
今日夜晚天黑了	我再去上济宁城	再到土太他的府
与我嫂嫂把信通	将她背到孔家寨	与我五哥把亲成
看过良辰黄道日	夫妻二人拜花灯	那时夫妻团圆了
将她住到孔家寨	五哥更名改个姓	大比之年去进京
五哥文才高天下	那时得个状元红	东京城内把官做
能替祖上将冤伸	小爷正要来讲话	二爷一旁把话明
不久日落天气晚	大家用饭把饿充	吩咐一声把席做
家将厨下喊连声	不多一时把席成	慌忙端到上宅去
众家弟兄饮刘伶	三位太太也吃酒	文标也要把饿充
浑身皮肉全好了	正是大家把酒饮	西方日落太阳星
日落西山天黑了	仆女丫环点上灯	阮英一旁开言道
连把哥哥叫几声	我今去偷梁小姐	我把嫂嫂接出城
将她接到孔家寨	免俺干娘挂心中	愣子那边开言道
兄弟言语不中听	济宁城里八十里	怎背小姐梁秀英
阮英闻听这句话	连把二哥叫一声	二哥若是不相信
俺们哥俩赌个东	孔生闻听心欢喜	你若偷来梁小姐
我把兄弟带进城	将你请到酒楼上	俺们二人饮刘伶
你若输我请了我	俺们二人一样行	一齐同把酒楼上
哥哥吃酒你别疼	小爷听说好好好	打赌击掌就进城

阮英说：“天也黑了，我要走了，去偷我五嫂要紧。”尉迟肖说：“老兄弟，世上也有偷银子偷钱的，哪有偷人的道理？”小爷说：“这也不是我猴子夸口，若三个两个人也算什么好汉？”孔生说：“老兄弟，你若偷不来，你可得请我。”阮英说：“不但请你，连众家哥哥全请。”铁牛说：“俺多等一会。”孔生上前拉作说：“老兄弟，你且慢走，三哥跟你去，替你背着，可好么？”

好个天河地煞星	走道如同刮大风	迈开两条飞毛腿
飞急要奔济宁城	出了庄村孔家寨	顺着大路往前行
书要剪断方为妙	啰啰 困公明	小爷正走抬头看
眼前到了济宁城	东门以外止住步	只听樵楼起了更

且说阮英来到东门外的一片树林之中，只见来了二位女子，暗想：天到这般时候，路上还有行人？我不如爬上树去，听她们二人说些什么。话说两个女子来至树林，也就坐下。那个说：“姐姐今日白天在这村庄以里，见一妇女，身怀有孕，不久就要分娩了。白天买俺翠花去，此女名叫乔凤英，俺二人先到他家，将门叫开，她家又无男人，借宿一夜，等到夜静更深，用药将她薰迷，把肚剖开，取出胎胞，俺好配那鸡鸣五更断魂香。”二人说罢，起身就走直奔村庄去了。小爷在树上听的明白，说道：“她是作什么的？挖心开肚？待我也跟她去看看是何动静。”说罢跳下树来，往前就走，不多时，进了村庄，赶上二位女子。只见北路一座小门，小爷说：“我看看她怎么叫门。她若叫开门，将她留下，我得先进她屋去，我看看她怎么开肚。”小爷在后边跟着，二女子将门拍了几拍，顿时屋内惊动了乔凤英。急忙下了床榻，开门走出来，至板门将门推开，往外观瞧，原是二位女子。问道：“天至这般时候，叫门为何？”二女子说：“俺是卖花的，在这借宿一夜，不知意下如何？今日是赶不上路了。”乔凤英闻听说：“这是了，进来罢。”二女子听罢，迈步就走。小爷一见，说：“不好了，她要后进去，我要先进去才是。”说着将身形一耸，却就跳进围墙进了上宅。原是三间房子，一明两暗，上边有板棚，祖先堂也在那供着的，还有黄缎幔帐，正好我在那藏身。将身形一耸，跳在祖先堂幔帐。且说她三人走进上宅，把二位女子送在东间屋里，小佳人回在西间屋坐在床上。二女子把薰药取出，走进西屋，照着佳人，将药撒开，不多时把佳人薰的昏迷不醒，咕咚倒在床上。二女子又拿出刀子还未动手，阮英在上边也闻着药味了，暗道不好，急从身边包内，取出解药，含在口内，说：“好二个女子，她是害人来了，今日遇见你老太爷，岂肯容你？”

小爷一见怒冲冲	好个女子害人精	站起身来往下跳
上前抓作女花童	一把单刀出了鞘	照准女子下绝情
只听喀嚓一声响	尸首躺在地川平	那个吓的兢兢战
跪在哀告不住声	好心爷爷快留命	全当买鸟放了生
爷爷若是放了我	只当作德积阴功	女子哀告多一会
小爷杀人不留情	举起凶刀往下砍	只听喀嚓响一声
死尸倒在川平地	人头滚滚地川平	小爷将刀收了起
急忙找水不曾停	小爷拿过一碗水	喷了一口不住声
叫声女子快醒罢	我是你的救命星	女子醒转身寒战
秋波杏眼睁又睁	抬头举目留神看	吓的呀呀喊一声

小佳人抬头一见两个死尸躺在地上，水血成河，面前站着一人，长的不是人形，只吓的抖索不住，面如金纸。

佳人一见战兢兢连把刺客叫一声你今杀人坑了我
人命关天罪不轻吾家出了坍天祸这场大祸我怎应
小爷闻听这句话连把女子叫一声杀人救你一条命
我是好人积阴功佳人闻听头低下好人为何把我坑

女子说：“你这好人可把我坑了。这两个死尸可叫我藏在何处？”小爷说：“你不用着急，我且问你姓甚名谁？对我说来。”女子说：“我姓乔名

凤英，年长二十二岁，丈夫贸易不在家下。无故出两条人命，这可怎好？”小爷说：“是好人我就不叫你受一点牵连，你就与我两条绳子，找一个扁担，我把死尸拴上，挑出扔在护城河内，你家也就无事了。”女子闻听，满心欢喜，找了两条绳子，一根挑水扁担。小爷急忙捆住就走。女子送出，小爷说：“不用送了，有几句话，嘱咐与你。

猴子挑尸往外挪	叫声大姐听我说	几句闲言对你讲
只要牢牢记心窝	有钱置地别靠河	家中不留卖花婆
后门以外别打井	灶坑别堆乱柴火	你今若听我的话
无有灾祸临你门		

小爷来至护城河边，站在墙头，只听咕咚，抛在河内。连绳子扁担，一齐飘去。复又站在桥上，往南观瞧，只听一声响亮，闪开夜光眼，仔细一看，原是一条毛驴，带着响铃，骑着一位女子。小爷瞋中观瞧，这天已有三更之时，哪来的女子骑驴？不知她是作什么的，等她来到，我把她驴拉住，问问她是作什么的。小爷想道这里，正然等候，忽然一阵风过去了，小爷说我见鬼了，待我赶上他再问。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生疑心阮英赶毛驴 救佳人猴子战女鬼

诗曰：

世事真凑巧	反复不一定
猴子把城进	遇些怪事情

却说猴子正在桥等候，女子忽一阵风响过去了，小爷说：“你过去我也要赶哪。”

好个猴子小阮英	这回赶鬼要追风	女鬼骑驴前边走
后跟天河地煞星	急忙又睁夜光眼	骑驴女子好威风
头戴白来身穿孝	三寸金莲白布蒙	一领孝衫穿身上
腰中扎条青麻带	不用人说我知道	年轻寡妇不正经
小爷紧在后边赶	眼前来至东门庭	女子来在东门外
一阵旋风影无踪	小爷低头心暗想	她却哪里进了城

小爷正赶在东门，不见了女子。说道：“她怎进去了？也未开城门，必是从门缝里进去的？我也进去瞧瞧。”说罢将爬城索取出，搭在城上，钩住垛口，手拉着上去了。又挂在里边，顺着下去，将索拿下，藏在身边，迈开飞毛腿，又赶下去了。

小爷迈步往前行	还是赶路去追风	女鬼骑驴头前走
去找佳人张蓝英	今日到在她的府	抓住佳人她替生
女鬼催驴来好快	到了佳人府门庭	毛驴拴在槽头上
迈步进走上房中	见了佳人飘飘拜	惊动女子张蓝英
急忙就把床来下	随进她的上宅中	女鬼来至床前坐
再说猴子小阮英	小爷一见心暗想	女子为的怎事情

小爷说：“女子来到此处只是拜她为何？我先到屋内等着。”说着进了屋内，四处观瞧，只见小方桌上有个花球，手拿下来藏在身边，仔细观看，原是五间房子，还有过海大梁。将身形一耸，早已跳上在梁头，蹲着往下观瞧。佳人找一条绳子，女鬼跟着随后紧拜，佳人把绳子套在梁上，拴了一个

扣，往脖子上就挂。小爷一见，说：“不好，这不吊死了么？”忙把单刀抽出，将绳子割断，女子咕咚跌在地上，昏迷不醒。女鬼往上送了一目，还有一个人现形。

好个女鬼现原形 泪珠滚滚湿前胸 你今救了佳人命 想要逃脱万不能 小爷一见说不好 不杀女鬼姓字更 恶狠狠的往下砍 一溜火光往外行 小爷一见知道了 一阵旋风起在空 将鬼赶出上宅去 忽听谯楼打二更	披头散发甚是凶 女鬼复又仔细看 我上哪里抓替生 将身一抖往上跳 忙把女鬼叫几声 手拿单刀空中举 只听喀嚓响一声 现了原形往回走 取出花球往下抛 猴子忙把过梁下 不见毛驴何处行	身高总有八尺半 看见猴子小阮英 今日救她坑了我 要拿猴子小阮英 今晚犯在我的手 照着女鬼下绝情 说是女鬼怪不怪 来拜猴子小阮英 花球落在女鬼手 急急赶鬼不曾停 小爷站在门儿外
--	---	---

小爷只听二更之时，赶走了女鬼，救了佳人的性命，我也不知她姓甚名谁，待我回去问问她。复又回转屋内，站在女子面前，女子躺在地上。急忙叫道：“快快醒来。”

小爷站在地川平 有何屈情对我明 哪个恶人得罪你	连把佳人叫几声 婆家姓甚娘姓甚 我得替你将冤伸 方才走明阴间路 十二层楼响一声 抬头一见心害怕 你对奴家表表明 莫当我是神仙到 听我从头表表明 老英雄把梁山下 我的名字叫阮英 你因何事要上吊 叫声梁山尊英雄	醒来罢呀醒来罢 一一从头说分明 小爷说罢多一会 惊醒女子张 这回归了阳世城 半天还有一口气 甚么神仙到家中 小爷闻听开言道 我是梁山一英雄 武松单刀擒方腊 西的西来东的东 今日我救你的命 对我从头说分明 提起我的这件事
-------------------------------	---	--

蓝英

阎罗不留知名鬼
慢开秋波睁双睛
哪方居住下无界
又把女子叫一声
我若不说你不知
灭了梁山那盏灯
阮洪芳本是我父
杀的女鬼逃了身
女子听说这句话
铁石人闻也伤情

却说张蓝英闻听阮英之言，口尊英雄细听小奴道来：

提起奴的上吊事 普宁庵内来挂红 大王住在通天坞 他与尼姑有交情 定要来娶我家下 哪有我的活性命 万般出在无可奈 未有虚言假告诵 婚姻都是爷娘配 我对哥哥说分明 不怕山贼喽卒广	铁石人知也伤情 那日庵中还愿去 李霸是他大师兄 小奴烧香去还愿 叫奴与他拜花灯 若叫丈夫知道了 今日晚上要悬梁 小爷闻听气炸肺 擒男霸王胡乱行 一路杀上通天坞 怎挡梁山虎一棚	只为三岁身得病 遇见大王纪文隆 常常他把高山下 他看奴长好形容 我若应他婚姻事 必定说我败门庭 这是小奴实情话 骂声山贼纪文隆 等我回至孔家寨 把些山贼一扫平 小爷正发心中恨
---	---	---

忽听外边叫门声 吓的女子兢兢战 又叫梁山英雄将
你看叫门是哪个 山上大王到家中 小爷听说心欢喜
叫声女子你是听 快快迎接上宅内 哄他床上睡朦胧
二人定下牢笼计 不杀大王姓字更

大王在门外叫门，吓的张蓝英筛糠抖战，呀的一声，这可怎好？小爷说：“你不必害怕，快把他按进屋内，哄在卧床，将他舌头含在口内，与他咬下半截，他必动怒，那时我再杀他。”女子说：“恐怕英雄不是他的对手。那大王也是全身武艺，穿房过屋，闪展腾挪无所不通，常在普宁庵操演。”阮英说：“你不必害怕，我这把单刀是他的对手，能保你的活命，快快迎他去罢，我好上过梁躲藏。”说罢将身一抖，跳在梁上，女子往外就走。

好位小爷将英雄 定下一条计牢笼 女子开门往外走
小爷上在过梁庭 女子来到大门里 来人一见哈哈笑
浑身好像爬臭虫 快快来把屋来进 同床共枕睡朦胧
女子答应不怠慢 手拉手儿往里行 二人就把房来进
女子慌忙把衣更 将身哄在牙床上 喜坏大王人一名
女子上床心怯怯 战战兢兢不敢行 无奈骗在他口内
恶狠狠的不留情 银牙咬的连声响 咬下二寸有馀零
大王呀呀忙站起 杀人宝剑拿手中 恶狠狠的要行刺
吓坏女子张蓝英 小爷一见说不好 别叫贼人逃了生
刷拉单刀亮出鞘 丹田用力喊连声 小贼犯在我的手
你想逃命万不能 身形一挑把梁下 举起单刀下绝情
立劈华山往下砍 大王举刀往上迎 二人来往分门路
你强我胜抖威风 大王高山学的艺 小爷梁山将英雄
上山虎敌下山虎 云中龙敌水中龙 铜锅遇见铁扫帚
丧门神遇吊客星 小爷越杀越有勇 大王身乏难战征
招架不住败下阵 开门走出上房中 小爷跟在后边赶
连把强贼骂几声 山贼逃跑去如风 好像兔子见了鹰
小爷低头心生计 一条妙计上心中

阮英战败了盗寇，也不去追，见了女子说：“他上哪里逃命？”女子说：“他上普宁庵去与尼僧相交。”小爷说：“我上普宁庵找他算帐。”女子说：“我这咬了他半截舌头。”阮英接过藏在身边。走出上宅，只奔普宁庵走下来。

好个天河地煞星 穿房过屋起了空 迈开两条飞毛腿
走道好似刮大风 闪开两只夜光眼 抬头仔细看分明
往前正走来好快 普宁庵在面前迎 来到院内仔细看
瞧见廊房点着灯 将身一纵把房上 金钩挂鱼学的精
使个夜叉来探海 伏上檐头细听声 舌尖舐破棂窗纸
一只眼睛看分明 大王坐在床榻上 尼姑拉着打嗨声
尼姑就把大王叫 连叫十声九不应 口无舌尖怎说话
啰 啰说不清 说到此处住下罢 下回书里听我明

第三十一回

败山贼阮英杀尼姑 久不至孔唐往接应

词曰：

普宁庵内尼姑 暗与贼人私通
见了情人把话明 连叫数声不应
来了小爷猴子 追杀山寇性命
二人一齐归阴城 想活万万不能

西江月罢，书归正传。且说普宁庵内尼姑口称：“大王，今日到此，怎么这样光景？是何缘故？”连问数声，只听 啰啰说不出话，口内直流鲜血。说道：“大王你可怎的了？”

尼姑又把大王叫 连叫十声九不应 去了舌尖怎说话
只见嘴里流鲜血 情人不肯把话讲 中了何人计牢笼
小爷看见知道了 两个尼姑假正经 丹田用力一声喊
连把强贼叫几声 今日遇见我小爷 插翅你也难腾空

小爷看罢多时，心中暗想：“我明人不作暗事，我先喊他一声。”想罢，一声发喊：“呀吓，那无名小辈，快快出来，若要挨迟，我叫你碎尸万段。”大王闻听，吓的魄不附体，兢兢战战。尼姑闻听，说声不得了，快去迎敌去罢。大王手提宝剑，跳出廊房。小爷一见，做个反筋斗的故事，二人又战起来了。

小爷上边喊一声 大王闻听吃一惊 姑姑吓的兢兢战
手推大王快去迎 打个垛步往外闯 杀人宝剑手中拿
小爷一见忙跳下 连把儿等叫几声 今日犯在我的手

想要逃活万不能 山贼你若逃活命 除非投胎另脱生
大王软弱败了阵 恨不一时就出城 出城回上通天坞
再表猴子小阮英 只见强贼逃了命 去杀尼姑人二名
一转身形把房进 抓住尼姑不留情 怀中衣带拍拍响
一把单刀举空中 只听喀嚓一声响 脑袋瓜子离颈根
人头落在地上滚 血水成河遍地红 那个吓的兢兢战
跪下哀告不住声 叩头如同鸡吃米 连把爷爷叫几声
我若被你留下命 只当买雀放了生 你老若能高高手
留下尼姑活性命 尼姑哀告多一会 倒叫小爷把气生
出来跳出三界外 因何勾串贼私通 今日犯在我的手
砍草除根一扫平 手拿单刀往上举 照着尼姑下绝情
只听喀嚓一声响 又一尼姑把命倾

小爷说：“我杀了尼姑，明人不作暗事，给他一个晃子。”小爷从身边里把舌头尖取出，把死尼姑的牙关弄开，把舌头放在尼姑嘴里，又把自己刀鞘，将尼姑带子解下，绑上两个人头，拿出廊房，挂在山门房檐上。忽听谯楼又打了四更，心下暗想道：天不早了，去偷五嫂才是。说罢，穿房过屋，来至东门，越城而走出了城外，来至松林休息不提。

且说孔家寨一边，孔生开言道：“大哥，俺老兄弟还不回来，我去接他去。”尉迟肖说：“你不可带兵刃。”孔二爷头戴素绸帽，身穿青缎外套，

土红布马褂，上穿兜旁滚裤，脚穿薄底快靴，当时更衣齐整，辞别了众家兄弟，出了府门，只奔济宁城去了。

好个矮子愣孔生	迈开大步走如风	论走也得多半日
说书那用片刻工	往前走有八十里	眼前到了济宁城
孔生这才抬头看	城门关的紧腾腾	东门以外四面看
不见兄弟小阮英	不用人说知道了	必是兄弟未出城
孔生道念往前走	一直拚奔向南行	往前走有八十里

有座树林好威风	眼前就是龙王庙	护城河在面前迎
孔生一见要洗澡	衣服脱个干干净	

来至护城河边，就要洗澡，忙将衣服脱下，卷在一堆，恐怕有人拿去，抛在水里。这位爷本是矮子，抛在河里，顺水就飘去了。他就下河洗澡。且说唐铁牛也想去接阮英，辞别了众家哥哥，望外就走。尉迟肖说：“二弟，你若去接，不必带兵器。”铁牛说：“大哥，不必挂念。我不会惹出事来。”说罢，来至大门，就蹦起来了。

好个铁牛唐永丰	起路就奔济宁城	晃起两股通天发
急急忙忙走路程	他也蹦至东门外	不见兄弟小阮英

诗曰：

说起唐铁牛	急走快如风
来至东门外	寻找小阮英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唐铁牛来至东门，不见阮英，低头暗想。

不用人说知道了	必是梁府有军兵	兄弟到在士太府
想是落在他手中	铁牛蹦进东门里	要找兄弟人一名
顺着大街往前走	有座府门好威风	观见房宅无其数
知是士太府门庭	一纵身形把房上	梁滚正在演武亭
还有教师人二名	急忙就把配房下	演武亭前看分明
铁牛正把呆来卖	三人耍的甚威风	看了多时来叫好
可把梁滚吓一惊	造反强盗又进城	大喊一声拿刺客
慌了家下众家丁	打手急忙往上找	别叫小贼逃了命
一个一个抄兵刀	油松亮子配灯笼	乱乱哄哄往上打
困住铁牛唐永丰	铁牛好比包子裹	众人好比面皮蒙

铁牛正在此观看演武，梁滚与两教师拿枪弄棍，一名姓马的叫铁疾痢马文，另一名姓吴的，叫坏拐子吴丰，正在那里玩耍。听见有人叫声，带上打手，各带兵刃，出了演武亭，围住铁牛。铁牛见事不好，晃起通天发来了。

众人一齐往上冲	围住铁牛唐永丰	长的杆子短的棍
刀剑抓捶共流星	铁牛一见说不好	不是他的对头兵
晃起两撮通天发	蹦出他的府门庭	梁滚开门随后赶
铁牛到了大街中	众人急忙随后赶	别叫强盗逃了生
昨日劫牢反的狱	今日晚上又进城	拿着送在官衙去
夹棍房子问口供	问出强贼你的供	绑在法场废残生
今日叫你废了命	看你反城不反城	叨叨念念往前赶
铁牛这会出了城		

铁牛蹦出东门，站在城外，说道：“我在此歇歇。”梁滚领打手，顺着马道，上了城墙，往外观瞧。只见小贼站在城外，梁滚带着打手，下了城墙，

急叫门军开放城门，往外就冲。

且说孔生洗浴上来，要穿衣服，方才抛在水里，怎不见了？待我去找。”说着来至水边，下去就摸，也未摸着。呀，是了，是叫水冲去了。说着，待我上树林子，再去找找去罢。

孔生迈步往前行	浑身衣服影无踪	叨叨念念把林进
惊动睡觉小阮英	猴子闪开夜光眼	看见二哥愣孔生
浑身衣服全无有	不知他往哪里行	小爷正在树上
再说愣子名孔生	往前正走抬头看	有座山门面前迎
有对旗杆分左右	两个狮子别西东	此处就是龙王庙
连叫龙王好几声	我大河里正洗浴	怎么你入水晶宫
将我衣服都拿去	小爷岂肯把你容	说着就把山门进
大殿不远面前迎	走至房前推格扇	咕咚推开门两扇
迈步就向正殿进	观见里边黑沉沉	伸手向前摸一把
摸着供桌在当中		

孔生来至龙王庙，进前说道：“龙王呀，龙王，我的衣服被你拿去了，快快给我。如若不然，岂肯与你干休。”说罢来至供桌底下，将身一伸，就睡起来了。阮英见二哥进了庙内，只听他道身上衣服丢了，怎能出来，我在树上等着他。且说梁滚分付门军放开城门，带领手下人等追赶唐永丰走下来了

梁滚领兵往前行	各操兵刀斗威风	一个一个紧追赶
想要逃走万不能	大撒征驼如锅滚	铁牛紧走不曾停
眼前来至龙王庙	再表好个唐永丰	铁牛走进山门里
打手随后喊连声	铁牛进前推格扇	走进庙堂把门封
供桌以上忙坐下	紧靠龙王藏形身	梁滚赶进山堂上
连把强贼叫几声	今日藏在龙王庙	想要逃走万不能
吩咐一声快点火	别叫强贼逃了生	吩咐点火不要紧
里边吓坏唐永丰	点火要烧龙王庙	哪有我的活性命

且说梁滚吩咐快与我点火，就要烧龙王庙。只听庙外一吵闹，把孔生也惊醒了。也不知什么事情，仔细又听了听，铁牛在供桌上，伸手一摸还有个火盆大的香炉，抱在手内。梁滚在山门正吩咐点火呢。铁牛把香炉放在头上，一声发喊呀呀，无知小辈，休拿我当作强贼，我海龙王显圣，进城去到梁府游玩，你把我赶出城来。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唐铁牛智杀梁滚 三弟兄齐进济宁

词曰：

茅屋草茅多苍老 山径崎岖宾客少
见了些无名草 听了些禽兽叫
喜的是山雨殷殷 乐的是绿水淘淘
闲来河边钓 闷时把棋敲
喝一杯醉淘淘 我把愁山推倒
开书不把别人讲 单说铁牛唐永丰 这位爷在龙王庙
后边追兵赶的凶 万般出在无可奈 忽然想起计牢笼

唐永丰在龙王庙内，只听外边吵闹，要烧龙王庙。他在那供桌上摸了火盆大的泥香炉，双手抱住。此时梁滚领着众人在庙外用手推门，铁牛在里连声喊道：“呀呀，无知小辈，敢当我是个强盗，我本是龙王显圣，进城到梁府游玩，把我赶出城来，还要火烧龙宫，该当何罪？你看我法宝定海珠取你。”说罢手上海炉向外就打。只听啊呀的一声，恰恰正朝梁滚的天灵打去了，“卜咚”倒在地上，鲜血淋漓，绝气而亡。孔生那边听的明白，暗道龙王抛了定海珠，待我充一充龙王奶奶，助他一臂之力，何等不好。急忙伸手摸了个顶门杠子，又将鼻孔一撮，他就装起龙王奶奶来了。叫道：“好无知的尔等，竟敢前来吵闹我的龙宫么？真该万死。看我法宝取你。”说罢将杠子向外打去。只打在梁滚死尸身上。此时将那些人等吓的一个个抖战，飞胆裂魂，慌忙说道：“龙王爷爷奶奶，饶俺无知小辈命罢。”

打手一齐跪在地 个个叩头不曾停 开言不把别的叫
龙王爷爷尊又称 哪知你老把城进 弟子怎敢逐出城
神人别见凡人怪 放俺无知活性命 众人哀告多一会
那爷死的甚苦情 俺把尸首抬回府 去见老爷听分明
从头至尾讲一遍 摆设香案祭神灵 猪羊抬在龙王庙
大祭神人好恩情 众人哀罢停一会 叩头跪在地川平
急忙上前抬尸首 树下惊动小阮英 将些言语惊动了
就知梁府众军兵 二哥现在龙王庙 赶进三哥唐永丰
二哥喊衣全丢净 赤身露体怎进城 现放尸死人一个
何不弄个净又净 小爷树上又定计 急忙又把火神称

阮英在树上看的真切，众人围住山门，吾家哥哥假称神圣，打死梁滚。众人把他抬回城去，我何不假称火神，叫他们将衣服与我剥下。说罢将火扇子取出，连风一扇，好象打的一般，一声喊叫：“呀呀，梁府家将听真，你们追赶龙王，惹祸不小，将我火神派出，现在此树，将我衣服俱被此树刮破，将那小爷衣服与我留下。如若不然，我把你们烧死在此。”众人闻听，个个胆战，来至小爷死尸跟前，将衣服全都剥尽，放在一处，急忙跪倒在地，口尊火神爷爷听真，衣服一概剥下，放俺逃命去罢。

家将跪在地川平 连把火神尊几声 你老放俺逃活命
俺把死尸抬回城 一齐叩头平身起 家将脱衣裹尸灵
大家动手忙抬回 连把小爷叫几声 不想今日死的苦
定海珠上丧了生 他怨俺们赶的错 龙王抛了宝一宗

龙王奶奶也显圣
拿的衣服留此身
家将叨念向前走
到了梁家府门庭
士太闻听人回话
不分南北与东西
噯呀一声苦了我
看见少爷死尸灵
叫声我儿只靠你
万贯家财叫谁管
不言梁府齐痛哭
跟着愣子名孔生
举目抬头留神看
连把贤弟叫一声
浑身衣服无一件
那边惊动小阮英
孔生看见兄弟到
兄弟作事不从容
二人赌东记了账
弟兄三人去进城
阮英闻听这句话
我把哥哥领进城
长竿挑去明天月
阮英又把二哥称

定海珠下不容情
将尸抬回府中去
跟前进了济宁城
尸首抬回府中去
登时气坏老苍生
听说小爷废了命
俺门从此断了根
只想生儿防备老
你将爸爸一旁丢
哭罢多时如酒醉
再说铁牛唐永丰
迈步出了龙王庙
原是三弟唐永丰
铁牛回身睁睛看
赤身露体似浇龙
身形一纵下了树
不见小姐梁秀英
赌东去偷梁小姐
兄弟你算输了东
一齐俱在酒楼上
连忙二哥尊一声
是他三人来讲话
东方送出太阳明

火神爷爷也下界
老爷一见更伤情
穿街过巷来好快
急上书房把信通
书房之内转了眼
好似钢刀刺心中
士太哭着向外走
爹爹反倒送儿终
久后我将何人靠
仆女一旁也放声
欠身忙把供桌下
孔生他也不曾停
走到近前忙拉住
认的二哥是孔生
二人在此正讲话
见了哥哥身搭弓
慌忙上前开言道
今日你怎未进城
等到五更天明亮
不穿衣服喝几盅
我留衣服你穿上
忽听谯楼打五更
一夜晚景天明亮

阮英说：“二哥，我方才假称火神爷，与你留下衣服，你且穿上，我把你领进城去，找个方便酒馆，喝上几杯。”孔生闻听，心欢喜，急急忙忙穿上衣服。说：“老兄弟，这一夜你作什么事？怎不去偷梁小姐呢？”阮英说：“二哥有所不知，等俺到酒楼再说。”说罢，三人迈步向前而走。且说城内的十字大街，不少士农工商以及早上买卖路过普宁庵歇息，只见上边吊下血点。那人说：“谁把这野禽皮挂在这里？”又望上看，原是两个人头。众人一见，个个失惊，说道：“这是谁杀的？”那个说：“俺到官衙报一声，何等不好？”说罢出了普宁庵，奔官衙走下去了。

众人一齐走如风
官衙不远面前迎
公差闻听忙回禀
州官听说失一惊
差头答应不应慢
来至十字大街中
山门以外忙站住
转湾到了廊房中
原是尼姑人两个
牙关闭的似钢钉

要上官衙把信通
大家急急向里走
书房去见沈不清
吩咐公差快去验
领着火伴向外行
走过大街越小巷
掷下人头看分明
只见死尸躺在地
什么人晚来行凶
伸进手去摸一把

行行正走来得快
见了公差诉分明
从头至尾说一遍
看看几条死尸灵
出了衙门走的快
普宁庵在面前迎
用手拿着山门进
血水流个满地红
又往人头嘴里看
拿出舌头发愣怔

差头说：“他一个嘴里，有两个舌头呢。俺把那个也看看几个舌头。”忙把那个挖开，摸了一把，原是一个舌头，还长着呢。这个说怎长着一个，

含着半截呢？有二寸多长。那个说是了，定是哪个强贼进庙强奸尼姑，不允，将舌头给他咬下半截。疼痛难忍，把尼姑杀了，也是有的。公差想了多时，向外就走。不多时来至官衙，升了大堂，公差向前回禀，从头说了一遍。州官闻听，面惊失色。骂道：“强贼呀强贼，你真大胆犯法了。”

公差大堂报一声	吓坏州官沈不清	想是我的洪福尽
州官也要作不成	昨日晚上反了狱	南监烧的甚苦情
杀了军兵无其数	才把贼人赶出城	今日又来把城进
普宁庵内杀尼僧	死了尼姑人两个	现有舌头好拿凶
急急忙忙出传票	王头接票不曾停	急忙回头向外走
带领伙伴十几名	眼前来至大街上	瞧西望东看分明
街上不住人来往	作买作卖闹哄哄	一行走着心暗想
可到何处去拿凶	黑夜之间行的刺	天明一定出了城
上走	再说梁山虎一朋	不言公差街
	阮英便在前头走	
后跟矮子愣孔生	铁牛也在随后跟	三人进了济宁城
顺着大街向前走	一步迈进是非坑	不知惹出什么祸
下回书内再表明		

第三十三回

醉仙楼推杯换盏 闹公堂诈银三千

词曰：

世事真乃凑巧 返复不能一定
你强我胜苦战争 俱是求利求名
且看今日之事 也算狭路相逢
猝见公差人几名 闹的山摇地动

却说猴子阮英与二家哥哥大街行走，不住的四下观瞧。

弟兄三人向前行	只见众人闹哄哄	也有老来也有少
也有女子和书生	作买作卖人不少	你言我语不住声
那边开的茶叶铺	这边原是绸缎棚	那个铺子有些碗
这个馆子有茶盅	那个买卖拉大锯	这边炉上冒火星
只听那边连声喊	一个咦呀一个哼	路南馆子压酥酪
路北面馆贴烧饼	眼前又近卖饭坊	买卖不住喊连声
八个大钱一碗面	羊肉包子才出笼	那边卖的油炸桧
刀剁又着油锅烹	这边卖的江米粽	腰中捆着一条绳
又向那边送一目	有座酒楼在路东	两边还有一副对
字字行行写的清	上联闻香须下马	下联知味把车停
东边还有一块匾	醉仙楼字甚鲜明	

阮英说：“二家哥哥，你看到此酒楼，俺弟兄三人上楼吃酒，捡好吃的吃喝完了，我们就行。”二人答道：“如此甚好。”说罢他三人走进酒楼，举目观瞧。

三人走进酒楼屋	观见摆设却甚多	天棚糊的窝子纸
地上俱是方砖铺	八仙靠椅左右摆	格扇俱是亮纱糊
泥金条对长七尺	上面摆设甚清楚	上放茶杯供茶碗
还有一件黑水壶	围屏插屏穿衣镜	文房四宝圣贤书
墙上还有几轴画	二尺高的美人图	坐钟挂钟纸儿表
叮 不住时刻呼	看罢多时落了坐	酒保拿过茶一壶

弟兄三人观罢落坐。只见酒保走来，腰扎蓝布围裙，肩上搭着一条手巾，左手拿着茶壶，右手拿着茶碗，即放八仙桌上，又斟了三碗茶，和容悦色说道：“三位爷台，要什么酒菜，吩咐下来，好与爷台作去。”阮英闻听，满心欢喜，叫酒保听了。

小爷开口把话明	连把酒保叫几声	好菜与我多多作
好酒烫上十几瓶	酒保闻听暗恐惧	这是三位太强横
急急忙忙去备酒	当时就把菜作成	一概俱是上等菜
上国宫酒抱一瓶	不多一时全摆上	小爷一见喜心中
复又自斟自己饮	你一杯来我一盅	抱过一瓶佛手绿
又抱两瓶状元红	三人吃酒心欢喜	兄叫弟来弟叫兄
谈谈昨夜作的事	论来怎偷梁秀英	不言弟兄闲谈叙
再把楼上众人明	都说哪来人三个	好像大王人几名
那位长的两脑袋	不知什么成了精	两个汉子身量少
高有不过三尺零	那个说昨反了狱	普宁庵内杀尼僧

杀死尼姑人两个
不管那些闲事情
差头便在前头走
一个一个看分明
大个穿的蓝洋绉
好像猿猴一般同
公差一同来观看
急急忙忙饮刘伶
说话之间用完饭
那旁站着小阮英
爷台快着算饭帐
二人一同照样行
吃的酒醉饭不饱
见见州官沈不清
又杀尼姑人两个
只见口内冒鲜血
酒保着急要算账
你言我语乱咕咚
大家一同往上闯
锁上猴子小阮英
又将愣子锁上了
猴子阮英乐无穷
谁在楼上拿凶手
叫声酒家你是听
迈步走出出楼外
老甲回头叫老丁
挤的胖子哈哈喘

不见凶手影无踪
正是众人来叨念
有些伙伴后边行
瞧见里边人吃酒
浑身俱是绸缎绉
那个身材也不大
再表猴子小阮英
酒过三巡菜过五
铁牛一旁发愣怔
三人一齐漱了口
小爷低头假装声
小爷当时说有了
要想给钱万不能
昨夜大闹龙王庙
公差提拿少舌人
铁牛孔生不躲避
小爷低声不闻听
这个说快捉刺客
手中拿着犯法绳
那些人等不放脱
他的名字叫孔生
这听楼上连声喊
俺的饭账还未清
凶手带进衙门去
街上人等闹哄哄
有些众人同来看
挤的瘦子骨头疼

那个说且少停话
街上来了人二名
眼看到了酒楼外
他与别人大不同
身子长来圆两眼
两耳红毛向外生
满满又斟一杯酒
顷时酒净盘内空
酒保端过漱口水
酒保开言问一声
铁牛孔生不言语
一条妙计上心中
他若拿俺衙门去
我也赶鬼追过风
小爷将舌忙咬破
他与猴子小阮英
公差一见心欢喜
那个说道莫放松
上前一把忙抓住
锁上铁牛唐永丰
铁牛心中不害怕
酒家一见胆战惊
差头一见忙开口
再来与你把帐清
老张回头叫老李
你推我挤往前拥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公差把他弟兄三人带进官衙，州官坐了大堂，公差向前跪倒，“回禀大人，小人拿者三个凶手，特到衙来启老爷定夺。”知州闻听，满心欢喜，说：“与我拿上大堂。”拉着三位英雄，奔大堂来。

大堂坐下沈不清
还有铁牛与孔生
忙忙举目抬头看
两个矮子似妖精
因何劫牢反了狱
两个尼姑没了生
今日犯在我的手
无有舌头你且听
铁牛孔生也如此
怨恨兄弟小阮英
正是孔生暗思想
一桩一桩要说清
州官问了多一会
王头跪倒把话明

三班六房列西东
三人上了大堂口
瞧见凶手三人名
看罢多时高声喊
南监烧的甚苦情
凭在城内作了反
想留活命万不能
小爷闻听头低下
低下头去发愣怔
不是请俺来吃酒
铁牛心内也叮咛
从头说来好写供
弟兄只当耳边风

公差拉着小猴子
再说州官沈不清
高的不像人模样
连把贼人骂几声
普宁庵杀人两个
伤了军兵逃进城
有舌头对我快讲
不言不语装耳聋
心中不住暗打算
定计要把弟兄坑
快快对你大爷讲
免把皮肉受苦刑
一旁转过人一位

却说州官问罢多时，他三人一言不答。公差说：“启禀大人，得知三个都未有舌头，皆不能说话，大人就该定罪，与尼姑偿命。”州官闻言，即叫下去，叫刑房先写供。

州官座上叫一声
骂声州官沈不清
明明世界乾坤动
也把州官骂几声
孔生那边气炸肺
骂声贼官理不通
吓的州官胸带疼
阮英他又开口骂
踢了大堂后屏封
急急忙忙把堂下
不该与俺带法堂
千错万错公差错
摆下酒席接接风

句话

无话说来无话明
州官闻听有有有
交与这位小英雄
一桩一桩办的清
开言又把差头叫
就该暗暗细打听
丢去银子三千两
回在书房打调停
顺着大街往前走
只听谗楼报了情

气坏猴子小阮英
当官不与民作主
拿俺到此为何情
作官因何不说理
啦叭愣子喊一声
未从行事想一想
当时就把李头怨
气坏铁牛唐永丰
顶时衙内如锅滚
小爷不拉住放松
州官复又开虎口
不该拿了到衙中
你们若是不吃酒
连叫州官你是听
若是吃牙半个字
又叫公差听我明
公差送出衙门中
顷时送出衙门外
你今怎作这事情
因何把他拿到此
州官空做一年工
大闹官衙且不表
眼看落了太阳星
这回到此歇歇罢

丹田用力一声喊
枉吃王家爵禄封
铁牛一旁也喊叫
不该拿俺到此中
大喊一声如山倒
不该拿俺一样同
一些人等闹哄哄
上前推倒供桌案
州官一见魂魄惊
叫声贼官想一想
尊声三位小英雄
我今与你解绳索
你怎说来我怎应
给俺银子三千两
叫你一命活不成
快取银子三千两
公差答应不怠慢
再说州官把话明
未曾拿人访一访
也不哑叭也不聩
说罢急忙把堂下
再把弟兄明一明
路途以上少人走
下回书里再表明

小爷闻听这

第三十四回

阮英潜身入绣阁 猴子错偷假秀英

词曰：

为人生在世上 作事俱要公平
暗里奸心神早明 只可凭天由命
弟兄走出城外 个个喜在心中
诈了白银数十封 高山去会宾朋

闲言叙罢，书接上部。话说阮英与二家哥哥去至城外，只听谯楼打了一更。孔生开口说道：“老兄弟，你来了两天了，也未偷着梁小姐，这可怎了？”阮英说：“且慢，今日诈了三千两银子，拿回孔家寨，见了众家哥哥再作道理。”说罢，弟兄三人迈步就走。不多时，来至孔家寨，见了三位太太，躬身施礼。又与大哥请安。众家落坐。尉迟肖说：“老兄弟，你怎回来了？可看见梁小姐？”阮英说：“我未到梁府。”孔生那边接言说道：“我就知你偷不着，你偏要去偷，只是空走一场。”小爷闻听，暗暗的生气。腰中将银子取出，交与大哥收讫。说道：“我今日还要起身，若偷不来五嫂，不为人也。四更天我必回来。”孔生说：“老兄弟，当真么？”阮英说：“哪个哄你不成，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这位爷说话之间走出上房，来至大门，别了众家哥哥，又奔济宁州走下来了。

一位猴子小阮英	要偷小姐梁秀英	行走如飞来好快
眼看又到济宁城	急忙取出爬墙索	抖开就往上边丢
两手拉住爬上城	不多一时爬过了	穿街过巷向前走
要奔梁府大门庭	闪开一双夜光眼	看见梁家好威风
将身一抖把房上	有座书房点着灯	急忙又把书房上
手慌脚乱不曾停	使了金钩前檐挂	舌头舐破纸窗棂
二目不住往里瞧	坐着一位年老翁	不表小爷爬窗看
再说那位梁总戎	书房以内来吃酒	自己叨叨不住声
想起我儿死的苦	也是龙王把他坑	又值火神见了怪
我儿剥个衣裳尽	再说猴子小阮英	不用人说知道了
必是总兵老奸臣	再去找找梁小姐	不知在哪把身容
复又闪开夜光眼	瞧见楼上点着灯	不多时把楼来上
只听楼门响一声	里边走出人两个	黑夜之间看不清
心内不住暗思想	不知何人下楼庭	将身一伏往下走
这个故事坏的精	使个夜叉来探海	金钩挂鱼纸窗棂
双眼不住往里看	不见一人在内中	使个燕子来投井
何不进去细打听	迈步就把楼门进	不见丫环人一名
正是小爷心暗想	楼外来了梁秀英	春红丫环头前走
后面跟着女花容		

话说梁小姐与春红在花园祭奠周顺回来，走进绣楼。阮英暗道：“秀英进来，瞧见大有不便，我躲藏躲藏，岂不是好？再听她说些什么。”小爷想到这里，只见那边有个衣箱还未盖着，一纵身跳进箱内，又用衣服来盖上。此时小姐领丫环来至楼门，主仆二人上了床榻还未安歇，小姐吩咐丫环快把夜箱锁上。丫环闻听，即把衣箱锁上，又回在床上安歇。小姐只见丫环睡去，

自己可就叨念起来了。

小姐一阵痛伤情
不知死来还是生
他说你到孔家寨
心内有些不安宁
老天若是睁开眼
害俺一家各西东
我若见了夫主面
昏昏沉沉闭双眼
不言小姐睡了觉
急急忙忙吹了灯
衣箱里边发急燥
叫我怎偷梁秀英
忽然想起牢笼计

泪珠滚滚湿前胸
也从与你去烧纸
井内原非周景隆
常言古语说的好
叫俺夫妻早相逢
小奴今年十八岁
不枉阳世走一程
将身倒卧楼床上
再表丫环小春红
回身又把床来下
浑身上下似蒸笼
若想出去不能够
一条妙计上心中

想起公子小周顺
火神爷爷把我叫
小奴不知真与假
离地三尺有神灵
是俺爹爹伤天理
相公他今十六冬
想罢多时心焦乱
神思眠倦睡朦胧
只见小姐卧下了
再说猴子小阮英
心内不住暗思想
谯楼鼓打已三更

却说阮英在衣箱内，衣箱已锁了，心如刀搅，暗说：“我怎想法出去才好？”又一转念，有了，我用手挖挖拉拉声响，看是如何。拿定主意，伸手把箱子里的咯咯咯连响了一阵。丫环听的真，却说道：“箱子里怎有了鼠子了。”急忙下了牙床，手拿钥匙，将衣箱开开。小爷在里动也不敢动。丫环听了，也无有什么动静，把盖盖上，说这回我也不锁，再有动静好来拿你。说罢上了牙床，等了多时，她就睡了。小爷听了听外边无有动静了，用手把箱子盖挖开，跳出衣箱外，只见楼内甚是黑暗，又把闷香取出向外撒去，将她二人睡的不省人事。自己口内含着解药，又把火扇子取出，扇了两扇，点上灯烛，暗道：“我看哪个是五嫂子。好看的便是。”想了多时，挑俊俏的抱起一位，同手又解开被连大带将小姐勒住，背在身后，向外就走。出了楼门，哪敢稍停。

好位天河地煞星
这回我才有了功
周家老幼团圆了
东门不远咫尺中
去了

迈开两腿快如风
五嫂真有千斤重
眼前来到高山峰
进了二门孔生府
小爷急忙向里行
小姐下了小爷身
心中好似掌中灯
叫声我儿回来了
一旁乐了愣孔生
众家兄弟齐喝采
同保五弟周景隆
叫罢多时不言语
开口又叫梁秀英
太太叫罢多一会

拿着丫环当秀英
五嫂送到孔家寨
弟兄去反汴梁城
急忙取出爬墙索
一耸身子下了城
小爷走罢多一会
话不虚传是实情
迈步就把山寨进
用手拍门不曾停
开门即把上宅进
再说太太人三名
足足等了多半夜
快把小姐放在炕
也是兄弟智谋广
果然兄弟有才能
太太才把小姐叫
阮英一旁把话明
醒来罢呀醒来罢
怎么你还不答应

心内不住暗欢喜
好与五哥拜花灯
穿房越屋来好快
抖开又向城上爬
手拉绳索上
收起绳索藏怀内
只觉身上疼咕咚
叨叨念念来好快
听见谯楼打四更
家将闻听开门放
伸手又把带子松
听说去偷梁小姐
太太瞧见小阮英
尉迟一见心激喜
偷来五嫂梁秀英
今日大家到一处
叫声儿媳梁秀英
梁老夫人把话明
多归阳路少归阴
倘若有些好合歹

到叫为娘挂心中
想必未有你的命
五更已后到天明
众家弟兄把饭用
只听旁边有人声
口口叫的梁小姐
我今不在北楼庭
是怎么睡觉了的
三位太太把话明
此处叫作孔家寨
一家人等两相逢
老人家错上了当
我的名字叫春红

双目之中落下泪
难道归到枉死城
斗转星移寅时后
再说丫环小春红
觉着楼上打个盹
叫我丫环不知情
不见姑娘梁小姐
只觉浑身骨头痛
儿媳你可睁开眼
兄弟把你接出城
春红闻听开言道
不是小姐梁秀英
太太听说不言语

苦命儿媳叫几声
正是夫人叫小姐
东方送出太阳星
醒来多时明白了
听见有人媳妇称
急忙睁开二目看
想必我还在梦中
丫环正然来叨念
你听为娘细告情
夜晚偷你来到此
连把太太口内称
小奴原是丫环女
众家英雄发愣怔

却说周老夫人闻春红之言，呆了多时，又叫孔家宅丫环把春红扶起，待我细细的问她。顷时之间，把春红扶在周夫人跟前，周夫人说：“你不是梁秀英么？”春红说：“我不是梁秀英，我是一丫环，在楼上侍奉姑娘，名叫春红。”太太闻听此言，不由一阵心酸，泪如雨下。开口叫道：“梁小姐梁秀英，为娘不能与你见面了。”

周老夫人痛伤情
不料阮英白费工
正是夫人来悲叹
为儿夜晚再进城
孔家寨上且不表
睁眼看见点着灯
急急忙忙翻身起
丫环下楼做事情
迈步如梭向外走
即到花园看分明
因何私自把楼下
下回小姐进园中

叫声儿媳梁秀英
偷来一位丫环女
阮英上前把话明
一定要偷梁小姐
再说小姐梁秀英
开口又把春红叫
走进前去吹了灯
想罢多时忙梳洗
下了楼梯十三层
若是见了丫环面
有事也该说一声

指望与你见一面
你今不在绣楼中
尊声母亲不必叹
不枉费了多少工
药力过去醒来了
不见丫环影和踪
低下头去暗思想
再去找找小春红
我今不向别处找
必定细细问个清
说到此处且留住

第三十五回

梁秀英潜出寻夫 众弟兄往寻花容

词曰：

秀英走进园门	举目仔细观瞧	
奇花异草嫩又娇	可叹人在世上	
为有女子命簿	指望银河度雀桥	

却说梁小姐为找丫环，至花园，只见百花盛开，好不齐整。

好位小姐梁秀英	走进花园看分明	一边一棵梧桐树
碧绿青青马尾松	看罢多时向前走	来到那座观花亭
高搭松棚一丈二	底下放着养鱼缸	一边一盆仙人掌
芙蓉花儿甚鲜明	大金盏来小金盏	还有几盆紫金中
迎春探春江西腊	芍药菊子真干净	石榴开花真好看
还有葵花向日红	小姐观罢多一会	不见丫环影和踪
急忙转身向回走	忽听旁边哭啼声	

小姐转身回走，只听有哭啼之声，止住脚步。话说梁忠想起他儿子，与周顺作了替生，尸首现在井内，又想起义儿周顺也不知归何处，想到这里可就哭起来了。

梁忠一阵痛伤情	连把儿呀叫几声	你今现在浇花井
干儿周顺逃了生	只想救人有好处	不想剩我苦伶仃
又叫义儿小周顺	你怎不通书一封	出城之时天色晚
不知在哪把身容	为又活了你的命	好处无一旁扔
若叫大人知道了	哪有我的活性命	今日少爷死去了
报应只在顷刻中	都说好人天加护	我也未见好阴功
小姐若是知道了	怕是怪我老梁忠	姑娘若是真节女
一定来探周景隆	怕她心肠也改变	照着大人一样行
梁忠哭了好一会	小姐一一听的清	不是火神指教我
这件事情罪非轻	梁忠救出夫主命	他算小奴义公公
叨叨念念向前走	走过眼前观花亭	眼前到了浇花井
又把梁忠叫一声	因何至此来悲痛	快对小奴诉分明
梁忠举目抬头看	吓的浑身战兢兢	小姐若是听见了
恐怕我命活不成	战战兢兢忙跪倒	叩头又把姑娘称
这会你将绣楼下	老奴言语被你听	这事怨我奴才误
好心姑娘别露风	小姐闻听心酸痛	花腕拉起老梁忠
你既救了夫主命	报不了你好恩情	小奴读过先贤传
也晓四德与三从	活着还是周门妇	死去埋在周家莹
梁忠闻言心欢喜	心中好似掌上灯	急急忙忙将身起
小姐复又把话明	二目之中落下泪	手拉梁忠不放松
开言不把别的叫	好心干父尊几声	既然将你干儿救
也该救我出府中	瞒着爹娘徜徉去	他乡找找周景隆
若是见了丈夫面	一同再报好恩情	梁忠闻听这些话
连连又把姑娘称	耐性且等天色晚	我备两匹马能行
夜静更深再出府	四外寻找小书生	快快回上绣楼去

女扮男装把衣更	拿着银子作路费	我好把你领出城
小姐闻听心欢喜	手拉家将老梁忠	千万不可耽误了
多加小心莫走风	天黑预备两匹马	我上楼去把衣更
说罢二人向回走	来至小姐绣楼中	梁忠他又开言道
连把姑娘尊一声		

梁忠说：“女扮男装，楼上可有衣服？”小姐说：“现有我哥哥衣服在此。”梁忠说：“如此甚好。”小姐说：“今日清晨也不知丫环哪里去了。”又叫梁忠在此等候。说罢去绣楼用饭，打开了衣箱，取出靴帽蓝衫，又把簪环手饰藏下，脱去女衣，更换起来了。

好个梁氏女秀英	浑身上下把衣更	头上青丝挽又挽
两耳环子一旁扔	头带俊布多雅致	一副飘带后边飘
身穿纺丝小夹袄	洋绉大衫是足青	天缎丝條腰中系
手拿靴子对心中	小奴金莲窄又瘦	怎么把这靴子蹬
为难多时落下泪	三寸金莲我怎行	梁忠一见开言道
又把姑娘尊一声		

小姐为难多时，梁忠开口说道：“小姐不必为难，快将棉花取来，衬在靴子以内，打上两带子捆在腿上。”

小姐闻听心欢喜	急急忙忙不曾停	顿时扮装都齐备
梁忠抬头看分明	方才还是女子样	这时好像一书生
说话之间天色晚	日落西山归了宫	梁府人等安歇了
开口又把姑娘称	暂且楼上等一等	我上马棚备能行
翻身迈步把楼下	备上两匹马如龙	拉进花园将步止
将马拴在观花亭	转身又回绣楼去	领着小姐向外行
假扮书生把楼下	梁忠手扶女花容	前行来至花园内
用手解下马能行	小姐提鞭上坐骑	梁忠也上马能行
二人出了花园外	顺着大街走如风	买卖铺家关门户
静悄悄的少人行	忽听谯楼起了鼓	急急忙忙走出城
不知哪是阳关路	不分南北与西东	一概昏暗如墨染
走了高低路不平	二人催马且不表	再说猴子小阮英

却说孔家寨众弟兄用饭已毕。阮英开口说道：“娘亲不必为难，孩儿就要去偷找五嫂。”孔生在旁说：“这回你别偷错了。”阮英说：“楼上无别人，”尉迟肖说：“快去罢。”阮英说：“大哥不必挂心。”说罢，别了三位太太与众家哥哥，走出大门，迈开飞毛腿，又走下来了。

这回小爷又进城	去偷小姐梁秀英	行走如飞急向前
瞧见济宁一座城	手内拉着爬城索	跳下城去向前行
穿街过巷来得快	到了梁家府门庭	转身又把北楼上
将身一耸往下行	夜叉探海真灵便	金钩钓鱼玩的精
舌尖舐破窗上纸	看见绣楼黑咕咚	不见五嫂梁小姐
还得下去看分明	打个跟头跳下去	迈步进了楼门中
又照床上摸一把	枕边没有人一名	

小爷又把火扇子取出，扇着瞧了瞧，一人皆无，不知小姐哪里去了，不妨我到那边去听听。急忙出了楼门，来至一座小角门，将身卧在门楼。且说梁安自厨房端一碗菜来，因经角门经过，小爷看的真切，用手将方盘上菜拿下来。梁安也不知道，慌慌张张来至书房，将方盘放下，菜也不见了。书房

人还等用菜呢，梁安说：“在厨房我看见着放在方盘以里，怎又不有了呢？这是何故？待我回去再说。”急忙转身就走，来至角门下，小爷将菜也吃了，把空碗又给他放在方盘以内。梁安走进厨房放下，只见又有个空碗，惊道：“不好，此地有了贼子。”厨下人说：“少说话，俺这厨内，老仙甚多。”阮英听了多时无动静，又一个反觔斗，上了配房，将身望下一伏，舐破窗纸，向里观瞧。只见几人喝酒，这个说梁忠不见了，那个说你不知道么？马棚还少了两匹马，俺那小姐也不见了。与梁忠一齐出府找周姑爷去了。那边一人问道，你怎知呢？答说梁忠拉马之时我瞧见了，也对我说的，还不要我传说。这些话俱被阮英听见了，暗说：“不好，五嫂出城，哪里去找？待我快回孔家寨报信便了。”说罢谯楼打五更，急忙出了城池，迈开飞毛腿，不多时到了孔家寨门，走进回禀太太说：“不好了。”

小爷慌忙把话明	三位太太失一惊	叫声我儿快快说
如何急的这般凶	想必汴梁发人马	来平这座高山峰小爷闻听忙
回答	尊声太太不知情	如今去偷梁小姐
不见五嫂影与踪	有些家将齐叨念	都说小姐出了城
将我五嫂送出府	那位家将叫梁忠	二人骑着两匹马
黑夜之间向外行	她本是位贞节女	要找哥哥周景隆
周老夫人闻此话	双目之中滚泪痕	儿媳若是有好歹
你叫为娘怎样行	今生婆媳难见面	与你相逢万不能
太太哭的如酒醉	再说黑虎欲找寻	吩咐一声快备马
大家去找梁秀英	家将闻听不怠慢	备上六匹马如龙
弟兄一见不怠慢	大家齐把便衣更	随手兵刃忙拿起
辞别太太老诰封	府门以外上坐骑	只听谯楼打四更
尉迟催马头前走	水磨钢刀拿手中	孔生骑着卷毛兽
铁钢大斧亮又明	铁牛骑着花斑豹	生铁棍子手中擎
文标骑着白龙马	又把双枪拧又拧	公子骑着桃花马
打马加鞭催走龙	阮英生成飞毛腿	他不骑马步下行
弟兄六人去找寻	不见小姐梁秀英	按下此处且不表
再说家将老梁忠	打马加鞭向前走	小姐随后催能行
眼前来至荒郊外	白毛玉兔成了精	冲了梁忠坐下马
却把小姐吓一惊	眼睁睁的失散了	西的西来东的东
不知小姐归何处	下回书里再表明	

第三十六回

主仆失散秀英入山 伉俪缘分翠屏观夫

词曰：

二人催马前进 来至野外荒郊
太白金星下天朝 冲散主仆各逃
一个向南行走 一个向北奔遥
想找周家根一条 不料失了多娇

闲言叙罢，书归前情。却说主仆二人来至郊外，正遇太白经过，变了个白毛玉兔，指引他二人的路径。正往前走，两匹坐骑一见喇的一声，惊散南北各跑。小姐在马上胆战心惊，啊呀一声，眼望苍天，这可坑了我了。

小姐马上泪双倾	暗把苍天叫几声	只想出门有好处
哪知半路有变更	私自来把夫主找	一双爹娘不知情
梁忠不知归何处	这可叫我哪里行	坐马跑的浑身汗
面前有座高山峰	晚景瞧瞧天渐黑	东方送出太阴星
小姐马上抬头看	山下来了人几名	勒住坐下能行马
再说喽卒寻山峰	看见来位书生客	美貌无比甚年青
走进前去开言道	连把小将问一声	家住哪州并哪县
来此山中何事情	一一从头说实话	不可虚言假告诵
小姐闻听不言语	低头暗暗打调停	

却说梁秀英信马由缰，走了有一百馀里，来此高山，此处名为杏花山，有一家大王，姓郑字梦熊，还有一位同胞姐姐名翠屏，也是圣母之徒，全身的武艺。在此高山，积草屯粮，预备秋后谋反东京，好替先人报仇。小姐来此处，正巧喽卒巡山走过来，上前问道，只见她一言不发，又将小姐马拉住，提着盘问。上了高山，来至寨门，小姐下了坐马，心中着忙，也不知这是何处，正在为难。喽卒将他带进寨门，来至大帐，郑梦熊一见，连声发喊呀无知小辈，竟敢来此杏花山探听我的情由，快快对你大王实说。如若不言，叫你人头落地。小姐闻听此言，吓的惊疑不止，面如土色，倒退了几步，躬身一揖，口称大王在上，听小生面禀。

女扮男装梁秀英	低头暗暗打调停	我若说了实情话
又怕贞节保不清	心里转念有有有	我把丈夫充一充
开口就把大王尊	听着小生细告禀	家住湖广彬州府
向阳大街有门庭	有家姓周本是我	家父作官在东京
吏部天官名周义	忠心耿耿扬大名	只因作官多激上
得罪奸党老蔡京	老贼本是皇国丈	女儿在朝是西宫
奸女作了西宫院	终日每天哄徽宗	当着万岁几句话
如同铁板钉上钉	他与我父作了对	蔡京上朝把本伸
万岁皇命失了正	只信奸臣不信忠	我父官职削去了
又拿一家满门庭	捆了一百零三口	法场一同问典刑
放了三声追魂炮	惊动老天刮神风	救出母子人两个
小生名叫周景隆	这是已往实情话	未有虚言假告诵
郑梦熊听心欢喜	连把哥哥尊一声	你本是位忠臣后
我是宋朝后代根	郑子明本是我祖	郑印本是哥哥名

奸臣贼子将俺害	一家老少逃出城	来至杏花高山上
招军买马聚英雄	等至兵足将也广	大家去反汴梁城
这是有缘来相会	神差鬼使到此中	哥哥且住高山寨
秋后俺好反东京	先杀朝中奸贼党	金殿再去杀西宫
与俺二家把仇杀	那时朝中得安宁	梦熊说罢前后话
将书裁开另表名	明公若问何人氏	再说管家老梁忠
催马不住向北跑	回头不见梁秀英	

且说管家梁忠被白玉兔冲的向北跑出有八十馀里，也瞧不见小姐，心中甚闷，说：“这是何地？”抬头瞧见一座城池。列位此城叫作太原府。梁忠一见了城池，马也不跑了，他只才脱离鞍鞭，下了坐马，用手拉着缰绳，跳下来了。

梁忠拉马慢慢行	仔细打谅太原城	城高足有三丈六
上面垛口数不清	坐上擂石城下炮	还有许多护城兵
城门好似仙人洞	来往不住有人行	观罢多时把城进
大街以上闹哄哄	买卖人多不断走	男女老幼来往行
向前正走抬头看	有座店铺在路东	

梁忠拉马正走，抬头瞧见路东有座店房，将马拉进院内，走进店房。

且说众家英雄，四散寻找了一夜，也不见小姐的踪迹。尉迟肖说：“众位兄弟，且四处找寻几时，再作道理。”众人齐说：“大哥言之有理，就此大家散开。”说罢，回路行走，公子向南找了。

好位公子周景隆	催动坐下马能行	二目留神不住看
哪有小姐梁秀英	我若找着梁小姐	也算祖上有阴功
爹爹若是伤天理	今生夫妻难相逢	复又低头心暗想
我对苍天把话明	常言古语说的好	离地三尺有神灵
保佑保佑多保佑	保佑找着梁秀英	我若找着梁小姐
满斗焚香报苍穹	不言公子来叩念	再说小姐梁秀英
自从来至高山上	每日牵挂周景隆	按下小姐且不表
再说英雄小梦熊	今日俺把酒来饮	再说秋后怎发兵
推杯按盏时多会	吩咐娄卒拿茶盅	二人吃茶且不表

再论小姐郑翠屏

却说郑翠屏自己在后宅胡思乱想，又吩咐了丫环，将你大王请来。丫环闻听，不敢怠慢，即至大王帐前，诉说一遍。梦熊闻言，辞别了公子，来至后面，见了姐姐，深施一躬，说道：“姐姐有何吩咐？”小姐说：“贤弟，俺这山上可有多少兵将？”答道：“五百人马。”小姐说：“如此甚好，秋后造反东京。”梦熊说前寨现有周门之后，名顺号景隆，他家被奸臣所害，灭门之罪，被神风救出城外，逃在此山。”小姐闻听此言，心想我临下山之时，师傅嘱言与我，后来有周门之后，与奴有夫妻之份，不要错过。这小姐将此事放在心中，开口说道：“贤弟，你且回去吃茶，姐姐随后再去看看。”梦熊闻言向外就走，走至前庭落坐。再说郑翠屏闻听周家之后，即挂在心，自己打扮多时，往看公子去了。

郑氏小姐女姣蓉	要看周家少年郎	后宅以里忙打扮
明公用耳听其详	头上青丝分两佛	红绳系在顶心上
前梳昭君来出寨	后梳姐已殷纣王	左梳燕子三潮水
右梳蝴蝶穿山岗	中间还留发一股	梳的童子拜花堂

七根小簪别北斗
别顶簪子两头茫
一双秋波花含露
周围就着条子襖
二块把门盘腿带
红缎面子满插花
金银手镯带两副
来至前寨大门旁

又戴两朵花海棠
南来宫粉搭满面
两道蛾眉尖又长
下穿红裙四大幅
一根飘带向外飘
小姐豪迈两条腿
急急忙忙下牙床
慢闪秋波向里看

又戴两朵花竹叶
胭子点在口唇上
上穿一身花洋绉
汗巾稳头色更黄
绣靴本是沙木底
只听 唧又 唧
开了后宅门两扇
看见年青小周郎

郑翠屏站在寨门，低头暗想：“他是一男子，我是一女流，不便进去，且到后边，将窗纸舐破，细细的看看，何等不好？”主意已定，向后就走。来至后窗门，近前用舌尖舐破窗棂纸，闪秋波，观看起来了。

小姐站在阁棂外
插花碗筒一小孔
有一书生里面坐
大衫洋绉穿身中
大大湾眉真好看
一双缎靴足下蹬
十指尖尖如嫩筍
生的模样甚干净
一生能有几多春
至到今日未婚姻
怕他在家把亲成
看罢多时心忙乱
扶着窗棂打个盹
窗户腰杆抱怀中
扭身又向后宅走
瞞怨公子把我坑
二人吃茶多一会
怎还不见到大庭

偷偷细看周相公
使个木匠来吊线
年纪不过十八冬
身量不长也不短
两个眼睛水淋淋
前发齐眉后盖头
好像剥皮角洋葱
年青不把风流卖
花开能有几日红
这是为人大事情
老天若遂我心意
头上好似走真灵
一头撞破一大孔
强打精神进两步
走到自己绣房中
不言小姐心暗想
梦熊心中暗叮咛
说到此处住一住

舌尖舐破窗棂纸
一只眼看的更准
头戴俊巾多雅致
不黑不黄白书生
唇似丹珠牙似玉
五官三亭皆中正
男人好像女人样
老来何从妙转龄
小奴如今十八岁
今日若收周公子
作个二房也颇情
忽忽悠悠站不稳
恶狠狠的搂一把
心中不觉乱哄哄
倒身卧在牙床上
再说公子和梦熊
姐姐方才说到此
下回二女拜花灯

第三十七回

假郎君山寨娶妻 寻娇娥探得贼山

诗曰：

小女心忙乱 连把兄弟称
想起一件事 未从后前庭
当初曾学艺 圣母对我明
说有周门后 当为夫妻情

却说郑梦熊等了多时，也不见姐姐到来，心中暗想：“想必是人大心大，待我去看看。”说罢抽身就走，不多时来至绣房，只见姐姐在床上闷坐，上前说道：“怎不到大庭，看看那个周家之后？”小姐正在迷忽之间，只听见兄弟到来，翻身坐起，说：“兄弟请坐，细听愚姐讲来。”

好位郑氏女翠屏	连把兄弟叫几声	昔日二老下世去
为姐学艺正三冬	师傅叫我把山下	临行与我书一封
圣母遗言对我讲	为难之中看分明	方才我想前庭去
忽然相起书一封	拆开书信仔细看	有个柬帖在内中
柬帖以上两行字	姐姐从头看的清	叫我许配周家后
何人与俺作媒人	尊声兄弟想一想	这事叫我怎么行
梦熊闻听这句话	连把姐姐尊一声	兄弟早也有此心
恐怕姐姐不应承	公子本是忠臣后	门当户对方可行
圣母柬帖早造就	我上前庭说分明	他若允了这件事
黄道吉期把亲成	说罢回身向外走	来至前庭大寨中
周家公子忙站起	二人坐了把话明	梦熊一旁开言道
尊了一声周相公	你的娘亲在何处	可有妻室说个清
周顺闻言头低下	心中暗暗打调停	有心说了认情话
不见丈夫周景隆	大王他将我盘问	拿着何话去应承
思想多时有有有	连把大王尊一声	母亲不知归何处
亲事现在济宁城	岳父名叫梁士太	女儿名叫梁秀英
今年一十有八岁	还未婚姻过门庭	这是小生实情话
未有虚言假告诵	梦熊听罢忙开口	连连又称周相公
一双父母归世去	留下男女人二名	我姐高山学过艺
也是圣母大门生	自从那日把山下	目下方交十八冬
在此住了好几载	却到如今婚未成	小弟有话难开口
不知原从不原从	小姐闻听这一声	心中参透里内情

梦熊说：“我姐房中现有圣母的柬帖取来与相公看看，也就明白了。”说罢起身，向后宅去了。来在姐姐房中，取来柬帖，交与小姐，小姐接过了，仔细观瞧。

小姐接过柬帖来	在上面看了明白	圣母遗言真不假
老天已经早安排	上写周顺临山寨	配成郑氏女裙钗
不论三年共二载	千万不可胡猜疑	小姐看罢多一会
心内不住暗徘徊	叫声干爷坑了我	不该将我领出来
女扮男装来到此	高山遇见英雄将	不见丈夫在何处
这事叫奴怎安排	大王口口把亲许	今日料想难脱开

叫声夫主快来罢	你替为妻挡挡灾	我若不应这件事
恐怕大王不自在	不如暂且应了罢	得便我再离山寨
暗暗我把山寨下	再找周门小郎才	小姐想罢多时会
口尊大王听明白	有心依从这件事	现有梁氏女秀英
梦熊闻听这句话	尊声兄长且开怀	

小英雄听罢，口尊兄长不必推脱，小弟一言出口，不必更

改。梁氏姐姐先许者为大，后续为小，这有何难？而且婚姻大事非同小可，望兄长不必推脱，趁此今天黄道良辰，成其终身，以为百年之好。说罢急吩咐丫环摆设香案，顿时预备的齐齐整整，将翠屏扶在桌前等候。梦熊领着假新郎向外就走。

杏花山上郑梦熊	手拉秀英周相公	前行来至后宅院
天地桌前将步停	梁氏小姐留神看	丫环齐忙乱哄哄
只见红毡铺满地	八仙放着一对灯	天地纸马当中供
还有一斗粮一升	丫环扶着多姣女	秀花盖顶上边蒙
梁氏看罢多一会	丫环扶过女翠屏	天地桌前忙跪倒
秀英她也跪川平	二位女子天地拜	一个喜来一个惊
喜的洞房花烛夜	惊的同床有变更	叩罢头来平身起
手扶翠屏后宅行	梦熊领着假相公	摇摇摆摆回大庭
女子本是真女子	相公倒是假相公	夫妻若是过一世
不能生长留芽根		

闲言少叙，且说郑梦熊一同公子来至前庭，吩咐喽卒快摆酒席，喽卒闻听，不敢怠慢，顿时预备停当。正是：

好位小将郑梦熊	吩咐喽卒酒菜端	山中走兽云中雁
陆地猪羊海底鲜	秀英坐在正面上	梦熊举酒走上前
小姐一见又站起	接过酒杯又开言	尊称兄弟且请坐
何用这些礼太谦	二人一齐同坐下	再说小姐共丫环
一同回转香闺内	不久红日落西山	使女摆上合婚酒
专等新郎来安眠		

翠屏来至后宅，丫环摆上酒杯。却说郑梦熊与假公子饮酒多时，开口说道：“姐夫暂且住在此处，等至秋后，再聚些兵，就好去造反东京，替俺两家报仇，以洗心头之恨。”

今有我姐人一个	保管马到就成功	圣母门下学过艺
有桩宝贝聚魂瓶	还有一桩量天尺	还有一条捆仙绳
这些宝贝全会使	哪怕他有百万兵	二人说话还未了
西方坠落太阳星		

郑梦熊与假新郎饮酒闲谈不提。且说众家兄弟又找了一天，亦无音信，一齐回孔家寨，见了三位太太，诉说一遍。周夫人痛哭不止。再说清晨兄弟六人用过早饭，一齐府门外上马，阮英步行寻找起来了。

山寨走出虎一棚	又要去找梁秀英	大家一齐开言道
兄叫弟来弟尊兄	今日找着梁小姐	一同回家无话明
若是不见梁氏女	归在一处定牢笼	天黑住在招商店
天明再找梁秀英	这样弟兄世间少	同心合意奔路程
东西南北分路找	一个一个不曾停	找罢多时天过午
未见梁氏影和踪	大家聚在朱家镇	大街以上细睁睛

尉迟肖抬头细看	有座店房面前迎	只见门房一副对
字字行行写的清	上联远接多和气	下联近送四海风
挂着还有几个字	安寓客商在店中	观罢多时心暗想
何不进店停一停	复又念转还得走	再去找寻梁秀英
叩叩念念向前走	太阳早已归昆仑	

却说尉迟肖来朱家镇上只见众家兄弟前前后后也来到此，阮英上前说道：“大哥，这天也不早了，俺住店罢。”尉迟肖说：“且慢，五弟还未到来。”说罢下了坐马，只听路北有人哭声。阮英说：“这是何故？待我进去瞧瞧，你们在这等等。”说罢将身一抖，跳在窗上。此时方交初更之时，也无人瞧见，这位爷做个夜叉探海的故事，挑破了窗棂纸，向里观瞧，好像母女二人抱头痛哭。自己暗道：“他家也无死人，哭的什么？待我跳下宅，见了众家哥哥再议。”一转身形，跳下宅院，来至门外，见了众家哥哥，如此说了一遍。上前叩门，内里惊动了老员外，正在书房闷坐，忽听有人叫门，急忙转身向外，将门推开，说道：“天黑这般时候，叫门有何事故？”阮英说：“前来借宿。”员外说：“就是来的不凑巧了。”阮英说：“这是怎么？”员外答道：“你们有所不知，现今我家有塌天大祸。”阮英说：“有什么大祸？与俺讲来，能替你出力。”员外闻听出力二字，甚喜，开口说道：“众位英雄听了，我这前边有一座高山，名为铁龙山，有一家寨主，名叫铁梁，还有个同胞姐姐，名金锭，是圣母之徒，在山上招军买马，积草屯粮。那日大王从此路过，瞧见我的小女，差人强下定礼，今夜晚前来抢亲。若不然杀个根芽不留，这是小老儿实话告诵，果真能出此害，救得小女，刻骨难忘。”阮英说：“不难，我且问你，姓字名谁？向俺一讲。”员外说：“我姓苏名行善。”阮英说：“是了，你且不必害怕，将俺留下，他若来抢亲，我替你去。”员外闻听甚喜，忙叫家将接去坐马，又让他兄弟进书房来了。

员外说罢头里行	后跟梁山众英雄	穿宅过院来好快
书房不远面前迎	员外推开门两扇	大家走进书房中

员外说：“众家英雄，请坐。”阮英说：“大家同坐。”员外说：“不知众位用什么饭食？”

猴子一同众英雄	连把员外尊一声	每人要吃十斤饼
每人再煮酒一瓶	说到此处住一住	下回二女拜花灯

第三十八回

假扮新娘娶娇娥 大哥成亲弟上山

词曰：

铁贼落草为寇 抢男拐女不端
岂知天理有循环 却有英雄替换
尉迟假扮女子 被贼抬上高山
洞房花烛美姻缘 反被壮士所斩

却说众家英雄，口尊员外，快快与俺作饭，好防贼人前来抢亲。员外说：“快吩咐厨下治办酒席。”

员外闻听忙吩咐	厨下闻听不肯停	顿时酒饭齐作毕
送在书房以里中	众人一听心欢喜	一个一个把饥充
酒饭用罢时多会	谯楼打过鼓二更	按下众人且不表
铁龙山上明一明	铁梁分付快备轿	二十四匹马能行
油松亮子灯笼配	下山去抬美蓝英	卒兵闻听不怠慢
一桩一桩俱现成	花红小轿快抬起	众人上了马走龙
下了铁龙山一座	急走如飞不曾停	面前来至朱家镇
大门以外把话明	一齐下了能行马	连连上前叫门庭
员外闻听心害怕	又把英雄尊几声	

尉迟肖说：“员外不必惊忙，快回上宅，将女儿藏起，我也等着，假称你女儿，叫他将我抬上高山，众兄弟随后赶去，做他个里应外合，亦不难胜。”员外闻听甚喜，回宅将女藏起来。尉迟肖也走进说：“员外把我抬进轿来，各退出门外，等我上轿，再叫他们来抬。”员外闻言，走至门内，将门推开，如此说了一遍。喽卒闻听，将轿抬进上宅，俱各退去。尉迟肖上了花红彩轿，将帘放下，员外又吩咐众喽卒抬起，只奔铁龙山来了。

喽卒闻听了忙	抬起花轿奔山岗	并排列着对子马
有对宫灯列两旁	油松壳子空中照	铜锣打的震上苍
一齐催动向前走	轿夫心中暗思量	人说富女千斤体
果真实言不荒唐	正是众人把山奔	再说弟兄美刚强
只见山贼抬轿走	大家一齐着了忙	二爷跨上能行马
手中拿着斧加钢	铁牛一见不怠慢	急忙拿起铁锤棒
徐文标骑上上马	拿着一对蛇矛枪	阮英飞腿急如箭
手内钢刀耀眼光	弟兄四人随后赶	直奔高山走的慌
押下弟兄且不表	再说喽卒转山岗	顺着盘道把山上
眼前抬至寨门旁	喽卒翻身下了马	复又忙了顺子行
一直抬到寨门内	花红轿放在院中	尉迟肖内偷偷看
桌子油漆亮堂堂	有对烛台分左右	缝烛以上冒着烟

尉迟肖在轿内，从那帘子缝向外观瞧不提。且说铁梁自打发喽卒下山抬亲之后，忽然身得重病，卧床不起。小姐铁金定一见姑娘抬回，暗道：“我哥哥病卧床，不能拜堂，如何是好，待我替他拜堂，是理之当然。说罢来至天地桌前站立，小丫环将轿帘子打开，尉迟肖跳出轿外，好不惊人也。

金定小姐把话明	连叫丫环听我云	快快去把奶奶请
我替大王拜花灯	丫环闻听不怠慢	急急忙忙向前行

用手掀开轿门看	里边跳出黑虎星	使女一见兢兢战
铁氏小姐吓一惊	一把拉住小姐手	俺们二人拜花灯
金定一见泼口骂	胆大强贼敢逞强	尉迟闻听微微笑
连把丫环叫几声	我是唐朝名将后	先祖名叫尉迟公
小姐闻听心暗想	忽然想起事一宗	师傅当初嘱咐我
叫奴许配黑虎星	尉迟后代休错过	早晚必上铁龙山
丈夫他代来至此	该俺夫妻拜花灯	想罢多时开言道
尊声英雄你是听	父母双全可在世	可有几位弟和兄
英雄闻听这句话	又把姑娘称一声	一双父母下世去
也无同胞弟与兄	我有几个真朋友	俱是梁山小英雄
现今住在孔家寨	下山去找梁秀英	我在亲家把轿上
兄弟还在后边行	他们大家来到此	要破这座铁龙山
我今遇见姑娘了	或长或短说个清	金定闻听这句话
又把英雄尊一声	当初圣母对我讲	一桩一桩记的清
若是见了唐朝后	夫妻二人拜花灯	说罢复又手拉手
一齐跪在地川平	叩罢头来忙站起	听见寨外喊连声
明公若问何人也	来了兄弟人四名	各拿兵刃往上闯
金定小姐吓一惊	何人杀来上山寨	这事有些了不成
英雄又把娘子叫	不必胆怯心内惊	来的不是别人等
我的朋友到此中		

尉迟学说：“娘子不必害怕，我的朋友来，待我去迎接了。”说罢出了大帐，站立在门外，发声一喊：“众弟兄听真，莫要动手，现有愚兄在此。”众人听见大哥的声音，一齐跳下坐马，说：“大哥怎不叫动手？”尉迟肖将招亲之事说了一遍，众弟兄开口说道：“这是天意，应当如此。”说罢同进寨内，一齐坐下。喽卒献上茶来。茶罢落盏，金定说：“众位贤弟听真，大家住在此山，招军买马，积草屯粮，等至秋后，进东京。”尉迟肖说：“娘子，现今有三位太太还在孔家寨居住，俺弟兄一同接在此山，那时再作定夺。”金定说：“如此甚好，明日急去，快回来罢。”大家安歇一夜。再说清晨用饭已毕，弟兄五个走出大寨，上了坐马，走下来了。

弟兄上了马走龙	扬鞭打马快似风	一齐下了高山寨
顺着阳关大道行	阮英迈开飞毛腿	比着骑马更见工
尉迟肖马上言道	尊声众位兄弟听	俺今去到孔家寨
对着娘亲诉分明	不知五弟在何处	未见梁氏女秀英
目下出来两天整	三位太太心担惊	叨叨念念来好快
庄村不远面前迎	弟兄进了孔家寨	府门以外下能行

众家弟兄来至门外下马，家将接去，走进施礼已毕。落坐口尊太太，听孩儿细禀。

尉迟开口把话明	尊声太太听儿诉	昨日去找梁秀英
遇见喽兵抢姣娥	为儿假装未嫁女	喽兵抬起走如梭
众位兄弟随后赶	一齐进了高山坡	正遇贼首身得病
妹子设下天地桌	也是造就该如此	为儿收下女姣娥

三位太太听罢，心中大喜。当下收拾细软，随同众家弟兄，一同投奔铁龙山去。铁龙山寨喽卒报与铁氏，接入内，三位太太落坐，众使女两旁侍立，弟兄们请安已毕，俱都落坐。尉迟学又叫铁氏上前见礼。铁氏急忙上前，

深深下拜，口尊婶母，侄儿媳妇有礼了。三位太太齐说：“吾儿少礼，一旁坐下讲话。”又问了家乡住处，铁氏从头说了一遍，孔安人说：“罢了，还是名门之后，留落在此。”忽想起周顺，又向尉迟学问道：“怎不见五弟到来？”尉迟学说：“干娘不知，听为儿道来。

英雄复又把口开	尊声干娘听明白	自从兄弟出府去
找寻梁氏女裙钗	路途以上分了手	至到如今未回来
不知他向何处去	叫俺弟兄挂心怀	明日还得把山下
再去寻找理应该	尉迟说罢前头站	周老夫人把口开
双目之中落下泪	好似钢刀把心摧	不见儿媳梁小姐
我儿周顺也未来	不知小姐归何处	不知我儿好与歹
老天要绝周门后	为何母子又分开	难道今生不见面
谁人送终到坟台		

周老夫人只见众位兄弟俱在，不见周顺到来，哭了多时。尉迟肖说：“干娘不必如此，还去寻找，无有不见之理。”老夫人闻言，将泪止住，铁金定在旁问道：“怎说还有位五弟未来？”尉迟肖说：“正是。”金定说：“既是如此，大家用饭，安歇一夜，再作道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多情女怀春罗帐 假新郎呆坐春宵

词曰：

高山女子郑氏 观见梁氏秀英
只当公子周景隆 岂知隐姓埋名
一心要结连理 小姐不得不从
何用月老系赤绳 姻缘前生造定

却说铁金定吩咐用饭已毕，又四路寻找，且不必说。再言梁小姐在杏花山与郑梦熊饮酒多时，不觉日落黄昏。丫环将假新郎领至小姐房中，秀英到了为难之处了。

月移花影上翠楼	巡更钢锣音悠悠	灯下并坐俺两口
如在巫山梦里头	秀英身靠椅斜坐	翠屏细思又添愁
思想今夜风月会	初蹬芦苇路不熟	叫我临时心害怕
不犯愁来也犯愁	无违夫主是正理	女心存细宜知羞
鱼水和谐好更好	人人都想赴瀛洲	水深水浅把河渡
忍着性儿任君求	怀前难说好和歹	女儿身子不自由
翠屏心事暗打算	秀英暗心更发愁	忽听铜锣三更后
干不出来怎么酌		

又暗暗的说道：“妻呀，妻呀！”

心事重重难开口	新人貌似百花羞	你采鲜花盘中放
海中明月不可求	暗叫小姐且忍耐	明珠待买莫强求
自古女脚难出蹀	怕是女大不害羞	

且说二人坐到二更时候，走过两个使女问道：“姑爷用茶，请姑爷安寝罢。”秀英说：“天还早呢？你们去罢。用着你再来唤你。”使女闻听此言，出房而去。秀英把房门关上了，又回椅上坐着。郑翠屏见夜已深了，使女皆散，又见新郎关上房门，那个害羞之心，只觉满面出火。呆坐正观新郎，心口窝里不住的乱跳，上床去了。

翠屏身入罗帐来	秀英暗暗口打咳	眼看新人进帐去
等俺去把情怀开	游蜂不能把花采	空把嫩蕊展放开
二人害的一样病	叫我心中怎开怀	有意去说知心话
怕是洩漏惹祸灾	罗帏帐内将郎候	不见丈夫动春情
自觉容颜世间少	也算羞花闭月容	不能哄动天下客
还是新郎看不中	有心上前拉一把	怕他笑俺太浮轻
还是忍性将他等	坐不安来睡不宁	模样虽俏心不俏
不学聪明学老成	相貌好似裙钗女	行事又如白头翁
只说明珠掌上放	至今还未到手中	不好全把衣扣解
暗暗都把裙带松	无限情怀心焦乱	心口窝里乱跳腾
急的香汗流两次	银牙想咬周书生	忽听铜锣三声响
翠屏复又暗叮嘱		

话说郑翠屏在罗帏内，三更时候，又不见新郎上床，她就犯起疑来了。鱼水皆欢，人间乐事，无过於此，美色女子，男人求之不得，像俺这等士女，班头红颜领袖，今夜郎君冷淡，所为何来？哎！是了，想是不如梁氏小姐，

不免出去看他怎的。想到这里，举起玉腕，一拨帐子头露出。秀英听见有了动静，遂长叹了一声，道：“哎！”把个翠屏吓的呆呆倒退。

郑氏翠屏侧耳听	听他自言自语明	说到梁氏今何在
结发情意一旁抛	不知你今心何意	我又跨凤来乘龙
罗帏现有多姣女	不忘俺的结发情	翠屏听见这把话
自己又倒罗帐中	无情无趣睡了觉	再说多谋梁秀英

且说梁小姐知郑氏思春情动，身出帐罗，她故意的说了一遍。郑翠屏知他想梁小姐之心，暗暗叫道：“郎君今夜不入罗帐，自觉无趣无情。”且说使女自从送茶，就在窗外偷听，未见什么动静，不觉的她就思想起来了。

使女急忙对窗纱	不住偷看用眼瞧	菡女也听洞房事
只因命里犯桃花	观看新郎胡思想	只觉与他有缘法
雀桥不见牛郎渡	织女怎不把话发	一夜工夫将他等
看看夫妻作什么	俺姑自从得了婿	她不找你你找她
新郎还未把床上	为什二人眼巴巴	郎才女貌世间少
谁不羡慕此郎家	不觉一声睁杏眼	要看鱼水怎偏好
好像哥哥把哥伴	是怎夫妻不结发	俊俏模样心也巧
不学精细学呆人	不动声色不说话	二人还是把腔拿
拿上三年并五载	耽误两个小娃娃	

呀好，急躁死人了。

那边嫩花把你等	公子观花不敢采	这等月朗良宵夜
烛房花灯第一家	春宵一刻千金价	如何不挑开罗纱
夜半更深呆呆坐	姑娘此时也躁杀	你把美景辜负了
笑坏灯光老菩萨	丫环越看情越动	知她睁眼作什么
银牙不住咬又咬	口咬指头恨又恨	一阵热来一阵冷
一阵酸来一阵辣	小丫环听到急处	情怀飘荡羞答答

却说小丫环听了多时心痒难熬，忽又想道：他还有先定的前妻。

前妻就是天仙花	姑娘比花也不差	今夜还顾前妻冷
我这丫环算什么	不住思想新姑爷	又是搽手又咬牙
有幸而来不幸去	再表一对女姣娃	

却说梁小姐自从说了一些想前妻的话，郑翠屏那春心，全要下去了。他也不盼新郎了，遂入罗帏，无情无趣就睡了。

好个拿腔女多姣	一言自断渡雀桥	只见郑氏睡了觉
自己坐到四更敲	一双红眼皆做梦	睡到东方天将晓
秀英女子还未醒	起来翠屏女多姣	

这且是百年随时过，何况一夜间。郑小姐只睡到东方发白，方才起来。定了定神思，遂即起身，一推帐子，只见天也明了，一转秋波看了看那郎君，甜睡如浓。只见他寝睡的模样，又是一翻折光景。小姐情动，遂作西江月一首：

词曰：

朦胧秋渡轻开	面面更显润滋	
含一刻原唇樱桃	颜色真是柳生醉	
非严娘与孟梅	犹是淮阳相会	
叫我如何不动心	想是我容颜不翠	
丫环端着枣子茶	翠屏展开青丝发	妆台上面落了座

活像嫦娥降凡家 秀英她也把脸洗 面前使女献红纱
清水洗面微微笑 新人粉面弹指甲 翠屏不觉红了脸
秀英忙说与你搽

话说梁秀英把新人弹了一脸水儿，说道：“无有使女在此。”翠屏用手挡住，说：“不要，不要，”随欠身离坐，取出汗巾一条，递与秀英摸了一摸，翠屏低头说道：“你好不老实。”按下不表。

再说郑梦熊用了早饭，吩咐喽卒巡山，若有人从此路过，拿上山来，不可有误。喽兵闻听话去，不提。却说周顺自从孔家众弟兄寻找梁小姐，途中分散，自己走至荒郊，迷失路径，也分不出东西南北，又看不见众家兄弟，任马由缰走下来了。

公子迷路途径 遇些旷野芳草青 片片	只得任马向前行 此时正逢三月中 桃红柳绿草青青 黄鸟争叫荒郊外 柳绿三叉土女争 看到这里心惨惨 至今未见影和踪 公子叨念向前走 扑面来些喽众兵 不知高山贼与寇 下回书内再叙明	走些高低不平路 万物耸翠景无穷山明水秀云 几株蔡靡开山径 燕子呢喃小巷中 红粉佳人闲游玩 暗暗叫声众弟兄 不知你们归何处 瞧见一座高山峰 心中不住腾腾跳 不知高山军与兵
-------------------------	---	---

第四十回

周景隆走散入山 东京城皇爷发兵

词曰：

人有不测祸福 天有当时阴晴
算卦占卜总着空 死生皆由天定
公子来到山下 遇见喽卒巡风
旗幡招展起在空 吓的神魂不定

却说公子周顺来到杏花山下，也不知是什么山寨，正在万难之际，山下许多人马走来，只吓的惊疑不止。众喽卒闯上前来，不容分说，勒住坐马，回道就走。不多时到了寨门，周顺战战兢兢，在马上举目观瞧，好不惊人。再说郑梦熊正在大帐与众闲谈，喽兵上前跪倒，今在山下拿来一位书生，不像山东人氏，求大王定夺。梦熊说：“与我拿来。”喽卒即把公子拿进。郑梦熊一见，“呀，好无知小辈，竟敢闯你大王的山口，快通名来。你大王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周顺闻听，只吓的魂不附体，口尊大王暂息雷霆之怒，听小生道来。

公子施礼搭下躬	连把大王口内称	若问小生名和姓
暂且息怒听我明	祖居住在彬州府	向阳街上有门庭
周义是我亲生父	小生名叫周景隆	只因我父把官做
吏部尚书在朝中	他老人家多激上	得罪奸党老蔡京
蔡京他是皇国丈	女儿现今做西宫	父女定计把俺害
金殿以上把本升	皇爷准了奸佞本	拿我举家满门庭
法场以内拿出斩	多亏老天刮神风	神风救出母子俩
讨饭为生奔山东	我母住在太平镇	投亲我奔济宁城
岳父名叫梁士太	做过官家二品卿	所生一位多姣女
乳名叫做梁秀英	今年二九十八岁	我叫周顺十六冬
那日投亲进梁府	岳父他把心改更	他说我是犯官后
认亲之事不允从	不认亲戚还罢了	把我绑在花园中
空书房内锁上我	梁滚复计定牢笼	熬了一碗断肠散
要害我的命残生	他家有位老院公	那是我的老救星
亲生之子舍去了	要与周顺做替生	喝了八步断肠散
可惜一命归阴城	救我活命无可报	认为义父当亲生
将我送出花园外	那时我才出了城	东门以外结一拜
遇见一些好宾朋	复又回至太平镇	遇见表兄徐振中
母子接在他家去	隐姓埋名度日生	听说小姐逃出府
弟兄个个都知情	大家一齐寻小姐	半路途中各西东
不知弟兄何方去	我今来到此山中	万望大王宽饶恕
可怜周门死的苦	公子说罢前后话	闷坏大王郑梦熊

郑梦熊闻听公子诉了一遍，呀呀，心中暗想：“现周顺在此，又来了周顺，这是何故？想必顶名冒称，待我细细问来。”英雄想到这里，即未开言。梁秀英在旁听的明，暗道：“这是我丈夫来了，真乃天从人愿。”想罢又与郑梦熊从头至尾，梁忠怎么送出府，女扮男装，中途冲散，怎么假称公子的话，说了一遍。梦熊听到这里，心中明白，说：“既然如此，快请后帐再叙。”

秀英说罢，即上前将公子一把拉住，说跟我走罢。公子也不知什么，且跟着秀英来至后帐落坐。秀英将前情诉了一遍，公子方才明白。心中甚喜。又到郑翠屏房中说了一遍。翠屏闻听，暗说怪不得昨日晚上，拿腔弄势的装模作样，还是个假的。此时秀英将男装脱去，露出女衣服，重整乌云，淡扫蛾眉，收拾的齐齐整整，二女子扮的真是天仙一般，世人见了无不动心。

词曰：

二位姣妖俏君红 闭月羞花非凡同
下床来真是一阵香风送 姣滴滴桃花嫩蕊几
如雨润芙蓉 观美貌好似那巫山神女来入梦

却说梁秀英来见丫环进房来，即吩咐摆设香案伺候。急急忙忙，顷时预备妥当，秀英又来至公子坐的房内，相公小奴又与你定门亲事，跟我拜天地去罢。公子一见秀英那个样子，把那报仇之心俱去在九江以外，跟着秀英出房去了，周公子跟着秀英出房门。

扶出翠屏女红妆	天井院中忙站住	两朵仙花立一处
天地桌上摆上香	各处灯来照烛光	使女丫环出房去
秀英自己找空房	洞房剩下整一双	公子美貌用目张
见她不过二八岁	巧挽乌云亮又光	湾眉淡扫春景致
秋波一转魂飘荡	粉面不用搽宫粉	两耳金环亮又黄
樱桃小口牙似玉	唇比丹硃分外强	穿件红衬裙在内
外罩花石榴海棠	小小金莲窄又瘦	端端正正世无双
沉鱼落雁身才俊	闭月羞花甚端庄	公子观罢多一会
面对翠屏弄怪腔		

周公子面对翠屏一揖，说：“小生多大福分，蒙天仙降临，这是终身之幸也。”翠屏含羞说：“妾乃山村之女，蒙君不弃，以托终身，何等荣幸。”公子听小姐声音，如天阴业中飞莺叫啼，又见她千娇百媚，弄的个周顺魂飞野外三千里，梦赴巫山十二峰。他二人郎才女貌，遂宽解衣带，同入罗帏去了。

郎才女貌在青春	初次新婚对战兢	公子摘头宽衣带
小姐脱去丝罗巾	两人衣服全脱净	都是兰馥白喷喷
女子仰卧牙床上	公子怀抱左右分	小姐好似瓜未破
口咬被头战兢兢	这个深浅未经过	那个初次把阵临
锦被滚去不遮体	灯照身子汗津津	甘露几点风情美
巫山云雨无比伦	公子复又搂几搂	小姐她也亲又亲
套玩会耍周公子	翠屏小姐热了盆	二人情浓说不尽
红浆玉露沾锦衾	绿暗红稀春色退	云收雨散整衣襟
不言二人阳台梦	把书另更分一分	东京发来人共马
铜头率领众三军	杏花山下来交战	明公坐稳听我云

却说沈知州自从众弟兄劫牢反狱之后，奏本进京，到了蔡京师下。蔡京闻听大怒。清早上朝，宦官上前奏道：“现有太师皇丈，午门候旨。”皇爷说：“教他上殿。”不一时蔡京上了殿，口称：“我王，微臣见驾。”口呼万岁、万万岁。皇爷说：“太师平身落坐。”蔡京叩头谢恩。皇爷又问说：“太师见朕有何本奏？”蔡京说：“有本，我主圣鉴。”又将奏本呈上。皇爷展开看毕，龙心大怒，说：“太师即派员点起三千人马前去扫荡。”蔡京又奏道：“派右侍郎童伶为帅，此人多谋，臣府现有一人，名唤铜头铁罗汉，

甚是英勇，可为先锋之职，祈我主定夺。”皇爷说：“即如此，照卿所奏。”顿时颁下圣旨，驾转朝阳，群臣皆散。蔡京回府，与铜头说了一遍。铜头铁罗汉甚喜，急忙披挂整齐，教场候令。却说童伶见了圣旨，封他为兵马大元帅之职，令点三千人马，速下山东平贼灭寇，不可有误。童伶观罢，取过甲冑，不一时披挂整齐，上马即走，骑至教军场，吩咐擂鼓聚将。只听的鼓响三咚的时候，兵到将齐，个个明盔亮甲，人强马壮，好不利害。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第四十一回

官兵围困杏花寨 梦熊率兵战山前

词曰：

元帅冲怒倏时点兵 吩付放炮又把鼓鸣
希裹咕咚只一阵 马停儿郎不曾停
童伶教场去点兵 如狼似虎众兵丁 将台下站九员将
明盔亮甲照眼明 旗幡招展遮日月 枪刀灿烂鬼神惊
人似南山一群虎 马如北海出水龙 战鼓打的如暴豆
盔甲照的满天红 帅字旁上书大字 领兵元帅把贼平
花名册子把名点 杀气直冲斗牛宫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且说铜头铁罗汉来至元帅面前，行参已毕。童伶说道：“先锋官，拿我令箭一枝，率领一千人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不可有误。”又吩咐放炮起营，下了将台，带领三千人马，三声炮响，直向山东大路走下来了。

三声大炮震天响 三千人马似海潮 如龙如虎开着路
后边大兵旌旗飘 帅字旗飘空中舞 战鼓如雷不住敲
杀气腾腾冲牛斗 征云滚滚锁碧霄 大小儿郎骑着马
阳关大路不住遥 那日走至山东地 逢州遇县访贼曹
人说有座杏花寨 存草存粮把贼招 走了一日又一日
走了一朝又一朝 人马骡驼向前进 杏花山眼前到了
埋锅造饭安营寨 相隔不远五里遥 按下军兵且不表
再说高山女多姣

且说郑翠屏与周顺夫妻二人一夜晚景提过，清晨梳洗已毕，只见梁秀英走进房来，他二人只羞的面红过耳，俱都将头低下。秀英说：“我也不是相面，看你们来了，羞的甚么？”翠屏抬头道：“不知是姐姐到来，失误迎接，落坐讲话。”秀英说：“什么迎接不迎接，你们吃饭，我这边饿着呢。”翠屏说：“姐姐不要争嘴，速叫丫环整饭上来。”秀英说：“不是我争嘴，你们吃好东西，连我个信也不给。”公子说：“二位娘子不要取笑，快叫丫环看饭。”不一时，那饭就端上来。

丫环酒菜端上桌 二位女子坐两旁 公子一人居正位
夫妻三人饮酒浆 摆上几盘随手馐 也有热来也有凉
红炖猪肉稀胡烂 油烹鱼翅满盘黄 芥菜菲菜多油错
鱼合鸡肉加葱姜 雪花点心三千个 银碗盛着江米汤
夫妻三人不做假 手拿木筷样样尝 正说夫妻才用饭
喽卒报事闹一堂 大帐以里忙跪倒 口口尊声寨主王
山下来了人共马 翻土扬尘出声狂

话说郑梦熊在大帐正议造反之事，喽卒跪启大王：“不知何处的人马，将山围困了个水泄不通。”大王闻报，聚集喽兵，又取过甲袍盔甲，披挂整齐。此时翠屏也来至大帐，说：“兄弟此去，多加小心，到山下问个明白，梦熊说：这是自然。飞身上了坐马，五百兵随后来至山下，见有数千人马围困山口。上来一员将官，好利家的紧哪。

梦熊勒马细睁睛 打量来将甚是凶 凤翅银盔生杀气

琐子金甲砌玲珑 穿山跳涧乌骓马 参金大斧象神惊
容貌古怪似青靛 颜下胡须血染红 喊杀一声血盆口
四指长长牙外生 好像天上温元帅 不亚前朝柳展雄
梦熊观看来勇将 丹田用力喊一声

话说郑梦熊观罢，招呼来将少要张狂，你大王爷爷久候多时了。铜头催马，忽听有人发喊，见一位少年英雄，约有二十上下的年纪，顶上有千层的豪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又加上一身披挂，好不威风。

铜头勒住马缰绳 观看山贼好威风 头戴银盔如雪炼
身穿金甲砌玲珑 坐下白马跨山涧 威风凛凛擒虎龙
内穿素缎花织就 勒甲丝绦九股成 太阿刀下斩军将
雪白长枪鬼神惊 铜头观罢郑小将 血盆大口喊一声

铜头观罢，用斧一指，说：“山贼莫要逞强，你老爷爷下不死无名之鬼，快通名来。”郑梦熊说：“吾乃威锁杏花山的寨主，姓郑名梦熊，你大王爷在此，尔等何名？”铜头把血盆口一张，说：“吾乃徽宗驾前称臣，官居总兵之职，现在童元帅帐下听用，为前部先锋。姓铜名头、就是你铜头太爷是也。”郑梦熊说：“俺如今隐在本山，招军买马，聚草屯粮，备的兵多将广，以报先人之仇。”铜头说：“好山贼，你还故推不知么？马上就要坐牢，听俺道来。”

铜头擎斧气昂昂 山贼莫要弄张狂 因何你把济宁进
勾串贼人一大帮 劫牢反狱行无道 火焚官宅并大堂
知州他把行文奏 怒恼我主有道皇 勒封童伶为元帅
急忙赶上教军场 点足三千人共马 马不停留奔山岗
前来平灭众贼寇 与这黎民免灾殃 朝中势立如山重
何况你这狗贼强 不顺王法居在此 狐朋狗党振山岗

郑梦熊听罢，只气的咆哮发喊，一催坐马迎上来，两手端枪，分心就刺。铜头闪目一观，只见把铜钩明晃晃尺半枪头直刺前心而来，随使了个怀中抱月的故事，将斧一挡，只听当啷一声，架住圈外，一马扑束，一翻回来，又杀在一处。

二人疆场赌战争 你强我胜显奇能 大斧直扑天灵盖
长枪不离前后胸 白鹤展翅使的巧 乌龙摆尾空飞腾
玉女穿梭忙去架 童子送书速去迎 二人走马四十合
铜头一计上心中

话说铜头正战中问，只见郑梦熊手使长枪抡开，正是有门有路，有开有闭，想道这小厮武艺高强，久战必败，只可智取，不可力敌。遂把鞍轿上那口斧摘下往马对面来，两手端斧砍来。郑梦熊慌忙去架，就此闪出空来了。铜头见此光景，满心欢喜，遂把右手斧向空一举，大喊一声，山贼拿命来罢。梦熊往空一看，只见大斧往下落来，好似半扇城一般，就抓头打来，梦熊只恐招架不及伤其性命，卷马而逃。那斧落在尘埃。铜头一见，正要追赶，只见迎面来了一人，大声喊道：“来将休要逞强，俺与你比武三合。”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马似龙战败负伤 郑翠屏下山斗敌

诗曰：

百事成家总在天 机关用尽徒枉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头螂捕蝉
无药可医卿相病 有钱难买子孙贤
得过一日过一日 一日清闲一日闲

残词既述，上回说得是马似龙看见铜头铁罗汉相貌凶恶，催马前进，马似龙将自己的钢枪双手端平。其名曰子午定南钉架式，对准了肚腹用力的一扎使尽平生膂力。

两手抓枪照肚刺	枪尖对准下绝情	铁罗汉他铲着忙
急忙圈回马能行	双手举铲兜头躲	抱月推月吹的精
似龙他枪望上架	罗汉番铲架式更	一代铲头抹铲转
似龙他枪来架空	罗汉铲杖望下落	铲对似龙眉上愕
似龙反枪忙押铲	二人大战赌雌雄	棋逢对手难藏性
将遇良才各显能	这个钢枪分心刺	那个铲杖急来迎
这个长枪如怪蟒	那个叉条似长龙	

二人大战多时，不分胜败，马似龙一条长枪插花盖顶，孤树盘根，如同雨点一样，不离罗铁汉的前后胸来，连扎带跳。铁罗汉的铲杖，急忙招架，大战三十余合，不分胜败。铜头铁罗汉虚晃一枪，大输败走。

罗汉诈败旋回马	倒掖铲杖跑似风	似龙催马随后赶
紧紧追赶不放松	你要跑来我就赶	要想逃走万不能
上天赶到凌霄殿	入海追至水晶宫	罗汉回头偷眼看
不由欢喜长笑容	左手急取法中宝	五色珍珠拿手中
单背高扬望回打	对准似龙把手松	神珠正打似龙面
只听吧喳吧一声	似龙哎呀栽下马	头昏眼黑发了怔
喽兵一见朝前赶	急忙上前抢似龙	大家送回山寨内
苏醒多时把眼睁		

这回多亏众喽兵的手快抢回。马似龙苏醒过来，睁眼大叫：“哎呀，疼死我也。”

喊叫一声疼死我	将他抬进聚义厅	众英雄齐来观看
才道吓坏众兄亲	似龙脸面青又紫	好似靛叶一般同
梦熊看罢多一会	急的跺足手捶胸	不知用了何兵器
快请姑娘看分明	梦熊急忙奔后去	来见翠屏女秀英
夫妻三人正议事	忽见梦熊进屋中	尊声姐姐祸事到
山下发来许多兵	围困山寨来叫阵	我与似龙赌斗争
铜头妖僧多利害	我与似龙败下风	

梁秀英、周顺一闻此事，吓了一跳，魂不附体，颜色更转。独有郑翠屏毫无惧怯，说此事不必惊慌，待我下山将妖僧拿住。

好位姑娘胆气高	你们不用发心焦	待我上马下山去
要把妖僧瞧一瞧	看他使的何法宝	敢来山寨逞英雄
我自下山拿住你	善罢干休岂肯饶	拿来妖僧细究问

必要追出你根由 恼一恼来怒一怒 先将妖僧剁千刀
吩咐一声忙备马 这才怒恼女多姣 披挂齐整往外走
手提大刀上鞍轿 直听大炮三声响 真乃地动如山摇

话说铁罗汉用五光神珠，将马似龙打落下马，才要举铲结果马似龙的性命，被众喽兵一拥上前，将马似龙抢回山去了。妖僧大怒，复在山下叫战，忽听山上有三声大炮响动。

妖僧山下来叫阵 忽听大炮响连天 击铲倒要观仔细
必有山寇来当先 只见喽兵排队伍 撒地连天走的欢
旗帜招展遮天日 队伍整齐甚密严 青龙白虎棋匹杆
朱雀玄武列两边 大旗一杆当中现 喽兵喊杀震动山
门旗闪出一女将 花容月貌似天仙 倾城倾国天下少
月里嫦娥降下凡 真有沉鱼落雁美 闭月羞花甚罕然
体态妖娆风流女 如花似玉一样般 僧人看罢春心动
天灵盖上冒了烟

铁罗汉在山下叫阵，忽听炮响喽兵推队下山，红门旗闪，有一员女将，但见生的千娇百媚，如花似玉，又看她好一身鲜明的甲冑。

凤翅金盔头上带 上插一对雉鸡翎 身穿凤鳞黄金甲
凤鳞片片放明光 护心宝镜明如月 衬甲袖袍火似红
镶着赤金鱼塔雁 下鞞金连三寸零 坐下走阵胭脂马
凤鳞大刀双手擎 妖僧看罢忙催马 用铲一指喊连声
你系何人敢临阵 快对先行说分明 铲下不死无名鬼
始末原由要说清 佳人这边早看见 马上妖僧相貌凶
翠屏答言忙说道 妖僧留神仔细听 梦熊是我亲兄弟
奶奶乳名郑翠屏 二位寨主败了阵 奶奶一怒下山峰
妖僧你要知时务 急速快退你的兵 心迷若要能将逞
祸到临头悔不能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自来行
妖僧闻听微微笑 口出大话不算能 还有说话将你问
年长几春对我明 我看你的容貌美 不肯杀你命残生
我要商议一宗事 不知你可愿应承 跟我上山去修道
长生不老乐无穷 翠屏闻言涨红面 羞愧难当骂妖僧
说罢催马闯上去 双手举刀下绝情 照着妖僧兜头剁
力辟华山刀法精 妖僧一见托铲架 只听哎哟响一声

郑翠屏与铁罗汉交战，郑翠屏头一回合，其名力劈华山，乃春秋刀的头一招。二马一冲过去，各自挽住。

二人疆场来动手 仇敌恶战赌输赢 大战约有十几合
佳人暗相自调停 真确实杀难取胜 不如祭宝害他生
想罢旋马往回败 大刀交在左手擎 右手囊内取法宝
真言咒语念几声 量天尺在空中举 只听刷拉响空中
霞光万道瑞彩现 真乃法宝果无情 妖僧这里抬头看
一宗法宝起在空 五色毫光往下落 照准僧人来的凶
凶僧一见取法宝 万宝囊中在手擎 朝上一举说快落
刷拉一声落囊中 妖僧收去量天尺 翠屏吓的走真魂
暗说妖僧多利害 收去宝贝了不成

不说郑翠屏与妖僧斗宝，且说郑梦熊在山上后寨屋中，同着周景隆、梁

秀英放心不下。三人商议，同去观阵，这才领着许多头目喽兵，来至半山，站立往下观看。

只见妖僧多凶恶 堪可敌那一凶僧 大战妖僧时多会 你看妹妹果然能 女中魁首真不假 她是圣母大门生 夫妻正然齐夸奖 翠屏难敌这凶僧 用手指走你再看 霞光万道奔妖僧 又见妖僧取法宝 祭起法宝无影踪 复又回马来交战 不成	两手托铲赌斗争 跟着圣母学出艺 不见胜败与输赢 闺房之中她为首 眼见这才是实情 若要有她来助你 忽见翠屏败下风 秀英细瞧说不怕 半悬空中响连声 公子拍手连说妙 有宗宝贝手中擎 翠屏见他收去宝 口中不住骂妖僧 罗汉一见微微笑 看看谁的法术精	翠屏刀法果巧妙 所传刀法宝精通 秀英这边说公子 女子群内一俊英 秀英复又忙说道 要报冤她不费工 景隆看见说不好 你看妹妹妙法能 必是祭她仙家宝 她的法术果然灵 只听凶僧说快落 无名怒火往上冲 倘然收去无价宝一定叫你活 你倒不必来逞凶 翠屏复又取法宝
---	---	--

第四十三回

山前斗宝翠屏身亡 圣母施法徒弟回生

诗曰：

落魄家货少旧游 柴门半掩且藏头
是风不入东风耳 惟向花前封酒瓿
世态炎凉何必问 梦调山歌不害羞
开怀畅食信口谑 天来大事不知愁

上部书中说得是郑翠屏与铁罗汉斗宝，祭起量天尺，被妖僧收去，复又取出仙袋，口中念咒三次，一松手，只听刷拉拉响亮，起在半空中，金光闪闪，真正的利害。

翠屏复又祭宝珍	半悬空中露沉沉	旋回旋转又三转
照着妖僧和顶门	僧人一见哈哈笑	取出宝囊望上伸
口中说到快快落	他又收取宝贵珍	翠屏观瞧魂吓散
这不吓坏俏佳人	心中暗想说不好	宝贝不能把他擒
不但未将他杀害	两宗法宝归他身	佳人想罢转回马
即奔妖僧把刀抡	罗汉这边忙说道	暂且住手有话云
两宗法宝未伤我	这样法术白费心	劝你不必来动手
为何不服反动嗔	不如好好归顺我	如鱼似水过几春
佳人闻听气动心	奶奶叫你命归阴	

郑翠屏见妖僧胡言乱语，举刀就砍，其名叫着迎风避月式。妖僧又托他的铲杖，望上一架，只听当唧唧的一声响亮，把郑翠屏的凤鳞大刀，又丢出了圈外。

佳人恼怒决死战	凤鳞大刀放光寒	妖僧这边忙招架
铲杖提刀把手退	两匹战马来回跑	二人兵刃上下翻
佳人咬牙将眉皱	恨忿难当眼睁圆	一刀将他劈两半
叫他一命染黄泉	将他大兵全杀退	不枉学艺在高山
夫妻三人得偕老	夫唱妇随过百年	今日不能把兵退
夫妻如何得平安	想到这里舍命战	大刀举起使连环
连环刀法真巧妙	杀的妖僧胆战寒	佳人大刀果利害
要想赢他只怕难	此时若不使法宝	着上大刀命要完

话说妖僧见郑翠屏着了急，使出连环刀法，只杀妖僧马往后退，不能还手，只往后倒退，妖僧也就着了急了，这才取出他的五光神珠，一扬手，对着郑翠屏门眉打来。只见一道毫光，直扑佳人脸上。

佳人正然要得胜	忽见妖僧把手扬	只听刷拉一声响
对面冲来一亮光	白光夺目难睁眼	只觉脸上着了伤
五光神珠多利害	躲闪不及实难挡	只听啪嚓一声响
佳人此时无主张	头昏眼黑身无主	跌下马鞍命无常
妖僧一见心欢喜	该我得这女姣娘	急忙下马跑几步
来在近前看其详	才要伸手去拿起	眼前一阵大风狂
飞沙迷目难睁眼	金刀圣母下山岗	半悬空中用手指
神仙法术果高强		

话说金刀圣母正在山洞打坐，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掐指占算，早知其意。

因大徒弟郑翠屏在杏花山招亲，汴梁城发兵抄拿杏花山郑梦熊等。不能取胜，无奈郑翠屏出马而战，不防被妖僧五光神珠将她打落马下。

圣母得明说不好	僧人法宝果然邪	徒弟不能取他胜
虽有宝贝却各别	几次祭宝不中用	妖僧收去宝好些
我不救她谁人救	若不救她性命绝	圣母出了山洞外
急忙念咒文重叠	驾起祥云来好快	杏花就在眼前接
正遇妖僧下了马	去拿翠屏鸾凤偕	圣母看见用手指
一阵大风来的邪	妖僧一见往后退	被风吹的一阵倒
老母趁此伸圣手	暗救徒弟事不云	

圣母暗中救了郑翠屏回山医治，死而复生，留住高山，暂且不表，自有下山之日。且说是郑梦熊同着周景隆、梁秀英站在杏花山观战，只见郑翠屏祭法宝全都被妖僧收去。且表众喽兵下山，齐回道：“我等看见僧人用宝具，打掉下马，跑到近前看不见姑娘之身，只剩下我家姑娘的战马，我等将马拉回来了。”

僧人空手回营去	并没拿去是实情	周顺这边忙问道
你等看真那凶僧	喽兵一齐说看准	个个留神看的清
秀英又把喽兵问	僧人邪法有此能	也无暗中拿了去
法术擒拿人难明	喽兵摇头说无有	右有邪术也知情
三人问罢齐发愣	这桩异事人怎明	因此大家都落泪
如把钢刀刺在心		

三人一齐的痛哭，回寨已经天晚。郑梦熊来到后寨，周顺秀英落坐，周景隆说道：“郑贤弟，这可如何方好？你姐姐也不知吉凶的下落。”

眼前妖僧将他打	哎呀一声下马鞍	喽兵去抢无影踪
要知底细实在难	依仗她把妖僧挡	拿她何人去当先
明日妖人要来战	何人敢去将他挡	贤弟快想良策谋
杀退大兵得安然	梦熊闻听头低下	不住落泪并无言
半响长出一口气	令我泪再渍黄泉	此山若没我姐在
任凭你我难保全	妖僧法术人难破	明日必要抄灭山
我领人马去逃跑	愁你二人难上难	夫妻闻听说不错
文人真乃泪欲潜		

周景隆道：“我系文人，冲锋临阵这可如何是好？就能闯出去，我二人也无可投奔了。”

夫妻二人同说道	何处投奔去安身	说罢夫妻哭悲痛
不如早早命归阴	活在阳世也没用	一死方休到甘心
夫妻哭着连声叫	翠屏妹在哪方存	不知你的生共死
不该抛下我二人	叫声翠屏等一等	俺们同归地府门
妹妹你有好与歹	活活摘去我两心	人活百岁终须死
何必受罪在浮尘	夫妻哭的如酒醉	叨叨念念哭着云
梦熊这边实难忍	坐位好似有钢针	急忙向前来解劝
不用悲痛把话云	我到想起一条计	要你留神细听真
今夜先送你两个	速去逃命寻活门	

郑梦熊向前说道：“你夫妻也不必啼哭，这座山全仗我姐姐的本领。她既没有下落，难保此山，趁着黑夜我率领众喽兵闯出山去，我给你夫妻写一封书信，急去苏州正南上二十里之遥聚贤村投奔是了。”

聚贤村内陈员外
广有银钱享荣华
到在那里将我等
须要对她实话发
或在进京把信报
就闯绿林走天涯
秀英闻听这些话
细访你姐她根芽

是我娘舅积善家
名字就号陈有德
我再寻找姐姐去
那时将她也送到
必把仇人全要杀
周顺秀英闻此话
站起身来把话讲

外号人称陈好善
只有一个女姣娥
倘尚未死得相会
你等见面再想法
我若不能见我姐
好像钢刀剝心凹
贤弟千万要辛苦

话说郑梦熊无奈，将他夫妻送到娘舅的家中，暂且存身，自己在外，海角天涯，要访姐姐的下落，倘然访着，必把她也送到那里，你夫妻好得圆聚。

梦熊说罢忙提笔
万福金安体安宁
艺好

夫妻二人天配成
围困山寨来要战
妖术邪法果然能
翠屏法宝不中用
件件样样全写清

半真半草写的清
自从离别这几载
招了女婿周景隆
夫唱妇随真正好
男甥一怒去出征
外甥败阵回山寨
凶僧宝贝真正灵
欲知景隆福和祸

母舅舅母甥叫禀
外甥外女居山峰翠屏学得武
一夫二妻古来有
哪知汴梁发大兵
汴梁先行妖和尚
翠屏一怒战妖僧
前前后后山寨事
下回书中说得清

第四十四回

火烧官兵郑梦熊逃走 中途遇寇周景隆失散

诗曰：

半夜佳人半孤灯 半思半想半伤情
半窗明月半边亮 半天星斗半云蒙
半倚床屏半绣枕 半掩朱扉半廉红
半窗杏眼半流泪 半新半旧半红绡

话说郑梦熊将书信写的明白，他姐姐怎样招亲，从头至尾，始末原由，写得明明白白，交与周景隆，藏在怀中，一奔去了。

梦熊坐上忙说道	尔等留神仔细听	养人千日一时用
大家齐心努力行	细软之物全带走	一同闯出这山峰
二百喽兵去放火	暗中偷到他后营	粮草堆内引着火
他见火起必发怔	我领头目众喽兵	拥出闯走去逃生
将他夫妻围着跑	叫他二人在居中	喽兵答应等吩咐
我等今夜用火攻	妖僧必然多得意	不加小心事难成
吩咐已毕急吃饭	此时已经欲上灯	梦熊又来到后寨
叫他夫妻快快行	夫妻二人说知道	贤弟不用细叮咛
山中之事且不表	再说山下的妖僧	皆因打倒美貌妇
才要去抢起狂风	急忙回营来交令	见了元帅名童伶
今日连战两三阵	元帅童伶长笑容	亏了你的法术广
杀败山贼有大功	今日已经天色晚	明日一定不容情
抄灭杏花山一座	全都拿住送东京	元帅吩咐快摆酒
中军大宴庆贺功	童伶居中落下坐	僧妖陪着饮刘伶
每人敬过三杯酒	开怀畅饮乐无穷	帅一盞来将一盞
下边又赏众官兵	无拘无管齐吃酒	点灯吃到有一更
帅将正然来吃酒	忽听后边发喊声	粮草堆里起了火
众兵营里乱哄哄	元帅童伶出大帐	往后观看通天红
妖僧一见说不好	如何失火了不成	

元帅童伶，本是不知兵书战策之人，一见妖僧得胜回营，这就摆酒庆功，上下不分，开怀畅饮。哪个不多喝几杯？俱都喝的半醉，郑梦熊暗差二百名喽兵，有一更天的时候，带上引火之物偷来行事。

喽兵下山有一更	引火之物带身中	趁此众兵全吃酒
个个喝的醉醺醺	粮草堆内放上火	烟气飞空通天红
众兵一见烟火起	哄的一声散了营	童伶妖僧出帐看
害怕着忙走魂灵	正是兵将一大乱	山上闯下众喽兵
梦熊头前引路闯	一拥齐来闯大营	措手不及无防备
官兵难以当喽兵	混杀乱砍只一阵	叫苦哀哉死尸横
喽兵力气如猛虎	梦熊领兵出了营	率领喽兵逃命跑
周顺秀英在居中	一气跑出十里路	这才慢慢往前行
不言梦熊往前行	再表元帅名童伶	连声吩咐快追赶
妖僧答应方才明	共提兵刀上战马	追赶多时不见踪
无奈领兵回营寨	来见元帅把话明	追赶五里不见影

不知山寇何处行 粮草全然都烧净 这可如何去回京
一夜闹到天大亮 元帅上山来查清 细软之物全没有
粮草不多堆山峰 查明这才将山下 进了大帐发愣怔
不言童伶甚急躁 书中再说郑梦熊

话说郑梦熊带领喽兵跑至天亮，有五十馀里，这才扎下行营，埋锅造饭。饭毕往前赶路，早到磨盘山，投奔那里安身，再作道理。

梦熊率众往前走 磨盘山中投宾朋 往前正走抬头看
后面尘土飞在空 只听后面连声喊 一死相拚赌输赢
不知何处兵马到 梦熊这边吃一惊 人马无数来的快
一拥齐上猛又凶 刀枪并举往上冲 恰似兵山一般同
梦熊喽兵有五百 对面来兵一千零 不容答话闯大队
寡不敌众难战争 杀了半天难取胜 战到天黑点上灯
时候兵将难相顾 四散奔跑各逃生 梦熊他往正东跑
周顺难找梁秀英 秀英她奔正南路 周顺骑马往西行

郑梦熊带领着有五百喽兵，要投奔磨盘山找朋友，然后再送周景隆夫妻上苏州府。想不着半路途中，正对面拥来许多人马，不容分说，闯上乱杀乱砍，战到天晚，皆因寡不敌众。

不知何处人马到 闯上乱杀来的凶 战到天晚难取胜
各顾性命逃了生 夫妻两个算命大 逃出重围跑西东
梦熊奔了正东去 剩下喽兵几十名 不见景隆夫妻俩
眼中落泪叫苍天 为何遇见这凶险 夫妻二人死活中
毕竟天晚无处向 来的到是何处兵 明日必要细去访
夫妻下落死共生 若是被人抢掳去 我到磨盘去搬兵
必要报仇心才平 明日定要访个清

话说郑梦熊败走正东约有二十里之遥，观看剩下有三十多名喽卒，并不是周景隆夫妻二人，眼中落泪，等明日再访。此兵究由何处而来，单表的是路遇兵马，是由通天岛发出来的一千五百大兵，真正的利害。

黄河套内通天岛 有位大王本姓姚 他名叫着姚山动
自幼学的武艺高 花面阎王是外号 山岛以内聚英豪
招聚喽兵五六百 黄河套内好汉招 后又来了哥儿俩
王刚王强甚雄豪 河内战船有几百 尽在岛内水中漂
劫夺行商与客旅 抢来银钱自逍遥 日久聚的人多众
一千馀名把艺学 皆因宋朝奸臣广 害的忠臣远处逃

皆因奸臣当道，害了多少忠臣，隐姓埋名。花面阎王，大有谋反之意，欲夺大宋江山，这才差遣王家兄弟，到寨北买了二百匹好马回来，正由铁龙山下经过，正遇见尉迟肖下山巡查，黑汉看见许多的好马，差喽兵将马全都留下。

王刚王强败了阵 留下马匹逃了生 回岛来见姚山动
始末原由说的清 铁龙山上新寨主 黑汉万恶猛又凶
他将匹马全留下 我俩败阵算无能 花面阎王闻此话
顿时火起填满胸 好个黑汉真胆大 自寻灭亡一般同
太岁头上来搔痒 佛爷面前来拾金 未从行事访一访
祖宗我的姓与名 我领喽兵出海岛 定要把他山寨平
若要杀贼黑汉 誓不人为姓号更

话说花面阎王只气得三尸神暴跳，五灵豪灵飞空。叫喊如雷，一定要去抄灭铁龙山寨。旁边二寨主雷振远，外号叫闹海蛟，急忙站起说道：“大哥不必动怒。”

大哥不用这样怒
何必两下赌雌雄
两下相争多不善
一笔勾销无话明
阎王应允你快去
急奔铁龙山来行
来到山下忙说话
来到山上回的清
铁梁这边忙问道
明知故问礼不通
今日所为来要马

寨平

交出马匹是正理
愚兄有话实难明
他系唐朝敬德后
山如打雷一般同
振远仔细留神看
下回书中再说清

铁梁与我有交情
我去他要不理论
若要动手难留情
他要不将马来给
急速前往莫误工
一路无话来的快
快禀寨主铁梁兄
铁梁迎接雷振远
贤弟前来为哪桩
为何将马全留下
急速交出免开争
不肯两下伤和气
何必要把是非生
非是愚兄行无礼
复姓尉迟肖是名
喊着就将大厅进
半截黑塔进屋门

有我前去将马要
然后再去与战争
将俺马匹全交给
再去把他山寨平
好汉站起出山岛
山寨不远面前迎
喽兵闻听不待慢
大厅以内款茶羹
振远回答尊兄长
莫非仁兄不知情
若不是说阻挡此时早把出
所以我来讲交情
铁梁闻听面带愧
我有妹丈作事凶
正然说话有人喊
何人敢到我帐中
若问进屋什么样

第四十五回

郑梦熊投奔磨盘山 周景隆独往苏州城

诗曰：

争名夺利几时休 早起迟眠不自由
骑着驴骡望俊马 身居宰相思王侯
只愁衣食担劳碌 哪怕阎王就取勾
积子阴孙图富贵 更无一个肯回头

诗词几句，书接上回。尉迟肖由外边走进聚义大厅，听叫如雷，说道：“什么人敢到我们弟兄的山寨，要吓了我老爷，我就把脑袋拧下来。”雷振远抬头留神的观看。

从外走进人一名	英雄这边细睁睛	赫扬身高有丈二
壮大腰膀宽停	面似乌金黑又亮	两道浓眉入额峰
相衬一双大圆眼	鸡卵眼珠两分明	狮子鼻头配阔口
青缎快靴足下蹬	外罩青缎绣花服	蝴蝶瓜脸甚鲜明
周围花边镶满口	钮门不扣毛满胸	走进如雷喊连声
烟薰太岁一般同		

好一个黑大汉，走入屋来，连声的喊叫。闹海蛟看罢，问道：“铁兄，此人是谁？”铁梁急站起说道：“妹夫，过来引见一位朋友。”尉迟肖往对面仔细的观看。

客位坐着人一个	身材高大甚魁梧	面似姜黄一般样
两道粗眉翻卷着	相衬一双三角眼	眼瞳发绿并不白
体骨高耸下巴削	红颜胡须不大多	头戴黄绢巾扎绿
胸面绣花珠一棵	紫色绢帕抖脑海	天灵紧把花直搓
内穿黄绢小夹袄	五色绿绦腰系着	前面累扎蝴蝶帕
往下垂着三尺多	下穿黄绢抖裤子	抖根快靴底儿薄
外披紫缎英雄服	图花朵朵绣得清	钮门钮扣并不系

大领敞露开不合 好汉看罢忙问道 眼望铁梁把话说雷振远看罢 向铁梁问道：“这位是何人？”铁梁说道：“这就是我的妹丈尉迟肖。”铁梁急忙叫道：“妹夫过来见见朋友。”用手一指闹海蛟说：“这位是通天岛的二寨主雷振远，你们二人见个礼罢。”

黑汉闻听往后退	自幼生来就怕雷	若被雷击非小可
迅雷一振命就吹	生来甚么全不惧	独雷要打我命没
要论天神我不怕	不是今日显英魁	不管天王与佛主
我要一怒把他废	一闻雷声实恐惧	倘要见雷去我威
雷爷闻听这些话	不由动怒皱双眉	此人莫非生天外
不懂礼仪一黑贼	莫非此人抢夺马	胆大包天惹是非
黑汉回答说不错	你看祖宗我是谁	不但留下你的马
还要杀你一大堆		

闹海蛟雷振远也是性如烈火，眉皱就要杀人的一位豪杰。闻听尉迟肖这一套不逊的非言逆语，焉能容得下，急忙这边接言问道：“抢夺马匹之人就是你么？”黑汉回说：“不错，不但留马，祖宗还要将你通天岛之人杀尽。”

知道祖宗我利害	给我拿进送金银	绿林之中我为主
---------	---------	---------

从此我要管众人
年年与我来进贡
一怒叫他命归阴
莫非你吃虎豹熊
真乃叫人乱阻挡
就有塔高也无用
脱去长衣往前奔
黑爷一见微冷笑
外边宽阔看的真
雷爷说道必要动
其名燕子穿柳林
黑爷探手来把腕
兜裆一腿踢下身
照着黑爷脸上打
腋里藏花来被阴
黑爷这边身存下
雷爷咕咚倒埃尘

哪处不服祖宗管
求个太平好安身
振远闻听气破胆
你是噬的龙熊心
项上并未三头长
长过旗杆不算人
俺俩当面来较量
走到厅外把话云
铁梁站起忙阻挡
一定与他分输赢
照着黑爷扬拳打
雷爷翻手往下伸
雷爷往后退一步
其名叫着女认针
雷爷一见双探手
左腿全回右腿伸

定要剿灭不留存
倘若不能服我管
喊叫如雷气死人
口出大言无大用
身上那有六臂伸
好汉说话忙跳起
弱者死来强者存
屋中狭窄难动手
二位不可大动嗔
一耸身子闯门外
一伸右手虎掏心
黑爷抓空飞左脚
鹞子翻身左右轮
黑爷闪项忙躲扭
百猿搬枝要拿人
使的本领扫蹠腿

尉迟肖使的扫腿，雷振远不小心着上了扫蹠腿，咕咚咚倒在地，爬将起来，啊呀怪叫一声，用手抽出一口朴刀，往前砍来。黑爷说：“好小子，你要动刀，很好，祖宗我也有兵器，先杀了你，然后再抄海岛内的群寇。”

说罢急忙取兵刃
黑爷从头说分明
铁梁一见说不好
他们弟兄一窝蜂
量你一人难敌挡
贤弟急速快逃生
推着振远将山下

后边又来愣孔生
这才怒恼愣生鬼
说道雷爷你快行
一个到比一个横
若见孤掌难得鸣
再等一时不逃走
回身劝住众弟兄

向前问道因何故
将他拿住不容情
此时你要不逃命
各各行事猛又凶
独虎怎把群狼战
祸到临头悔不能

话说铁梁见事不祥，与闹海蛟交情重大，这边虽系亲戚，又惹不起他们弟兄，无奈这才将雷振远劝下山去走脱。急回来又将众弟兄挡住。

铁梁挡住众英雄
再表雷爷事一桩
从头至尾说一遍
恶向胆边一上生
我要不平他山寨
聚齐岛内众喽兵
点起喽兵一千五
三声大炮起了营

放走海岛一宾朋
怒气冲冲回海岛
大王气的冒火星
铁龙山上多万恶
从此丢尽俺的名
合岛头目全来到
大王率领把船登
旗帜招展遮天日

不言铁龙山中事
来见寨主把话明
怒从心头往上起
但看我等全无能
贤弟急去把兵点
来了王家二弟兄
弃舟上岸登路行
队伍整齐往前行

弃舟登岸，正往前走，直奔铁龙山而来。哪知道正对面是郑梦熊下杏花山来，离的又远，雷振远看见，由正北来了无数人马，说道：“这必是铁龙山上尉迟肖领喽兵来抄俺的海岛来了。”

也该夫妻两离散
想必铁龙山发兵
一拥闯上乱杀砍
乱杀之时看不清

愤事一桩把人倾
大王令他一同上
两下并不把话明
也是夫妻身遭难

海岛一见人马广
给他一个一扫平
偏又梦熊是黑脸
梦熊运败损伤兵

大王领兵得了胜 马上吩咐把锣鸣 令下鸣锣将兵撤
穷寇莫追是正行 败将他必发急躁 欺敌必败是实情
俺今不可往前进 夜晚天黑难战争 领兵暂且回海岛
杀他也算太苦情

因夫妻灾难不满，便遇到这坏事，郑梦熊大败而逃。海岛内大王也打算着，既然这样也就算是报了仇，带兵回归海岛，书中不提，也不说郑梦熊奔磨盘山。再表周景隆寻找不着梁秀英，只得亦赶奔苏州的大路。

公子马上流泪哭 嗨声叹气叫苍天 夫妻二人全分散
剩我一人受孤单 心中好似刀剜胆 腹内犹如万箭穿
只可投奔苏州府 暂且找处把身安 慢慢寻找众朋友
再找秀英落哪边 不知翠屏生共死 心中好比滚油煎
公子走路且不表 书内再说女中贤 梁氏秀英逃出命
催马收缰奔正南 本系宦门千金女 跨马行路实在难
眼中泪落流满面 心如刀搅一样般

话说梁秀英在马上心如刀搅，不见了周景隆，自己又没有书信，亦不认得道路，无人去投奔，自幼在闺阁之中，哪有能见过这样凶险之事。

秀英马上泪如梭 心腹好似被刀割 一阵乱杀全冲散
心中自己暗颠夺 不辨东西与南北 催马收缰往前行
口中连把苍天叫 刻下我命怎么活 无处投奔安身地
奴本是个女姣娥 是人命苦谁似我 命比黄连苦还多
从小闺中姣生长 描鸾绣凤针线学 自幼许婚周门后
三从四德奴晓得 婚姻本系前缘定 为何这样受折磨
此时上天无路 世人众广坏人多 倘若遇见不良善
入地无门是如何 思思想想往前走 看见汪洋水黄河

梁秀英本系宦门的小姐，哪能骑马，事出无奈，不得已无处投奔，前边就是黄河，挡住去路，只听后边人喊马嘶，尘沙如雨，人马来的利害。

前有黄河挡去路 后有大兵更来凶 秀英马上把头点
身逢绝地命该终 生有处来死有地 想要活命万不能
泪如秋后连阴雨 断线珍珠一般同 叫声爹娘无人应
孩儿秀英今命倾 母女从此难见面 除非三更梦相逢
及叫丈夫周公子 一对鸳鸯各西东 不知你的生共死

吉凶祸福难分明 奴家死在黄河内 并没有人把信通欲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遇绝境梁秀英跳河 逢恩人女娇娥认母

诗曰：

百岁光阴似水流 人生在世等浮沤
昨朝面上椒花色 今日头边雪片浮
白义阵残方是幼 子规声切早回头
古来仙鹤能延寿 善不求怜天自周

话说梁秀英身逢绝地，前有黄河挡路，后有大队兵，乃是海岛内的回兵。梁秀英不知底细，只打算是追兵赶来，所以错想自幼知三贞晓九烈，守三从达四德，知道礼义廉耻节烈冰雪，自己想道：“倘或被追兵拿住，杀死的还罢了，惟独怕贞节不保，倒不如轻生重节为是，可万古流芳，美名传于后世。”

秀英想到伤心处 大放悲声哭尽头 人逢绝地应该死
许多关心不自由 娘呀孩儿生此地 白生我苦命丫头
实出无奈寻死路 轻生重节把名留 复又叫声周公子
已经与你鸾凤酬 为妻所为寻找你 出头露面不害羞
女扮男装将你找 我又替你把妻收 杏花山中巧相会
夫妻三人结并头 偏又京中大兵到 害死翠屏一命休
舍命闯出京兵队 路途遇兵实难留

梁秀英哭着叫：“夫呀，这是天意该当，人力难回，你妻不知你的吉凶，从此一别，再不要见面了。”哭罢下马，用衣襟将头蒙盖，双足一蹬，跳在水内了。

衣襟蒙头跳水内 白浪滔滔顺流冲 不言秀英投河事
把书裁开另表名 有位大人本姓李 本是国家二品卿
作过巡按常州府 皆因不和与蔡京 此人居官多清正
出身两榜进士底 到处去恶安良善 为国为民苦尽忠
梗直得罪蔡宰相 急速告退来回京 一世无儿又无女
带着夫人并使从 姓李逢春是官眷 夫人孙氏贤又明
带着官眷船雇定 顺行水路把舟登 这日来到黄河岸
来到北岸将舟停 停舟多时出舱外 老爷夫人往外行

李夫人告退回京，先走水路后登岸地，由黄河而过，船到北岸，等雇妥车辆，再起岸而行。船住多时，由船舱内老夫妻两位走出舱外，站在船头看水，忽见水面上流漂漂滔滔冲下一个人来，在船头李夫人急忙吩咐水手，快将此人救上。

李公船上忙吩咐 快救此人莫延迟 救上此人有重赏
水手闻听了忙 重赏之下勇夫有 跳下水里去捞尸
这名水手来的快 两手抓住秀英衣 双足踏水果然妙
抓住衣服往上提 这个船上搭水跳 接在船头看仔细
妇人并未淹死 心窝乱动有气吹 老爷夫人留神看
少妇不过十六七 花容月貌人间少 千娇百媚世上稀
不知何故寻死路 叫人难猜又难知

人不该死总有救星，再者梁秀英原自天仙降凡，非凡人可比，后来夫妻却有破镜重圆之日。单说的李大人细看，是个美貌的少妇。

大人看见年幼妇	如花似玉美貌容	心窝乱动并未死
夫人近前唤几声	秀英投河未到底	河水哪能灌腹中
落水自觉漂遥起	忽忽游游水面中	身似浮萍一般样
好像驾云那一桩	耳旁只叫人听有	连连唤叫不住声
秀英看罢忙坐起	放声痛哭真苦情	孙氏夫人去伸手
拉住佳人手不松	快把情由向我讲	你是谁家女花容

孙氏夫人拉住梁秀英的手问：“你是谁？对我实说，不要隐瞒。”梁秀英按口答道：“老夫人在上听禀便了。”

个好聪明梁秀英	先问夫人姓和名	若是好人实告诉
倘遇歹人隐真情	只是佳人心仔细	夫人见问说分明
先问我的名和姓	要你留神细听清	老爷出身系进士
出任作过巡按公	皆因年迈将官退	回归故里汴梁城
官篆逢春本姓李	水路行程来这停	我是夫人姓孙氏
来到北岸陆路登	老爷同我出舱外	看见水面把你冲
忙叫水手捞上来	快将实说对我明	佳人闻听这句话
方知其中细底情		

梁秀英一睁眼，早就看见了李大人有六十多岁，面目苍老堆叠皱纹，海下一部银须飘满前胸，头戴一顶逍遥巾，身穿蓝缎绸袍，足蹬粉底官靴，一派慈善面貌。

佳人早已看明白	对着夫人把口开	若问奴家我的事
听我从头说分明	乳名秀英梁家女	自幼早把婚安排
挑选周家宦门后	作过高官位三代	如此这样门户对
景隆公子婿选择	哪知天降周家祸	真乃算是天降灾
罪妇满门实可叹	个个都把首级提	老天不绝周门后
神风救出母子来	如此这般逃在外	母子乞丐苦难堪
实出无奈投梁府	我父一见怒满怀	嫌穷爱富良心坏
谋害女婿理不该	多亏梁忠救活命	放走景隆投亲孩

多亏管家梁忠，将自己儿子替换了周景隆性命，后来梁忠黑夜又将自己女扮男装，带出府来，寻找周公子，我与梁忠半路上冲散，误入杏花山，自己又替周相公收下一房妾，名叫郑翠屏，就在杏花山寨内居住，不意又被大兵冲散。

不料东京大兵到	围困山寨要战争	梦熊下山没取胜
翠屏武艺甚精通	一怒下山去出战	偏又遇见一妖僧
翠屏法宝不中用	后为妖僧实无情	掉落马下无踪影
难知吉凶共死生	能战妖僧有法宝	无人下山赌雌雄
万般出于无可奈	梦熊定下计牢笼	暗中差人去放火
趁着黑夜闯出营	毕竟闯出官兵队	给我夫妻信一封
拿书去投苏州府	不料半路遇凶兵	乱杀一阵全冲散
各顾性命各逃生	不知丈夫吉凶事	难晓梦熊死与生
我在马上由着走	任马向前把路行	前到黄河挡去路
后有追兵来的凶	身逢绝地全贞节	跳下水内一命倾
命不该死恩公救	这是从前实事情	不敢隐瞒有虚假
始末原由说分明	秀英诉完自己事	吓坏孙氏与李公

梁秀英看见夫妻二位，不像恶人，又系文官进士出身，所以才敢将自己

的实话说出来了。

夫妻二人叹连声
夫人忙又劝连声
手拉秀英将舱入
公爹是我同年兄
因为奸臣阻挡道
何必苦争利与名
老天不绝周门后
奸臣害的真苦情
可叹老夫无儿女
要认义女不绝嗣
孙氏夫人忙问道
小奴焉有不愿从
生身父母不要我
我儿不必把礼行

原来这事真苦情
你跟我把船舱进
李公后跟把话明
周门之事我知晓
我才不愿把官升
不想今朝将你救
该是周门有德行
今日幸喜遇见你
人家儿女我就疼
夫人闻听同欢喜
有桩事情应不应
急忙跪在船板上
二老就是养身同
我儿从今要耐等

秀英复又苦伤情
还有细情商议清
我要不说你难晓
落泪无非在暗中
急为告退回家去
方知周兄有后承
可叹周门死的苦
天遂人愿巧相逢
夫妻二人来商议
正要共议这一桩
秀英闻听这件事
双膝跪倒把礼行
夫妻二人同拉起
慢慢寻找周景隆

老夫妻是当面商议，要认他为义女。梁秀英急忙的跪倒叩头下拜：“孩儿有礼了。二位老人家就系小奴养身的父母一般。”

夫妻二人同欢悦
夫唱妇随把老偕
拿住蔡京万刀刹
枉在阳世称俊杰
胸怀大志无处用
他也忿我私仇挟
那时我再前步进

要你慢等守贞节
再想良谋把仇报
一党奸臣将头切
老夫读过书万卷
皆因奸臣把道挡
有朝奸臣露马脚
冤怨相报算完结

倘然找着周公子
老夫才能把心欢
为人不把大仇报
出仕作官多年些
又与奸相多不睦
必要怒恼仁宗爷

梁秀英闻言，改忧变喜，遇难成祥，逢凶化吉，死里逃生，这才得了安身之处。说罢，老夫人吩咐使女们快与小姐更换水湿的衣服，在此居住。

秀英换好一身衣
说与爹娘堂前知
奸臣若要知道了
如要我回一处居
千万不可另婚配
孩儿至死也不屈

对着二位把话提
若要到这汴梁地
那就与事大无益
若是不能将他找
别怨孩儿我不依
书到此处住一住

孩儿有件心腹事
千万不要露消息
差人再把公子找
情愿守节心如石
望祈父母应此事
下回书中再解迷

第四十七回

不收银京官保清正 寻景隆李公托姚顺

诗曰：

一日离家一日新 那日离家到如今
虽然此地风光好 总有思家一片心
夜晚宿在招商店 恰似好鸟入了林
举眼不见亲骨肉 谁是知疼知热人

话说梁秀英说道：“倘或没有周公子踪影，找不回来，孩儿情愿守节，不能另嫁。”老夫妻闻听秀英之言，连连的点头，说道：“这是儿的节烈，令人可敬，哪有另嫁之理，吾儿不用疑心，你要所行，为父母无不依从。”他们船内正说话，只见由河内来了无数船只，好不叫人害怕。

河内来了无数船	此事真乃心无主	一齐拢岸似凶险
头一个人多威武	面如刀铁一般样	脸面好像用墨涂
两道浓眉入额角	低溜粗鲁大眼珠	狮子鼻头配阔口
真如面斗一头颅	暴长钢髯须倒卷	一张阔唇似银珠
青缎绿绸巾一顶	二龙探珠明显出	内穿青缎小夹袄
丝蛮线带把腰裹	下趁青缎上等裤	穿着快靴蹬在足
外罩一件青缎服	不扣钮门露胸前	团花朵朵满身绣
身材高大腰又粗		

且说家人来报说有通天岛的姚山动前来要见老大人，有心腹的大事诉告。

水手急忙上船禀	管家闻报吓一声	到了船头急回道
海岛来了许多船	口称姓姚叫山动	不知何故到这边
要见老爷来说话	事在紧急不可阻	李公点头说知道
自己出船观一观	忠良站起往外走	夫人上前忙阻挡
不知来意善不善	不可出船去进前	差人先问他详细
问个始末与根源	老爷抬头说不怕	心中无愧不怕天
为人若要遇颠险	自己问心偏不偏	世人不作亏心事
鬼来叫门心坦然		

孙氏夫人阻挡不让出去。李公说：“不怕，我没做亏心之事，去去无妨。”说罢站起，走出船舱，只见对面有许多的船只，那边船上站立一人，高声问道：“那位是李老大人吗？”李公答言：“你系何人，要见我有什么话说？”

李公这边忙答话	先问的你姓与名	要来见我有何事
所为何故要说清	好汉船头留神看	那边船上一老翁
好汉言边又问道	你是常州巡按公	忠良点头说是我
好汉急忙往前行	来到官船忙跳过	李公面前跪川平
双膝跪倒把礼行	大人忘了我姓名	姓姚名字叫姚顺
号是山动外人称	十年以前不得意	进了常州一座城
皆因大街去卖技	失手打死人一名	

“小人在常州府街上卖技，北门外居住，一名恶霸，外名叫张彪，张彪抢男霸女，讹诈房粮土地，欺压良善，有许多的呈状告他，官人不敢拿，因他的打手过多，小人未去拜他，他就记恨，不容小人大街卖技，我才与他打

起来了。”

话不投机动了手	倚仗他的打手多	许多之人齐动手
刀枪棍棒把我拖	着急我才下毒狠	一脚踢在他心窝
就在大街伤了命	呜呼哀哉见阎罗	皆因将他踢死了
大约我命难以活	将我拿进衙门内	大人办案有恩爱
张彪本系一恶霸	恶人自有恶人报	许多呈状将他告
不能归案要撤波	这说张彪恶贯满	被人打死也不多
打死恶人除大害	不用偿命远路挪	

“大人格外施恩，小人打死一条人命，问了流放之罪，小人没齿也难忘老大人救命之恩。皆因国家用奸不用忠，小人这才居通天岛，实不瞒老大人，是据山为寇，暂且度日。”

虽然我在绿林内	抢掠贼官救好人	听说大人退爵位
告老还乡回家门	必要由此黄河过	皆因有事缠住身
今日方才回海岛	未得工夫探信音	急来见得大人驾
送来十万雪花银	望祈赏脸全收下	说罢不住连叩首
忠良这边把话云	送来白银不敢领	出仕国官爱黎民
从不贪财卖国法	老夫为国尽忠心	我今若收你银两
一向美名水底沉		

李公出于声名计，决计不收。英雄衷告多时，李公真意不领。李公拉起说道：“壮士，你这几天赶的何事？”“皆因小人差人买了些好马，被铁龙山抢去，无奈领着喽兵杀了他，他大败而逃。”

后来探明事作错	半路闯遇郑梦熊	还将上岸把仇报
铁龙山中去战争	找着梦熊去请罪	偏遇大人把话明
从头至尾说一遍	李公这才分了清	忠良想起秀英话
壮士留神你听真	方才你说杀败了	险死害杀我女生
英雄作事多相莽	不辨真假就行凶	如此这般全冲散
害他夫妻各西东	我女无奈投河死	不知女婿死共生
对着好汉说始末	如此这样甚苦情	这才救活我小女
我的女婿无影踪		

李公将梁秀英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姚顺闻听，吃一大惊，皆因去铁龙山报仇，想不到半路却遇郑梦熊保着周景隆夫妻逃难，不辨是谁，就乱杀了一阵，事过去了，拿住郑梦熊的几名喽兵，问明这才知道杀错了。

好汉闻听李公话	自己反倒吃一惊	李公复又叫好汉
老夫求你事一桩	白银毫厘不敢要	替我分心找景隆
皆因你的人多众	四外去找周相公	他父与我同年生
他妻我收作义子	已经被你冲杀散	秀英投河我救生
苏醒活来认义女	景隆不知吉与凶	倘或他的造化大
也该闯出重围中	求你派人将他找	如若找回得相逢
倒比送金胜千倍	内关大事不敢明	

李公说道：“你要将周景隆找回来，比给我黄金万两加倍。”姚顺说道：“我方才听了老大人说，找回周景隆，内有大事，关照小人，请示明白，倘或有用我之处，必能尽心报效。”

好汉苦苦来追问	李公无奈说实情	周门所被奸臣害
始末原由说分明	好汉听罢将头点	内里原来有细情

我要亲自将他找
还是小人心不诚
忠良慷慨连应允
快将礼物送船中
样样搬运官船内
忠良收下载船中
不但夫妻同偕老
奸臣所害俱命亡
多怪上天另有眼
落在荒郊在外乡
梁公一见生歹意
景隆巧把花灯拜
有个妖僧法术广
叫他夫妻到苏州

必要帮助报冤仇
我还孝敬吃食物
吃食水果可能行
猪羊海味与果品
不知瓶内金银承
你若找回周公子
还与周门报仇殃
罪归九族一百口
括起一阵大风狂
母子乞丐出无奈
父子双双心不良
夫妻三人天成就
打死翠屏女姣娘
率领喽兵逃出队

大人不收我银两
恳祈大人留留情
好汉船上忙吩咐
还有南酒四大瓶
四瓶整装四万两
比给银两分外强
可叹周家死的苦
男女全都绑法场
单单救出母子俩
投奔岳父想安康
杏花山上收翠屏
汴梁发兵多不祥
梦熊无奈书信写
被你杀的死逃亡

李公说道：“他夫妻冲散了，秀英投河而死，老夫把他救上来，是你将他夫妻离散，还是你救他夫妻团圆，乃为正理。”好汉这才说道：“我不搭救他圆聚，我该要帮他们大报冤仇，定要把朝中奸臣全都杀尽。”

皆因奸党来当令
招聚喽兵有几千
非是小人要造反
到处去恶把良安
护救忠臣与良将
全叫恶霸归阴间
一定帮助将仇报
叫他夫妻复团圆
知恩必把恩来报
还得我找理当然
要知怎样找小姐

我才不愿去为官
招军买马等时候
皆因奸党害清官
昔日单刀游天下
孝子贤孙留世间
方才我听这些事
系我作错事倒颠
我才能见大人面
此事又关我身边
李公闻听说不错
下回说清理当然

暂且居住海岛内
一定保忠要除奸
我虽身在江洋道
杀死贼官救大贤
节妇义夫我最敬
真乃无法又无天
还得我去找公子
大人待我恩如山
是我倾他夫妻散
你真称得是魁元

第四十八回

众弟兄下山找景隆 梁秀英香前大许愿

诗曰：

夏日炎炎似火烧 行路君子热难熬
黄莺怕热高枝站 紫燕怕热返入巢
牧童怕热柳下睡 农夫怕热揽锄倒
才子书生合书本 野寺僧人木鱼敲

诗词且住，书接上回。说得是姚顺对着李公说了要将朝中的奸臣全都要杀尽，必要找回周景隆周顺，他夫妻见面我才能对着恩公大人，也好以功赎过。说罢好汉告辞归回海岛。李公将车辆轿子等都雇好，领着梁秀英走旱路回京。这书中单表的是铁龙山上众英雄，因为尉迟肖将海岛内办来的马全都留下，误了下山寻找周景隆的下落。

皆因抢马偏误事	未得下山找景隆	有心下山找公子
又怕海岛发来兵	等了多日无音信	哪知海岛不得空
姚顺应允李公事	自己出岛找景隆	抢马之事丢开手
不顾打仗与冲锋	后寨这日摆筵宴	周老夫人泪直倾
几位干儿全都在	独没周顺子亲生	不知他今在何处
吉凶祸福死共生	周老夫人擎住盏	心如刀搅一般同
不见儿子他的面	不知儿妻吉共凶	孔老夫人抬头看
这边开言观的清	不用细问知其意	必为儿子那一桩
看罢开言忙劝道	不必伤心能说明	孔老夫人闻言叫
孔生前来议事情	弟兄前厅正吃酒	听见老娘叫一声
尉迟闻听忙站起	老娘叫俺快点行	请示老娘有何事
大家前去问分明	孔生这边忙站起	这边慌张小阮英
铁牛站起说快起	孔明孔远二弟兄	众位英雄进后寨
一齐行礼身搭躬	尉迟孔生忙问道	老娘今有何事情
孔老夫人用手指	周老夫人你听明	弟兄抬头仔细看
夫人哭的睛眼红	孔生这边忙问话	老娘因何痛伤情

众英雄由前厅过来行礼，问道：“老娘叫孩儿有何事？孩儿等好急去办来。”孔老夫人，用手一指周老夫人说道：“你们看看就明白了，何必又来问我？”众好汉看见周老夫人泪流满面。

弟兄举目来看见	周老夫人泪纷纷	阮英上前忙说话
乾娘不要苦伤心	孩儿并非不出去	有件要事在山林
皆因大哥留人马	惹下海岛大动嗔	大家有心将山下
又怕海岛兵来临	差遣喽兵去打探	海岛并没甚信音
今日大众议论定	一同下山访个清	夫妻二人落何处
好来同娘一处存	周老夫人闻此话	止泪这才把话云
为娘也知这件事	尉迟是个粗鲁人	惹出海岛这桩祸
必要前来夺马群	金定这边开言道	老娘只管放宽心
他们弟兄将山下	有我一人看山林	海岛不来倒罢了
他若来找把死寻	不怕海岛兵百万	叫他个个命难存
不是金定说大话	将他来人一概擒	圣母门下学过艺

赐我法宝随藏身 铁牛这边哈哈笑 嫂嫂听罢大话云
你的身载圣母宝 为何反把我哥擒

铁金定说道：“兄弟，你所不知，倒不是我拿你大哥，当初下山，有圣母交给我柬帖，我不敢违遵圣母柬帖，招你大哥，成就了夫妇，我不敢草草行事。”

我照柬帖行了事 未敢动手赌开争 三位夫人齐头点
圣母行事真有灵 周老夫人说很好 你们就去找景隆
山中之事有人管 不用你等挂心中 众家好汉把话讲
老娘不用细叮嘱 今日就要将山下 齐心努力下苦工
必要找回夫妇俩 孩儿才得回山峰 孔老夫人又说道
你等用心找景隆 若是他回山寨内 大家商议好进京
与他周门将仇报 杀死奸臣人几名 方能消解心头恨
天理昭彰罪非轻 众位英雄忙答应 老娘吩咐儿谨听

孔夫人吩咐，众好汉答应，孩儿谨遵吩咐。说罢，众好汉辞出后寨，复又来到前厅，吃酒已毕。徐文彪站起身来说道：“方才三位老太太吩咐，俺们大家就此起身走罢。”

孔家弟兄人三个 俺哥同在一处行 铁牛会着阮英走
二人搭伴下山峰 尉迟跟随他在后 一同下山找景隆
铁龙山中众好汉 四路分开步用工 不言英雄找公子
再把李公明一明 离了黄河将路赶 带领秀英回东京
晓行夜宿朝前走 饥餐渴饮奔途程 路上行程非一日
来到东京汴梁城 西门以里仁义巷 路北有座府门庭
住下车轿将门入 许多从人乱哄哄

光阴似箭，不觉过了一月有余，忽然孙氏夫人身得重病，卧床不起，屡药不效，十分沉重。

孙氏夫人病染床 李公为难发了慌 用药不效十分重
悲苦老命要无常 李公床前流痛泪 眼望夫人闻其祥
你觉病症怎么样 夫人闻听泪汪汪 我得本是难起病
顿时一命见阎王 妾死一心无别念 难割难舍女红妆
秀英在旁闻此话 如把钢刀剝心肠 眼流痛泪娘亲叫
将儿暂且莫伤心 但愿娘亲病全愈 为儿长侍在身旁
今夜孩儿要许愿 院井当心儿跪香

秀英在旁劝道：“娘娘不必忧愁，孩儿愚想，求医不好，今夜晚孩儿要求神仙，心诚则灵。”李公点头说罢了，就是亲生未必能有此等孝心。李公叫道：“儿呀你既有孝心，为父的乐从，也不辜负你的孝道。”

李公闻言喜气生 女儿心诚必要灵 为父乐由这桩事
孩儿孝心理当行 吩咐丫环快预备 香烛纸马要念诚
丫环往外忙传报 急速预备要鲜明 吹灰之力全买到
使女仆妇哪曾停 八仙桌子院中摆 天神纸马供当中
各样仙果同馒首 一对素烛亮又明 拜垫放在尘埃地
回禀小姐祭神灵 诸班全然预备妥 前去降香事一档
秀英洗手衣更换 来到桌前来进香 焚手在炉内双膝
跪天老爷请听清 信女年交十八岁 我的乳名叫秀英
皆因信女身投水 多亏义母死复生 患难之中认母女

尤如生身一般同	活命之恩如再造	昊天罔极大恩情
而今义母身得病	求医不效求神灵	叩祈天神爷保佑
保佑我母身太平	倘若母亲病全愈	天神会上谢神灵
两膀插刀心情愿	奴既出口无改更	

秀英跪在香案桌前，上香许愿。听见她说道：“两膀插刀。”倒把李公吓了一跳，急忙进前说道：“儿呀，这样许法，你是个少妇，不是男人，许不得插刀愿。”

别的口头全可做	这桩口愿我不应	你本是个年幼妇
两膀插刀不可行	男子插刀还犹可	若是妇人不可当
秀英闻听尊声父	儿既许愿难改更	但愿我母大病好
就算孩儿心志诚	爹爹若叫儿更改	至死不敢把命从
父亲不必担惊恐	孩儿好去谢神灵	李公闻听头低下
自己暗中想此情		

李老爷想了多时，由他她罢。不料秀英许愿之后，这位老夫人的病症，也就一日好似一日，也并未吃药。李公一见，又忧又喜，喜的是夫人的病愈，忧的是秀英两膀插刀还愿之事。

李公心内乱如麻	妇女怎能把插刀	偏遇夫人病又好
这愿如何阻挡她	不由心中暗思虑	少妇怎样将插刀
两膀肉薄刀难入	若要插刀到黄沙	心诚志切许下愿
秀英舍命为她妈	也是一桩为难事	就欲劝她罢此么
刚刚离着庙会近	李公这边把话发	叫声秀英要商议
眼看到了二十八	愿心之事你怎作	议论明日无差错
秀英闻听尊声父	千万不可来阻挡	

秀英早已明白她父必要阻挡还愿之事。先说道：“爹爹这愿心万不可更改的。”李公接言说道：“为父的倒不是阻挡你的愿心，俺父女要商酌。”

因为你母许下愿	偏又病愈神有灵	虽然你母病全愈
应当还愿把礼行	就是插刀也商议	或是上身现露明
或者穿衣将刀益	不可现露身体形	如系男子何足论
皆因你是女花容	秀英这边忙说道	赤身露体理不应
到在神前双跪下	隔衣插刀理上通	李公闻言将头点
我女作事甚聪明	为父允你这样去	还完愿心急回行
只为还愿了心事	哪知惹出飞灾星	欲知小姐吉凶事
下回书中说分明		

第四十九回

梁秀英上庙还愿 蔡衙内强抢佳人

诗曰：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梧桐叶落根还在 留下枝梢等来春
金盆虽破置钱宝 份两不曾少半分
虎瘦它有雄心在 君子人贫志不贫

话说梁秀英说隔衣插刀之话，李公点头：“吾儿还是聪明，为父也不好拦阻。”到了三月二十八日这一天，李公对着孙氏夫人说许愿之时并没告诉夫人知道。这日孙氏夫人知道小姐要两膀插刀，上庙还愿，倒把老夫人吓的胆战心惊，颜色更变。

夫人闻知吃一惊	小姐如此我不应	为何不叫我知晓
早就应对我说清	到了临时才告诉	这件事情不可行
哪有女子插刀事	从古至今我未听	李公这边忙说道
早就劝她不肯听	妇女插刀事不可	庙上如何露身形
秀英这边将娘叫	不可阻挠谢神灵	已经许下这桩愿
若要不还万不能	父母待我恩情重	无可报答活命情
粉身碎骨报不尽	磨骨扬灰理上应	肝脑涂地也无分
奴尽寸心不必疼		

老夫人说道：“这桩事万不可行的。”秀英闻听此言，不由的眼中落泪：“此乃为女之心，无碍于事。”

秀英闻听落眼泪	尊声娘亲留神听	孩儿愿许插刀事
院中跪香许的明	娘亲之病已经好	许愿去还礼收通
父母疼儿儿知晓	两膀插刀娘心疼	若要哄神神必怪
儿有真心神准灵	有人暗中多护佑	两膀插刀也不疼
若没真心神必怪	就是舍命白费工	秀英说的实恳切
夫人无奈只得应	李公也是难阻挠	只可点头应了声
吩咐预备香烛等	去雇小轿急速行	从人闻听即买办
吹灰之力全现成		

话说李公出于无奈，去办买香烛纸马，又雇一乘小轿，又派四名丫环，四个仆妇，跟随小姐，自己又带领着四个跟从人，将烛炮供物等项预备妥当。丫环仆妇伺候着小姐上了轿，众使女跟随着出了大门。李大人也跟在后面。

李公跟随在后边	出了宅门到庙前	天齐庙内多热闹
作买作卖噪声喧	小姐轿内无心看	自己安排把愿还
志诚虔心坐轿内	庙上热闹无心观	山门以前人稠密
蚂蚁盘窝一样般	从人头前打开路	李公照应在后边
小轿抬进山门内	大殿以前落平川	

秀英小姐未上轿之时，在家中早已就预备下两把插刀，带到大殿，跪倒神前，将刀取出，好插膀上。小轿进了山门，就落在尘埃。众丫环群随，侍奉秀英小姐下了轿，往前直奔大殿而来。哪知天齐庙大殿早有相府二公子蔡猛，带了许多的家奴站着外边观看。

相府势力如天大
朝郎驸马胆战寒
带了豪奴有一百
专找妇女美容颜
并没出奇美妇女
抬头睁眼看殿前
年纪不过二十岁
如花似玉一样般
丹唇恰似樱桃样
眼似秋波柳眉弯
山峰高耸白玉柱
白绸罗裙下身穿
端装雅致多大气
赛如昭君转世间
月里嫦娥排筵宴

内欺天子外压官
这日赶到天齐会
进了大殿望外观
看见许多进庙妇
蔡猛心中不耐烦
小轿下来一少妇
沉鱼落雁美容颜
不搭脂粉天然俊
口把银牙糯米含
弯弯两道如新月
柱倚穷摇鼻胆腮
膀子镯串全无有
轻狂全无一婵娟
带酒杨妃真少见
带酒迷宗下广寒

宗亲王位全怕惧
蔡猛前来消遣玩
站在殿上留神看
却是寻常都一般
正然心中发急噪
花容月貌似天仙
闭月羞花人间少
面如桃花三月鲜
含春一双桃花眼
月色淡淡似春山
悬挂金钗在两耳
半露一对小金莲
就甚西施重出世
譬如妲己又降凡

蔡猛看见美貌的少妇，心慌意乱，毛骨悚然。他本是个色中的恶鬼，不问是谁家的，吩咐小子们快将这个美妇给我抢过来，急回府去，我必有重赏。手下的众豪奴听见重赏二字，大家跑出，一同拥上。

手下豪奴往外跑
意欲要拥佳人身
有人吩咐给我抢
取出尖刀看的真
照准那人两只手
两手着刀血淋淋
佳人慌忙不怠慢
来人急忙似闪身
哎呀一声倒在地
手中无力难伤人
使女丫环上前赶
急叫从人抢回人
各各头破眼又肿
叫苦连天泪纷纷
耍物架子一齐倒
全然踏坏乱纷纷

一同拥来抢佳人
多裙这边早看见
急速抢进俺府门
这人对面伸双手
双刀扎住两手心
那个恶奴来的猛
双把尖刀扎来人
躲过心窝中膀上
口中即道命难存
众奴一同来抬起
恶奴打下乱纷纷
寡不敌众难动手
来见李公把话云
乱乱哄哄只一阵
玩意全部落在尘

这个上前就伸手
大殿出来人一群
秀英一见吓一跳
佳人尖刀两下分
恶奴哎呀往后退
对在面前用拳抡
照着心窝下毒手
刀尖扎入一寸深
佳人总是力量小
抛进小轿以里存
李公一见连声喊
被人打的回头奔
使女丫环嚎啕痛
苦坏许多买卖人
泼浪过了花楞棒

一阵大乱，撞倒了许多的杂货，又抬出了山门。李府的众男女家人，一同出来，往回里抢，被相府家人又乱打一阵。又把这做衣店开饭店的闯倒，急急速速，众恶奴抬起小轿就跑起来了。

蔡猛怕是来告状
必要前来把冤伸
齐说没有这桩事
皆因公子害头疼
蔡猛之事且不表
小轿抬进相府中
走进门房嘘嘘喘

相爷必要问细情
相爷若要问此事
他是认错未访明
所以全没出相府
再把李公明一明
老大人跟到门首
看门之人失照应

倘若抢来宦家妇
一口言语要相同
相府并未去上庙
谁人去把恶事行
带着家人随后赶
原是相府大门庭
李公只才得了便

来见门房把话明 烦驾给我快回禀 要紧大事不非轻
李公领着家人随后追赶，跟进相府，进了房门，慌慌张张，气喘嘘嘘惊
慌失色说道：“劳驾劳驾，回禀相爷，就说我有要紧事面见。”

门公蔡安留神看	认出大人巡按公	急忙站起说请坐
大人有何紧事情	我领闺女去上庙	降香完愿谢神灵
遇见相府二公子	抢来我女进府中	我领家人随后赶
后边跟着看的清	相爷若要不肯见	我到衙门把冤伸
蔡安闻听吓一跳	连把大人口内称	此事不必发暴躁
我也不敢不回清	我也不担重大事	照看说清不朦胧
蔡安慌忙出门去	来到花园细睁睛	方才抢来谁家女
你们对我要说明	众人问听连摆手	去问公子就得明
蔡安急忙将屋进	来见公子问实情	抢来倒是哪一个
蔡猛这边把话明	方才我抢一美妇	我还不知姓与名
蔡安说是惹了祸	李公不是省油灯	他曾出任作巡按
出身是位进士公	与俺大人多不睦	作官梗直不顺情
他领闺女将香降	公子为何不问明	不该抢来他的女
他领家人访的清	就知你是二公子	来见相爷论理行
相爷若是不能见	他到衙门把冤伸	蔡安说出一番话
下回李公把冤讼		

第五十回

李逢春蔡府寻女 狗蔡京恶语挡人

诗曰：

有有无无且耐烦 劳劳碌碌几时闲
人心曲直湾湾水 事事从来叠叠山
今今古古多改变 贫贫富富有循环
将将就就随时过 苦苦甜甜命一般

说的是门公蔡安，未敢先回禀先来到了花园，见了二公子蔡猛问明。蔡安说道：“公子惹出大祸来了，不是别位的妇人，乃系李巡按家中小姐，上庙降香，被公子抢来，他带着从人随即到这里，进了门房，一定要见相爷理论。相爷若是不见他，就要到了有司衙门伸冤告状。”

我见公子来商议	公子不可把祸生	李公他本不好惹
出身两榜进士公	见了相爷商此事	无天无法理不清
若依我的良言劝	与他送出免灾星	蔡猛闻听头低下
自己暗中打调停	我因美人害了病	今朝恰好两相逢
这样美人世间少	如得珍宝一样同	若要将她送出去
想思缠住活不成	就在花下把命伤	就是作鬼也愿从
想罢抬头忙说道	叫我送出万不能	不怕相爷他知晓
父子从今绝了情		

蔡猛抬头说道：“管家，你劝我虽是良言，我实实的难舍这位美人，能在花下作鬼也情愿，也不怕相爷知道，父子从此绝情，我也不能将美人送出府。”

方才庙内才见她	被她勾去我真魂	因我抢她费大事
她敢动刀扎我人	一个轻来一个重	内有一个命难存
受伤之人才上药	众人我又赏了银	相爷要问说无有
公子并未出宅门	大家齐说口要紧	千万瞒哄老大人
美人藏在地穴内	只管翻我女钗裙	大料也难翻出去
那时俺倒有话云	不怕伸冤与告状	手拉手儿进衙门
哪怕他去传递状	我敢同他见当今	有无凭据将人要
他算诬告罪本身	不怕他的势力大	甚么巡按与乡绅

管家闻听无法再劝，复又说道：“李公他在门房等候，我见他怎么对答与他呀？”蔡猛道：“你出去见他，你就说我家二公子今日并未出府门，必是你看错了，你到别处去罢。”

你快出去将他见	我家公子在家中	今日并未出门外
他在府中害头疼	方才他吃一服药	疼的床上喊连声
你到别处再去找	这是何人假充名	抢去你的千金女
假冒相府二相公	他若一定不善让	你见相爷去回明
相爷见他依理论	叫他领人翻我清	进来相府细寻找
翻出他女无话明	相府无有他的女	官司一定打不清
管家只管别害怕	甚么大事我应承	天塌自有大汉顶
你又何必担怕惊		

蔡安听了公子的言语，也是无奈何，只好答应说：“我知道了，我去见

他，就照公子主意对他说罢。”来到了门房，一见李公，说道：“老大人你找错了，不是我家二公子抢的小姐，公子今日害了头疼之症，并未出府门。”

公子得了头疼病	未得上庙去烧香	如何抢来你的女
此时公子躺在床	这是谁人作的事	大人你要细参详
李公闻听这些话	不由浊气塞胸膛	方才眼见进你府
真真切切不慌张	这样假话难瞒我	一派支吾将我搪
一定要把相爷见	谁死谁活闹一场	大人他若不见我
就死不离这地方	李公说着声喊冤	大人作事少纲常
为何不能教子弟	生养这样逆儿郎	

话说李公不听蔡安的这一套假话，喊叫起来，既是当朝的宰相位大爵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应当严禁子弟，不能治家，焉能治国？李公正在喊冤，只听见喊道：“大人回府来了。”

外边有人声传喊	大人回府要伸言	不多一时大人到
二门以外落尘埃	李公看见往外跑	蔡京轿前喊声冤
天子脚下无王法	倚仗势力大如天	既系当朝为丞相
不管子弟教不严	庙上抢来我的女	随后赶来亲眼观
将女抢进你的府	管家出来把我瞒	幸而大人你回府
这等恶事对你言	若还交出我的女	省得俺俩到州官
官高必然有大量	宰相肚内有海涵	急速快将我女还
我好领她回家园		

蔡京回府，才要下轿，忽然闻见轿前喊冤。蔡京往轿外细观，原来是一个白发的老叟，怒气昂昂，说了这些言词。蔡京这时候才认出他是李逢春。蔡京急忙下轿，说道：“年兄不必着急动怒。”

年兄有事慢慢讲	不用动怒把气生	谁人胆大抢你女
细细从头说分明	李公闻听忙说道	就是你家二相公
今日我女去还愿	为她母亲谢神灵	进了山门才下轿
要进大殿往前行	你家公子他先到	坐在大殿看的清
看见我女年幼小	他就站起喊一声	吩咐家丁快些抢
家奴一同往外拥	将我小女抢抬起	就往小轿里边存
大家抬起如飞跑	我领从人在后行	眼看抬进相府内
我才跟进你府中		

李公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蔡京说：“当真是我的儿子将你的女儿抢来么？李年兄你且息怒，你无女儿我是知道的。”

李公闻言发愣怔	本来无女他知情	大约难将他瞒哄
半晌这才把话明	不是我的亲生女	认的干女义螟儿
皆因她家人离散	一家大半被水冲	由打河内将她救
死而复生又重活	她的女婿无下落	等细寻找那相公
如若找着天成就	不能打着任命行	她要守节心无二
至死不能有改更	为她母亲身得病	女儿孝心谢仙灵
如若母亲大病好	两膀插刀不嫌疼	

又将认义女之事说明，因甚么事降香还愿情节说了一回。蔡京点头说道：“这就是了，我就明白了，不要慌，等我斟酌找你女。”

蔡京即忙开言叫	快叫管家问细情	管家蔡安哪敢慢
来到厅前请示明	相爷这边忙吩咐	快叫公子莫留情

蔡安向前急回禀	我家相公害头疼	今日并未上庙去
因病服药在屋中	方才李公他来到	对他实说他不听
一定说是抢他女	看准我家二相公	如若不信只管找
如要找出算实情	蔡京老奸微冷笑	我想不能有此行
既然公子他害病	这是何人假冒名	年兄领入院内找
真要找出把话明		

蔡京闻听公子害病之话，也就信以为真，他冷笑说道：“老兄，恐你看错了门户。”李公带怒说道：“我的眼睛也不瞎耳又不聋，我哪能看错。”蔡京说道：“既然你看准了你就领人在我府中细找如何？若找出你的女儿，我要领教子不严之罪。”

奸相催着叫收找	李公摇头说不中	你的相府院阔大
房屋稠密多少层	院中严紧我难找	藏在密处我不能
要你自己去细找	窈根澈底才能明	在你跟前明说谎
不该将他假话听	既为宰相志谋广	寸地谎言你不明
今日交还我的女	一笔勾销无话明	若要巧设牢笼计
想我出府万不能	这条老命交此处	就死无脸回家中
蔡京闻言动了怒	匹夫你要逞刁凶	

话说蔡京以好言语对待，后来听李公出言不善，不由的不动怒，说道：“老匹夫，你要逞刁，不识抬举，叫你找人 not 找，你一定要拚命吓我，实在可恶。”

蔡京不由怒满胸	与我拚命要胡行	你先我到有关照
同年科考中连名	何你年迈不恭敬	倚老卖老理欠通
我家公子重得病	今日吃药在府中	今日不看你年老
定要叫人将你愕	蔡相吩咐请出去	哪有功夫把话明
豪奴上来人几个	推的推来拖的拖	立刻推出府门外
李公无奈回家中	领着从人到家内	来见夫人说细情
始末原由诉一遍	夫人闻听气填胸	哎呀一声将儿叫
摘去娘心一般同	你因为娘遭大难	活活要将娘命倾

老夫人闻听女儿被抢之事，放声痛哭，众仆人进前，劝住了哭声。问道：“老爷你回来了，莫非不要女儿了么？”李公说道：“哪有不要之理，我在那见了奸相一死相拚，相府倚仗人多，将我推出大门外。”

相府人多又霸道	要将动武我不行	无奈我且回家转
到在衙门把冤伸	也不怕他势力大	拚着破头撞金钟
如若不中傅玉状	发员难以把本伸	不怕去把皇上见
善罢干休万不能	今日我就写呈状	始末原由写的清
笔走龙蛇写的快	如柳裁花状写成	要知李公去告状
下回书里说分明		

第五十一回

告状不赢反遭贼害 逼奸未遂一目被射

诗曰：

蔡猛霸道抢多娇	李公告状起祸苗
秀英节烈世间少	心如铁石坚又牢
恶霸色胆如天大	英雄背后把心抄
合欢楼中保节妇	一枝暗箭眼目消

话说李公写完呈状，自己出宅门，直奔都御史门而来，亲递呈状。这位都御史姓杜名丙文，他也系蔡京的门生，这日才到衙门，正遇见李公前来告状，都御史认得李逢春，将他请到书房让坐。说道：“老夫子大人有甚么大事？”

御史丙文便开言	大人告状为哪桩	李公站起要跪到
丙文双手急来搀	大人有事只管讲	李公递起一呈状
上写废员李逢春	年迈老退回家园	皆因小女去上庙
为她母亲把愿还	遇见蔡京二公子	硬抢秀英女婵娟
自己跟随却在后	眼看抬进花园内	我也跟随进相府
面见蔡京要女还	假传他子身有病	蔡京无理把脸翻
倚仗手下人多众	将我推出门外边	万般出在无可奈
御史衙门来伸冤	御史看完这张状	不由害怕着了忙
半晌也未说出话	腹内暗暗自思量	这桩事情怎么办
自己倒要拿主张	虽然相府势力大	不该去抢他姑娘
李公他虽解了任	才高过人本非常	我要明了这桩事
官至宰相不应当	我是他的一门下	凡事全都与他藏
想了多时生巧计	大人你且回家乡	李公站起回了府
对着夫人说其详	丙文急忙进相府	来见蔡京害忠良

杜丙文将李公呈状急送相府求赏。蔡京来到了书房，见了杜丙文，问道：“有何事见我？”御史将这张呈状递过，蔡京接去仔细的观看。

奸相看完这张状	微微冷笑鼻内哼	这桩事情不要紧
在我看来好唐突	无有定据就告状	有谁见过这事情
公子一见事作错	不知是他女花容	将他女儿送出去
省的费事不太平	若要未作这件事	无浪不能起风波
蔡京闻听这些事	莫非你能知的清	

奸相心中不悦，“这样你必知细底，你既知情，何妨作个证见罢。”杜丙文谦恭带笑说道：“老师不用动怒，若要没有这桩事便罢，倘或真有此事，请示老师的明见主意了。”

蔡京闻言将头点	要你留神听我言	只管回衙按公办
带领他来亲自观	你也领人前来到	以公治公合院翻
不能搜出他小姐	诬告反坐罪一般	带回衙门下牢狱
决不与他无相干	将他下在牢狱内	我再一本奏天颜
你就回衙急办案	省的与你有牵连	御史点头说知道
老师吩咐我记全		

杜丙文也不敢不依从，急忙的出了相府，回到衙门，差人又将李公传到

衙门。杜丙文对着李公说道：“我有心将事奏明圣上，我又恐无实据我也不敢妄奏。”

将你找来说明白	要你留神记心怀	我先领你进相府
多派差役搜他宅	你也跟随细细找	各屋之中看明白
倘若收出你的女	不用告状说分明	如要搜查没你女
那时我再另安排	李公点头说很好	仰仗大恩找女孩
进了相府说快找	强抢良妇理不该	假作发威虚作派
叫声逢春莫发呆	李公答应说我在	就是掉头我愿挨
丙文吩咐你细见	跟着我来瞧清白	

李公也是当事者迷，不知是计。杜丙文假作官威，吩咐李逢春，你也跟着细看细找。李公答应，也就跟着差役往里而走，到各屋里打看了多时，并没有人阻挡，蔡京也不出见。

找了多时无踪影	差人出来回说明	各院各屋全找遍
无有他的女花容	丙文闻听忙说道	李公你可找的清
既无找出你的女	暂且跟我回衙中	李公无奈跟着走
御史进署把堂升	快带逢春来听审	李公坐前身搭恭
丙文堂上重重怒	诬告不实罪不轻	吩咐一声快上前
将他下狱理相应	公差近前忙动手	不容分辨上全刑
将他推进牢监狱	奸相随后把本伸	他在驾前多得宠
言听计从无不行		

万岁看见蔡京折奏本上说的废员李逢春，本无有女儿，硬行讹赖，诬说臣男抢霸他女，他在都御史诬告，杜丙文领他带着许多差役，在臣家中各院各屋去搜，并没他女的踪影，逼臣无奈只得奏明圣上，可无后患。

万岁看罢龙心恼	朕也知他无花容	忽然他又有了女
明系诬赖是实情	诬虚反坐应有罪	按律治罪要分明
万岁准了他的本	李公身在累继中	蔡京得意回相府
下轿先到儿屋行	进屋仔细床上看	蔡猛不住乱哼哼
假装有病床上卧	发际乱松似病形	蔡相走近忙问道
今日吃药可见功	夫人这边回言道	吃药不效永不中
明日重把医生换	如若不好再调停	

奸相看罢蔡猛说道：“真有病。”又听夫人说道：“吃药不见效。”奸相点了点头，出房去了。他不知系一派假装有病，到了晚间，初更以后，奸相安歇睡着了。蔡猛他就起来，拢发包巾，净面更衣，领着使女丫环来到花园，上了合欢楼，掌上灯光，照如白昼，内有三间密室，将抢来的妇女，如若不允不从，就放在地穴屋内，派了四个仆妇看守，恐怕烈性的妇女寻死。这夜晚蔡猛上了楼，吩咐丫环快去将美人请出来，摆酒当面商议。且说秀英不但不听，反到大骂，这两个丫环说道：“你们不必劝她了，俺们把她推上楼去见了公子，看她怎样。”众使女一同动手，将佳人推拥楼上。蔡猛一见美人急忙拉到座前，手拿着一个酒杯说道：“你不用生气了，我敬你这杯水酒，就算我赔了罪的一样。”

说罢将酒往前递	佳人用袖往外搪	只听当啷一声响
酒杯落板响叮当	酒杯打的粉粉碎	蔡猛一见气满腔
好个贱人失抬举	为何这样来发枉	你想要保你贞节
实心自要寻灭亡	吩咐一声快预备	给我抬过美人床

使女丫环忙动手 将床抬来放身傍 将她衣服全剥尽
浑身剥个赤条光

蔡猛他制造了一张美人床，就像一个太师椅子一样，上下有三条皮带，遇有妇女不从者，将衣服剥尽，推在床上，用皮带上中下捆好，妇女不能转动，甚么贞节也难保住。这张美人床真算利害。

狂徒动怒自动手 来剥秀英她衣裳 睁开二目如灯样
我今叫你尝一尝 睁开两眼去伸手 两手才要抓娇娘
只听对面一声响 暖哟穿进楼南窗 对准蔡猛他左眼
嗖嗖一声中了伤 一枝箭头眼来射 鲜血流出一大汪
蔡猛咕咚倒栽下 口中喊叫我要亡 楼上翻转疼难忍
血流满面似水汪 要问窗外何人到 再看下部知其详

第五十二回

阮英袖箭射蔡猛 蔡京怜子请铜头

诗曰：

英雄生来胆气豪	自幼学成武艺高
暗访佳人身遇难	好汉背后把心抄
夤夜来到奸相府	合欢楼外仔细瞧
蔡猛逼奸行万恶	窗外气坏小英豪

阮英暗访到相府，进花阁，纵上合欢楼，站在窗棂，用手指挖破窗纸，往内细看，但只见楼内靠着北边，有一张桌子，床上坐的是梁氏秀英，有许多的仆妇丫环，观东边太师椅上，坐着一位面黄肌瘦的浪荡公子。此时阮英他怎么就能来到蔡府的花园呢？他如何晓得能梁秀英被蔡猛抢去呢？书中交代，皆因众英雄下了铁龙山，四路分开寻找周景隆、梁秀英的下落。

皆因奉了周母命	众位英雄下山峰	四路分开细寻找
各按南北与西东	不言列位下山事	单表铁牛同阮英
哥俩尽奔正南走	恰巧遇见好宾朋	通天岛内大寨主
山动姚爷有交情	见了阮英忙问道	你们要往何处行
李公回京过海岛	水中救活梁秀英	夫妻两位认义女
将她带回汴梁城	始末原由说完毕	铁牛阮英得实情
辞别姚爷各赶路	阮英铁牛奔东京	

阮英看见这位公子戴着一顶文王巾，正面还嵌着一块美玉，脑后有两根秀带飘洒，身穿一件粉绫百花衣，足下穿着一双厚底云鞋，口中说道：“美娇娘，你不必生气，听我的良言劝解。”

娇娘不要心烦恼	你是美貌一窈窕	千娇百媚人间少
生成身子杨柳腰	如花似玉一般样	比玉生香女姣娆
世上美人难求找	你这姿容怎画描	幸得有缘来相会
我的相思病全消	巧会佳期在今夜	莫错美景与良宵
我是风流一才子	你象佳人女多娇	俺俩才算巧搭配
我自生来心最高	见你如同得至宝	如鱼得水乐逍遥
惜玉怜香就是我	君子好逑我会学	说着话儿往前走
连说带笑眼又飘	阮英楼外将牙咬	好大胆子小狗毛
今夜有我来到此	该你恶满祸难逃	道是你的报应到
祸福无门在自招	你要如果行万恶	小爷怎能把你饶
轻者叫你性命在	重者叫你赴阴曹	阮英窗外暗恨忿
用工留神往里瞧		

小爷窗外见公子在旁边含春带笑，连连不住夸奖，又劝道：“美娇娘，如能允从你家公子爷，你何等的造化，享受此等荣华富贵，吃些珍羞美味，穿些绫罗绸缎，手下使奴唤仆，你是怎样的快乐。”好一位烈性的梁氏秀英，至死不从，至死不允，破口大骂，蔡猛狗子贼孙的骂不住口，这才骂恼了蔡猛，不由的动怒，一声的吩咐众使女，你们快将美人床结我抬过来，把她绑在美人的床上面，看看什么样的贞节怎能保住。

蔡猛过怒连声喊	竟敢骂我这恶言	将她衣服全脱下
拴绑美人床上边	看她贞节怎能保	大胆贼人胆包天

你们快些去动手	众仆答应急向前	抬过美人床一座
来在楼内放中间	阮英窗外留神看	太师椅子一样般
靠背全用牛皮做	上头横梁半圆圈	椅心做就高鼓起
三条皮带上下连	小爷看罢将头点	这件物件非等闲
只见蔡猛他站起	走至秀英她面前	我今要将你捆绑
美人床上好追欢	说罢就去把衣解	阮英在外忙伸手
一枝袖箭往里穿	只听把哎一声响	猛见左眼箭头穿
蔡猛喊叫疼难忍	鲜血淋漓淌胸前	咕咚倒在楼板上
不住反贼喊声连	使女丫环魂下掉	阮英窗外暗喜欢

老夫人伸手，才要给蔡猛拨箭，有一老仆人说是太太别动，此物倘或要拨出，鲜血淌流不住，如何是好？说必得先上些好药，止血不流。夫人吩咐你等快去与相爷送信，急速请大人来看。

这名丫环往下跑	来看相爷报事端	蔡京才要安歇寝
丫环进屋站面前	奸相问道有何事	丫环这边把话明
公子之事忙回禀	从头至尾说周全	蔡京闻报此凶事
冷水浇头心胆寒	急忙立起外往走	慌慌张张进花园
来到楼上睁眼看	公子左眼被箭穿	血流满面直声喊
我命要见五殿阎	夫人抱儿号啕哭	奸相看见叫苍天
何人胆大行万恶	敢害吾子一命捐	

奸相看罢眼中落泪，说道：“甚么人这样胆大，敢来太岁头上动土行凶？拿住行凶之人，万刀凌迟，碎尸万段！”一边叫人取来上好的刀伤药，又叫管家蔡安急去将铜头铁罗汉叫来，领着家人掌上灯笼，各持兵刀，快拿刺客。这个妖僧如何又在奸相的府内呢？书中交代凶僧的来历。

先前妖僧托他福	出兵荐他当先行	抄拿杏花山寨穴
梦熊保走周景隆	烧了山寨逃出命	只剩一座空山峰
童伶无奈将兵撤	回归东京汴梁城	太平年间不用武
妖僧复回相府中	派他在府看宅院	倚仗妖邪僧法能
这夜遇见这等事	急速叫来这凶僧	带领家中拿刺客
阮英暗中看得清		

小爷暗中看的真切，他又不知妖僧的利害。阮英暗在楼上又使袖箭，对准了铁罗汉嗖的一声，一枝袖箭直奔妖僧眼上射将下来。

一枝袖箭往下射	对准妖僧下绝情	只听嗖的一声响
对中妖僧右眼睛	和尚眼睛如铁硬	更未射入白费工
妖僧抬头楼上看	瞧见小爷喊连声	好个小辈真胆大
竟敢前来惹灾星	飞蛾投火自寻死	要寻灭亡一般同
莫非你是活够了	人若该死活不成	阮英楼上开言骂
你是瞎眼混帐东		

小爷并没把妖僧放在心中，他跳下楼来，说道：“吾乃夜游神是也。”

吾神奏了玉皇帝	尽把人间善恶查	皆因蔡猛行万恶
抢来有夫女花容	吾神方才使法力	叫他眼目立刻瞎
若有作恶就报应	就要一怒把人杀	你若不信试一试
看看吾神巧妙法	说罢抽出刀一口	此宝专能把人拿
奥妙无穷人难晓	法宝一落头就下	不用念咒宝能动
着上一下到黄沙	欲知阮英胜败事	下回书中见分差

第五十三回

斗妖僧阮英战败 贞节女大骂蔡京

诗曰：

妖僧修炼五百年 自来生成身体坚
枪刀剑戟全不怕 如同铁石一样般
阮英不知他利害 连砍数刀是枉然
小爷又觉心恐惧 战他不过救人难

阮英也不知道这个妖僧这样的利害，又不晓得他的来历，所以跳下楼来，假装夜游神一派的耍笑，偷着仔细观看，但见妖僧赫赫的身高有一丈向外。

凶僧身高一丈二	肚大腰肥膀阔停	胸宽背厚臂力大
面似乌金亮又明	两道笄扫眉稠密	相衬一双大圆睛
狮子鼻头配阔口	发似血点乱蓬松	一部胡须往回卷
恰如钢打一般同	头如麦斗一般样	脸相生成实在凶
身穿黑色大领服	蓝绸丝绦系腰中	大号僧鞋下足蹬
月牙铁铲手中擎	猴子偷看把话说	我的宝贝你看清
妖僧闻听微微笑	我本见过这神灵	看你不像神仙样
你道是个怪物形	小爷闻言动了怒	单手举刀砍妖僧
照着和尚腿一刹	凶僧这边忙说道	没有吃饭一般同
握鸡之力你没有	敢来动手比雌雄	我站此处只管砍
若要砍动算你能	阮英闻听重重怒	身形耸起下绝情
双手抱刀兜头砍	只听喀嚓响连声	连砍数刀不中用
震的背肠发麻疼	猴子反道害了怕	和尚他用哪路功
砍下几刀住下手	对着妖僧把话明	吾神不肯伤你命
劝你改恶将善行	妖僧这边声喝吓	大胆刺客敢胡行
一连砍我十几次	不能伤我反吃惊	无奈于我施巧计
倚仗伶俐齿能	假装神仙吓吓我	又有法宝奥妙灵

阮英起初不知他妖僧的利害，这一动手，才知道妖僧手段利害。

小爷正在无可奈	听见妖僧把话明	看你并无有法宝
偏使假语把我惊	不能胜我你该死	这会该我显才能
我要拿你不费事	反掌关门一般同	说罢妖僧举起铲
对准阮英头上刹	小爷不敢用力架	铲重刀轻难架迎
只能将身急躲闪	铲杖砍下落了空	猴子倚仗川踪跳
闪展腾挪软硬功	妖僧不能拿猴子	铲杖轮回永不中
阮英这边又说道	吾神妙法你不能	此时惹恼铁罗汉
回手取出宝一件	五光神珠往外打	对准猴子脸上攻

阮小爷惹恼了妖僧，取出五光神珠，对着猴子脸上打来。小爷只见铁罗汉一撒手，放出了一件宝贝，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金光缭绕打来。阮英着急，将形一进，离地一丈余高。

两手抓椽身腾起	双脚登住椽檐中	滴水檐下藏严紧
妖僧抬头喊连声	这个奸贼真奇怪	进起怎么无踪影
带领众人各处寻	哪有刺客逃了生	寻找多会忙回禀
来见管家事回明	管家进楼回奸相	从头至尾全说清

奸相闻听心不悦 放走刺客算无能 正然说话药取到
奸相只顾子亲生 吩咐将药先灌下 然后拨箭正相应
蔡安接药灌公子 蔡猛疼的如割心

管家的与公子将药灌下，然后才将眼中袖箭拨出来了。这一拨比先前更疼痛，就此将药上好，公子疼的昏迷过去。

公子疼痛昏过去 奸相这边气长嘘 叫过丫环问问道
细细对我说根由 公子因何招大祸 快些将事要说实
丫环无奈说实话 因抢这位女花枝 奸相扭头留神看
有一美人相出奇 血流满面床上坐 哭哭啼啼头发披
蔡京心恨说罢了 自作自受理相当 上下人等同瞞我
所以遇事大无益

奸相溺爱不明说道：“单等公子睛目好了再问他，如果仍要此妇，就留她的活命，若不要她，将她用乱棍打死，好与公子解恨。”

秀英闻听奸相话 不由动怒骂连声 你这狗官真可恶
枉作朝廷一品卿 位居宰相一人下 万人之上受荣华
至尊至贵应知理 位大爵尊有德行 不能治家焉治国
为官应与国尽忠 教子有方是正理 不该纵子乱胡行
抢来有夫之妇女 倚仗势大敢逞凶 知法犯法伤天理
哪知人容天不容 孝顺必生孝顺子 忤逆才把逆子生
天网恢恢疏不漏 报应循环造的清 天理昭彰原不昧
祸因恶积是实情 积善之家有馀庆 积恶之家殃众生
善恶到头终有报 早晚有时必非轻

梁秀英骂道：“蔡京不修阴功积德，官至一品，不但不能教子行善，反到纵子行恶呢。”奸相说道：“好个下贱，这样的大胆。”

骂的奸相动了怒 好个下贱胆包天 不看公子这样子
将你剥皮把眼剜 吩咐丫环将她绑 急速与我用绳拴
秀英皱眉双睁睛 真是作恶一狗官 狗官才生一狗子
清官家中出大贤 奶奶轻生不怕死 重节如同似泰山
不怕将我尸万段 视死如归一样般 但愿快把我打死
留下芳名万古传 奸相贼子骂不住 任你横行怎不端

秀英烈性，早把死字付于九霄云外，所以大骂奸相。正要多骂，众使女已把秀英用绳捆绑起来，推拥上了后楼。且说阮英藏在滴水檐下，多时不见动静，又听见将梁秀英捆将起来，送后楼，无非派了些丫环看守住。阮小爷急忙用熏香将众人熏倒，将秀英绑绳松开，又用解药把秀英解过来明白了，一翻身坐起来，睁开眼睛，只见面前有位矮子，穿着一身夜行衣服，因她没有见过，阮英还未说话，反被秀英大骂，也不得不说话了。说：“嫂嫂你别骂了，我是前来救你，脱离虎穴地。”

嫂嫂听我说来历 要你留神听我言 我是奉了周母命
对你从头说周全 周兄景隆同结拜 弟兄几个是魁元
尉迟肖是大兄长 二兄孔生好丈夫 三兄名叫徐文标
四兄铁牛非等闲 五兄周顺景隆号 老六是我到这边
姓名阮英有外号 叫我猴子跳专门 弟兄结盟孔家寨
我探梁府是两次 头次见你夜香降 祝赞神灵保姻缘

我头次去到梁府，在晚中听你一心不二，称得是节烈女子，我回去对着

周母说明，周母爱你贤德，复又差我二进梁府将你偷走到孔家寨。

好与周兄成连理	夫妻见面说苦情	二次进楼偷错了
偷去丫环人一名	三次进楼不见你	我在暗中仔细听
家内纷纷同议论	有一管家叫梁忠	女扮男装带你走
出府骑的马能行	探明我又见周母	干娘又差众弟兄
分开四路寻找你	这次丢失周景隆	皆因东京发人马
大家搬走躲官兵	搬到铁龙山一座	弟兄独没周五兄
我等下山细寻找	访知嫂嫂身遭凶	今日来救嫂嫂你
你我快快出火坑	书到此处住一住	下回书中交待清

第五十四回

阮英救出梁秀英 云平又救小阮英

诗曰：

阮英二探奸相府	找到小院书房屋
二人灯下同饮酒	妖僧吃醉相爷呼
刀枪剑戟全不怕	独恐透龙把命诛
豪杰窗外听真切	寻找此剑将他除

残言诉罢，词不多提。上回书中交代说是阮英对着梁氏秀英，从头至尾说明他的来历，找到了东京，访知嫂嫂被蔡猛抢来，方才找到花园上，看见狗子用好言解劝嫂嫂，又听你骂蔡猛的言语，果然骂的利害。梁氏秀英自己低头暗想，此人说的虽然不错，一桩一件全对，独有一件为难，我与他素不相识，又在黑夜之间，如何同他逃走呢？真算得是一件难事。

秀英为难在于心	男女授受又不亲	并未与他见过面
黑夜行走难在心	佳人着急口不语	只是两眼泪纷纷
小爷这边忙说道	嫂嫂听我把话明	不用为难反思想
我是行侠作义人	如若疑我心不善	待我明誓要听真
阮英心怀不善事	临死万刀把我分	碎尸万段不好死
明有王法暗有神	嫂嫂再欲不凭信	我就开膛拿出心
秀英一听忙应允	怎么走法说个真	小爷回说有道理
我有爬墙索一根	若要上墙不费事	将索拴在你的身

听见有爬墙之索，拴在身上，往墙上背走，梁氏秀英想道：“他没有恶意便罢，倘有心怀不善，也就舍出一死，早已把命舍于肚腹以外。”

秀英出在无可奈	只可舍着一命休	虽在难中顾大礼
着急不可礼义丢	人心作事隔肚腹	必得细细说根由
无非舍命闯着作	死活听命任存留	早把性命舍出去
听天由命不自由	佳人想罢忙立起	精神见长把泪收
跟着小爷将楼下	天叫人死人难活	若要不死缘有救
要撞金钟舍破头	穿宅过院后墙到	阮英急忙摸自兜
兜中取出抓墙索	佳人这边反变眸	黑暗之中留神看
是像绒绳带抓钩	秀英接过将腰系	小爷纵身上墙头

用抓墙绳拴在秀英腰中，阮小爷众上墙头，双手将绒绳一拉，秀英又双手抓住绒绳，两脚蹬着砖墙，阮英这才将佳人捞在了墙头以上。

小爷捞她把墙上	往外落下照前方	将她系在后墙外
小爷跳下地当央	秀英这边又问道	你可认得李家房
阮英回答我知晓	来到东京访妥当	暂且不用放绳索
到了李宅好抓墙	小爷头前领着路	后跟佳女名秀英
穿街越巷来的快	来到李家大门旁	小爷止步说到了
秀英站往听端详	不错正是这院内	更鼓正在打二梆
秀英说是将门叫	小爷摇手不妥当	若要惊动更夫等
人知必要乱嚷嚷		

来到李宅，秀英要叫门，小爷止住，你若惊动内里的人，必要吵嚷，大有不便，还是由墙上而过罢，秀英只可应允。仍是照样抓到墙儿里边，秀英

自己才把绒绳解下。

自己解开抓墙索	穿宅过院往里行	来到夫人寝房外
看见屋内点着灯	秀英慢慢将屋进	夫人遭头吃一惊
秀英问声儿娘母	老母不必担怕惊	孩儿今夜回来了
有人救我脱灾星	夫人欠身伸双手	拉住秀英放悲声
莫非为娘作了梦	母女相逢在梦中	娘为想你身得病
许是病死赴幽冥	我女必是尽了节	母女双双二命倾
夫人哭的如酒醉	你父为你身遭凶	此刻现坐牢狱监
身在累继急难中	秀英一听放声哭	爹爹为儿受苦情

众使女听见哭声，一齐过来解劝，母女止住哭声，秀英将阮英救她的事，从头至尾说明。夫人问道：“此人现在何处？为娘的要见他问话。”

小爷正在屋门外	听见夫人要见他	连声答应说是有
走进屋内把喜恭	救来嫂嫂就是我	姓阮名英梁山汉
我与周兄曾结拜	弟兄几个全不到	皆因奉了周母命
寻找周兄好回家	找着海岛得了信	方知嫂嫂她根芽
我来东京仔细访	蔡猛行凶抢去她	今夜暗到奸相府
狗子被我眼穿瞎	蔡京动怒绑嫂嫂	我到后楼使巧法
松放绳绑将她救	送在这里事不差	我再二探奸相府
一定要把妖僧杀	夫人一听这些话	吩咐丫环快看茶

老夫人自来未见过此等异样之人，皆因他救秀英，听他所行，真是好汉，叫丫环看茶，小爷说道：“将话说明，又在夜晚不便多待，就此告辞。”老夫人又道：“好汉要走我有重托，恳求的大事。”

要求好汉一件事	千万寻找周景隆	周顺夫妻重相会
破镜能圆是阴功	小爷答应说遵命	我必在外用苦工
说罢告辞往外走	出了屋门无影踪	夫人点头说奇怪
此时生出这英雄	吉人自有天相佑	恶人人容天不容
幸得我女回家转	该怕奸相不善容	倘若派人来寻找
若要找出命必倾	天亮我就带你走	去到吕府躲灾星
户部尚书吕刚府	母子才能得太平	吕刚为官最廉正
他是你父大表兄		

老夫人对着秀英说道：“明日我领你到吕府，才能无事呢。”书中交代，这位吕大人乃系功臣之后，有位吕蒙正，是他的后人，名叫吕刚，现居户部尚书之职，此刻未在东京，奉旨出差了，这是后文。且说孙氏夫人一夜无话，等到天亮，老夫人吩咐丫环使女，大家收拾，叫进管家，急去预备车轿。不一时工夫，来到吕府。吕夫人闻禀李夫人母女来到，急忙带领众使女迎接，到二门母女下轿，彼此见面行礼。将母女请进上房的屋内。

两下见面把礼行	请进上房献茶羹	吕老夫人忙问道
母女一向可安宁	李老夫人眼落泪	老爷他可坐监中
我女昨夜才回转	有人搭救死复生	吕老夫人听罢了
小姐命大不非轻	妹妹不必多忧虑	我家老爷快回京
忍性再等半个月	老爷回来再调停	无非多住十几日
可免灾星到身中	母女暂且在此住	躲避奸相乃可行
李家母女将头点	正为此事躲灾星	二位夫人且不表
再说猴子小阮英		

话说李夫人留住李母暂住在吕府，单等着吕刚老大人回京再救李公出监。且说猴子阮英，将梁氏秀英送到李府，母子见了面，小爷告辞出了李宅，复又回到蔡京的相府，找到了一座小跨院，看见屋内点着灯，再于窗前扎破窗纸往里观看。

阮英窗外留神看	奸相妖僧把酒参	皆因相爷出无奈
合欢楼上泪连连	眼看蔡猛服上药	疼的死人一样般
奸相正然看公子	丫环上楼把话言	方才奴辈后楼去
几个看人不动弹	抢来美人无踪影	蔡京一听吃一惊
想到后楼来一看	不见美人在那边	几个丫环躺楼板
昏迷不醒甚罕然	叫了多时不苏醒	奸相一看心胆寒
无奈下楼到跨院	叫来妖僧把话言	听了话来摆上酒
二人对坐细问盘		

奸相到楼看了一眼，也无奈何，再下楼来，到了小跨院，叫人找到妖僧，吩咐摆上酒，同着妖僧对坐吃酒。奸相问妖僧方才怎么不拿住刺客。

妖僧闻问便开言	相爷留神听根源	方才花园拿刺客
砍我数刀是枉然	然后我才将他打	法宝打他他上天
花院遍找无踪影	是我大意他才专	只顾前边将他找
趁此机会到后边	必是他弄机关巧	又把美人偷外边
奸相一听将头点	真正不差是这般	蔡京复又开言道
怕他再来行不端	我请师爷来商议	千万防备他不然
夜晚恐他再暗到	如若行刺非等闲	妖僧接言说不怕
有我在此行刺难	方才粗心与大意	他把公子眼目穿

妖僧说道：“这也是偶然的，事项中要是真加小心防备，他焉能就行了刺呢？”奸相又问师爷：“你练的什么工夫呢？对我说明。”妖僧回道：“我不敢哄相爷，听我实诉。”

我的工夫五百年	混身铁石一样般	枪扎刀砍全不怕
斧钺钩叉也枉然	各式兵刃难伤我	要想害我难上难
不是今夜说大话	天下好汉让我先	奸相一听说可以
师爷真正是魁元	这听师爷你言讲	长生不老是神仙
天下没有伤你物	任你纵横谁敢当	师爷说的话太大
若说我听未必然	能人背后能人有	遍天下的地均宽
依着我看伤你有	你是不肯对我言	师爷到是瞒哄我
奸相苦苦究根源	妖僧也是饮了酒	若要吃醉就失言

这算是妖僧醉后失言，奸相紧紧追问，必有可怕之物。妖僧说道：“别的东西全然不能伤我，独怕一桩东西，名叫透龙剑，此物落在五台山碧云观赤发真人的手内。”

妖僧带酒说实话	不知窗外有人听	阮英暗中来听话
忽听妖僧说实情	说出他的透龙剑	小爷窗外听的清
一听此话添欢喜	阮英在外喊连声	吾神得来透龙剑
要取他的命残生	吾神会算卦有准	就知妖僧怕透龙
吾神驸云五台到	碧云观内见道兄	吾神是他亲师弟
一师之徒有交情	吾神与他借此剑	道兄也知你的名
吾神提你有宝剑	师兄反道哭几声	吾神说是要杀你
这借透龙斩妖僧	吾神将剑得到手	试试宝剑灵不灵

阮英在窗子说了这一套慌话，复又喊道：“妖僧出来看看吾神的透龙剑取你。”妖僧一听此话，只吓的颜色更变，好似靛叶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水，尽把他灵魂吓掉。

小爷窗外说假话	吓的妖道掉了魂战战兢兢混身抖	
体似筛糠语难云	奸相看见这光景	妖僧害怕像哑人
蔡京这里尊师父	为何不敢出屋门	你当出去看一看
如何来了一位神	怎么来的这般巧	这样急快又来临
须要出屋仔细看	透龙宝剑假与真	我听此话多有诈
听他喊嚷却像人	奸相提醒凶和尚	如梦方醒站起身
手提月牙方便铲	去出门来看原因	只见还是那矮子
猴头猴脑假装神		

妖僧来到门外一看，原来又是方才花园动手的那个矮子。他装夜游神，我使五光神珠打他，他会进高，由地进起踪影不见，不知他藏在何处。妖僧知道矮子会蹦，使宝贝也是打不着他，所以这才动手想要把他活的拿他才好呢。矮子身形灵便，围着他前穿后跳拿也拿不住，砍又砍不着，只急的妖僧无所施其术，呀的怪叫一声。

小爷灵便前后跳	要想拿他万不能	二人大战时多会
小爷想胜更不中	凶僧果然力气大	一铲着上命就倾
小爷使的浑身汗	皆因战了许多工	阮英无奈败下去
妖僧追赶不善容	拿着铲杖随后赶	今夜怎能脱逃生
小爷跑到东墙下	凶僧紧赶不放松	阮英耸出墙儿外
上了大街奔正东	和尚他也来跳过	耸过墙来喊连声
我看你往哪里跑	一定叫你活不成	谁叫你来使诈语
飞蛾投火一般同	头次既逃是万幸	不该回来又逞能
还敢斗胆说大话	借来透龙把我憎	逞你尽是使诈语
又敢假装是神灵	动手你就会逃跳	倚仗腿快哪能行
腿有阴功不中用	脚上德行要逃生	今夜定要把你赶
必要拿住我擎功	上天也得拿住你	入地也是性命倾
任凭你是飞毛腿	能跑千里远途程	也不怕你跳下井
铁钩掏出活不成	看你本是无宝贝	胆大前来惹灾星
太岁头上敢动土	天师门口刮旋风	牛鼻插葱什么象
野鸡带帽混冲莺	乌鸦怎把大鹏斗	自寻灭亡来送生

阮英跑了多时，来到了东城门的近前，跑上来一抖身纵上城门的滴水楼，纵到上边还未站稳，只听身后嗖的一声响，阮英回头吓了一跳。看见妖僧，他也跟上来。

阮英回头细观瞧	妖僧他也会登高	小爷双足未站稳
和尚伸手抓后腰	凶僧不住哈哈笑	我看你往何处逃
今夜难逃我的手	跑到天边是不饶	倚仗你会往高上
叫你看看我这招	瞧瞧谁的本领大	比比哪个是英豪
不晓能人多多少	瞧瞧你高是我高	今夜你特将能逞
不该把我小观瞧	自招自惹来送死	身逢绝地难脱逃
说罢伸手拉腰带	阮英害怕发了毛	妖僧正在得意处
一块城砖胸前敲		

妖僧正在得意扬扬，伸手去拿，只听滴水楼上边刷的一声响，正打在妖

僧的胸前。那妖僧往后一仰翻身滚下城去，阮英得脱，这才逃跑。

谁在头上将他打	一块城砖往下丢	虽然妖僧身子硬
打了一个倒栽葱	阮英逃脱得了命	跳在城头跑似风
后边有人忙说道	朋友别跑报姓名	方才是我将他打
一块城砖打凶僧	不然被他拿住你	必定九死无一生
既是我救你的命	为何不把话来明	不能报恩只顾跑
看你不算有交情	阮英一听止住步	后边那人把话明
小爷留神仔细看	也是绿林一英雄	身穿夜行衣便灵
阮英这边问一声	朋友你先说名姓	然后我再说分明

阮英说这朋友你先说出姓名然后我再对你告诉。这位来到阮英的面前，回言说道：“我姓花名云平，起了个外号叫踏雪无痕的便是。朋友你贵姓高名，也应该告说我却好知道了。”

小爷闻听回说道	我的名字叫阮英	因为结交义气友
有位五兄周景隆	如此这般遭大难	今夜我救梁秀英
将她送到李府去	我又二探这妖僧	他同奸相对饮酒
凶僧带酒说实情	枪刀剑戟全不怕	独怕一口透龙剑
我在窗外使诈语	我有透龙杀妖僧	和尚屋中闻此语
颜色变转战兢兢	云平回言我知晓	要找此剑不费工
欲知如何找宝剑	下回书中说分明	

第五十五回

花云平引见滚地雷 葛家庄阮英来借剑

诗曰：

豪杰从来爱英雄 患难巧会花云平
引出葛家庄上事 为借宝剑赌输赢
阮英一怒显手段 头次盗来假透龙
羞恼二次又偷宝 真剑并未得手中

方才言讲阮英提起妖僧各式兵刃全不能伤他性命，惟独他就怕一样名为透龙宝剑。我在窗外听见，我就使了一套说话，我已经借来，看透龙剑取你，他就害怕，不敢出屋，叫奸相蔡京将他提醒，出屋看我并无透龙剑，他才与我动手。阮小爷从头至尾对了花云平说明，花云平说道：“阮英弟，大约你没有我的步数，俺都是梁山好汉之后，你系阮氏三雄之后代，我是小李广花荣之根苗，此时全在江湖路上。”

提起全系绿林客	听我对你仔细说	美不美的江中水
亲不亲的是一窝	你我全是梁山后	绿林之中义气多
若要寻找透龙剑	你我问来知清白	你倒不用多走路
未在碧云观里搁	此剑未在真人手	放剑之家本姓葛
是他徒弟借了去	家中镇宅事不讹	名叫葛昆离不远
是我结盟老大哥	也系绿林一朋友	与我交情也不薄
我领你去借宝剑	好斩妖僧的脑壳	

花云平听说他找透龙剑，阮英要奔五台山中去见赤发真人，求借此剑。花云平对他说道：“你别舍近求远，这口透龙剑叫他徒弟葛昆借去，因为葛昆家中妖精作怪，不得太平，借来此剑以镇宅了。”

葛昆家中多富有	米麦成堆广银钱	忽然妖精作了怪
闹他家中不得安	葛昆出在无可奈	去求师父苦哀怜
真人慈悲将剑借	拿到家中镇妖仙	只用挂上这口剑
妖精吓的心胆寒	从此他家能安稳	妖仙害怕别处钻
葛昆是我知心友	我常住在他家园	什么事情不瞒我
桩桩件件知的全	他就住在正南上	离这五里不费难
阮英一听添欢悦	天遂人愿一样般	事逢凑巧好机会
仁兄与我该有缘		

踏雪无痕花云平说出透龙剑的下落，阮英一听，欢喜不尽，说道：“花仁兄，既然有这位朋友，这就是了，多劳仁兄大驾领我前去。”

恳切仁兄领我去	急速奔到葛家庄	因友才能引朋友
是人一世不平常	行侠作义算好汉	皓月当空把名扬
背着单刀游天下	不平之事细参详	专杀贼官与恶霸
叫他脑袋离脖腔	专救孝子节烈女	周济遇难能成祥
倘见奸夫并淫妇	必叫个个见阎王	时来我将人杀死
运去杀我一命亡	视死如归一般样	生死存亡心不伤
替天行道四个字	凭命由天过时光	一心秉正何足虑
行止坐卧心最良		

阮小爷说的俱是行侠作义作德作好的事。花云平闻听不住的点头，夸奖

赞美，连说不错，这才是道中的朋友。说罢二人一同走进树林，个个将夜行衣全都脱下，又把白日的衣服俱都换上，二位英雄来到葛家庄，走进东庄口，朝东头路北有座大门三间，清水春的阁楼门上钉着大钢环，二位豪杰入了门洞。花云平用手拿住铜环，顷刻铜环叮啷啷一声响亮。

片时铜环连声响	里头惊动滚地雷	站起身来往外走
来到门间问是谁	云平门外应是我	阮英伸手把门推
阮英推门仔细看	门内这人有雄威	岁数约有四旬外
身量高大胖又肥	面目犹如乌金纸	生成精光亮又黑
腮下胡须垂一撮	大圆眼衬殊浓眉	颧骨高耸下巴大
两耳轮厚颊前围	头带青缎巾一顶	两条飘带往下垂
内穿青绢小夹袄	青缎大衣在外披	

这位英雄就是滚地雷葛昆。花云平上前见礼说道：“阮兄弟，你们哥俩见了，这就是葛兄。”阮英近前对着葛昆，抬拳拱手满脸含春，带笑说道：“久闻大名，如雷灌耳，皓月当空一样。”

久闻大名未见面	未会尊颜恨无缘	今朝得会仁兄面
幸中之幸非等闲	葛昆这边忙问道	姓甚名谁与家园
云平开言回答道	葛兄留神听根由	姓阮名英号猴子
葛昆耳听吓一惊	急忙答言说知道	你的大名天下传
绿林之中无不晓	听他之名心胆寒	神偷妙盗手段巧
所作之事赛神仙	阮英带笑说过奖	何必这样奉承俺
无非虚名在外有	抬举与我尽讹传	今日特来登门拜
花兄引见到府前	阮英说了行家话	葛昆闻听点头应
阮英称起绿林客	口似悬河说的清	久已闻名未见面
话不虚传果英雄	二弟前来往里请	云平阮英进门庭
阮英进门留神看	上挂铁丝大灯笼	两条懒凳东西拢
一头走去细睁睛	二门以外砖影壁	精光细磨费尽工
银珠油的红又亮	日光一照甚鲜明	影壁后边仔细看
铁锁拴犬甚是凶	身子肥定黑毛片	大头大脑大眼睛
见人虽然它不咬	人人见犬担怕惊	抬头又把二门看
假山转角甚玲珑	四扇屏门油翠绿	油绿撒金满天星
上边是齐庄中正	四个大字亮又红	走入二门留神看
海漫砖地果然精	客厅一座正迎面	门挂暇须细廉枕
进了客厅抬头看	一轴大画是丹青	画的仙童来斗宝
子婿举鼎显英雄	走过大厅上房到	谦谦让让进房内

请进了上房，分宾主落坐献茶。茶毕放盏，由东走出个中年的妇人，生来倒也端正，花云平上前见礼，复又引见阮英。花云平说道：“阮贤弟过来见见，这位就是葛兄的嫂嫂。”

贤弟过来见个礼	这是他姜女嫂嫂	阮英站起朝前进
姜氏面前把手恭	姜氏合袖拜三拜	深深万福将话捱
这位兄弟未遇见	葛昆这边笑哈哈	提起他来别害怕
绿林之中名不歪	有个猴子你知晓	姜氏一听把舌拖
提起他来知名姓	跳跳达达小阮英	江洋道上算着你
手段巧妙东西拿	猴儿为把高来进	百尺高杆你能爬
锣鼓打起你就跳	住下了响仍跳跑	阮英一听尊嫂嫂

初会不该耍笑俺 姜氏复又开言道 夜猫进宅为甚么
姜氏复又忙吩咐 快与猴子来看茶 无事不能来到此
必然有事到俺家 阮英回言说无事 特来拜望事不差
若要不把他恭敬 猴儿反脸把人抓

姜氏与阮英耍笑一会，落坐讲话。葛昆问着花云平：“贤弟，你在何处看见阮爷呢？”花云平就把救了阮英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个妖僧叫着铜头铁罗汉，十八样兵器全然他不怕。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为供宝剑赌输赢 阮英初盗透龙剑

诗曰：

英雄见面喜气生 提起借剑无此容
摇头摆手难从命 不敢应许借透龙
皆因家中妖精闹 师爷怜念师徒情
悲发慈心借此宝 吩咐言词不非轻

闲词且住，紧接上回。书中交代说得是花云平提起阮英要找此剑，是要奔到五台山碧云观见赤发真人去借此剑，我知道透龙剑未在那里，是在这里，何必舍近求远呢。

仁兄念其道义中	将剑借来斩妖僧	蔡京当朝是宰相
位列朝纲行事凶	累害忠良欺天子	外压群臣见他能
纵子胡为抢妇女	倚仗势大任胡行	阮英他把不平打
要杀妖僧气方平	阮英这里忙接话	花兄所言无虚情
皆因昨夜巧相看	是他夜晚居房中	他在滴水城楼住
妖僧拿我赖花兄	若被妖僧拿住我	焉能留我命残生
借剑杀他将仇报	望祈仁兄慷慨应	今日将剑借给我
斩了妖僧有德行	俺与人间除大害	你我弟兄同有名

阮英说道：“我要杀了妖僧，我就即日将剑送回来，完璧归赵，决无舛错了。你我全都有名，这也是一件德事。”葛昆听罢连连摆手道：“我这剑是断断不能借人的。”花云平、阮英二位英雄听见滚地雷葛昆这一番的言语，想借透龙剑事比登天还难，所以对发愣怔，来的是一团的高兴，此时大失所望。

二人来时真高兴	此时落在大灰心	葛昆说的言语紧
宝剑虽有难出门	两位英雄败了兴	云平复又把话云
葛兄莫非不深信	有我敢与作保人	如若再不信服我
我敢令去把保寻	葛昆摇头说不对	把我言语未听真
这件宝贝非比别	师父吩咐敢不尊	借我之时叮嘱我
至珍至要记在心	不怕有人借我命	欲心情愿真又真
独怕有人来借剑	如同杀我命归阴	无仇为何要害我
不怕叫我命难存	阮英复又开言道	纵是交浅未情深

阮英复又说道：“这就叫交情浅，未得深，既没交情，也不好讨脸，不必使用巧言一派支吾，不如慷慨的应允，作个人情交下个朋友也罢了。”

交下朋友护身宝	积下银钱命不牢	今日我同兄台到
看你所行不懂交	这就碍着花兄脸	一概而论瞧轻薄
要依劝你该应允	拿五作六合不着	倘或大意看不住
再把透龙剑丢了	那时反不对朋友	脸上惭愧不英豪
能人背后能人有	技艺到比技艺高	如若被人偷了去
落得睁眼甘白瞧	道中义气全无有	那时讲交尽白饶
无非嗨声把气叹	想要交人人不交	不听我的良言语
怕是那时心熬遭	你要不信我的话	三天以内就发豪

葛昆一听阮英之言，哈哈大笑，说道：“别位也不能有这样的能为英

雄，贤弟有巧妙的手段，除了你能偷此透龙宝剑，天下再没有第二个手了。”

贤弟说话大有因	除非你能别不能	绿林之中算着你
神偷妙盗大有名	既说此话必有意	何妨当面话说明
若要借就偷盗	我要领教看个清	阮英接言说很好
就算我不讲交情	三天以内盗此剑	过了三日不算能
你敢与我来打赌	偷盗宝剑论输赢	葛昆点头说可以
找出保来我才应	阮英对着云平问	你敢作保快说明
花爷这边说在我	我敢保着你阮英	姜氏那里忙说道
我也要保人一名	我与丈夫来作保	三日以内说准成

姜氏这边接言说道：“我也作个保人罢，我自得与我丈夫保准，他要是说了不算，还有我作证，说三天以内将此剑盗去，才算是绿林中的好汉。”

三日以内偷盗去	真称神爷世间稀	过了三夜就不算
若到四夜是赖皮	丈夫他若有变卦	我既作保敢不依
你若不能盗了去	向来之名尽是虚	阮英接言说罢了
葛兄能有精明妻	夫是英雄妻豪杰	精明强干双有益
小爷正然来夸奖	葛昆复又把话提	俺俩已经有人保
板上钉钉无改移	阮英答应说不错	往前进身笑嘻嘻
二人相走在一处	两手拍拍响声急	只听吧哎一声响
已经打掌算定局	葛昆落坐忙说道	我留二位把酒吃
二人举杯忙让酒	嫂嫂请过来酒瓯	姜氏举手请请请
若要见酒我就愁	酒味不闻不曾饮	实实之言不胡报
二位英雄哈哈笑	神道之中算打头	一头吃酒带说话
阮英真算一活猴	尊声葛兄我领教	放剑之处说根由
你将透龙放何处	今夜便来把剑偷	葛昆开言听我讲
放在眼前我看收	我同你嫂灯下坐	对看此剑你怎偷
姜氏他也练过艺	会使一对虎头钩	我俩持刀对看守
看着此剑怎能丢		

阮英道：“嫂嫂不用奉承于我，今夜晚上你要用工夫好好的留神，小心翼翼看守宝剑，千万不可大意失神，多加防备。”

猴子说的一声我	小爷真会把气淘	招惹几位拍手乐
这样偷盗实难描	偷盗叫人要知道	哪有当面这样交
拚命叫人严看守	对着宝剑手持刀	真是一桩为难事
就让艺高也白费	叫人难料奇巧故	云平说是甚英豪
葛昆又复开言道	他的武艺比俺高	他若无有降龙手
焉敢下海把祸招	若要没有金刚钻	磁器揽来遭了羔
阮英带笑说正是	能人背后出英豪	戏法人人全会变
自然有个巧根苗	谈笑自若来讲话	并不怕难甚逍遥
酒饭用完将茶进	阮英不住乐滔滔	

阮英不怕难，反做乐滔滔的样子，吃了几杯茶，茶罢放盏。阮英站起，告辞要走，花云平跟随在后，夫妻送到大门。葛昆说道：“若是三夜，由今夜就算是起首的头一夜了。”

由打今夜就起首	到了三夜就算终	阮英点头说声是
已经把话全说明	不可重序多说话	抱拳束手练身形
葛昆回家不言讲	再言阮英花云平	二人走在中院外

云平走路把话明 贤弟不该应此事 三夜之功怕不行
阮爷你把事认错 我看偷剑万不能 他系贼偷老手段
要论偷盗他更精 千方百计全知晓 哪桩哪件知的清
他到偷了多宝贝 贼道苦将他蒙笼 贼要偷贼实难事
我看贤弟你没赢

花云平一边走着路，一边恨怨说道：“阮兄弟，你把事作错，不该说出偷盗透龙剑，你已经说出口来我也不好哀恳了。若依我的主意，将苦苦的说词动他，他无不借之理，你这样的硬要偷盗不易。”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阮英苦思盗剑计 葛昆睽睽守剑严

诗曰：

猴子生成智勇全 打赌盗偷用机关
夫妻同坐严看守 阮英窗外急又难
暗中偷盗世间有 明要窃取事罕然
四目瞪圆如灯亮 英雄如何敢近前

话说花平兄他替阮英为难，越想此事，实在不容易盗取。小爷不以为难，二人说说讲讲已经日落，来到了一座大松林，走进林内，找了一颗大树二人存身坐下专等着时候。

二人对坐把话明	阮英开言尊仁兄	不必替我担惊恐
我到没有放心中	看事作事何足怕	我料此事不费工
好人自有天保佑	恶人人容天不容	谋事在人自己作
成事在天是实情	今夜我去盗宝剑	该有两夜再调停
说话之时初鼓	阮英站起把衣更	白昼衣服全脱下
换上夜行便衣襟	急忙换好我好走	葛昆庄上把事行
马尾巾在头上戴	花巾绢帕将头拧	三流通扣小夹袄
英雄带系在腰中	下穿连脚夜行裤	搬尖靴鞋足下蹬
白天衣服包卷好	也就围在白腰中	伸伸胳膊踢踢腿
全都灵便很可好	叫声花兄我要走	你要等我看透龙
如若盗来透龙剑	同我前去斩妖僧	云平答应我等你
此去千万要看清	不可失神与大意	一错再错了不成
他们夫妻本领大	你可不要看的轻	艺高胆大常误事
为人不可眼太空	慎行无过要记着	凡事总要用上工
量欺东吴事不好	能人之中有英雄	自觉自巧还有巧
不要自显自己能	总要防备能人有	今夜此去有吉凶
不然我也不吩咐	他们夫妻武艺精	倘或他要下毒手
刀起刀落怎知情		

花云平再三的叮咛吩咐英雄背后有英雄。阮英说：“不劳仁兄挂怀，我自自有道理。”说罢即将自己的百宝囊带好，内中有零零碎碎的东西，迷人药包、解药包、抓墙索等全都装好了，就急忙起行。

小爷装带全然妥	有把单刀背后插	诸事已毕往外走
回头又把话来发	花兄在此等着我	盗来透龙看根芽
一同我到奸相府	俺俩去把凶僧杀	斩了凶僧就回转
将剑送回葛家兄	我也不能留他剑	无非打赌气气他
放着人情他不作	我显手段把剑拿	小爷说罢葛庄进
两边过道有小门	走过小门进后院	窗棂招首要看真
不言阮英在窗外	再把夫妻分一分	自从送走二好汉
葛昆进屋找原因	这个阮英真可笑	来借宝剑长短话
不晓透龙无价宝	焉敢亲自借给人	云平他也不知事
不该将他领进门	我说不借要偷盗	偏敢斗胆显精神
朗言大话说如海	雾烟瘴气把人动	还敢定准三夜内

言过其实无用人 虽然他的手段巧 无非也是一绿林
葛昆来对姜氏说话：“这个阮英是胆大包天，敢要来偷我的透龙剑，这就叫着张天师门口刮旋风，圣人门前来卖百家姓，这不是混闹吗，真正可笑。”

姜氏闻听说不错	这个猴子要逞能	今夜晚间他必到
看他有何巧计生	一张小桌此床放	你我对面细睁睛
四个菜碟四面摆	透龙宝剑放当中	两盏烛灯两头放
各持单刀看个清	猴子伸手偷宝剑	我的单刀不留情
将他手腕要剁下	看看剁手疼不疼	我的钢刀削右手
你的单刀别善容	急速把他左手剁	想留一手万不能
他才知这有利害	偷盗之中终遇凶	二手全剁难偷盗
再要窃取怎能行	葛昆说是对对对	他若不来是福星

夫妻二人乘上灯光，将小炕桌放在此床两头，掌上两盏灯烛，又放上了四个菜碟，葛昆这才把宝剑取过来，放好了。四个菜碟的正当中，夫妻左右坐下吃酒，用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拿着单刀，看守着透龙宝剑。

夫妻二人看宝剑	各持单刀酒杯端	虽然吃酒加防备
目不转眼留神观	两位正然严看守	猴子来到房后边
阮英才把窗孔挖	葛昆屋中把话言	猴子别要挖窗孔
何必挖个大窟眼	还得你嫂他去补	你若挖破风就钻
小爷外边听真切	未敢挖窗打算盘	必是葛昆知我到
真正奇怪事罕然	我的脚步未尝重	如同猫鼠一样般
他在屋中怎知晓	我要挖窗他就拦	

阮英来到了后窗棂，手指头沾吐津，才要挖孔，听见葛昆屋中说道：“阮英来了可别要挖孔。”小爷未敢伸手挖，急忙把手指撤回来了。阮英耸上房来，伸手才揭瓦，弄开往下看，宝剑放在何处，好似钓鱼之物，他这个钓鱼钩不甚大，有一寸长，系细钩绳，使用生丝做成的就像头发丝粗，难以看见。房上动手，屋中就说话挡阻，小爷在房上为难了多会工夫。阮英站起走到房屋前，冲下两腿，反上脚心，朝天双手按着瓦垅，他使蝎子倒爬城的工夫，爬到前边滴水檐以上。

小爷爬到前房檐	侧耳听了好半天	双腿束在房沿下
两手又把椽灵搬	两腿一溜椽登住	使出走壁如飞沿
两手紧握两脚踏	挂着梁头把腿弯	一叠三折在梁上
挖破窟窿独自看	瞧见夫妻东西坐	炕桌放在床上边
四个菜碟四面摆	有口宝剑放中间	每人拿着刀一口
葛昆那里把话言	猴子不要挖窗孔	该得你嫂去补严
姜氏他也把话讲	阮英耸上后房沿	千万别揭房上瓦
瓦匠收拾得花钱		

看见他夫妻对坐，停一停就说：“猴子来了，别挖窗孔。”又说：“阮英上了房了，不要揭瓦。”回来回去，自念道这一套说话，阮英在梁上如梦方醒，才知道使的是诈语。

小爷梁上如梦醒	多是诈语不曾停	贼若进院挖窗孔
无非往屋看分明	不然就是把房上	揭瓦钓鱼把事行
贼道就是这几椽	说是巧遇贼人惊	贼人若要挖窗孔
诈语说对不敢行	现时我在梁头上	夫妻如何不知情
阮英此时明白了	我着眼孔看屋中	只见解药桌上放

小磁壶内把药盛
你再闻闻这解药
要是薰香白费工

葛昆拿药闻鼻孔
小心薰香那一桩
欲知小爷盗宝剑

递给姜氏把话明
男女不住闻解药
下回书中说分明

第五十八回

弄巧成拙盗剑不成 卖弄机巧反遭伤害

诗曰：

为盗透龙用智谋 绿林之中巧计为
夫妻持刀灯下坐 各睁双睛似恶魔
用心看守无价宝 要盗此剑费周折
英雄无奈展妙策 反道弄巧反成拙

诗词已毕，书接上回，说得是阮英在房上想巧计，好进屋中盗取宝剑。忽然听见屋中葛昆笑着说道：猴子今夜算是白费了，小爷在房沿上听的真切，又看见他房中许多的花盆子，又有四个头号的大鱼缸，小爷一伸手将房上的瓦揭起三片下来，照着花盆子往下就打。

只听吧哎一声响	瓦碎花盆响花拉	姜氏屋中说不好
院子响声甚么大	葛昆接言忙说道	你也不用问什么
这是猴子来到了	这个响声必是他	俺们不可出去看
急了他就生巧法	他是诓俺出房外	得便进来把剑拿
这桩方法不必使	你的巧计白费工	是我自幼使剩下
再要诓我白磨牙	姜氏屋中又说道	王八生来他会跑
此计道中谁不晓	除非不知哄娃娃	依我劝你快收起
如若盛脸人笑话		

姜氏屋中又说道：“猴子你是胡闹，尽打碎我的花盆子也不能将剑得去。”阮英闻听此言，在房上将瓦抓起，一连飞下，只听院中的花盆子吧哎吧哎响连声。房中的葛昆说道：“猴子你只管弄瓦捺罢。”

葛昆屋中喊连声	好个猴子你逞凶	打赌所为盗宝剑
谁叫打碎我器物	尽着你力只管打	明日你我把帐清
今夜若能盗去剑	打碎花盆算白搭	若要不能盗宝剑
照样包赔理上应	你要逃跑不要紧	再找那名花云平
如数包赔无语讲	若赖一桩定难容	姜氏接言说有理
如有赖情我不应	今夜将剑偷了去	打碎东西无话明
怕你没有巧手段	白碎花盆万不能	猴子作事真异样
不能偷剑乱胡行		

皆因阮英将鱼缸打坏，金银鱼儿就在地上乱跳，乃是姜氏的心爱之物，急的在屋中骂阮英，要剥猴皮抽猴肠子。姜氏又说道：“你在屋中看守此剑，我出去把鱼儿都拣起来，便不致死了。”

姜氏商议出屋去	葛昆阻住不必行	你要出屋把鱼拣
这就中了他的心	原要叫你出屋去	鱼儿落地你作急
虽然有我在屋内	猴子有些弄玄虚	还是要你同会守
不可出去拣此鱼	只管叫他尽力闹	千万不可把屋离
这样智谋真可笑	耳听是虚目见实	要凭传说声名重
江洋道上算第一	只要闻名别见面	此等之人不为奇
猴子屋上闻此话	急的热汗湿透衣	今夜不能盗宝剑
有何面皮见夫妻		

被姜氏骂的苦情，阮英将鱼缸全都打坏，大约量他夫妻心疼爱物，出屋

拣鱼，得便好进去盗剑，想不到尽在屋中骂他，并不走出，此也无可奈何了。

阮英无奈跳下房	站在尘埃暗思量	打坏鱼缸不中用
这倒想个什么方	碎缸仿佛明告诉	夫妻怎能去着忙
我的方法本不妙	此计所以不妥当	低头想起一巧计
瞥时叫他难提防	先到后院脚步响	夫妻必定看窗棂
扇挂起大门放着	准要扭项把头扬	急速我来到前院
暗进屋门看其详	挑开门帘仔细看	我就躲在地当央
陀行匍匐地上走	紧贴边北床沿柳	走到床前透龙剑
透龙拿着我高强	耸起身来抓宝剑	夫妻回头早出房

小英雄想了巧计，先到后院，给个响动，然后急快来到面前，入了屋门，就爬在地上，往前扶着地，急溜溜到了床的桌子以前，刚想站起来，猛见葛昆回过头来。阮英怕被葛昆夫妇瞧见，急忙爬了回来，复来到窗外，听见二人在屋中说：“他若能把宝剑盗去，百无话说，所有损坏之物，不用包赔，一笔勾消，作为无事。要是不能将剑盗去，明日我将花云平找来，叫他包赔原物。”

夫妻屋中把话言	知道小爷在外边	讲究输赢打了赌
谁要拿了就占先	绿林之中真豪杰	江洋道上称魁元
叫他须要恭恭敬	艺技不当行虚言	别管使出那条计
只要中了巧机关	就算非智多巧妙	人里夺魁好汉尖
闹里多尊英名显	压倒群雄非等闲	就怕人前说大话
偏要献能反为难	未从行事该思起	都是合字与并肩
阮英窗外闻此话	地若有缝就要钻	不言小爷心烦恼
下回有了巧机关		

第五十九回

尖刀刺牛施妙计 葛昆离位失假剑

诗曰：

好汉性情甚各别 绿林之中称豪杰
闻他英名俱丧胆 如若会面怕好些
打赌盗剑显技艺 三番两次用计绝
急中生巧得到手 假剑如何能除邪

上回书中的交代，说得是阮英在外听见这些言语，在作急，又无法可盗，今夜若能到手，见了花云平，还有脸面。要是盗不了宝剑，无话可说，实在对不起朋友，初次相会，他系一派的美意，领我前来借剑。阮英在窗外难听屋中的言语，走出了二门，有个西院，院内有马棚有牛棚，棚内拴着两条大水牛，约有五六百斤之重。看了一看棚，棚外放着一副木桶，是带铁梁，两道铁箍，内里盛着半桶水未倒。

小爷看见两木桶	机一动巧计生上	上前走入牛棚内
伸手解开牛纲绳	左手牵牛往外走	来在棚外细睁睛
看见木桶棚外放	右手拿起桶二宗	拉牛挂桶往里走
进了二门入大厅	走至中院牛蹄重	咕咚咕咚响连声
夫妻二人闻响动	姜氏屋中把话明	院中这是什么响
这件闹法实在凶	倒要出去看一看	甚么东西好知情
葛昆阻挡别出去	不可入了他牢笼	你要出屋就有祸
此时正在着急中		

葛昆阻挡说：“你不要出去，你若是要离了这个屋中，他就能盗去了此剑。你忘记了？都有诈计，他在院中这样的闹法，所为是引诱你好出外边去看也，他好得其方便，偷咱透龙宝剑。”小爷将牛拉进里院子，这院内俱是砖地牛蹄子又重，所以踏的砖地响声过大，别管怎样的惊天动地地胡闹，他夫妻也不出来观看。这个牛的两双犄角又大又弯，犄角两个弯角弯的要对在一处，当中离的空儿约有二寸多些。阮英将两个铁梁铁箍的水桶挂在了这牛的两犄角，又用鞭绳盘了用手扣住，焉能掉下。

用手扣住盘牛角	角上挂着两水桶	拉过牛头对夹道
小爷抽出小尖刀	刀尖对准牛尾下	拿着单刀手举高
刀对牛屎门前口	用力一推塞进刀	塞入屎门露刀柄
刀头入内难观瞧	塞的这牛疼莫忍	猛的一声吼又嚎
往前直走牛力猛	两墙咕咚倒栽了	来到角门过不去
牛角以上有水桶	花拉花拉连声响	门倒粉碎房子摇
角门倒塌桶粉碎	这牛疼痛吼声高	跑到上房屋门外
头顶屋门双蹄刨		

这条牛粪门内塞入一把牛耳尖刀，扎进去有八九寸。外边只露出来刀柄，这个牛痛得不忍，吼叫直跑，到了上房的屋门里。

这牛跑到屋门前	头对房门往里钻	牛大猛力房屋动
东屋葛昆吃一惊	急忙站起那座位	走到外边仔细看
只见这牛凶又猛	这条大牛疯一般	撞的房子皆乱动
葛昆心吃惊胆寒	大喊一声说不好	这回真要倾死俺

姜氏闻听丈夫喊	不好二字非等闲	阮英必是下毒手
丈夫受伤喊凶连	站起身来往外闯	手提单刀到外间
人忙无心念宝剑	阮英正在窗外边	急忙由窗将屋进
看见宝剑欢了心		

葛昆听见牛叫的声音过凶，所以他才离了座位，来到外屋，只见这条大水牛将头钻入屋门，牛身子又肥又大，屋狭窄，将牛肚腹挡阻，焉能钻得进来。牛大力，所以房屋乱动，葛昆惊喊起来了：“哎呀，可不好了！”这一声喊，姜氏生了疑心，以为猴子着急了，无法可使，必是用什么暗器，打在她丈夫的身上。

着急来到外屋看	猴子得便添欢喜	拿去宝剑跳在地
急急速速一溜烟	夫妻不顾将他赶	只顾外屋把牛拦
两口单刀把牛砍	怕牛进屋乱胡钻	若叫这牛将屋进
屋小东西都完全	夫妻害怕将牛砍	砍的这牛回里奔
这牛奔出屋门外	不住吼叫满院钻	夫妻不敢往前去
角碰身上到黄泉	只可叫人来几个	哪个敢进牛身前
葛昆吩咐用绳绊	将牛绊倒用绳拴	从人答应说有理
绊倒这牛在尘埃	夫妻才敢进前看	这牛为何却叫唤

多亏人有主意，用大麻绳将牛绊倒下了，又用绳子将大牛

四蹄子拴在一处，绑好了，他夫妻这才敢来到了近前，仔细一看，这牛却是不住的乱叫。

夫妻向前留神看	这牛为何是疯颠	团着两睛不住叫
真正奇怪多异端	犄角上头连声响	水桶铁梁鞭绳盘
两个木桶全撞碎	只剩铁梁在上拴	众人看见说奇怪
为何挂在角上边	葛昆叫人举灯照	姜氏低头把身弯
曲腰睁睛看牛尾	屎门刀把露外边	姜氏看见道可恨
猴子弄的巧机关	你们大家看一看	尖刀塞下是这般
葛昆伸手将刀拨	拨出尖刀血直蹿	这牛疼的尾乱动
不敢放松牛绳拴	夫妻复又看中院	花盆鱼缸甚可怜

葛昆姜氏看见一院中的花盆鱼缸俱皆打碎了，碎鱼缸花盆堆在院中，实在的可叹。这才叫人把院了打扫干净，夫妻走入屋中，葛昆道：“姜氏娘子，你看着宝剑呢，你怎么也离了座位？”

姜氏一旁忙说道	因你外屋喊一声	哎呀一声说不好
我在屋中大吃惊	我想猴子下毒手	伤你之身我心疼
必用暗器把你打	我就急着往外行	中了阮英牢笼计
拿去宝剑一溜风	我到外屋去看你	并未受伤身太平
不言夫妻屋中事	又讲猴子小阮英	得了宝剑撒开步
出了庄院喜气生	紧一步来慢一步	一直来到树林中
到林约着有五里	来见云平把话明	云平等的心烦恼
眼见走来小英雄		

花云平在树林之中等候阮英，有一更天的时候，等到了五更多天了，等的着了急，往林外细看，只见阮英口打胡哨，花云平就知道他将宝剑盗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二弟兄汴梁欢饮 小阮英再盗宝剑

诗曰：

凡事总要苦琢磨 为因世上能人多
阮英巧计如诸葛 技艺高强真难学
葛昆隐藏透龙剑 好汉想偷甚周折
三盗宝剑能到手 树林暗中被人夺

这几句诗词说阮英三次才能将真透龙剑得到手中，前两次虽然费些大事盗取的宝剑俱皆是假的，这是后文回中之事，且说的是小爷阮英得了宝剑，急忙来到了这座大森林内，见着了花云平，自觉扬扬得意，拿来的宝剑，单手高举，说道仁兄请看：

高举宝剑道请看	云平一听面堆欢	总是贤弟手段巧
盗来宝剑非等闲	说着睁睛看宝剑	英雄一看吃了惊
接过宝剑我细观	贤弟中了人机关	这是一口假宝剑
白费一夜不虚言	真剑不像这样子	葛昆预备巧圈套
若是真实非小可	霞光万道彩千番	冷气嗖嗖扑人面
光辉朗朗透骨寒	一见妖邪自出壳	能杀精怪到黄泉
我在他家常看见	所以认得我能看	阮英听罢云平话
不觉羞愧面无颜		

小爷听见花云平说是盗的是一口假剑，大失所望，盗来的时候方走进树林，却有一团的高兴，一听说是个假的没了精神，半晌无言，正像个泥塑木雕的一样，默默无言。

小爷一听打嗨声	今夜我是白费工	可叹苦用好机谋
哪知葛昆比我能	皆因不识真宝剑	预备假借把我坑
今夜白白闹一夜	卑等明夜再调停	我还不服这桩事
一定要将剑盗去	别笑盗来假宝剑	明日我去细访清
真剑他藏在何处	如要盗来才算能	云平接言道且住
此事不可复去行	葛昆既然他藏起	恐怕未能知实情
必要放在严紧地	哪能得到你手中	依我良言将你劝
由此就算没有赢	明日我到他家去	说合与他赔个情

依我想来是这样办法为妙，贤弟你看如何呢？小阮英一听，摇头说道：“仁兄你不用替我担忧，这是个骑虎之势，欲罢不能，我自有主意。”

不劳仁兄担惊恐	宁可舍命不丢名	宁叫名在人别在
有人无名总是空	已经干的这光景	想要甘心实不能
别看今夜来盗剑	打赌还有两夜工	定要盗他真宝剑
如若不能姓字更	还要与他斗一斗	瞧瞧谁能谁不能
当初借剑应义气	应看道中朋友情	虽然与我交情浅
仁兄与他是结盟	听道你俩交情厚	如同手足亲弟兄
为何将你瞧的小	所以我才把气生	一怒我盗他宝剑
我看他不是宾朋	不怕惹怒要动手	较量雌雄比输赢

花云平劝了多时，阮英并不应允，定要三夜以内，盗取他的宝剑。花云平也就不好再说，二人在树林以内，等到天亮，阮英将夜行衣脱下来，又把

白天衣服更换。

阮英换衣天大亮	对着云平说其详	俺俩进城去吃酒
到了夜晚去商量	云平答应同着走	进入东门看各行
作买作卖人杂聚	士农工商各奔忙	男儿女儿在世上
何人留下能成双	雁飞无有不到处	人被利名牵世上
哥儿两个往前走	有座酒楼在路旁	二位好汉将楼入
楼上满座闹洋洋	二人找位分左右	过卖赶忙借桌张
应时当今四样菜	两位英雄饮酒浆	楼上吃酒留神看
旁坐二人道短长		

这二人在旁言讲相府拿刺客，把公子的眼目刺瞎了一只，现已派了一千名兵，围着相府巡更，若有能人拿住了刺客，赏黄金千两。小爷在旁边同着花云平吃酒，焉有听不真切么。

二位好汉听真切	官人言说要拿他	同着云平旁边坐
二人反倒笑哈哈	暗中说道真瞎眼	刺客现在不能拿
皆因没有见过面	楼上人多乱如麻	刺客在旁哈哈笑
怎能知道笑甚么	二人只顾言讲话	刺客在旁把话发
俺们哥俩快吃酒	出了酒楼去吃茶	二位英雄酒饭毕
云平算帐把钱花	急忙站起往外走	便把汴梁街道查
穿过大街走小巷	东京风俗甚可夸	二人用过酒和饭
去入树林就是家		

二位英雄在汴梁城里逛了一天，到了日落之时，走出了东门，又来到了这座大树林。花云平说道：“阮贤弟，你听见酒楼内吃酒的那二人讲究着拿刺客么？”

二人吃酒把话明	不知刺客在旁听	他要知道就是你
立刻拿住上绑绳	连我也要吃这苦	想逃一个万不能
你听反为哈哈笑	我倒替你担怕惊	怕他要是来看破
必要叫来众官兵	虽然贤弟武艺好	寡不敌众也难行
阮英点头说不错	仁兄言词真圣明	说话之中有更鼓
阮英急将衣换更	白日衣服全脱下	急忙换上夜行衣
仁兄在此等候我	又去盗剑赌输赢	全仗今夜这一次
盗取宝剑显我名	若要不能得到手	不但丢名亦无能

二人来到树林说话，约有初鼓，阮英复又将夜行衣换好，肩背单刀，说道：“仁兄还是在此等候。”花云平说道：“你去我也不挡，可有一件千万要慎行无误。”

遇事务要防且备	这次更比头次难	千万不可恃艺大
轻欺葛昆不容易	他的本领我知道	绿林之中好汉尖
他的女人多利害	妇道以内数她全	比她丈夫更巧妙
学的暗器胜似男	会能打标远又准	着人以上实难担
这次怕是有凶险	着急就要把脸翻	盗剑不可伤和气
贤弟莫把脸来翻	当初是我引领你	勾出盗剑这一端
如若将他真得罪	道中义气从此完	阮英答应说记下
不用仁兄叮嘱俺	小爷说罢往外走	出了树林一溜烟

话说阮英出了树林，径奔葛昆的家中而来，又到了葛昆的后墙，由后院跳进来，到了房后，见灯光朔朔照如白昼。小爷挖破窗孔，独自往里瞧看。

小爷来在窗儿外	眼由孔眼看明白	夫妻二人灯下坐
同饮茶儿口不开	不是昨夜那光景	哪有预备哪安排
手中也无擎兵刃	今夜我是要白来	却是知道我不到
这般情形真怪哉	阮英窗外心纳闷	此等情形人难猜
越思越想越发躁	今夜特来不应该	夜深夫妻要睡下
我在这里怎么挨	莫非等到大天亮	自己思想怒满怀
屋中夫妻无言语	阮英哪能把言开	偷盗哪能敢说话
无非暗中看明白	小爷心忙无方便	腹内暗暗口打嗨

阮英在窗外等了有二更多天，听见葛昆说道：“夜也深了，俺们安歇罢，猴子不能来了。”姜氏又问道：“他把假剑盗去了，你将真剑藏在何处？也去照看照看才是。”

然消	放剑之处人难晓	不能想到在哪搁	西马栅内插栅上
	作梦不能往那瞧	紧要之物放在外	这是想的巧妙招
	他必想到在房内	严密之处难找着	阮英窗外闻此话一心急躁全
	上去拿下无价宝	急忙来到马栅内	有口宝剑放毫光
	斩妖除邪美名标	得到手中乐滔滔	我可得了真宝剑
	若知此剑真和假	小爷急忙往外走	去见云平把话学
		下部书中知根苗	

第六十一回

二盗假剑阮英心羞惭 为盗真剑三进葛家庄

诗曰：

猴子生来有奇能 在他背后出英雄
三盗得了真宝剑 能入暗中抢透龙
身形无影人难见 拿去宝剑要显名
豪杰临行故露面 手拿透龙跑如风

诗词诉罢，话不多提。说书说至哪段结局，书照前文。上回书中交代，说的是阮英急忙来到马棚，看见果然有口宝剑，光辉夺目，将这口宝剑拿来带在腰中，出了葛昆的后墙，一直奔了松林而来，心中欢悦。

得了宝剑心欢悦 拚奔松林跑不歇 我可得了透龙剑
相府去斩那妖僧 两夜能将宝剑盗 绿林之中称英豪
一边跑着真欢喜 见了花兄话好说 叫他瞧瞧这一次
盗来真剑事完结 不枉云平指引我 他也人前有话说
我的本领算出众 江洋道上称得爷 有始有终话又准
不是胆大把身舍 板上钉钉一样般 总要甘露有断绝

阮英得了这口宝剑，心中快乐，跑进松林，远远的就说道：“花兄，这一次我已把真透龙剑得来了。你看看。”说罢将腰中带的宝剑拿将下来。“花兄请看，难道说这还是一口假剑么？”

云平伸手接过剑 仔细观瞧验假真 剑倒光辉夺人目
云平喜欢把话云 这回可是真宝剑 不枉贤弟你用心
怎么盗来这口剑 你对愚兄说原因 阮英从头始末讲
云平闻听少精神 等我取出看一看 还怕白费你殷勤
说罢左手擎剑起 右手抽出宝剑身 云平抽出剑一口
留神细看剑不真 又是一口假宝剑 贤弟又算白费神
阮英闻听说不对 假剑如何分一分 假的焉能毫光放
冷气怎能侵人身

花云平先前看见阮英取来的宝剑，果然毫光起放，想是一口真宝剑。及抽出一看，原来又是假的。阮英问道：“假剑那能发光呢？”花云平仔细观这口宝剑，剑柄却用大珍珠镶嵌，所以瞧见放光，又在黑夜。

剑柄又用珍珠镶 黑夜它能放毫光 这回又中他巧计
假说真剑马棚藏 诳你好到马棚取 叫你盗剑白慌忙
贤弟不知盗此剑 葛昆巧智真高强 今夜既然又中计
若要再去事不祥 他将真剑藏密处 尽用假剑把你诳
你若不服再盗剑 再三必要你招殃 真剑必叫你难找
哪能知晓在何方 依我良言听我劝 俺们哥俩要商量
阮英闻听这些话 小爷不由气满腔 我还不服这桩事
三盗透龙显刚强

阮英闻听花云平之言，说道：“仁兄你不要阻挡，放长线拿大鱼，这还有一夜之工，别看我两次盗来的假剑，第三次一定将他的真剑盗来我才甘心完事。”阮英说道：“三夜盗不来宝剑，才算完事。这才两夜，我焉能甘心？”花云平说：“兄弟你不必再去了。再要去，三盗宝剑，不但不能将剑盗来，

反要招出大祸来。怕的是他夫妻预备埋伏，祸到临头悔之晚矣。”

劝你不必再盗剑	三次怕是难平安	怕他埋伏将你害
暗中伤你非等闲	若是明枪容易避	若用暗箭防备难
兄弟不听良言劝	一定要去第三番	再一再二还可以

哪有一个再第三	何必定要斩妖怪	他与贤弟哪样冤
奸相用他作恶事	报应循环有上天	善恶到头终有报
天网恢恢不虚言	贤弟何用苦盗剑	叫他一命到黄泉
依我意见不可去	夫妻必有巧机关	如若不信你就盗
我也不好深阻拦		

要依着花云平，这次就不让阮英三盗透龙宝剑，在松林内苦劝，阮小爷不听良言，一定要把真剑偷盗。花云平也不好阻挡。哥儿俩又等到了天亮，小爷将夜行衣脱下，将白日衣服换好，走出松林去了。

哥俩等到天大明	小爷急将衣服更	走出林外将城进
进了东门细睁睛	士农工商各生理	人活在世为利名
争名夺利无了休	混水鱼儿一般同	高低不齐有贵贱
也有富来也有贫	荣枯有分人不晓	劳劳碌碌苦求忙
二位好汉街上走	先用酒饭后茶羹	等到日落出城外
还是归入内松林	待到初更去行事	阮英换衣把话明
单看今夜这一计	三次盗取剑透龙	如若盗来真宝剑
也该阮英出大名		

话说阮英等到初鼓，说道：“这次成功，也还算罢了。倘若不得成功，将我平生之名丢尽了。”花云平又接言道：“我劝你不听，我也不好再劝你了。”

云平这边又接言	贤弟留神听周全	这次不同前两次
葛昆必要防备严	兄弟要你多谨慎	行动千万仔细观
不可失神与大意	一差一错就算完	不如我同你前去
我在暗中把人看	恐怕这次要反脸	我好出来共相掺
阮英摆头说不用	你要跟去不是玩	葛昆看见你露面
火上添油一样般	你若帮助盗宝剑	被他知道不算奇
为甚你俩伤和气	朋友之交不算轻	就是不能反了脸
日后他必落怨言	云平点头说是理	贤弟去去再回来

小爷挡阻花云平，不叫跟去，花云平也要跟随。阮英说道：“花兄可不许你偷走，该是在此林中等候于我，才是义气呢。”好汉说：“你去罢，我等着你，还要看你盗来的宝剑，看看这剑果是怎样。”

小爷辞别花云平	转身出了松林中	直奔葛家庄一座
三次偷盗显奇能	五里之遥路不远	转眼来到庄子中
翻墙入院跃上房	仔细察看屋内情	屋内灯光明又亮
照如白昼一般同	小爷取目往里看	没有葛昆在屋中
只剩姜氏人一个	坐在床上独对屏	地下使女人几个
不见葛昆因何情	这桩事情真奇怪	莫非暗中把事行
必是他去看宝剑	怕我盗去将他迎	这次真要加严紧
如若丢剑似丢名		

瞧见没有葛昆，小爷疑惑他必是暗中去看守着宝剑。这次真要小心严看，

加上苦工看守。这夜的工夫了，他也知道我也定要来了。正在紧要之时，谁肯大意懈怠丢了宝剑？

小爷窗外自思想	各自都要显刚强	一夜之工加严紧
定要防备行不良	倘或丢去无价宝	三夜苦工白费防
葛昆暗中去看守	有人盗剑必招殃	善罢干休哪能让
一心定要把人伤	花兄叮嘱吩咐我	这事必得细思量
小爷想了时多会	一抖身形耸上房	穿房过屋留神看
书房以内有灯光	听见屋中人说话	大哥二弟论短长
阮英落地屋中看	手指挖破书房窗	顺着窗孔往里瞧
二人吃酒举杯觞		

小豪杰穿房越屋，找到了三间书房，屋中有灯光。挖破窗孔，往里观看，原来是葛昆同着一位英雄吃酒。但见那人约有三旬向外，赫赫的站起身来，约有身高九尺，不足一丈，肚大腰阔，胸宽背厚，膀阔三停，生成的齐整胖大。

面如紫枣一般样	一部胡须卷着生	两道浓眉配圆眼
颧骨高耸有威风	狮子鼻头宽又大	口如四字一般同
里头衫用黄缎做	绢帕缠头麻花拧	上穿素缎小夹袄
五彩丝带系腰中	黄绫棍裤多利落	小尖靴鞋足下蹬
外罩一件英雄服	团花朵朵缎大红	钮门钮扣全不系
闪着衣襟露前胸	生来却像英雄样	不知他有甚么能
小爷看罢明白了	请来帮手守透龙	

看见这个人，阮小爷疑惑必是葛昆他请来的帮手，好一同看着透龙剑的。非也。书中交待，这位好汉，是由莲花岛而来。此人姓于，名字叫占鳌，有个绰号叫沉江龙。他与葛昆交厚，常来这里瞧瞧。

常常来看好宾朋	他与葛昆有交情	今日又来留住下
二人灯前饮刘伶	酒逢知己千杯少	语不投机半句多
于爷吃酒提起话	仁兄你有何事情	方才我也未听准
与谁打赌论输赢	仁兄对我从头讲	望祈兄台说分明
葛昆这边忙说道	有个猴子叫阮英	绿林之中人人晓
花爷领到我家中	来借我的透龙剑	猴子胆大要逞能
欲知于爷说什么话	下回书里说分明	

第六十二回

葛昆遇知己泄露真言 阮英池中盗得透龙剑

诗曰：

豪杰虽小有大能	树林暗中隐身形
依仗避法冠妙奥	抢夺阮英要笑声
二位英雄随后赶	路途之上遇顽童
一个倒比一个巧	能人以外有英雄

诗词诉罢，闲言不表。上回书中，说得葛昆同着于占鳌吃酒，提起了与阮英相赌，盗取透龙宝剑。有位朋友花云平领了来的，阮英先要借这口剑，我不借，阮英就要来偷，相赌在三夜以内盗去宝剑算赢，过了三夜就算输了，这已经盗了两夜了，就这一夜的工夫，看他怎能盗去。

头次盗去是假剑	他的巧计有千般	鱼缸花盆全打坏
一条水牛在黄泉	虽然用计盗去剑	是只假剑心不欢
二次又来将剑盗	我在屋中使套圈	

第二次他又来盗剑。明知他在窗外暗听，我在屋中言语。我说把宝剑藏在西马栅，他到西马栅看见，必当以为真的。我将宝剑把珠镶好，到了夜晚必能起放毫光，所以他看的是真宝剑。葛昆又说道：“我叫他把宝剑擎了去，不但不能斩妖僧，反惹大祸。”从头至尾，始末原由，对着沉江龙于占鳌说明。于占鳌听罢，问道：“他两次盗去假剑，你将透龙剑放在何处？倘被他盗去怎么了得？”

二人吃酒把话明	皆因遇见知己朋	也是葛昆多吃酒
酒能乱性是实情	酒要少吃是正理	要是带酒就说明
葛昆酒醉说实话	于爷偏要问实情	你的真剑放何处
也得小心查看清	葛昆回答说不用	阮英想到万不能
他也不能回来了	得去宝剑乐无穷	万也不能再来盗
就是再来也不中	放剑之处多巧妙	藏在鱼池难知情
鱼池水深五六尺	打个铜匣里边存	鱼池朝背有石洞
还在水中有深坑		

“我打了个铜匣子，将宝剑藏在匣内。花园的当中有个养鱼池，里面用石板砌好的，水深五六尺。靠着北边挖了个深坑，约有三尺有馀，宽一尺，长有四尺，将铜匣放在坑内，上边又用青石盖匣上面。”葛昆带酒，只顾在口中说出放剑之处。阮英正来盗剑，暗中躲在窗外，将话全都听了。阮英来到花园，找到了花园的当中，果然有个鱼池，是个长方的样式。长里些有两丈馀长，宽里些有一丈馀宽。池边俱是石条砌着，内里有水，池中还种着莲花。真正可观可看。

阮英找到养鱼池	弯腰低头看端底	养鱼池儿真不错
内有荷花栽半池	不知水深与水浅	问路石子投边里
只听咕咚一声响	虽然不深加仔细	小爷此刻无及奈
下水穿来夜行衣	扑通跳下鱼池内	水到胸膛一般齐
阮英水里奔正北	放剑之处早得知	将头入水伸手提
双手搬起青石板	往旁一抛响声齐	伸下手去探虚实

阮英跳下鱼池，找到正北，用脚踏着了青石板。将头进在水内，屏着一

口气，曲下腰，伸双手抓住石板，两膀展力往旁边一抛，挖开石板。伸手往下探着，果然有坑。又往下用手一摸，摸着了铜匣。宝剑必然在内，心中甚喜。

摸着铜匣好喜欢	宝剑必然在里边	铜匣著上有铜锁
这样小心算紧严	阮英用手拧坏锁	单臂使力把盖掀
掀开匣盖伸进手	宝剑在内是果然	剑把丝绦系的紧
将剑提出匣外边	急忙挺身出水面	还要起来仔细观
左手擎住宝剑匣	右手抽剑吓一跳	只听刷拉一声响
霞光万道透胆寒	瑞彩千条扑人面	冷风嗖嗖果非凡
对着星斗来照看	透出金龙剑上盘	张牙舞爪上下绕
二条活龙样一般		

阮英得了这口真透龙剑，这一回还怕是假的？方才在窗外听见葛昆他说的怎样的式样，就照他所说的方法细看，就是起毫放光。用单手高举对着星斗的光辉一照，果然透出两条金龙，盘绕在剑上。

剑上果然透金龙	此剑利害不虚情	这次得了真宝剑
奸相府内斩妖僧	杀了妖僧我留下	想要送回万不能
我算得着无价宝	此宝剑价值连城	到处斩妖除邪怪
绿林之中算我能	倘能有个这桩宝	剑赠烈士正相应
抢出斗胜把名显	暗里夺真称英雄	思想多时心欢悦
手提宝剑出水中	跳上鱼池剑入壳	将剑带好往外行
将身耸到后墙外	撒腿迈步跑似风	一直跳进林子内
来见好汉花云平	小爷好把假话明	云平等到四更后
不见阮英他回音	抬头看见有人到	云平这边忙使声
莫非合字回来了	阮英林外把话明	合字黑数张年倒
去越马子将剑容	子孙窑内添帮手	今夜两个是月丁
显出真门真利害	真万人称沉江龙	亮了青子就动手
卞托我算风硬丁	不见宝剑藏何处	我去反到败下风
见事不祥我撒水	扯乎我才逃了命	云平并肩帮助我
前去卞托斗雌雄	云平闻听道中话	这是贼语他更明
好汉闻言无名动	必是姓于沉江龙	名叫占鳌我知晓
真敢胆大要逞能		

花爷闻听“合字”是伏计，“并肩子”是奇门倒了，“张年子”是时非运气不好，“黑数天”是晚间，“越马子”是跳墙，“子孙窑”是住家，“月丁”是绿林，“亮青子”是抽刀，“卞托”是动，“风硬扎手”是敌不住，“撒水”“扯乎”是打败跑回。

阮英说的是假话	气坏云平怒气发	好个胆大于占鳌
真敢不义帮助他	道中义气应解劝	真要这样动杀法
我要帮你将他找	帮你一定把他拿	强者存来弱者死
谁的手快将人杀	我到不服他帮助	今夜叫他试试看
江洋道上应合字	不该帮他把俺剃	云平说着心起火
气的英雄战达达	一口单刀抽出壳	俺们哥俩到葛家
阮英伸手忙拉住	小爷反倒笑哈哈	

阮英看着花云平越说越动气，抽刀就走，阮小爷急忙拉住，反到哈哈大笑，说道：“仁兄，你不要动气。我这有东西，你先看看，看完了再去找他

算帐，也不为晚矣。”

兄台不必把气生
阮英伸手哪曾停
花爷睁睛留神看
冷气扑面令人惊
贤弟交我仔细看
单手抓住剑绒绳

看完这桩你再行
腰中取出一口剑
这口宝剑大不同
宝剑他还未出壳
小爷进前双手呈
欲知宝剑真和假

云平止步说何物
仁兄将剑要认清
不像先前两口剑
若要出匣了不成
云平伸手接过剑
下回书中说分明

第六十三回

避法冠下时长青接剑 阮英寻剑来至金家滩

诗曰：

天地生人接五行 万物之灵必非轻
从小学成文武艺 不与帝王身受荣
一邪一正皆可以 总归绿林也留名
金贵虽小有巧艺 英雄之中算他能

花云平看明，将宝剑插入剑壳，双手递给阮英。花云平又道：“贤弟，你把宝剑带起来罢。”往前一递，觉着有人接去了。阮英伸手来接，宝剑就没有了。阮英说：“花兄你倒把宝剑交给我呀，为何又不交给我？你要带起来，你就带着罢，何必这样取笑？”

云平回说我不带 还把宝剑你自怀 你要不带还交我
为何不交藏起来 仁兄不可这样耍 说交不交好怪哉
难道我把剑藏起 赖你未交要话来 你我本系知己友
不是三岁小婴孩 云平说是真奇怪 此事叫人猜不开

阮英疑惑着是花云平耍笑。二人俱是一样心事，疑惑是耍笑，说：“我并未伸手，甚么时候接过剑来呢？你要不信，过来搜找。我还未动身呢。观看观看，我还能藏在了何处？”花云平着急，说此事异样。

花爷着急说异样 甚是邪行必非常 你我对面交宝剑
又未惊动这地方 我也不能心不善 你又不致安不良
这桩异事真奇巧 情理之外事不祥 你我非是不义友
知己知彼不荒唐 阮英接言事不错 这桩奇事难参详
云平急的连声喊 热汗湿透他衣裳 阮英也是心急躁
不由阵阵气满腔 二人急到天大亮 阮英复又换衣裳
白天衣服全换好 对着云平细商量 若依我想有来历
暗中必定有人藏

哥俩在松林相对着急，直到天亮，阮英说道：“依我想，这树林内必然暗中有人接去宝剑。”花云平说：“不对。别说甚么能人焉有不见面之理！依我说林内必有邪祟。”两位英雄正然谈论失剑的奇怪，忽然间旁边有人接言：“你们的宝剑是我接了来。不用着急，等我希罕希罕再交给你们。我也不能长希罕这口宝剑。是我接你这口剑，你们不要胡乱言。”

方才我游松林过 看见你等在里边 讲论此剑是宝贝
斩妖除邪非等闲 就在暗中留神看 宝剑果然是非凡
剑光万道起毫色 瑞彩千条透胆寒 你们夸讲宝剑妙
我在暗中也喜欢 这位看完交给你 我就接来带身边
方才你们难知晓 好些工夫我接言 不必胡疑是邪怪
原来是我耍笑玩 怕你不知乱胡想 故此说明就是俺
等我将剑希罕够 必要把剑送回还 原璧归赵不失信
此时要回难上难

花云平阮英二人听见旁边有人说话，则看不见人，听其声不见其面，真是异事。二人说道：“听见你说话，怎么我俩看不见你？你到是个谁呢，报报名才是。”“你们要问，就是我，甚么叫看不见呢？不

怨你们看不见我，是你们没把眼睛睁大。”

不是你们看不见	自把眼睛未睁开	好好睁眼看看我
要你留神看明白	才是你们眼空过	眼空四海大不该
看我人小瞧不起	眼高不能看婴孩	二人闻听这些话
不由着急怒满怀	说话之处仔细看	这回眼睛真睁开
瞧见一人旁边站	果然是个小婴孩	年纪约有十几岁
齿白唇红瘦腮	前发齐眉后盖顶	绣花小袄粉又白
蓝缎裤子多丝罗	窄腰快靴站尘埃	

这一会哥俩个才看见他了，原来是个约十二三岁小孩子。姓时，名叫时长青。梁山有位时迁，是他的一族，也是个绿林。方才接去宝剑，怎么没看见呢？他头上带一顶避法冠，乃是一桩宝贝。

皆因头上带宝贝	避法冠算天下无	此冠带在人头上
能可避人遮眼珠	站在眼前瞧不见	无价真宝不含乎
方才他由松林过	听见哥俩实说出	他听此剑这桩宝
自己打算在肚腹	脑中盘算主意定	来到面前看清楚
此剑果然金光显	毫光万道剑不俗	急忙伸手拉过剑
避法冠遮他眼珠	所以二人看不见	两人一样心糊涂
此时将冠拿下来	再去看他才显出	

眼睁睁的看见时长青在面前站立，方才怎么看不见他？不

知有这桩宝贝带在头上，人就看不见。拿下来，就可以看见了。闲言抛开，书归正传。说得是花云平、阮英看见时长青手托着一顶冠，身带着透龙宝剑。

手托头冠身带剑	嘻笑言开站面前	阮英看罢忙问道
姓甚名谁对我言	家乡居住要实讲	快把宝剑交回还
那人闻听连拍手	想要宝剑难上难	等我将剑希罕够
你再等过一二年	阮英闻听气炸肺	好个孩子耍笑俺
量你又有何本领	依仗邪法胆包天	好好还剑无话讲
牙崩不字难容宽	小爷抽出刀一口	一怒叫你到黄泉
云平也把单刀提	不怕你能飞上天	那人闻听哈哈笑
撒腿迈步一溜烟		

二人问他名姓、家乡，他也不说。要宝剑，他说的要听好：“再等一二年罢。”见面为何不拿住他呢？怎么又容他说了这些工夫的话呢？列公有所不知。先前只想他是个道中的朋友，必是耍笑，前来献技。

无非年幼把气淘	不料他是真抢剑	要剑他就不回交
问他名姓也不报	这才气坏二英豪	惹恼二人要动手
各人抽出一口刀	那人一见反倒笑	并不害怕乐滔滔
转身大步撒腿跑	二位英雄那能饶	手提单刀随后赶
大约你也难脱逃	逃出松林不见面	两个好汉发了毛
这个人儿真奇巧	阮英一面把话学	花兄你看他在哪
将他拿住把皮剥	二人着急无处找	

说及了二人举刀，向那人下手要拿他了，他撒腿就跑。二人持刀追赶，赶到松林以外，那人踪影不见。二位英雄正在着急，忽见在对面那人又露出来了，说道：“你俩不用发毛，细细的观瞧，我在这里等候你们两个。”

二人观看瞧细睛	对面怎他把话明	我在这里你们看
---------	---------	---------

不觉站住发愣怔	二位好汉撒腿赶	那人见追跑似风
复又赶有二三里	不见那人影与踪	二人止步说奇怪
忽有忽无人难明	林中能人多多有	从来未见这样能
莫非他会妖邪术	宝剑岂能把他容	说他没有那法术
行走不见他的踪	这桩奇事真少见	叫人难明这事情
二人纳闷难自解	真乃叫人闷心中	正然思闷那人事
又听远远发喊声		

又看见了那个小人，手托着他的自带的那顶头冠，站在大路上，不住的哈哈大笑。说道：“你俩不用歇息，还是追赶我罢。”为何又说他的手托着自己的头冠呢？方才交待的明白，他要将这顶避发冠带在头上，别人就看不见，若不带上，就能看见他了。说话二位英雄又见那人显露出来，说道：“你们还是追赶，不要歇着气的。”二人直赶了半天的工夫，又赶了多时，索性连面也看不见了。二位英雄跑的又饥又饿了，紧往前走。几里路前边，有座镇子。二好汉进了镇，乃是东西大街，中路北有座酒楼。二人走入酒楼，依着搭扶手，踏梯上了楼。看见楼上人多，酒楼甚是热闹。

酒楼以上人多众	士农工商饮刘伶	也有庄家与买卖
还有手艺共庄农	三三两两来议事	呼弟唤兄乱哄哄
二人找桌忙落坐	小二前来把话明	搽抹桌子小菜放
二位名姓都问清	二人吩咐要酒菜	过卖这边语高声
应时当令佳肴菜	然后要酒状元红	高声唤口全要好
聚音入耳都现成	酒菜摆在桌案上	二人这才将饥充

二位好汉对坐，酒菜不多，一时酒饭用完。阮英叫过小二来，将酒帐清了。花云平对着阮英说：“兄弟我有银子未用，让我付了罢。”正然说话，酒楼上的掌柜的急忙走来，到二人桌前。掌柜说话，

对着二人把语明	二位爷台仔细听	这位姓阮名英字
那位姓花名云平	是你二位对不对	二人点头连声应
不错正是有何事	掌柜复又把话明	方才有位小壮士
他与二位有交情	因在树林借宝剑	他给二位把账清
留存本店银五两	爷台不用开付铜	那位壮士会过了
吩咐二位莫谦恭	二位英雄闻此话	尊声堂柜留神听
可曾问他名和姓	家乡住处可问明	掌柜回答说问过
他说二位知的清		

掌柜的说道：“那位小壮士与二位爷台会账的时候，我问过他的名姓。他说不用问名姓，他说花爷、阮爷，他们二位知道。叫我提说在树林子借宝剑的那位，他们就明白，必然知道名姓。”

壮士叫我提借剑	你们二位知的全	二位与他交情重
所以才会酒饭钱	告诉二位莫让谦	知己之交不套言
先到柜上存银两	会账馀剩再找完	二位英雄说不用
与他存着理当然	掌柜不必多说话	我们不用他会钱
掌柜闻听说可以	那位壮士吩咐严	二位爷台要还帐
这件事情不敢担	二位英雄出无奈	自可应允这一端
二人又气又是笑	哪有这等耍笑玩	掌柜将钱忙取过
五两馀剩下找完		

酒楼上的将五两银子，换钱如数找清，把剩下的钱拿过来交还明白了。

二人也不好不收，只是给了许多的零钱，将找来的钱花云平就装起来了。

二位英雄装起钱	对着掌柜把话言	会账之人哪方去
那人今日在哪边	掌柜回答说知道	壮士临走吩咐俺
他说前边等二位	有个地名金家滩	千万有请到那里
今日必要到那边	不叫二位发急躁	借的宝剑别挂牵
他说必要加谨慎	三日以内准送还	朋友之交言有信
不能失信过三天	怕是二位多思虑	借他宝剑不是玩
他本年幼多大意	失了宝剑谁敢担	既要借他必后悔
犹犹豫豫不魁元	二位好汉闻此话	半晌并未答回言

二位英雄闻听酒楼上掌柜的这些话，不好答言，又不好不说话，为难多会，所以半晌无言。又想哪有对面说话不答言之理，二人只好点头说：“我们知道了就是。”

我二人点头说道	掌柜尔不必唠叨	他既有处要等候
自然能够找的着	掌柜回言又说道	受人之托要相交
那位壮士虽幼小	所说言词不轻薄	说是二位与他好
朋友之交不能抛	借剑之事必知晓	说你二位是英豪
四海以内交朋友	天下远扬美名标	提起二位人人敬
仗义挺身把友交	挥金似土一样般	一定要将孟尝学
借剑之恩不敢忘	后边送我路途遥	他道心中过不去
叫他难忍又难熬	二人暗暗将牙咬	这个孩子真逞刁

阮英花云平听见这一套的言词，虽然着急，又不好明说，只可以急中说道：“这个孩子，他真会斗闷。”二人暗中恨忿。这是二人腹内之话，并未说出口外。

二人说罢站起身	还恐掌柜往下云	抱拳拱手朝外走
掌柜跟着送出门	二人出了开封镇	照着大路往前奔
弟兄行路把话讲	这个孩子甚么心	他又去酒饭账
又与我们多留痕	想那他心是怎样	说是等候有信音
打听金家滩所处	好到那里去存身	我找孩子问一问
他的名姓何处人	大约必是江洋盗	不然夜晚在绿林
见面说出他来历	一定要问他个真	若要真能讲气义
全然勾销无话云	如果逞能显他巧	必要叫他命归阴

弟兄走路，言讲这个人实在的可恶，见面时再说再议罢。世上能人虽有，可没见过这个样子的能人，要跑着看见却又不见。花云平接言道：“兄弟你可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二人抬头看见前边就是黄河北岸，岸上俱是一带的树林。花云平看见树上有一个小孩子，不过八九岁，白胖的肉皮，头上挽着双抓结，拴发际是用红头绳，赤身露体，未穿衣服，只穿个大红的兜肚。

云平抬头仔细瞧	树上有个小顽童	大约不过八九岁
未穿衣服把身精	他在树上蹿又跳	如在平地一般同
云平这边叫贤弟	抬头看见小孩童	这样玩法世间少
这个婴童果然能	猴子抬头留神看	这才乐坏小阮英
见个树上上下蹿	就像鸟雀有翅能	穿林燕子急又快
恰似展翅会飞腾	这枝蹿到那枝上	如同飞禽能腾空
孩子玩法真巧妙	若要长大了不成	二位英雄连夸讲
不住赞美孩子能	慢说童子数他巧	能人之中算头名

要看婴童他的艺	俺俩比他难并肩	活把俺俩要羞死
叫他一比俺不行	孩子算个大好汉	俺俩算是不英雄
飞檐走壁多多有	窰房越屋有人能	高来高去能学会
上高如同走川平	世上或也有几个	来无影来去无踪
踏高楼上如平地	这些能会有几名	从没见过这样技
今日俺算开眼睛	俺俩倒要看仔细	瞧瞧孩子他的功
当初难为怎学练	他才长了几年功	就让他学能几载
落草降生七八冬	哪能胎里就学技	孩子他怎这样精
莫非不是凡间子	想是甚么一精灵	正是二人看高兴
连连夸讲不住声		

这把二位好汉看的眼目都花了，夸讲不尽。只见那孩子还在树上躡枝过梗，就像鸟雀那穿树枝的一样。花云平说：“兄弟俺哥俩今日算开了眼了，从未见过。”方才话表，阮英、花云平二位英雄，正然观看这小孩子在树上玩耍，真算巧妙。忽然间，看见小孩子在树上一脚踏空，手搬树枝，呀呀一折，那个小孩子由树上往下一跳，那枝树干正落进河岸里边一丈馀长，把个小孩子咕咚一声响就跳了河内，倒把二位英雄吓了一跳。

只听咕咚一声响	正在跳了水汪洋	水深不见孩子面
白浪滔滔水茫茫	二位好汉正急躁	不通水性白慌张
俺们哥俩不会水	瞧着孩子一命亡	可惜孩子八九岁
跳在河内命无存	叫人可叹他的技	树上玩耍世无双
树枝上的似鸟雀	如同飞腾真也行	他是故意叫俺看
不想跳河见阎王	也该孩子大数到	若要长大谁能降
他才几岁能这样	长大成人谁敌强	

看见孩子掉在河内，阮英说道：“这个孩子也该他淹死。要叫他长大了，谁能敌的住他呢。”花云平接言说：“兄弟，要依我看，这孩子想不是个真人，必是河内的妖精。若要是真小孩子焉能在树上那样的玩耍。”

依我想来是妖精	他在树上那样能	河内妖怪出了水
他能变化小孩童	皆因无人上了树	那样玩耍会飞腾
也是他的道行大	他才有能变人形	正在树上来玩耍
必是听见我俩声	他才假的跳入水	妖精怕人察事情
阮英点头说有理	仁兄想的果然通	总是兄台你年长
断事如神一般同	见事已多智谋广	四通八达无不明
云平回答说过奖	你我何必用奉承	正是二人言谈论
听见水面响呼隆		

二位好汉正然说话，忽然听见水响。呼隆一声，只见那个孩子由水内钻出来，双手抱着个大鲤鱼，真乃金翅金鳞的好鱼！

孩子出水怀抱鱼	上了河岸笑嘻嘻	往前走了五六步
将鱼放在地埃尘	口说看你哪里跑	拿你家中烹着吃
足够父母用一饱	明日河内再摸鱼	二位英雄心纳闷
这桩事情世间稀	二人急忙往前奔	孩子面前把话提
阮英扯住孩子手	姓甚名谁何处居	孩子回答说“不远”
金家滩到正五里	姓金名字叫金贵	有个外号水耗子
方才树上我玩耍	看见河内有鲤鱼	跳下水去将鱼抱
鱼在水内跑的急	赶出多远才拿住	我要回家把鱼吃

二人盘问他，这才说叫水耗子金贵，在河内北边五里远金家滩居住。花云平又问道：“你贵庚几何？”金贵回言：“小呢。今年我才九岁。”二位好汉点头，看他也不过十岁，果然的不错。

看他不过十来岁	九岁就能这样行	阮英复又来问话
可有父母在家中	金贵回言说全在	我的父母五旬零
请问二位名和姓	家乡住处对我明	阮英说是叫猴子
报他外号就知名	金贵接言知道了	你是猴子阮英兄
请问那位他尊客	阮英说道你分清	蹋雪无痕是此位
金贵就知花云平	原是阮花二兄到	都是线上好宾朋
并肩合字不系外	我请二位到家中	久闻大名未见面
如同皓月在当空		

两下里都盘问了名姓、家乡居住，才知道小孩子是水耗子金贵，方才九岁，无人知晓。阮英又问他爹爹，乃是穿山甲金亨，是在《大八义》上膈飞虎的后人，大有声名的好汉。

提起他父叫金亨	江洋道上大有名	二位英雄才知晓
金贵虽小有大能	金贵这边又问话	二兄到此何处行
二人闻听说有事	为追接剑人一名	从头至尾说一遍
始末原由说的清	三盗透龙费大事	千方百计用苦工
非同容易盗到手	奸相府内斩妖僧	到了树林看宝剑
暗中之人显他能		

金贵请二位好汉到在他家中。一边走路，带着说话。提起来到此，必然有事，这才说出三盗透龙剑之事，进了松林，阮英说：“我把宝剑交与花兄观看。花兄接到手细看宝剑，这回是真剑。看完花兄递给我，我还未接宝剑，被暗中人将宝剑接去。不知又是何人。”

这桩奇事甚罕然	叫人难测巧机关	不见此人在何处
观不见他在哪边	我们哥俩正纳闷	他在暗中把话言
听声不能见其面	听他说话人难观	忽然他就露出面
此人也是不大年	看他不过十几岁	向他要剑不交还
若我哥俩动了怒	各抽单刀奔上前	方要举刀将他砍
忽然我就无处观	忽然之间看不见	要想找他看他难
如若不找他露面	叫着号儿在眼前	

“提起那个暗中人，实在的可恶。要是追他就看不见，要是不赶他又露出来了，站在前边叫号。忽见忽不见。我们哥俩追了一日，到了开封镇。我哥俩跑的饿了，进了一座酒楼吃酒，他早就存下五两银子先给我们会去了饭账。”

先在酒楼存下银	与我哥俩会饭钱	吩咐掌柜好些话
拿我哥俩耍笑玩	叫他掌柜要说道	掌柜实说未敢瞒
就说借剑那桩事	我们二人知周全	树林之内交宝剑
我们待他恩未宽	既借室剑别后悔	出乎反乎不魁元
告诉今日有等候	前边有个金家滩	金家滩内必会面
准将宝剑交回还	说明要在三天内	交回宝剑不食言
临时剩下如数找	不说名姓找他难	

他二人对着水耗子金贵将事说完，就是不知道那人的名姓住处。要有人能说出他名姓，就好找他了。金贵接言说道：“要找那个人，我就知道，他

也不是外人，他是当初居住梁山的后人。他名叫长青，有个外号称他形无影，也是个绿林的好汉。

他是绿林一英雄	江洋路上也有名	就在西边不很远
时家寨中有门庭	离此约有二十里	我去无非一眼工
我与他的交情厚	是我的知己宾朋	二人闻听添欢悦
你必能知他实情	跑着因何看不见	要对我俩说分明
金贵说是我知道	他有宝贝在身中	避法冠算真奥妙
带在头上看不清	若要拿下人就露	人人看见他相形

金贵这才说出身形无影长青，他有桩宝贝，叫避法冠。要戴在头上，是一顶头冠，别人就看不见他的身子了。若要拿下来，就能看见他了。所以能叫你们忽见忽就不见，原来是避法冠的缘故。

宝贝名叫避法冠	无价之宝真罕然	带在头上人难见
所以接剑耍笑玩	你们不用把他寻	就在我家等三天
此物还未希罕够	三天他就希罕完	我保准能送回剑
不能诓去卖银钱	那个朋友好玩笑	接剑逃跑酒钱还
他最喜悦真宝贝	必然想到他身边	这桩宝贝他知晓
三盗透龙费大难	又知他俩是合子	焉能不还落怨言
我料他必未看够	无非等过两三天	三日如若不送到
我再找他反掌间		

我管保准能送回来，必然交还剑宝。等到了三天，他若不送回来我领二位同到他家中。三人来至金家滩金贵的门首：“你们二位暂且门外等候。”

我先把鱼送回内	二位门外等候我	对我父母要回禀
然后再请进房屋	二位好汉说可以	今见老人孝敬无
应当有个见面礼	赤手空拳理不足	金贵摇手说不用
二位老人不糊涂	说罢转身将门进	不到上房进后厅
吩咐厨司好好做	干烹鲤鱼吃要酥	厨房答应说知道
金贵复进上房行	见了父母忙回话	从头至尾说清楚
金亨闻听这些事	夫妻二位把儿呼	提起阮英他的父
那还是你一盟叔		

金亨闻听的阮弱方的后人阮英，还有花荣的后人云平，全不是外人，急叫金贵出去，快把二人请进，不要怠慢。金贵就急忙跑出来说道：“二位快些请进安坐，再作计较。”

二位好汉说不敢	一个请字不敢担	二人迈步往里走
来到上房屋里边	见了金亨夫妻面	阮英云平齐请安
夫妻两位忙站起	手拉阮英仔细观	二人侧身落了坐
金贵就把茶来端	茶罢放盏忙叙话	阮英他先把话言
伯父刻下家中坐	积下多少银子钱	金亨回答说无有
苦守贫家过贱年	说话勾出一桩事	却从口出是实言
也该阮英身招难	下回书中说周全	

第六十四回

阮英盗赃银贪心不已 金亨起歹心锁他柜中

诗曰：

人心隔肚是难防 金亨不应起不良
领去猴子盗银两 不该将他锁在箱
多亏师父留妙物 险些性命被他伤
逢凶化吉灵机巧 阮英把他用计诓

话说阮英向着金亨说道：“这些年也不在道中，又不能远出，难道说家中老母伯与兄弟都不穿衣吃饭么？”金亨道：“我这几年全指着蔡京养活了我一家人的性命呢。”阮英又问道：“老伯爷必是与蔡京有交情。”金亨说：“没有交情。”阮英说：“既没有交情，又为何着他养活了昵？”

阮英复又问细情这桩事情我难明养活一家非小可

请示伯父要说清 金亨回答你不晓 要你留神仔细听
西边离这十五里 有个地名德胜营 那里地方宽又阔
蔡京藏起十万兵 营内还有百员将 能征惯战有威风
一个管十管百 百个就能管千名 内里有个大元帅
再有两名官先行 他这营规多严谨 外人进营万不能
营内银柜石头造 柜有铁锁在外封 石柜铁锁真严紧
想要偷营可不中

“兵营之中，有九间房屋，内里有十个大石柜，外用大铁锁锁着。石柜内里装着银子，每柜内里边装白银五十万两。柜外边有许多的埋伏，预备在屋内，怕的有人暗中偷盗银子。那里边的细情我都知道。”

里边细底我知道 预备埋伏更奇巧 皆因家中无进项
听我对你细说学 我常去把银子盗家中吃穿乐逍遥
若要完了我就去 石柜以内把银招 这些年间无此事
所以家中未饿冷 花云平接言问话 石柜金子偷完了
金亨说是多多有 我才盗来瞧的着 无非偷了一个角
哪能将银盗花消 阮英这边忙接话 领我前去瞧一瞧
我们哥俩缺路费 要偷蔡京算英豪 金亨点头说不错
今夜领你走一遭

阮英闻听金亨说，蔡京在这地方藏着十万大兵。所为何事呢？书中交待，蔡京乃是一个奸相，有篡位之心，他要夺大宋家的江山，所以先暗中藏起来十万大兵，预备造反了。这是后文，书单言讲不着。且说得是阮英要跟着金亨，去盗银两，作为路费。

阮英要去盗银两 与金亨反复商量 皆因我俩没路费
省的求人把银帮 绿林之中讲偷盗 窃取贼官与豪强
不偷清官共良善 要偷奸相正应当 蔡京公子胡行事
抢男拐女在汴梁 位大爵尊违天理 身居宰相立朝纲
依仗他的威权大 内欺天子理不当 威权大人真可恶
顺他首存逆他亡 纵着蔡猛抢良妇 被我将他眼睛伤
有个妖僧多利害 他的邪术人难当

皆因妖僧利害，十八样兵器不能伤他，非盗透龙剑不中。阮英又把三盗

宝剑之事，从头至尾说一遍，说到被暗中人不知名姓，叫他将剑接去，就追接剑之人，这才遇见金贵，是他知道接剑人的名姓。

这才知道他名姓	姓时名字叫氏青	还叫我俩到此等他
三天以内说的明	必能将剑交还我	此时希罕带身中
兄弟说是不能错	叫等三日必然成	又叫我俩家中等
兄弟与他有交情	如若三日不送剑	金贵找他不费功
金亨闻听这件事	说是不错我应承	长青他是好玩耍
如欲诓去万不能	我也保管这桩事	长青所行是英雄
你俩只管将心放	且住我家候长青	二位豪杰忧变喜
伯父说话小侄听		

提起了时长青接去透龙剑之事，金亨说：“他不能不送回来，在这里等着他。如若真要不送来，我叫金贵将他找来，他也不敢不交还你们的透龙剑。”阮英又问道：“陆路是伯父大人所授的，水内拿鱼是谁授的呢？”金亨说道：“水里拿鱼，却也未曾教他，是他从小常在河内洗澡，是他自会的。不但水中拿鱼，还能在水里边住十日。”

从小洗澡在河里	学来学去能出奇	他在水内住十日
里边就把鱼虾吃	外人给他起绰号	人人叫他水耗子
水中之技算他巧	这才众人全得知	水上水下都能跑
不知他怎学的技	金蝉顶浪快又急	水里他还会拿鱼
诸日他去将鱼捕	供着父母把鱼吃	连我心中也欢悦
他的技艺世间稀	兄弟若是成人大	他的能为算第一
今年他才交九岁	长到十九了不的	

老夫妻带着金贵，一同陪着阮英、花云平用完酒饭，天就不早了。秉灯光，金贵献茶。茶罢收盏，灯下叙话。约有初鼓的时候，阮英说道：“老伯父俺爷俩个也该走了。”

阮英灯下把话明	俺爷俩个也该行	金亨说是俺就走
到那约着有二更	爷儿两个把衣换	衣领衣襟破碎东
灯下全然都换妥	阮英这边叫花兄	兄长在此等候我
四更以后必回程	云平说是我知晓	兄弟千万别逞能
伯父领着你前去	不要胆大眼太空	你听伯父他吩咐
技高胆大惹灾星	不可在此乱胡作	伯父怎作你怎应
能人背后有能人	豪杰之中有英雄	凡要各事加谨慎
伯父年长你年轻	阮英回言说记住	不劳仁兄细叮咛

花云平恐伯阮英年幼无知，皆因是小马学行嫌路窄，黄莺翅展恨天低，初出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所以才紧紧的叮咛吩咐。

云平义气又聪明	看人做事有眼睛	他见金亨人不正
察言观色知心中	看他五官能相面	一目了然就知情
人若眼邪心不好	一举一动看的清	所以吩咐阮英话
叫他小心要慎行	怕是阮英看不到	胡里糊涂看不明
皆因人心隔肚腹	各自作事难知情	阮英虽然有巧技
若要作事他不能	一心信事跟着走	云平替他担怕惊
阮英同着老奸雄	去奔一座德胜营	黑夜之间往前走
兵营不远面前迎		

金亨领着阮英，由银库的窟窿钻进屋内。阮英进了屋内仔细观瞧，屋内

摆着许多的大石柜，俱用铁锁锁的严紧。只见金亨由内取出了一把大钥匙来，正是开此锁的，他急忙将大锁开放。

金亨上前把锁启	忙将钥匙收起来	用手揭开石柜盖
阮英进前看明白	单手用着千斤力	跳进石柜喜心怀
金亨随后也进柜	偷盗银子要选择	里边金银全都有
金亨就把金条揣	拿了金条四根正	元宝四个装起来
金银本是沉重物	要是多带走不开	金亨拿足跳往外
等候阮英小婴孩	等了多时无动静	金亨柜外把口开
叫声阮英出来罢	不可多拿惹祸灾	阮英柜内忙答话
再拿几个真应该		

金亨拿了四根金条，又拿四个元宝，亦已足够了。金银本系沉重之物，要是拿多了，身子却难运动，怎能登高越墙呢？金亨跳出来，柜外等了好久工夫，也不见阮英出来。金亨着急，在柜外叫道：“阮英还不出来，所为何故呢？千万不要恨我。”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孙氏骂金亨伤天害理 云平欲搬兵救回阮英

诗曰：

阮英不该多贪财 人为财死惹祸灾
金亨将他锁在柜 居长不应害婴孩
多得豪杰心灵巧 假装鬼号柜乍开
身穿纸衣将人吓 死中求活跑出来

方才言讲，金亨叫他出银柜，阮英不愿出来，一定要多拿金银。金亨在石柜外暗暗的思想，好一阵后悔，我不应该将那猴子带来盗取银两。阮英虽小，能神偷妙盗。我带他来这次他却全都知道了来踪去路，他要是没了银子使用，他就长来此盗取银两，这是我的饭碗，真叫他夺去了。

金亨思想实为难 不应待他这一番 真是怨我作的错
自己所为不魁元 阮英年幼会神盗 他的巧技比我全
皆因我能偷银库 会开铁锁不费难 家中所用赖这里
营中银子来运搬 阮英他将我盘问 实话不该对他言
是人却有猴子怪 我真入了他套圈 自己越想越后悔
人老不如小儿男 倘或常偷败了事 将我揪出去见官
不但不能得饱暖 反到不能身平安 低头想起一条计
何不如此就这般

金亨想道：“叫他他不出来，他是贪心不足，倘或惹出祸来，把我也拿去问罪了，不如将他锁在石柜里边就算完了。想罢，又叫道：“猴子你快出来罢！你再要不出来被看银库人知晓，就要难逃性命。”

猴子柜内说知道 我还要拿赤金条 拿了几条就出去
伯父不用把话明 倘或说话声音大 被人听见祸就招
金亨伸手拿起锁 柜盖盖紧细观瞧 将柜对准锁鼻子
咯咙一声锁上了 阮英柜内吓一跳 不由着急发了号
猴子柜里叫伯父 我要出去看着不着 阮英里边发急躁
不能出柜难逃脱 一连问了好几句 不听金亨把话交
小爷柜内明白了 如同心中似油烧 可恨老贼心太狠
不该害我一命消

阮英被金亨锁在石柜里边，怎样叫他，他也就不言语了。金亨心中想道：叫你出来你不出来，这时候你再想出来，料也就不能，也该死在柜内。他要在柜内喊叫，被看库人等听见，必把他拿出来，焉能活命呢？老贼金亨心狠意毒，他将阮英锁在石柜里边就算不管了。由窟窿钻出来，又将窟窿上好了。跳下梁头，来到高墙跳出来回家去了。单言讲不着。且说得是阮英被金亨将他锁在石柜以内，真正的着急害怕，好不心慌意乱。

阮英柜内暗着急 不由两眼泪双滴 可恨金亨心狠毒
将我锁在石柜内 素日与他无仇恨 他也与我没衅隙
为何要将我害死 人心隔腹实难知 初次会面也不错
他又与我叫盟侄 说是与我先人好 八拜之交对我提
留在家中待酒饭 爷子夫妻同桌吃 盘问许多家务事
看他面上真欢喜 并没看出心不善 这才提起偷银子

我要跟他偷银两 慷慨应允不推辞 不该将我锁在柜
要害人命非容易

阮英在柜内自思自叹：人要害人的性命不是容易。与他又往日无仇，近日无恨，也没有杀父之仇，无不共戴天之恨，他为何将我锁在石柜里边呢？我要不嚷呢，我就死在这石柜以内了。

阮英柜内暗伤情 这桩事情难知情 说是与他无仇恨
因何害我命残生 要说与他有仇恨 今日初次才相逢
叫我难料这桩事 实在心中难得明 临死落个糊涂鬼
想要知道万不能 忽然想起一件事 三盗透龙他知情
接剑之人与他近 同他儿子有交情 是他过房干儿子
长青常往他家中 怕是我把长青找 接剑之事不善容
他恐不是我对手 较量胜败难保赢 所以他才先害我
免去找他论雌雄

阮英他在柜内，忽然想起接剑之人时长青与他儿子水耗子金贵，有交情，乃是金亨干儿，又常常的住在家中。金亨怕的我来寻找时长青焉能善罢干休。又恐怕他难把我敌住。

忽然想起事一桩 好个恶贼老金亨 怕我去把长青找
先叫我命活不成 将我锁在石柜内 害我一命赴幽冥
他要回到家中去 云平必要问分明 也必将事要瞒哄
无中生有把他懵 倘或云平知此事 未必真能将他容
也要与我把仇报 那是我的义气兄 如若云平不义气
怕他父子有奇能 我与云平未交久 萍水相逢一宾朋
俗云交浅深别讲 忽然想起众英雄 弟兄六人曾结拜
全是知己同死生

交朋友有远近，花云平本系没有深交情，并未同过患难，焉能替我报仇？忽然间想起了结拜的众好汉来了，此时也不知他们都在何处。

马渴欲饮长江水 人到难中想宾朋 记得六人曾结拜
患难相扶好兄弟 皆因徐兄身遭难 州官将他下监中
为他抢牢反过狱 将兄救出死复生 替他杀死贾氏妇
救他大战众官兵 徐家搬到孔家寨 又怕官兵拿众雄
复又拿在深山去 周母想起周景隆 众位弟兄将山下
寻找周兄分西东 为救梁氏秀英嫂 三盗透龙斩妖僧
偏又遇见这桩事 接剑之人把我坑 莫非他是勾死鬼
半路又见小英童 鬼使神差一般样 死在此处谁知情

这时候想起来众英雄，也不知他们的下落。可叹我被金亨害死，无人知道我阮英死在此处。越想越恼，连肝连胆的好一阵痛酸。丈夫有泪不轻弹，皆因未到伤心处。阮英想起了朋友，不由的落泪。

小爷遭难想宾朋 弟兄个个是英雄 二哥孔生多义气
仗义疏财交弟兄 大哥尉迟武艺好 血心热胆真性情
三哥文标有大志 保镖在外有名声 四哥永丰多愣怔
与我如同一母生 五哥周顺文才好 他是宦官贵相公
第六就算我年幼 文武弟兄有大能 我是爱把不平打
专管人间事不平 喜的忠臣与孝子 要遇恶霸定难容
我没做过伤天事 而今临死不善终 生有处来死有地

今日死了我阮英	五位哥哥不知晓	没人前去把信通
如若他们要知道	必要与我冤仇伸	拿住金亨着刀剁
乱刀分尸理应当	从此不能再见面	想见阮英万不能
弟兄要得再相会	除非三更在梦中	这世不能将仇报
再等来生窄路逢	阮英死后魂不昧	我必托梦见盟兄
盟兄个个称豪杰	替我报仇杀金亨	将他一家全杀死
叫他知道众英雄	天网恢恢疏不漏	报应循环造的清
未害人来先害己	就怕人容天不容	你要害我该想到
自己也有小孩童	人若害他你怎样	父子之情必心疼
他人之子你害死	人比自心一样同	天理昭彰非小可
为何害人损阴功	我要死后难饶你	阎王殿前把冤伸

话说阮英在柜内想起众弟兄，又恨忿金亨狠毒，书且不表。单说得是金亨由藏兵营的后墙跳出来，直奔金家滩而来了。大约有二更多的时候，就来到了自己的门首。他从门旁跳进院内。

老贼回到他的家	屋中有灯等着他	孙氏老妇未歇睡
走进屋中把话明	此时你还等着我	孙氏观瞧将话答
阮英他跟你出去	为何不带他回家	金亨闻听孙氏问
这边反倒笑哈哈	猴子今夜难活命	他被官兵把他拿
不叫他去偏要去	被人拿住定要杀	孙氏闻言说不对
怎么单单拿住他	为何不把你拿住	我看此理有错差
快将实话对我讲	阮英怎么不回家	金亨思想难瞒哄
才把实话说根芽		

孙氏紧追问阮英的下落。起初金亨假说被官兵拿住了，孙氏不信。“你俩个去的，因何单把他一个人拿住呢？”金亨思想难哄，他又想着是自己之妻，就告诉他的实话，也是无关紧要之事。

金亨他把实话说	叫我锁他柜里边	因他人小胆过大
贪财不足非等闲	他也跳进石柜内	我把金银先盗完
我就跳出石柜外	听见更锣到库前	叫他出来不听话
还要多拿把财贪	我想阮英虽幼小	他的本领天下传
叫他这次知道了	真要常去把银搬	我才把他锁柜内
要想来家难上难	孙氏闻听动了怒	夫妻彼此把脸翻

话说金亨对着孙氏说：“那猴子被我把他锁在石柜里边了，再想出来万万的不成了。他要是不嚷呢，他可就死在石柜以内。要是喊叫呢，也是被看库之人把他拿住，也是难活性命的。”孙氏因闻此话，不由的大怒。孙氏说道：“当真的你是这样所作么？”金亨又说：“可不是真呢，并没假话。”

孙氏闻听吓去魂	为何无故你害人	阮英与你何仇恨
叫他一命去归阴	父亡子没非别比	今日才到俺家门
我还将他很疼爱	虽然年小有精神	比俺儿子大几岁
他与金贵很相亲	小人也交小朋友	彼此全都在绿林
江洋道上应义气	哪有你这狠心人	无仇无恨将人害
就能这么下毒心	阮英这人有朋友	云平现在俺家中
倘若知道这桩事	他要问你怎样云	你能说是把他害
云平必要细盘根		

孙氏说：“阮英这里也有他的朋友。花云平要知道你把阮英害了，他未

必善让于你。难道说你把云平也害死了不成么？”金亨与孙氏这样的说话，莫非花云平他就没听见么？此时有二更多天了，花云平他同着金贵在西院小屋内早亦睡下。

此时二人都睡着	已经睡到梦南柯	夫妻讲话难听见
睡的沉了哪晓得	孙氏知云平睡熟	才敢大声把话言
倘被云平他知道	未必不管死与活	要替猴子把仇报
真要与你来撒泼	你能将他怎么样	该能叫他见阎罗
人命关天非小可	作事总要想明白	不可伤天并害理
为人一世要留德	暗室亏心天有眼	神目如镜看清格
冤冤相报无更改	报应临头难藏挪	

孙氏一派的解劝金亨不要作恶，总是行好事之人必有好报，作恶之人定招恶报，祸因恶积，要依我的良言，劝你急速回去，快把阮英放出石柜来，乃为上策。

孙氏复又把话明	我的良言你要听	急速回到银库内
快去放出小阮英	千万不可将他害	叫他回到俺家中
我必有话对他说	就能说是试尔艺	不是真要害你命
无非爷俩耍笑声	他本是个小孩子	好听好言与奉承
再把宝剑给他要	急速找来时长青	叫他弟兄全交好
一笔勾销无事情	你若不听我的劝	眼前就要有灾星
船到江心补漏晚	祸到临头悔不能	孙氏劝了时多会
金亨摇头说不行	人若无毒非好汉	作事决断是英雄

金亨闻听孙氏之言，说道：“你们知道，人家凡事看的过短，我要作事是一不作二不休，无毒不丈夫，杀人不死枉为仇。我已经把他锁在石柜，反反覆覆又把他放出来，不如不作此事。”“不要混闹，你把阮英给我救出来，万事皆休，不去救回阮英，你我男女两个就难免伤和气了。你作的这桩事情过于绝情了。俺们有个小儿男被人家害死了，你能让不能让？拿人心要比自己的心，良心何在？不但缺德，你留下骂名传于后世，岂不自羞么！”

人心比自是一样	作下大孽儿遭殃	为何作事不后看
无故缺德心不良	万古千秋留下骂	俺家也有小儿郎
不该留作他名下	后来金贵必不祥	只顾眼前胡行事
要害猴子他命亡	当时不能将你报	后辈儿孙怎么当
种瓜必要将瓜得	种豆真能把豆量	一还一报有因果
作事不要将天伤	我说此语都是准	不是胡言乱哄方
你要不听良言劝	我就叫你尝一尝	

孙氏不依一定要把阮英救回来，金亨不去救回就要与金亨誓不两立，真将要动手较量。难道说金亨他既在绿林之中，就这样的老实吗？列位诸公有所不知，皆因孙氏比金亨的本事高强，金亨惧她，真不敢动手与她较量。

孙氏技艺比他高	金亨惧内不英雄	他被孙氏常打败
莫要动手就叫饶	金亨不敢把她惹	孙氏生气他就跑
有心去救又害怕	到了兵营天晚了	若要不去孙氏骂
又恐上前把他掏	金亨着急无法使	进退两难没巧招
孙氏那边紧喊叫	你要害人难脱逃	我今叫你难抵命
一还一命怎能饶	想来也难出我手	今夜叫你瞧一瞧
我给阮英把仇报	定要叫你把命交	

夫妻闹约有三更多天了，花云平、金贵二人也睡醒了。听见上屋内老夫妻两个喊嚷，二人急忙起来，也不知道甚么事，拚命走入房。金亨看见花云平同着他儿子金贵来到面前，他自觉面上无光，好一阵的羞愧。

金亨自觉脸发红	不该害了小阮英	他们要问难对答
又有猴子他宾朋	此事如何对他讲	却把金亨难心中
正是金亨暗惭愧	金贵进前问一声	爹爹何时回来了
我们哥俩不知情	阮英哥哥哪去了	不见他在俺屋中
金亨闻听难说话	怎样对他把话明	平常言语难出口
如何说害事一桩	云平这边也问道	阮英不回因何情
伯父对我要话明	莫非阮英遭险凶	

他儿子问：“阮英怎么未回来呢？”他就没话对答。花云平再三问他，更无有话可说了。孙氏倒有些个见识，她在旁边慌忙的就说道：“阮英他被官兵拿住了。这老头子的腿快，他一人先跑回来了。”两个小壮士听见这件事，吓了一跳，一齐的说道：“阮英必是多贪了金银。本系沉重的东西，要是跑，焉能跑不开呢？所以被官兵拿住了。妈妈也不要着急，大约着一两个人去护救便了。”

二人一齐忙解劝	妈妈不必你为难	此事也当去护救
少刻就要天亮了	我哥俩个去探信	天亮急要到那边
前去看看怎么样	得便也许救回还	云平说是我先去
到在兵营观一观	若要能救省费事	如若不能把兵搬
阮英有些好朋友	提起个个是魁元	他们几人曾结拜
誓同生死在神前	也曾劫牢反过狱	大战官兵在高山
个个英雄能争战	他们胆大能包天	这点小事何足意
大江浪内闹几番		

花云平说：“我先去到兵营，看看那里的动作如何，要能救回阮英便好，若要救不出来，我再去搬兵。他还有许多的义气好朋友呢，个个本领出众，技艺高强，真乃是横跳黄河竖走海，万丈高楼着脚踢，杀人不眨眼的好汉。”

阮英朋友本好些	提起个个是豪杰	上阵三合出上将
马走杀横把头割	千战千胜真好汉	战不输赢真各别
大闹济宁城一座	真将官兵尽杀绝	劫牢反狱救朋友
州官公子一面结	大堂以上要银两	州官给了银好些
孔家寨中大聚会	梁府以内把人接	阮英闹过蔡京府
他才遇见妖僧邪	三盗透龙巧会我	是他对我始末白
我才知道这些事	阮英是个真俊杰	

花云平就把阮英的这些朋友怎么的利害，又如何的义气方才说完，金亨不听便罢，一听此言，把个金亨吓的颜色更变，就像站在高楼失脚，扬子江心翻船一样，不由的着急害怕。

金亨闻听吓一惊	吓的老贼心胆寒	要知阮英有好友
不该害他到黄泉	是我一时行的错	将他锁在柜里边
若要叫人不知道	除非己莫作事端	倘或他们为此事
必然替他来报冤	料我一人难敌挡	现今年老不是先
我的儿子他又小	此事后悔是枉然	金亨越想越害怕
下回书中说周全		

第六十六回

金亨羞愧无地自容 忽闻异声心中发惊

诗曰：

猴子生成心性灵 随机应变又聪明
见景生情多变化 他能死里又逃生
心中恼怒不形面 是人难防他牢笼
智广才高见识有 无中生有诱金亨

话说金亨害怕，担惊后悔无及。当初也未把他放在心上，若知道他交上了许多的义气朋友，我也不敢害他的性命。若要人不知此事，已经作成，这可如何是好呢？此事只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要回去放出他来，又过晚了，到了天亮的时候再作计较。

金亨此时为了难	肚内暗暗打算盘	当初作事缺思量
我也若干这大年	不是幼小胡乱闹	作事无法又无天
我也活到多半百	并不是个小儿男	为何无故将人害
阮英与我无他冤	不该作了这桩事	我的大祸在眼前
哪用旁人知道了	云平现住我家园	他要知道就理论
焉能不把脸面翻	就不动手要理论	叫我对他有何言
这桩事情难坏我	自思自愧自羞惭	

话说金亨伤心后悔，也不言语心中着急，又不好对这两孩说。就是他女人孙氏知道此事，方才又与他隐瞒，说是被官兵拿住了。花云平说，等到天亮他去探听。水耗子说道：“花兄不用你去。”

金贵这边把话言	天亮我去到那边	看看阮哥他动静
得便我就往里钻	倚我人小不防备	假装营内我去玩
瞧见阮哥若上绑	我就给他解绳拴	解开绳绑即回还
要想追着难上难	别见人小跑的快	进了树林我会钻
我在树上真能跑	若到河岸我就钻	钻在水内无处找
我在水藏几天	大约阮哥腿必快	猴子他能进又蹿
我们哥俩能逃走	官兵追赶是枉然	金亨闻听儿子话
胸腹如同被刀剜		

金贵虽小，有些个巧智，说得有理。倚仗是个小孩子，假装到里玩耍，溜进兵营，趁人不防到了阮英身边。将小尖刀抽将出来，很快就把阮英的绑绳给他挑开，撒腿就跑，全仗着腿快，官兵未必赶上。

金贵虽小有义气	舍命要救小阮英	今日初会缘份有
情投意合交宾朋	阮英所行是豪杰	虽然人小丈夫行
所作之事不苟且	胸怀大志是英雄	背着单刀游四海
专打人间事不平	若遇赃官必杀害	倘见恶霸必不容
杀的奸夫并淫妇	遇着阮英性命倾	营救清官与良将
解助孝子共贤良	除恶安良真好汉	他能明心处事清
不是杀人乱胡作	贤愚不分任意行	他是侠义好朋友
谁要害他我难容	他虽与我是异姓	朋友也在五伦中
朋友若要真义气	胜似同胞一母生	讲究患难能护救
不像狠毒那弟兄	别看我的年纪小	大义纲常我全明

甘罗十二为宰相	周瑜虽小当元戎	我也听见人言讲
三国留下拜弟兄	刘关张三人结义	万古千秋留美名
唐朝有位秦叔宝	贾家楼上曾结盟	他为朋友能舍命
救出咬金与罗成	也曾大反山东府	就死也要救宾朋
还有梁山事不远	替天行道众英雄	个个义气称好汉
死后人人有英名	前朝几位大八义	头位名叫宋士公
江南蛮子赵华阳	阮英师父有奇能	虽然人死名还在
有人无名总是空	说的金亨长叹气	我不如个小孩童

金亨将事作错，本来自己就在暗暗着急。再听见他儿子金贵真说的大义纲常，讲今博古的话语，说的高兴，把个金亨听的坐不安，站不宁，心忙意乱。金亨有心不叫他儿前去，他又无话可挡。金贵到在兵营之处，真能访出真情，只急的金亨心内乱跳。忽然听见孙氏说道：“老糊涂虫，你可听见你的小小儿男，几岁的童子，尚能知道这样的义气。”

他是几岁小玩童	大义纲常知的清	人生在世要行好
宽宏大量是英雄	世上理义不可少	屈己从人君子行
仗义舍身是好汉	挥金似土量宽宏	恻隐之心人皆有
凡事都要作公平	小孩他知仁与义	可怜迈年行不恭
我看你是怎样办	不用叫他到兵营	他去也能知此事
何必叫他白费工	依我对他说实话	已经作了悔不能
他是你的亲生子	比着外人大不同	

金亨听见孙氏之言，却也合理。此时瞒着他，到叫他多去费事，后来焉有不知？倒不如对他实说了，省费事。再者他又不是外人，虽然有花云平在此，将来也没有不知道的，只可说实话。

万事出在无奈何	只可得把实话说	金亨未语先惭愧
无法只得往前挪	凑巧孙氏旁边坐	低声小言把话明
你对他俩说了罢	省的我也费口舌	孙氏接言说可以
孙氏叫声俩阿哥	你俩不用发急躁	天亮兵营去不得
阮英并没被拿去	锁在石柜是真情	皆因他要贪财宝
定要银两拿得多	你父叫他出石柜	石柜不出把锁住
看见更夫将库进	你父出在无奈何	将他锁在石柜内
阮英性命实难活		

孙氏真有变化，也不好说是金亨故意有心将阮英锁在柜内了，就是说看银库的更夫进了屋中，是出无奈就把阮英锁在石柜之内。花云平还未说话，金贵说：“老爹爹呀，为何这样狠心，害死阮哥的性命！”

阮哥与俺有何仇	爹爹害他一命休	就是更夫将屋进
也该舍命把锁留	急叫阮哥出石柜	不该锁在他里头
更夫如果要看见	与他动手事不周	阮兄出柜必帮助
见事不祥急跑溜	兵营人多难拿住	飞檐走壁把活求
他被官兵苦护住	俺再与他不作愁	爹爹将他锁在柜
绿林道上把名丢	倘若有人问此事	孩儿脸面也害羞
难免众人不议论	怨声载道传千秋	金亨闻听这些话
急的似把心中揪		

金贵说了这些在理义的言词，金亨站起身，就把手捶胸，唉声叹气。花云平闻听此言，不由的肝胆好一阵痛酸，眼中落泪。大丈夫有泪不轻弹，皆

因未到伤心处，眼中落泪。金贵看见花云平滴泪，他也就放声大哭起来。

两个小爷放声哭	皆为义气真伤情	云平这边叫贤弟
金贵那边叫仁兄	只因前去盗银两	为何不幸身遭凶
弟兄虽然未交久	义气相投好宾朋	可叹汴梁教你命
一砖打走一凶僧	领你前去借宝剑	葛昆不义赌输赢
偷着透龙非容易	偏见冤家时长青	皆因找剑来到此
可爱金贵有奇能	一定要交小朋友	这才来到他家中
你我偏又缺路费	伯父领去把他倾	云平哭着带话明
话儿气死老金亨		

话说花云平连哭带着言语，又呼金亨父。呼之比骂他还利害，把个金亨真真气死。再添上金贵一哭，这老夫妻两个就犹如乱箭穿心一般？哭的孙氏无可奈何，这才开言解劝。

哭的孙氏不奈烦	对着云平便开言	不必痛哭且止泪
尽哭也是不能完	天亮你俩就去看	到在兵营探一番
探听阮英死未死	兵营那里观一观	倘或猴子他未死
回来送信到家园	老娘我同你们去	我救阮英不费难
不是老娘说大话	老娘武艺学的全	哪怕官兵几十万
老娘我没放心间	一怒杀进大营去	杀个血海与尸山
我能救出阮英命	老娘犹如耍笑玩	两位小爷闻此话
止住哭声又添欢		

两位小豪杰闻听是孙氏老太太之言，这才止住哭声。要不是孙氏太太这一番的解劝，怕的是花云平要反脸面就无法可治了。多亏了孙氏太太见识多，才把花爷说住，不伤和气。话说花云平在腹内自想，今夜看了孙氏太太，与金贵他母子俩个会行事，倒叫自己没有话说了。再者，又不知道阮英他是死是活，他母子这样的义气，也就不反脸，只得说他几句，金亨无不明白的。孙氏太太复又说道：“等着救活便罢，倘或猴子没有活命，有我与她算帐。”

孙氏太太作事精	她怕惹恼花云平	重又开言来讲话
叫声云平你是听	凡事我要公平做	不能糊涂混去行
人将理义为根本	走遍天下人人恭	忠臣孝子谁不敬
奸臣逆子留骂名	我要喜爱行好事	谁要作恶我不容
现在我家这桩事	我将此事必辩清	如果阮英他未死
叫老东西自说清	他是领个甚么罪	要不领罪我不应
倘若阮英没了命	一定叫他把命倾	生死权在我手掌
要想逃命万不能		

孙氏太太说的这些话，是半真半假，俱都是安慰花云平的心，把他息怒，不至反脸了。花云平也是明明的知道，心中自有主意，等到天亮，自到兵营探听探听，阮英若是未死呢，想法再救。

云平作事真老成	不像年青愣头青	阮英如若他命在
把他救出再调停	阮英死在兵营里	我就去找众弟兄
那时人多行好事	此事一人也不中	云平想罢开言道
尊声老父仔细听	人非圣人谁无过	这桩事情想冤停
到了明日才知道	或吉或凶去探清	阮英如果真死了
不用旁人报怨仇	他若屈死黄泉路	阎王殿前把冤伸
谁要害了他的命	未必白害得太平	必要报仇来要命

冤仇相报甚分明	云平明是说报应	故意讲与金亨听
听见报应两个字	却不由己心发惊	正是金亨心中怕
忽听窗外有响声	这种声音真稀奇	不像人声似鬼鸣
从来未听这样吼	人闻此音担怕惊	孙氏太太说奇怪
金贵听声色颜更	云平也是混身战	说是外边有妖精
我的胆量也可以	没有经过这事情	屋中几人全害怕
俱都筛糠战兢兢	又听窗外连声吼	犹如鬼嚎一般同
嚎叫多时放声哭	悲悲切切哭痛声	连哭带喊说了话
我是屈死小阮英	可叹无故招屈死	金亨害我一命倾
与他素日无仇恨	无故害我理不应	我跟他去盗银两
不该你把恶心生	将我锁在石柜内	害我一命赴幽冥

屋中之人，独有金亨他闻此异怪声音，怕的利害。金亨他既在绿林道上，要是这样的胆小，夜晚如何的走路呢？列位明公有所不知，方才外边吼叫的这声音甚是个别的异样，不但金亨闻听声音害怕，别管甚么胆子大的好汉也得恐惧。

这种声音真个别	吼叫异样甚是邪	不但声音人害怕
阮英显魂把话明	金亨将我害的苦	锁在石柜害我命
活活把我害死了	我才去见阎王爷	阎王升殿将我问
因何幼小性命绝	我把头尾说一遍	不敢隐瞒有藏掖
只将照实说冤枉	金亨害我一命绝	阎王闻听动了怒
喊骂金亨作事绝	无仇无恨将人害	天理昭彰把冤结
叫我前来将仇报	交还我命心方歇	

听见说话，真是阮英的声音。要听吼叫，却就不像阮英，不像人的声音。人要听见，浑身发麻。金亨在屋中听见阮英显魂前来要命，又在黑夜之间，叫人可怕。金亨大叫一声：“我命休矣！今夜我要别离你母子两个人。活百岁终须死，我有不放心之事，要吩咐你母子几句言词，可紧记。别样之事全不放在心中，独有金贵幼小，实在叫我放心不下。”

金亨酸心滚泪痕	金贵年小不放心	看他聪明过伶俐
怕他性命不久存	后悔不该将人害	恐怕害到儿的身
皆因行事无有德	将来孩子难成人	悔恨自己行事错
害死阮英命归阴	我的心惊肉也跳	不应害人起亏心
今夜现报来拿我	阴曹地府见阎君	黄金万两难留命
语完我就离你们		

世间上的事情，唯有生死离别最苦痛难过的了。金亨说到伤心之处，眼中落泪。那位明公问说，这段书编的过周了。就让外边有阮英显魂，要命金亨，他信以为真，他也不出屋门看看真假？列位明公，也是不知为人在世，万不可作下亏心之事。

心疑生鬼是实情	自行善恶在心中	为人若作亏心事
半夜敲门心就惊	金亨他是自心虚	外边也是闹的凶
金亨酸心眼落泪	孙氏母子放悲声	一家三口嚎啕哭
云平上前把话明	真哭不能留下命	阮英冤魂哪能容
阳间之事还好办	阴曹有罪赎不能	依我相劝快预备
身穿衣服可现成	寿靴寿帽若要有	急速穿好赴阴城
多误工夫不中用	阮英在外等同行	趁着我也在这里

好与尊父送送灵
说罢来到屋门内
磕头碰地把礼行
皆因我父心毒狠
先造死来后造生
你来要命也要分
爷子天性能不疼
大发慈心饶我父
饶了我父弟感情
每日三次将香降

金贵止泪说且住
不敢出门怕担惊
口中连把阮哥叫
把你锁在石柜中
总怨我父行的错
是我爹爹行不公
叩祝阮哥开天赦
阮兄只当来放生
与我阮哥修盖庙
早晚叩首意志诚

我去哀告阮英兄
门里双膝忙跪倒
要你留神仔细听
也是阮哥死有地
不该害你一命倾
子看父死焉能忍
观看我是小孩童
阮哥如若发善念
供奉你像当神恭

好一个聪明的孝子金贵，跪在屋门之里不住的磕头碰地，哀告的可怜。只听门外阮英冤魂，也是唔唔的痛哭不止，哭中带着说话。听见阮英的冤魂说道：“金贵兄弟，你起来，不干你事。”

你我虽然初会面
你父我父是一般
同桌而食真厚待
我俩也是短少银
将我锁在石柜内
你父无故行不端
冤魂不散来要命
不敢私通把脸观

兄弟相投我的愿
听说是我盟伯父
吃酒无心把话言
你父领我到那里
叫我一命赴黄泉
蝼蚁尚且都惜命
二命相拚理当然

爱好交好领家内
才又亲近住家园
提起兵营盗银两
中了你父巧机关
并无仇恨将我害
害死阮英真可怜
我是奉了阎王命

话说金贵着急，为他爹爹跪着叩头，是苦苦哀求，饶他爹爹的性命。只听阮英的冤魂说道：“金贵兄弟，你正有所不知。我是奉了阴主阎王之命。阴间不敢私，持不得人情，观不得脸面。”

阴曹地府多利害
立刻就要把头拿
也有割舌与剜眼
许多外刑堂上柯
丝毫不爽多严紧
差我前来把命着
阴主之命谁敢错
回去将我下油锅

报应循环甚明白
恶有恶报无更改
还有五脏扒出来
小人也有小报应
我也是出无奈何
一还一报来要命
兄弟求饶使不得

私弊若要知道了
油锅刀山两边排
阴间森严实难有
那些奇报不敢说
不敢违了阎王命
害人一则有么
我要不把他拿去

阮英的冤魂在外说：“我要不把命交还去，我回到阴间，阎王爷爷就要把我下在油锅。那时我在油锅受罪，谁能搭救我呢？兄弟你快闪开，我要闯进来了。”

兄弟你快将门闪
不像阳间那五官
我怕你将魂吓掉
千万不要把我观
只听大吼一声叫
满身都把白衣穿
哭着跑进屋门内
下回书中说周全

不可跪着把路挡
本是屈死冤鬼相
为何跟我到阴间
金贵闻听发愣怔
吓的金贵抬头观
舌头长短有一尺
抓住金亨冤报冤

我的形容不可看
你要看我胆战寒
我又与你无仇报
浑身兢战毛悚然
看见面前鬼一个
眼珠鲜血一样般
欲知金亨生和死

第六十七回

冤魂索命吓坏金亨 遗言教子切把善行

诗曰：

长青巧接剑透龙	自己暗中喜气生
路途之中遇桩事	女扮男装假英雄
乘跨神驹千里剪	四蹄蹬开似飞腾
二人各夸无价宝	想要偷盗在心中

闲词诉罢，话不多提。此文书说至那段结局，书接前文。上册书中的交待，说得金贵听见外边阮英的冤魂说道：“兄弟们快将屋门闪开，我要闯进来拿你父与我抵命。”又一声的吼叫，听着真切，吓的金贵抬头观看，真有一个鬼魂，甚是异样。

吓的金贵抬头观	见个鬼魂在面前	形容古怪真异相
好似白纸一样般	身高约有六七尺	一样白衣身上穿
眼唇舌头如血点	一尺馀长来回翻	手提麻绳门外站
要把仇人魂魄拿	金贵吓的无言语	云平往外仔细观
不看他就害着怕	偷眼观瞧吓一惊	走去走来晃几晃
险些栽倒地尘埃	半晌还有一口气	又听鬼魂把话言
无仇之人休害怕	我是前来冤报冤	金亨害我将绑他
他人休要把惊担	我也不敢多吵闹	他也不敢将我拦
阎王叫人三更死	谁敢留到五更天	行恶之人哪能躲
今夜叫他到黄泉	金亨他的大数到	为何还在屋里边
不如叫他出屋外	我好将他脖颈拴	我要进屋多不便
怕将别人要挂连	一人作事一人担	何必屋中不敢言
是他一人作的事	不与妻子有相干	云平闻听将路转
来到金亨他面前	对着金亨开言道	伯父你可听周全
有甚言语对鬼讲	谁是谁非正与偏	依我劝你该出去
死而何惧生何欢	你要不把鬼答对	冤魂想走难上难

话说花云平过来，对着金亨说道：“伯父，阮英是你害死的，把他锁在石柜内。皆因他死的屈，所以冤魂才来要命的。你要不出去，冤魂又不走，倘或闯进来拿你，大有不便。”

皆因你把他害死	阮英他是真算屈	阎王殿前告了你
冤魂才敢到这里	冤冤相报皆有准	阴律阳条原不迟
杀人偿命没有错	报应临头躲不得	阳间若是将人害
到在阴堂把命抵	哪有白把人害死	不能偿命得便宜
阴间又是一个理	也得抵命到阴司	要想活命哪能够
冤鬼他来把你拘	你道要想怎么样	有何方法对我提
问你金亨无言语	火上加油更着急	有了张嘴难说话
热汗狂流湿透衣		

金亨此时正在着急万分，又添上花云平直来他眼前，如此这样问法，真犹如火上浇油的一般，急得他汗流满面，热似蒸笼，哪能说的出话来呢？本是他起心害了阮英，阮英前来显魂，哪有言语答对？话说金亨手拉亲生之子金贵放声大哭，一边哭着说话：“也是为父的意狠心毒，才惹了这样天大之

祸，此时悔之晚矣，我要死后，千万你把为父的遗言要紧记。”

你把遗言记心中	长大成人莫胡行	作事总要存天理
不要胆大眼太空	别照为父心不正	无故害人招报应
处处多要行好事	省的临危不善终	为父若要知今日
不能害死小阮英	船到江心拢岸晚	死在眼前悔不中
千万记住我的话	不要当作耳旁风	还有一件要紧事
给你教训留心听	在母堂前行孝道	好在外边交宾朋
走遍天下有人敬	那才能算是英雄	人之将死言语善
鸟之将死也哀鸣	孙氏太太也落泪	云平旁边更伤情

花云平在旁边观看这一家人，真像金亨要死的那个光景了。花云平虽然深恨金亨不该害了阮英的性命，看他一家三口如此痛哭的样子，有些心软了。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再者，为人在世，都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英雄反道赞叹。

云平在旁叹连声	有此景光也伤情	看起作恶无好处
报应临头悔不中	金亨不行万恶事	一家焉能痛哭声
作恶必应招恶报	报应循环找的清	天理昭彰更有准
人要行凶天不容	落得一家哀哀哭	若要叫他他不中
想着不死不中用	阮英冤魂闹的凶	又不是人将动手
强存弱死论输赢	是个冤鬼叫人怕	方才看他了不成

话说花云平赞叹，又听见阮英的冤魂在外边喊叫：“金亨为何不出来受死？难道说白害人命不成吗？”外边吵了这些工夫，他怎么不进去拿金亨的性命？

冤魂为何不进前	他来要命在外边	阮英他是人来了
内里有个巧机关	猴子并未真正死	明公不知请听言
皆因金亨将柜锁	要害阮英一命完	金亨他才回家转
阮英在柜出去难	若便听见柜内嚷	官兵必要来进前
听见柜内怪嚷叫	准要开柜把我观	开柜瞧见我在内
偷盗库银难容宽	所以我才不敢嚷	心怀绝境在里边

这回书中的结局，不说金亨着急害怕死，单表阮英被金亨将他锁在石柜，又出不来，嚷叫又怕看银库的更夫进来，推开了石柜，把他拿住，必要重办盗取银库之罪。为难多时，忽然间想起来一桩大事。

阮英想起事一桩	师傅绿林有大名	江南蛮子赵华阳
他会蝎子倒爬城	我才跟他学的艺	临别给我留桩物
原来是个小包裹	叫我诸日带身中	若遇急难打开看
里边东西自能明	今夜何不取出看	瞧瞧包裹甚物件
想罢伸手解包裹	急忙打开要看清	单手晃着千里火
犹如白日一般同	仔细留神睁睛看	白纸衣帽在内存
还有一个小笛子	看罢多时发愣怔	拿起小笛忙吹动
恰似鬼哭神嚎声		

阮英在石柜内，心中着急，忽然思起他师傅赵华阳给他留下小包裹，告诉的明白：倘或遇难无可解之时，急将小包裹打开观看，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总未遇过大难，今夜难逃性命，他才打开包裹，观看里边有个小笛子，用嘴吹动。

吹动笛子响声怪	人要听见胆战寒	犹如鬼叫一般样
---------	---------	---------

恰似神哭那一番	人人听见无不怕	英雄豪杰也枉然
人骨做成响声怪	偏又遇见黑夜间	阮英吹动也发怔
福至心灵是实言	忽然想起装神鬼	急忙就把纸衣穿
纸糊头颈头上带	眼珠舌头面上安	又把宫粉搽满目
白带一条系腰间	这些东西全在内	阮英柜内装扮完
嘴吹小笛吱吱响	吹的声音远又尖	

阮英在石柜将纸衣穿上，又将纸糊的头颈带好，又把红纸做成的眼珠舌头安上，白带子安排，诸般穿带妥当，这才将小笛吹起来了。吹的乱叫，声音传的又远又尖，叫人听见真正可怕。

他把笛子吹起来	吱吱吼叫真怪哉	官兵捕子看银库
忽听响声到耳来	一闻此音浑身战	众兵大乱闹哄哄
官兵一齐说不好	这桩吼叫甚邪歪	怎么叫人这样怕
倒像把人心来剁	这是一桩奇巧事	听听此声何处来
更夫听准在钱库	大家商议怎安排	俺们人多不用怕
银库以内看明白	一齐站起往前走	来到银库把门开
听在银柜里边叫	真乃叫人甚惊吓	看看柜头柜边上
有名头目把柜拍		

众官兵倚仗人多，掌上灯笼亮子，照如白昼一样。大众来到银库，将门开放，进了库门。听见在第四个石柜内吼叫，这名头目用手一拍，啪嚓一声响动。

用手拍柜一声响	石柜以内又开腔	吱吱吼叫声不住
吓的众人脸都黄	不知甚么在里叫	揭开柜盖看其详
那名头目连摇手	这桩事情不敢当	倘或看出甚么祸
老爷怪罪就招殃	这件事情要议妥	俺们大家得商量
几名官兵说的好	老爷要问怎么担	不如回明去请示
老爷自然有主张	头目闻听说有理	此事不用俺慌忙
要知开柜吉凶事	下回书中不隐藏	

第六十八回

阮英装鬼死里逃生 谎称巧艺蒙骗金亨

诗曰：

从来世样反成么 多亏猴子巧智谋
装鬼闹到天大亮 露出鬼身笑哈哈
假如哄信金老者 领到松林受了缚
绑在树上难动转 嘴巴打了二百多

话说众兵商量，回禀管营的统领老爷，请他定俺们是开柜不开柜，没有俺们相干。众伙伴闻听，齐说有理。有一名头目这才走出银库来，到前营见了统兵老爷，就将银库之事说开。这位老爷名叫吴斌，闻听这桩异事，急忙站起身来跟着这名众兵，来到银库的屋内观看端详。

吴斌来到库内看 听见吼叫吓一惊 一闻此声身发战
吓的心惊胆战寒 只听柜里连声吼 吴斌说是真罕然
吩咐开锁快观看 瞧瞧石柜那里边 众兵答应遵吩咐
撞开铁锁把盖掀 只听吼叫声音大 见一怪物往外蹿
休要拿我当妖怪 吾是财神来降凡 尔等留神听法语
对教训诲听周全

话说看银库之众兵才一揭开石柜，只见由石柜里啪嚓一响，跳出一个雪霜白的怪物来，吓的众兵多往后倒退。又见他跳上石柜站在柜盖，喊喝众兵等不要害怕。

众兵留神仔细听 尔等休教担惊怕 增福财神来见怪
皆因你等少虔诚 既派你们看银库 应当烧香敬与恭
为何不将吾神敬 不知财神圣有灵 今夜变化警来戒
千万要把吾语听 如若不听事神训 叫你个个活不成
吴斌闻听这些话 急忙跪倒把礼行 众兵个个全跪下
叩头磕地响连声 阮英柜上哈哈笑 又复吹笛把人惊
吴斌闻听浑身抖 如临深渊与履冰 叩头又把财神奉
想求慈悲把我容 从此诸日把香上 圣神保佑得太平

众兵叩头哀告，求财神爷爷保佑着银库，别丢金银，我等每日必要烧三次香叩首，只求保佑平安无事。

吴斌叩首他在前 众兵叩头前后边 只求财神多应灵
保佑银库得平安 我等烧香三叩首 个个必要秉心诚
哪个若是不恭敬 立刻就要用绳拴 必按军法要梟首
将他人头挂高竿 梟首示众军规正 我的军令紧又严
就请财神去归位 阮英听见心欢喜 站在柜上忙吩咐
尔等跪着列两边 当中闪出一条道 吾神归位走中间
吴斌吩咐快排列 送神急走理当先 众兵闻听忙躲闪
跪在两边不敢观 阮英观瞧心欢悦 一纵身形往上蹿
三纵两跃出银库 双足一蹬上房檐

话说阮英出了银库，纵上房屋，本有倏来倏去之能，飞檐走壁的艺技，穿房越脊，踪影不见。且说得是兵头吴斌，偷睛看见财神他去归位。

看见财神走的急 他去归位笑嘻嘻 吴斌他才敢站起

来到石柜看仔细	柜上锁头还未锁	用手掀开看端底
叫过众兵取灯照	细看柜内虚与实	不看银柜哪知晓
查看银柜才错知	柜内银两偷去了	不由害怕好着急
不知何时偷银两	相爷知道了不的	方才那个神是假
必是偷银锁柜里	必然他系难出柜	贼有诈计事不虚
一时我等未看出	被他装神跑出去	此时我才明白了
贼走关门不用提	明日大众出去访	捉拿贼人莫须迟

这就叫贼走了关门，贼也跑了，再想拿贼，比登天还难，哪里去找贼呢？

吴斌查看石柜里边的银子，偷去了半柜。

失去银两谁敢担	蔡京知道乱如山	派我此处把兵管
千斤重担在我肩	我也将银赔不起	这可叫我对谁言
明日派兵去急捕	拿住贼人银追还	众兵答允遵吩咐
出去拿贼理当然	不言兵营来议论	再将阮英表一番
死中求活逃出命	跑出兵营必添欢	大约天交有半夜
一边走路打算盘	我还再到金家去	要找金亨报仇冤
如此这般假装鬼	就说要命把他缠	假说阴间告了状
冤怨相报不平凡	想罢急忙往前走	金家不远在面前

阮英来到了金亨的大门旁边，他进了院内看见上屋内点着灯光呢，又听说话，猴子来到了窗棂的进后，手指尖沾吐津挖破窗孔，独目仔细的观看。

猴子窗前细睁睛	屋内几人看的清	金亨夫妻正吵闹
原是为他锁柜中	孙氏太太真义气	不让金亨害阮英
孙氏说的仁与义	害人必要难太平	天理良心四个字
无故亏心理不应	明有王法难逃躲	杀人偿命法难容
就是明里不能避	暗有神灵看的清	明暗两处能躲过
屈死冤魂躲不能	必要找你来要命	冤怨云报不善容
云平旁边忙接话	伯母说的理上道	且把此言停一停
再表金亨怕死情		

金亨怕死，不敢出门。花云平更会说劝：“伯父要有紧要的遗言，就快说几句罢。天也不早了，已经到了时辰。阮英的冤魂也着急了。”金亨闻听此言，心中不悦，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心里纳闷。

金亨怒气在心里	云平说话歪又邪	虽然心中多不悦
为好对他把话明	只可自己心纳闷	不该将事作的绝
又听窗外连声吼	金亨你真不豪杰	能以害人应胆大
为何要把泪珠抛	应该出屋来见我	真也称起是金爷
临死落得多快活	死后叫人把话说	快些出来好送死
应当将你头颈割	抽你肠子扒你肚	看心肝肺是怎么
狼毒之人白色血	总与好人另个别	金亨屋中慌垛脚
今夜我就算完结		

话说金亨看见东方发白，天也亮了，他看了看院中，没有动静，这才将心放下，说道：“天亮了，不怕了。鬼魂是夜间出来胡闹的，白天他就不敢出来了。今日天明虽然不敢来闹，还怕的是今夜又来要命。如之奈何？”

金亨自己总发愣	自羞自愧心难熬	坐卧不安觉焦躁
脸上阵阵似火烧	这才说是得预备	多烧纸钱好求饶
孙氏太太忙说道	你要烧纸计不高	依我劝将僧道请

诵念经文作斋醮 念经超度冤魂转 轮回脱生能开支
多要焚化金银库 阎王殿前去讨饶 阴曹地府也受贿
若要定私你能逃 你得诵经苦哀告 改恶向慈修心苗

话说孙氏太太说的合理，叫他念经赎罪，改过向善，再不要害人的性命。累功积德，尽作好事，别行歹事，多扎几座金库银库焚烧，乃为上策。也得预备烧钱，多多的烧化纸钱，才能通达阴司，好叫阮英的冤魂他去脱生，才能把你饶过。

孙氏太太作事精 凡事总要按理行 超度亡魂乃为上
请来僧道多念经 阮英去把轮回转 阴司叫他急脱生
他才能把你饶过 那才无祸得太平 金亨闻听说有理
你的发言我必听 云平这边又接话 依我看来白花铜
阴曹地府不作弊 想要过私万不能 私毫不爽我知晓
伯母主意更不中 阮英冤魂哪能让 死活一样是英雄
要请僧道把经念 阮英来到都吓懵 那个样子我见过
实在凶恶了不得 昨夜冤魂体看见 怎么利害才知情
我说此话若不信 问问你儿凶不凶 金贵接言说利害
夜间吓散我魂灵 浑身白衣无二色 面如白雪一般同
头上带着愣怔帽 三尺多高我看清 一条白带腰中系
手内拿着一根绳 眼珠舌头红似血 一尺余长把人惊
忽然抽上又朝下 叫我看见走魂灵 把我怕的浑身战
吓破我胆言难明 多亏急忙往后退 险些吓死把命倾
夫妻二人闻此话 心不由己话难明 骨酥肉麻头发竖
毛孔发冷心忽拥 金贵急是我要走 钻在河内躲灾星
今夜不敢家中住 怕他再来躲不成 僧道也是不中用
哪个敢惹小阮英 僧道说了也害怕 看见冤魂忘了经
要把僧道全吓死 人命官司又要临

话说金贵真被阮英吓怕了，说晚间我不敢在家中住了，害怕阮英前来要命。我要上河里头住着去了，冤魂他不敢下水内找我。家中虽有僧道念经，怕的是阮英来了报仇，把僧道经卷都吓得忘念不准了。

怕是冤魂他来到 那时我就无处逃 真叫阮英吓破胆
我要见他真发愣 听他吼叫无处躲 那桩声音甚奇巧
不像狼嚎与鬼叫 人要听见心难熬 我可算是真知道
经过此事头一遭 云平在旁忙接道 那桩声音更蹊跷
把我也算吓坏了 今夜我也难脱逃 孙氏太太也说话
我也怕找也来逃 怕是阮英再来闹 僧道念经尽白饶
说的我也明白了 阮英冤魂是英豪

孙氏太太说道：“我也想起来了，真要是阮英的冤魂，那样的光景，没有不害怕的。再者，那桩声音，哪有不怕之人呢？不用看见他的冤魂样子，即听异怪之声，就把人吓坏，实在叫人可怕。”金亨听见孙氏同着金贵、花云平三个这等样的议论，千方百计，全都不中用，把他闹的更没有主意了。无可奈何，这才说：“你们害怕，全逃走了，剩我一个人可如何是好呢？真叫人可叹可悲，无计可施。”

金亨无奈叹连声 此时叫我何处行 外人逃走还可以
自己妻子各逃生 扔我一人无处躲 留在家中受苦情

独等阮英来要命	活活拿去把命偿	人到难处有人救
可叹我却无救星	莫非该我恶贯满	俱要盼我遭报应
为人别作亏心事	睁眼看着我金亨	皆因我把亏心起
夫妻父子不相逢	天要作孽可赎解	自己作孽不可生
说罢不由心酸痛	两眼汪汪泪真倾	金亨越想难活命
抬头看见小阮英	看见阮英他来到	金亨吓的走魂灵
孙氏太太说不好	白日见鬼了不成	云平金贵无处躲
桌子底下藏身形	金亨害怕后边走	浑身兢战心胆惊
白天你就来要命	真算时刻不能容	阮英进门哈哈笑
对看金亨把话明	你们这是因何故	那个是鬼乱胡行
白日焉能有了鬼	好好你们要自惊	我是活人来到此
鬼魂那敢把话明	莫非拿我要当鬼	不让阮英进门庭
不用害怕快说话	拿我当鬼作何情	人鬼不分真可笑
此事到叫我发懵	拿人当鬼事奇怪	你们对我要说清
金亨闻听阮英话	自己定神细睁睛	看看阮英这光景
不是显魂那样惊	明明他是活人到	不魂不鬼何担惊

话说阮英来到，故意的假装不知道。看看花云平、金贵二人一同钻在桌子底下，藏起身形来了。又见孙氏太太怕的也说不出话来，金亨怕的脸色更改，往后倒退。

忽听阮英将屋进	吓坏屋中几个人	金亨他是真害怕
又恐阮英来显魂	听见阮英这些话	金亨定睛细看真
原是活人不是鬼	金亨他才放了心	虽然是人难说话
金亨羞愧话难云	将他锁在石柜内	亏心害他命难存
不知他怎出来了	不好问他怎脱身	孙氏太太忙问说
阮英你怎逃回门	不是将你锁在柜	安心害你命归阴
怎么你又出来了	快对老身把话明	阮英闻听孙氏问
连把伯母口内尊	伯父并未将我害	无非耍笑别认真

金亨他也不好问阮英我把你锁在石柜以内，你怎么又出来了呢，这话也问不得的。孙氏太太看他是人回来，这才急忙的问道：“阮英你不是被你伯父把你锁在石柜里边，你怎么能出来的？快对我告诉。”

孙氏太太便开言	你快对我说一番	他既把你锁在柜
想要出来实在难	是他心毒如豺狼	不该伯父行不端
阮英回言说不对	伯父与我耍笑话	那能忍心将我害
我与伯父无冤仇	伯父听我有巧艺	尽是耳闻未眼观
听说我会开锁法	将我锁在柜里边	拭探我的开锁法
是真是假知周全	会与不会能知晓	较量本领是实言
不是伯父真害我	千万不可往外传	这是一派实情话
并无虚假有隐瞒		

“是伯父老人家听说我会解锁的方法。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所以他老人家昨夜将我故意的锁在柜内，试验我倒是真会解锁，可是假会解锁的方法。”

皆因试验我的能	真会假会要知清	他才将我锁在柜
试试方法精不精	我的解锁多巧妙	再没别人比我能
真言咒语念三遍	只听花啷响一声	铁锁自开落在地

我要出来不费工	不是阮英说大话	我的方法真有灵
天下没有二人会	就是阮英人一名	不怕官人拿住我
真要将我上绑绳	只要咒语念几声	绳锁自开谈笑中
这些方法全都会	不是大话是实情	我要不会解锁法
那能无事行太平	阮英说的是假话	这才哄信老金亨

阮英这一套假话，是伯父试我的解锁之法如何，非是真要害我。花云平、金贵二人闻听，由八仙桌底下钻出来问道：“你可真会解锁的方法？”猴子阮英听见花云平、金贵二人齐问他，哪里学的这种方法呢？阮英他才将无作有的说，是跟师傅江南蛮子神偷赵华阳学的。

阮英又复把话言	解锁之法非等闲	我若不会这样艺
必要一命到黄泉	不但逃出是玩耍	该能尽取金银还
手托财宝大家看	金亨夫妻这边观	四根金条两元宝
云平金贵面堆欢	金贵带笑阮哥叫	要你留神听我言
我母因你闹一夜	说是我父心不端	疑惑要害你的命
不该把你柜内关	偏又昨夜闹了鬼	你来显魂闹翻天
若问阮英怎对答	下回书中再细言	

第六十九回

设巧计严惩金亨 害人者自得报应

诗曰：

铁牛生来心太直 义气过人世间稀
到处爱管不平事 若遇豪霸也不依
皆因救人身招难 阮英搬兵苦奔驰
弟兄义气舍性命 大胆官兵两对敌

话说金贵对着阮英说道：“我娘与我爹爹闹了一夜，说是我爹爹意狠心毒将你锁在石柜内，焉能出来？要死在柜内，我娘一定叫我爹爹回去快把你放出柜来。因我爹爹不回去放你出来，我娘不让，叫我爹爹给你偿命。”

花哥在旁搭上言 他说阮哥死的冤 必要显魂不善让
定要报仇到这边 正然说到报仇话 就听窗外事罕然
呀的一声真奇怪 人要听见胆战寒 把我吓的混身战
花哥害怕不敢言 我的爹娘全吓坏 又听外边叫连天
自报阮英死的苦 前来显魂冤报冤 说是阴间告了状
阮英诉冤阎王前 阎王准了冤枉状 差遣冤魂找循环
要拿我爹把仇报 手提麻绳将脖拴 是我无奈门内跪
哀告阮英把恩开 我真看见魂下掉 几乎吓我一命完

金贵说：“昨夜晚间，我是真看见了那个鬼魄，脸面就像白纸一般，舌头一尺余长，红似血点，穿着一身白衣。不虚不假，非是谣言。不但我一人看见，连花哥他也看见那个冤鬼。他是哪里来的？”

那个冤鬼真奇怪 他到由打何处来 因甚到在这里间
那种奇事真怪哉 为何昨夜那样闹 一定要命把人拿
阮哥你说怪不怪 他把去事讲说开 阮英回答我不信
这桩事情是胡猜 也因心惧就生鬼 总是心虚怀鬼胎
人要自惊鬼就闹 暧昧不明鬼能来 我是活人并未死
你们留神看明白 别拿活人当作鬼 大家再把怕心怀
你们要怕我就走 不必无故把我歪 金亨那边说了话
你们不必胡闹栽

金贵他是半天未敢出言，他听见阮英这一番说话，是会解锁法子。金亨观此时，他也就好说话了，紧忙的答言说道：“你们不要胡乱混闹。”

金亨观此便开言 是我与他闹笑玩 听说他会解锁法
我才把他柜内关 昨夜晚间那种事 俺们院内有狐仙
皆因上次我得罪 昨夜他就吓吓俺 阮英他会开锁法
我要跟他学一番 以前我却不深信 这回我算知的全
是怕他将我瞒哄 看起我还比他尖 昨夜将他锁在柜
试试他会瞒我难 我要学他开绳锁 贤侄一定会教俺
阮英不教我不会 此艺必得把我传 阮英闻听心欢悦
老贼到了我套圈 金亨说是快用饭 吃完早饭再深谈

阮英说的金亨信以为真。不但金亨信了，连孙氏太太、花云平、金贵等都信他的假话为真事。金亨他借此为由，说要跟着阮英学他解锁的方法。

金亨闻听喜心中 他的解法真算精 将他锁在石柜内

会解铁锁能逃生	他说还会解绳绑	何不跟他学此能
从来没见别人会	就是阮英人一名	我要学会解绳锁
再传我儿他身中	金亨越想心欢悦	多亏我害小阮英
若要不要他锁柜	焉能试出他的能	他也不敢说实话
想学他艺万不中	这是该我得巧艺	他要不教我不应
是他自己说出口	一定与他讲交情	学会此艺真奇妙
绿林之中显英雄	金亨不知是巧计	中了阮英计牢笼

金亨要顺着阮英的话，就要借口传音顺杆爬。说到阮英你的巧艺已经露了，我也算试探准了，我却要跟你学会这种艺了。你要不教给我，我也是不让你的。阮英也假装着不肯的样子，摇头摆手说：“说别的事，我全敢应允，独有这一种万难从命。”

阮英假装不肯教	这种事情叫我愁	当初我学非容易
师傅跟前苦哀求	真真跪了半个月	师傅他才说根由
看我跪的实可怜	吩咐咒词记心头	若要学会这种艺
千万不可往外传	如若有人知道了	必要跟你把师投
叫我不传此艺	叮咛将艺紧藏收	倘或将艺传出去
师傅知道不干休	未教之时先说过	要往外传把头揪
所以不敢应此事	望祈海涵把我留	

话说猴子阮英假装不肯，说的明白：当初我学的时候，师傅吩咐的严紧，不叫我往外传授。天下是没有第二个人能会此艺。若要是传出去，天下的人就会的多了，我要将此技今日传给你，我就惹出了大祸。

阮英却又把话说	伯父要你听明白	我要把技传授你
惹出大祸了不得	师傅倘或知道了	我的性命就难活
千万不可记恨我	师傅吩咐记心窝	若为传授你的技
杀身之事无处挪	金亨闻听说不信	这些言词尽搪塞
你想不教哪中用	叫声金贵你听着	你快过来要跪下
我要下跪使不得	金贵闻听忙跪倒	本是孝子更听说
猴子面前双膝跪	不住磕头叫阮哥	你要不教我父技
跪到年来把头磕		

金亨直算奸滑无比，阮英的话说紧了，无法可使了，就把他儿子金贵叫过来，给阮英跪下磕头，苦苦哀告。金贵年虽小，聪明过人，跪在了阮英的面前，不停的磕头碰地。

金贵跪拜小阮英	磕头到地苦求情	阮英你要不教技
叫我起来万不能	不看我父得看我	阮英看我小不中
我父要学你的技	你若不教哪能行	阮英急忙开言道
兄弟留神仔细听	你为伯父把情讨	内里你也难知情
倘或学出不好事	你可不要含怨兄	这是你要情心愿
好歹全有要说明	内中学好莫欢喜	倘有不好也愿情
吉凶祸福全都有	好坏贤愚在其中	先要言明无后悔
若有含怨不英雄		

金贵跪在阮英面前，是苦苦的哀告。阮英说道：“兄弟你不用跪着，俺们哥俩把话再要说明，就没有含怨了。你定要我传教，我要不教呢，你却又有这样的哀告。我的兄弟，你不知内里详细。”阮英将话全都说明白，无可含怨，事后自己好有话说。阮英应允即教金亨解绳绑之法。金贵他才将身站

起，也不跪着了。大家酒饭用完，然后献茶，茶罢收盏。金亨找阮英问话：“俺们学解锁在何处？”

阮英闻声金亨问	急忙就把话来云	要学此技是邪法
如在屋中有别人	法术不能传外耳	被人看见白费心
就是俺们爷两个	到在一座大树林	我将咒语全教到
要学就要学个真	若是含糊不中用	倘要遇事难脱身
要教我就不隐藏	必得用功交个清	半真半假易误事
你我非是陌路人	父情子教最长久	此技天下难找寻
错过俺们交情重	我又而今在绿林	为人若不知远近
不如畜生半毫分		

话说阮英把前后的话，全都要说到了，自己又将退身之处，早就留出来了。阮英又拿话点破金亨：是你要学巧技心胜，自己并不醒悟。

金亨忘了害阮英	自己亏心他不明	只愿学技迷心窍
阮英言事未听清	一定跟着树林去	幽僻之处无救星
又是二人学咒语	不能外人去偷听	法又不能传外耳
必得四耳学才成	这是阮英使巧计	绿林以内报仇冤
金亨他是不醒悟	阮英怎说他怎听	金贵他本年幼小
阮英说话他也应	孙氏云平难知晓	不懂阮英使牢笼

话说猴子阮英使巧智稳住金亨，半点无疑，怎样说，父子就怎样的应允。诸凡一切之言语全都说完，临行之时，这才叫金亨自己拿着绳子、铁锁，阮英同着金亨站起身形，走出金门。金亨说道：“这前边离这里十五里之远，有一座大松林，周围真有四五十里宽阔。”

松林之内又隐僻	里边杳无有人行	说到里边去学技
阮英点头说是中	说说讲讲朝前走	观瞧大路人几名
士农工商各奔忙	人活世上难消停	争名夺利无了休
名利二字苦相争	混水鱼儿一般样	世上人多心不平
君子小人分贵贱	上下高低有富穷	人若行善天加护
如要作恶天不容	人叫人未必气死	天叫人亡不费功
二人正然来前进	松林不远面前迎	

金亨领着阮英，来到这座大松林，原来靠着山根，真乃是万年老松。远远的看，甚是稠密，被风吹动，响声呼呼的如牛吼一般。二人走入松林，真是僻静无人，又听松风叫人可怕。

二人走进林里边	僻静无人好森严	万年老松高百尺
被风吹动响连天	往上观瞧不见日	松林稠密天难见
要是无事人难到	哪能来到这这里边	胆小之人要到此
听见松响胆战寒	来到一棵大树下	枝长体粗根外盘
阮英坐在树根上	对着金亨便开言	一定要学这桩技
该得屈尊用绳拴	解绳解锁一个咒	绳锁皆开是一般
把你用绳安绑好	我再念咒对面观	千万将咒要准记
奥妙无穷是神仙		

话说阮英对着金亨说道：“要学解绳锁之技，这是一个方法。绳要能开，锁也能落。先用绳子把你绑上，我在对面站立，我就念咒三遍，绑绳就自己开。”

用绳先把你绑上	要你亲自看其详	我就在你对面站
---------	---------	---------

你好学我怎样方	金亨答应说很好	不必叨叨反商量
你就把我用绳绑	要学好技不怕伤	只管紧紧将我绑
若要绑松不妥当	绑松虽会也不妥	绑松自开法不强
要试方法得真绑	如要含糊就遭殃	仿佛法术不巧妙
若要遇事命就亡	阮英声听说有理	这样他是不提防
拿过麻绳就动手	把他两手先绑上	又将肩膀着实绑
绳扣绑在前胸膛	金亨两腿也绑紧	五花大绑真好方

话说小豪杰阮英，将金亨绑好了，吊在树上，这才说道：“要学这桩技，先得受苦，该要先打一百多个嘴巴，然后你自己将先前过去所作亏心之事说明。若有隐瞒，不但白挨了打，想要不学，还不能改变。”

你要留神听我谈	要你自己说实言	作过亏心事几番
害过何人因何端	害了几条人性命	呜呼哀哉到黄泉
你与何人有仇恨	快把实话自己言	金亨回言说胡讲
学艺这个是外添	我也未作亏心事	却在绿林是魁元
正大光明心良善	教技为何要笑俺	我未害过人性命
从来没有作过冤	阮英回答说不对	当面你就说谎言
我与你有何仇恨	将我锁在柜里边	

金亨以前尚未明白，听见问他作过甚么亏心之事，也得自己说明。金亨闻听此言，学艺哪有这些原故呢？又听阮英问他害过谁的性命，金亨说：“我没害过谁的性命。”阮英说：“你是忘了，我还与你记着害的那人名姓呢。”

为何将我锁在柜	无故你就把心亏	我与你有何仇恨
害我一命将归阴	跟着你去盗银两	同去不能一同回
有心害我死在柜	也许人家用刀挥	有何仇恨当面讲
暗中害人不英魁	你今若不说出理	到底谁是与谁非
问的金亨无言对	此时心中打锥鎚	如梦方醒一般样
叫我插翅也难飞	悔恨当初行的错	不该害人把仇为
我今中了他巧计	入他圈套命难归	

被阮英问的，金亨无言可答，此时后悔也无及了，只得低头不言。阮英看他不能言语，不由的咬牙关，皱眉头，心头火起，气往上撞，怒气勃勃说道：“像你这样意狠心毒，你一定害过许多人命。”

阮英不由怒冲冲	意狠心毒行事凶	对面站立用单背
只听吧嚓响一声	倚仗背膀打嘴巴	金亨脸上肉伤青
打的脸红如血点	虽然疼痛不作声	一连打了十几下
金亨不语忍着疼	小爷越打越有气	用手打他也不中
阮英将鞋忙脱下	扬起鞋底使劲攻	又连打了无其数
打的鲜血往外崩	金亨这回疼难忍	开言叫声小阮英
莫非你要打死我	报仇叫我本命倾	杀人不过头落地
你也应该看人情	阮英这边忙问道	看谁人情要说明
金亨无奈说出口	你也该看小宾朋	你与我儿先交好
他才领你到家中	我妻孙氏真为你	一定叫我救你生
逼我救你要我命	孙氏闹到大天明	不看金面看佛面
不观父情观子情	父子之情全不看	当瞧孙氏老面容
阮英闻听这些话	说的有理把手停	我要不看他母子
叫你一命赴幽冥	你既中了我的计	焉能留你命残生

早下毒手害你命	也就照你那样行	抽刀将你头砍下
我就逃走影无踪	哪能慢慢打嘴巴	无非叫你受些疼
看他母子说明白	还要打你一百零	不能将你就饶放
留你性命真看情	我还打你要解恨	想要不打万不能

话说阮英用手打他嘴巴，他还挺的了。后来阮英鞋底子打嘴巴，打的满嘴流血。金亨虽然是个好汉，他也难挺此刑。万出无奈，他才告饶阮英。阮英不容，还是用鞋底子打他。打乏了歇一阵，歇过来了又打嘴巴。打坏了又打他的身上。

阮英还是不留情	打的金亨混身青	绑的麻绳紧又紧
想要动转万不能	自己反把自己恨	皆因害人才报应
看似作恶没好处	祸因恶积是实情	早知害人有今日
我就不应歹心生	积善之家有余庆	行恶之人天不容
此时叫救无人应	光景我算无救星	准被猴子打死我
要想求活算不中	我今死在松林内	家中妻子不知情
夫妻父子要见面	再想相逢怕不能	可惜临危不善终
这是自作还自受	死后还要留骂名	

金亨自思自叹，看起来行恶之人，焉能得了善终？只落得祸到临头，悔之晚矣。又听阮英说道：“你瞧瞧这个方法，比你把我锁在石柜怎么样呢？这才叫你知道。”

小爷复又把话言	要你自己观一观	你才知道有利害
害人人害有循环	昨夜晚间将你吓	假装显魂纸衣穿
吹动笛子把你吓	你在屋中胆战寒	皆因你作亏心事
我装显魂在外边	你就不敢出屋看	却在屋内受担惊
闹到天亮饶了你	不报冤仇心不平	换上衣服将屋进
假装不知使套圈	中了我的牢笼计	诓你这里大报冤
说罢复又动手打	林外来了二魁元	

第七十回

长青文魁炫耀宝贝 灯下饮酒各怀鬼胎

诗曰：

群雄义气劫法场	个个英勇技高强
只为铁牛惹下祸	救人他把官兵伤
于家堡内多霸道	倚仗豪横欺善良
英雄只管不平事	险些一命见阎王

话说阮英在松林拷打金亨，将浑身上下打的青肿，全都打坏。金亨这样哀告，也是不饶。阮英又举起鞋底，才要往下打，只见由松林外走进两个人。细看此乃非是别人，乃是金亨之子金贵同花云平二人来到。暗中交代，皆因阮英、金亨走后，等了大半日的工夫不见回家，金贵忽然想起，眼望着孙氏太太说话。水耗子金贵对娘孙氏太太问道：“我爹爹跟着阮英走去学解锁的方法，吃完早饭出去，到了日落平西的时候，怎么还未回来，因何原故？”孙氏太太闻听此言，忽然心中想起一事。

孙氏太太心中动	忽然想起事一桩	阮英人小智谋大
怕是入了他牢笼	领着盗银锁在柜	不知怎么他逃生
昨夜晚间又闹鬼	冤魂还能把话明	那些言词真利害
报应循环说的清	乱到天亮才为止	由外走进小阮英
和颜悦色难看破	是我先提那事情	我说不是你锁柜
他才对我说分明	他说他会开锁法	说起真乃妙无穷
慢说将他锁在柜	就是捆绳白用工	三遍咒语念完毕
绳锁能开方法精		

孙氏太太想了多时，如梦方醒，这才明白过来了，急叫金贵同花云平小哥俩到南边大松林内，快到那里看看。那里倘若没有，哥两个急速快到偏僻无人之处，紧要寻找他俩的下落。

哥俩答应说知道	站起身来往外行	出了庄院奔道路
一直奔了火丙丁	十几里路来得快	无非就在顿饭中
金贵行路忙问道	请问花哥事一桩	你看阮英怎么样
他说解锁能不能	云平听问说也怪	我没经过这事情
阮英之计人难测	岁数虽小过聪明	我未听见这桩事
将人绑上自能松	若能亲见算真有	如要耳闻是虚情
金贵闻言说有理	花哥讲的甚精通	说说论论来的快
松林不远面前迎		

话说花云平同着金贵，来到了大松林内，树林里边只听有人说话，又听见哒哒的响声不绝。紧往走了几走，方才绕过了一棵大松树，抬头观看，这才瞧见了阮英又举起鞋底，照着金亨打下来了。

云平这边开了口	叫声兄弟把脸观	他的儿子来到了
是你朋友投心愿	阮英闻听回头看	观见金贵他在前
猴子急快把鞋放	穿鞋复即解绳锁	他将金亨忙放下
金亨得命一样般	看见金贵云平到	金亨自觉好羞惭
叹了一口气无语	跺了跺脚一溜烟	头也不回往外跑
金亨得脱转家园	虽然被打没恨忿	不把阮英他恨怨

自己倒把自己怨 不应亏心行不端 不言金亨回家事
再把三人表周全

阮英对金贵、花云平说道：“你们哥俩这一来，倒把伯父的艺也学不成了，也不能学了。”金贵接言问道：“阮哥，你这个教技，怎么绑在树上打的甚么呢？”

金贵叫声小阮哥	有件事情不明白	学技怎样绑在树
鞋底拷打所为何	阮英回言尊弟兄	要你留神听我说
方才我将伯父打	学艺必得受折磨	别说鞋底打几下
就是刀剁也是当	此技枪刀全不怕	到在身边伤不着
你要不信回家问	伯父一说就晓得	阮英说罢哈哈笑
云平那边把话明	对着金贵来问话	时长青在哪个窝
领我哥俩将他找	好把透龙回里夺	金贵说是离不远
就此俺们把步挪		

花云平问着金贵：“时长青离此多远？”金贵说：“不远，我领你们去找。他好送出透龙剑，乃为正理。”列位明公，又问了你这回书更错了，金贵进了松林，看见阮英把他爹爹金亨绑在树上打呢，为何缘故？

明公有所不知情	听我慢慢细分清	金贵看见打他父
也曾问过小阮英	猴子他又会对答	金亨对子也难明
即今知道不要紧	金贵该得知交情	他父害过阮英命
打他几下解解疼	阮英留情看金贵	后来知道却承情
拣去闲文书归正	将书分清也就中	金贵领着二英雄
出了松林往前行	三人奔了时家寨	且说这位时长青
自从抢来透龙剑	心中欢悦乐无穷	并未到在他家内
来到一座镇店中		

话说时长青来到了遇杰镇，是南北的大街。他是进了南街口，往北走，只见此地热闹，生意兴隆，大街人烟稠密，犹如蚂蚁盘窝相似，闹哄哄声音不断。时常青正看市景，忽看见由正北一人骑着一匹牲口，这一人生得甚是异样。

正北来了人一名	骑着牲口认不清	似马非马真奇怪
不类骡牛这几宗	生的马头长牛尾	双睛叠暴如龙行
长就象蹄一般样	浑身花点玉暴生	四蹄走动急又快
恰是飞腾一般同	上面骑着人一个	二旬向外一后生
身高约有七尺外	细腰狭背手甚嫩	面如白玉眉清秀
唇似丹球鲜又红	牙排碎玉如糯米	文质彬彬一文童
头带文生巾一顶	迎面美玉放光明	身穿翠蓝文生服
粉底缎靴足下蹬	见他骑马入了店	路西客店甚鲜明
长青也就进了店	一进店门神睁睛	大门上悬一块匾
三个金字老天兴	看见那人骑的马	拴在槽头赛如龙
长青才入旅店内	当槽伙计把话明	客官要何屋里住
长青说有要洁净	单间伙房全都有	不知客官人几名
长青回说我一个	要住单房把宿中	店内伙计说是是
领着长青往西行	西边有个小跨院	长青走进店屋中
小院三间多洁净	那位也住在院中	隔一屋门不很远
长青住西他住东	伙计急忙送过水	长青净面饮茶羹

长青想着倒凑巧 一院之内正相应 我好过去将他问
所骑之马叫何名

时长青倒不是真心住店，是安心要领教那位骑的这匹牲口叫甚么名，从未见过有这么怪的。说有凑巧，与那位骑马的又住在了一个院内。时长青净了面，吃了两盏茶，急忙站起身来，出了自己的屋门，就走入那座屋内。

那位正在屋内观 由外进来一少年 看他不过十几岁
长的魁伟貌不凡 面目黄白两肩大 相亲叠暴两眼欢
狮子颅头配阔口 颧骨高耸有威严 粉绫白花巾一顶
六棱凹面绢帕缠 蓝绒高戴在迎面 鬓边斜插蓝绒团
内穿绸缎小夹袄 蓝缎裤子穿下边 上绣百花三蓝素
周围镶着绣花边 薄底缎靴蹬足下 拱手当胸进门槛

那一人也是净了面，正在独坐。忽然见走进一人，那位急忙让起来，说道：“壮士请坐。”时长青抱拳拱手，含春带笑，忙问道：“这位先生贵姓高名？贵乡何处？愚下领教。”

二人见面把礼行 初次相逢问姓名 那人见问忙答对
学生姓吴名文魁 家住北边离不远 吴家庄约百里零
学生年长二十岁 闲暇无事瞧宾朋 还要骑着我的马
得便买些零碎东 领教壮士你贵姓 名姓家乡要说清
小爷闻听他发问 也就全然说分明 长青复又来问话
领教你马叫何名 文魁说叫千里剪 此马真乃有大能
长青点头说可以 从来未见这马行 长相出奇世间少
四不象子一般同

那人名叫吴文魁，离此一百多里，吴家村居住。他的这匹马名叫千里剪，日行千里。时长青全都问明白，心中欢悦。自己暗中想道，自己有宝贝，不晓得别人也有无价的宝贝。

长青问明心添欢 他的宝贝也不凡 日行千里马少有
并兼此马似龙生 此马我若得到手 骑他一定走遍天
盗取金银与财宝 想要犯案难上难 五湖四海交朋友
绿林道上称魁元 再添这匹千里剪 三种宝贝真周全
贪心不足就有祸 祸在不远存面前

话说时长青假意殷勤，来到吴文魁的这屋中盘旋。马名为千里剪，又听此马大有异能。时长青又说道：“吴相公你这匹异兽除了走的快，余外还有何能？”吴文魁说：“我的这匹千里剪，不但走的快，这倒是一件小事，还要有件大事：马头正顶上有一个肉角大有三寸多长，将那个肉角用手一搬，那马呀的一吼叫，真乃了不得。”

一搬肉角叫的声 足下生风起在空 如同驾云与登雾
飘飘摇摇能飞腾 一个时辰行千里 一日能有万里行
不是学生说大话 游遍天下不费工 此马出於外国地
乃系海内一龙生 长青闻听将头点 怪道长的别样行
头上既然生出角 肚下有鳞才算精 文魁答应说不错
腹下鳞大二寸零 若要腾空鳞必炸 鳞缝生烟声如风
此等异兽天下少 黄金万两买不能 我马本是传家宝
真乃称起价连城 文魁说着抬头看 只见长青剑鲜明
他腰佩带一口剑 霞光万道绕人睛 吴生这边忙问道

你的宝剑为何名	尊驾面前我领教	要知此剑哪样能
长青回答是名剑	此剑名曰叫透龙	宝剑能以斩神鬼
魑魅魍魉都怕惊	眼前若要有邪祟	自能出匣斩妖精
喜能避邪多奥妙	此剑真能有大功	身带此剑能保命
若遇刺客伤不能	此剑自能杀刺客	遇见恶人剑难容
必要斩他头落地	想要逃脱步难行	倘见妖魔与鬼怪
必要叫他一命倾	吴生闻听说是宝	我再领教这透龙
长青回言有出处	听我细细说个清	将剑抽出对日照
宝剑内里现活龙		

说是宝剑内中暗藏两条金龙。在这剑身以里拿起来平看，难见龙之面。将剑抽出壳来，用单手举起，白天对着日光一照，看见内剑有两条金龙，上下盘绕，真乃如两条活龙的一样。

如同活龙一般样	盘绕如他在江洋	若遇夜间对星斗
照见就要放毫光	名曰叫着透龙剑	我带此剑把身防
遨游海外访朋友	皆因此剑走四方	我还另有一桩宝
若要提起真高强	名为避法冠便是	带在头上把身藏
站在对面看不见	不是假话将人谎	如要不信当面看
便知真假与其详	非是我今说大话	太岁神仙不敢当
吴生闻听发了愣	难知真假事难量	听他说的真实话
虽然有宝太也狂		

话说吴文魁听了时长青所说，有避法冠怎样奥妙，吴生听他说的天玄地的，愣了多时。复又说道：“你的这宝贝现在何处？该可以能叫外人看见，我要领教。”

这种事情领教明	尊驾留神你请听	能叫外人来看见
才能连夜传美名	宝贝若要无人见	外边哪能知的清
长青闻言说有理	我的宝贝带身中	从来不怕外人见
要怕人看是虚情	说罢伸手取法宝	避法冠在手中擎
吴生这边仔细看	红色头冠放光明	就像壮士冠一样
霞光万道耀眼睛	上边珍珠栗子大	起毫放光绕眼睛
名曰避法冠一顶	我带头上你见清	长青将冠头上带
吴生观瞧吃一惊	忽然不见长青面	对面之人无影踪
吴生暗中说奇怪	这种异事我未经	方才未带冠一顶
他在对面见身形	见他带冠头上带	立刻人无奇事情
真是一种好宝贝	不由暗暗喜心中	自己暗中胡思想
今日算把机会逢	要将此宝得我手	急速回国乐无穷
吴生见宝起歹意	安心不良恶心生	二人各怀心不善
交友那能这样行	丢去闲言书归正	再把吴生细说清
对着对面来问话	壮士可再把话明	说怎不能看见你
你要说话我听	长青对面闻此话	叫声先生听分明
方才你听我夸宝	仿佛深疑我胡懵	

话说吴文魁见宝起意，存心不良。但见时长青带上避法冠，就看不见人了。究竟是在他对面坐着呢。吴生问道：“壮士，你在哪里呢？你能说话叫声听，才好知道你在何处。”时长青将避法冠拿下来收好了，对着吴生问道：“你看我的宝贝如何呢？是真是假，方才看你的光景，有许多的不信的样子

呢。这时候你可见真了，确是不假呢，不是我口出胡言，说些个大话。”

我的宝贝天下无 不是我的言语粗 倘若遇见有宝友
与他结拜不含糊 在外访了这些日 并未遇见真燕孤
店外看见你的马 领教此马何名呼 你方对我说来历
怎样出奇能如何 我又说出我的宝 方才你也看的清
俺们二人全有宝 这才称起大丈夫

身形无影时长青对着吴文魁说道：“我有宝贝，是特意的出外要访有宝的朋友。若遇见了，我就与他结交合好。”吴生回言：“正合吾意，俺们二人不约而同，全是一样的心事。这就是千里有缘才能会在一处。”吴文魁、时长青这二人所说的要交朋友的话，全都是假意，哪一个也没有真心的。二人正谈论，看见店中的伙计来问道：“二位客官是吃便饭，可是要吃全桌酒呢？”时长青说：“是要吃全桌酒饭。”

长青急忙把话明 伙计留神仔细听 成桌酒席要端上
吴生这边把话明 全然记在我一处 你要兄弟真谦恭
长青点头说可以 恭敬不如把命从 伙计答应忙摆酒
不多之时全摆成 二人对着来吃酒 伙计又来秉上灯
灯下饮酒带叙话 各怀心事打调停 长青这边开言道
我是弟来你是兄 朋友也在五伦内 四海之中交宾朋
当初桃园三结义 三圣留下拜弟兄 患难相扶同生死
义气非常心不更

二人对坐吃酒。虽然叙话，口好心非，各怀不良之意。且说时长青说道：“交朋友不得一样，当初有孙膑、庞涓二人，庞涓害过孙膑，那样朋友交不得的，总要学那三位老圣人的义气。”

长青复又把话言 你我会着非等闲 义气相投交朋友
交友总要分愚贤 朋友有个择善道 不同富贵同患难
前朝几辈英雄将 留下美名传后世 也是前浪催后浪
前人留下后人观 在下出外来学事 要访能人好学全
文魁闻听说不错 皆因俺们在幼年 不经之事难长志
天下宽阔有大贤 世上人多君子少 小人行事难不偏
仗义疏财天下少 挥金似土亦不多 屈己从人有几个
人人都想要占先

话说吴文魁与时长青二人，在灯下吃酒，尽说些交朋友的义气。吴文魁复又说道：“交朋友总怕好的人少，心隔肚皮，作事两不知，得分出君子小人，乃为两样。”

吴生复又把话明 人心作事两不知 君子所行要屈己
小人作事找便宜 君子这心常荡荡 小人之心常戚戚
君子出言顺天理 小人出言把人欺 君子凡事要端正
小人遇事有差迟 君子不夺人所好 小人见物热心里
将人之物想要骗 得不到手还不依 交人总要睁眼睛
若不睁眼就吃屈 长青闻听吴生话 自己暗中打主意
明是用话暗点破 叫他白白费心机 欲知二人心腹
下回书中交待齐

第七十一回

长青一觉失了算 丢了透龙避法冠

诗曰：

人心隔肚两不知 二人各要找便宜
你哄我来我哄你 不知谁的智出奇
金针麦芒两相遇 尖对尖来机对机
不知谁把谁哄信 谁要大意谁吃屈

几句残词止住，书归正传。方才言讲吴文魁用语暗中点破时长青，分开君子小人两样作事，暗中是说给时长青听呢。时长青暗中说道，你这是白费精神，要用此等之计，你还不行呢。这是时长青心中的话，并未说出口外。这两个人吃酒叙话，工夫也就不小了。店内的伙计过来，撤去了杯盘，遂送茶来。时长青对着店中的伙计说道：“我在这屋中住下了，好与我的这位朋友叙话。”

对着伙计说分明	我就住在这屋中	伙计答应说知道
你们二位是宾朋	若要甚么我预备	如不用我我就行
长青说是你去罢	我们也该睡朦胧	伙计转身出屋去
屋中二人把话明	说到天交二更鼓	文魁说打开行李
俺们就在一床住	也就不用把衣更	混身而卧很可以
少时就到大天明	长青答应说不错	你我不与外人同
知心友遇知心友	俺们如同亲弟兄	说罢二人将床上
同床而眠熄灭灯		

说时长青、吴文魁二人，俱都是假意套好，同桌而食，又同榻而眠，各人看出全不是真心交友。时长青暗中想着与他在一个屋内住下，又同在一床睡着，自己到了外边，将他骑的这匹千里剪由槽上解下来骑上，就能得到手内。

长青见宝起不良	与他住在一个床	等他睡沉好盗马
得了宝驹我远颺	江洋道上数着我	哪个能比我高强
任意纵横游天下	压倒群雄把名扬	轰轰烈烈将名显
还有何人把我伤	江洋夺魁就是我	许多宝贝我身藏
闷时骑上千里剪	就在天下游四方	我再带上避法冠
无影无形真妥当	佩带这口透龙剑	如同神仙降下方
越思越想越心乐	自己得意喜非常	

时长青自己欢喜不尽，怕的是乐极生悲。时长青暗中的打算盘。且说吴文魁也是想盗他的宝贝，暗中想道：我出来所为寻访哪方有宝，想不到今夜遇见此人，他有两种宝贝。

文魁装睡暗盘算	来找宝贝不费难	不想今夜将他遇
两种宝贝带身边	已经当面全领教	取出他又叫我观
等他睡沉偷他宝	得宝我就把国还	自己我有千里马
我再添上避法冠	腰中佩带透龙剑	我就称起是神仙
回到本国显一显	看我宝贝全不全	带上此冠观不见
我能跨兽飞上天	哪里若是闹妖怪	透龙宝剑谁敢担
斩妖除邪在本国	管叫妖精到黄泉	越思越想心欢悦

这是我遇巧机关

这两个人全都是暗中欢悦，自己打算自己的主意。单说时长青躺在床上，也是假睡。躺了好些工夫，翻了过身，要试探吴文魁睡着了无有。问道：“吴兄你睡着了吗？”吴文魁接言：“我未睡着呢。”

长青试探吴文魁	吴兄你可睡着否	文魁接言说未睡
这边就把话来问	我虽躺着难入梦	心中好像被剪铤
长青复又忙问道	你是心中想何为	也许挪床睡不稳
不该你心是刀挥	这是一种奇巧事	莫非你心是烦谁
文魁回言说错讲	我腹有病在心意	我要对你说实话
不必疑心把我亏	你我本是知心友	豪杰遇见大英魁
心投意合交朋友	望长久远心不遵	若有二心并二意
知道天网漏是谁		

时长青问着吴文魁：“你的心中是个甚么病症呢？”吴文魁说道：“我这心中有一块破病，无名，不知何病，无药可治。要好，除非静养，找一无人之处静养。若要是眼看红尘，耳听是非，难好此病。”

病好除非除红尘	眼不观来耳不闻	人如浮在红尘世
争名夺利乱纷纷	功名富贵难割舍	七情六欲常在心
士农工商空立劳	临危难免不归阴	我想总是出家好
跳出红尘入空门	耳不听此千载事	眼不看那是非人
闲时山前观虎斗	闷时听那百鸟音	日出三竿我还睡
因时一睡到早晨	哪有出家多快乐	诸日静养能修身
如若不想花世界	多少烦恼全在心	我说此话尔不信
往后留神要看真		

吴文魁不但未睡着，所说的话尽是暗中点破人的言词，倒仿佛像知道要盗他马之意，时长青细细的啐这个滋味，听他说有一块坏病生在他心内。

长青暗中细详情	听他言词说的精	有块坏病生心内
所以他才睡不宁	不知是个甚坏病	叫我听着心内惊
明是心中防备我	双关言词叫我听	他算我当悟心里
哪知我心比他明	就是心口不想应	不好对他来说清
本系我怀心不正	先是看出我不公	他才紧紧用话点
他拿我当糊涂虫	早已听出装不懂	故意颠憨装不明
奈着性儿将他哄	单等他乏睡朦胧	我好盗走他的马
给他一个影无踪		

时长青自己盘算：别管你怎样的精明，你也是难逃我手。除非是我无心偷你的这匹宝驹，也就罢了，我真要用心，上工夫，哪有偷不了的道理。时长青一定要盗吴文魁的千里剪，偏遇吴生他不能睡沉，无法下手。想着今夜就让他防备着，明日又不走，还是在这店中存住，到了明夜，准能盗取，此马难逃我手。想罢，复又对着吴文魁问话。

想罢复又把话发	吴兄留神请听清	今夜我也睡不稳
像卧针毡把肉扎	长青试探故问话	文魁这边把话答
叫声兄弟怎么讲	起来看看将针拿	倘若扎肉人难受
不能安歇怎解乏	长青回言说不错	快些点灯找找他
文魁起来把灯掌	长青毡上细找查	找了多时并无有
本来他是使巧法	长青文魁灯下坐	并不睡着笑哈哈

文魁说是白费事 哪有针毡在肉爬 俺们哥俩不俱睡
今夜还要把话说

话说时长青，哪有甚么针扎了他呢？他意思是试探吴文魁睡了未睡，若是不答言，也许睡着，也许假装睡着了，自己好另打主意。他这一说话，吴文魁就起来了，将灯与他点上，二人对坐说话闲谈。

文魁复又把话言 俺们还是得安眠 毡上无针扎你肉
再睡管保得平安 长青回言说有理 少时就要亮了天
说罢二人将灯止 这回谁也无话言 长青自己暗盘算
今夜盗马只怕难 人逢喜事精神爽 长青着急心内烦
忽然悠悠心血炼 两眼难睁睡安眠 长青他可真困了
睡的死人一般样 欲知长青怎么样 下回书中细细言

第七十二回

时阮见面险些翻脸 提起先人顿换笑颜

诗曰：

不该算计把人偷 反将自己宝贝丢
盗人未盗反被盗 失去二宝犯了愁
何人敢到红毛国 夷人野地谁去游
找宝不成反丧命 谁能自寻把命休

话说时长青，半夜的工夫盗不成此马，后半夜他又困又乏，他也忘了防备他人要偷自己的宝贝，这就是艺高胆大。前半夜起来又睡下，几番几次，也有些个乏困，后半夜他就真睡了。这一睡直到了天大亮了。睡醒了睁眼观看，旁边的那位吴文魁竟踪影不见。

长青睡醒细睁睛 不见文魁吃一惊 急忙下床门外看
哪有那位吴相公 回身就在床沿坐 自觉舌干口不清
低头观看自身上 透龙宝剑无影踪 回首抖索摸一摸
吓的自己战兢兢 避法冠也没有了 两种宝贝丢了光
忽然抬头转眼看 墙上有字写的清
你哄我来我哄你 不知谁将谁哄妥
要找避法透龙剑 急速去到红毛国
休拿我真当秀士 女扮男装就是我
皆因你的心不正 要盗我马自招殃

上边写的“红毛国羞花公主题。”时长青看罢，如梦方醒，如醉方明，知道吴文魁乃是红毛国的公主女扮男装，前来住店，遇在一处。不但未盗他千里剪，反把自己的两种宝贝被她盗去，心中恼恨，悔之不及。

长青看罢好着急 这样怪事算出奇 外国能有这女子
她竟敢把异马骑 不用陪随只自己 单人独自来到此
哪有这样女花枝 可惜与我同床宿 我真算个一滩泥
竟未看出是女子 交言说话也不知 反倒被她将我哄
偷去宝贝把诗题 我才知道是假扮 我真是个傻东西
真要看出是女子 昨夜与她成夫妻 倒是白日同床住
便宜反倒不便宜

话说时长青思想，店伙计问道：“你那位朋友天才亮他就走了，将爷的饭钱他都算清了，把银子付了。他不叫我叫你，恐怕你要还店饭钱该得多费了。他说的明白，等你哪时睡醒了叫我再告诉。”

店中伙计把话言 客官留神听周全 你的朋友真不错
代你付的店饭钱 长青这边忙拦挡 伙计不必你多言
你快去把掌柜请 这等事情非等闲 伙计闻听忙问道
客官这是为哪番 长青说是你不晓 急请掌柜到这边
伙计答应往外走 来到文房照实言 掌柜姓王本地住
他的名字王玉山 闻听伙计来说话 急忙来见时客官
进了屋中才落坐 长青这边闪目观 掌柜约有四旬外
雁尾髻鬢黑的鲜

本店掌柜的王玉山到了，问道：“客官，可有何事呢？”时长青说道：

“掌柜的，你看看墙上的字你就明白了。”掌柜的闻听此言，抬起头来望墙上观看，但见上边有八句言词，难解其意。

愣了多时忙问道	墙上写字为何情	上写言词我不懂
学浅才疏是难明	长青回言说胡讲	你真是个糊涂虫
红毛国公主来此	女扮男装写的清	盗去我的两种宝
避法冠与透龙剑	若要包赔无话讲	如不赔我可中
掌柜闻听说且住	客官说话理不通	谁知你有甚宝贝
进店你对谁说明	银钱还得存在柜	若不存记难知情
谁让你俩一屋住	哪晓你们甚交情	

店中掌柜的闻听时长青之言，说是丢了两种宝贝，掌柜的说：“进店来谁知你有宝贝呢？就是有银钱，也得交到柜房的。若不交出丢了，开店之家也是不管的。睡着了丢失衣物，可以包赔。”

时长青闻言口塞	这桩事情算应该	掌柜所说全有理
也就无法把口开	无奈只可话回挽	吴生他可常往来
掌柜必然知他底	哪里居住说明白	倒是男来或是女
为何这样巧安排	她是算账我不晓	应当把我找过来
因何你们不言语	叫她自己就走开	虽是我已睡沉了
伙计叫我也应该	她又不是偷着走	叫人不知算该哉
说的掌柜无话对	低下项颈头不抬	

掌柜的闻听所说的也是合理。他给我还店钱之时，就应叫我知才是道理，为何不叫我一声呢？他还不知内里细情之话，就是那时叫他，他也不能醒了。书中交代，他也是大意，被吴文魁暗中取出薰香点上，将他薰过去了。时长青看此光景，也无法可讹。店中之人又苦苦的哀告，借此机会说道：“不与你们店中相干就是了，还得我自己找她去要宝贝。”说着话，站起往就走。店中之人将他送出了店门。

长青出了旅店门	自己走路口问心	我可怎样去寻找
她本是个外国人	红毛国虽然不远	外国说话难知音
那能像她会汉语	女扮男装话不分	必是她常来我国
学会我国话语真	国中说话人难懂	要去怎找她的身
外国公主非小可	到在她国贵人尊	那能就叫外人见
我去也是白费心	能似去到她就给	也得好言把理云
焉能善将宝贝还	这桩事情费殷勤	越想此事非容易
抬头看见自家门		

时长青思思想想，来到了自己的门前，走进了门，直奔进了屋中。先看见了金贵同着阮英、花云平都来在家中。一见他就明白了，想要退回步来又无法藏躲，才走进屋门。就听金贵说话。

时哥你才回家中	我还领来二仁兄	昨日我们就到了
偏遇你未在家中	老娘将俺全留下	单等你回有事情
我约你必回家转	你快过来见宾朋	长青闻听出无奈
急忙向前把礼行	对着阮英先拱手	然后又见花云平
未后才见小金贵	长青自己把话明	不用你们先问我
我作之事不交情	树林之中接宝剑	无非耍笑二仁兄
并非有心真抢剑	我才去冠露身形	我要真是抢宝贝
不能露面现形容		

话说时长青，他心中有病，见面就知是来找他要宝贝来了。为何等他们先说话呢？倒不如自己先说了，好省了伤和气。所以他就提起在树林接剑，无非耍笑而已，并不是真心抢夺宝剑。时长青说：“我也不肯与道路为仇，你我全是江洋大道的朋友，焉能得罪二位仁兄呢！”阮英不慌不忙，等他把话说完，看他是交还宝剑，可是不还宝剑。听他所说的尽是交情话，倒无得罪之言。

等着他把话说完	阮英这边才接言	说是你也会耍笑
整整玩笑到三天	阮英冷笑说不错	你是道中好汉尖
玩笑我们几乎死	叫我一命到黄泉	此时不必对你讲
久后你能知贤愚	多亏金贵他义气	领我到在你家园
幸而今日见你面	快把宝剑交回还	长青闻听要宝剑
不由顶上把刀钻		

话说时长青与阮英见了面，说了好些道中的交情。阮英等他说完了话，这才向他说道：“既然讲道中的义气，快把透龙剑交还我就算完事，不必多费言词。”时长青听的阮英要剑，他一时的着急，无言回答，又羞又愧。

听说要剑吓一跳	我可对他怎么言	说了许多交情话
应该把剑交回还	如何说是丢了剑	若要说出必惹烦
这可怎样对他讲	我又怕他把脸翻	急的心乱无言语
心亏之话真为难	若要说出丢剑事	实在丢弃不算男
反被他们耻笑我	诸日打雁被雁打	算个甚么江洋盗
绿林之中不魁元	不但自己名丢尽	先人之名也算完
羞的面红如赤皮	满面羞惭无处钻	好些工夫没话说
如同哑人一样般	三位英雄也发愣	看他好像中疯癫

阮英、花云平、金贵三人，看见时长青就像现得了甚么病症的样子，口不能言，竟似疯癫。阮英等了多时，他也未说宝剑如何，是交还或者是不能交还，并没说话。阮英等的着急，这才说道：“你既讲义气，为何不得交还我的透龙剑呢？”时长青只得打嗨声，说丢了宝剑的话实在的难於出口。金贵他看出他是为了难了。

金贵看出他为难	这边急忙把话言	时兄为何这光景
我看你是为大难	有何难事对我讲	我能分忧敢上前
不怕赴汤与投火	哪管油锅共刀山	朋友能有择善道
患难相扶是一般	有话只管对我讲	看我人小胆大宽
我能与你出危解	何必你又把我瞒	是我替你说了话
你好乘此将话言	甚么大事全在我	千斤重担我敢担
天下无有难为事	就怕为人心不专	长青闻听金贵说
自己能把精神添	他才说出丢宝剑	从此要把我名捐

还是金贵看出，时长青有了大为难之事，不好出口的样子。金贵替他说了话，时长青也不得不说了。万般无奈，这才说道：“绿林之中，叫我算把名都丢尽了，实在没有脸面活在世上。”

未曾说话先带着	我在绿林把名丢	说起一桩奇巧事
三位留神听根由	皆因遇见人一个	儒雅秀士是女流
女扮男装将人哄	旅店就将她存留	遇见我是真瞎眼
大意并未细查收	与她一屋同床宿	我想把她宝贝偷
那匹马名千里剪	一日能把千里游	顶上长出一肉角

若有大事把角揪 四蹄登云腾空起 真算异兽实难求
我是要盗她的马 用上工夫熬心头 盗马未得反被盗
叫她把我宝贝偷

前半夜她还未睡，问她话，她就对答。过去了我才明白，她是一心也要偷我的宝贝，我竟把她人偷我之事忘了。后半夜我就困睡沉了，中了她的薰香，把我的避法冠与透龙剑全都被她盗去。

也是一时我不明 中了她的计牢笼 盗去我的两件宝
临走墙上写的清 七言八句留诗警 要找两样得费工
必得去到红毛国 两种宝贝得手中 他国公主留诗句
竟敢前来显奇能 外国能出这女子 胜似俺国大英雄
何人敢到外国地 人地两生怎去行 长青说完他的话
这边气坏小阮英 丢了宝剑祸非小 那也不能我是东
葛昆师父赤法道 本是他国剑透龙 是我打赌三盗宝
要到相府斩妖僧

阮英听他把透龙剑丢了，可着了急，说道：“这口宝剑不是我的，乃是花兄的朋友，叫滚地雷葛昆的师父赤法真人练成这口宝剑，专能斩妖除邪，借与葛昆镇宅。虽然与我打赌盗来，事后还得送回，物归本主，哪能留下此剑？”阮英着急的说道：“你要是真玩笑，当日就该将剑交回，把话说开了，才是道理，算玩笑也就是了。为何你又带着宝剑在外游玩，是何道理！你又将剑丢失，难道你把剑白给丢了不成？”

阮英不由发烦躁 白丢宝剑称英雄 你也应该仔细访
阮英乃是小英豪 江洋路上谁不晓 哪个敢把我小瞧
五湖四海交朋友 仗义疏财把友交 一把单刀绿林闯
我也常常把气淘 专管世上不平事 若遇恶霸定不饶
盗剑也为救人事 秀英盟嫂把命逃 非是容易盗宝剑
费尽心机正三遭 将剑才能得到手 要到相府去除妖
不想被你巧接去 阮英我俩你恶刁 竟敢将剑丢失了
明要欺我不懂交

阮英动怒说道：“你丢的宝剑，怎么对我说丢了就算完事？你想要白丢了，那能中用？”阮英就要说伤和气的言语了，花云平见事不祥，急忙接言说道：“时长青，你的去世先人，却未对我告诉。”

云平细问将根盘 长青这边便开言 问我先人也不软
当初居住在梁山 提起人人都知晓 姓时单字一个干
云平闻听说罢了 甚么大事算完全 多亏我先盘问你
怕你哥俩把脸翻 梁山一百单八位 全是结盟去世先
他系阮氏三雄后 我父花荣非等闲 你父时迁是好汉
虽然人死美名传 俺们先人同结义 亲弟亲兄一样般
父往子交不虚套 谁要翻脸倒不贤 阮英闻听消了气
复又行礼反添欢

话说猴子阮英，话语之中，越说越紧，面上带气，就要翻脸的样子。时长青也在年幼，谁肯让谁呢？多亏花云平急忙拦阻，细盘问，全不是外人，俱是梁山上好汉的后人，哪能翻脸？怎肯不仁不义作事呢？

多亏云平人聪明 盘问称人有表情 阮英好就难翻脸
今日遇见好弟兄 梁山初聚英雄会 位位都是那样能

弟兄义气同生死	才能留下万古名	傲骨英风依然在
后人也得照前行	不改家门是孝子	也学先人交宾朋
虽然难比梁山事	不失义气是英雄	阮英不但不动怒
反倒欢悦长笑容	盘问还是长青大	阮英带笑尊仁兄
几乎我为失言语	得罪兄台怎担承	你我如同亲骨肉
幸中之幸来相逢		

阮英将话挽回，大家相合。阮英复又说道：“外国之地，与我国是两样。既是将二宝得去，谁能我的回来？”

外国找宝实在难	到了那话怎么言	两下说话全不懂
须带通言在旁边	她既将宝盗了去	故意哪能交回还
外国公主非小可	难以见面把她观	若去被她害了命
还没地方去伸冤	我虽胆大不敢去	若是外国不是玩
云平接言说不错	找也不敢到那边	俺们弟兄得商议
倘有逞能把命关	长青这边忙说道	走路想着真是难
有心我去将她找	舍出性命走一番	反复叮嘱我自己
总有害怕把惊担	金贵听说哈哈笑	看我人小胆包天

他们三个人全不敢到红毛国去要避法冠、透龙剑。金贵哈哈大笑：“二位仁兄，不用为难。方才我就先说明白了，别管甚么大事，全在我的身上。我一人要到红毛国走上一回，拿回两种宝贝回来，才如弟愿。”

方才我就先说明	天大之事敢应承	我就急到红毛国
皱皱眉头姓字更	不是金贵说大话	要回二宝谈笑中
今日起身我就去	试试她能是我能	能够得回两种宝
一怒盗她马走龙	叫她知道能人有	省她谎诈眼太空
只知自己多巧妙	能人之中有英雄	说罢站起往外走
这边吓坏人三名	要知金贵吉凶事	下部书中说分明

第七十三回

金贵挺身异国寻宝 阮英路遇囚中铁牛

词曰：

金贵投外国 哪管死与活
他那设巧计 哄信女姣娥
才将二宝得 也算有智谋

闲词叙过，亦不多提。演至那段结局，书接前文。上回书中交代，说得是长青、阮英、花云平三个人着急，全都不敢到在红毛国去要宝贝避法冠与透龙剑。恐怕到了外国，人地两生，要被她害死了，也是无处伸冤告状，所以不敢前去。

他们三人为了难	谁敢前去到那边	人地两生话难懂
外国之人不一般	怎能见她公主面	对面好把话来言
三位英雄发急躁	哪个敢去是魁元	金贵在旁接上话
三兄不该小看俺	方才我就先说了	事大如天我能担
哪怕龙潭与虎穴	不管油锅共刀山	我敢前去到外国
两种宝贝找回还	得便也许盗她马	我去必要占她先
此去不怕被她害	死而何惧生何欢	

金贵一定要到红毛国去将两种宝贝盗回来，叫她得之不善，去之容易，她才知能人背后更有能人。外国本是我国的下邦，年年要来进贡，岁岁称臣。她属国下邦的公主，竟敢将我时兄的宝贝盗去。

这也是她来逞能	自知她的武艺精	藐视我国无好汉
胆大包天乱胡行	我也到在她的国	盗回二宝显显能
他若中了我巧计	还要盗来马走龙	那时叫她都知道
我国上邦比他能	从此不敢来我国	知晓天朝有英雄
他邦女子有斗胆	真把我们看的轻	今日我就要前往
五月初五正相应		

话说金贵才交九岁，人小胆大。这三个人比他的岁数大，都不敢去到红毛国，他就敢去。这日正是端阳佳节，五月初五日，金贵就要起身前去取回宝贝了。

阮英这边忙阻挡	你要前去非等闲	皆因你的年纪小
到在外国不是玩	虽然聪明有才智	外番之地难上难
家中现有父母在	堂前还有二老年	你去倘有不测事
千斤重担谁敢担	一人不可到外国	在家容易在外难
贤弟要听愚兄劝	云平长青忙接言	兄弟千万你别去
事项就能有日完	不用着急你前往	与俺哥们不相干
别看丢了两种宝	小事何用挂心间	绿林之中将手巧
也许他人偷去俺	胜败乃是常常有	有失必定就有完

话说阮英、花云平、时长青苦劝金贵，不让他一人去到红毛外国，怕的是凶多吉少，去不得的。金贵说道：“三位兄台不要阻挡，要在江洋道上，闯的人讲究时来杀人，时去人杀，我视死如归，把生死焉能放在心上？生而何乐？死而何惧？”

横跳黄河竖跳海	万丈高楼着脚歪	若要杀人不眨眼
---------	---------	---------

生死怎能记心怀	如若胆小不敢去	宝贝焉能找回来
不入虎穴焉得虎	我也不瞒三兄台	看事作事随机变
见事不祥我走开	倚仗水内我的艺	我去自然有安排
糊里糊涂去混闹	宝贝怎能得回来	不但不能找回宝
飞蛾投火自招灾	我要前去有道理	人小作事不耍孩

这三个人听他说的有理，也就不阻挡他了。金贵又说道：“事不宜迟，我就此前往。”说罢立身起来，往外就走，这三个随后相跟，一同出了时长青大门，往前送了有五里之遥，又吩咐他许多好话。

三人相送在后边	走路吩咐好良言	如果到在红毛国
耳要听真眼要观	临机应变莫大意	须要慎行防备严
见事不妥即回还	省的我等把惊担	你若在外住一日
我们三人心挂念	见你回来将心放	免了我们把心悬
你到外国多住日	我们心中难安然	金贵答应说知晓
三位兄台心放宽	外国说话我知晓	皆因我常海边玩
他国离海不甚远	红毛就在海中藏	两国通商常来往
他们说话瞒我难		

话说金贵辞别了三位英雄，他直奔海沿去了。话说这三位目送金贵走的看不见了，这三人才抹转身形，往回里走。走了不远，瞧见前边有多少官兵押着一辆木笼囚军，车内木笼原是一条黑汉。

三位好汉仔细看	木笼黑汉在里边	三人往前赶几步
阮英这边吓一惊	木笼之内非别位	乃是铁牛唐永丰
官兵跟押有五百	不知他为哪一番	阮英止步就不走
云平长青把话言	因为何故你不走	阮英说是你细观
木笼以内那黑爷	是我师兄如命连	师兄复又同结拜
他叫唐奇非等闲	兄弟六人曾结拜	患难相扶是一般
不知他惹什么祸	我要救他理当然	

阮英说这是我的师兄，又系结义兄弟，见他有难，焉有不救之理呢？有心救他，又不知他所因何事，也得问明再救他，不为晚矣。时长青说：“要知他事，这也不难，待我去问个确信。”三人商议，只见由后边跑来一人，眼中流泪。

后面跑来人一名	眼中流泪暗伤情	口中喊嚷无王法
可叹好汉真难明	皆因救人身招祸	倚仗他们住兵营
倚多为胜抢良妇	这位好汉气不平	打死恶霸人几个
他才落的身招凶	救我夫妻不分散	母子婆媳能相逢
救了一家人性命	我要救你万不能	叫我去找他师弟
名叫猴子小阮英	我可哪里将他找	求他好救唐恩公
若是不能阮英到	真是恩公没救星	

但见后面这个人，眼中流泪，口中说话，三位英雄全都听他说要找阮英，阮英急忙走至他的面前，将他挡住说：“朋友，你因何事落泪？你要找哪个阮英？前边木笼内的那个人，你可知他身犯何事？”

阮英挡住把话明	你的名姓先说清	木笼之人犯何事
看你光景必知情	你快对我来告诉	然后我再说分明
那人对面留神瞧	原是一位小英雄	身后还有人两个
衣帽光鲜都年轻	那人看罢忙说话	提起那位真屈情

我的名字叫刘禄	家中世世皆务农	我的老娘六十二
娶妻周氏在家中	就在于家庄内住	有个恶霸于家龙
他有五子名五虎	倚仗势大行事凶	起名仁义礼智信
个个学的本领精		

话说阮英盘问刘禄说：“你可知情，你要先告诉我了，我再告诉你去找阮英，可就容易。”刘禄闻听说去找阮英可就容易，欢喜不尽，他才把唐铁牛之事细细说明，是因何故却招了祸了。

书中交代事一桩	铁牛皆因我阮英	弟兄分手先说过
相会要到汴梁城	铁牛事完奔东京	来到城里都访清
阮英所行全知晓	救了盟嫂梁秀英	秀英太平住吕府
就是不见他师兄	见了葛昆才知道	打赌三盗透龙剑
阮英又交一朋友	踏雪无痕花云平	他们二人在一处
难找二人影和踪	铁牛思想往外找	这日出城往西行
前行来到于家堡	他就住在旅店中	铁牛正然自饮酒
忽听店后有哭声		

唐铁牛正在陈家店吃酒，忽听的店房后院屋中有三个人的哭声震耳，有男有女，哭声不止。唐铁牛说：“呀！叫店中的伙计快来！”店小二闻听叫他，急忙跑进问道：“唐客官叫我来，你有何事吩咐？”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第七十四回

铁牛遇不平为人解难 痛打王管家初显威风

诗曰：

三雄义气抢铁牛 敢与官兵来寻殴
寡不敌众难取胜 阮英着急心担忧
无奈四外找朋友 大战官兵报冤仇
相府搬请铁罗汉 奸党妖僧犯了愁

话说唐铁牛叫来店小二，这才告诉说，后院住的刘禄，原先就是开这座大店，皆因本钱短少，将这座店押出来了。他的住房，就在这店的后院居住。刘禄之妻周凤娘，长的美貌无双。皆因于家五龙，是五个名为仁义礼智信，他爹叫于成龙，第五子名叫于信，看见周凤娘的美貌。

皆因凤娘多美貌 抛头露面把祸招 于信想要美貌妇
暗中谋算女多姣 私下作好假借契 借他白银未还交
讹赖借他银五百 三分利息把情瞧 叫人找去名刘禄
刻不容缓将银讨 非刑吊打将银要 刘禄哀告苦求饶
于信开恩说了话 无银快把你妻交 快送你妻顶银两
刘禄应允把账消 这才放回把妻送 刘禄回家对妻言
他母闻听这件事 婆媳二人哭嚎啕 凤娘本是善良妇
心如扎上万把刀

话说刘禄得命回家，对了他娘、他妻告诉：于五老爷开了大恩，吩咐於我，快把我妻周氏凤娘给他送去，算顶还五百两银子。若要不把周氏送到他家中去，惹的挡路虎于信动了怒，再要将我拿去，难逃活命。

他娘闻听走真魂 周氏也是泪纷纷 他娘止泪开言道
天上降刀要杀人 无事生非招冤枉 哪时借过他的银
这是明要行霸道 倚仗势大欺良民 我儿老实多软弱
你妻贤德有孝心 这件事情怎么好 我又难舍儿的身
娘又不舍贤媳妇 这是活活坑俺们 老娘说完放声哭
刘禄哭的甚难云 周氏凤娘泪如雨 一家哭坏三个人
铁牛店中才吃酒 叫个伙计问的真 伙计老实对他讲
铁牛闻言气炸心

唐铁牛问道：“伙计你怎么知道这样真切呢？”店伙计说道：“刘禄是我家中的哥哥，我怎么得知不真切呢？”铁牛复又说道：“刘伙计，你把我领到你宗兄的家中去，我再问明。真要有这样恶人，我就难容，代你报仇。”

铁牛性情太愣怔 专打人间理不平 闻得此事动了怒
这等恶霸实难容 你将我领他家去 我要当面问个清
伙计摇手说不可 好汉必要惹灾星 铁牛这边双睛睁
你若不领把头拧 走上前来忙抓住 吓的刘二走魂灵
急忙说是我领你 只求好汉把手松 铁牛松手哈哈笑
我也不欺显我能 伙计不用你害怕 我也不是愣头青
刘二回言说就走 到在后面问分明 领着铁牛往后去
一步走入是非坑

店中伙计刘二领着唐铁牛来到刘禄的屋门。刘二说：“你们不用哭了，

有外客来到了。”母子夫妻正然痛哭，忽然听见刘二说道有外客来了，周凤娘也就闪躲不及了，刘禄母子止泪，抬头观看。

母子止泪抬头看	有位英雄却威严	看来身高有丈余
膀阔三亭腰粗宽	面似乌金明又亮	两道浓眉眼圆
狮子大鼻配阔口	双耳厚大望怀前	青缎壮士巾一顶
绢帕包巾把头缠	内衬青绸小夹袄	兜裆缎裤穿下边
腰中紧束英雄带	搬尖快靴足下穿	好像烟薰一太岁
火燎金刚一样般		

母子夫妻看见刘二领来这位好汉，素不相识。刘禄问着刘二说：“兄弟你把这位好汉领来，所因何事呢？”刘二回说道：“大哥有所不知。这位唐爷在店中吃酒，听见你们后屋的哭声，这位唐爷将我追问，我就把你们事全都实诉了。这位爷台，一定要我领着他来问问细底。”

这位客爷他姓唐	听见哭声问其详	是我对他实告诉
并没一字有瞒藏	这位大爷闻此事	黑脸气的发了黄
一定叫我把他领	若要不领将我伤	是我无奈将他领
当面他要听言良	你们事情对他讲	他就听去也无妨
刘禄闻听连摇手	素不相识难开腔	非亲非友怎说话
此事不好在外扬	倘使被人听了去	前去送信必招殃
铁牛闻言心急躁	不应这样把我防	

话说唐铁牛说道：“皆因你们这屋中哭声过悲，我才问了店中的伙计。他说的不明，我叫他把我领过来，一定要问所为何事。我姓唐，名叫铁牛，好管个不平之事。”

我先对你说姓名	然后对我说个清	刘禄闻听铁牛话
看他动作是英雄	不像那等无能辈	所说所作丈夫行
到处爱管不平事	若遇恶霸他不容	刘禄想了多时会
急忙上前把手恭	好汉若问我的事	冤枉冤哉真苦情
此处地名于家堡	有个恶霸于成龙	他有五子名五虎
个个英雄有大能	独霸一方行万恶	若要打仗一窝蜂
家中打手人多众	诸日操演软硬功	纵子行凶抢妇女
不怕王法任意行	无故将我便讹赖	自作假契行事凶

“于成龙的第五子，外号挡路虎，叫于信，他自己私写了一张假借契，硬赖我纹银五百两，每月三分利息，故作看人来到我家，将我叫去，时不容缓，吊打逼要银两，若是无力交还，他就要我的女人顶帐。”

方才要我放回转	我到家来将母言	如若不把我妻送
屋中无银把他还	倘或再将我拿去	要求活命难上难
万般出于无可奈	将妻顶账求平安	剩我好养生身母
家中侍奉老年残	皆因婆媳难割舍	夫妻恩爱两牵连
婆婆夫妻有三口	就要离别心痛酸	听他痛哭在一处
惊动好汉到这边	刘禄说罢冤枉事	铁牛气的喊连天
清平世界无王法	朗朗乾坤把天翻	却有这样万恶事
铁牛焉能善宽容		

话说这位英雄闻听此事，只气的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喊叫如雷：“气死吾也！”铁牛叫道：“刘兄不必害怕，我有银子，他来要时待我替你还帐。”

你我从此有交情	俺们哥俩就结盟	你母即是我的母
铁牛进前把礼行	老母面前忙跪倒	刘禄也就跪川平
急急还礼将头叩	张氏太太哪曾停	双手紧合连连拜
叫我老母怎担承	这是有缘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太太拜完忙伸手	拉起铁牛愣英雄	太太又把凤娘叫
媳妇快来见恩公	铁牛着急说差矣	不可恩公把我称
再叫恩公我就走	犹如骂我一般同	我是你儿一般样
老娘不必再谦恭	如要叫我提名叫	才像母子理上应

唐铁牛说道：“老娘不要这般称呼，哪有恩公呢？我就是你老人家的儿子。”张氏太太点头说：“是也罢了。既然这样，媳妇你快过来见见，这就是一家人了。”周氏凤娘即忙向前，将双手一合，对着铁牛拜了两拜。铁牛说：“你是嫂嫂不拜。”周凤娘说道：“我自幼小之时就知道三从四德，礼义谦耻，节义冰霜，三贞九烈，也不能希贪他家的富贵荣华。我到一家，无非一死方休，焉能从他！有辱家风。我死倒无惜，就是心中难舍婆母年迈无人侍奉。”

凤娘说话泪如梭	情念婆母舍不得	已经年过花甲子
何人侍奉我的婆	叫我心中放不下	真是难舍又难割
好个恶霸贼狗子	害我居家满门庭	这世不能将仇报
阴司路上走一程	阎王殿上去告状	死后必要见阎王
冤怨相报循环理	一定把你活抓着	祸到临头不非凡
那时后悔也不中	铁牛听了凤娘话	心中好似刀子割

话说唐铁牛闻听周氏凤娘之言，乃是贤孝之妇。英雄最喜爱孝子贤孙，节妇义夫。见了这样之人，如若为难，他铁牛就拚了性命，也是要搭救难中之人。唐铁牛听着周凤娘将话说完，他才接言说道：“嫂嫂不用你愁，也不要将你顶帐，兄弟我有银子替大哥清还银账。”

不用嫂嫂你难心	兄弟我能替还银	朋友有难必相救
这点小事在我身	于信要银五百两	照数还他无话云
说罢伸手取银两	抖囊之中把手伸	一连取出十封正
起毫放光雪花银	他要利银我还有	不能少他半毫分
将银放在桌子上	母子夫妇看的真	张氏太太开言道
叫我母子怎报恩	铁牛闻言心不悦	老娘说话真气人
方才已经说明了	莫非老娘起疑心	必是疑我没好意
素不相识又无亲		

这三个人看见唐铁牛取出了五百洁白银子，老太太先就话说：“这可叫俺母子怎样报恩呢？”铁牛面上带怒说道：“老母又生疑心，总是不能将俺信实。莫非又要疑惑我心怀不善？”张氏太太看铁牛的光景，是真真侠义的好汉，并无恶意，心中大悦。刘禄夫妻二人也是欢喜不尽。正然说话，听见门外有人叫喊。

忽听门外人喊叫	刘禄你真不懂交	五爷定要打死你
是我与你讨的饶	回家理该把妻送	不当得命家内藏
难道你将白银使	莫非你敢要脱逃	快将你妻送了去
塌天大祸全然消	如要不把你妻送	五爷动怒就招灾
一边喊着往里走	进了屋中仔细瞧	刘禄夫妻一旁坐
张氏她娘把话言	管家不必要喊嚷	我有银子向爷交

哪有拿人去还账 来人闻听发了昏 要还银子不中用
自要惹火把身烧 若不交人必招殃 五爷准要耍毛包

来的这个人，是于信的管家，名叫王宝，外说叫他野鸡溜，是挡路虎于信叫他到在刘禄的家中，告诉刘禄快把女人送去，好完事。如不急速送去周凤娘，送还银账，惹的于五爷动怒，你可就难逃活命。

王宝前来把信通 快送女人将账清 如不送去还银账
五爷恼怒难宽容 听他娘说有银两 要人还账万不能
王宝闻言连摇手 此时还银可不中 刘禄自己亲口许
送去女人把账清 铁牛闻听这些话 不由动怒气满胸
手拍桌案扑咚响 狗使奴才要行凶 哪有这桩霸道事
讹银还银偏不应 定要人妻去还账 莫非不是父母生
吃了熊心与豹胆 天外野人成了精 不知礼仪并王法
理义人情全不通

这个王宝由门外进屋中来，铁牛早就看见他了，约有二十向外的年纪，长的面黄饥瘦的，贼眉鼠眼的样子，穿了一身青衣，蹬着一双薄底快靴，走进来说话。好汉也未把他放在心上了。

铁牛见他未开言 听他讲话来说完 还是还银他不允
一定要人抵债还 英雄闻言气炸肺 手拍桌案叫连天
王宝正然说着话 听叫如雷一样般 听见有人把他骂
王宝扭头抬目观 那边来位黑大汉 如同太岁降下凡
连人和衣全黑色 犹如一个黑泥团 声响如雷惊人胆
王宝看瞧吃一惊 但见他双眉皱 大眼瞪的却似圆
大骂于信行万恶 你敢胆大包了天 硬行讹诈作饭食
夺人之妻惹祸端 仗着豪霸欺良善 哪有要人把账还
今日我来助朋友 於娘与我说根由 并没见过他银两
硬要讹赖使圈套 老娘胆小怕生事 与我借银把账完
只论省事波罗密 我才为友交银添 取出白银五百两
利息说明我也还 哪知于信太霸道 不要银子要祖先
我正在外找此事 如遇恶人难宽容 狗使奴才你回去
快对于信照实言 就说刘禄有朋友 要替盟兄把银还
若要银子快拿去 利息多少我再添 不要银两人也有
今夜我就到那边 你就回去快送信 允与不允把信传
王宝闻言不动怒 好个黑汉敢大言 太岁头上来动土
你是活的不奈烦

野鸡溜子王宝听了铁牛说的这些话，不由的动怒说道：“你这个黑汉，说话真愣。莫非说你是活的不耐烦了？要自找起祸来？你也该细访一访，于家五虎的利害。”唐铁牛闻听王宝他说出于家的父子名号，不听犹可，一听五虎之号，怒从心上起，火向胆边生，只气的七窍生烟，顿时心头火起，呀呀怪叫说道：“真乃气死我也”。

口中嚷叫气死我 这样恶霸真不多 无法无天自起号
不怕天仙与神仙 他们自知虎利害 我能降龙把虎抓
太爷到处除恶霸 我要拣恶能抄窝 恶人他要遇了我
呜呼哀哉命难活 打虎好汉就是我 常常降龙把虎摸
看你似个无能辈 放你回去把话说 就说祖宗我来到

降龙伏虎镇山河 龙虎如要不害怕 叫他父子看明白
强者存来弱者死 当面较量死与活 王宝听了铁牛话
我先给你死不得

话说王宝听了唐铁牛之言，不由的气往上冲，嚷道：“你却敢口出大言说此话，量你又何能处！也不用回去报信，我先管叫你知道强将手下无弱兵。要知道与凤同居，必出俊鸟，与虎同房，焉能有善兽！”王宝对着铁牛头颅顶上就是一拳。好汉见了不慌不忙，单手往上一托，回手来急将王宝的手来抓住，用了力将王宝的右手就是一拳。王宝他就挡不住了，疼痛难忍，口口怪叫起来了，说：“饶命！”

王宝疼的喊连声 完了我的命残生 好大汉你饶了我
我也不敢来逞能 我可知道算是了 好汉膂力果无穷
高抬贵手将我放 叫我回去把信通 好汉有能等一等
我本是个无能人 力气不佳算稀松 你就要了我的命
好汉你也不高明 疼的不住苦哀告 只当买雀放了生
铁牛这边哈哈笑 方才为何把我轻 有心我将你打坏
没人报信也不中 暂且我先留下你 快对五虎去说清

话说王宝被唐铁牛将他手抓住，用力一拳，他就痛了个狼嚎鬼叫，哪能破的开铁牛之手。事出无奈，只得苦苦的哀告：“好汉求饶活命。”铁牛说道：“我看你有降人之能，哪知你连握鸡之力无有，就敢动手来与我较量。”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第七十五回

于信夺人妻逞霸道 铁牛仗义大打出手

诗曰：

铁牛为人心梗直	仗义疏财世间稀
心慈尚能招祸害	五虎霸道把人欺
万恶惟有淫为首	夺人之妻心痴迷
暗室亏心天有眼	报应临头悔不及

话说唐铁牛粗中有细，有心将王宝打坏，然后再找五虎算帐，与刘家除害，细想此事作不得的。我本是一派的好心，救人之难我去找五虎，倘或惹出祸来，不但不能救他，反给他母子夫妻大有无益之处。我去后，那五虎焉能善罢干休？必要拿刘禄报仇。我找五虎，反与刘家惹了大祸。

好汉作事也算明	我要救人称英雄	只是恐怕惹下祸
反与刘家把事生	不如帮银还清账	免了刘家惹灾星
移祸与人事别作	走后不要落骂名	英雄他方没动手
尽说好话把账清	留你回去对主讲	若要银两就现成
不信你往桌上看	这是我帮刘禄兄	要想要人行霸道
我既在此焉能容	不怕父子同来看	正要与他赌斗争
父子如肯依了我	俺与他们免行凶	如若不能听我说
要想要人万不能		

话说铁牛并未打，将话全都说明白了，铁牛这才把王宝松开了，说：“你去罢。”王宝就得了活命一样，一言未发，转过身往外就跑。且说挡路虎于信，差了王宝前去要人，自在家中等候。

于信在家等回音	差遣王宝去要人	等了多时不回转
心慌意乱站起身	坐不安来立不稳	发似人抓不定神
心中好甚不安事	如同滚油烹炸心	于信正然心忙乱
看见王宝跑进门	见着于信忙跪倒	两眼不住泪纷纷
于信一见忙问道	为何这样对我言	王宝即忙说坏了
刘禄家中预备人	原是一条黑大汉	却似皂王降凡尘
我到刘禄屋中去	未敢要人先要银	刘禄他还未说话
那个黑汉大动嗔		

我也不知道他家中预备下了打手。我进了屋中，并未敢先说要人的话，我先说是五爷叫我来要银子来了。刘禄还未开言说话，那个大黑汉张口就骂于信。不等王宝说完，于信就接口说道：“你就该急忙对那黑汉说出俺爷们字号，他就害怕，不敢藐视。”于信痛恨王宝，你就该把我提出来，就省的他往下多说话了。王宝听于信之言，不由的皱眉咧嘴，急忙的接言说：“五爷，你别恨怨我没报俺爷们字号。”

不但只报你一名	五虎字号全报清	外称爷太老字号
共合报与黑汉听	素日字号真好使	今日报出就不行
报着全都不中用	黑汉闻听笑连声	黑汉他更说的好
龙虎字号本稀松	他曾降龙与伏虎	特来要把龙虎平
前来所为拿龙虎	要在此处留美名	拿住五虎有用处
剥皮做衣好过冬	剩着虎骨熬膏药	然后他再杀老龙

抽出龙筋做腰带 要再剃了龙双睛 一家老小全杀尽
要留一名不英雄 于信听了王宝话 气的两眼冒火星

挡路虎于信听见王宝的这一番言词哪能受得，气的目瞪口呆，如同哑人一般，半天没有说出话来，险些气坏。这一口浊气拥了好些的工夫，他才转过来了口中嚷道：“呵呀，真气死我也！”于信气的暴跳如雷，急忙将大衣脱去，手提一把竹节钢鞭叫道：“王宝你快把我领去见见这个野人。他是从哪里来的，叫他好认得我，他是怎么抓虎皮，是如何将我熬成虎骨膏药。”

你快领我到刘家 叫他将我虎皮剥 我要见见他害怕
好叫他快把我杀 从来未听人说过 三头六臂红头发
他来打虎虎难打 倘若发威把他拿 人若没有伤良心
虎也不能去伤他 打虎不成被虎咬 就要一命到黄沙
于信说道俺快走 急速领我到刘家 王宝急忙开言道
不要作慌听根芽 你要前去怕不妥 黑汉力大难敌他
方才吃过他的苦 被他单手把我抓 险些把我手捏掉
疼的浑身似刀扎

于信叫王宝领他去找那个黑汉，誓不两立。王宝说道：“五爷要去找黑汉，怕的是不能取胜。要去找他，必得多带人才可以去得。那条黑大汉力大真能，拳硬如铁，不亚如唐朝李元霸。”

那条黑汉力无穷 方才把我魂惊吓 他手抓住我的手
从来未把我打惊 黑汉也未打着我 单手一拳难受刑
骨酥肉麻浑身软 手指连心实在疼 硬要破开不中用
欲要还手力不行 不知黑汉力多大 再要使动我命倾
疼痛难忍出无奈 苦苦哀告把我松 他才说了许多话
无可奈何我得听 叫我回家来报信 就说来个黑祖宗
叫道龙虎去跪拜 烧香磕头把礼行 将他请到俺家内
当敬祖家一般同

王宝说那个真是霸王，从来出世，不但话大，真也勇猛，一两个人如何是他对手？要找他呢，非得勇力过人打手不可能去的，须要都带领着，一齐前去那才行得。挡路虎于信听了王宝之言，怒上加怒。话说王宝看于信往外就走，急忙向前拦阻说道：“五爷要是自己一人前去找那黑汉，可是万万的使不得。并不是我长他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那黑汉真利害。”于信不听，手提钢鞭走出屋去。

于信不听往外走 手提钢鞭怒冲冲 闯出屋去将街上
到了刘禄他家中 大骂刘禄真撒野 你的打手有几名
出来会会挡路虎 太爷与你见输赢 强者存来弱者死
耀武扬威话不得 方才将我管家打 那就显你有多能
若是好汉来会会 我倒服你是英雄 铁牛正在屋中坐
忽听门外喊连声 好汉听了站起身 赤手空拳往外行
来到门外抬头看 门前站立人一名 年纪约有二旬外
赫扬身高八尺零 生成细腰狭背膀 面似姜黄一般同
竹叶眉毛稠又密 一对眼目黑白清 狮子大鼻配阔口
两耳又小尖尖生 头带黄缎巾一顶 凹面秀花分六根
内穿素袖小夹袄 五彩丝带束腰中 下穿青绢兜裆裤
薄底快靴足下蹬 外罩绿缎绣花服 团花朵朵甚鲜明

为何又穿大领服	有个缘故未说清	方才在家长衣服
王宝阻挡衣未更	未得脱衣往外走	跑到刘家哪能容
于信门外高声骂	门内走出黑英雄	不慌不忙来的快
走出门外看分明	于信看见黑大汉	大约必是他行凶
对面观瞧果凶壮	黑塔像似有威风	于信看罢忙问道
方才是你骂祖宗	铁牛回答说正是	祖宗骂孙理相应

铁牛走出门外，看见有一个黄脸大汉，手拿一把钢鞭对门站立，大骂刘禄：“叫你的打手，那个小黑子，出来会会五太爷于祖宗。他倒是由哪一方来的野人？我看看他长了几个脑袋！”

于信门外抖威风	门内出来黑英雄	于信这边对面问
黑汉你叫甚么名	刘禄打手就是你	好汉这旁忙应承
祖宗骂孙正是理	有个于信是你名	若问我名不更改
铁牛就是你祖宗	于信听了说真野	脱去长衣往上冲
竹节钢鞭拿在手	照着铁牛下绝情	盖顶头颅往下打
铁牛并不担怕惊	只听吧嚓一声响	不知铁牛死和生

话说这个挡路虎于信，单手举起，照着铁牛的正顶梁打将下来。铁牛他手无寸铁，看见于信的钢鞭照打顶下，铁牛不慌不忙，看准了不早不晚的，看下临头切近，将双手往上一托，其名曰托天架梁式，使左手托住于信举下的手腕，使右手将鞭抓住，将于信的钢鞭就夺下来了。话说唐奇将于信的钢鞭夺过来，如果举起照着于信的脑袋要是往下一落，他就呜呼哀哉死於非命了。铁牛又怕连累刘禄，事因他起，所以将鞭照着于信的背上打了两下。铁牛骂道：“好个囚徒恶霸，今日可知我手段么？”

骂道囚徒把人欺	胆大竟敢夺人妻	祖家也有姊和妹
别人要霸依不依	独霸一方行万恶	倚强押弱显出奇
自称五虎将人欺	胆大竟敢夺人妻	祖宗铁牛是我号
牛能降虎世间稀	无故就要讹刘禄	定要美貌女花枝
我替还银为朋友	你的管家话无益	话说你们龙虎号
这就是他真无知	不敢动手将人打	狗使奴才把我欺
我将他手忙抵住	并未将他打与伤	放他回家去送信
叫你前来比高低		

铁牛他使用左手，抓住于信的右手背在身后，使右手擎着，将鞭打他两下，又问他几句话。于信的胳膊被铁牛反背过去了，他如何动弹，哪能破的开铁牛手呢？再者，于信他及不上铁牛的本事的。

铁牛打他把话明	你等为何这样凶	独霸一方抢妇女
你父纵子胡乱行	为何讹诈这刘禄	硬要他妻把亲成
要不知道有报应	人要容来天不容	今日若是遇了我
是你恶贯今满盈	天网恢恢不疏漏	明有王法暗神灵
铁牛问道你是谁	快快对我说个名	于信听打不言语
说是报名也稀松	他要知道挡路虎	要抓虎皮我命倾
正是铁牛问于信	忽见刘禄跪川平	好汉将他饶了罢
磕头碰地苦求情		

铁牛正然将于信询问，忽然见刘禄跪在对面磕头哀告，吓的战战兢兢的说道：“好汉将他饶了罢，不要打坏了他罢。”铁牛说道：“刘兄不要与他求情讨饶，你也不用害怕。一人作事一人当，我不能将你连累，请放心。”

铁牛打于信两个肩头，连后搭背全都打的青肿起来，将他胳膊几乎拧下。又着刘禄害怕磕头求饶，铁牛说道：“便宜这个忘八的。今日我若不看刘大哥的脸面，我一定要打死这个恶霸，以免地方受累。”

我把刘兄他脸观	祖宗开恩方容宽	后来你若不学好
遇着我手活命难	说罢铁牛松开手	于信自觉面羞惭
含羞带愧才要走	铁牛放手丢下鞭	说道你鞭你拿去
恰巧丢在头上边	于信不防未躲闪	两眼起黑实难观
只听吧嚓一声响	打的脑袋鲜血穿	于信自觉头发晕
咕咚一声倒尘埃	于信正然倒在地	对面人多喊连天
玉宝带领众打手	刀枪剑戟似兵山	铁牛无心打于信
他是丢鞭作下冤		

铁牛并非存心打他的脑袋，这是大意失手。那鞭放手，将鞭扬起一看，于信忽然两眼发黑，并未看见的那个鞭来。事该凑巧，冤家路窄，也该铁牛有祸，钢鞭正撞在于信的头上，把额角上边打下个大窟窿，于信“啊呀”躺身地上。

于信该因身有冤	他的钢鞭压过来	打在头上鲜血冒
恶因恶积真也该	于信正然倒在地	王宝领了打手来
王宝头前领着路	教着打手两边排	领来打手有二百
远远他就看明白	于信受伤躺在地	王宝喊叫把人捱
大家上前拿凶手	叫他跑了谁敢担	刘禄他在旁边看
吓的腿软走不开	打手一齐往上撞	有个教习张大量
王宝说是拿黑汉	铁牛观瞧笑满腮	

话说王宝见于信不服，冲出去了，他就知道是不好，急忙把铜锣打起来，啷连声响。教习张大量大跑过来，问道：“管家打锣，有何大事？”王宝对着张大量一一说明，又聚集打手，所以此时才来。

皆因聚人误了工	此时到了也不中	于信已经躺在地
脑袋上面有窟窿	王宝吩咐拿黑汉	方才是他来行凶
打手喊叫往上闯	四面围住不放松	铁牛看了微冷笑
以多为胜也不行	祖宗特来找你等	非要把你父子平
说着就把大衣脱	两把铁棒带腰中	急取铁棒拿在手
身形一抖往前迎	习成武艺好利害	只听叮啷响连声
刀枪并举同动手	兵刃交加拿英雄	战了多时难取胜
教习进前把话明		

众打手有二百余名围住，刀枪剑戟斧钺钩钗，各式兵器，俱一齐地围了上来。铁牛一见，绝无惧色，将铁棒抡开。只见遮前挡后，又急又快，好不利害。话说张大量将众打手挡住，不用乱战。众打手听了，个个将兵器收住了。这个教习手提一条齐眉铁棍，向前进步，来到了铁牛面前，站立说道：“黑大哥，你叫什么名字？报名说清。俺俩一个对一个，分个上下，显显本事。”

教习提棍忙进前	黑汉留神听我言	先把名姓对我讲
俺们二人单对单	较量较量分上下	强胜弱死是魁元
铁牛闻听人说话	看见一人在面前	此人约有三旬外
身子胖大有威严	面似紫枣一般样	长眉朗目鼻子尖
头带绿缎金一顶	黄绸绢轴把头缠	迎面高打一滚手

黄绢小袄上身穿 腰中紧束英雄带 下穿缎裤细三黄
搬尖快靴足下蹬 齐眉大棍拿手中 铁牛看罢开言道
问我姓名听根源

铁牛说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能问我听着：我姓唐，名叫唐奇，号铁牛。你叫甚么呢，也该对我说出名姓。”

教习听了把话明 你也站稳仔细听 我的名姓张大量
有个别号金翅鹏 方才你把五爷打 无故自要惹灾星
我是教习教徒弟 五虎家中第三名 敢打五虎是好汉
杀人偿命理上通 你要将人来打死 莫非你不把命偿
难道将人自打死 这样你还要逃生 依我劝你快伏绑
敢作敢当是英雄 移祸与人非好汉 自作自受理该当
铁牛回答说放屁 哪个敢把祖宗轻 打死一个还不够
叫他父子个个死 五个之数少四虎 该再打死于成龙

铁牛听这名教习说要把他绑上，铁牛说道：“放你娘的狗屁！我才打死你该未死妥当呢。就是真死了，这还未足数呢。五虎这才死一虎，还有四个虎。我把那四个虎打死了还不算足数，还得把他爹爹打死了那才够了数，再把我绑上。”

好汉说是你别忙 俺们还得细思量 我才打的还未死
单等他去见阎王 如果他要真死了 你该别把我绑上
再等打死那四虎 末尾再将老龙伤 将他父子全打死
降龙伏虎把名扬 我才给他去偿命 才能清净这一方
人过留名是俗语 雁过留声理所当 教习听了这些话
紫脸气的发了黄 要知铁牛打龙虎 下回书中说其详

第七十六回

张教习丢脸欲搬救兵 于信死去全家放悲声

诗曰：

父子行凶霸一方 倚雄豪横欺善良
遇了铁牛遭恶报 龙虎连败必遭殃
好汉真的把名显 去恶安良逞刚强
人为利名身招祸 英雄不怕见阎王

上回书中，话表铁牛问了教习张大量的名姓，这才说是来要平于家父子。教习闻了铁牛之言，不由的动怒，好个黑小子，真正的可恶。真要逞能，俺俩较量较量。你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你又不是项生三头，身生六臂，也无非仗着你的血气之勇，量你又能怎样本领显出来了？

教习闻言怒气发 瞪圆双睛紧咬牙 小子真要把能逞
量你又有何杀法 无非仗你有猛力 工夫长了也有乏
不用人多齐动手 待我独自把你拿 铁牛闻听说是好
这边反倒笑哈哈 你这是个小子 敢与祖宗把口夸
俺俩文战又武战 你快对我将话发 教习他就忙问道
文武怎分说根芽 铁牛接言急说道 文战你先把俺砍
砍我三刀不还手 然后我再照此发 俺们将你砍三下
谁若不能就被杀

教习金翅鹏张大量闻听此言，满心喜悦，想道这真是一桩大便宜的事情，我先拿刀砍他三刀，他又不能回手，哪有不破他的呢？不管砍何处，也就把他砍倒省的费事。真要拿他，未必能将他拿住。说是张大量与铁牛当面说明，他先把铁牛砍三刀。张大量铁棍放在尘埃，急忙由自己腰中抽出了一把牛耳尖刀，约一尺五寸长，宽有寸余，白亮亮钢刀拿在手内。

铁牛观瞧取出刀 双锋快的放毫光 好汉看罢不怠情
两把铁棒插在腰 赤手空拳挺肚立 含春带笑更不愕
叫道小子快动手 先把祖宗砍三刀 我要怕刀眨眨眼
祖宗不是真英豪 大量见他这光景 必是练过金钟罩
对准铁牛他肚腹 将刀真入命全消 往前一跑使上劲
对着肚腹把刀摇 铁牛看见刀砍到 早就留神仔细瞧
练成工夫哪要怕 不慌不忙一闪腰 大量将刀使的猛
往前失身跌一交

铁牛为人，看他像个粗鲁的样子，哪知他粗中有细。他也没练过铁布衫与金钟罩，身上也不能搪的住刀，他是练这能躲刀的工夫。他是先骂这个大量，使他生气，必然使劲砍他的肚腹，看刀砍到，往旁里一闪身形，大量的刀就砍过去了。

大量使刀猛又凶 自己闹个倒栽葱 往前一冲嘴按地
将脸跌破青鲜红 铁牛鼓掌哈哈笑 小子你真算无能
拿刀砍我未砍准 小子反倒栽川平 你快起来再动手
看看祖宗惊不惊 大量翻身快跑走 一把尖刀地上丢
有心再把刀拾起 自觉惭愧不可行 无奈丢刀振起棍
举火烧天架式精 照着铁牛顶上打 两眉紧皱瞪眼睛

双手展力落下棍 恶狠狠的下绝情

话说张大量不但没砍着铁牛，往前反栽倒，把尖刀松了手，也落在地。他一翻身，跑起来了，哪能再去拾起刀来呢？况且是众目所视，真也惭愧。出於无奈，这才抓起他齐眉大棍，正照着铁牛的正颈梁打下来了。铁牛看棍落下来了，立刻架住往上一磕，只听的吧嚓的一声响，将棒与棍相碰。张大量背膀即觉得发麻，震的疼痛，几几乎将棍松了，自己倒抽了一口冷气，暗中担惊害怕。

教习震的两膀麻	头晕手疼眼发花	暗中害怕说利害
光景我也难敌他	不怨他来找我五虎	真也不是把口夸
黑汉果然真勇猛	这样怎么将他拿	我如这样就败走
是无脸面回到家	也得与他战几回	用尽气力往前压
复又拿起齐眉棍	波风险里用棍法	铁牛喊叫说无脸
还敢瞎眼真动手	我倒与你留活命	并不真要把你杀
方才砍我你栽倒	那时拣刀将你砍	我倒叫你快跑起
决非与你打哈哈		

铁牛说道：“你是一个无耻无能的东西！我与你是无有仇恨，我倒不肯伤你，就应知道避退才是，你怎么还来动手？如要逞能，你可就难保性命，祸到临头，悔之晚矣！”这回教习自己分明知道不是铁牛的对手，皆因带来这些打手，都在这里看着，无法可走，只得拿了棍又来动手，先使棍头来点铁牛的命门。好汉早看出来，这是个虚手，并不用棒，一歪脑袋将棍躲过。

并未用棍去招架	知道此棍另有法	看他棍头来切近
一歪脑袋躲过他	教习反棍往下打	从上打下把头扫
铁牛脱棒往外打	铁棒碰棍响吧嚓	大量松手丢了棍
震的两膀发了麻	手脚疼痛难脱手	痛的咧嘴又支牙
回头拣棍回身跑	惹的众人笑哈哈	跑回人群说利害
对着王宝把话发	这个黑汉真勇猛	我也不能将他拿
快把五爷来抬起	急速送回他的家	快把四虎全请来
报仇好把黑汉杀		

教习把齐眉棍也丢了，跑回人群内，对着王宝说道：“你叫人快把五爷抬回家去，请那四虎，再带领来那四个教习，也同来帮助，好拿这个黑小子。五爷昏迷不省的，卧着要死了。”

大量跑去把言明	五爷若死了不成	急速把他抬家去
快对他哥说分明	也得回禀他的父	这事真正别小看
倘若五爷要死了	他的爹爹焉能容	此是理当称回禀
省的他们落怨声	王宝点头说是理	派了四人回家中
取来软床不怠愣	快将五爷抬起行	急将于信放床上
四人抬起到院门	于仁正在上房坐	看见抬进人一名
王宝跟随也来到	于仁急忙问一声	是把何人抬俺院
王宝进屋来说清		

王宝叫与四个人，抬起于信到院内，放下软床，才要将于信往屋中抬呢，忽听于仁问道：“王宝你把谁抬来呢？”王宝急速进了上房，在于仁的面前，将于信受伤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于仁闻听吓一跳	急忙走出屋外边	来在床前留神看
于信头上血洞穿	面如金纸一般样	口眼闭紧不能言

于仁顿然眼落泪	手足之情心痛酸	不住喊嚷叫五弟
为何落得是这般	你对哥哥来说话	我好给你报仇冤
问着十声九不语	于仁着忙喊连天	于仁喊叫声音大
惊动三哥到面前	于义于智并于礼	三虎来到睁眼观
看见于信床上躺	大哥于仁泪连连	大家一齐忙问道
大哥快对兄弟言		

于仁着急，哭叫于信，声音过大，他兄弟正然在花园同着两个教习操演兵器呢，忽听西院之中他大哥喊叫如雷，这三虎都放下刀，一拥来到西院。看见了于仁守着于信放声痛哭，三人看见都吓了一跳。

三人留神细睁睛	看见大哥放悲声	守着于信嚎啕哭
三人不知为何情	急忙进前齐问话	所因何事说分明于仁正哭说
反了	何处来个愣头青	是个黑汉膂力大
打的于信一命倾	你们三人仔细看	头上有个大窟窿
血流不止伤痕重	要想命活怕不能	弟兄四人正讲话
外面走进于成龙	老龙动怒惹大祸	铁牛难逃身招凶
欲知铁牛吉凶事	下回书中说分明	

第七十七回

唐铁牛救人救到底 降龙伏虎再显神威

诗曰：

成龙溺爱甚不明 不该纵子去行凶
家中自立五虎号 抢男霸女算奇能
从来未见真好汉 遇着铁牛碰硬钉
自幼就知将人打 哪晓撞着楞英雄

话说弟兄五个，自幼就知道打人，从来没有吃过亏的，所以才称于家五虎。那一方大有名声，哪有敢说句错话的？听见了五虎之号，无不害怕了，有谁敢惹他兄弟呢？想不料于信今日被人打的这样。这四虎看见于信躺在床上，是昏迷不醒的样子，能不着急？要去打听。

兄弟四人正着急	于仁他是哭啼啼	三个兄弟忙解劝
大哥尽哭也无益	俺们快去拿凶手	若要跑远了不的
四虎正然商议事	他父由外回家里	成龙拜客回来了
进了大门看仔细	当院放着床一张	四虎围着泪水滴
成龙往前走几步	来到床前看端底	只见于信躺床上
满脸浑身血淋漓	忙问这是因何故	怎么他也血满衣
王宝忙向前回话	始末根由照样提	成龙听了气炸肺
好个野贼把我欺		

于成龙闻听这件事，哪能容得？又看见他五儿子受这样的重伤，比拿刀挖他的心一般，急忙的叫人快取刀伤药，当面把药涂上，又煎了一帖药，吩咐将于信抬进屋中去了。话说于家父子素日行事霸道，于成龙就纵子行凶，不能教训，今日看见他五儿子被人打伤，不定死活，老龙焉能善让呢？聚齐了打手，他率率领众，要找铁牛报仇，单要看看他父子的威风。出了大门，直奔而去。

不言于家他父子	再把铁牛提一提	只见抬去名于信
打手来把此地离	必是回家招打手	听说还有二教习
五虎不全少四个	他父老龙未来齐	单等他们父子到
与他父子见高低	刘禄害怕忙解劝	兄弟不必发痴迷
为何你倒不逃走	在此等候实无益	少时父子全来到
一人怎把众人敌	三十六着走为	上急速快逃莫迟疑
你要不听我的劝	寡不敌众必吃屈	他父知道焉肯让
必定来找事不虚	他的哥哥多霸道	常常在外把人欺
要知兄弟被人打	四虎齐来了不的	个个勇猛来争战
你是一人难对敌	铁牛闻听刘禄话	大哥你不知底细
今日我算将他惹	就死不能把步移	并甚威心把他打
祸不出己真不虚	方才我都想的到	就怕连你不相益
我才饶过挡路虎	未肯叫他命归西	我既将他鞭夺过
若要他命好容易	照头落鞭他定死	我怕大哥你着急
大哥不用对我劝	你快送走她婆媳	此时若要不逃难
父子前来就难离	你们暗中探听信	或是凶或来是吉
假如我要招凶险	托你要事记心里	你们将我师弟找

猴子阮英艺出奇

刘禄劝铁牛快逃走罢，铁牛说道：“此时要是我走了，可就给你留下了大祸。大哥你不用叫我逃走，你依我劝，趁此时他们父子未来，你由后门快将她婆媳送到远处亲戚家，先去躲避躲避。”

快把婆媳送远方	亲戚家中去躲藏	你在暗中探我信
或是谁把谁来伤	此时我也难逃走	我要脱逃你遭殃
我既要把大哥救	移祸与你理不当	好汉作事自己当
不怕将我一命亡	能叫名在人不在	死后要留万古芳
我还托你要紧事	千万莫要丢一旁	倘若我被他拿住
必要叫我把命偿	你快将我师弟找	猴子阮英艺高强
他能与我把仇报	见他细细说其详	如若短道必来到
智勇双全好汉王		

话说铁牛对刘禄说明，把事说完，刘禄急急的来到屋中，对着他娘就将铁牛的言语说了一遍。这婆媳闻听，也觉事出无奈，不得不走。家中有一辆二轮车，刘禄急忙将车套好，这婆媳就将包袱等项收拾完毕，刘婆急将装好，婆媳上车逃命。

娘媳急忙上了车	无奈逃走为求活	一直去奔张家寨
张氏太太娘家哥	张氏哥哥张士太	老叟家当银不多
离此路有八十里	多亏有辆二轮车	不言张家全逃走
书中再把铁牛说	就知父子必来找	好汉等候未挪窝
手拿铁棒门前立	等的好汉无奈何	不如我去找龙虎
想罢大步往前走	往前走看连喊叫	龙虎就在哪里窝
祖宗要剿父子穴	杀他一窝活不成	

话说铁牛叫刘禄一家人走后，自己想着，已经把祸算惹成了，不如我去找他们父子的家中大闹一场，索性将他父子全都打死，与地方除了大害，我也有名。一边走着，破口大骂。话说好汉铁牛一边走着，喊骂于成龙不能教子，反倒纵子，这才惊动了于家堡的士农工商、诸子百家。于家堡乃是一座大镇店，也是各样的买卖俱全的地方，所以惊动大小户的众人等多来观看，街巷拥挤。

惊动众人多来观	这桩事儿真新鲜	有人叫骂于五虎
真算胆大包了天	众人观瞧是黑汉	烟薰太岁一样般
身量高大多威风	膀大腰圆甚威严	黑面却似乌金纸
黑中逢亮两眼圆	一身黑衣如黑染	铁棒两把拿中间
破口大骂于五虎	你爹溺爱教不严	成龙是个老混蛋
纵子胡为天不容	仗着势力欺良善	今日遇见你祖先
将你父子齐管教	我叫你们全都完	该是你们报应到
想要躲避难上难		

好汉在大街以上敢骂于家五虎，惊动了这一堡上的人，男男女女等都来观看，纷纷议论。内中一老叟，他鬓发俱白，望着众人说道：“你们看看这黑太爷，是真正好汉，义气凛凛。”

这位大爷是魁元	敢惹好汉五虎尖	世上真有这豪杰
方才我是亲眼观	是他打的挡路虎	教习打手同上前
四面围住真凶险	刀枪剑戟是兵山	黑大太爷更不怕
如铁如石一样般	教习打手有二百	黑大太爷真当玩

两把铁棒真利害	前遮后挡左右翻	打的教习往后退
打手不敢去进前	打手虽多难取胜	教习上前把话言
力敌不胜难取胜	原来他是用机关	说是于信若要死
要把黑爷自绳拴		

这位老叟对着众人说道：“那名教习原来是使巧计，要把这位黑大太爷先绑上，然后乃给挡路虎抵命。黑大太爷更不叫绑，反是大骂这名教习，复又动手。教习哪能敌这位黑大太爷神力？”

黑大太爷力无穷	挥铁如泥一般同	他与教习是文战
二人当面先说明	教习手拿刀一把	黑大太爷把手空
教习先砍他三下	不许黑爷动身形	教习拿刀砍黑汉
自己反倒地平川	惹的众人哈哈笑	教习触恼喊连声
抓起大棍双手举	照着黑爷下绝情	盖顶头上往下打
黑爷用棒往上迎	只听吧嚓一声响	教习他就把棍丢
众人不敢再动手	大量也就发了懵	黑大太爷还不让
一定要把五虎平		

老叟说道：“这位黑大太爷真是好汉，特来此处要平于家父子，你们众人没听见？骂的是于成龙纵子行凶，看见谁家好妇女，五虎就抢去。前者也是抢的我女，逼奸不允，我女儿跳在鱼池，死於非命。”这位老叟对着众人，告诉于信将他女儿抢去，真是活活的逼死，不能报仇，又无处伸冤告状。今日这位黑大太爷来了，一定要与此地除害，这就是草怕严霜霜怕日，恶人自有恶人磨。他父子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总没有碰见过利害的。今日他父子可遇见比他还厉害的好汉来了。

让他父子有循环	皆因作事伤了天	他父纵子尽作恶
不知报应与循环	这位太爷是好汉	真能除恶把良安
要与此地除大害	俺们也该得安然	他把黎民害的苦
拆散人家不团圆	有夫之妇抢多少	隔散夫妇美良缘
闺门幼女长霸占	害了多少女中贤	逼死多少贞节妇
个个全节到黄泉	害了多少人离散	人亡家败真可怜
讹了多少房子地	诈去若干银共钱	怨声载道人人恨
他的恶报叫人欢		

这一方之人，没有不怨他父子的，从没有看见有人敢骂他父子的。今日这位黑大太爷，不但敢骂，还见找他父子，众人称心满意，这才纷纷的议论不休。众人跟随的好汉，真也不少，人山人海观看。话说于家堡的众人正然议论，忽见于成龙率领了许多的教习打手，恰是蚂蚁一般，口口喊拿黑汉，一齐拥来。铁牛往前走着，正骂的高兴，只见对面来了无数之人，各持兵器，铁牛喊叫如雷，高声大骂。

铁牛看见来的凶	许多打手一窝蜂	前面走着一老叟
六旬开外有威风	面貌苍老皱纹有	一部花须挂前胸
青缎素花巾一顶	黄绢手帕把手拧	上穿青缎小夹袄
下面穿着青缎裤	腰中紧束英雄带	薄底缎靴足下蹬
手持雁月刀一口	白光亮亮照双睛	怒气冲冲眉头皱
大骂黑贼了不成	竟敢胆大伤吾子	自寻灭亡一般同
飞蛾投火来送死	要想逃跑万不能	死活我要拿住你
挖你心肝解我疼		

话说于成龙率众远远的也就骂了来了：“好个黑贼，你有多大胆子，竟伤吾儿子，胆敢前来自招起祸。”铁牛由对面而来，早就看见于成龙领人来了，远远的也就喊骂：“祖宗今日特来找于成龙算账，你尚不知么？”

祖宗铁牛本姓唐	今日要把龙虎降	知你父子行霸道
倚仗势大欺善良	纵子行凶抢妇女	父子独霸这一方
自起恶号称五虎	狠虎必要把人伤	祖宗认准他父子
特来寻找要招殃	成龙听见人喊嚷	对面仔细看其详
只见有条黑大汉	威风凛凛却非常	恰似烟薰一太岁
犹如火燎一金刚	两手拿着两根棒	喊叫如雷真高强
口中骂的是五虎	父子恶霸行不良	抢男霸女讹产业
损人利己自安康		

于成龙他也不认得铁牛，看见由正西上喊叫着来了一条大汉，又骂的是于家父子，后边跟着如山一般齐来瞧看热闹打仗的。于成龙说，大约就是此人。走到对面，于成龙站住，即忙问道：“你这黑贼，方才是你打坏了吾儿子于信？”铁牛看他必是于成龙，对了面举铁棒当头就打。于成龙忙将刀往上招架，只听 唧唧一声响亮，铁牛的铁棒打在于成龙刀杆以上。只见于成龙到底是年纪衰老，气力怯暴，震的两膀发麻两手疼痛。

震的成龙两手疼	几乎手将大刀松	铁牛棒重力又大
铁棒落下真不轻	左手铁棒打刀杆	右手铁棒举在空
照着成龙头上打	落在头上就倾生	铁牛复又暗思想
倒像欺他老无能	想罢将棒忙收住	抬起左脚把他踢
一脚踢在腿骨上	成龙咕咚倒川平	两手一松刀丢下
惹的众人笑连声	成龙翻身才爬起	四虎这边看的清
只见他爹跌在地	父子天性怎肯容	打虎要是亲兄弟
上阵难得父子情		

于成龙的四个虎子看他爹爹躺下来，哪能容让，一齐拥上，围住铁牛，刀枪并举来的凶猛。于仁手持一条铁棍，也是生的黑面力大无穷，两手兴棍照着铁牛的正顶梁往下就打。于义手使钢叉，对准了铁牛的肚腹就砍进来了。

于礼手使一杆枪	瞪圆二目气昂昂	双手枪拧分心刺
若要碰上一命亡	于智手使双钢铜	两膀展力剑高扬
照着铁牛两膀打	恶狠狠的把人伤	铁牛观瞧毫不怕
两手轮棒忙遮搪	看看于仁铁棍到	左手提棍看其详
铁牛迎棍一声着	铁棒铁棍喀唧唧	右手铁棒挡住枪
看看双剑又来到	忙使双棒往上挡	于义钢叉砍肚腹
铁牛他更不发忙		

话说铁牛见四虎一齐动手，有个使大棍的照顶就打，忙用左手的铁棒往上一架。咯噔一声响，架住棍头上。又见于礼的刀枪分心就刺，铁牛用右手的铁棍往旁一挡，将于礼的刀枪分开。于智双剑又到肩头，手举双棒往两边一分，将双剑分开。于义的钢叉又到。

铁牛武艺果然精	一人能挡四人兵	于义钢叉砍肚腹
铁牛铁棒果然精	铁牛举起分双钢	往下展转自听行
倘或手慢命难保	钢叉急快不容空	铁牛低头看叉到
使棒去棍更不中	铁牛急将身形扭	白鹤亮翅来的精
又砍不伤他身子	这才容空把叉封	左手铁棒往下展

打开钢叉响花丢	铁牛打过叉一杆	于仁铁棍举在空
又对铁牛头上打	一棍叫他性命倾	方才架过一铁棍
于义钢叉砍前胸	好汉急忙身闪躲	于义钢叉白用工
于礼长枪拧叉拧	对准心窝下绝情	一枪将人要扎死
咬牙皱眉瞪双睛	好汉轮棒将枪打	震的于礼两手疼
于智喊叫说可恶	这个黑贼果然凶	恶狠狠的举双铜
照着铁牛顶上打	好汉看准双铜到	其名叫落马分鬃
双铜并举往下打	用尽精神力技穷	铁牛看见双铜到
不早不晚闪身形	于智使的力过猛	好汉闪身铜打空
往前一失身无主	扑通栽倒地川平	好汉铁牛忙抬脚
照着于智后背蹬		

话说于智双铜往下一落，铁牛一闪身，双铜打空，往前一失，身形无主，自己却仰面扑通栽倒在地。他才要跑走，铁牛急忙抬起右脚将于智的后肩背用脚踏住，双手举起两把铁棒，砍着于智的脑袋。话说于仁、于义、于礼哥儿三个看见黑爷将他兄弟于智踏在脚下，双手举着棒对后脑海往下要打，于义、于礼将兵刃丢下，上前打恭说道：“黑爷棒下留命。我弟兄与你往日无仇，近日无恨，为何如此发狠？”

弟兄二人忙进前	叫道黑爷你听言	我们与你何仇恨
今日前来要找俺	你是听了何人话	你也对我说根由
铁牛闻言忙问道	你们也肯吐人言	你们作事多霸道
不怕王法不怕天	皆因于信讹刘禄	定要他妻把账还
硬行讹诈银五百	我为朋友将银添	不要银子要周氏
他的管家行不端	偏敢与我来动手	是他自己倒尘埃
欲知于智生和死	明公细看莫乱猜	

第七十八回

铁牛战群恶棒下无情 于智赶往兵营求救兵

诗曰：

劝人行善莫行凶 哪知人容天不容
父子霸道遇好汉 众目所视去恶名
于家堡中人头杂 打的龙虎魂梦惊
五虎害怕暗谋算 勾来官兵害英雄

话说于义、于礼真再无奈，这才苦苦的哀告求饶。铁牛将于信讹诈刘禄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于义、于礼说道：“好汉你却有所不知，我们兄弟于信皆因年幼无知，他在外面所作这事，我们一字不知。但就知道，无不管教於他。好汉你也不可听了那一面之词。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请三思而行。”

于义于礼无奈何	只可得把好话说	好汉你也分详细
不可听人巧智谋	一面之词哪有准	谁肯自己说缺德
刘禄借银不虚假	并非是把他去讹	无银还妻他自诉
情愿送来当老婆	哪能真将他妻要	无非逼账那样说
自然他说自己好	必说我们作事恶	好汉如若你不信
叫他当面对证明	好汉与他是朋友	看你金面就了得
五百银两不要了	算买我们把命活	只求好汉开恩罢
别叫我弟见阎罗		

这番两个是怕他落下了铁棒，无奈这才哀告。眼看着把他于智用脚踏住，手举铁棒要打的样子，手足之情，岂不着急呢？又不敢上前动手，怕黑爷拿棒打他四弟于智的头上。

手足之情真着急	不敢动手使软的	苦苦哀告留活命
将着好汉说有益	不敢动怒使凶暴	只可尽把好话提
哥儿两个紧行礼	好汉细听莫着急	忙中有错悔之晚
不如慢慢要详细	铁牛闻了这些话	好汉也就把气息
杀人不过头落地	他既害怕莫紧逼	想罢急忙来说话
我也不能把人欺	皆因你们行万恶	我到此处全得知
是我当面亲眼看	若要耳听算是虚	我要取出银五百
要与刘禄将账清		

话说好汉铁牛闻听于义、于礼这些话说，他五弟年幼无知，他在外面所作所为家中并不知道，又说于信也不准要刘禄之妻，好汉急忙说道：“这桩事是我眼见，不虚不假，是我取出五百银子替他还账。”唐铁牛这位英雄，本是个服软不服硬的，听见了于义、于礼的这样哀告，也就不好将事作绝，凡事总要留有余地，所以他才说道：“我饶过你父子这次。从此以后，要你父子改恶作善。”

英雄开恩把话明	要你父子留神听	从此改恶要向善
我的良言记心中	行善之人天加护	作恶人容天不容
善恶到头终有报	劝人行善莫行凶	明有王法暗有神
只愿作恶将人害	天理昭彰有报应	岂不知道损阴功
抢人之妻霸人产	自然暗中缺德行	报应临头悔之晚

就是恶贯满了盈 再不听我良言劝 必招恶报到身中
于义于礼说紧记 金石良言敢不听 好汉这才抬起脚
脚下留情放了生

话说好汉铁牛将脚抬起来，放了于智。于智他站起身形，自却脸面的惭愧，面红过耳，回身来到这边。于仁看是他四兄弟于智走过来了，于仁眼望着大教习，叫赛霸王朱大勇，使个眼色，叫他过去。

于仁这边使眼色 暗令叫他去打人 教习早就要下手
皆因不便未敢动 眼见于仁一扭嘴 教习急忙往前行
手拿皂柏枪一杆 慢慢走到铁牛边 好汉这边偷眼看
那边转过一个人 手拿长枪向身后 铁牛心中早留神
假装未将他看见 教习观瞧喜在心 来到铁牛身背后
双手举枪凶狠狠 对定后心下毒手 双背展力砍后心
举枪猛刺离不远 铁牛留神眼看真 好汉暗中早已防
枪碰长棒落尘埃

话说这名教习朱大勇，暗中下毒手来到铁牛的身背后，双手举枪对了好汉的后心，双膀展力照着铁牛就是一枪。他打算着这一铁杆就要将好汉刺死，好显他能为，真是胆大妄为无人敌手。教习暗中要下毒手，照着铁牛背后一枪，多亏了好汉眼观四处，耳听八方，暗中防备，用棒将枪分开。这一次真将好汉惹恼了，看他丢下铁枪，转身就跑，铁牛哪能容他逃跑，赶到近前，当头就是一棒。

好汉不由怒气冲 赶上前去哪能容 将棒举起当头打
打坏脑袋冒花红 咕咚一声栽在地 呜呼哀哉一命倾
成龙一见忙吩咐 快拿凶手把命偿 教习打手往上闯
围住好汉不放松 刀枪剑戟棒和棍 各式兵刃前来凶
四虎复又来动手 千万别放恶贼雄 胆大竟敢伤人命
杀人偿命理相应 恃多为胜拿好汉 铁牛并不担心惊
越想此事真可恶 方才埋伏下绝情 不是自己暗防备
此时我命活不成

话说于家父子，方才看见将于智在好汉的脚下踏，又用铁棒要打，于义、于礼上前哀告。铁牛中了他们父子的奸计，这才饶放了于智。于仁心狠意毒，他将教习叫过去，暗下毒手，要害好汉的性命。

不但未把好汉伤 自己反倒一命亡 未害人死将自害
先去见了阎罗王 父子这次来的猛 要拿好汉把命偿
好汉也是真恼怒 一定要将父子降 已经打死一条命
今日索性逞逞强 将他父子全打死 我也留名在这方
英雄想罢展开棒 只听一阵响叮啷 棒打乌盆一样似
落花流水在岸傍 打的众人往后退 叫哭哀哉着了伤
打手中棒躺在地 犹如猛虎赶群羊 如同疯癫好汉样
打手害怕无处藏

铁牛的这两柄铁棒，散开了上下飞腾。他在人群之中，穿耸跳跃，闪展腾挪，只听见铁棒吧咚吧咚的响声，众打手乱倒，他犹如一只猛虎相似。

好汉真是猛又凶 打的众人胆战惊 抱头鼠窜自逃命
谁敢与他赌雌雄 叫哭哀哉躺满地 刀枪剑戟地上扔
成龙观瞧难取胜 想要拿住万不能 四个虎子难敌住

更不是他对手兵	低头想起巧妙计	如此如此这样行
急忙叫个第四子	于智留神你要听	急速快到兵营去
快见你的大表兄	连叫吴斌领兵到	捉拿凶手才能中
于智闻听心欢悦	还是我爹多圣明	叫人快备能行马
于智去奔藏兵营		

话说于成龙看看这个光景，也是拿不住这个凶手，被他将人打倒下好几个了，也有死的，也有重伤的。倘或凶手他要脱逃了，再去拿他，那可就费事了。这才叫过于智，急速去到藏兵营去找他表兄吴斌，领兵前来，就说来了一个黑脸的强盗。

告诉吴斌来拿贼	来了强盗有雄威	手使铁棒力气大
脸面生成如墨黑	打死人命无其数	倚仗人多把他围
刀枪围着难拿住	也是把他无法使	叫他领兵快来到
官兵人多好拿贼	于智跨马去求兵	真奔兵营把马催
不言于智他去了	书中再表这英雄	抡起铁棒将人打
声音喊叫响似雷	祖宗定要灭恶霸	将他父子性命追
降龙伏虎就是我	叫他父子命归阴	

这书中不表于智去调整官兵，单说得是好汉铁牛，在人群之中横冲乱打。抡着两把铁棒，棒碰着人人就倒，要是打在人的头上，就死於非命。也有伤了膀背，也有伤了胳膊腿的，齐声喊叫起来。

乱哄哄人群闯	打手着伤喊连声	于家父子齐努力
围住铁牛不放松	不敢进前只围住	别叫黑贼他逃生
人命打死有多少	想要逃走万不能	他们父子不败阵
打手哪个不怕死	强要挺着来动手	无非小心要精明
个个留神躲铁棒	若要碰上就不轻	只见东边尘飞扬
群英聚会哪肯容	眼见铁牛有了难	下回书里说分明

第七十九回

吴斌欲放铁牛不走 好汉被捉进了囚笼

诗曰：

铁牛生来是英豪 只为救人把祸招
于智勾了大兵到 好汉插翅难脱逃
孤掌难鸣无人助 被兵拿获困苦遭
栽赃诬赖盗宝库 群英聚会哪肯容

话说唐奇正与于家父子打仗，难分难离，忽然间由正东来了许多的人马。远远的看见飞沙满天，烟雨昏沉，宇宙迷漫，人喊马嘶，直奔正西而来。

书中交代，兵营离此才有五里之途，马又跑的快，所以来的急速。于智跨马来藏兵营外，跳下马走进营门。看门的营兵急忙回禀元帅。

元帅吴斌正演兵	营兵进营回禀明	吴斌闻听表弟到
前来有个甚事情	吩咐一声说去请	进来于智入大厅
演武厅内落了坐	吴斌这边把话明	表弟前来何事情
快对愚兄话说清	于智坐下开言道	提起这事真算凶
家中丢银五百两	叫人偷去理不通	王宝他去找刘禄
看见白银正十封	有这黑贼他家住	刘禄窝贼在家中
王宝看明回报信	五弟前去也认清	他与黑贼动了手
不是黑贼对手兵	被贼一棒打头上	昏迷不省抬家中
我们父子一齐去	教习人等有百名	哪知黑贼多骁勇
教习被他一命倾	此时打死人无数	你的母舅担怕掠
叫我前来急找你	你领官兵莫要停	去的急快还可以
若去晚了全死净	吴斌闻听这件事	应当早来把信通
这里库银缺无数	出去访贼杳无踪	黑贼既有这本领
盗去库银准是他	必是他将库银盗	若要拿住有大功
说罢吩咐号令响	令旗令箭手中擎	点齐大兵五百整
队伍排齐遵令行	大兵去奔于家堡	前去拿贼把令听
官兵一齐说得令	元帅吴斌率领兵	乘跨坐骑前头走
于智马上好威风		

话说吴斌元帅领五百大兵来到了于家堡，进了大街，排齐了队伍，一声令下，往前围裹。好汉正在人群之中动手，忽见许多的官兵围裹上来，又见方才见过的那名于智骑在马上喊叫：“于家的人等快些退后。”铁牛瞧于家的打手退回，众兵上来围住，这个来势不善。自己想，那必得决一死战乃可。又见迎面一个人，约有三旬向外，身子高大，面似生蟹一般，黑中透青，双手举枪，当头就打。

迎面一人来迎前	双手举枪喊连天	好个黑贼真要反
官兵前来非等闲	你敢拒捕要动手	就要叫你死眼前
铁牛回言说慢讲	甚么官兵对我言	官兵莫非愿助恶
猛虎吃食到这边	祖宗并没放心上	哪路官兵敢拿俺
祖宗我要平五虎	定要把他父子捐	官兵又能怎么样
祖宗不怕去见官	刘魁大棍照头砍	好汉铁棒往上前
棒碰大棍叮 响	震的刘魁手发酸	就知黑汉真骁勇

倒在留神不是玩

兵头刘魁与好汉铁牛动手，战了一合，就知铁牛的力大棒沉真是厉害，他自己就加上了小心。转回身来，将那双手来举上，名曰着刀劈华山的架式，照着铁牛斜肩带背砍将下来了。话说刘魁大战铁牛，不能取胜，吴斌元帅在马上看的心中起火，急忙跳下马来说道：“罢，连这么一个黑贼乃是小小贼寇，都拿不住，这要是去出兵上阵打仗冲锋，哪能行的了呢？”一晃自己手中一柄铁钐冲将上去。

元帅吴斌着了急	自己提枪往上冲	叫喊刘魁你无用
你的本领没出息	连个黑汉拿不住	怎把相爷官粮吃
你快退后歇着去	我与黑贼见高低	刘魁闻听元帅话
含羞带愧冷气吸	诺诺而退无言语	吴斌铁钐来的急
双手托起钐铁钐	照着好汉头上劈	铁牛观瞧这人到
身上衣裳甚整齐	面似紫枣三旬外	威风凛凛把钐提
自己动手托铁钐	此人必然有膂力	只见钐头往下落
铁牛举棒把他敌		

好汉举棒与吴斌大战二十余合，不分胜败，元帅吴斌心中纳闷，哪有这样屡战不胜的贼呢？这分明是一条无敌的好汉。又想道，必然是他父子作霸欺人，这条好汉看见，必是因管不平之事。

吴斌心中又思量	这件事情要细详	分明是条真好汉
本领出众艺高强	有心我要把他救	无奈他把人命伤
一边动手想巧计	放他逃命也无妨	对着官兵使暗令
叫他快跑去躲藏	官兵会意全得令	大家急忙闪一旁
铁牛杀的红了眼	只顾动手气满腔	吴斌着急忙说道
黑汉细听留良言	我爱你是真好汉	你要不走定招殃
铁牛闻听说胡讲	我要杀人把命偿	我把于家全打死
情愿我也一命亡		

这位吴斌喜爱铁牛是条好汉。俗语说的好，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看出铁牛也不像强盗的样子，这才暗中放他逃走。铁牛他是个豪杰，不肯脱逃，怕的是众人说笑於他，倒像敢作不敢当的那等小辈。

铁牛作事性情刚	要想留名在这方	人命打死无其数
若是逃走不强刚	定要平了他父子	杀人偿命理该当
吴斌放他他不走	反倒动怒乱嚎嚷	照着吴斌紧抡棒
一定要把元帅伤	吴斌实在无可奈	急忙传令发了慌
倘或着上他的棒	呜呼哀哉一命亡	传令预备绊腿索
官兵听令着了忙	急速弄开绊腿索	铁牛他也不提防
绊在好汉他腿上	咕咚栽倒地当央	

元帅吴斌有放铁牛之心，不料他不去逃走，反来动怒，吴斌不得不拿他了。吩咐众兵，将绊腿索预备过来。两个人抬起来将铁牛脚底下一抖，就将他的腿绊住了。他觉着腿下不得力，哪能躲的开，往后一仰，身形咕咚栽倒在地。于仁举起铁棍要打铁牛的顶门，元帅吴斌急忙上前挡住：“表弟你别打他，这不是你们手下打仗呢，将他拿住捆绑起来再打他，可以复仇解恨，却亦使得。这是经了官兵拿住的，你要把他打坏，就与我惹出了弥天的大祸。”

吴斌上前忙阻挡	表弟你要听我言	不是手下将仇报
我来只算经了官	你要将他打坏了	官济私仇我怎担

于仁开言忙说道
我领官兵人人观
于仁不悦忙说道
要想留人真正难
装上囚车就得走

将贼只管交给俺
哪能将人交给你
打死人命非等闲
吴斌传令快预备
吴斌押送回营转

吴斌回言说胡话
取出实供才能完
人命自然有公断
木笼囚车整当然

吴元帅得罪于家父子，可不敢将人留下，又无口供，不知何事他们给打死了，如何的办法？所以急忙的将好汉上了囚车，传令起兵回营。正走半路上，正见了阮英、花云平、时长青三人送金贵回来，撞遇此事。三人问明刘禄，这才知道。

三位英雄知实情
云平长青点头应
救出铁牛找五虎
冷不防的往上迎
并未说话就动手
下回群雄战官兵

阮英急忙把话明
今日一走要救出
准要替他报冤枉
官兵正然往上走
一把单刀砍的凶

舍命我也要搭救
我们杀散众官兵
三人抽出刀三把
忽然冲上三英雄
要知三人吉凶事

第八十回

英雄救唐奇得手 松林中密谋造反

诗曰：

三雄舍命救唐奇 侠义好汉世上稀
伤了官兵惹大祸 反与铁牛事无益
吴帅难担关系重 急报相爷他得知
群雄聚会要造反 时家寨内都约齐

话说三位好汉，不管官兵多少，抽出了单刀往前就闯。这三个人的三口单刀，又急又快，上下飞腾，好如雨点一般。众官兵却不提防，一阵大乱，喊杀连天。众兵也是还手不及，刀到处人头乱滚，人到处死尸乱倒。吴斌他却后边，跟押兵头等都紧随囚车。吴斌头抬看见众兵大乱。忽见兵卒来报，吴斌听见，抬头一看，见有个三人俱都年幼，撒开了三把单刀乱砍乱剁，众兵杀的大乱。吴帅催马上前，才来到三人的对面。早有兵头刘魁，举大刀挡住三个人，杀在一处，未容三个人将木笼砍坏。这时候众兵也就将三人围住。

吴帅马上仔细观 三人俱都在少年 三口单刀急又快
左右飞腾上下翻 乱砍官兵难招架 兵头刘魁杀上前
三人窜纵与跳跃 躲闪腾挪拿他难 众兵不敢往上迎
怕中单刀一命伤 杀的刘魁往后退 一口大刀难敌三
吴帅马上发急躁 急忙催马杀进前 双手举起大铁铛
照着阮英拍在肩 猴子看见铁铛到 一抖身形往上窜
离地纵起有一丈 恰似活猴能穿天

吴帅举刀要砍猴子阮英的肩头，哪知猴子阮英将身一闪，抖身又纵起来有一丈多高。吴帅的铁铛落空，往下一擲，几乎冲掉下马来。急忙用铁铛挡住，他才未掉下马。阮英往下一冲，致使吴帅带人一齐的落下。

阮英跳下手举刀 照着吴帅刀就砍 吴帅失身现脑海
阮英对准命绝遭 照着脑海刀落下 一刀剁上命就交
吴帅多亏抬头看 瞧见刀到魂吓飘 低头钻在马项下
蹬里藏身真巧妙 单刀砍在鞍轿上 阮英落地细观瞧
吴帅翻身复上马 他在马上喊声高 快把预备绊腿索
三人听了发了毛 真杀真砍全不怕 绊腿索倒难脱逃
众兵闻令忙动手 绊腿索拿十几条 只听脚下花拉响
这才吓坏三英豪

话说吴帅见事不好，下令叫预备绊腿索。众兵得令，急忙将绊腿索摆开。那三位小英雄看见了绊腿索过来了，不觉大家着了急了。什么样的好汉，也是要害怕。阮英看了这个光景，也是救不下来了，喊道：“俺们急速逃走去罢！”

阮英这边喊连声 急速住手快避风 云平长青说知道
就是舍命救不成 阮英他在头里走 后跟二位小英雄
三只单刀如放电 杀的众兵胆战惊 三人抡刀往外闯
谁要拦挡命就倾 杀条血路逃了命 冲出重围往南行
吴帅传令快追赶 必要拿回别放松 众兵听令随后赶
已经天晚日归西 三位英雄往前走 有座松林面前存

吴帅传令莫追了 下令别进松林中

话说三位小英雄，看见大松林，三人走进松林藏躲。吴帅看见天晚了，又是日落西山的时候，传令我军不可追进松林。众兵止住，不敢前进。吴帅查点，五百兵伤死了三四十名，带伤的兵五十余个。

一阵伤兵三十多	吴帅马上把话说	这是哪来人三个
必是要抢这囚车	三人年幼真利害	凶猛冲来了不得
不知三人名和姓	镜花水月哪处寻	幸亏未把犯人抢
倚仗官兵带的多	伤了官兵我怎了	得对相爷报明白
我倒有心救好汉	这此一会他难活	急忙下令埋尸首
带伤之兵用马驮	保护囚车往前走	带兵回营且不说
再表三位小英豪	藏在松林无奈何	

单说三位小英雄，跑进林内，只见刘禄他也跟着跑进松林来。这名刘禄不是铁牛已先付过他的银子，他母子夫妻拿着铁牛帮助的五百两银子，套上一辆二马共逃命去了，如何他又来到此处？

刘禄一家先逃走	铁牛他又吩咐清	如若我被他拿住
叫他急去找阮英	刘禄紧记这件事	自己赶车往前行
走出十里抬头看	迎面来了他表兄	他母侄男名张玉
来到车前把礼行	我正要去瞧姑母	半路恰巧两相逢
你们却往何处去	刘禄从头说分明	我求表兄把车赶
我快回去看恩公	或凶或吉要知道	若是平安是福星
如要被人捉拿住	我就急去找阮英	张玉说是交给我
把车赶到我家中		

话说刘禄车顺大路正往前走。离家才走出十里之遥，遇见张氏太太娘家侄男张玉，正要到往刘禄家中瞧观姑母。恰好在此遇见，上前施礼。刘禄对他表兄张玉，把家中招祸之事，从头诉说一遍。刘禄回来之时，暗偷看瞧有许多的官兵，用绊腿索已经把铁牛拿住了，将铁牛装入木笼上了囚车。于家父子想要将好汉留下，私计就要报仇暗害，吴帅未允，他父子心中不悦，恼恨吴帅不能随他父子作恶。

父子敢怒不敢言	吴帅此时掌兵权	有心不依吴元帅
他在兵营当帅官	看了囚车押了走	父子带气回家园
刘禄暗中跟在后	心中好似滚油煎	恩公为救我家命
身招大祸事何完	我是必要把他救	眼看他在木笼监
忽然想起一件事	恩公吩咐我有言	叫我急把阮英找
不知猴子在哪边	自言自语往前走	前边三人把路拦
就是阮英将他问	对着三位说分明	

这书中要没有这回倒插笔，那这个刘禄他是怎么来的呢？刘禄哪能见的着这三位英雄呢？刘禄对着小阮英说明铁牛之事。这三位小英雄舍命冲入大队，伤了许多官兵，也未救下铁牛，多亏松林救命。阮英说：“这一场打伤了许多兵，领兵的此人也不敢当此大事，必得禀明了蔡奸相，奸相必要将铁牛送进京去，追根问底，必要追究他余党有多少。”

奸相必要问细情	何人杀了他的兵	必把铁牛往京送
我们结拜众弟兄	群雄聚会抢兄弟	将他贼兵全杀清
救出铁牛就造反	大兵杀入汴梁城	拿着蔡京把刀剁
好给周家把冤伸	此时山中招人马	积草屯粮请英雄

共为周家把仇报
一百余口死苦情
奸相也是恶贯满

大事已成找景隆
由此就算要起首
报应循环天不容

奸相害的周家苦
先抄他的藏兵营

猴子阮英说：“由此就要给周家报仇了。俺们先到时长青家住下去罢。到夜晚，我再到吴帅藏兵营之中打探打探铁牛之事，俺就明白了。”三人说明，带着刘禄出了松林，到了时长青家内。

来到长青他家中
为何此时才回行
三人陪着名刘禄
常青他娘睡朦胧

天黑早就秉上灯
他娘闻听不怠慢
刘禄才知三人名
三人灯下将衣换
我们三人探事情

长青他娘忙问话
急忙就把饭作成
将饭吃完初更后
刘禄看了他不明又叫刘禄你
三人此去惹大祸

睡罢

下回群雄闹兵营

第八十一回

吴帅办文案稟报奸相 英雄夜入府篡改稟文

诗曰：

猴子义气盖世无 万古流芳称丈夫
只要英名传后世 哪怕将他命呜呼
为救铁牛心便碎 四面兵勾把仇复
群英聚会时家寨 要杀奸相将害除

话说三位小英，在灯下把夜行衣换好，暗暗的出了门。一个一个越出墙外，黑暗之中，往前而行。阮英他去那里盗过银子，知道路径。他在前，花云平、时长青二人在后，跟随着奔藏兵营而来。这三个人行路最快，不多时来到了兵营的后墙。阮英站住说道：“俺们多加小心，里边必有防备，要小心干事。”话说三位小英雄，来到了演武厅后，看见厅内灯烛辉煌，照如白昼一般。三人往上一抖，躡在房檐以上。

三人一齐上了房	爬在屋檐听端详	吴帅厅内他说话
许多兵头站两旁	吩咐快将把人带	兵卒答应作了忙
忽将铁牛带厅内	人犯王法身招殃	身带全刑铁链响
兵卒围随拿刀枪	立刻带入大厅内	铁牛站立气满腔
两旁兵卒齐威吓	黑贼你快跪中央	铁牛闻言说放屁
你们跪我理该当	叫我黑贼真可恨	我又未偷你的娘
叫我跪下更何说	无非杀人把命偿	哪个再把贼叫我
我就将你祖宗伤	我本杀人真好汉	皆因五虎霸一方

铁牛立而不跪，说道：“我是杀人的好汉。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哪个是贼呢？”吴帅问道：“你叫什么名字？”铁牛说：“你要问我叫唐奇，号叫铁牛。”吴帅又问道：“你是因何事与于家父子打仗呢？对我实诉。”

铁牛闻听诉真情	听我从头对你明	刘禄是我好朋友
今日我到他家中	于信讹他银五百	硬要他妻把账顶
我替刘禄还银两	于信霸道他不允	不要银子将人要
爱上周氏美貌容	领了打手抢周氏	皆因我管事不平
听说父子行万恶	龙虎之号把人倾	一怒我要杀父子
我要伏虎与降龙	于信见面就动手	哪知于信却无能
动手他就倒在地	我倒未曾伤他生	我丢他鞭将他打
把他头上打窟窿		

“我把他的钢鞭丢给他，不料丢在他的头上了，他才倒在尘埃。他父得知，带领他的四个虎子、教习、打手无数，将我围住。他被我全都打败。不知你们又到了，倚仗人多，帮虎吃人，把我才能拿住。”吴斌听了铁牛的这些言语，原来还是于家父子的霸道，哪有拿人还账之理。与他父子是姑表亲戚，也不好说出父子他不好了。点了点头，只可以不能随他们父子作恶就是了。吴帅细想这个人乃是一个英雄，我应当放他逃走。他却不肯脱逃，他是说的明白了，杀了人必得偿命的。他不但去逃走，反倒动怒与我决一死战，真是好汉。至于半路杀出的那三个人，他也是必不能知道那人的来历。

吴斌暗中细想情	必不能知三人名	想罢抬头忙说道
好汉留神仔细听	于智前来把我找	我中他的计牢笼

他说丢银五百两	找到刘禄到家中	又说与你动了手
打的于信活不成	我这银库犯了盗	丢了银子几百封
我们正要拿大盗	盗去库银这事情	我和领兵急前往
看你本领是英雄	不是贼人那般样	我手放你去逃生
哪知你是真好汉	不去逃走敢应承	将你装了木笼内
带你回营细问清		

“我要知道这个情形，我也不来拿你。虽然你非盗库银之人，你系伤了许多人命的凶手。我这是兵营，管不了人命的案件。偏遇半路途中来了三个人，伤了我兵三十余名，这是一种要紧的大事。”话说吴斌思量，是于家父子作恶，另使人出来，将这名铁牛抢回家害命，暗中省的经官。倘或遇见了清官，要究出他父子所做之事，为祸不小。把人抢回去，夜晚杀死，可报仇恨了，又免去大祸，又能完结大事。

吴帅心中犯了疑	父子做事太无知	家中习演枪刀艺
所为练武把人欺	教习打手无其数	诸多养在他家里
若要打仗全出去	硬要霸占人家妻	自立五虎号霸道
算他父子真出奇	讹诈房银与地土	我在这里早就知
今日他要行此事	遇见好汉把亏吃	被人全都打坏了
前来见我使巧计	就说我家丢银两	贼人已经有信息
就在刘禄家中住	快去拿贼莫推辞	我听有贼发愣怔
是我一时着了急		

吴帅想罢，对着铁牛说：“我是真要救你，无奈我的兵伤的过多了，我也不敢隐瞒，必得禀报相爷，将你一并解送京都。事因你所起，你可是杀人凶犯。你到了汴梁城的大衙门，各呈一词，于家父子也就难免无祸。”

将你送到汴梁城	衙门之中要问明	你虽打死几条命
各呈一词得说清	必要究出他父子	他们难免无灾星
倘若追出杀兵事	要是他做了不成	你必供明讹刘禄
硬要人妻把账消	家中教习与打手	常常养了几百名
若要问出父子恶	按例就要问典刑	再要添上抢劫你
因抢要犯才杀兵	二罪归一难逃命	也是恶贯满了盈
兵营累次出大祸	上次丢银也禀清	此时相爷正恼怒
我又禀明这一桩		

话说吴帅对着唐奇说道：“我爱你是条好汉，有心要救你，有些救不了的事。你要不伤这些兵的性命，我这里又不能管你的人命重案。我怎么想法也可以救的了你。再说他父子作恶，我就早知道。”

我与于家是亲戚	父子做事我早知	倚仗家中银钱广
纵子行凶大无益	拐男霸女行万恶	常常霸占有夫妻
这回他们要害我	杀死官兵我着急	父子既然将我害
与他父子是仇冤	我将他送衙门去	他们就要吃大屈
你要供明他父子	五虎之号把人欺	私下父子行霸道
衙门照例分曲直	父子就怕衙门去	自己亏心自己知

话说吴帅对着铁牛说明，你只管在这里住几天。等我具禀行文，看是相爷如何办法。你在这里住着，我也不能难为了你的。日用吃物，全与我要。吴帅又叫来几个兵卒，当面吩咐两个人要伺候这位好汉，他要什么，你们快给他预备。他若是要茶要饭，千万急速到厨房取到。如若有误，要问治。

吴帅叫人伺候他	若要什么就快拿	兵卒答应说得令
吴帅复又把话发	你们班二十个人	多加小心要看管
虽然看押不许恶	千万不可难为他	哪个不遵我的令
立刻绑出就要杀	众兵一齐遵吩咐	看守要犯不敢轻
吩咐将他带出去	先叫吃饭后用茶	吴帅厅内叫文案
急速具禀莫耽迟	公文一齐全办妥	办好拿来我看查
文案闻令那敢怠	禀帖公文是根芽	

文案急忙将禀帖带文书全然办妥。吴帅看明，用上印图，封筒装好，就放吴帅住的屋内。约有二更多天，吴帅熄灭了灯光，也就案前安息下了。且说那房檐上的三位小英雄，低言在房上商议。

三位小爷在房檐	屋中之事听的全	方才文案念公文
所有之事在里边	禀帖以上按公事	于家父子含混言
并未写真于家恶	到底亲戚有相关	没说杀兵是哪个
未表铁牛是魁元	阮英这边忙说道	不如盗他禀文观
俺们给他全更改	另换封筒再封严	云平常青说很好
急刻快进屋里边	猴子他会奇巧艺	由打房檐往下来

猴子阮英由窗中进屋，扇着千重火，照见禀帖文书全放在八仙桌上。阮英伸手拿起来，复又拿一个封筒，他才翻身耸上蹿出墙外，跳在尘埃。三个人找了座空房屋中，扇火亮仔细的观看。

三人一齐看分明	文书以内写的清	丢了库银无其数
差兵四外访贼雄	于家堡内去查找	有个黑汉到堡中
看他生的多凶壮	于家父子把信通	吴斌领兵到那里
黑汉果然样子凶	信了于家他的话	说他盗银有奇能
于信上前去盘问	黑汉也是愣头青	他与于家父子对
打死于家人一名	我就将他拿住了	押着黑汉回兵营
回营我再细追问	走到半路遭了凶	来了几人闯兵队
二十余名都艺精	二十余人多骁勇	冷不防的冲大兵
凑手不及难交仗	我兵大乱难冲锋	一阵杀兵三四十
带伤着重五十名	吴斌上前忙抵挡	二十余人全逃生
幸而未把犯人抢	又遇天黑掌上灯	他们逃进松林内
想要拿住万不能	不知来人名和姓	回营我要问分明
我将黑汉细追问	黑汉他叫唐奇名	问他来抢因何故
唐奇回答不知情	一人他也不知晓	兵营之中又无刑
没有刑具难取供	不敢隐瞒这事情	叩恳相爷裁决事
将他送到衙门中	动刑拷问必招认	盗取银两那一桩
阮英看罢说可恶	吴斌做事不英雄	都说假话谎铁牛
怕他逃走使木笼	哪知我们能偷看	便要文细改更

阮英、花云平、时常青这三位小英雄看毕，阮英说道：“他这样文书哪能行的了呢？还是得我给他们出样子才能行呢。”说罢，又回到文案之处，盗了来纸墨笔砚，复又到了空房的屋中。阮英照着他们的字的样子，提笔写下：

吴斌谨禀相爷知	这桩事情真出奇	于家堡中出五虎
父子霸道把人欺	独霸一方行万恶	龙虎之号把人吃
抢男霸女讹地土	硬强霸占有夫妻	士农工商无人惹

有个好汉名唐奇	闻听父子多霸道	好汉访真全得知
到在那里平五虎	不知他家有教习	于家窝藏飞行盗
打手五百还有馀	一齐动手打好汉	一窝蜂样来的齐
好汉力大无惧怕	两把铁棒急又快	打的五虎全惧怯
有个教习一命息	五虎害怕苦哀哀	好汉开恩他们知
饶了父子官兵到	吴斌于家是亲戚	这一句话就写坏
不懂公事不仔细	阮英行文把字写	忙中有错大无益
自己写错不知道	旁边二人更不知	不言阮英他写错
写文之事再细提	又写官兵拿好汉	用索绊倒名唐奇

话说猴子阮英，又写到官兵用绊腿索，将好汉绊倒拿住了，于家父子一定要将唐奇留下，害死好汉，以解心中大恨。皆因吴斌未给他父子留下好汉，他父子忿恨，差派二十馀名飞行大盗，在半路途中赶上，要将唐奇抢回报仇，又将官兵杀死三十馀名，受伤的五十馀名，所以叫吴斌难担伤兵之事。阮英将禀文全都写妥，急到吴斌的屋中将印用着，照着封好放在原处。诸事已毕，收拾妥当。第二日吴帅也不能再看了，头夜晚他已经看明白了，才封上的。也就是第二日清早，差人将禀文送去。

头夜禀文全封好	也就不能再复观	清早公人送相府
书中暂且不必言	再表三位小豪杰	诸事已毕全都完
临走又把窗来上	照旧来路去也安	来也无踪去无影
看出踪迹难上难	三人耸出营墙外	急忙回到时家园
进了屋中将灯秉	换了衣服亮了天	阮英对着二人讲
我要起身去回山	云平长青开言道	我俩跟你把兵搬
猴子点头说的好	你俩跟我理当然	三人议妥将身起
长青对母说周全		

花云平、时长表二人要跟他去回山报信，阮英点头应允。三人商议妥当，时长青对他母亲禀明，三人这才起身，出了时家寨，且奔铁龙山的道路。且说得是铁龙山上的三位老太太，这日坐在一处说话，独有周老夫人眼中落泪。

周老夫人泪不干	孔母徐母起话言	二位夫人忙劝道
何必这样泪连连	弟兄五人将山下	此时回来弟兄三
他们未见景隆面	铁牛阮英未回还	单等他俩回来信
等着周顺同归山	山中早经招兵将	聚草屯粮有万千
三位夫人正讲话	金定铁氏走近前	看见周母眼落泪
铁氏急忙说周全	老娘不必多忧虑	三位太太听根源
山中聚的人马广	单等公子报仇冤	

话说周老夫人，想起公子景隆无有下落。尉迟肖、徐振中、孔生三个人，回山见了周老太太，回明下山多日，并未找着公子的下落，所以眼中落泪。徐、孔二位夫人劝解，铁金定也进屋中帮助。

铁氏金定进屋中	看见周氏泪盈盈	他也帮着劝周母
单等公子回山中	山中人马早齐备	反进汴梁报冤仇
周老太太闻此话	止泪开言把话明	公子此时无下落
想要报仇怕不能	铁氏金定忙说道	再说铁牛与阮英他们二人未
回转	也该访着周相公	正是铁氏来解劝
丫环前来把信通	阮英回山到前寨	同来二位小英雄
周老太太闻此话	必是找回周景隆	太太闻言心喜悦

一场欢喜变成空 书到此处住一住 下回书中再说清

第八十二回

阮英与弟兄回铁龙 众英雄计议救铁牛

诗曰：

周老夫人居山峰 望子不回暗伤情
诸位英雄将山下 四外寻找周景隆
闻听阮英回山寨 必是来了我亲生
这回一齐把山下 大兵杀进汴梁城

话说周老夫人，闻听阮英回山，满心欢喜。又听他同着那两个人回来的，内中必有公子周顺回来了，该我母子相逢这山中。铁梁寨主招聚许多的喽兵，无数的粮草，兵多粮足，此时你回来，正好起兵杀进汴梁拿奸相。

夫人闻听喜气生 正好发兵进东京 拿住蔡京将仇报
不枉留你周景隆 不共戴天杀父恨 一家老幼死苦情
冤怨相报是天意 若凭人力焉得能 多亏交下好朋友
难得几位义气兄 若非他们帮助你 要是自己哪能行
单丝怎能绞成线 若是孤掌也难鸣 正是夫人心欢悦
门外走进小阮英 众位好汉跟在后 周老夫人细看清
几位英雄全都有 就是缺少周景隆 一心欢喜全没有
如同烈火化了冰

周老夫人抬头看见众位英雄同着阮英来到后寨，独没有周顺，一心的欢喜全无。书中交待，这日铁龙山的寨主铁梁正与尉迟肖、孔生、徐振中在聚义厅议事。尉迟肖对着孔生、孔平、孔远、徐振中等讲话。

好汉座上把话言 几位兄弟听周全 俺们回山这些日
不见阮英他回山 明日俺们把山下 去找阮英好回山
四路分开把他找 不知阮英在哪边 孔生答应说正是
该着下山理当然 还有铁牛未回家 哥俩在外我心倾
徐爷这边忙接话 留下铁梁把山看 正是众位商议事
喽兵进厅把话传 阮爷回山寨门等 他又领来二魁元
众位好汉闻此话 大家站起心添欢 不知领来哪两位
俺们迎接的去观

话说众位好汉，商议要下山寻找阮英、铁牛的下落，喽兵来报：“阮英回来了，又带来两位，在寨门等候。”众英雄闻听了，一齐的站起身形往外迎接三位好汉，众人来到了寨门，留神的观看。

众位好汉出寨门 个个留神看三人 阮英旁边有二位
俱在年幼有精神 眉清目秀面如玉 平顶约有七尺身
头戴粉绫巾一顶 绢帕包头拧花深 迎面麻花高撮起
打一滚手扎顶门 内穿白绫小夹袄 五根丝条系在身
下佩素绢兜裆裤 白底缎靴未沾尘 外罩粉绫百花服
三蓝围花朵朵新 此人名姓不知晓 云平花爷在绿林
那个岁数也不大 面黄肌瘦没二旬 衣帽光鲜英雄样
气概轩昂不同群

众位好汉看罢，这才上前与阮英问道：“这二位是由何处而来？”阮英急忙与几位兄长见过了礼，然后这才引见。阮英说道：“这位姓花名云平，

外号踏雪无痕的便是。这位姓时名长青，外号身形无影的便是。”

二人名姓先说清	头位引见大盟兄	尉迟肖就是此位
这位他名叫孔生	孔平孔远是兄弟	这位姓徐名振中
引见已毕往里让	将他二位请到厅	请进大厅忙让坐
茶罢放盏把话明	你陪长青要听明	你们二人在此等
阮英头尾说始末	作的事情全说清	并未提出搬兵事
要到后寨问安宁	阮英对着云平讲	我见干娘把礼行

花云平、时长青二人坐在前厅等候回音。众好汉同着阮英来到后寨，阮英上前见过三位老太太。行礼已毕，众位英雄一齐的落座。老夫人问道：“阮英你回来了，唐铁牛他为何未回山寨？”

周老夫人把话说	铁牛为何不来回	你可见着景隆面
快把实话说明白	阮英站起快回话	我访五哥身无着
五嫂她倒有下落	如此这般受磨折	身在相府从头讲
我将蔡猛用箭射	始末原由说一遍	此时五嫂平安得
他在吕府身无祸	单等太平见五哥	我想要杀妖僧命
三盗透龙险事多	这般如此丢宝剑	险的一命见阎罗
难里逃生遇好友	舍命去到红毛国	偏又铁牛身招祸
大难临头命难活		

话说阮英对着周老夫人，将自己所做之事从头至尾，始末原由全都说明。三位老太太闻听周景隆虽然未找回来，将来必有见面之日，就是铁牛之事，倘或落到奸相之手，却就难逃活命。

三位夫人听了愁	对着众位说根由	你们快些下山去
大家去救唐铁牛	慢慢再把景隆找	太平之时把根搜
景隆之事可以缓	这事缓图不可求	铁牛之事不可缓
此事有变一命休	阮英闹过他相府	箭伤他儿左眼眸
倘或送到奸相手	铁牛难免不掉头	他的兵营失了盗
阮英又把他营盗	奸相他又追根	底三敲六问必细究
千万先将铁牛救	急到兵营把他留	众位好汉齐答应
三位老娘莫担忧		

众位英雄闻听三母之言，甚是有理。周景隆此时虽未找着他的下落，终须必有出头之日，该可以等得工夫。就是铁牛之事，容不得工夫，要容他们把铁牛送到相府，再到那里去，救他可就费了大事。

周老夫人量宽宏	先不急念子亲生	快救铁牛事要紧
送到相府救不成	周母吩咐你们去	到在前厅议论明
众位好汉说知道	阮英站起禀事情	前庭到了两朋友
也是孩儿一般同	方才要来见娘面	孩儿拦阻在前厅
孩儿回明娘知道	叫他过来把礼行	三母太太知道了
阮英带过二英雄	见了三位夫人驾	自己报清姓与名
三母英雄留神看	两个豪杰俱年轻	衣自光鲜人出众
三母英雄夸连声		

周母、徐母、孔母这三位老夫人，看见了这两位小英雄，不但衣帽新鲜，而且人才出众。三位太太问了他二人家乡名姓，全都说清，三位太太夸奖不尽。众好汉与他二人复又到了聚义厅，商议去救铁牛。尉迟肖主张发兵反进东京，孔生这边接言说道：“还是大哥说的有理。俺们山中聚的兵约有五六

千名，足已够用。兵多将广，可以反得了。大哥为元帅，我为先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我又能挡头阵。”话说尉迟肖、孔生这两个，愣的遇着好汉了，这两个人一个说一个，接着这么一说，哪能依着自己愿？”

徐爷接言把话明	二位仁兄且稍停	哪能依着自己愿
不要任性乱胡行	造反之事且休讲	去救铁牛是正经
只顾你们胡谈论	此就当误大事情	二位闻言忙说道
若要依你怎样行	振中说是俺商议	在我一人有何能
徐爷复又开言道	兄台弟台留神听	领兵一半把山下
留下一半看山峰	铁梁兄妹看山寨	俺们先奔他兵营
救得铁牛回山转	还得去找周景隆	弟兄聚齐再商议
轻举乱动事难成		

还是徐振中与阮英这二人多智多谋，广有见识。徐振中将话说完，阮英也就接言说话：“徐三哥所说的话，实有情理。这事非是容易的，不是胡闹的事情。俺们先救铁牛要紧。明日就得起兵前去。”

阮英这边接上言	明日起兵到那边	奸相藏兵有反意
应当把他全杀完	藏兵本系犯私事	杀尽不敢奏天颜
宋王天子知此事	便问奸相无话言	为何藏兵整十万
皇上知道反了天	杀尽他兵不算反	天子得知功大焉
云平长青说不错	杀尽他兵理当然	尉迟黑爷拍手怒
要杀藏兵交给俺	有勇无谋身招祸	一去就是乱了山
欲知好汉胜与败	下回书中细细言	

第八十三回

为救铁牛寨主决策 群英计议率兵下山

诗曰：

群英下山领大兵 只为铁牛身遭凶
吴帅虽然多骁勇 难敌好汉众英雄
尉迟钢鞭无敌手 孔生力大能战争
振中用兵智谋广 猴子斗引巧又精

残词且住，书接前文。上回书中交待，说的是猴子阮英对着众好汉说道：“事不宜迟，明日就得前去才好。”徐振中说道：“这得请过本山的寨主来。”大家商议，对着尉迟肖说道：“大哥你到后寨，将铁梁金定兄妹二人请过来商议发兵之事。”尉迟肖答应：“我就请他们兄妹来到。”尉迟肖说话真愣。依着他说的话，没有不坏的事情。仗着是他的亲戚，寨主铁梁是他们的妻兄，铁金定是他女人。知性者可同居，全知道他的品性，为人粗鲁。兄妹二人听他说造反的话，铁梁说道：“哪有这容易。”

铁梁闻听他所言	就要造反快下山	金定这边快说话
俺们急速到前边	去见众位就知晓	要听他话无日天
铁梁站起俺前走	这件事情莫耽延	兄妹二人在后走
恭敬黑爷他在前	众位英雄前厅等	厅外黑爷把话言
我将寨主找来了	众位英雄抬头看	云平长青未见过
铁氏金定女婵娟	铁梁寨主是黑面	他的妹子似天仙
兄妹生来不一样	丑俊黑白哪一般	美貌之妻夫丑陋
好女不能配好男		

话说众位好汉，在前厅等候去请寨主，忽听尉迟肖在厅外喊叫：“我已把寨主都请过来了。”别位都见过的，独有花云平、长青这二人未见过铁梁铁金定兄妹两个。抬头往外观看，兄妹是两样的相貌。

众位好汉都谦恭	一齐站起忙让坐	急忙引见二英雄
云平长青见过礼	二人各把名姓通	礼毕归坐商议事
铁梁寨主把话明	阮英回来有何干	有事当面要说清
猴子这边忙回答	从头至尾说分明	为救铁牛回山寨
请来寨主要发兵	铁梁闻听发兵事	他也未敢先答应
扭项瞧着铁金定	佳人急忙应了声	大家商议用多少
我就发令去点兵	徐爷这边忙说道	三千喽兵足可行

铁金定听徐振中说：“用三千兵足矣。”铁金定又问道：“他那兵营之中，可有多少兵呢？”阮英接言说道：“要论他那边的兵，可就多了。他的藏兵营有十万大兵呢，领兵的元帅吴斌却甚英勇，力敌万人。”

元帅吴斌是豪杰	我们要把他头切	半路途中闯兵队
舍命去将铁牛劫	我们三人杀进队	将他藏兵杀好些
元帅催马来敌住	力大铛重甚歪斜	我们三人看不好
杀的我们气喘息	无奈冲出乱军队	松林救活命未绝
夜晚去把兵营探	铁牛是个真豪杰	吴斌回营将他问
铁牛自报是唐爷	并未说出我两个	不能害怕乱胡言
有人把他黑贼叫	铁牛自称祖宗爷	元帅并没将他打

怕他逃走事不端

话说阮英对着铁金定说：“那边的元帅吴斌，英雄无敌。”阮英说完了话，把旁边听话的二位好汉气的暴跳如雷。尉迟肖、孔生两个人一齐的喊叫起来了，说道：“老六，你为何要长他人的威风，灭我们的志气？”把这两个人气的喊叫如雷。铁金定说道：“你们哥俩真有能为，也不是在这里叫喊的，是要临阵去。不用三合，能取上将的首级，那才是好汉所为呢。”二人闻听铁金定之言，哈哈的大笑说：“是对，是对，真不错！”

二位好汉笑哈哈	铁氏金定把话发	你们不必发急躁
大家留神听根芽	那边大兵有十万	寡不敌众难厮杀
三千怎当他十万	怕是不能敌住他	阮英这边尊嫂嫂
不论多少论用法	将在谋而不在勇	斗引埋伏把他拿
兵在精而不在广	只要上阵眼不花	一当十个十当百
上阵真敢把人杀	他的藏兵未经仗	听说上阵乱如麻
上次我就看透了	他们官兵战兢兢	如同绵羊见猛虎
跑的跑来走的走		

阮英说：“嫂嫂有所不知。兵不在乎多少，只要用兵有法。安营下寨，先要看准地理，逢高山防备围困，遇树林小心火攻，逢凹处防备水淹。要安营进退有法，出入有门。我兵要公，有功者必赏，有过者必罚，此为将之道。”

阮英说了兵怎出	不在多少只在精	熟读兵书与战策
斗引埋伏全得明	第一带兵要恩厚	临阵他能舍命争
第二营规要严紧	盔甲旗鼓要鲜明	第三行路要谨慎
秋毫无犯要正行	第四营中要守份	千万自己要查严
第五众兵要安稳	不许无故传恶风	第六营中要戒酒
酒能乱性怕行凶	第七管营要紧事	奸淫妇女落怨声
第八营饷莫克扣	第九粮草要先行	第十自己要辛苦
日夜小心用苦功		

话说阮英年纪虽小，精明能干，受过明人指教，所以知道用兵之法。铁金定也经过明师，能懂得兵书战策。听见他说用兵之道，点了头说道：“罢了，小小六弟，真是将相之才，可以去得。我管保能大得一胜。”阮英说道：“嫂嫂你暂且不用下山，你同着铁兄看守着山寨。如要用你去之时，必要着人前来报信。嫂嫂见我们的要信，你再领兵下山，前去助阵。”

猴子算得智勇全	对着佳人把话言	你们兄妹看山寨
我们弟兄全下山	到在那里要得胜	救出铁牛保平安
如要不能将他救	来信再把嫂嫂搬	尉迟黑爷又说话
可得派我先锋官	逢山开路兵好走	遇水搭桥工不担
到在那边打头仗	我把他兵全杀完	我若败阵绑出走
斩下人头挂高杆	我就算是锉锐气	必正军法理当先
孔生接言说且住	大哥让我去当先	我该败阵才要你
头仗大哥让给俺	黑爷说是我不让	孔生急的喊声连

尉迟肖、孔生这两个人，全是一样的好汉，禀性粗鲁。这尉迟肖要当先锋，那边孔生喊起来了，定见不肯，他亦要当先锋。那徐振中、阮英二人急忙拦阻。阮英说道：“这个举动，也就仿佛出军的一样，没有元帅先锋印，也得按得军中之规行事。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以正五音。这也不是胡闹乱行的，千万不可任性。”

阮英急忙把话言
不是造反夺江山
要将周家冤仇报
为拿奸相报仇冤
俺们弟兄多义气
反被外人耻笑俺

二位仁兄听根由
所为周门被大祸
这才聚兵在高山
得遇铁牛遭不幸
去救铁牛他回还
此去吉凶难保准

俺们山中抬人马
奸相朝中掌大权
单等五哥出头日
无奈我才把兵搬
你们哥俩要胡闹
下回书中再开言

第八十四回

群英率兵直奔藏兵营 声声叫阵定要决雌雄

诗曰：

弟兄义气不一般 愚的愚来贤的贤
猴子智谋如诸葛 尉迟英雄盖世鲜
孔生力大能斗战 振中文武两双全
景隆文章高天下 铁牛浑愣心无弯

话说阮英对着尉迟肖、孔生说道：“大哥二哥不可争论，只有公派，派着哪样的应用，也不许违令，必照军中之规行事。有功者必赏，有过者必罚。公平才是正理军规，才可以服众呢。要依着二位兄长混闹起来，也就不带兵去救那铁牛，就任凭他的命去罢。”尉迟学、孔生这二人最义气不过，只见阮英说不用去救铁牛去了，二人就着了急了，也知道做错了。出兵之事，须要照军规行事，哪能依着自己性格为呢？二人这样一齐说道：“哥俩是不知道出兵规矩，方才我哥俩所说的全算错了。”

二人一齐把话说 出兵规矩不懂得 从此我俩遵军法
六弟不必把急着 我俩再要多说话 就照军法将头割
六弟还是商议事 快救铁牛把命活 应为我俩要不去
我们二人就抹脖 金定这边微微笑 你们哥俩算浑浊
阮英复又来说道 俺们弟兄全平和 此山喽兵有寨主
嫂嫂明日把兵拨 军中之事由他主 俺们听令由他派
佳人闻听用手指 猴子真是有智谋

铁金定见阮英所说所行的事，没有不合情理的。此山中本系铁氏兄妹二人居住的，喽兵也是他兄妹招聚的。皆因铁金定与尉迟肖成了亲，这才将诸位英雄招来了，连各位的家眷全搬到此山居住。

猴子做事按理行 是他兄妹招聚兵 必得尊让他兄妹
阮英凡事无不明 金定说是真罢了 智勇双全是英雄
有勇无谋非好汉 那俩本是愣头青 还是猴子会行事
有始有终条理清 明日我必按公办 派事也要看人能
若要派错耽误事 量其材料把事行 发兵用人等明日
今日摆酒算接风 吩咐喽兵放桌椅 搬运杯盘酒摆成
先让二位外来客 时长青与花云平 佳人说道原谅我
失陪诸位饮刘伶

铁金定叫人将酒摆齐，把花云平、时长青二位外来的让在客位座上，然后诸位好汉按次序全都坐下，佳人这才站起身形，对着众人说道：“诸位原谅我不陪之罪，我还要到后寨伺候三位夫人。”

佳人站起后寨行 侍奉太太出前厅 不言金定往后去
再说诸位饮刘伶 谦恭已毕同归坐 兄一盞来弟一盅
开怀畅饮添欢悦 阮英座上把话明 今日大家要痛饮
明日俺好登途程 军中之规先戒酒 再要这样不可行
无事回山再吃酒 众人点头一齐应 振中徐爷开言道
六弟说话理上通 这是初次将山下 头次要胜阵阵赢
出兵要择上吉日 还得吉时才可行 阮英这边说不错

择了吉日去出兵

话说阮英对着徐三爷说：“行兵之日，必得知道八门的方向，必得由生开二门才可走得。要走入休门、死门，大有不利。明日准了日，我会找八门的方向争门，几度出兵去，能保太平无祸，凯歌而回。”

阮英知晓八卦图	要走生门灾祸无	倘若走入死门内
出兵准要命呜呼	这种事情知晓得	若要不知难免祸
寨主发兵是万幸	这样举动我知足	是我无奈才来到
寨主他就把兵出	多亏女姣招人马	真是女中一丈夫
明日她要把兵点	不知何人把兵权	千万不可将我派
我的才浅学又疏	俗语一福押百祸	我是命小又无福
将帅之才是两样	做出事来叫人服	粗中有细人多有
我说谁细行事粗		

话说众英雄吃酒议事，吃到掌灯方止，大家安息，一夜无词。第二日早晨，众好汉净面更衣，用饭完毕。铁梁、铁金定由后寨过来，金定早已披挂整齐。众英雄摆列排开，铁金定手拿着令箭，遣兵调将。

铁氏金定女英雄	手拿令箭有威风	一声吩咐快击鼓
喽兵锤打鼓雷鸣	山寨头目闻敲响	急忙聚齐众喽兵
聚议厅前排齐队	铁氏金定把令行	只看徐爷来说话
领兵元帅徐振中	我将令箭交付你	杀斩存留任施行
徐爷上前身曲背	振中无才难领兵	铁氏金定忙站起
军令下来违不能	众位好汉齐说道	仿佛军令一般同
振中无奈忙应允	佳人复又把话明	前部先锋尉迟做
后队催兵是孔生		

铁金定将令箭交付徐振中，执掌三千喽兵，派他带领。又派了尉迟肖前部先锋，派孔平催后队，派孔远催运粮草，派花云平、时长青为元帅左右的偏将，作为羽翼。又派猴子阮英为军师，他能排兵布阵。

铁氏金定会用人	所派点用真有门	派着哪个得应允
不许违令话多云	所派之人全合理	众位好汉都遂心
佳人站起交令箭	徐爷行礼拜埃尘	拜过兵符与令箭
佳人急忙转过身	徐爷就在旁边坐	手执令箭把话云
今日徐某要行令	众位弟兄要听真	军令难讲交情重
一声令下都要遵	军令却比王法大	如要违令法严森
必按众人守军规	谁说朋情与至戚	言出令随无远近
望皆听令好出军		

徐振中手执令箭说道：“诸位弟兄，全要帮助着我，一同和气的，众星拱月一样，量我一人，又有何能？全仗兄弟帮扶才可行。我若令出，大家遵听，不可违令。违吾者，难言情面，军中无戏言，请众兄台牢记是要。”

徐爷出了令来行	择了吉时就起兵	大家一齐说遵令
阮英排兵甚精明	大家一上排的好	三军司令头前行
清道飞虎旗四杆	一杆大旗在当中	猪羊祭旗全齐备
徐爷领着众英雄	祭过大旗领兵走	三声大炮似雷鸣
号令一响起大队	徐帅领兵起了程	大军行路军规正
沿途一带严紧兵	喽兵不敢胡行事	猴子阮英查的清
两站并着一站走	急急催兵不误工	晓行夜宿兵行快

这日来到藏兵营

话说众英雄催着大兵急往前行，这日来到藏兵营不远，有五里之遥，安下行营，立下大寨。单言讲不着，且说吴斌在后寨营与军师这日正在议事，只见送禀文的兵丁由汴梁城返回来了。

只见营兵转回还	走入厅来就请安	行礼已毕已开襟
拿了文书呈帅看	文书呈了桌案上	吴斌留神细睁睛
回文上面写真切	上写吴斌甚不明	禀文之中多胡话
你是武来不通文	既然拿住飞行盗	为何夸他是英雄
你与于家系表戚	不该说他父子凶	胡里糊涂多混杂
禀文以内有不应	你是武夫用文案	办文之人太不明
相府看你粗鲁汉	不归你罪却留情	将个贼人送我府
相府亲审要问清		

回文说的明白，相爷看吴斌乃系武夫，不通文墨，这才施恩饶过。又写到吴斌见回文，即将拿获之人速速送到相府，要亲审深究细情。吴斌看罢回文，才要说话，忽见探事的兵卒到吴帅的面前报事。

这名兵卒来的急	启禀吴帅要得知	不知何处大兵到
离此约着有五里	安下营盘立大帐	不晓何人把兵提
吴斌闻听说奇怪	定要来兵有信真	吴帅吩咐再去探
要去探实细根底	何处发兵由此过	多少人马甚么旗
领兵之人何名姓	探明你再来报知	那名卒兵说遵令
急忙又去探真实	吴帅正然心纳闷	这样来兵真出奇
忽听营外人喊叫	吴斌出来见高低	

元帅吴斌正然纳闷，心中难明这事由何而来，忽听外面喊叫如雷，叫着吴斌出战要见高低。又见那名探事的兵卒慌慌张张由外边跑进厅，报道：“元帅不好了，原来是拿的那个黑汉的救兵来到营门，又有个黑汉前来叫战。”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第八十五回

尉迟奋勇旗开得胜 群英庆功防敌偷营

诗曰：

吴斌难敌尉迟肖 万战不输将英豪
损兵折将难取胜 连败七阵魂胆消
无奈告急文求救 奸相闻报也发怒
差遣妖僧来助战 妖术邪法怕难逃

话说吴帅在演武厅，心中难明究竟黑汉他系甚么人，哪里来的这样便易的，兵就能来的这样急快呢？又听兵卒来到营门外，又来了一条黑脸的大汉，叫元帅出战。元帅吩咐：“打鼓聚将！”鼓打一响，暴如雷鸣。众将闻了鼓响，立时齐至演武厅，前排立两旁，齐来听令。

众将闻鼓列厅前	排列两旁来站班	吴帅披挂穿盔甲
手执令箭把令传	今日忽有贼兵到	不怕王法要反天
瞧着营门来要战	哪个出营去占先	左边一将说遵令
吴帅抬头仔细观	此将生来是红脸	面似火炭甚新鲜
金盔嵌上龙对宝	二龙抢珠盔上盘	龙头在前尾在后
盔甲九曲顶上安	身穿大叶黄金甲	蛇口兽面放光寒
勒甲丝条拧九股	护心宝镜在胸前	下佩混金鱼塔尾
护住双腿挂两边	绿缎护背旗八杆	上绣飞虎甚威严
内衬黄缎袍一件	茉莉去根战靴空	三旬向外身高大
威风凛凛正当年	此人姓周名俊方	惯使大刀智勇全
来到坐前身曲背	未将不才应当先	吴帅吩咐加谨慎
莫把敌人要轻观	千万慎行方无过	未将遵令记心间
吴帅坐上忙说道	本帅观战理当随	吩咐点兵与五百
合营点将排两边		

话说吴帅，看是周俊方要当先出战。吴帅吩咐：“五百营兵，跟随出队。合营的将官，全都出去排列两旁。本帅我也出营与你押阵去。”迟尉肖正在门外讨战，忽听兵营号响惊天。那位同道，这位迟尉肖他是甚么时候来的呢？书中交待，徐振中领兵才到此地，离着兵营五里之遥安营下寨，诸事已毕。徐帅升坐大帐，还未传令，迟尉肖上帐前来讨令，口尊元帅。

先锋进帐讨令行	口尊元帅请听明	今日俺兵到此处
我要上前讨战争	就请元帅传下令	我好出师去立功
徐帅无奈才应允	不得不叫他去行	先锋就要临敌去
你带队兵五百名	下令派兵整五百	将兵与你助威风
好汉传令下大帐	搬鞍急上马走龙	三声大炮惊天地
号兵响动兵出营		

话说尉迟肖得令，搬鞍上马，带兵五百，三声大炮，号令响动，兵往前行，来到了藏兵营门外叫阵，这才听见营内的炮响。抬头观看，营门内出来了许多的营兵，排开队伍，有两杆红旗排列左右，好不整齐。

营门出来许多兵	门旗两杆是大红	当中闪出一员将
金盔金甲甚鲜明	姓周俊方催战马	听见对面喊连声
俊方仔细马上观	叫阵一将好威风	连人带马似黑色
真乃乌云一般同	好像烟薰一太岁	火炼金刚降下凡

这个黑色世上少	身上又把黑甲穿	好像唐朝胡敬德
手中也是虎尾鞭	珠缎倒撒如斗大	连环铁甲穿身中
护心宝镜如秋月	勒甲丝绦九股拧	青缎护背旗八杆
上绣猛虎显威风	身后跟随兵五百	盔明甲亮站两边
刀枪棍戟多齐整	不想贼兵那样般	俊方看罢忙问道
报名上来莫迟延	好汉听他问名姓	黑爷马上把话言
来将问我听真切	复姓尉迟肖字单	尉迟肖名就是我
此时占据铁龙山		

话说吴帅的大将周俊方看罢，叫道：“快报名上来，你老爷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好汉回言说道：“要问我，双姓尉迟，单字是一个肖，又外号叫赛霸王的便是。来将何人？快报名来，爷爷好与你送死！”

尉迟好汉性过急	快报你名爷爷知	说了我好打死你
老人家中去付席	俊方听了这些话	这样问法真出奇
黑爷说话他粗鲁	不知他叫愣尉迟	周将这边忙回话
对你姓周俊方提	你因何故来交战	快把来历说端底
尉迟好汉复说道	你要留神听仔细	为何拿住我兄弟
他的名字叫唐奇	爷爷领兵将他要	将他放出大有益
牙根半个说不字	爷爷恼怒了不的	匹马单鞭冲进去
立刻就把你毙息		

尉迟肖说道：“我领兵来到你营中，所为来要我的兄弟来了。你们要知道爷爷的利害，紧速把我兄弟送来，万事皆休。倘有半个不字，爷爷我就要打进你的营内，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不留一个。”话说周俊方扬鞭催马，双足一点。久走战场的马就往上撞。两手斜举大刀，其名曰力劈华山的架式。尉迟学也就催开战马，战在一处了，马头对马尾，兵刃持着了大刀。周俊方照着尉迟肖斜肩带背往下就剁。尉迟肖看看二马相近，见周俊方的大刀照着自已头顶落下，将左手的钢鞭往旁边刀头克喀当哪一声响亮，将大刀挡出，急将右手钢鞭扬起，照着敌将的肩往下就打。周俊方见鞭落下，心中着急。

周将见鞭来打下	急翻刀背往外杀	咯啷将鞭挡出去
二马挽缰跑叭拉	各挽丝缰带坐马	圈回马来又厮杀
俊方大刀忙换式	倒控大刀使巧法	刀转在上头冲下
迎风避月把头砍	其名叫着藏刀式	对面抛刀将人杀
敌人不能将刀着	若着之时到黄沙	圣贤夫子关云长
斩杀蔡阳就是他	这样刀法真利害	抛妙刀法真算着
马头相对把刀献	马快刀急可甚夸	迟尉好汉对面看
见他抛刀笑哈哈		

周俊方的抛刀式，想当初关夫子爷抛刀斩蔡阳，留下的这一刀法。可是夫子爷的手又快，刀又急，他老人家抛法才可一行，得将敌将的人头抛下。周俊方也就举别样的招架，马头对了马头，人也面对面。吴斌率领众将站在营门，骑在马上押阵，看着周俊方大战黑汉不能取胜，刀法有些散乱，大刀不如那黑汉的钢鞭法纯熟，大汉越战勇力越加，吴帅对着众将说道：“哪个过去与周俊方助战？”

吴帅营门把阵观	对着众将说周全	周将刀法多散乱
要胜黑汉只怕难	哪个过去助他战	左边一将把话言
二人并未分胜败	此时不可去向前	单来单对是好汉

倚多为胜不魁元	俊方或胜或是败	我们这边把令传
再遣勇将过去战	才显英雄是奇男	此刻过去要帮助
黑汉必要耻笑俺	正然将帅来讲话	吴帅抬头哧一惊

话说吴帅与众将商议，要与周俊方助战，眼看周俊方被黑汉杀败，难以招架。周俊方与尉迟肖二人大战二十余合，不分胜败。尉迟肖心头火起，这一回马头对了马头，尉迟肖左举钢鞭照着周俊方的天灵盖落下。周俊方双手托刀就架，咯当一声，将鞭架住。

俊方看下来的凶	照着天灵下绝情	两手托刀忙招架
刀碰钢鞭响一声	尉迟好汉心欢悦	右手钢鞭下绝情
照他肩头着实打	只听叭嘣响一声	俊方肩头着了重
险些未把大刀丢	左膀疼痛真难忍	倒拖大刀催走龙
无奈败走逃了命	吴帅观瞧吃一惊	只见黑汉随后赶
喊叫如雷不放松	吴帅马上忙传令	哪个前去算头功
左边一将答应有	未将我去拿贼雄	吴斌马上抬头看
此将名字姜云龙		

吴帅看见此人姓姜，名云龙，生就的面白如玉，恰似银盆。穿白挂素袍银盔银甲，跨下坐马名曰登山玉雪豹，手中使一杆方天画戟，此将人称赛白袍姜云龙，有万夫不当之勇。口中答应：“本将愿往。”尉迟肖正然大战，只见周俊方对面来了一将，连人带马是一色白，手使方天画戟冲将上来，并不通名，拿戟分心就刺。尉迟肖见戟临近，用鞭架开。二马盘旋杀在了一处，这二人全是好汉，大显威风。

棋逢对手难藏性	将遇良才各用工	上山虎遇下山虎
云中龙斗雾中龙	黑白二将来争战	战鼓打声似雷鸣
两匹战马来回走	二人马上赌雌雄	手急马快能得胜
手迟眼慢命就倾	尉迟好汉精神长	云龙豪杰抖威风
云龙越战越有勇	尉迟好汉猛又凶	英雄遇了真好汉
二人动手各显能	大战沙场三十合	不分胜败输与赢
马上急坏黑好汉	心中展转暗叮咛	我要不能将他胜
怎救铁牛出木笼		

尉迟肖大战姜云龙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尉迟肖不免心中着急。我若不能胜过此将，如何能救铁牛的性命？英雄想罢，精神渐振，抖擞威风，将双鞭改换门路，往上紧闯，两支双鞭如同雨点一般，这一阵大战把一个姜云龙杀的往后倒退，难以招架，抵挡不住。吴帅看见赛白袍姜云龙又败了阵，催马逃命，黑汉在后紧赶，马头赶到了姜云龙的马尾。只见黑汉举鞭，照着赛白袍的后脑就打。吴帅看见，叫道：“不好了，这一鞭难逃性命，哪个快去救！”

吴帅看瞧说不好	云龙着鞭命难逃	哪个过去将他救
本帅保举他功高	右边说道应遵令	元帅马上细观瞧
此将生来黄色面	三角眼配眉吊稍	狮子大鼻配阔口
腰粗腹大甚凶豪	赤铜盔甲多威武	跨下一坐马黄骠
手中擎定宣花斧	名叫占山本姓高	答应一声未将去
催开战马双斧摇	喊叫如雷往上撞	爷爷斧下不肯饶
让过云龙他的马	挡住黑爷把手交	照着黑爷天灵刹
黑贼少要逞英豪		

高占山催马抡斧，冲将上前，喊叫：“黑贼少要撒野！看你高爷爷前来取你。”举斧就剁。尉迟肖抬头观看，冲上来一个黄脸汉，举斧当头就砍。尉迟肖用鞭急架相迎，二人杀在了一处。单言不讲，且说徐帅。

徐帅方才安下营	尉迟先锋讨令争	给他随征兵五百
出营倒有半天工	不见黑爷他回转	徐帅着急把令行
差遣阮英领战将	花云平与时长青	你们三人急去探
这边急坏愣孔生	他也上帐来讨令	未将我也去探听
徐帅回言你且住	下次派你去出兵	孔生不敢违将令
诺诺而退不做声	阮英领着二好汉	出营上了马走龙
三将撒马来得快	一直来到藏兵营	只听战鼓如雷响
三人齐观战场中		

话说三位好汉来到战场，只听战鼓如雷。阮英、花云平、时长青往战场之上观瞧，见尉迟肖与黄脸大汉大战，不分胜败。战了约有三十余合，只见尉迟肖越杀越勇。吴帅在营门观看，心慌意乱。吴帅手执令箭说：“哪位将军前去助战？”左边有一将，答应本将愿往。吴帅观看此人，名叫金魁将军，小心临阵。金魁得令催马，提枪冲将上去，让过高占山，挡住尉迟肖。说道：“好黑贼，少要逞凶，有你金老爷拿你。”

黑爷少要来逞能	眼前叫你不活成	双手拧枪分心刺
尉迟好汉用鞭迎	鞭磕金枪一声响	金魁震得两膀疼
勉强抢着圈回马	齐撒坐下马龙行	二马相迎又动手
二人马上比雌雄	尉迟好汉扬鞭打	金魁托枪急架迎
只听咯叹一声响	鞭打枪杆把手松	金魁扔枪逃了命
尉迟好汉笑连声	这样也前来交战	真正平常无有能
握鸡之力全没有	给你元帅来丢名	还有哪人敢动手
前来比较输与赢		

语说尉迟肖将这一名杀败，吴帅又遣双将对战黑爷，又被黑爷杀败，一连杀败了吴帅的六员战将。吴帅着急，吩咐三军敲鼓，自己要亲去交战。

吴帅亲自要迎敌	杀败六将着了急	三军敲鼓如雷响
前边提督的大旗	叫人知道是元帅	旗上有字人得知
一面大旗前引路	后跟吴帅把铛提	尉迟好汉对了面
坐在旗下瞧仔细	就知元帅来临阵	吴帅亲自来对敌
又见三军排开队	许多兵将排的齐	元帅威风非别比
杀气腾腾果出奇	三旬向外赤红面	金盔金甲身上披
骑了一匹深红马	紫金铛在于中提	来在近前勒住马
喊叫黑汉莫痴迷		

元帅吴斌来迎战，催马来到了尉迟肖的马前，勒住了用铛，遮住面前，问道：“来者报了名姓，你元帅铛下不死无名之鬼。”尉迟肖闻听，急忙回答：“要问吾名，听真，我名就叫尉迟肖，现在我家徐元帅帐下听用。再问我就是先锋官，来取你首级。”

元帅闻听先锋官	你们真要翻了天	哪里有个徐元帅
竟敢造反乱胡言	现今大宋归一统	文忠武勇太平年
刀枪入库人安乐	海晏河清万民安	忽然你们要造反
招聚人马在深山	不去拿你是万幸	胆大不该到我边
飞蛾投火来送死	自寻灭亡一样般	要知爷爷我利害

急速逃命快回山 本帅不来抄你等 好生之德放你回
痴迷不醒强要犯 祸到临头悔后难

尉迟肖闻听吴帅之言，回答说：“你就是这营中的吴元帅么？”吴帅答道：“然也。”尉迟肖又说道：“吴元帅，你是有所不知。我们非是造反，要夺天下，所为的是朝中奸相位列朝纲，内欺天子，外压大臣，专权作弊，残害忠良。他害了周门全家的性命。”

害的周家死苦情 一百余口命全倾 我等替他将仇报
要杀奸相才招兵 知道奸相有反意 将他藏兵都杀尽
然后我们将他找 领兵杀到汴梁城 偏遇你们却招祸
拿住我的好弟兄 放出唐奇就无事 我们领兵回山峰
牙崩半字说不放 立刻就进你兵营 吴帅闻听说可恶
本帅杀你好收兵

话说吴元帅闻听尉迟肖之言，重重大怒：“好个黑贼，竟敢口出狂言，吾先拿你，以雪我心头之恨。”说罢，就双足一点，拉马冲上，手托铁镗照着尉迟肖的头颅就打将下来了。尉迟肖看着镗头落下，用双鞭架住，将自己战马催开，往里双足一点，两手举着铁棒，将吴帅的紫金镗啷啷的磕出圈去了。吴帅马上思想，黑汉果然英雄无敌。又见他将马圈回，双鞭并照着天灵盖打将下来。吴帅急忙招架，托镗只听扑呯一声响亮，尉迟肖鞭重力大，几乎将镗杆折断，真正的厉害，倒把吴元帅吓了一跳。

吴帅马上吃一惊 黑汉力大果英雄 与杀争砍难取胜

想要胜他万不能 抬手一镗往下败 吴帅想使计牢笼
假输诈败拉马走 尉迟好汉哪能容 你要跑来我就赶
赶上拿回我立功 拿住元帅有用处 好换铁牛出牢笼
催马随前紧追赶 往前紧追不放松 前跑好像一明月
后边赶的似流星 流星赶月一般样 吴帅回头细睁睛
盼你来赶果然赶 你也难知我的能 看看他马来切近
将镗反回找英雄

话说吴帅假败，将使回背镗打他，这着叫败中取胜，撒马往下败走。尉迟肖随后追赶，瞧着他不像真败，心中早亦明白，必有巧计。好汉催马赶他，自己加着小心，着意的防备。吴帅马上偷往后观看，用的回背镗打他，哪知尉迟肖早有防备，一镗打空，往下一失，身形扭项，瞧见黑汉鞭打后背，要用镗招架，哪能容得？说者最忙，行者最快，用左手抓镗，用右手抓住马的嚼环，急忙脱开左脚的马蹬，往下一钻，藏在马的项下。

蹬里藏身逃了生 单脚蹬鞍用过工 只听喀嚓一声响
鞭打鞍鞍把人惊 吴帅翻身复上马 提镗打败跑似风
金命水命要逃命 尉迟好汉哪能容 催马在后紧追赶
你想脱逃万不能 吴帅只嫌马跑慢 恨无双翅不驾空
吴斌跑到营门口 一声令下快收兵 黑汉果然真利害
我算死里来逃生 只听铜锣连声响 鸣金收军跑进营
呼咙一声营门闭 免战高悬不战争

吴帅败回，紧闭营门，免战牌挂出，这一回算被尉迟肖杀了个闭门不出，好汉还在门外骂阵。阮英过来解功：“大哥不可再骂。穷寇莫追，欺敌者不胜。这算大获全胜，暂且收兵回营，明日再作道理。”

今日俺们收了兵 明日再来比输赢 尉迟好汉他应允

一鞭鸣锣收回兵	棒敲金蹬齐奏凯	众兵马上乐无穷
来到营门下坐马	一直走入大帐中	见了徐爷来交令
连胜七阵来回营	杀他闭门不出城	免战高悬把门封
阮英劝我将兵撤	到了明日再去争	徐爷吩咐快摆酒
初次得胜该贺功	收回令箭脱盔甲	换上便衣饮刘伶
徐爷居中是正坐	两旁陪坐众弟兄	不言徐爷营中事
再把吴斌明一明		

徐振中在中军大帐摆酒，给尉迟肖贺功。且说的是吴斌回到营中，来到演武厅内落座，双眉紧皱，嗨声叹气。众将在帅桌站立，一同的劝道：“元帅不必忧虑，胜败乃是常事，何足为虑？明日用计拿捉便了。”话说吴元帅，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被众将提醒。黑汉有勇无谋，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急忙卸去盔甲。天有掌灯的时候，吴帅吩咐明早用饭，预备行事。再表徐振中同着众好汉，吃酒议事。

徐爷坐上把话明	列位细听这周全	今日胜他连七阵
明日吴帅心不平	必要想出良计策	也许相府把兵搬
俺们也得加防备	今日夜晚到那边	探听他是怎防备
俺们知道也不难	怕他设立埋伏计	我等不知中机关
阮英接言说不错	知道俺们无智谋	看俺是些粗鲁汉
无非居占在深山	兵书战策人不晓	有勇无谋是枉然
斗引埋伏哪能懂	未把我等放心间	今夜我去将他探
明日再去仔细观		

阮英说道：“吴元帅必看我等全是有勇无谋之辈，也不能晓得书理，又不知道兵书战策，斗引埋伏，也无非是些粗鲁之汉。他要设下埋伏，或者摆过甚么阵式，要拿我等，犹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猴子阮英料事高	智勇双全是英豪	说完站起往外走
出了大帐把眼瞧	五营四哨将灯掌	蹑足潜踪往外跑
出了大营往前走	来到兵营更鼓敲	墙根以下身形耸
翻身耸在墙之里	演武厅前往里瞧	顺风旗式急翻腰
山口兵卒堆石子	敌将进去路塞着	引火之物多预备
为防敌兵把命逃		

屋中吴帅与众将商议，摆阵捉拿尉迟肖。在北山预备干柴引火之物，在两边山口设下伏兵、石子等项，要将徐振中所带来的兵将这一回全都杀尽，才能消解心头之恨。议论妥当，高占山说话：

元帅与众议军情	走进一将把话明	末将领令去探事
那边带来三千兵	领兵之人是徐姓	他名就叫徐振中
他的战将六七个	离此五里安下营	今日他等得了胜
回营摆酒大贺功	军规全然不知晓	将帅不分饮刘伶
末将不才有愚见	元帅坐前商议明	不如今晚去劫寨
趁此不防去偷营	他等今日得大胜	津津得意乐无穷
量俺不敢劫营寨	杀的我等胆战兢	他的兵少俺兵广
寡不敌众难战争		

高占山探明徐振中带来三千兵，有七八名的战将，又不晓得用兵之道，无非占山为寇。今日得胜，这就贺功，他不知胜败乃是兵家的常事。趁此他等不防，俺今夜前去偷营劫寨，杀他个片甲不回，就省了明日摆阵那劳力之

工。

吴帅闻听面堆欢
此策真乃等神仙
你就急去传下令
起兵就在三更天
带领三千弓箭手
急忙跳下回营盘

还是将军计周全
元帅点头说很好
领兵三万杀三千
掩旗息鼓藏灯亮
前边先用乱箭穿
欲知吴斌劫营事

众将一同说是妙
就依计行莫迟延
预备整齐营门内
一声号炮杀上前
阮英房上听真切
损兵折将下回言

第八十六回]

官军偷营损兵折将 吴斌无奈急报汴梁

诗曰：

吴帅偷营无帅才 不料阮英有安排
自觉劫寨是妙计 反倒中计惹祸灾
猴子将计能就计 杀的兵将无处埋
早知天阔能人有 不该损兵丢将才

话说吴帅听众将之计，三更天前去偷营劫寨，那阮英在房上，暗中全都听去。猴子聪明，急忙跳下房来，出了吴营，撒腿紧跑回到了自己的营寨，约有一更多天时候了，走入中军大帐，众好汉一齐的让座。徐振中问道：“六弟你去探的怎样？他那边如何的打算？甚么准备？”

阮英急忙把话言 多亏我去到那边 他们知道俺兵少
要来偷营三更天 明日要排八卦阵 火攻埋伏在深山
如此这般说一遍 那边预备非等闲 众人闻听说利害
千万别中他机关 徐爷这边忙问道 六弟快想计周全
怎样防备偷营寨 阮英回言不相干 急忙传令快动手
快挖战壑在前边 深挖濠沟七八尺 上用浮土要盖严
将兵藏在营左右 树林以内把兵安 多砍树枝挂火亮
号炮一声喊连天

话说阮英说道：“俺营的左右，全有树林，每一边藏兵五百多。带油松亮子多砍枝子，将亮子挂在树枝以上，先别点着。只等号炮一响，将火亮都要点齐，留一百名兵在树林内尽喊叫杀呀，虚张声势。”

一百名兵在营呐 点上亮子喊连天 四百名兵往外闯
杀他来的偷营兵 营后山内藏五百 号炮一响往上迎
东林领兵花云平 西林领兵时长青 营后带兵孔二爷
只听号炮往前攻 大哥押兵大帐坐 同着三哥徐振中
假装吃酒声喊嚷 故意伸拳把令行 我领一千兵埋伏
藏在正南山林中 号炮一响我杀上 将他围了在其中
二哥三哥骑上马 里外夹攻一阵杀 别看他来兵三万
我兵三千管保赢

孔平、孔达也留在营内，带兵五百名，俱都要假装吃酒喊叫，就像伸拳行令的一样。只听前面挖的沟内，扑咚跌下人马，就点号炮。我等杀上前来，三千兵全要分开，东边五百，西边五百，后边五百，营中五百。我带一千，真真的对数。”

众位闻听喜气生 此计甚妙果然精 徐爷传令快动手
前面挖上大深坑 上面用席全铺好里面挖个七尺深
盖上浮土将停妥 两旁埋伏营内兵 一声令下如山倒
三千兵卒那曾停 一同动手急又快 七尺深沟立刻成
木棍挡席盖上土 诸事全妥来回明 好汉各带五百卒
前后左右按计行 尉迟振中大帐坐 假装吃酒喊连声
大约天交二更后 静守偷营幼寨兵 挖下深坑等虎豹
满天撒网打蛟龙 云平领兵东边去 长青领兵往西行

孔生领兵在营后	阮英他奔火丙丁	孔远孔平营左右
离营不远埋伏兵	看守深沟与信炮	俱都掩藏火与灯
尉迟振中二好汉	中军大帐饮刘伶	假装伸拳来行令
故意怪叫发喊声		

话说众好汉按计行事，各自带兵去讫，全都埋伏妥当。且说得是吴帅将兵点齐，等到了三更天的时候，派高占山领兵在前，姜云龙、金魁在左右两旁，其余的战将俱都随吴帅催兵在后。

掩旗息鼓出大营	黑暗之中往前行	五里之遥来的快
远远望见徐兵营	三万大兵排齐队	一拥冲上来的凶

高占山他领兵在前，黑暗之中，掩旗息鼓，来到了徐振中的大营。别处不能进兵，东西两边全有树林，后边有山，只可由前面进兵。将三万兵排齐，高占山在前率领。他马上一抖嚼环，往上一冲，就把怀内信火取出来点着。只扑咚咚响，众兵往前冲进营门，喊杀连天。

只听火信响一声	众兵一同冲进营	高将抡斧催战马
冲进营门跌下坑	连人带马一声响	众兵脚下全登空
扑咚扑咚这一阵	营内大炮正咕咚	吴斌马上说不好
只听四面起伏兵	就知中了空营计	四面围着现灯笼
又见树林亮无数	喊杀连天来的凶	占山领兵跌沟内
想要逃出万不能	尉迟好汉忙上马	手举双鞭往上迎

三万人马到了徐营，往前一冲，跌下濠沟一半。吴帅马上说“不好”，一句还未说完，只听得营内咕咚一声的大炮惊天。吴帅说：“我中计了。”只见东西树林伏兵同起，灯火亮光无数，喊声连天，好不利害，往后退已来不及了！

吴帅多亏在后边	虽未落沟胆战寒	四下伏兵一同起
只听杀声喊连天	吴帅转马忙回走	阮英领兵把路拦
金魁领兵才要闯	云平催马到面前	杀手拧枪分心刺
金魁花枪急架还	姜云龙他说坏了	时长青爷正西营
领兵冲来喊声杀	前来偷营胆包天	阻住去路催战马
照着云龙刀砍肩	五百兵丁同动手	乱杀乱砍似天翻
孔生双斧如雨点	马又快来又添欢	尉迟好汉如猛虎
魁元他的双钢鞭		

正东花云平领着五百名兵，留在树林内，一百名喊叫杀声，虚张声势。黑夜之中听着喊杀连天，也不知有多少兵杀来。吴帅听着，害怕惊吓。花云平带着四百名兵杀上前来。西边的也是照样。这一阵杀了个利害，跌在濠沟一半。剩下的这一半被众好汉杀的杀，踏的踏。自己兵又杀了好些。这就该蔡京倒运。下文书大反东京，给周景隆大报仇冤，拿着奸臣，后文书暂且不表，且说得是吴帅舍命杀出血路，逃生去了。

吴帅舍命出重围	查点败兵好伤心	剩了五千人共马
可叹金魁把阴归	他被云平杀死了	云龙他也性命丧
占山落沟丧了命	吴帅马上锁双眉	顿足捶胸长叹气
真正没脸把营回	刷拉抽出防身剑	就在自己头顶挥
众将上前忙拉住	元帅自刎使不得	即忙夺过防身剑
众将解劝把营归	俺们回营再商议	能屈能伸丈夫为
元帅无奈把头点	这是要把我命催	

众将看着吴帅宝剑入壳，这才领了残兵败将归回兵营，天光大亮。吴帅实出无奈，急忙写了表文，差人速奔相府禀明此事。这名兵骑马出了营门，急奔汴梁城而来。这日蔡京下朝无事，在家闷坐。

蔡京无事在书房	中军进来报其详	兵营差人来送禀
将禀呈上案桌上	奸相仔细留神看	蔡京看完着了忙
皆因拿住名唐奇	忽来兵卒胜高强	夜晚前去偷营寨
吴斌损将把兵伤	禀诉相爷遣能将	告急求救把兵帮
奸相观看双眉锁	快请铜头进书房	立刻请来妖和尚
妖僧坐下来问道	相爷叫我有何事	望祈示知来说明
妖僧请问蔡奸相	蔡京从头说其详	差你前去将营护
捉拿强寇到那乡		

话说蔡京对着铜头铁罗汉说明：“如今有山贼造反，将藏兵营杀了三万有馀。吴斌是个无能之辈，请法师前去帮助，将拿住的那名黑汉给本阁送来，我要亲审。劳动法师急速前往。此事我不敢奏于圣上。”

奸相他把真话言	我有藏兵在那边	就请法师快前去
着拿山贼快回还	妖僧答言说我往	捉拿山寇有何难
说罢站起往外走	奸相吩咐把马催	跟随伶候人十个
奸相送出书房前	妖僧走出大门外	上马加鞭一溜烟
送禀兵卒前引路	一直扑奔藏兵营	事忙没有路途报
马上也不用目看	书若唠叨不简约	倒惹明公心中烦
急忙来到兵营处	吴帅迎接把话言	不知师父大驾到
有失远迎谅过俺		

铜头铁罗汉来到了藏兵营。且说得是徐振中营内众好汉杀了个痛快，不知吴营中妖僧这一来，就该众英雄乐极生悲了。这且不提。好汉用完了战饭，徐帅说道：“哪位前去要唐奇回来，俺好起兵得回山寨。”

大约他也不外走	昨夜杀他胆战惊	尉迟好汉说我去
他等见我走魂灵	徐帅答言说很好	不知吴营到妖僧
尉迟好汉往外走	披挂正齐正能行	随征儿郎跟五百
提鞭得意走吴营	不去走的天堂路	一去走入枉死城
飞蛾投火自送死	遇见妖僧一命倾	来到营门又叫战
营内走出恶凶僧	尉迟吉凶与胜败	下回细细说分明

第八十七回

妖僧助官军施法宝 尉迟肖遭神珠落马

诗曰：

英雄不该屡欺敌 不知妖僧法术奇
三次营门来对阵 遇见能人气运低
身中法宝难逃命 多亏喽兵抢回营
孔生不平去出战 全被凶僧打昏迷

残词诉罢，书接前文。上部书中的交代，说得是尉迟肖对着众位好汉商议，今日我还是要战。昨日被我杀了个闭门不出，免战高悬不出阵。

昨日杀他心胆寒 闭门不出免战悬 夜来晚间偷营寨
反又中我巧机关 三万人马死的苦 吴斌怕俺计周全
今日我去将人要 送出铁牛无话言 他若痴迷不醒悟
若要太平难上难 假说我兵颇多 还有十万在后边
战将百员胜似我 个个骁勇非等闲 我是小军人一个
还有比我胜万千 说些大话将他吓 他必害怕求平安
送出铁牛算没事 俺们起兵好回山 我带一千兵出队
旗幡招展添威严 徐爷应允忙传令 放炮出营喊连天

话说尉迟肖领兵出营，耀武扬威，自满自足，洋洋得意的来到了藏兵营，瞧着营门喊叫：“吴斌听真，你要知道我们兄弟们的利害，快把兄弟铁牛送出营来，将你等饶过罢，也可就平安无事了。”

我们兄弟文武齐 猴子阮英如军师 未卜先知他会算
你要偷营他就知 昨日夜晚先防备 你等中了他的计
将计就计埋伏下 伏兵南北与东西 后边战壑挖的快
军师他把神鬼拘 所以才能那样快 一更之工都要齐
你等不知全跳下 中了埋伏死的屈 我们军师法术广
拘神遣将山海移 撒豆成兵如耍戏 他还有个上天梯
常常他就把天上 玉皇殿内去下棋 天兵天将他能请
二十八宿盟兄弟

话说吴斌，正同着铜头铁罗汉在演武厅内议事，听见尉迟肖在外喊叫这一套话，听的真切。吴斌对着妖僧说道：“他们还有军师，会算未卜先知，真正的利害。”

那边兵将真齐全 未卜先知赛神仙 文的文来武的武
文能设立巧机关 我要偷营他知晓 四面埋伏把我圈
三万人马死的苦 战将俱都到黄泉 他们武将多骁勇
万战不输是魁元 杀的我们将门闭 无奈才把免战悬
今日他又来要战 必得师爷去当先 全仗师父将他挡
拿住黑汉才平安 妖僧闻听说无碍 我去出战元帅观
不管他是怎利害 不怕军师到阵前 不是贫僧说大话
若要拿他不费难 元帅吩咐快预备 带兵拢阵助威严

吴斌对着铜头铁罗汉说：“师父出去若能拿住黑汉才能太平的了。”妖僧回言说道：“元帅莫要担惊，待贫僧出战。元帅你也出去观阵，看个胜败如何？”

元帅出营把阵观	我去会他到营前	吴帅传令快摆队
三声大炮响连天	尉迟好汉正喊叫	忽听炮响对面观
营门开放摆队伍	两杆黄幡在后营	出了营门分左右
有个和尚在中间	面似蓝靛一般样	一领袈裟披在肩
二道浓眉配怪眼	连鬓胡须倒卷连	罗汉数珠胸前挂
宽大僧衣身上穿	宽袜僧鞋盘足下	罗汉丝绦系腰间
跨下坐骑青鬃马	月牙铁铲掌上悬	相貌凶恶胖又大
恰似鬼头一样般	好汉看罢忙问道	和尚你敢来当先

这尉迟肖他不认得这个铜头铁罗汉，他也不知晓妖僧好利害，要是阮英可就认得他了，因在相府与他交手，吃过他的亏，这才三盗透龙剑，要斩妖僧，好拿奸相。

因斩妖僧费苦工	三盗透龙非容易	不料松林失宝剑
也是妖僧命不终	那时若将凶僧斩	今日焉能又逞凶
不该妖僧大限到	想要杀他万不能	吴帅请来凶和尚
这就苦坏众英雄	尉迟好汉不知晓	并未把他放心中
对面马上忙问道	和尚你也敢出征	依我劝你快回去
回你庙内好修行	出家之人该悟正	不可上阵来行凶
你要不听良言劝	我就叫你活不成	钢鞭打在秃头顶
花红脑子四下崩	祸到临头悔之晚	还得认母再脱生

尉迟肖不知妖僧的利害，用鞭指着说道：“秃头，你要不听我的良言，就叫你死在眼前。”妖僧闻听哈哈大笑，急忙的问道：“你这黑汉，不用说些大话，快报你的名姓。”

祖师不杀无名人	快把名姓要报真	好汉闻听忙说道
要你留神记在心	尉迟肖名就是我	本系无名一小军
营中好汉多多有	胜强我的有百人	后有大兵数十万
领兵元帅他姓徐	我们军师神通广	未卜先知赛神仙
若要知道利与害	快把铁牛送回来	牙门半个说不字
叫你个个命归阴	不是祖宗说大话	要灭你营不费工
哪用我营来上将	凭我小军一个人	杀鸡何用牛刀力
又叫旁人笑破唇	和尚你要不醒悟	俺俩来把胜败分

铜头铁罗汉闻听尉迟学之言，说道：“你这黑汉，直说些个狂言。我且问你，昨日连胜七阵杀的这边闭门不出，免战牌高悬就是你么？”好汉答应说：“不错，就是我一个。”妖僧闻言，不由的大笑说道：“昨日你胜了七阵，今日我看你连一阵也胜不了。你如要不信呢，就叫你见识见识，你才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往后你就不敢猖狂。”

目中无人眼太空	你是自知自己能	昨日你来连得胜
量欺我营没英雄	欺敌必败你不晓	今日又来照样行
哪知今日遇见我	算你时衰运不通	这就该你要倒运
眼看你命活不成	你要不信当面看	叫你仔细瞧分明
军前容你走三遍	誓不为人姓字更	好汉大叫气死我
大胆凶僧敢胡行	双手抡鞭往上闯	今日叫你认祖宗
盖顶搂头用鞭打	妖僧急忙用铲迎	铲磕双鞭一声响
震的凶僧膀背疼		

尉迟肖动怒说道：“好凶僧，你可气死祖宗”。将双鞭并举兜头就打，

铜头铁罗汉用铲仗急忙的招架，只听喀嚓一声响亮，将鞭排开，自觉着两膀疼痛。

妖僧架鞭着了忙	他的鞭沉发了慌	黑汉果然真骁勇
力大武艺又高强	自己倒要加仔细	复又圈马挽鞭缰
二人马上复交战	妖僧留神暗里防	尉迟好汉声喊嚷
好个万恶凶和尚	你敢来此把能逞	祖宗叫你见阎王
不肯修行好练道	吃斋念佛在庙堂	偏要显能破杀戒
自己前来寻灭亡	祖宗一定要你命	双鞭给你尝一尝
催马抡鞭往上闯	照着妖僧打顶梁	妖僧托铲忙招架
鞭打铲杆响叮	二人大战十几回	凶僧马上暗思量

话说尉迟肖大战妖僧，十数余个回合，不分胜败。尉迟肖着急，在马上将双鞭紧一紧，刷刷插花盖顶如雨点的一般，只打的妖僧往后倒退。铜头铁罗汉实杀他不过，也不是尉迟肖的对手。事出无奈，这才取出他的五光神珠，拿在手内。尉迟肖不知他神珠的利害，回用背鞭，并未打着。尉迟肖只气得呀呀怪叫：“好个凶僧，气死我也！”

好个凶僧真歪邪	你可气死祖太爷	今日不把你打死
一往之名全算差	说罢复又往上闯	双鞭一齐往外撇
照着凶僧面门打	若要着上命就绝	妖僧马上留神看
黑汉英雄是豪杰	对着好汉忙撒手	豪光万道来的邪
一道白光奔面上	尉迟好汉把话讲	甚么东西白又亮
瑞彩千条真个别	英雄不防打面上	喀嚓一声马下跌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第八十八回

孔生上阵与妖僧拼命 妖僧施法宝再显淫威

诗曰：

为人强暴必招殃 屡次欺敌大不该
英雄不怕遇好汉 强存弱死把头埋
独恐妖僧神珠打 大罗神仙躲不开
个个中宝落下马 多亏金定女裙钗

话说尉迟肖又往上闯来，到妖僧对面。只见妖僧一撒手，拿出一桩东西，白光夺目，说道“这是甚么”，一句话还未曾说完，就打在脸上。只听喀嚓的一声响，尉迟肖哎哟咕咚，栽于马下。妖僧收宝，急忙的催马上前，举了铲仗，才要结果尉迟肖的性命。

一千喽兵吓一跳	一拥前进忙向前	这个兵卒拉战马
四个兵卒抢魁元	抬起好汉撒开跑	急忙抬回自营中
吴帅才要去追赶	妖僧马上把话言	元帅不必去赶上
中了我宝活命难	暂且叫他抢回去	看他哪个来当先
他来一个打一个	若来两名一对完	俺们进营将他等
他们来时你再观	吴帅传令把兵撤	归回营内心添欢
师父果然法术好	打的黑汉到黄泉	吩咐摆酒将功庆
敬敬师父理当然	不言吴帅营中事	再把徐帅表一番

不提吴斌与妖僧庆功，且说得是徐振中营中之事。徐帅议论军情，忽见兵卒来报：“启禀元帅，尉迟将军被那边有一个和尚用法宝打于马下，如同死人一样。”

众位英雄吃一惊	众位好汉问分明	兵卒从头说始末
抢回尸首到营中	正然回话尸抬到	放在大帐死尸灵
众家好汉留神看	如同死人一样同	孔生上前忙抱住
不由痛酸放悲声	阮英拉手嚎啕哭	这边哭坏徐振中
孔平孔远来解劝	孔生止泪把话明	我要前去拿和尚
不杀凶僧姓字更	说罢转身往外走	这边吓坏小阮英
急忙上前忙拦住	二哥此事不可行	那个妖僧真利害
若要上阵活不成		

众英雄看见尉迟肖脸面青紫，口眼紧闭，叫了几声，见着不动，众弟兄的肝胆俱裂，哭了多时。孔生止泪说道：“我要给大哥报仇，拿那个和尚抵命才称我心。”

孔生带怒把话言	大哥这样活命难	我要上阵将仇报
拿住妖僧摘心肝	阮英这边忙阻拦	你去上阵命就完
大哥比你多骁勇	尚且如此是这般	你要前去也不好
妖僧法宝非等闲	必是铜头铁罗汉	等我前去观一观
如若是他俺不战	也把免战牌高悬	急速回山请嫂嫂
圣母门徒计周旋	请她前来再出战	铁氏金定敢进前
她听大哥中法宝	必定关心下高山	夫妻关心非小可
惟替大哥来报冤	真杀实砍俺不怕	妖僧法宝谁能担

阮英劝住孔生。徐振中说道：“俺们一同前去，观看妖僧的动作，还是带一千兵。”众英雄点头说是不错，大家前往。徐爷传令摆队出营，众好汉

各擎兵刀上马，三声大炮，直奔疆场而来。

众位英雄出大营	各提兵刃撒能行	三声大炮惊天地
个个马上怒气冲	一心都要将仇报	义气弟兄哪能容
死而无怨舍性命	来到营门细睁睛	只见营门大开放
营内出来许多兵	两杆黄幡分左右	当中现露一凶僧
阮英观瞧忙说道	对着众人把话明	正是相府那和尚
妖僧法术果然精	我也受过他的害	见事不祥我逃生
因为三盗透龙剑	险些将我一命倾	阮英正然来说话
孔生催马马走龙		

孔生一见了妖僧之面，哪能容得，也顾不得甚么令不令的，不管军中之规，催马抡斧闯队，去报仇的心急，要拚命决死一战。

催马抡斧闯上前	大骂凶僧喊连天	妖僧马上抬头看
对面来了一魁元	蓝靛脸上生杀气	瞪圆双睛发冲冠
金盔金甲多威武	红须乱飘好威严	催马抡斧声喊嚷
杀气冲空咬牙关	害我大哥仇似海	我来替兄报仇冤
不拿凶僧将仇报	情愿不活在人间	妖僧闻听催战马
大骂反寇敢骂俺	自寻灭亡不怕死	你不逃命还上前
不来我要去拿你	既来想活难上难	二马对头就动手
孔生大斧对头掀	盖头就把妖僧砍	咬牙切齿眼瞪圆

众位英雄也没防备着，孔生催马闯出，此时也无法可挡了，只可以让他去罢。众好汉明知不好，个个的替他着急。徐振中说：“如这样，也是白送性命。”

孔生义气要报仇	哪怕赴汤把火投	弟兄患难同生死
吉凶二字一旁丢	一心只要将仇报	义气相关不自由
哪管妖僧他法宝	不怕剜心与砍头	碎尸万段全不怕
大义参天贯斗牛	不怕今日死阵上	万古千秋把名留
义气过人孔好汉	报仇心出一命休	明知油锅偏跳去
就是刀山心不收	哪怕龙潭与虎穴	为兄报仇不害愁
孔生催马声喊叫	大骂妖僧恶秃头	打我兄长仇难解
一死相拚无了休	催马抡斧往上闯	剜你肝胆把头揪

话说孔生恨不能一斧把妖僧劈为两半，才能消解心头之恨，将大斧举起，照着妖僧头就剁。凶僧用铲仗急忙招架，铲撞斧头，只听 唧唧的一声响亮。

妖僧急忙用铲架	铲撞斧头响花拉	孔生斧沉力又大
妖僧架斧紧咬牙	连人带马往后退	险些栽个仰巴叉
妖僧着忙暗害怕	自己要把主意拿	只见他又圈回马
大斧举起照顶压	妖僧无奈强招架	蓝脸大汉斧法加
真杀真砍难取胜	还用法宝杀害他	孔生不住抡斧砍
一定要拿凶僧杀	不怕妖人有法宝	不管甚么到黄泉
只要报仇往上闯	哪怕性命要白搭	妖人这边取宝贝
对着孔生把手撒		

妖人他杀不过，又取出法宝拿在手内。见孔生舍命的复又闯将上来，马临近了大骂妖僧：“快送命来罢，好给我大哥报仇解恨。今日俺俩决一死战”妖僧看着孔生马临切近，将五光神珠照面打来，刷拉拉一道白光，正打在孔生脸面以上。只听喀嚓咕咚栽于马下。

孔生中宝头发迷
吩咐喽兵快抢尸
妖人才要举起铲
手足之情泪双滴
一齐摧马往上闯
敢使邪法弄玄虚
哥俩双枪拧又拧
双枪齐举挡不及
皆因妖人肉如铁
下回文中说详细

两眼发黑落征驹
数个兵卒往前跑
被兵抢去把铲提
哥伤如同刀剜肉
不管生死真着急
你今打死俺兄长
照着妖人砍肚脐
孔平拿刀砍在腹
不能扎入他肉皮

阮英观瞧说不好
幸亏兵卒来的急
孔平孔远二兄弟
万箭穿心在肺里
大骂妖人多万恶
誓不两立大仇报
妖僧一见忙招架
孔平拿枪挑破皮
要知二人胜与败

第八十九回

孔氏上阵皆遭毒手 阮英文战智擒妖僧

诗曰：

妖人法宝实难挡 英雄中伤命无常
猴子阮英使巧智 用绳拴绑凶和尚
虽然拿住铁罗汉 各桩兵刃不能伤
铜头腾身能逃走 非得透龙把他降

话说孔平、孔远弟兄，双战铜头铁罗汉。妖人复又取出五光神珠对着孔平一撒手，白光只扑孔平的面门而来，喀嚓一声，打在了孔平的脸上，只打的头发晕，眼发黑，脑后生风，双耳皆鸣，疼痛难忍，哎哟咕咚栽于马下。

孔平滚下马鞍轿 昏迷不醒倒尘埃 孔远一见往上闯
手足之情把心关 不顾妖人有法宝 双手拧枪奔上前
咬牙切齿分心刺 妖人这边便开计 你是要照他一样
要想活命难上难 孔远明知有法术 只为与兄报仇冤
不怕生死决死战 喊声如雷气如虎 大骂妖人伤天理
真敢害人到黄泉 怨冤相报非小可 不怕头上有青天
必要五雷打你顶 必遭恶报逃脱难 妖人闻听重生怒
忙将法宝拿手间 对着孔远脸面打 一道白光往外翻

铜头铁罗汉着了急，就使他的五光神珠。妖僧所仗此宝的利害，一上阵就是宝贝。他这桩东西总是未说出来到底是个甚么宝贝，就能伤了人呢。后来必要说明，他的宝贝的利害，不知出于何处。

丢去闲言书归正 妖人法宝果然灵 照着孔远面门打
哎哟咕咚落能行 徐爷振中说不妙 喽兵抢回死尸灵
妖僧马上叫阵 还有哪个过来争 徐爷才要催战马
阮英阻挡说稍停 三哥你去也不好 等我前去赌输赢
阮英转身跳下马 与兵要过一条绳 将绳掖在自腰内
手提单刀往上迎 撒腿跑到疆场上 来在马前把话明
妖人马上留神看 认得阮英小英雄 妖僧认明忙问道
何处会过你这人

阮英闻听妖人说，何处会过阮英，回言说道：“和尚你自忘了，上次俺俩在相府那夜晚会过呢。”妖人点头说：“不错的。”又说道：“那夜你败跑了，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何足为奇？”

那夜已经败跑了 惧怕于我你脱逃 败将还敢来动手
又要前来招祸苗 莫非你要自送命 这次可就不能饶
飞蛾投火自寻死 自己惹火把身烧 上次我就饶过你
就该远走乐逍遥 逃出性命是造化 躲灾避祸紧藏窝
既来却就饶过你 自寻灭亡还自高 阮英闻听哈哈笑
和尚听我把话学 我是特意来打你 俺俩文战砍三刀
每人三刀身上剃 或者刀往头上削 站在尘埃不许动
三刀不准动分毫 谁要微动算输了 两边多人众目瞧

阮英说：“俺俩是文战，也不许使出法宝伤人。若要论宝贝，我比你的还多呢。俺俩是对兵文战，是每人要挺三刀，身体不许动，也不眨眼。只要

动转，就算输了。若要是一眨眼，也算输了，非为好汉。”

俺俩文战言在先	若能照此是魁元	若是不允非好汉
慷慨英雄算神仙	妖僧闻听说很好	怕你说的是虚言
说了就算言有信	俺俩文战众人观	阮英回言说妥了
还有一事说在先	谁要把谁先来砍	哪个在前哪后边
妖人说是我先砍	剁你二刀就算完	然后你再把俺砍
你敢应许这一番	阮英回答我敢允	你先砍俺是这般
还有一桩要言讲	一条麻绳俺俩拴	每人绑拴一条腿
君子也要防不然		

阮英说：“君子防备不然。你先砍我三刀，完了我再砍你三刀。你要是跑了呢？我不白受你三刀么？我这里有条麻绳，一头绑上你一条腿，一头把我的腿也绑上。”

一条麻绳两腿拴	都要防备有不然	你先砍我我不动
我要砍你一溜烟	俺俩全绑两条腿	两个俱都放宽心
妖僧闻听将头点	不由自己心添欢	自己身体如石铁
刀枪不入牢又坚	心中暗想他上当	对着阮英把话言
快取绳子俺对绑	一齐动手将腿拴	妖人伸手绳拿起
阮英这头拿手间	妖僧用绳真绑腿	绑的结实死扣拴
阮英这边假装绑	自己却把活口拴	和尚他可上了当
不知阮英计周全	妖人将绳拴的紧	他算中了巧机关
猴子看他拴绑妥	自己活扣松放宽	将抽一扣全开了
双手将绳绕的严	两手展力只一落	妖僧仰面栽尘埃
咕咚一响倒在地	阮英用手拖这边	两边众人笑哈哈
兵将人等笑软瘫	阮英骑着说快绑	一群喽兵忙进前
立刻用绳将他绑	五花大绑紧又严	吴斌观瞧说坏了
马上吓的胆战寒	一声令下快撤兵	这桩大祸塌了天
那边把他拿了去	俺们这边就算完	还有谁人敢上阵
哪个该能去当先	一棒锣鸣将兵退	暂且我兵快回还
阮英这边忙吩咐	打坏之人抬在前	

话说吴斌看见阮英将妖僧拴腿绊倒在地，到了那边，被人五花大绑，拿住了铜头铁罗汉，吓的吴帅胆战心寒，急将人马撤回，紧闭营门，不敢出战。

吴帅害怕闭营门	吓的胆战去真魂	徐爷这边回本寨
绑着行妖恶僧人	阮英吩咐众喽兵	受伤之人抬回门
回了大营元帅帐	快把妖僧问原因	振中阮英归了坐
受伤三人放尘埃	弟兄二人留神看	四位好汉不动身
所受之伤一般样	对着妖人把话言	你的法宝系何物
快对我们说个清	妖人喊说不知道	或杀或刮由你们
猴子闻听动了怒	大骂妖人胆包天	抽出单刀头颅砍
恨的小爷咬牙根	妖人反倒哈哈笑	哪能砍动半毫分

阮英抽出了单刀，一连砍了十数刀。但妖人身体此铁石还硬，哪能砍的动他呢？倒把阮英的手震疼。猴子也就不砍了。徐振中问道：“妖僧，你要把我们受伤的人全都给治好了，我就将你放去逃命。”

徐爷无奈把话言	妖人你要听周全	你要将人给治好
我就放你去回还	妖人闻听说胡话	受伤之人活命难

若要中了我的宝	呜呼哀哉赴阴间	如要想活也容易
认母投胎找根源	再去脱身才活命	这就对你是实言
徐爷闻听冲冲怒	大胆妖人不怕天	真敢邪术伤人命
难免报应与循环	说罢站起忙伸手	翻找法宝在哪边
浑身上下全找到	并无法宝带腰间	收找多时没踪影
异怪之人真罕见		

徐振中着了急，在妖人的身上收找他的宝贝。浑身全都找到，并未找着，真算异怪之事。徐振中说道：“和尚你是一个出家之人，为何不行方便，反是作恶？”

出家之人应行好	为何作恶祸自招	方便行来功德大
慈悲为本把好学	好生之德天上有	出家也要留根苗
哪有你这行万恶	祸因恶积命难逃	依我金石良言劝
从此你要把经瞧	善恶两根非小可	天网恢恢岂肯饶
你要治好人几个	我倒与你把好交	俺们素日无仇恨
何必害人性命消	和尚应当要修道	成仙成佛乐逍遥
你若作恶将人害	难去升天赴蟠桃	救人一命功德大
无量无限德行高	妖僧闻言哈哈笑	谁上你的计谋牢

徐文彪万般出於无奈，这才哀告妖僧，将打坏尉迟肖、孔生、孔平、孔远这四个人给治好了，由此与你交好。好汉他哀告了多时，妖人反倒笑哈哈。

妖人反倒笑连声	此时哀告也不中	别看将我来拿住
我要逃走不费工	只用咒语念三遍	就能解开这绑绳
我是故意叫绑上	不容绑拴也现成	看你把我怎样做
如何害我命残生	方才用刀把我砍	也没叫我一命倾
皆因不能伤我命	你又哀告将哀情	若要看你还可以
那个矮子狠毒虫	上次相府你逃走	直到如今恨心中
我前未得把他找	真敢前来惹灾星	他又会使牢笼计
诓我拴腿上绑绳	他是假拴我真绑	中了他的计牢笼
将我栽倒在地下	惹的众人笑连声	那时有心我要走
倒像祖师我无能	故意叫你捆绑我	拿我前来怎么行
那个砍我时多会	你又对我好话明	我与矮子仇恨重
一定要他来生	不依吾言事难成	要你留神仔细听
与你商议一件事	你要答应就算成	将这矮子头割下
我就治好那四人	不把矮子头割下	想要四人活不能
将他一命换四命	你要应允我也应	你不应允我不管
四人真要赴幽冥	阮英闻听气炸肺	下回书中再说清

第九十回

妖僧遁逃阮英请金定 佳人施神丹救人活命

诗曰：

徐帅出在无奈何 哀告凶僧良言劝
受伤之人求治好 妖人乘此使智谋
舍出一命换四命 能把死者都救活
阮英识破其中意 回山急请女娇娥

方才话表徐文标，万出无奈，这才苦苦的哀告铜头铁罗汉，将受伤四人治好。妖人说道：“要治活这四个人，须要将那阮英的头颅割下来交给我，拿回营去，见那吴帅。若不允，俺就与你不成。”阮英说道：“你看哪个矮身子的就是军师。”妖人观瞧，就是他的身子矮。铜头铁罗汉说道：“原来你还是军师，可恶之极矣，我中了你的鬼计。”

原来你就是军师	用绳拴腿使鬼计	虽然你把我拴绑
依我看来不算奇	我是要到你营内	认认军师我好知
我也不知就是你	我是不该用心机	依我看来无本领
无非虚名不为实	阮英这边开言道	我还有话对你提
方才你说将人活	要割我的一首级	你先将人全治好
我割颅头交给你	一言出口不更改	如白染皂定了局
若要差错非好汉	你快治人莫延迟	妖人闻听说不妥
你先割头才相益	我怕你又使鬼计	人心作事隔肚皮

话说铜头铁罗汉说：“你这个人有些个鬼计。你先把头割下来交给我，必把这四个人治活。他们中了我的法宝，我就会治。我要是先将这四个人治好了，你却不割下头来，我又中了你的鬼计。”

妖人复又把话言	你这矮子巧又奸	阵上我中你鬼计
你与我俩把腿拴	我是真把腿来拴	中了你的巧机关
这回我可不上当	我在后来你在先	阮英回言说不稳
先割人头不是玩	俺们就算两没事	我也不把你放还
妖人这边微冷笑	我要想走真不难	五行遁去全都有
你若不信留神观	僧说之时天色晚	红日西沉归了山
妖人说是我要走	一条麻绳落尘埃	眼前一阵狂风起
不见妖人吓一呆		

话说妖僧，绑着他在中军帐内，两边有许多的兵丁看守他。徐振中、阮英在对面问，妖人说：“我要回去了，不与你们多说话。我也该走了。”只见他一抖身形，将绑绳全然落在地中。再看那妖僧，踪影全无。

到在日落掌上灯	妖人他才把话明	说是我也该回去
一抖身形无影踪	二位英雄吓一跳	两边吓坏众兵丁
不言徐阮齐发愣	再把妖人说个清	弄起遁法驾风走
来到兵营演武厅	不用通禀将厅进	迈步走入大厅中
吴斌正在灯下坐	看见妖人吃一惊	急忙站起忙让坐
对坐二人把话明	师父被人绑了去	如何复能回了营
妖人回言忙说道	元帅留神你请听	别看将我拴绑去
是我自己愿去行		

吴帅正在灯下着急为难，全仗着铜头铁罗汉的法术之能，他又被那边绑去了。这可如何是好呢？一抬头，看见和尚走进帐来。吴帅急忙问：“师父被人绑拿去了，如何的得脱？望祈要细说回来之故。”

妖人笑说莫担忧	听我从头讲根由	阵上他来把我绑
那也不算把人丢	别看又将我拿去	元帅不用心反愁
你也难知其中故	内里巧妙用智谋	我是故意叫他绑
他必回营要深究	借此机会好探事	将他营内细寻搜
他们军师是哪个	有何法术好追求	原来是那矮身子
就是绑我小贼囚	将他营中全看到	看完我就急回还
他们也难留下我	我的法术难追求	他也将我苦哀告
治好四人把命救		

妖人对着吴斌，从头至尾说明，怎么哀告，将所中法术救活。我定计诓他们，把哪个矮子头颅割将上来，他等不允，我就回营来了。

中宝之人难得活	他们真把好言说	我要矮子他首级
那个知晓我智谋	诸事探明他营事	没有能人我晓得
元帅闻言说罢了	还是师父法力大	不是师父来到此
本帅我也命难活	吴帅吩咐快摆酒	我陪师父把酒喝
不言吴帅营中事	再把阮英说明白	愣了多会忙说话
这个妖人了不得	眼闪他就能逃走	解开绳索起风波
一阵妖风无踪影	哪能将他再拿住	徐爷点头说利害
真也把他无奈何	阮英这边忙说道	今夜我来把他挪
急请嫂嫂将山下	治好四人将妖捉	

阮英说：“三哥不用着急。我腿快，今夜我就回山去请金定嫂嫂，治好了这四个人，再捉拿妖僧。有何难哉？”阮英说罢急忙将饭用完，站起身来，走出了大帐。出了大营，睁开夜猫眼，迈开飞毛腿，快如雷电，急似风云一样。

好个快腿阮小爷	黑夜行路甚匆忙	睁开一双夜猫眼
飞毛腿快又不歇	步展如飞走的快	就路他把长衣披
急如撒野一般样	一股怒气在心头	请求嫂嫂全治好
妖人法术果然邪	展眼之工几十里	路有山水不能接
阮英走路急又快	不管白天与黑夜	走了半夜抬头看
铁龙高山甚个别	小爷才把山口入	看山喽兵把话明
何人夜晚来到此	快把来历报真切	

话说阮英来到铁龙山，进了山口。喽兵问道：“甚么人到此，快些报明！”阮英叫道：“孩子们，老瓢把到了。”老瓢就是寨主，这是绿林之中的话，喽兵就知晓寨主爷来到。

阮英急忙把话言	老瓢把子回了山	喽兵上前忙行礼
阮英顺道往下前	进了寨门将厅入	急叫喽兵到后边
喽兵跑到后寨院	窗槛以外把话言	铁氏金定他醒了
半夜回话为哪般	喽兵回说阮爷到	要紧大事来回还
铁梁他也听见了	兄妹二人把衣穿	三位太太也惊醒
穿衣秉灯急向前	兄弟来到大厅内	阮英行礼到桌前
铁氏金定忙问话	兄弟回山为哪番	阮英从头说始末
佳人闻听吓一呆	听说丈夫中法宝	夫妻关心泪连连

话说铁梁一同铁金定来到了聚议大厅，阮英行礼已毕，这才问阮英半夜回山所因何事。阮英从头至尾，全都说明。铁金定闻听尉迟肖中宝昏迷不醒，眼中落泪，好不悲伤。

铁氏金定吃一惊	丈夫中宝怎能行	眼中落下关心泪
万箭穿心一般同	丈夫心事多粗鲁	心直性暴太愣怔
为何又中妖人宝	他哪认出是妖僧	忽上忽下去上阵
糊里糊涂被敌矇	妖人法术必利害	打的四人活不成
多亏兄弟来送信	倘或迟延就丧命	我是今夜快前去
这事不可当误工	早到一时还有救	晚到一刻救不能
铁梁说是我也去	金定摆手说不中	兄长不可离山寨
你要在家看山峰	我带二千喽兵走	一声令下就点兵

铁氏金定听说此事，焉能误得？这才点兵二千。留下铁梁他在山寨伺候三位老太太。铁金定披挂齐整，提刀上马，炮响起队，阮英在前引路，黑夜前去。

三声大炮响连天	只为夫妻把心关	二千喽兵往前走
阮英引路他在前	佳人催兵急急往	心急嫌慢紧加鞭
两站并着一站走	不多一时亮了天	天亮行到正向午
阮英抬头仔细观	兵营离此不甚远	小爷马上把话明
我到营中去送信	阮英跳下马能行	小爷腿快往前跑
急忙跑进自兵营	进了大营才落坐	徐爷急问小阮英
你去请人怎么样	阮英他才说分明	请得嫂嫂她来了
离此约有十里零		

阮英先到大营，见了徐振中，说明铁金定领兵来到。徐爷摆队迎接。铁金定进了大营，来至中军大帐，归位落坐。这四个中法宝之人，全在大帐，佳人仔细的观看。

铁氏金定细观瞧	看见四人心好焦	个个脸面青又紫
口眼紧闭肿的高	佳人看罢忙取药	复又吩咐将伤浇
快取净水浇脸上	净水挑来两水桶	佳人取出丹四粒
这是圣母把她交	用水冲和口内灌	立刻青肿全然消
圣母灵丹真奥妙	四人动转齐伸腰	尉迟好汉一声喊
祖宗一定要杀妖	孔氏三雄齐喊叫	大骂妖僧难脱逃
四位好汉全苏醒		

铁氏金定手扶着尉迟肖，这才告诉明白了。好汉闻听，如梦方醒。方听见身旁孔生喊叫：“气死我也，俺要不能给我大哥报仇，非为好汉。好个妖人，哪里逃走！”

孔生醒过喊声高	万恶凶僧哪里逃	打死俺哥仇似海
祖宗岂肯把你饶	割你头来剜你胆	给俺大哥将仇消
今日一定拿住你	开膛摘心剜千刀	孔生不怕你宝贝
你死我活才开交	我们兄弟多义气	不是无义小黄毛
弟兄交情同生死	个个都是将英豪	你若能害全害尽
若留一个就招殃	舍着性命来拿你	剜你双眼把皮剥
不怕你把我打死	呜呼一命赴阴曹	哪管你的甚么宝
只要把你心来嚼	喝你血来吃你肉	报仇解仇恨才消

孔生清醒过来，喊叫还是要替哥哥报仇。佳人在旁，劝道：“你哥哥这

不是好好一个哥哥，又没少一点，你还要报甚么仇呢？”孔生闻听。好好的一个哥哥之言，定了定精神，看见铁氏同着尉迟肖对坐。

孔生听见好哥哥	定定精神看明白	只见铁氏尉迟肖
二人对着把话说	孔生忙把大哥叫	你中法宝命难活
掉下战马躺在地	脸面青肿双眼合	我是为你将仇报
一怒我去将妖捉	恍惚记得也中宝	脸上疼得了不得
后来我就不知道	莫非俺俩见阎罗	大哥脸上无青肿
我的脸面什么样	铁氏嫂嫂多也到	这桩事情是如何
哥哥你快对我讲	怎样俺们得了活	佳人这边忙说道
我就是个活阎婆		

铁氏说：“我可不是活阎王，我是个活阎婆。我把你们哥四人都治活了，不是个阎婆么？”孔平、孔远也都醒过来了，徐振中他才对着四位英雄，从头至尾说明此事。

徐爷始末说分明	从头至尾全说清	四位好汉明白了
先前如同在梦中	四人站起忙归坐	尉迟好汉把话明
妖人法宝真利害	打在脸上实在疼	我还要去将他战
阮英摆手说不行	妖人身上如铁硬	兵刃伤他万不能
将他捆来用刀剁	砍了多时白用工	分毫不能伤他体
俺去上阵全不中	嫂嫂她已经来到	上阵去会拿妖僧
佳人这边忙说道	我看妖人有何能	瞧他使的何法术
我与妖人斗雌雄	阵上与他分胜败	将他拿住大太平

吴帅营中早用战饭，点兵三千，摆队，响炮出营，旗幡招展，队伍整齐。妖人同着吴帅在马上耀武扬威，直奔徐帅大营而来。到了营门不远，排开队伍。妖僧叫战。佳人与众将在大帐内正议着事，忽听见营外炮声响动，兵卒来禀：“启禀元帅得知，有那边的妖僧前来，在营门外讨战，启禀定夺。”

铁氏闻听要战争	佳人急忙把话明	快些摆队我上阵
徐爷说是慢着行	嫂嫂你要去出阵	俺们大家议论情
我等全然跟出去	前往观阵看输赢	嫂嫂如若得了胜
我们不动看分明	倘若你要不取胜	我等一齐往前拥
一齐动手他难当	就有宝贝也不中	阮英接言忙说道
俺得预备避邪物	多要预备黑狗血	一同往他身上抛
虽然不能伤他体	他见此物必担惊	佳人点头说不错
秽物粘身战不能	众人披挂同上马	狗血找来瓶内存

话说阮英差着花云平、时长青二人，找来了的黑狗血，用瓶装好，散给众兵，每人拿着一瓶。且说得是吴斌看铜头铁罗汉被人拿去，独能脱身回来，真有些法术，加倍的恭敬。

吴帅恭敬铜头僧	他的法术果然能	被人捆绑拿了去
点灯之时又回营	摆酒庆功天色晚	吴斌坐上把话明
上次他们连得胜	杀的我等走魂灵	闭门不出不敢战
他们欺敌来逞凶	他们有胜必有败	师父已知他不行
倘或大意不能胜	反被吴帅他笑声	妖人又往对阵看
有个美貌一枝花	面如施粉妖又俏	天生成来粉来搽
两道娥眉如新月	相衬俊目甚可夸	鼻如悬胆一般样
一点鲜唇赛丹砂	凤翅金盔卷雉尾	七星蛾佩红容花

身披柳叶黄金甲	吞口兽面在外押	鱼鲜片片金光朔
赤金打造鱼兜搭	衬甲一件红软袄	黄绒丝绦九股成
护心宝镜如明月	护背旗在身后插	红缎做成绣彩凤
绿绸征裙把脚押	骑下走阵浑红马	凤鳞大刀手中拿
如花似玉一女将	千娇百媚女姣娃	沉鱼落雁世间少
恰似闭月与羞花	这样风流又俊俏	她敢上阵来斗杀
倘或阵上丧了命	可惜可叹到黄沙	不知她是谁家妇
我得细问她根芽		

妖人看见徐营内出来了一员女将。妖人暗中想道，女人上阵，必有降人之能。若没有降人出奇的技艺，她焉敢上阵交战，自己倒要加心防备，于是，催马来到了佳人对面，用铲仗一指问道：“你这个女菩萨，莫非你也要来上阵冲锋交战么？”铁金定说道：“你这个和尚叫甚么僧名？报上来，奶奶的刀下不死无名之鬼。”妖人闻听，急忙答道：“你要问我听真，俺家名叫铜头铁罗。你是何人，也要报将上来。”

铁氏马上把话言	僧人留神听周全	奶奶叫着铁金定
居住一座铁龙山	我的丈夫尉迟肖	将门之后是魁元
为救铁牛将山下	到这里扎营盘	昨日上阵遇见你
中你法宝落鞭鞍	阮英回山来报信	奶奶一怒来当先
真将四人能治活	你若不信观一观	妖人闻听往后看
四人跨马在后边	妖僧观瞧吓一跳	这员女将是神仙
真将四人能治好	她必受过神人传	书到此处住一住
下回书中细细言		

第九十一回

金定飞刀败铜头僧 妖人拜请金封长老

诗曰：

金定大战铜头僧	佳人飞刀果然灵
妖人中宝败了阵	请来水元他师兄
水元会摆八卦图	铁氏险些一命倾
多亏盗回透龙剑	斩杀妖人得太平

话说铁金定对着铜头铁罗汉说道：“我将你用邪物所打的四个人，全都治好了。”妖僧抬头往后观瞧，中法宝的那个黑大汉、蓝脸汉等全都跨马在她身后，妖人反倒吃了一惊。这个女将，必然受过神仙的传授。此事真算异怪。

妖人马上暗思量	这员女将甚高强	众人中宝能治好
神仙门徒不平常	我要留神加防备	必有法宝身中藏
妖僧想罢忙说道	女将菩萨听其详	坤道之家来上阵
你本是个女姣娘	上阵厮杀多凶险	兵刀之中必有伤
你若依我良言劝	急速转回你家乡	受享荣华与富贵
夫唱妇随得安康	何必疆场来动武	着上刀枪一命亡
可惜你的花容貌	千娇百媚世无双	如花似玉一般样
月里嫦娥降下方	佳人闻听说可恶	好个凶僧敢发狂

佳人闻听妖人之言，只气得柳眉直竖，杏眼圆睁，骂道：“妖僧真敢胡言乱语，满口胡说。哪里逃走，看刀取你！”铁氏将大刀举起，照着铜头就劈。妖人用铲杖急忙招架。铁金定知道妖人有宝贝，怕他先用法伤人。佳人暗想道，先下手的为强，后动手的就要招殃。所以她先取飞刀，一圈战马之时，口念咒语，只听刷拉拉的飞刀出鞘。

佳人飞刀真利害	一声响亮就起来	一连飞出十二把
照着妖人头上斩	只听刷拉一声响	妖人他把飞刀捩
依仗妖人身体硬	别者之人早哀哉	妖人抬头仔细看
原是飞刀看明白	一十二口连连砍	妖人觉着疼起来
说声利害我要走	再要不走头要摘	一阵妖风无影踪
他的战马苦哀哉	飞刀照马往下落	扑哧一声马腹开
战马肚开腰两段	吴斌马上把手拍	急忙传令将兵退
快快回营算是乖	一声吩咐快些跑	一阵大乱回营来

话说铜头铁罗汉，飞刀犹如雨点相似，十二口飞刀将他砍了多时。先倒未觉怎么样，后来十二口飞刀上下飞腾，砍的他觉着有些疼痛。暗说不行，驾风逃命，将战马抛下，被刀将马砍为两段。

妖人他把战马抛	马被飞刀劈两截	吴帅马上忙传令
快些逃命跑不叠	众人害怕只顾命	刀枪剑戟一齐抛
一阵大乱各逃走	尉迟好汉把话明	马上喊叫说快赶
先要拿住他帅爷	徐爷催兵杀过去	众位好汉哪敢歇
各抡兵刃闯他队	将他败兵用刀切	砍瓜切菜一般样
一阵杀他兵好些	虎到羊群一个样	叫苦哀哉命完结
此时追赶众好汉	杀的败兵哭哀哀	铁氏催马忙阻挡

上前劝住众豪杰

尉迟肖率兵等追杀一阵，好不利害。几位英雄，人到处死尸乱倒，马到处人头乱滚，只杀的败兵丢盔弃甲，叫苦连天。铁金定急忙上前阻住，败兵莫追。徐爷传令，打得胜鼓回营。众英雄欢悦，一齐归回营寨，铁金定说道：“此事难料。妖人虽中我的飞刀，并未伤命，他是驾风逃走。妖人未必善罢甘休，想必是去找帮手，也想收我法宝，前来报仇，也是有的。诸事全要料到，更宜小心谨慎为妙。”

我想妖人必不服	中我飞刀气不出	妖人自己不胜我
去找帮手把仇复	或者去找甚法宝	必要前来将我难
俺们全要想到	不可粗心事含糊	倘若大事想不到
别拿此事有与无	凡事不可欺着看	量欺他就没帮扶
阮英点头说不错	难把妖人命呜呼	杀他非得透龙剑
金贵去找音信无	此时找回透龙剑	能砍妖人他头颅
妖人独怕那桩宝	我才下了苦工夫	天意若能将妖灭
就有机会把他诛	佳人点头说是的	天相吉人莫踌躇

话说金封长老正在石床上打坐，铜头铁罗汉走至石床以前，说道：“师兄，师弟我特问心来了。”金封长老听问心二字，睁眼观看，是他师弟来到。

金封长老把眼睁	是他师弟把话明	急忙站起来让座
师弟前来为何情	你染红尘在相府	扶助蔡京把基登
你挣功名图富贵	不愿古洞苦修行	为何你又来到此
有甚大事快说清	铜头闻听师兄问	师兄留神仔细听
无事不能来洞府	皆因上阵落下风	几次几番连得胜
不料遇见比我能	有一女将铁金定	不知她是谁门生
本领高强杀法勇	她有飞刀妙又灵	砍在身上觉疼痛
工夫久了难逃生	无奈害怕我逃走	脸上无光难回营

“我实没有脸面回营去见吴帅。因万出无奈，我来请师兄助我一阵。如若得胜，我也不敢留住师兄，久恋红尘，师兄就急回洞府。就是一次，往下再要有事，我也不敢叨劳师兄的仙驾。”金封长老对着铜头铁罗汉说明：“要是得了胜，我就急回洞府，再往下的事，谁胜谁败，我也再不能管了，也不许再来求我。就是你再来求我，我是决不能管了。这一次我要破了杀戒，事出无奈。”

修道之人不应为	背天而行怕五雷	错过你我师兄弟
破了杀戒惹是非	这就算是伤天理	出家之道全都违
多就帮你这一次	得胜我就要归回	往下有事休找我
何用多说一大堆	俺俩就此起身走	我也好把大营归
金封长老带法宝	收拾妥当把他催	两个和尚出洞府
一齐叨念咒语吹	各驾妖风来的快	真言咒语紧相随

两个妖僧驾风，来的极快，到了兵营来。二妖人走至营门，铜头铁罗汉对着守营门的兵卒说明，兵卒回禀了吴帅，吴帅自己率兵迎接。两个妖人进了演武厅，吴帅将二妖人让为上座。吴斌开言讲话。

吴帅先把话来提	师父留神请听细	那员女将真利害
她的法宝果出奇	师父中宝驾风走	我兵全都吃了屈
他们一齐来动手	杀的我兵跑不及	三千人马死大半
我也亦难去对敌	叫苦连天丢盔甲	大败而回把亏吃

幸而师父又回转
莫非他有巧机关
这是我的师兄到
要你留神看高低

有何妙法对我提
铜头回言说无碍
他来与我大有益

这位师父住何处
兵家胜败是常有
如要不信阵前看

话说铜头铁罗汉对着吴帅说道：“这是我的师兄，是我请来的帮手。俺如若得胜他就回去了。”吴帅闻听说是：“师父，上下怎样的称呼？”铜头僧人说：“我师兄是金封长老的便是。”

吴帅闻听把愁消
那边之人实难逃
有人能把飞刀破
把他个个首级消
他将我兵杀的苦
俺是相爷把我挑
若知吴帅排兵事

请来金封道行高
就是女将法术广
好擒女将别善饶
方才解我心头恨
几万之数全都遭
倘或相爷动了怒
下回书中知根苗

这次真能全得胜
她的身边带飞刀
将她全然获拿住
把那黑汉皮来剥
我也难将此事禀
我的性命就难逃

第九十二回

金封巧布八卦阵 金定追敌把阵观

诗曰：

金封修炼四千年 分身之法实非凡
内按八卦安排好 六十四卦我占天
五子留下兵书策 斗引埋伏十二篇
连环阵画有变化 打入阵内逃命难

适才话表，吴帅对着铜头铁罗汉商议着将那边之人全都拿住，解送汴梁，将功折罪。若拿不住他等几个送到相府，将功折罪，我伤的兵也过多了，相爷必要加罪於我，如何是好呢？吴帅同着二妖僧议论，有何方法可能拿住那员女将。

铜头铁罗汉开言	尊声师兄听周全	师兄已经来到此
有何妙计说根源	金封长老开言道	我摆八卦阵连环
内按八门按方向	快看我艺把阵安	我将阵式要摆妥
来将引进阵里边	全都打在八卦阵	想要活命难上难
哪怕女将有法术	不怕来了大罗仙	不管她是谁弟子
八卦阵图非等闲	内里奥妙人难解	里有八门按的严
若要有人入了阵	呜呼哀哉到黄泉	我的阵式有变化
神仙难测巧机关	变化多端非小可	就是神仙破阵难

金封长老说道：“我的八卦连环阵，非是寻常那等样。八卦连环阵内里，有许多的变化，大罗神仙也难破我的阵式。将他们打入阵中，可走逃不了，都要死在阵内。我不能像我师弟，贪图红尘，我是帮助他报仇，才破杀戒，伤生害命本非容易，出家人不应为的事情。然而一摆阵式，这就为伤天害理，作了大孽了。”

修道之人理不应	伤生害命罪不轻	铜头这边忙说道
师兄留神要你听	既来者必得安之	你就摆妥莫误工
金封长老出无奈	不得而为说就行	同着师弟往外走
商议吴帅快点兵	吴帅问道有多少	一共要用九千兵
一声令下将兵点	九千之数全点清	二僧领兵往外走
来到营外看分明	拣选地势按方向	法台搭在正当中
高座法台三丈六	按了八门全摆成	休生伤杜门四座
景死惊开按的清	乾坎艮震安排妥	巽离坤兑四门定

话说金封长老将八门摆妥，外八宫内九宫。每一门要按下一千兵，八门要按八千，看守法台的一千兵，共用九千兵足矣。阵图全都演妥。每一门派了两员大将。吴帅他去诱阵，若有敌将，就要诱进阵内。

派了铜头看法台	尽将妖僧藏起来	金封长老法台上
五色旗幡台上插	一杆黄旗拿在手	口念咒语巧安排
不多一时妖风起	雾气迷漫真怪哉	八卦阵中多凶险
天地人用按三才	每门一千兵把守	金封长老坐法台
若有敌将诱进阵	就要呜呼与哀哉	他将阵式都排妥
金封长老把口开	叫声吴帅去诱阵	快把敌将诱进来
吴帅答应遵法令	马上不由喜心怀	来位长老会摆阵

那边之人苦难哀

金封长老将阵摆妥，同着师弟在阵的中间法台，手拿红旗，站在法台遥望。且说得是阮英、徐振中等，同着铁金定议事，忽见兵卒来报：“启禀元帅得知，营外有那边的元帅前来叫阵要战。”铁氏金定与众位英雄说道：“他那边元帅前来要战，必有用计，我先与厮杀，你们千万不可乱动。”众位好汉答应：“我等知道了，不劳吩咐，我等各加谨慎。”

众位英雄齐应声	各加谨慎把事行	你等上阵去交战
看看胜败有何情	可知内中真与假	佳人点头吩咐明
披挂整齐往外走	手提大刀上走龙	营门放了三声炮
惊动吴帅细睁睁	只见营门大开放	出来多少将英雄
头前马上是女将	耀武扬威有威风	两边兵卒摆开阵
雁翅一般真齐整	佳人催马闯上去	用刀一指问一声
你何人将兵领	快些报你姓与名	刀下不杀无名鬼
急速对我快说清	吴帅闻听忙说道	若要问我留神听

话说吴斌闻听铁金定问他姓名，急忙答道：“你要问我，听真，我叫吴斌我是领兵的元帅。昨日你把我营的铜头铁罗汉用什么法宝打走了？今日我来与你决一死战，报昨日之恨，你可晓得么？”

佳人闻听吴帅话	马上急忙把话答	你们妖人法术广
为何逃跑奸又滑	他真害怕逃了命	躲在海角与天涯
你还怕死不前来	前来要战敢厮杀	依我劝你快回去
何必自把命白搭	快把铁牛放回转	免去争斗动争伐
如要不听良言劝	刀下叫你到黄泉	吴帅闻听哈哈笑
你们铁牛早被杀	哪还有他性命在	昨日就把他皮扒
佳人闻听气满胸	好个吴斌太猖狂	我就拿你将仇报
佳人抡刀把马撒	吴斌故意惹她怒	铁氏真把怨气发

吴斌假说把铁牛杀了。佳人闻听此言，不由的大怒，催马抡刀杀奔向前，大刀协肩带背往下就剁。吴帅用铛急架相还，二马盘旋，杀在一处。吴斌与铁金定动手杀在一处，吴帅倒抽一口冷气，暗暗的担惊害怕。这员女将真有这样杀法，看起来宋王天子用奸不用忠之过，此时奸臣当道，忠臣退后。

吴帅马上暗思量	不由赞叹把心伤	国家将兴贞祥献
妖孽一兆国家亡	奸相藏兵要篡位	才来妖人把他帮
金封长老非正道	铜头僧人阵内藏	叫我前来将阵诱
偏又遇见女姣娘	若能将她害了命	国家还能得安康
倘或不能将她害	这是国家大不祥	他要造反谁能挡
刀马纯熟技高强	妖僧虽然会摆阵	邪不侵正焉久常
阵上动手暗思想	好个骁勇女红妆	只见催马又闯到
吴帅举铛把刀挡	吴斌圈马往下败	奔走如飞发了慌

吴帅与铁氏金定战了三个回合，吴帅哪能敌的住佳人的凤麟大刀，难以招架，他是真败。佳人见他掖铛败走，想把他拿住，也不伤他性命，好预备拿他问个虚实，把铁牛杀了，还是未杀呢？

把他拿住问真情	叫他好把实话明	佳人想罢催战马
战马如飞跑不歇	大叫吴斌哪里走	留下首级算完结
吴帅马上回头看	佳人追赶来的快	佳人追赶加防备
看见吴帅眼睛斜	铁氏看见他回转	瞧他回头甚个别

其中必然有诡计 佳人自把主意定 勒住战马不追赶
铁氏本是女豪杰 故意试探看真假 吴帅回头把话明
不来赶我是造化 若要追来你命绝 佳人闻言明白了
必有埋伏在前接

铁金定在后追赶，吴帅在前边跑着，不住的回头观看。佳人看他光景，必有诡计。铁氏将战马勒住，不去追赶，看他怎样的行事。吴斌观看，见佳人住马不追，便急回头过来，开言讲话。

吴斌回头把话言 为何不追你回还 你要赶我自寻死
若到不追活世间 双关之语全都有 激将之言使套圈
叫她真假测不透 你也难知巧机关 请将不如激将好吴帅扭项叫
向前 要你不来有活命 若要前来保命难
铁氏闻言早知晓 必有埋伏在前边 我要前去看了看
甚么诡计观一观 佳人催马随后赶 一步走进阵连环
要知金定生与死 下回书中再开言

第九十三回

金定细话破阵之难 翠屏奉命携宝下山

诗曰：

铁氏金定把阵观 认得八卦阵连环
佳人不能破此阵 郑氏翠屏下高山
该她夫妻重相见 这是破镜又重圆
两位佳人困阵内 多亏透龙斩妖仙

方才言讲，铁金定追赶吴帅，赶至前边，忽然不见。吴帅只见那边黑云滚滚，雾气腾腾，迷漫宇宙。铁氏金定又见吴帅，他走出阵来，叫道：“铁氏金定，你看看这是甚么地方？你若能认得这个所在，我就拜你为师。”铁氏闻言说道：“你且慢，等我看来。”正然说话，扭项回头，看见众位英雄，一齐的赶到。

佳人扭项回头观	后边来了众魁元	尉迟好汉忙问道
为何勒马不向前	铁氏说是休前进	有座阵势等我观
说罢取出旗一杆	杏黄宝旗擎手间	佳人将旗晃一晃
一桩异事甚罕然	杏黄旗上金光现	金光冲开雾迷漫
立刻真见阵一座	内按八门分的全	每门一千兵看守
左右还有将二员	当中法台高又大	两个妖僧在上边
众位好汉齐看见	佳人认出半边环	阵内变化多奥妙
若要进阵出来难		

话说铁氏金定将杏黄神旗一展，金光发现，冲散中央的黑雾，这样才能看得出来八卦连环阵，内有八门，全然看明。铁氏认得此等的阵图，对着众好汉说道：“此阵凶险厉害，万不可轻入，入内难逃性命。”

铁氏看罢对众明	诸位留神仔细听	这就叫作八卦阵
内有变化多无穷	里边连环真奥妙	有人入阵活不成
千万不可将能逞	此阵利害凶又险	这杆神旗能护体
没有此旗活不能	佳人这边正讲话	吴帅那边把话明
你能认出对我讲	佳人说是你听清	此阵叫着八卦阵
内有连环在其中	按着八门按方向	休生伤杜排的清
景死惊开门四座	想要瞒我万不能	乾坎艮震有方位
巽离坤兑按五行		

内按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内九宫外八宫，这样的阵势，也不足为奇。此等之阵，不算光明，人人皆能的。吴帅闻听说道：“铁金定你既识阵图，你敢进阵么？”佳人回言：“你不要轻我，既识得此阵，我必敢进阵。”

佳人闻听把话说	此等阵势我晓得	有人能摆八卦阵
能破此阵有许多	你到别忙留神看	要你仔细瞧明白
今日我先回营去	明日破阵灭你窝	我要回去安排妥
奶奶自有巧智谋	佳人说罢圈回马	领着众将回里挪
吴帅见她不进阵	来到法台把话说	对着金封来回禀
那员女将无法捉	他将此阵认得透	对我把阵说清格
他说明日来破阵	必把能人请的多	

话说吴帅对着金封长老说：“那员女将果然神通广大，法术无边，真能认得此阵。她说明日才来破阵，今日她先回营去了。我想她必是去请能人，前来破阵。”金封说道：“只管叫她去请，能人来多少，捆多少。”

别管她讲甚能人	想要破阵白费心	她看这是八卦阵
内里也有八字门	不知内中多变化	按着爻卦能分身
她若进入我的阵	你等留神要看真	不是寻常那等阵
内有奥妙难知音	八八六十四爻卦	能以按着拿些人
虽然她由生门入	必要走我开字门	她就算是逢绝地
呜呼哀哉命难存	六十四人圈围住	乱刀分身去归阴
不怕请来神仙到	入了我阵就发昏	明日叫你看真切
便知我话却是真		

且说铁金定同着众英雄回到大营来，在中军大帐归位落坐。阮英问道：“嫂嫂你看他摆的这座阵势，可以破得了，是破不了呢？快想良谋妙策，速速去行。”

总是嫂嫂你会观	他的阵势非等闲	有何方法破此阵
你对我们说根源	铁氏闻听长叹气	贤弟听我说周全
你们都是血气勇	真杀真砍能占先	若要破阵全无用
倘要入阵到黄泉	这座八卦连环阵	不比寻常那一般
内里奥妙惊神鬼	大罗仙人破阵难	里边变化多凶险
我是一人甚孤单	单丝不成纹或线	孤掌难鸣是实言
再有一人帮助我	就能敢进阵内观	方才知晓有破法
怎样出入能看全		

金定说：“你们一位也不能帮我。进阵里边看个真切，如何的破法，才能知的了破法呢。如在阵外，焉能知道那里边的变化？此阵与别阵巧妙不同。妖人摆阵，可知道他用的是甚么法宝伤人？难防备他的法术。”

皆因妖人法术精	阵内看见二妖僧	必是请来他道友
妖术邪法必然能	他才能摆凶险阵	伤天害理杀众生
料我一人也难破	找个帮手才敢行	进他阵内全看到
若要破阵不费工	众位好汉闻此话	个个着急在心中
正是众位发急躁	兵卒进帐禀事情	门外来了人一个
他名叫着郑梦熊	来见元帅有大事	启禀元帅令施行
徐爷商议铁金定	众位英雄说分明	大家一齐说请进
问他来意便知音		

众位英雄同着铁金定议事，忽有守营门的小校走入大帐启禀：“元帅，营外来一人，名叫郑梦熊，要见元帅有紧要的大事情。”

这桩事情甚是奇	哪里来的一魁元	皆因他把绿林创
居占一座杏花山	他的姐姐郑翠屏	姻缘匹配周家男
已先收下假夫主	梁氏秀英假良缘	后来景隆周公子
三人同把天地参	一夫二妻同居住	夫唱妇随在高山
美中不足惊惶到	铜头妖僧先行官	郑氏翠屏将兵战
五光神珠打婊娟	郑氏多亏圣母救	治好珠伤不叫还
留在高山有半载	等她难满些话言	金刀圣母开言道
叫声翠屏听根源		

话说金刀圣母说道：“今日我吩咐你下山去，奔磨盘山，找你的胞弟郑

梦熊。此时他占了磨盘山，他有现成的喽兵。你姐弟见面，急带喽兵下山去，找铁金定、阮英等，他们正在汴梁城西藏兵营交战，去助他抵敌。”

金刀圣母把话言	今日吩咐你下山	急去帮助铁金定
你们都系有牵连	阮英他与尉迟肖	与你丈夫交在前
几人神前曾结拜	弟兄义气学圣贤	皆因周门遭不幸
景隆母子在外边	公子景隆灾难满	进京得中报仇冤
该你夫妻团圆日	功名成就庆团圆	你们夫妻造化大
此时不敢泄机关	急叫翠屏收拾妥	就此起身莫迟延
请示老师对我言	弟子还有甚灾难	翠屏双膝忙跪倒
得见丈夫在哪天		

郑翠屏跪倒，眼中落泪，问道：“弟子下山还有甚么难？周公子此时在於何处？梁秀英他吉凶如何？望祈老师对弟子说明。”金刀圣母说道：“你也不用问他，等的下山，总有好机会见面，何必如此悲伤。”

郑氏翠屏尊恩师	吩咐弟子敢不依	另蒙恩师教活命
学会武技果出奇	吩咐弟子把山下	谨遵吩咐不敢迟
又叫弟子把阵破	阵中凶险我不知	望祈恩师要指示
或是凶来或是吉	老师赐我何法宝	到在阵中护身体
金刀圣母说是有	伸手取过烈火旗	旗上珍珠有五个
能保身体大有益	甚么法宝难伤你	用旗一展落尘埃
不管何宝全能避	珍珠烈火世间稀	郑氏翠屏忙接过
恋恋不舍受业师		

话说金刀圣母，将珍珠烈火旗交与郑氏翠屏收好。郑氏翠屏跪倒叩头落泪，弟子难舍业师。老母说道：“郑翠屏你也不必留恋，你我师徒总有相会之日。”

圣母复又把话言	要你牢记在心间	今日你把高山下
该你夫妇得团圆	我也不敢把天背	你的难满须下山
景隆也该出头日	捉拿蔡京大报仇	不可错过巧机会
不敢误你美良缘	背天行事雷轰顶	上天怪罪谁敢担
皆因你的造化大	帮他进阵不相干	铁氏命小难比你
借你命大能保全	只管进他连环阵	你有宝旗在身边
郑氏翠屏忙站起	拜别圣母泪连连	欲知小姐破阵事
下回书中细细谈		

第九十四回

郑氏姐弟相逢话别情 率兵下山金定喜相迎

诗曰：

郑氏屏翠真不凡 她是上方一天仙
皆因思凡王母怪 贬她下界配良缘
东斗星官前缘凑 难后易过百年
难满冤消将山下 妻相会得团圆

适才话表郑翠屏眼中落泪，难以离舍师徒之情。老母催着他快走，我好送你急到盘磨山去。老母站起，领着佳人出了洞府，来到山头。老母叫道：“郑翠屏，你将双目紧紧闭着，为师好送你前去。”

佳人紧把二目合	金刀老母妙法多	只用手尘拂一拂
佳人足下起风波	自觉身形悬空地	飘飘摇摇空中丢
不多一时身不动	佳人睁眼看明白	不见老母她踪影
一座高山眼前隔	郑氏翠屏仔细看	山清水秀甚是得
莫非就是这山寨	佳人自己暗思算	顺着盘道往上走
寨门以内喽兵多	喽兵前头来往步	翠屏这边把话说
此山之名告诉我	喽兵对面看娇娥	千娇百媚一娇妇
如花似玉容颜和	许多喽兵往后退	孤仙显灵非凡婆
凡间没有这美妇	恐是妖精把人捉	

众喽兵看守寨门，忽见一个美貌的妇人，疑惑是妖精。山中又没有人家，哪有这样的美妇呢？所以往后倒退。佳人说道：“你等不必害怕，我是凡人，前来问话，代我通报一声。”

此处可是磨盘山	你们对我要实言	有名喽兵胆子大
此处就是磨盘山	你问此山有何事	对着我们说根源
佳人闻听忙说道	我找姓郑把话言	喽兵回言说是有
是我寨主为哪番	佳人复又来问话	将他名字报周全
我们寨主他姓郑	梦熊之名在里边	佳人说是快去禀
我是他姐来磨盘	喽兵闻听往里跑	急去回明不迟延
梦熊正在厅中坐	这边喽兵到面前	对着好汉回一遍
英雄闻听吓一跳	半惊半喜往外走	
来到寨门仔细观		

郑梦熊闻听他姐姐来到，又惊又喜。惊的是他姐姐不知死活，喜的是他姐姐又能相逢见面。所以他急忙站起，往外就走。书中交代，自从来到这坐山寨，本山上的寨主故去，郑梦熊他就得了此山，倒也快乐。

梦熊得占这山峰	快乐逍遥真兴隆	每日想念他姐姐
心中情念周相公	外又牵挂梁小姐	不知夫妻死共生
今日听见姐姐到	不晓真假共吉凶	站起身形往外走
去到寨门看分明	莫非相会在梦中	门外站着一少妇
到在前面细看清	认得是他亲胞姐	急忙跪倒地川平
眼中落泪叫姐姐	你可想死我兄弟	姐姐你往何处行
翠屏伸手忙扶起	眼中落泪好伤情	一言难尽我的事
到在屋中再说明		

话说郑梦熊来到寨门，留神的细看，姐姐郑翠屏佳人也认得是他兄弟。郑梦熊见是他姐姐，急忙的跪倒行礼，佳人将他的兄弟拉起。姐弟两个进了聚议厅。好汉问道：“姐姐你住何处？今日何能到此？”

皆因汴梁发大兵	他的先行是妖僧	姐姐一怒去出战
中了僧人宝无情	打的姐姐落下马	我叫喽兵抢尸灵
不料姐姐无踪影	那时哭坏周景隆	梁氏秀英嚎啕哭
兄弟我也放悲声	山下大兵攻的紧	无人敢去赌斗争
万般无奈齐逃走	我与夫妻信一封	拿信去到苏州府
舅舅家中去逃生	哪知半路有差事	通天岛内来大兵
乱杀一阵全冲散	事后之时才得明	我领败兵来此处
这山寨主赴幽冥		

郑梦熊把逃下杏花山之事，从头至尾、始末原由说明。“我来到这座山寨，诸日想念姐姐。姐姐你到哪里去住了半年？”郑翠屏就把圣母救去之事，说了一遍。

郑弟二人于是带领着三千喽兵，来到了徐振中的兵营。距五里之遥，郑梦熊他兵扎住，不往前进。与他姐姐商议，先去通信说明，然后军兵合在一处。所以郑梦熊他才单人独自来到徐帅的大营，要求见元帅，诉说事情。

众位英雄正着忙	铁氏金定无人帮	营门兵卒来回话
营外一人甚高强	求见元帅有大事	单等见面说其详
众位好汉说请进	看他所来为哪桩	兵卒出营说请进
中军宝帐去商量	梦熊闻听往里走	进了大帐看方向
众位英雄两旁坐	当中有位女红妆	几位好汉多豪杰
身体高强有短长	众位英雄抬头看	自外走进汉子王
身体魁威面如墨	两眼一睁赛灯光	几位英雄忙站起
一同让坐问言良		

众好汉问了名姓，郑梦熊这才把杏花山周景隆收双妻之事，从头至尾说明，众英雄方才知周公子的实信。后来下山逃命，半路被兵冲散，也就难料他的下落。

半路途中被兵冲	以后难知他吉凶	他却身带一封信
叫他去奔苏州城	后来之事难知晓	我的姐姐死复生
金刀圣母将她救	今日叫她下山峰	圣母说是有机会
该她夫妻巧相逢	叫她帮助铁金定	只管进阵说的清
虽然他阵多凶险	必有宝剑斩妖僧	我领喽兵三千正
我姐她现在营中	离此五里安营寨	叫我先来把信通
众位好汉闻此话	个个欢悦长笑容	铁氏金定忧变喜
佳人这边把话明	快请妹妹他来到	兵合一处两相应

铁金定闻听郑梦熊之言，喜欢不尽，这就来了帮手了，所以接言说道：“待我前去迎接郑家妹妹，你弟兄也要跟随前去才是道理。佳人吩咐快些摆齐队伍迎请。徐爷闻听，即传令摆队前去了，旗帜招展，队伍齐整，耀武扬威，迎接佳人。郑梦熊他先回营报信，五百兵卒排开雁翅儿一般，铁金定乘马在前，众位英雄跨马在后，跟随同往前面走，真乃是威风凛凛。

众位好汉跨马鞍	威风凛凛同向前	迎接佳人添威武
铁氏她也面堆欢	旗帜招展遮天日	队伍齐整有威严
兵行正走来的快	兵营就在不远间	梦熊进营来报信

郑氏翠屏闻信欢	也就摆阵五百队	两下都是一样般
郑氏翠屏往外走	来到营外对面观	迎面来了兵无数
旗幡招展遮日天	铁氏金定马上看	营门以外站婵娟
美貌无双世间少	如花似玉似天仙	沉鱼落雁称绝世
闭月羞花盖世鲜		

话说铁金定在马上抬头看，见那边营门站着一位美貌的佳人，就知道她必是郑氏翠屏。来到营门，急忙的下了马，满脸含春带笑说道：“这位是郑氏妹妹，愚姐并未见过。”尊客说着话，急往前走。阮英问道：“嫂嫂你有甚么法宝能破妖人的阵势呢？”郑氏翠屏说道：“兄弟你也不必问我，等我同着姐姐进阵，看个明白，自有破阵之法。”铁金定盘问她学技几年，她才对着铁氏说明，二人俱要盘问。二位佳人对问明 铁氏金定喜心中 铁氏这边开言道

我请妹妹去俺营	将兵全要合一处	俺们姐俩拿妖僧
郑氏翠屏将头点	一声令下就起兵	两位女将乘坐骑
后跑义气众兄弟	拔了兵营往前走	一直来徐帅兵营
兵合一处多威武	分外显看添威风	铁氏马上忙说道
妹妹同我把阵冲	郑氏答应喊连声	不知吉凶下回分

第九十五回

八卦阵变化困佳人 金贵及时携宝入阵

诗曰：

惟有好事最多磨 有苦有甜离又合
世上佳人配才子 东斗星官找嫦娥
忠孝节义传今古 奸盗邪淫书史多
劝公总要行善事 为人修身作事和

方才言讲二位佳人并未进营，商议着先去观阵，催马上前走到了头阵面前。忽见铜头铁罗汉出阵，跨马擎铲来到了二位佳人对面。郑翠屏认得妖僧，不由的动怒，用刀一指骂道：“好一个万恶的妖僧，奶奶前来拿你报仇。”催马抡刀，闯上前去。二位佳人来到阵前，妖人出来诱阵，皆因吴帅他不能将人引入阵内，所以妖人自己出来诱阵。郑翠屏在杏花山受过他的害，恨他入骨髓，一见面就杀上前去。铁金定帮着动手，全被妖人引入阵内。

两个佳人进阵中	金封长老看分明	法台以上将旗晃
满阵之中发雷声	黑雾迷滚阴风起	郑氏翠屏那曾停
珍珠神旗拿手内	二位佳人保太平	珍珠烈火金光现
冲开黑雾看的清	内看八门按方向	两个佳人奔开生
金封长老将身变	献出金封六十四	按着八八卦变相
八门阻挡不放行	按门金封全都有	生开二门走不能
二位佳人难出阵	金封变化令人惊	阵里困住二女将
阵外急坏众英雄		

话说金封妖僧，他会分身法，一个金封变两个，由两个能变四个，至变到了六十四个为止，再多变一个也是不能的了。这二位佳人进得阵来，各有神旗在身，不能伤着体。郑翠屏晃她的珍珠烈火旗，冲散云雾。

铁氏她有杏黄旗	神旗金光真相益	冲散云雾八门现
二位佳人看端底	认出生开门二道	姐妹二个催征驹
来到生门往外奔	金封阻挡哪能依	八个金封都一样
八口宝剑手中提	围住姐俩同动手	八口宝剑急又快
姐妹两个忙招架	八个金封现身体	只听雷音一声响
八个金封两下站	八个变成十六个	各持宝剑了不的
十六个金封团转	两个佳人看虚实	十六和尚一般样
各各都把宝剑提		

二位佳人看出了生、开二座门可以走的了，哪知道妖人他会分身之法，由内里变化出来十六个金封和尚。又听喀嚓一声雷响，十六个金封长老变了三十二个了。

两员女将仔细观	这桩异事甚罕然	三十二个都一样
各持宝剑是一般	又听喀嚓一声响	雷音一过变化全
三十二个变多了	六十四个就算完	六十四个凶和尚
围住姐妹逃走难	团团一转摆成阵	按着一门圈的严
姐妹奔生门走	成了死门闪目观	佳人一看心纳闷
这是奇事非等闲	明明来到生门内	怎么走在死门前
郑氏翠屏尊嫂嫂	要你留神听我言	方才俺奔生门走

为何死门在目前 莫非俺俩走错了 再找开门把营还

二位佳人明明找了生门，八八六十四个金封和尚一转变成一座死门。二人心中纳闷，说是奇怪。铁金定说道：“俺姐妹走错了门户，也是有的。俺们再找开门出阵。说罢二人直奔开门来了。

姐妹二人奔开门	这次用工细看真	来到开门往外闯
金封长老又献身	六十四人围裹住	开门变了一死门
姐妹二人说奇怪	来到开门枉费心	为何此门又变化
这桩事情难知音	铁氏金定尊贤妹	要找出路无处寻
这个妖僧使邪法	不如俺俩杀妖人	郑氏翠屏说很好
俺与妖人拚一拚	说罢二人催战马	抡刀杀入妖人群
铜头僧人哪怠慢	急忙取他宝贵珍	五光神珠外面打
翠屏忙用宝旗分		

铜头铁罗汉看见这两名女将，被他师兄金封长老用分身法围住，不能出阵着了急，就杀入四面之中，六十四个金封和尚的群内。铜头僧人又用他的五光神珠，往里就打，郑翠屏急用烈火旗一展，将妖人的法宝挡回，不能伤身。郑氏举刀直奔妖人杀来。

郑氏用旗避宝珍	烈火发出将宝阻	不能伤人落下马
妖人急躁气常出	大约法宝不中用	不如动手将她诛
撒马抡铲往上闯	照着郑氏砍头颅	佳人急忙举刀架
郑氏大骂恶贼徒	上次奶奶中你宝	这次该我把仇复
有何法术只管使	皱皱眉头我算输	今日特意来找你
杀你千万气才除	这也该你恶贯满	天网恢恢报应速
我意把你原形显	先要剜出你眼珠	

郑氏翠屏见妖僧前来动手，佳人举刀招架，铁金定就抡刀上前帮助。二位佳人两口大刀，上下飞腾，把个妖人杀的往后退不能前进，只有招架之功，并没还手之力，难以敌当，复又败下。

二位佳人舞双刀	妖人难敌又要逃	看看又要落下马
两个女将难善饶	一定把他性命要	金封长老细观瞧
他的师弟难取胜	手中之幡不住摇	晃魂之幡真利害
天昏地暗鬼哭嚎	二位佳人头发晕	郑氏翠屏用旗招
烈火冲开黑云雾	阵内哭声全自消	铜头僧人他逃跑
惧怕佳人两口刀	姐妹两个仔细看	那个妖人找不着
只可催马往外闯	金封和尚发了愣	急忙往前又围裹
姐妹二人难脱逃		

话说二位佳人困在阵内，难以脱逃。虽然不能丧命，却也不能出阵。且说得是众位英雄，在阵外看着姐妹两个被妖僧诱引进阵去了。众好汉见她们二人进阵去有半天的工夫，不见二人出阵。

徐帅马上把话说	姐妹进阵半日多	莫非不能破此阵
她们二人招祸根	这件事情怎么好	大家商议要定夺
梦熊这边忙说这	你等不用把急着	我的姐姐有法宝
她也对我说分明	圣母叫她来破阵	搭救众生作阴德
破完此阵有机会	好与景隆离复合	只管进他八卦阵
无有死来只有活	姐姐她又问圣母	有何方法把妖捉
圣母说是有宝剑	妖人遭杀是这宝	再等半日不出阵

自然我有巧智谋

郑梦熊对着众英雄说道：“这桩事不用着急，我自有道理。我想无有凶险。若有凶险，圣母也不能叫她前来破阵。”众位好汉闻听此言，说是有理，既是圣母差遣，必无祸事。

众位好汉暗参详	圣母之言必真当	内里若有凶险事
圣母必要记良言	进阵去的工夫大	怕是难以把妖降
再等半日不出阵	大约姐妹难安康	怕的阵中有变化
中他法宝命就亡	尉迟好汉忙说道	依我看来必不祥
不如俺们闯进阵	倚多为胜最高强	就是他有邪术法
法室难把众人伤	徐爷说是真有理	俺们进阵也帮助
一同点头说是闯	乱撒征驼抖丝缰	众位英雄闯进阵
独有猴子把身藏	伸手拉住哥两个	云平长青问其详

尉迟肖、徐振中、孔生、孔平、孔远、郑梦熊等全然闯进阵内去了。多亏阮英聪明，一伸手将花云平、时长青二人拉住说：“俺们哥三个先别跟他进去，俺们先在外探听里边动静如何。倘全都在阵内，外无人来救了。”

阮英生来情温柔	他比别位有智谋	拉住二人说利害
俺们三人在外头	倘或阵内有凶险	打在里边全命歇
三人阵外正讲话	听见阵中雷声稠	天翻地覆一般样
鬼哭神嚎令人愁	山摇地动惊人胆	三人闻听魂吓丢
黑云滚滚迷宇宙	风沙抖起打双眸	往里观看难睁眼
他等飞蛾把火投	阮英急的干跺脚	事有关心不自由
急的阮英眼落泪	义气弟兄把心揪	云平长青说完了
可叹男女命难留		

三位英雄着急，忽然听的身后有人叫道：“三位兄台，你们不用着急，我回来了。”三人一同的回头观看，哪有人的踪影？阮英说道：“这才是运败时衰奴欺主，鬼弄人。俺们见了鬼了。”又听说话：“我不是鬼，我是金贵回来了。”金贵将避法冠摘下来，现出本像，众人方知来历。

阮英一见喜心怀	天缘凑巧你回来	见是骑着千里马
透龙宝剑抱在怀	手拿避法冠一顶	长青观瞧笑满腮
三桩宝贝全得了	透龙宝剑把妖杀	阮英急忙接过剑
该救男女出阵来	这是天意来的巧	我把此阵要分开
有了此剑斩妖怪	宝剑自出真怪哉	毫光万道奔阵内
下回书中说明白		

第九十六回

金贵红毛国装太子 蒙骗公主智盗三宝

诗曰：

金贵胆大到红毛 假装太子哄多姣
三桩法宝骗到手 乘跨神驹急脱逃
来到阵前献宝剑 斩妖破阵救英豪
男女群雄得活命 大反东京仇恨消

残言删去，书接前文。上回书中，说的是阮英同着花云平、时长青着急，忽然闻听见身背后有人说话：“三位哥哥不用为难，有我回来，就不怕人。”三人闻听此言，同扭项回头观看。

三人一同回头看	不见有人在后边	三人说是真奇怪
这是何人把话言	莫非俺们见了鬼	身后说是别笑谈
休当我是鬼和怪	还我金贵来回家	三人一同说奇怪
闻言不能把你观	金贵回言忙说道	我有宝冠看我难
等我摘去冠一顶	哥哥就能看见俺	说罢摘冠露了脸
三人一见各添欢	见他骑着千里剪	透龙宝剑背在肩
手中拿着避法冠	金贵翻身跳尘埃	见了三人忙行礼
三位哥哥身安康		

金贵摘下了避法冠，现出本相，急忙上前与三人行礼已毕。时长青看见自己避法冠也得回来了，阮英观瞧透龙剑也得回来了，余外又拐来了红毛国公主的千里剪，得回来三桩宝贝，甚是可喜。

这桩巧事世间稀	怎么得回三桩宝	快对我们说来历
贤弟去了几个月	我们时常把你提	你真算是胆子大
智勇双全有心机	不但得回两桩宝	余外把她宝马骑
自古至今真罕见	如何就能到手里	他国公主本领大
见景生情过伶俐	大约你难把她哄	那个女子了不的
法宝怎能到你手	这件事情不容易	倘或被她看出假
难以脱逃把身离	怎样盗了三桩宝	对我哥三说细详

阮英问道：“金贤弟，你对我告诉告诉，是怎样将这三桩宝贝得到手中的。”金贵这才对着三位英雄说道：“所去红毛国如何情形，如何到手，细细回答。”金贵由家起身，到了海沿，小爷自拿主意，忽然想起一桩对景巧事来了。

金贵想起事一宗	三年以前记得清	他国有一小太子
方交九岁掉海中	皆因五月端阳节	何人留下龙舟冲
故事叫做开龙舟	单等五月初五行	太子掉下龙舟去
呜呼哀哉一命倾	恰好又遇端阳节	为何不把太子充
想罢跳在海水内	仗着会水又聪明	红毛国王同妃后
君妻对坐赛龙舟	龙舟开在得意处	笙箫管笛一同弄
锣鼓同喧声振耳	忽见水面一孩童	金贵出在水面上
口把父王叫几声		

单说红毛国三年前，也是五月端阳节这日，有本国的王子，带领着娘子太子，乘驾龙舟。皆因不加小心，把位小太子掉下龙舟。派了多少水手打捞

尸首，并未捞上来，死于海内。

太子掉在海汪洋	一怒不把龙舟坐	三年之工倒稳当
这年国王心中乐	要开龙舟照旧方	旨意一下全国备
皇后说是理应当	文武官员一同忙	龙凤二只预备妥
应用之物舟内装	到了五月初五日	国王娘娘好心伤
三年以前太子死	我们君后坐船舱	太子掉在这海内
该他水里一命亡	二年未把龙舟坐	舟内想起那一桩
夫妻正在龙舟坐	想起太子泪汪汪	正是夫妻眼落泪
忽听水面声异常		

皆因太子掉在海内，隔了三年，未开龙舟。红毛国王这一年又想起了开龙舟之事，传下旨来，诸事完备。国王带领后妃，同驾龙舟玩耍。忽然想起太子前三年掉在海内，老夫妻年迈，绝嗣无后。

无后为大事关心	身居国王无后人	传国一事是为要
想起太子泪纷纷	三年以前掉下海	呜呼一命去归阴
今年又把龙舟坐	俺们太子何处存	夫妇二人正伤感
海上认来一个人	年纪幼小船头现	头挽双结赤露身
大红兜肚服身上	连把父王口内尊	为儿掉海三年整
儿把龙王认干亲	孩儿落水未淹死	多亏龙王有大恩
将儿救活留海内	龙宫以里养儿身	孩儿三年灾难满
父子相会就在今		

海内钻出这个人来，说是太子。皆因金贵他知道红毛国的太子前三年掉在海内，所以他假装太子。倚仗他会水，他才想出了这个主意来。偏又遇见开龙舟之事，他由水面上钻出来，假充太子，使出巧智。

金贵人小智谋高	假充太子把话学	三年以前掉在海
并未一命赴阴曹	龙王救去留下我	说我灾难三年消
今日孩儿灾难满	父子相会在今朝	孩儿三年学会水
龙儿义子把父叫	国王夫妻闻此话	仔细对面留神瞧
不象太子他相貌	国王船上发了愣	你乃不是我太子
相貌不对更多了	金贵下面忙说道	父王不要把儿抛
孩儿掉海三年正	相貌改变十分毫	国王闻听说有理
吩咐水手把他捞		

话说红毛国王闻听金贵的巧言，说在龙宫，本是水内，住了三年，相貌岂不改变呢？说的甚是有理，国王才信以为真。吩咐快把吾的儿救上来。娘娘一同公主问道：“你三年以前掉在海内，怎么又生还？何人救去，今日何能来此？”金贵答道：“前年有巡海的夜叉，把我带到龙宫。老龙王见我，说我命大造化不小，后有国王之位。又看我应有三年灾难，认我为义子，留我在龙宫住了三年。今日该难满灾消之时，送我出了龙宫，让父子相逢见面。”

多亏海内龙王爷	我认他为老干爹	不叫回到俺本国
灾难不满甚为邪	留住三年灾难满	我的洪福与天齐
今日送我出海水	来见父王把话明	父王方才不认我
皆因父王有变别	羞花公主闻此话	不由心酸泪双撇
连把兄弟叫几句	活活想死你姐姐	国王娘娘将头点
阿弥陀佛感天爷	还是我国德行大	太子得活龙舟歇
传下旨来舟摆岸	弃舟登岸忙不叠	带着太子回宫院

大摆筵宴庆佳节

国王娘娘老夫妻二位，连着羞花公主全都信了假太子金贵之巧言，这才把他带进宫院，摆宴庆贺太子复活，重还国之喜。就由这日，国王娘娘待金贵如掌上明珠一般，常常到羞花公主的宫中玩耍，如同亲弟一般款待。金贵人小智大，自从来宫院十数天工夫，也常到公主的宫中，并未见有透龙剑、避法冠这两桩宝贝之面。他才想出巧计来，到公主的宫内，他就假装了哭。公主取甚么玩物也是哭声不住。

哭的公主不奈烦	取出宝贝与他玩	避法冠与他观看
霞光万道放光寒	金贵猜道是宝贝	对着公主便开言
这是一桩甚么物	这桩东西是可观	公主这边开言道
兄弟留神听根源	这是一桩无价宝	其名叫着避法冠
若要带冠带头上	要想看人难上难	金贵闻听心欢悦
故意大笑假装欢	姐姐还有甚么宝	取出我要观一观
公主闻言说是有	透龙宝剑非等闲	取出法宝拿在手
若有此剑是神仙		

羞花公主将透龙宝剑取出，金贵一见此剑，暗中欢喜。复又问道：“姐姐还有甚么宝贝？都取出来叫兄弟看看。”公主说道：“我还有一匹神马，叫千里剪，它能驾云雾，顶上独有一角，骑上它用手搬它的独角，它就要腾空而起。”

那匹神马真怪哉	它能腾飞空起来	一日能行千里路
善通人性灵又乘	如要无事在地走	若有紧事把角拍
叫声兄弟跟我看	到在马棚看明白	金贵答应说快走
看看神马把眼开	公主她在头引路	金贵后跟喜心怀
这叫人心隔肚腹	暗中之事实难猜	公主反被聪明误
因此引出祸与灾	欲知金贵盗之宝	下回书中说明白

第九十七回

盗来三宝急入阵中 借助神威救助英雄

诗曰：

金贵人小胆气高 敢到外国逞英豪
用尽巧智盗三宝 公主落得哭嚎啕
急回本国将阵破 剑斩妖僧赴阴曹
搭救众雄脱虎穴 留下美名万古标

话说红毛国羞花公主将各样的宝贝全都取来，与金贵观瞧。先将避法冠给了他玩耍，又把透龙剑取出来交与他看，又领他到马棚内来看这匹千里剪。金贵跟着公主到了马棚，公主用手一指说：“兄弟，这匹马就叫千里剪的神马。”

公主用手只一指 兄弟留神看底端 这马就叫千里剪
头上有个独特角 金贵进前仔细看 好匹神马果出奇
牛头马尾象蹄腿 骆驼肉皮世间希 两双眼睛如灯亮
眼生火苗长狮比 混身毛片花斑点 好象金钱豹的皮
似牛非牛马不马 四不象样怪又急 是匹奇巧异怪兽
金贵看罢忙问伊

金贵假装害怕，说姐姐我怕它咬人，公主笑而言曰：“不怕它，不会咬人。它要是咬起人来，谁还敢骑它呢？”金贵说道：“这就是了。我却不敢骑它。”说罢，姐弟二人一同回归宫院。就由这日，金贵时常过来玩耍，毫不避忌。

真是家贼最难防 亲姐亲弟说言良 取出宝贝要玩耍
哪知金贵到外邦 待他就是亲兄弟 时时刻刻挂心肠
金贵将她稳的住 人小不能露行藏 诸日要见二桩宝
金贵看宝暗思量 因为此宝到外国 费尽心机来这方
所为盗贝充太子 来到院中哄姑娘 千方万计全用尽
舍着性命离故乡 多亏自己会游水 岁数幼小太子装
又亏舌灵口乖巧 知道太子海内亡 三全齐美天凑巧
一误一错就难当

话说金贵暗自思想，为盗此宝，并非容易，若有半点错误，就有性命之忧。也不敢着急，恐怕忙中有错。所以慢说这样工夫，不如在公主房里住了几时，再下手也不为迟。

金贵日日用工夫 来到宫中假装哭 这才见着三桩宝
果然此宝天下无 若要急盗三桩宝 又怕难把此国出
只得慢慢想巧计 诸日来见这公主 小爷住了一个月
日加小心反踌躇 这日来到后宫内 羞花公主不快活
得个风寒有了病 正在宫中把药服 金贵殷勤来探症
到了床前把姐呼 今夜兄弟服事你 看着姐姐把汗出
别人伺候嫌无用 你我姐弟是手足 我要服事病必好
药若吃多有药毒 公主点头说有理 兄弟应当把姐侍

金贵住了一个月的工夫，将千里剪的骑法全都问会。这夜事有凑巧，公主得病。趁此机会，他要在公主的宫中住下。公主将他留下，到了半夜之时，

公主睡沉，金贵叫她两声，见她不动。

金贵一见喜心中	知她睡沉不作声	急忙戴上冠一顶
透龙宝剑带身中	慢慢走出宫门外	来到马棚以里中
槽上拴着千里剪	急忙解开马能行	走出门外将马上
用手搬角起空中	哪用半盏茶时候	来到时长青家中
正遇刘禄他睡醒	听见院中响一声	原是金贵他落下
降下神马把话明	叫声兄弟起来罢	金贵盗来剑透龙
刘禄闻听忙答应	起来用手点上灯	时老太太忙说话
何人来到快说清		

话说金贵骑着千里剪，空中而起，越海来到了时长青家中。前去的时候约定在这里等候他，金贵并不知晓与兵破阵之事，所以他先到了时长青家中。骑着往下观看，看见到了时长青家中，用手一按千里剪的头，这马善通人性，在空中往下就落。

神兽由空落在尘	金贵院中把话明	哥哥快些起来罢
兄弟金贵回家门	刘禄并未回家去	这里等候听信音
时老太太也醒了	问声甚么人来了	刘禄急忙把灯点
推开屋门要看真	看了多时无人影	倒把刘禄吓掉魂
金贵故意来耍笑	好大眼睛没有神	我是金贵盗回宝
三桩法宝在我身	吓的刘禄往后退	说是有鬼吓死人
金贵摘下冠一顶	现出本身在面前	

金贵带着避法冠，所以不能见他。将避法冠摘下来，这才看他在对面站立。金贵说道：“这不是我？你怎么看不见呢？”刘禄睁眼见他背着一口宝剑，手中拉着一匹马，左手托着一顶冠，霞光万道。

刘禄留神仔细观	果是金贵转回还	金贵并未见他面
识不相认便开言	你是何人在此住	快着对我说根源
刘禄从头说一遍	金贵一听知周全	皆因送我遇见你
为救铁牛惹祸端	刘禄常到兵营去	来回通信住家园
知道妖僧摆下阵	此时全困阵里边	男女困在八卦阵
不知吉凶不敢言	就是三人在阵外	只是着急阵外观
昨日我去扎营处	阮爷叫我回这边	阮爷吩咐叫我等
等我回到阵前		

刘禄并不认得金贵。皆因他不能上阵，阮英叫他时长青家中住着等金贵。金贵去到红毛国找透龙剑去了，他如果把宝剑取回来，叫他急速前来送剑，好破八宝连环阵，除斩妖僧，此阵自破。

阮英留他等金贵	他上外国也应回	倘若盗来透龙剑
必然急速把家归	叫他急快到这里	好把妖人用剑挥
杀了妖僧阵自破	救出男女众英雄	吴斌自然他害怕
必要恐惧自发愕	绿山青水依然在	妖人把他地府归
是邪不能侵正道	不应妖孽把天违	自是作孽难活命
伤天害理将心亏	听说刘禄这些话	自然拼命他能为
礼义这人将恩报	铁牛为他惹是非	刘禄记住阮英话
专等金贵来解危		

话说刘禄对着金贵，从头至尾说明，金贵他才知自己走后之事，说完天色大亮，时家太太将金贵问明，急忙叫金贵吃完了饭，这才叫他去阮英。

所以他骑着千里剪，来到了阵前，与阮英等见面，商酌破阵之计。阮英将透龙剑接过来，时长青将他的避法冠也接过。金贵说：“我骑着千里剪从半空中进阵，就说我是活神仙前来破阵。阮哥你就快祭宝剑。”时长青说：“我就戴上避法冠，先进阵中去看看里边是怎样。”

长青这边把话明	兄弟大家留神听	我仗避法冠一顶
妖人看我万不能	到在阵中去观看	仔细留神要分明
阮英点头说快去	这个方法灵不灵	金贵说是我也去
到在阵中看分明	长青戴冠往里走	无人之境一般同
直进阵来留神看	瞧见铁氏与翠屏	姐妹两个全动手
二人大战铜头僧	长青就在妖僧后	单刀高举下绝情
紧对脖颈往下砍	只听喀嚓响一声	妖僧急忙回头看
并不见人吃一惊		

妖僧正与二佳人交战，忽然闻背后脖项喀嚓砍了一刀，回头观看，并不见有人在后边砍他。妖人说是“奇怪”，一句话未说完，一连七八声喀嚓，妖人一回头，被二佳人的两口刀照着两肩就刹。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透龙斩妖敌阵自破 吴帅败逃铁牛解脱

诗曰：

四小英雄胆量大 拿着法宝把妖杀
金封长老道行高 他能千变与万化
不该遭劫他逃走 铜头妖僧到黄沙
逆天而行终凶险 透龙宝剑能杀他

方才言讲，时长青头戴避法，妖人看不见他才能得手，已先用刀砍他几刀，就砍不痛他。后来等他说话必要张嘴，将刀插入他的口内。别处全不怕兵刃，独有口内难搪枪刀。所以才挖的鲜血淋漓，妖僧疼的哎呀哎呀忙叫。铁金定、郑翠屏二位佳人观瞧，心内纳闷。

二仙佳人细观瞧	看着妖人发了愣	我们砍他刀难入
怎么口中鲜血漂	这是一桩奇怪事	哪知暗中口伸刀
妖人怪叫往后退	空中有人喊高声	吾神今日来下界
捉拿妖僧难脱逃	妖人闻听仰面看	有位神明空中飘
骑着一匹千里剪	手中拿着一口刀	此人幼小挽双结
骑着神马飘遥遥	落在尘埃对面站	妖人一见把话说
你是何神来拿我	有何宝贝我观瞧	金贵回言说是有
透龙宝剑把你瞧		

吾神得来透龙宝剑，前来破阵，特来杀你，不应违天而行。妖僧观瞧此人，虽不像神仙，他也骑着神兽，由天上落下来的。

看罢，妖僧说道：“你把透龙宝剑取来叫我观看。”

妖人要把宝剑观	金贵闻听便开言	要看宝剑非容易
若见宝剑你命完	这也该你大数到	天网恢恢有循环
伤生害命遭报应	这回想逃万万难	妖人闻听哈哈笑
你没宝剑来吓俺	上次有人吓唬我	他说透龙在身边
我出屋去将观看	并没宝剑是假言	你今又来吓唬我
骑着此马装神仙	明是飞蛾来投火	自寻灭亡胆包天
妖僧说罢取法宝	五光神珠拿手间	金贵观瞧忙喊叫
阮哥快来到阵前	妖人法宝才要行	阮英进阵斩妖仙

话说铜头罗汉看他没有透龙剑，才把五光神珠取出来，对着金贵脸上打起来。只见五色毫光直扑金贵的面前而来。金贵害怕喊叫：“阮哥，快来。”阮英闻听，跟进阵前，往对面观瞧，由妖人手内打出五色毫光发现。

阮英进即把眼睁	妖人法宝来的凶	直扑金贵他脸上
两个佳人吃一惊	并不认得小金贵	看见跑来名阮英
身后背着一口剑	霞光万道放光明	阮英虽然有此剑
也没使过这一桩	阮英看见妖人宝	吓的顶上走真灵
小爷正然发急躁	看着金贵难逃生	忽听背后一声响
宝剑出壳起在空	透龙宝剑自出鞘	一直奔了那妖僧
金光冲落他法宝	五色神珠怕透龙	被剑一冲落在地
妖人观瞧了不成		

妖僧看见跑进来的矮子，他认得与他动手几次，记得他在相府吓唬他，

假说得有透龙宝剑。这次见他又进阵内来动手，定要把他拿住。自己的宝贝又使出来了。忽见那矮子背后宝剑出鞘。

忽见宝剑自出鞘	霞光万道响花拉	剑光冲落宝珠掉
冷气透骨身发麻	妖僧害怕说不好	今日遇见透龙剑
别的宝贝全不怕	独怕透龙把我杀	我的宝剑落了地
必是透龙剑出鞘	只见宝剑空中起	两条金龙把人抓
妖僧见宝眼泪落	该我剑下到黄沙	早知作恶无善报
不该逞能把人拿	帮助奸相伤天理	祸到临头悔无法
有心要逃难动转	剑光射的混身麻	只见宝剑往下落
法宝无情响喀嚓		

透龙宝剑落下来，照着妖僧的颈项，咕咚的将妖僧的头砍将下来。死尸栽倒，现露原形。时长青将避法冠摘下，现出本来面来，二位佳人来到近前细看，原来是个海螺，多年成精得道，神通广大，变作人形。

原是海螺年久深	成精得道能变人	他的宝贝本身长
是颗珍珠重又沉	阮英上前细观看	核桃大小落埃尘
小爷伸手忙拿起	得了宝剑带在身	剑下丧命失了道
三千余年修炼真	宝剑还在空中起	奔了法台斩妖人
金封长老法台站	看见师弟命归阴	才要下台将仇报
瞧见宝剑奔自身	哎呀一声说不好	吓的金封走真魂
再等半刻不逃命	必在剑上把身分	一抖袖袍两足蹬
一阵大风逃命奔		

金封长老在法台看的明白，见他师弟被那口宝剑挥为两段。才要报仇，只见那口透龙剑在空中刷拉拉直奔自己顶门而来，自觉风凉透骨，就知道挡不住这口宝剑的利害。

就知宝剑实非凡	凉风透骨实难当	暗说宝剑真利害
再要不走难逃行	此宝必是透龙剑	我的师弟一命亡
我若不走是照样	被此透龙把我伤	袍袖一抖风大作
省的去见五阎王	一阵大风逃了命	急奔海岛走慌忙
从此再不破杀戒	藏珍洞内紧躲藏	仍然算他道行大
自己还是有主张	不言金封他逃命	再把宝剑说根源
半悬空中往下落	自己入壳匣内藏	众位英雄拍手乐
这桩宝物世无双		

铜头妖人已死，金封妖僧逃走，八卦阵自破，看守把门的兵卒自乱，阮英闯进去，花云平带领合营的兵丁同声喊叫，杀入阵内。尉迟肖、孔生、孔平、孔远、徐振中、时长青、金贵、阮英、铁金定、郑翠屏等一同大杀一阵。

杀的死尸堆成山	众位男女谁敢拦	虎入羊群一般样
吴斌大败跑的慌	叫苦哀哉同逃散	身着刀枪到黄泉
可怜众兵遭劫数	在数可就逃命难	男女英雄杀法勇
杀的众兵是可怜	全都败回藏兵处	吴帅吩咐把门关
营门以外攻的紧	守兵门卒把话传	回禀元帅不好了
看看杀进营里边	吴帅急中生巧计	对着兵卒把话传
你们快把铁牛放	将他放出求平安	众兵闻听哪敢慢
急忙请出唐铁牛		

话说吴帅急中生巧计，这才将铁牛由后寨请过来，将全刑解下。吴斌说

道：“唐壮士，当初我就看你是条好汉，我并未难为你。皆因于家父子作恶，你是因管不平之事身招大难。要不是你们半路的抢杀，伤兵过多，我担不起伤兵一事，我早把你放了。”铁牛却对吴帅说：“要早把我放了，哪有这些祸事？你说皆因伤兵担不起，这一回伤兵太多了，你怎样担法呢？你不用害怕，我管保无事。”

铁牛座上把言开	是你自惹祸与灾	早若将我放出去
何必这样苦难挨	你是出于无可奈	只怕我兵杀进来
看你待我没甚错	若要有错把头摘	外边之事我全晓
看你怎样把交开	到底还是得放我	才能太平身无灾
吴帅这边尊壮士	你我素日无仇恨	本帅我算当官差
并不为己有私忿	别要将我记心中	铁牛点头说在我
管保撤兵就算完		

唐铁牛说是全都在我就是了。吴帅说道：“壮士，你就快请走罢。”铁牛站起身来，大摇大摆的往外而走，谁敢拦阻？众英雄正在营外攻杀，忽见营门大开，只见唐铁牛由门内走出来了。

众位好汉正着急	忽见门开看端的	只见铁牛出来了
众人观瞧死共生	铁牛出来忙行礼	多劳众位费神思
铁牛有何德能处	众位舍命苦挣持	倒叫铁牛心难过
连累众位把兵提	为救铁牛是这样	舍生忘死到这里
龙争虎斗全为我	上阵冲锋两对敌	上阵难免生共死
冲锋谁料吉与凶	叫我分身难答报	锉骨扬灰报不的
肝脑涂地难报尽	铁牛无非心内知	众位男女闻此话
自己兄弟免套词		

众位英雄一同的下马，围住铁牛来问话。铁牛这才从头至尾说明。可就有些好得不认得的呢？阮英引见花云平、时长青、金贵、郑梦熊、郑翠屏等，全都说清来意。铁牛才知道因为救他，费了这些大事。

铁牛闻听开笑容	自己反倒喜心中	阮英这边开言道
俺等快平这兵营	铁牛拦挡说不可	吴斌待我有恩情
他是听了于智话	领他前去拿贼能	见面看我是好汉
他就放我去逃生	是我自己不愿走	他要出放我不行
不得不把我拿住	皆因伤了他的兵	回营并未难为我
反倒将我敬又恭	就是可恨于五虎	父子作恶我难容
要知五虎生和死	下回书中说分明	

第九十九回

捉拿于氏父子各逞强 解救被抢妇女回故乡

诗曰：

此等义气盖世无 八人显名称丈夫
舍命破了妖人阵 于家堡内把恶除
英雄到处安良善 若遇霸强绝不依
万古流芳传后世 才子编成八义书

话说铁牛拦住，不让众好汉杀害吴斌。就是于家父子可恶，不如俺们领兵前去将于家父子抄拿，省的叫他父子独霸一方，欺压良善。尉迟肖、阮英等说很好，事不宜迟，就此前往。铁牛在前引路，众位英雄跟随在后，率领大兵争奔于家堡来了。要除于家父子与此地除害。

众位好汉要安良 定把恶霸父子降 也是作恶遭恶报
伤天害理不久常 行善之人天加护 若要和气必是祥
福自天来真不错 人行善事必安康 眼前拿住于父子
落得报应俱命亡 劝君总要作好事 因果报应哭痛伤
众位好汉往前走 各各马上抖丝缰 人欢马快多威武
尘沙荡漾马蹄忙 土沙混飞迷宇宙 英雄个个技高强
兵行正走来的快 前面就是于家庄 来到庄前兵扎队
阮英对着说端详

阮英将大兵扎在堡外，不许惊吓良民。大兵扎住，队伍不动。铁牛带领众英雄，去拿于家父子。留下铁金定、郑翠屏姐妹二人管押队伍，铁牛手擎铁棒，尉迟肖、孔生、孔平、孔远、花云平、时长青、小金贵、郑梦雄同着阮英，各持兵刃闯进于家堡内。

铁牛带领众豪杰 要把于家父子砍 于家五虎正演武
园中请人来好些 抢来王家一女子 于信要坏她贞节
王家夫妻门外跪 磕头碰地泪双流 苦苦哀恳要他女
夫妻二人求五爷 小女已经受了聘 张家公子鸳鸯谱
于信硬抢王小姐 请来打手有好些 正是夫妻门前跪
铁牛带人把话白 众位好汉留神看 二人跪何对我白

众英雄来到了于家大门，看见有男女二人，俱有四旬向外的年纪，对着于家大门跪着磕头。阮英进前问道：“你们二位是因为何事这样的哀苦求情？”

夫妻二人抬头看 瞧见一人在面前 手拿单刀年尚幼
许多之人在后边 吓的夫妻将头叩 好汉爷爷见可怜
阮英说是休害怕 有何事情对我言 我们前来拿五虎
父子与我有冤仇 王老夫妻闻此话 从头至尾说根源
我们姓王东庄住 我的名字叫王全 膝下无儿有一女
女儿乳名王金蝉 许了张家为妻室 并未过门在家园
于五太爷他看见 要我女儿配凤鸳 皆因不允爷动怒
抢来我女是今天 我们男女将门跪 哀恳五爷把女还

话说王全从头至尾，始末原由，对着众位英雄说了遍。尉迟肖气的怪叫如雷：“如此饭囊，爷爷一定把你脑袋割下来，方消我胸中之恨。”阮英说：

“你夫妻别跪着了，快快起来讲话，该你女儿有的造化。”

阮英复又把话提	你们夫妻请听知	该你女儿有救星
暂且不用再着急	我们能把女要	你在一旁听消息
夫妻二人忧变喜	阮英复又出主意	叫声金贵听我讲
你快去把神剪骑	站在空中听我叫	假装神仙落埃尘
长青你把冠戴上	假装小鬼暗听知	我说小鬼给我打
你在暗中假悲啼	我叫你打就动手	假称女子死的屈
就说强奸逼死了	今日法官把你拘	你在暗中打人去
俺们先将他吓迷		

阮英叫金贵骑着千里剪，假装神仙下凡。又叫时长青戴上避法冠，假装屈死的冤魂，我叫你打谁，你就打谁的嘴巴。吩咐妥当。众英雄带着王全夫妻，将大门打坏，一拥闯进内院。于家五虎正在大厅待客。皆因这日将王金蝉抢来，与于信成婚摆筵席，请来帮手，俱在大厅内吃酒。忽然见外边闯进来许多人，各持了兵刃，闯进厅来了。于仁观瞧认得铁牛，将魂灵吓掉。

五虎认得唐铁牛	弟兄吓的亡魂去	吴帅把他拿了去
怎么未将他命休	如何放他人到此	莫非通私把情留
听见铁牛声喊嚷	拿住五虎把头揪	于仁吩咐快动手
一个别叫他跑溜	打手闻听同呐喊	拿着强盗问根由
弟兄五人往外跑	同来动手拿铁牛	众位英雄哪容让
兵刃交加把人揪	众人乱战时多会	并未拿住五虎头
阮英这边开言叫	神仙快把恶人收	只听空中说撒野
吾神前来把头揪		

乱战多时，并未拿住一个。阮英说道：“大家闪开，等我派神仙把他拿来。弟兄众人往后一闪，围了一圈，将五虎围在中间。阮英喊道：“空中的神仙，快来帮我捉拿恶贼。”

阮英他叫空中神	快来帮我拿恶贼	只听空中答应有
五虎闻听吓掉魂	一同抬头往上看	半悬空中真有神
骑着一匹四不象	手擎单刀把话云	今日五虎恶贯满
该遭报应命难存	五虎吓的混身战	热似蒸笼汗满身
阮英抽出透龙剑	霞光万道真吓人	叫声屈死众妇女
你们多来显显魂	只听一阵哭声起	虎魂吓去话难云
只听哭声人不见	五虎害怕有亏心	阮英叫声众女鬼
你们上认有仇人	铁牛这边忙说道	叫你今日看个真

铁牛说道：“我们这位军师会拘神鬼，叫你们看真。”时长青带着避法冠，假做鬼哭。他虽不认识于家五虎，他也会看那个五虎的衣帽，那一样的扮装。阮英叫道：“空中过往的神灵，还不落下来。”

长青空中听的清	按着神兽看分明	只见众人围严紧
许多之人在房中	五虎观瞧魂吓掉	神仙骑马认不清
阮英又装冤魂叫	你将仇人嘴巴打	长青暗中仔细看
瞧见于仁穿衣精	来到面前伸着手	照准脸上上下下
只听嘴巴一声响	于仁啊呀脸发红	只听嘴巴连声响
不见人的影和踪	于义说是真奇怪	自己脸上响一声
于礼观瞧说不好	哪的冤魂来的凶	方才说了一句话
嘴巴打的实在疼	哥儿五个胆战寒	面面相观无话言

正是五虎心迷乱	好汉一同拥上前	神仙下马也动手
五虎要逃无路了	铁牛抓住名于信	阮英拿了于智男
尉迟又拿名于礼	孔生他把于义搬	金贵拿住名于仁
云平单刀上下翻	吓的打手丢棍棒	孔平孔远杀的欢
梦熊大刀无人挡	长青暗中把人拴	暗拿麻绳套上套
脖上一个按尘埃	他在暗中将人绑	吓的打手胆战寒
并无见人有绳锁	这件事情甚罕然	

时长青看见那边有许多的麻绳，暗中取过来，看了谁人拿住了一个，他就在暗中取过来，用绳子绑了一个。这些打手心中纳闷，这是一桩怪事。将五虎打手共绑二十余名，其余的都各逃性命。

于家五虎遭恶报	该着去见阎王爷	夫妻二人各屋找
来到后院看真切	看见金蝉亲生女	坐在屋中泪双抛
夫妻进屋忙拉住	我儿不该失贞节	多亏众位好汉到
拿住五虎与他爹	父子全都上了绑	父母才能把你接
爹娘为你将门跪	这才来了诸位爷	领着女儿忙跪倒
磕头谢恩把话白		

王全夫妻领着女儿金蝉小姐，对着众英雄磕头叩谢。阮英说：“你夫妻不用叩谢，快把你女儿领了去罢。”夫妻二人站起身来，领着女儿去了。这且不讲。且说众英雄好汉将各屋搜找，全把抢了来的众妇女找出来，全都放走。

众位英雄要作好	被抢妇女放逃脱	惊动合堡众人等
男女全来看明白	人山人海一般样	同都议论把话说
于家父子行万恶	害尽这方人难活	抢男霸女欺良善
倚仗父子打手多	行恶之人不长久	恶贯满盈被人捉
草怕严霜霜怕日	恶人自有恶人磨	善恶到头终有报
报应临头无处挪	五虎遭报恶已满	下回书中细细说

第一回

于氏父子作恶遭报应 众英雄除奸邪传美名

诗曰：

男女英雄俱归山 景隆科考中状元
阮英下山找景隆 多亏一匹千里剪
苏州旅店巧相会 公子遇难遭天险
夫妻相见杀霸恶 遇难成祥命不凡

话说众英雄拿了于家父子，将他各屋各院之中，全都搜到，将五虎所抢的妇女由各屋内全都找出来了。众位小英雄将于家财宝衣服等物，全然抄出来，给被抢的众妇女们，均各分散已毕，这才把众妇女全都放走。众好汉将于家父子连打手俱都绑在大街上，叫众人观看。

于家父子被绳拴	绑在街前众人观	父子作恶遭报应
天网恢恢有循环	于家堡内众男女	纷纷议论把话言
父子不该行万恶	不惧王法不怕天	任意纵横无人管
他父纵子抢女男	今日连累于成龙	自己不能教训严
不是纵子是害子	祸到临头后悔难	成龙被绑眼泪落
恨骂五子连累俺	五子一同开言道	老父休要怨儿男
当初你是管教紧	哪能今日被绳拴	也是老父疼我等
溺爱不明作事偏	自幼若能教正道	必要成名天下传
幼小当该把书念	必开五窍学圣贤	人遵圣教必显贵
一举成名中状元	多念诗书明大义	不敢越礼自作专
圣人之道将人教	在明明德不虚言	

话说于成龙怨恨五个儿子不该作恶，他五个儿子反倒怨恨他爹不能教子有方。当初要能讲道德，说仁义，管教的严，如今如何有此祸患？

克己让人自有福	作事不能逞自强	屈自从人行圣道
将相之才列朝纲	自幼教训能好学	光宗裕后把名扬
谁想老父溺爱子	尽敢作恶把天伤	抢霸男女反说好
遭其恶报苦难当	奉劝世人要学好	多行善事家自祥
别学于家六父子	万贯家财一时光	家败人亡死的苦
现时现报泪汪汪		

话说于家五虎此时后悔无及，众英雄将他父子绑在街上。阮英对着于家堡众人说道：“我弟兄并非造反，也不是去抢村庄，所为的是要除恶安良，今将于家父子拿住。若有士农工商出来，保留他父子不死者出来求情，无不从命。”

众人闻听跪川平	一齐叩头把话明	众位好汉要行好
作事断绝是英雄	千万不可将人放	放虎归山反行凶
害的这方实在苦	屈死多少女花容	倚仗父子势力大
眼看五虎把人倾	这方无人惹父子	任意纵横霸道行
也是上天多保佑	天遂人愿一般同	好汉爷爷来到此
该他父子遭报应	已经拿住他父子	杀死这方才太平
斩草除根皆杀死	好汉爷爷留美名	

众黎民跪倒叩头碰地，一齐说道：“好汉爷爷，千万别放他父子，一不

作二不休。若要放了他父子，还该我们一方遭难。若杀了他父子，我们这一方除了大害。”阮英对着众人道：“于家父子已经被杀，祸因恶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们本庄之人将他父子埋葬了，就算完事。”众人答应：“谨遵好汉爷爷之命。”

众人答应说谨遵	埋葬父子六个人	阮英这边又说道
还有打手得开恩	上天好生之德有	人人都有恻隐心
快将打手齐松手	众人得命跪在尘	今日好汉放我等
必要学好苦守贫	再也不敢帮作恶	险些一命见阎君
知过必改学正道	作恶之人不久存	眼见父子遭恶报
六人去归地府门	父子若不行万恶	谁敢杀死父子身
叩头如同鸡吃米	阮英对众把话云	

话说阮英将众打手放走了。才要起兵回山，只见刘禄跑来说道：“诸位恩公慢行，我要请恩公吃几杯水酒，略表寸心。”铁牛说道：“不必了。我们人多带着大兵不敢久住在外。我们回山要紧。你我终须有相会之日。”

铁牛拦挡急告辞	你我相会有日期	刘禄跪倒将头叩
多亏恩公救我妻	阮英说是俺快走	在此多住却无益
于家堡内众黎民	一齐进前把话提	诸位英雄且慢走
众人都要送酒席	猪羊酒席预备妥	望启诸位把酒吃
诸位好汉齐商议	不可不把黎民依	众人抬酒营内送
于家堡内真心齐	送的米面甚不少	猪羊送来到营里
黎民前来齐跪倒	众位英雄请听知	万古千秋名留下
救了这方女花容		

话说于家堡内众黎民送了许多猪羊米面，跪下叩谢。众位英雄归回到堡内。且说众好汉用饭已毕，住了一夜，第二日众英雄领兵归回山寨去了。

众位好汉回了山	一路无词不必言	兵行正走来的快
铁龙高山在面前	进了山口下坐骑	顺着盘道上了山
铁氏领了郑氏妹	来到老寨看老年	三位太太后寨坐
有名丫环回话言	众位寨主回来了	带了一位女婵娟
三位太太正问讯	铁氏领来女天仙	三位太太留神看
好位美妇貌不凡	铁氏进前忙问好	周老娘亲听根原
这是娘的亲儿妇	如何这般配良缘	从头至尾说始末
周老夫人面添欢	郑氏翠屏忙跪下	对着婆母拜尘埃

话说铁金定领着郑翠屏来见周老夫人，说明郑氏的来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郑氏急忙跪倒，参拜婆母。周老夫人伸手拉住了郑氏，反倒想起儿男景隆，不由心酸落泪。老夫人叫道：“此时不知你丈夫他又下落在何处，叫我好不心痛。”

周老夫人泪交流	母子相处不自由	若然今日娘相见
你的丈夫苦到头	可怜母子遭大难	景隆公子在外边
所为投亲惹了祸	险些害他一命休	多亏众位义气友
救我母子命久存	不知吉凶秀英事	这是前缘把你收
郑氏翠屏忙说道	秀英知他身无疑	婆母不用多担忧
等我下山去追究	我却交他一封信	叫他苏州就投亲
儿必下山将他找	老娘开怀免忧愁	

郑翠屏劝道：“老娘不必忧愁，我下山能将公子找回来，然后再找梁氏

姐姐。趁着兵多粮广，反进东京，好捉拿蔡京报仇。”周老夫人点头。众位英雄进来与三位太太叩头行礼，这才引郑梦熊相见。

梦熊金贵才过来	三位太太把口开	为有周母眼落泪
你们弟兄都回来	独有景隆不见面	别叫为娘挂心怀
众位英雄一齐劝	老娘不必苦哀哀	孩儿一同将山下
这次人多不能白	阮英接言忙说道	明日下山莫迟误
我哥那匹千里剪	驾云腾雾好快哉	一日能行万里程
能把景隆找回来	大反汴梁将仇报	拿住蔡京把心摘
将他一家全拿住	挖眼扒皮将肚开	冤怨相报是一样
一还一报理不歪		

阮英说道：“我骑上那匹千里剪，日行万里。要找景隆公子，犹如反掌之易，吹灰之力。”周老太太欢喜不尽，将郑翠屏留在周母的屋内住下等候好音。

周老夫人把话白	前厅款待众豪杰	铁梁过来同相会
见面必要行礼节	从来英雄爱好汉	一齐请到前厅内
摆酒搬运碗和碟	头位先让尉迟肖	孔氏三女是后杰
今日俺们开怀饮	明日下山要妥贴	要知山中怎么样
下回书中把话接		

第一 一回

景隆途中住店遭殃 姐弟寻公子险上当

诗曰：

景隆科考进汴梁 路过苏州又遭殃
多得阮英将他救 难满灾消到天堂
一举成名扬天下 义气宾朋暗扶帮
当殿明冤天子晓 奉旨报仇拿奸党

话说铁龙山众好汉，回山大摆筵宴，暂且不表。

且说周景隆下了铁龙山，半路被兵杀散，不识东西南北，任马而行。走到天亮，正奔苏州大路。自己摸摸兜囊之中的书信跟银两并未失去，虽有书信盘缠，就是不见了梁氏秀英在此，公子心酸两眼落泪。

公子一阵好心酸	不见秀英在哪边	舍命逃开龙潭穴
半路途中又遇冤	不知郑兄生与死	秀英又是女婵娟
自幼闺阁描莺凤	千金小姐女中贤	哪能冒险身在外
不能跨马乘鞭鞍	这是万般无可奈	只为贤名万古传
不能顺从她的父	父女为我结仇冤	梁忠带她逃在外
天缘凑巧在那边	替我收了郑氏女	我也巧得配良缘
美中不足大兵到	可叹翠屏到黄泉	梦熊赐书投亲去
遇难拆散没牵连		

话说周公子单人独马，任马而行，长叹多时，满眼垂泪。只是探问苏州府的道路，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日到了苏州府，打听聚贤村在苏州的正南二十里之遥。这日找到了聚贤村，陈吉昌的门首，打敲门户。

这日来到聚贤村	找到陈家一大门	找门扣户将人叫
里面走出年迈人	年纪约在六旬外	鬓发皆白须似银
走到门外忙问话	何人叩门对我云	公子闻听忙回道
你家员外可姓陈	老叟对面留神看	原是书生文彬彬
年纪幼小相貌好	此人不是下等人	抱拳拱手面带笑
我是老叟本姓陈	景隆进前忙行礼	学生送书通信音
老叟说是请内叙	带领公子走进门	请到书房忙落坐
二人叙礼分主宾		

陈员外将周公子带进书房。茶罢，周公子将书信取出来，递与员外拆书观看。将书信看完，这才知道是外甥郑梦熊亲书，原是送姐夫周景隆夫妻二人，暂且留住之事。

叩启母舅要收留	甥男我仍在外避	寻我姐姐她下落
吉凶祸福知根由	如若找着翠屏姐	一同前往免我忧
倘若不能见我姐	甥男诸日泪交流	暂且留下人两个
千万要把夫妻收	老叟看罢忙问道	送来夫妻求我留
你名就叫周景隆	有位秀英女姣流	公子闻听眼泪落
问那秀英苦到头	如此这般说始末	员外闻言反恼愁
暂且留你在此住	慢慢寻来细搜求	

陈员外六十二岁，无儿无女，见了周公子，反到欢悦。信内写的夫妻二人，半路上把梁秀英丢失，到了公子一人。员外之妻马氏老夫人，一见到也

投机合意。由此周公子用功念书，老夫人爱他如掌上的明珠一样。老夫妻当面商议无后之情，陈家老夫妻将周景隆认义子，改姓陈景隆，为的是进京科考好入考场。东京奸相不准姓周的入场考试，公子用功读书，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离秋场切近，公子要进科考，这日向爹娘商议科考之事。

公子商议二爹娘	进京科考把名扬	夫妻闻听添欢悦
择了吉日离故乡	员外派了人四个	内有书童叫陈光
临行之时骑着马	独有书童挑书箱	金银路费多装载
省的路上受饥荒	四个仆人来侍奉	出了本村马蹄忙
临行嘱咐来谈话	公子牢记在心肠	晓行夜宿往前走
饥餐渴饮赶科场	行路没有桃花店	并无看见杏花村
店中全是半水酒	村内出些丑姑娘	拣去路途行程段
书要简约才算强		

话说陈景隆带领四个仆人进京科考，这日来到了王家滩，有一座孤店，住下了。店内的掌柜，名字叫两头蛇王清，看见公子带了四个仆人俱是高骑大马，饱满九套。将他看明，九套内有许多的金银盘费，顿起不良之心。店中的伙计掌灯开饭，揩抹桌椅，搬运杯盘。公子一人一桌，四个仆人一桌。公子观瞧店中的吃食，倒也很好，肉山酒海。公子才吃了几杯，自觉头晕眼迷往后一仰栽倒床上。

公子自觉头发迷	身形无主难支持	倒在床上吐白水
昏迷过去全不知	四个仆人说不好	看见公子都着急
站起才要往前奔	个个自觉头发慌	咕咚咕咚全栽倒
皆因他们把酒吃	酒内下了迷人药	吃在腹中了不的
头昏眼黑全栽倒	四个仆人倒尘埃	店中伙计往后跑
报与王清他得知	贼人闻听心欢喜	跑到上房看虚实
主仆五人全麻到	杀死主仆埋死尸	

贼人王清跑到了上房，看见主仆躺在床上，如死人一样，清脸如靛药，口吐白水。王清叫道：“伙计，大家动手，将衣服剥下来，然后再把主仆五个人埋在一个坑内，就算完事。”众人才要动手，只听店门外有人喊叫。

店门以外喊连天	为何这早把门关	王清闻听说住了
暂且你们在此看	众人答应说知道	掌柜你去门外观
王清来店走出外	何人叫门对我言	门外喊道说是我
行路之人到这边	贼人问道人几个	外边说道就是俺
王清开门留神看	门外二人有女男	这一男子是黑面
后边站着女钗裙	每人拉着一匹马	饱满九套站门前
旁边一闪说请进	二人拉马进里边	伙计过来忙接马
回来就把九套搬		

王清看见这个男子，有二十上下的年纪，那个妇人也是年幼的少妇，美貌无双。贼人观瞧，满心欢喜，说到西厢房的屋内。男子说道：“我要住在上房屋内。”

男子这边把话明	我要住在上屋中	王清回说是有客
他们主仆共五名	男子说是我不信	我要上房去看清
贼人闻听吓一跳	客官说话理不通	难道我还说假话
有人先住问什么	男子这边动了怒	不住上房万不能
少妇那边忙解劝	兄弟为何这样行	贼人急忙来问道

你们怎么兄弟称 妇人回言是姐弟 王清方才心中明
掌柜叫说众伙计 好好伺候多用工 贼人说罢往外走
伙计进来问一声 客官要用好酒饭 我去厨房好说清

来者住店的，原来是郑梦熊、郑翠屏姐弟二人，前来寻周景隆。书中文待，铁龙山的众英雄全然下山，唯有郑梦熊真知周公子的下落，在他舅舅的家中居住。

下山半路被兵冲 又怕公子丧残生 所以全把山来下
四路寻找周景隆 唯有郑氏姐弟俩 一直寻奔苏州城
来到此处住店内 正是店中害相公 梦熊要在上房住
翠屏劝住小英雄 王清来到上房内 急叫伙计莫留停
急速快把人藏起 有个黑汉楞头青 伙计闻听忙动手
扛起公子箱内存 四个仆人丢柜内 九套全然收拾清
上房全要收拾妥 急忙来到厢房中 吩咐伙计快摆酒
伙计答应预备成 搬运杯盘酒摆成 肉山酒海一般同

话说贼人王青急忙将上房五个人全然藏在空箱以内。他怕那黑汉来到上房，看见他们都昏迷不省，其祸不小，收起来了。他又复来厢房叫伙计快摆酒饭。

贼人王清到厢房 叫声伙计听端详 急忙快拿酒和饭
客官来晚急的慌 伙计搬运合桌放 郑爷梦熊暗思量
店中尽有个酒菜 必有反意暗中藏 看看掌柜是这样
贼眉贼眼甚慌张 翠屏才要吃酒饭 小爷梦熊着了忙
暗与姐姐使暗令 佳人观瞧省了腔 王清这边忙说道
客官不吃酒菜么 劝着快用酒与菜 酒菜上下毒药汤
如若吃在肚腹内 立刻就要断了肠 要知姐弟吉凶事
下回书中见其详

第一 二回
阮英自天降惩罚贼人 景隆翠屏久别又相逢

诗曰：

景隆公子遇贼人 旅店之中来存身
暗中下了迷人药 口吐白水发了昏
多亏翠屏来住店 王清着急下狠心
阮英正赶到店中 贼人恶满命难存

方才言讲，恶贼人王清着急，看见男女二人，只打算是夫妻，后来问明这才知道原系姐弟二人。又看见他姐弟二人各带单刀，那位黑脸的小英雄一定要上房内居住，所以着急下狠心，酒菜里边下了断肠的毒药，叫他姐弟吃下了就能把肚肠折断，死于非命。

贼人着急下狠心 下了毒药害二人 多亏小爷看破了
我好知道于原因 梦熊说是事不测 酒菜之中必不真
旅店之中我常住 看着贼店犯疑心 王清闻听往外跑
叫来人手一大群 贼人吩咐快动手 快把黑脸小子擒
今日被他看破了 不可放他出店门

贼人王清见梦熊说破机关，若要放走，必要传说这里是个贼店，也就没有再来住店的。所以着了急，叫来众打手，各持枪刀，前来动手。郑梦熊、郑翠屏说道：“真是个贼店。”

手拿单刀往外行 翠屏也就跟出去 单刀一口砍的欢
王清率众往上打 姐弟两个圈中间 贼人许多来动手
围住姐弟不放宽 贼人过来取胜难 两口单刀翻上下
前遮后挡紧紧拦

郑翠屏姐弟二人正与众人争杀，忽听半空中说话：“吾神来也。”又听到刷拉一声响，由空中落下来子。郑翠屏姐弟认得是阮英。贼人王清吓的往后倒退，不敢前来动手。看见这位神仙甚是异样，甚是心惊。

贼人观瞧吃一惊 空中落下一神灵 院中灯照如白昼
看见神仙却年轻 骑着一匹四不像 落在尘埃把话明
好个贼人行万恶 为何开店把人坑 今夜该你恶贯满
循环报应记的清 吾神特特来拿你 贼人吓的战兢兢
王清慌忙双膝跪 磕头碰地叫连声 从此再不作恶事
必要学好把心更 阮英闻听一声喊 祸到临头悔无门
吾神不敢通私弊 怕是上天仇难容 说着往前催神兽
抓住王清哪放松

阮英对王清说话，郑梦熊急忙上前，将贼用绳捆绑起来，又将店中众贼拿住。郑氏问道：“你由何地方而到此呢？”阮英说：“我从苏州聚贤村而来。皆因我的千里剪急快，所以先到陈员外家内。”

千里剪快到陈家 员外对我把话发 说罢此话留神看
他说景隆改了姓 为他养子住他家 前日起身将京进
要去科考状元拔 叫我前来赶公子 若要赶上保护他
说是带着四个人 清清楚楚告诉俺 我在空中来追赶
方才看见你厮杀 假装神仙拿贼寇 必是贼寇将他拿
梦熊这边把话答 他这店中住下客 正是五人事不错

翠屏看见五匹马 必然五人被人杀 快问贼人在何处
若不实说把头割

阮英对着郑氏说：“我先到了陈氏员外的家中，打听明白了，说公子带领着四仆人进京科考，叫我随后追赶公子来了。”郑翠屏看见槽边马槽内拴着五匹马，事有对景。郑梦熊说：“方才贼人说：‘上房住下五位客’，俺们快到上方观看找寻，即知明白。”阮英、郑翠屏、郑梦熊来到贼人面前问道：“你这店有住下的五个人哪里去了？快说实话！若不实说，我就打你。”说罢以鞭高扬，吧吧打几鞭，打的贼人疼痛难忍。叫道：“好汉爷，我把五个藏在上房箱柜以内。”

阮英住鞭问其详	你把五人何处藏	王清回说上房内
五人现在柜与箱	我并未把他害死	五人并没性命亡
阮英急忙上房跑	随后跟着美姣娘	梦熊也是忙跑进
打开箱子看端详	看见景隆周公子	郑氏佳人泪汪汪
公子如同死人样	翠屏观瞧疼断肠	阮英细看说不怕
中了迷药是无妨	口吐白水不会死	嫂嫂不必你着慌
梦熊阮英抬公子	抬出箱外放在床	

哥俩位急忙将公子抬出箱来，放在床上。郑氏翠屏一看，不由的心胆一阵酸疼，眼中落泪。阮英说：“不怕，这是中了迷人药了，大事无妨，等我取凉水来将他灌醒来了。”阮英急忙奔出，取来一碗水。梦熊姐弟二人将公子扶起。凉水最能解迷人药，用水将景隆公子解醒来了。公子醒转多时，睁眼观看，阮英在面前站立，一扭项又看见郑翠屏扶抱于怀内。公子落泪满襟，说道：“莫非是在阴间与你们相逢，会在一处么？”阮英从头至尾对着景隆公子说明。公子听罢，如梦方醒。阮英一同郑梦熊出了上房，来到当院，将贼人王清拿到上房。郑梦熊又到后院，将贼人之妻拿到。周公子认得此妇，忽然想起前事。

公子见他前事	他夫抢着剥衣衫	将我衣服全剥尽
是又误入他家园	多亏此妇将我救	放我逃走记心间
不是此妇将我救	贼人害我到黄泉	公子这边忙问道
妇人把我观一观	妇人留神仔细看	忽然想起把话言
上次我夫抢过你	错走到了我那边	我把衣服全给你
放你逃走回家园	怎么今夜又遇你	事有凑巧不一般
公子开恩饶了我	我夫作恶把我连	叩恳公子放我命
要提前次将恩宽		

贼人之妻对着公子磕头哀告。阮英问说：“五哥，贼人上次他还抢过你么？”公子又把前番之事告诉了一遍，多亏此妇救了我命。阮英、郑翠屏、郑梦熊一齐说道：“即是她救五哥之命，就把她放出以报从前之德。”

三人一齐把话明	今将此妇放她生	公子说是你去罢
我人放你理上应	贼妇磕头连哀告	还求诸位要求情
千万不可放上火	烧了店屋把我倾	公子点头说可以
阮英也就应了声	梦熊也都应允了	带个贼人名王清
阮英说是真可恶	该你恶贯满了盈	为何开店害人命
迷人药酒把人倾	人命害死无其数	这是人容天不容
梦熊后边刀举起	对准贼人下绝情	手起刀落贼头滚
一命归了枉死城		

郑梦熊将王清一刀杀死，将死尸拉在院中，叫他女人把他掩埋起来就是了。阮英、郑梦熊二人，又将赶随公子四个仆人找寻出来，俱用水灌过。阮英说：“将这些打手不用杀了，挖坑把他们埋在一处就是了。”

阮英他会出主意	埋在一处死不屈	谁叫他们行恶事
该遭报应死的急	梦熊阮英二好汉	埋起恶人大有益
这是作恶遭恶报	天网恢恢无差迟	为人一世要行好
省的循环死有余	王清行恶刀下死	公子未杀他的妻
上次若不救公子	必在刀下一命倾	善恶两报无更改
福祸无义哪能移	杀了恶人救公子	下面书中把话提

第一 三回

郑氏姐弟相护送 景龙进京见李公

诗曰：

景隆位按东斗星 运转鸿钧会助登
金榜题名御笔点 状元及第中头名
遇难呈祥仇得报 本参奸相拿蔡京
冤怨相报循环理 想脱报应万不能

说话阮英、郑梦熊二人将众打手全然活埋，与行路之人除害。这才来到上房，叙离别之情。阮英将梁秀英之事，从头至尾说清。周公子又问他娘身体康泰，说：“我有心要到铁龙山探母，总是大仇要紧。我先进京科考，倘若得中，能以光宗耀祖，大仇也能得报，我也有脸见我娘亲。”郑梦熊说道：“姐夫你不能进京科考去了，你跟我们回山去罢。我在磨盘山又得了许多的兵卒，他们铁龙山也有许多兵将，个个都有万夫莫敌之勇，我姐姐又带了来的宝贝，又有铁氏金定她来帮助。

梦熊本是楞英雄	说话不分重与轻	尊声姐夫回去罢
俺们两处好合兵	兵多粮广就造反	反到汴梁拿蔡京
郑氏翠屏忙拦阻	兄弟不可乱胡行	这是进京去科考
为人一世要求名	造反本是出无奈	总有担错多招凶
万般还是用文好	省的交兵两战争	姐夫他若得了中
万岁驾前把本升	万岁如若偏意	那时俺再动刀兵
造反不为争天下	也是出于无奈中	也不夺取九龙位
所为报仇拿奸佞		

还是郑翠屏比她兄弟所行较为正理，阮英接言说道：“还是嫂嫂说的是理，不要胡闹，还是科考要紧。”说罢郑梦熊、阮英二人自己到厨房，收拾酒饭齐备，这才在上房大家吃毕，天交大亮。

四个仆人一同忙	收拾碗盏务茶汤	贼妇过来忙跪倒
谢过公子好心肠	开恩留我一贼命	再造重生我未忘
丈夫作恶应该死	皆因害人拿命偿	诸位恩公留下我
从此再不开店房	我也自己投生路	另行寻嫁一夫郎
良言苦劝夫不允	才有今日身遭殃	我算逃出他的手
省了连我把命伤	说罢叩头忙站起	阮英开言说其详
我们也该起身走	五哥进京事无妨	我等跟随保护你
五哥此去到天堂		

阮英说：“五哥此去，必要得中头名。”郑翠屏说道：“还是六弟议论甚善。俺们保护公子进京，是为上策。”阮英说：“就此起身。”公子叫过四仆从人，摆上九套拉马，扶持公子上马。郑翠屏、郑梦熊各有坐骑，相护送行。话说郑翠屏姐弟二人保护公子，晓行夜宿直奔东京，四个从人跟随在后，阮英乘着千里剪暗中跟着。各府州县虽然画影图形，捉拿公子，但日久生懈，再者公子长大，貌相就能改变了。说话周景隆同着郑小弟弟二人，来到汴梁城，阮英也就不在暗中了。在路问信，李逢春住宅在于何处。途人答，李公住南薰门里，仁义巷内。阮英他领着公子夫妻，带着郑梦熊找到了李公的门首。阮英上前叩打门户，惊动了管家李忠，开门观看。

李忠开门看分明	门外有个小英雄	拉着一匹四不像
李忠观瞧认不清	管家问道有何事	阮英说是见李公
有一举子陈公子	他与李公是亲情	前来叩拜要求见
你到里边去说明	李忠答应说等候	我见家主要回清
李公正同夫人坐	旁边就是梁秀英	李忠进屋来回话
门外来了一相公	公子姓陈来科考	到此拜叩是亲情
李公摇头说无有	他是找错李门庭	

管家李忠进内回话说：“门外自苏州来了一位陈公子求见。”李公摇头道：“并没有姓陈亲戚，他是投错门了。”李忠出来，来见阮英说道：“我主人言没有姓陈亲戚，你是找错。”阮英说：“你再去回明，若要见面，他就得知，才能认得。我保管无差。”

阮英说是你回清	若要见面才知情	李忠无奈又问道
你家公子叫何名	阮英说是你记住	公子名叫陈景隆
管家复又去回话	来到上房见李公	李公问道他走了
李忠慌忙把话明	他并没走还求见	他说对面才得知
公子他在苏州府	名字叫做陈景隆	秀英旁边闻此话
听说景隆喜心中	尊听老父将他见	名字对了姓不同
你的女婿是周姓	内中听着有隐情	

梁秀英在旁边听说陈景隆名字，姓不对，说道：“老父为何不把他请进，细细盘问明白？即或不对，也无关紧要。”李公闻听，说是请进陈公子书房相会。李忠答应，急忙来到大门回话。

管家出来把话传	请进公子到里边	公子下马说我去
阮英同他把话言	翠屏梦熊在外等	一同下马站门前
阮英他在头里走	进了大门仔细观	二门盖盖很齐整
各样色房彩画鲜	二门以里全华显	金龙剔透五色鲜
斗方是齐庄中正	两边备着新对联	风阁扬瓠程九万
龙门鼓鬣浪三千	当中上居仁由义	字字写的多周全
公子看罢将头点	诗书门第才当先	来到书房往里让
不少字画却非凡		

李公看见公子，相貌成了格局，问道：“贵姓公子？”回答说：“学生姓陈。”又问：“那位贵姓？”阮英说：“我姓阮。敢问老人家就是作过案院的李老大人么？”李公点头说：“就是愚下。”阮英、周景隆忙上前行礼打恭。

二人一同把礼行	大人一向可安宁	李公坐上开言道
公子到此何事情	阮英这边忙接话	令爱千金名秀英
大人回乡归故里	救个秀英女花蓉	死而复生认义女
来到汴梁有灾星	皆因还愿惹下祸	蔡猛看见行事凶
硬行抢去秀英女	大人因此是非生	不知官司怎么了
大人得回到府中	望祈大人对我讲	我好说出我事情
李公闻听这些话	壮士如何知的情	阮英复又开言道
秀英难中得太平		

阮英对着李公说了此等情形，李公纳闷说道：“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呢？”阮英说：“请问老大人，小姐既被蔡猛抢去，又如何能回家太平无事呢？”李公回言要问道这桩事，可就有些奇怪，令人难测。

李公带泪把话说
我的女儿死复生
老夫因女惹大祸
说是小姐身得脱
叫他母女躲灾难
当即保我命得全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这桩奇事难明白
因被蔡猛抢我女
身坐牢狱苦难说
我在狱中得此信
往我表兄家中挪
我回家来问小姐

至今老夫心纳闷
老夫舍命无奈何
家人李忠去送信
虽受磨折笑哈哈
多亏吕刚回来了
对我亦未说明白

第一 四回

秀英翠屏叙别情 团聚喜贺庆

诗曰：

夫妻分别复又合 离散多日死中活
秀英投河李公救 贵人必要受磨折
难满灾消得相见 破镜重圆相难得
景隆公子登金榻 迷天之仇当殿说

话说阮英听着李公说明：“我的冤枉，多亏我表兄吕刚回奏明於于圣上，保我无事，官司完结。老夫回家，问女儿你怎么能逃出相府呢？我女儿对我说，多亏他夫君有一位盟弟，名叫猴子阮英，此人本领出众，武艺高强，有飞檐走壁之能，他把蔡猛眼睛射瞎了一只，又将我儿救出龙潭虎穴。”李公说：“原来你就是阮壮士。你今来了，那就好找周公子的下落。”阮英说：“不用找，周公子来了。”李公说：“他在哪里？快请来相见，省的我女儿诸日忧愁。”阮英用手指道：“这位就是周公子了。”

阮英一指说请观	他是公子在面前	李公摇头说不对
这位姓陈休胡言	阮英说是改了姓	皆因科考到这边
他与奸相有仇报	不准周姓来作官	为入考场改了姓
所以如此是这般	李公闻听将头点	可恨奸相心太偏
景隆公子忙跪倒	多蒙大人恩如山	李公伸手忙拉起
盼你度日却如年	今日幸而你来了	老夫我也添喜欢
等我去见他母女	将你之事说周全	阮英站起又说道
还有二人在外边		

李公拉起周公子，满心欢喜道：“老夫先到里边对她母子说明，再请公子相见。”阮英说：“门外还有二人等候呢。”李公说道：“同请进来。”阮英说：“梁氏嫂嫂她也能认识此人，是郑翠屏姐弟两位。”梁氏秀英知道后喜欢不尽，老夫人带领小姐家使仆妇跟随在后。李公吩咐李忠，急带出去请进姐弟二人。管家答应一声，来到大门，对着郑翠屏说道：“我家老爷、夫人、小姐讲二位入内相见。”

郑氏翠屏闻此言	管家慌忙接过来	姐弟二人抬头看
李公阮英来门前	阮英引见翠屏妇	李公面前来问安
翠屏梦熊忙行礼	李公留神仔细瞧	千娇百媚如花玉
沉鱼落雁似天仙	好位俊俏多姣女	闭月羞花一样般
又看梦熊多威武	真是当世一魁元	李公看罢往里请
梦熊请至到外边	翠屏请到二门内	梁氏秀英即向前
看见翠屏心欢悦	伸手拉住泪连连	自从上阵不见你
我们无奈下了山		

话说梁氏秀英见了郑翠屏，叫道：“妹妹，你可想死我了。”眼中落泪。郑翠屏双膝跪倒行礼，梁秀英急忙将郑翠屏扶起说：“你我姊妹不必行此大礼。”二人又悲又喜，悲喜交加，二人联手挽腕。

二人一见喜非常	联手挽腕奔上房	梁氏秀英悲又喜
今日相逢痛断肠	只因妹妹去上阵	你的本领真高强
杀的妖僧他大败	我们观看喜气扬	忽见妖人使法宝

奔了妹妹一毫光	只见妹妹落了马	眼看一阵大风狂
吩咐兵卒去抢你	不见妹妹在哪方	我们三人魂飞掉
嚎嚎痛哭泪汪汪	山下官兵攻的紧	万般无奈下山岗
兄弟梦熊写书信	叫我夫妻去躲藏	突出重围逃了命
半路遇兵遭了殃		

姐妹见面，各诉离别之情。梁秀英问道：“妹妹你在何处去了？”郑翠屏将师父圣母救去之事说明，复来下山，先破了八卦阵，然后在旅店救公子，相逢见面，这才保着公子来京科考。阮英领来特见姐姐之面，欢聚一处，不幸之幸。又各自诉说受难遭灾，路途衷情痛苦，各各悲喜交加。老夫人见了郑翠屏，满心欢喜，又知她文武皆通。又见李老大人领来三个人，一文二武到了上房。梁秀英看见周公子，喜不自胜，叫道：“娘呵，你老人家看这一文生，就是你女婿周景隆来了。”

夫人抬头留神看	好位秀士美少年	面如白玉一般样
恰似银盆新又鲜	眉清目秀天生俊	鼻直口方貌不凡
天庭饱满多福相	下部地阁方又圆	两耳垂肩无宽厚
唇似丹砂一样般	好位风流一才子	可与佳人配凤凰
这是天缘巧相配	童子仙女降下凡	郎才女貌人间少
也是天意配良缘	李老夫人添欢悦	公子来到她面前
梁氏秀英来引见	这是岳母对你言	公子闻听秀英语
双膝跪倒把娘参		

梁秀英引见说道：“这位是妻身秀英的母亲。”又叫：“娘呵，这就是你女婿景隆公子他来到。”公子慌忙跪倒，磕头行礼。已毕，又叫过阮英梦熊二人对着老夫人叩首。夫人认得阮英，前番那天晚他送秀英来过。

夫人见过小阮爷	救她秀英保贞节	为救秀英到相府
三盗透龙斩妖邪	不是阮英救此妇	秀英早已命完结
夫人一见说罢了	阮英义气盖世稀	他敢相府射蔡猛
伤他一目是豪杰	孙氏夫人连夸奖	满面含笑真欢悦
对着李公忙说道	妾身有话对你白	今日这是天大喜
快摆筵席把风接	李公点头说是好	急叫从人搬杯碟
就在上房来摆酒	使女仆妇人好些	

李公说：“皆是至亲至戚，不是外人，就在上房东西摆酒。”众使女仆人揩抹桌椅，搬运杯盏，即将那酒席摆妥。李公陪着阮英、周公子、郑梦熊在东房之中，老夫人领着梁秀英、郑翠屏在西屋之中，一家庆贺恭喜，人人快畅。

一家团圆把酒吃	真是庆贺有余德	夫妻年迈无儿女
半路拣个女姣娥	因为此女招大难	难满灾消吉庆多
积善之家有余庆	积恶之家多遭磨	李公吃酒多欢悦
对着阮英把话说	明日你先回山寨	耐等日期面相会
就说找着周公子	来到东京考恩科	此时暂且回山去
见你周母说明白	单等公子入考场	独占魁首状元得
当殿明冤拿奸相	杀尽奸党抄尽窝	

李公叫阮英回山送信，又吩咐丫环打扫后旁叫周景隆夫妻三人在后屋居住。用饭已毕，阮英、梦熊住了一宿。夫妻三人如鱼得水。第二日阮英、郑梦熊二人由上房起来，周景隆由后屋出来会二英雄。李公在旁边接言说道：

“你们回山预备兵马，公子得中才能金殿明冤。万岁准状还好，倘或偏向太师奸相，那时再行起事，凡事三思而行，莫贻后悔。”

李公旁边说得详	此事还要细商量	倘或得中好告状
吉凶祸福在里藏	公子在我家中住	他妻是我义姑娘
夫妻三人是天配	公子如同我儿郎	若要有事全在我
夫人与我同敢当	哪怕蔡京他知晓	老夫还要逞逞强
上次他将我监入	皆因表兄立朝纲	若是吕刚在朝内
定使奸相要遭殃	吕刚回来救出我	恨的老夫牙多长
公子倘若得了中	捉拿蔡京大开腔	俗知报仇详细事
下回书中说其详		

第一 五回

景隆高中亲友欢跃 蔡京终把冤报

诗曰：

百事成来总在天 机关用尽徒枉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 世事到头螂捕蝉
蔡京害了周百口 归终定得冤报冤
天理昭彰循环理 人力哪能挽回天

话说李公同着公子来到书房，见了二位小英雄说明。二位英雄告辞出了庄村，直奔铁龙山报信。且说是李公领着周公子到了户部尚书吕刚的府内，见了吕刚，说了周公子事，又认了吕公为老师，周公子对着吕老大人磕头。吕公留下李公翁婿吃酒，要盘问公子的学业，考究深浅。

吕公他将公子盘	对答如流一般能	原是饱学一才子
吕公这才面堆欢	天生奇才人难比	锦绣心肠非等闲
吕公坐上叫表弟	我保公子能占先	李公点头说不错
学问问他问倒难	他为入场已改姓	怕是蔡京心生奸
李公回答应如此	若不改姓必阻拦	公子若要得了中
我帮他把奸相参	将他所为都奏道	抄拿蔡京大报冤
所有奸臣尽抄尽	这次奸党都杀完	朝中除却这一党
万代江山得平安		

话说吕大人商议已毕，酒饭之后，李公领着公子，告辞回府。刚刚考期将近。这日到了考场之日，李公早早起来，吩咐从人将车马灯笼准备停妥，好送公子进场。梁秀英、郑翠屏二人伺候公子进场考试。

二位佳人早梳洗	扶持公子穿上衣	李公进前催着走
考场之事要急速	公子答应往外走	二门以外上了车
前有灯笼引着路	出了大门奔正西	越弯过角走的快
考场门前往马蹄	只听场内梆才响	开门进场鼓乐全
公子进场把名点	各入号房领文题	一日之下诗文毕
日落出场听信息	三场已毕贴高榜	景隆得中名第一
喜报送到李公府	公子高中把名提	李公得报往里走
报与夫人小姐知		

李公得报，急忙来到后房报与夫人小姐得知。夫人小姐闻听公子得中头名，欢喜不尽。李公取了二十两白银，赏给送喜报之人，鼓乐前来之喜，满门吉庆，宾朋都来道喜，乱哄哄，很是热闹。

公子中魁到天堂	亲朋贺喜庆吉祥	吕老大人接喜报
门生得中状元郎	宋王天子设御酒	娘娘插花理应当
奉旨跨马三日整	惊动东京一汴梁	新科状元来拜客
先拜先师添彩光	应当去拜蔡宰相	状元未到他们墙
越过蔡京奸相府	奸相不由气满腔	好个状元真自大
藐视本阁太也狂	自觉你是功名有	我未把你放心上
早晚遇在我的手	轻者革职重者亡	道个穷酸真胆大
不先拜我要逞强		

话说新科状元来到东门拜客，见路旁有一个乞丐，六旬向外，须发皆白，

跪在大街，求讨钱文，与状元挡道。二个官人手拿黑鞭吓唬那一乞丐的：“快躲闪道路，有新状元跨马来到此处，还不让路。”

乞丐快躲状元爷	皆因年迈跑不快	跑了两步又栽倒
官人就用鞭子抽	打的老叟连栽倒	状元马上细辨别
留神细看认明了	原是状元老干爹	状元吩咐不要打
急忙下马把话白	来到乞丐面前跪	状元不由泪双抛
义父大人恕过我	乞丐吓的气倒噎	你是状元折死我
原是新科状元爷	公子流泪忙说道	我是景隆把爹接
梁忠细看认得了	阿弥陀佛谢天爷	不想你还有今日
要报大仇把贼灭		

梁忠两眼垂泪说道：“怎么公子能有今日？若报大仇，可就容易了。”状元急忙拦挡老人家千万谨言，不可走了风声。状元吩咐叫一辆车来。打道的两个官人过来，在梁忠面前跪下叩头请罪。

状元吩咐无罪名	皆因你俩不知情	不知者的不责罪
二人起来把路行	将车雇来梁忠坐	状元也就上走龙
打道回府不拜客	急忙来到李府中	高打蓬棚正贺喜
来了许多众亲朋	白马红英色色新	不是亲者是亲情
李府此时真热闹	车马临门闹哄哄	忽听锣响状元到
下马手拉老梁忠	进了大门众人问	状元拉来一老人
须发如银衣褴褛	李公上前问一听	为何拉他因何故
对我说清好得明		

李公看见新状元手拉着一个老叟，上前问道：“此位是何人？”状元说到了屋内再说罢。一直拉到后院之中。梁秀英抬头看见状元手拉一老人，近前细看，原是梁忠。秀英满眼含泪：“老爹爹，你可想死我也。”

秀英两眼滚泪珠	爹爹你可想死奴	自从救我逃出府
半路遇难你就无	不知你落在何处	这般光景是何如
梁忠一见秀英面	不觉悲痛放声哭	自从失路小姐你
叫我捶胸又失足	因为找你当乞丐	各州府县找你无
今日街上遇公子	下马认我把父呼	难得状元多义气
并没忘了想当初	我为乞丐系下贱	他系高贵将我扶
大街以上就跪下	叩头行礼潦泪珠	竟不怕人将他笑
敬我乞丐一孤独		

梁秀英痛哭，郑翠屏劝解。急忙给梁忠换上衣服。李公老夫妻二位问明，欢喜不尽，将梁忠留下府中。状元还是跨马拜客。且说得是阮英郑梦熊来到铁龙山，见了周老夫人前来报信。

周老夫人得此报	心中欢悦乐逍遥	梦熊回山兵搬到
兵合一处聚英豪	这日汴梁喜报到	公子得中把名标
众位好汉全欢喜	来见周母把话学	先送周母将京进
母子婆媳全会着	徐母孔母在山住	单等周门把恨消
太平之时将京进	大家聚会此计高	三位太太说是好
先送周母把子瞧	众位英雄全唤去	留下铁氏女多姣
车马齐备忙赶路	转眼之间十里遥	众位英雄跟在后
齐抖擻环乐滔滔		

众位英雄护送周老夫人进京一路无词。这日来到汴梁城，到了李府，正

值各处亲朋道喜作宾。状元跨马第二日，正在热闹欢喜之时。阮英先进李府报信，李公慌忙到里边送信。李公老夫人带领梁秀英、郑翠屏出了二门迎接。

孙氏夫人忙迎接	二门以外看分明	车马人夫无其数
来了许多小英雄	周老夫人将车下	秀英翠屏跪平川
磕头行礼三叩首	周老夫人细睁睛	两个媳妇是一样
难分秀英与翠屏	夫人慌忙伸双手	拉过二人乐无穷
秀英自己报名字	翠屏她就自报清	夫人这才认准了
两个媳妇美貌容	李公夫人忙行礼	秀英翠屏引见明
李公过来急会面	状元拜客回府中	夫人才上到房内
景隆公子会宾朋		

周老夫人拜谢李公老夫妻，二位救活秀英之恩，才到了上房归坐。状元拜客回府，才进大门，看见他的朋友全都来到，急忙上前行礼，有未见过的花云平、时长青、金贵各通名姓。看见周景隆，无不欢悦，喜出望外。

义气弟兄见面欢	景隆得中一状元	众位英雄无不喜
难得一家庆团圆	公子荣贵得了中	若报大仇不费难
状元见过众朋友	急忙来把老娘参	来到上房见他母
双膝跪倒娘面前	周老夫人悲又喜	难得状元好报冤
叩头已毕忙站起	周老夫人把话言	儿呀你虽得了中
恩报恩来记心间	景隆公子尊老母	不报大仇非儿男
为儿当殿明冤枉	帮助为儿许多官	那怕万岁不准状
还有大兵在深山		

有户部吕老大人帮助上本，如若参奸相万岁不准，为儿也就不要这个状元了，连李岳父母全然出京，归山领兵大反汴梁捉拿奸相，一家报仇。又有这些男女的英雄，俱各都有万夫莫敌之勇，有何难处，毋庸踌躇。

众位朋友将我帮	文武全有反汴梁	并不夺取九龙位
为拿蔡京报仇殃	拿他全家活祭祖	男女老幼齐开膛
周老夫人将头点	子报父仇理应当	说话之间天色晚
人众安歇把福享	鸡鸣五鼓状元起	预备呈状到朝堂
到了朝房吕公见	师徒二人早商量	万岁来殿登龙位
状元进殿诉其详	万岁准了状元本	捉拿蔡京把命伤
从此天下太平日	八义美名万古扬	

